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忞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羲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　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茲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箎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　　編　羅　琳

副主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鞏　濱　劉　薔

　　　　馬池蘭

編　　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　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　格　黃潤華　李際寧　陳　力　陳秉仁

　　　　王清原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　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　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　群　章伏源
鄧菊英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　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　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　威　趙淑琴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　峰　彭道傑　胡　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琳

副主任　吳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翟濱　劉榮　劉薔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吳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通義十六卷 〔清〕邊廷英撰 一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 〔明〕黃洪憲輯 三八一

鄉黨考不分卷 〔清〕黃守儛撰 七一九

第貳册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 〔明〕諸萬里撰 一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 〔清〕張謙宜輯 一四五

第叁册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一 〔清〕李式穀撰 一

第肆册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二 〔清〕李式穀撰 一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 〔清〕李慎儒撰 三一三
平浙紀略十六卷 〔清〕秦緗業 陳鍾英輯 三八九
霆軍紀略十六卷 〔清〕陳昌撰 五三九

第伍册

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 〔清〕沈炳震撰 一

第陸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一 〔清〕黎世序 潘錫恩撰 一

第柒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二 〔清〕黎世序 潘錫恩撰 一

第捌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三 〔清〕黎世序 潘錫恩撰 一

第玖册

重濬江南水利全書八十四卷總圖一卷·之一 〔清〕陳鑾等撰 一

第拾册

重濬江南水利全書八十四卷總圖一卷·之二 〔清〕陳鑾等撰 一

第拾壹册

責志約言四卷附子潔雜著一卷 〔清〕王滌心撰 一

翊翊齋筆記二卷文鈔一卷詩鈔一卷首一卷附録一卷〔清〕馬翮飛撰　二〇九
讀書劄記二卷〔清〕孫希朱撰　二四九
嘐嘐言六卷〔清〕郭柏蔭撰　二九五
讀書記疑四卷〔清〕張諧之撰　三一九
阮氏筆訓六卷〔清〕阮應韶撰　三四七
爻山筆話十四卷〔清〕蘇時學撰　三六九
濼源問答十二卷〔清〕沈可培撰　四六三
經訓比義三卷〔清〕黄以周撰　六五九

第拾貳册

防守集成十六卷〔清〕朱璐撰　一

祥刑經解五卷 〔清〕汪泩撰 二五九
農學纂要四卷 〔清〕陳恢吾撰 二八七
神農本經會通十卷 〔明〕滕弘輯 三六七

第拾叁册

考訂河洛理數便覽不分卷 〔清〕紀大奎撰 一
如來香十四卷 〔清〕唐時輯 二五

第拾肆册

續指月録二十卷首一卷附尊宿集一卷 〔清〕聶先輯 一
閒書六卷 〔清〕程作舟撰 二八一
菜堂節録二十卷 〔清〕徐時作撰 四八九

續樸麗子二卷 〔清〕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六九七

第拾伍册

三餘雜志八卷辨誣二卷 〔清〕張定鋆輯 一
問奇類林三十五卷續三十卷 〔明〕郭良翰輯 九七

第拾陸册

屈子貫五卷 〔清〕張詩撰 一
希董先生集二卷首一卷 〔明〕茅大方撰 六七
掩關集二卷 〔明〕劉繼善撰 一〇五
葛中翰遺集十二卷首一卷 〔明〕葛麟撰 一二九
絡緯吟十二卷 〔明〕徐媛撰 二九七

敎齋查先生闡道集十卷末一卷 〔明〕查鐸撰 四一五
朱太史吳越遊草一卷峪園近草一卷
排青樓詩一卷賦一卷硯廬詩一卷 〔清〕朱之俊撰 六〇九

第拾柒册

豹陵集二十六卷 〔清〕梁雲構撰 一

第拾捌册

曹司馬集六卷 〔清〕曹燁撰 一
定園文集一卷 〔清〕戴明說撰 五九
載石堂尺牘一卷柴雪年譜一卷 〔清〕宋之繩撰 九一
與袁堂文集四卷 〔清〕陳殿桂撰 一五九

姚端恪公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外集十八卷末一卷 〔清〕姚文然撰 一九五

第拾玖册

留素堂詩删十三卷 〔清〕蔣薰撰 一
香山草堂集七卷詩集一卷 〔清〕劉友光撰 三二五
李介節先生全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李天植撰 四四五
夢澤堂文集四卷詩集三卷濱江唱酬詩一卷 〔清〕黄師憲撰 五五一
大茂山房合藁六卷 〔清〕宋起鳳撰 六五三

第貳拾册

威鳳堂文集八卷 〔清〕陸圻撰 一
擊鐵集十卷 〔清〕薛敬孟撰 九三

湖上編二卷白下編二卷蓬宅編二卷衰晚編二卷 〔清〕張遂辰撰 二六三

祇欠庵集八卷 〔清〕吳蕃昌撰 三七九

南山堂自訂詩十卷續訂詩五卷三訂詩四卷 〔清〕吳景旭撰 四四三

南邨詩藁乙集八卷 〔清〕潘高撰 六三三

旅堂詩文集二卷 〔清〕胡介撰 六八九

第貳拾壹册

嚴白雲詩集二十七卷 〔清〕嚴熊撰 一

中邨逸稾二卷 〔清〕余思復撰 一六五

撫江集十五卷 〔清〕蔡士英撰 二一五

陶庵漫興一卷 〔清〕李淶撰 四三九

學易菴詩集八卷　〔清〕趙賓撰　四六三

灤函十卷　〔清〕葉承宗撰　六二七

第貳拾貳册

蛻疣集不分卷　〔清〕賀裳撰　一

愛日堂文集八卷詩集二卷外集一卷　〔清〕孫宗彝撰　三一

林屋詩集九卷　〔清〕鄧旭撰　二一一

湄湖吟十一卷聽松軒遺文一卷　〔清〕杜漺撰　二六七

四照堂詩集十一卷樂府二卷詩餘一卷時曲一卷　〔清〕盧紘撰　三八一

第貳拾叁册

中山集詩鈔六卷　〔清〕郝浴撰　一

嘯雪菴詩集一卷題咏一卷新集一卷題咏二集一卷 〔清〕吳綃撰 四九
真山人後集文二卷詩二卷 〔清〕李昌祚撰 一五三
漬槻堂近詩一卷燕南日征草一卷
落花詩一卷漬槻堂集唐一卷 〔清〕傅扆撰 二三七
約齋文集四卷 〔清〕馮雲驤撰 二七五
水西近詠十卷紅鶴軒詩草二卷
水西高逸詠一卷南帆唱和詩一卷 〔清〕田茂遇撰 三〇五
黄雪瀑集不分卷 〔清〕黄中撰 四七七
調運齋詩一卷和陶詩一卷
調運齋文鈔不分卷調運齋集不分卷 〔清〕錢陸燦撰 六三五

第貳拾肆册

大愚集二十七卷諸同人尺牘一卷　〔清〕王巃撰　一

古調堂初集六卷　〔清〕馬之驦撰　三三九

天瓢文鈔一卷　〔清〕吳風翔撰　三七五

正誼堂文集不分卷詩集二十卷　〔清〕董以寧撰　四〇一

陸吳州集不分卷　〔清〕陸舜撰　六四九

雪作鬚眉詩鈔八卷　〔清〕劉謙吉撰　六八一

第貳拾伍册

虛直堂文集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清〕劉榛撰　一

六松堂集十四卷　〔清〕曾燦撰　二八三

廉立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 〔清〕衛既齊撰 六三三

第貳拾陸册

儲遯菴文集十二卷附録一卷 〔清〕儲方慶撰 一
鳳池園詩集八卷文集八卷 〔清〕顧汧撰 二〇七
金臺集二卷 〔清〕許承宣撰 四四七
清吟堂集九卷附神功聖德詩一卷
皇帝親平漠北頌一卷恭奏漠北蕩平凱歌一卷 〔清〕高士奇撰 五三九
城北集八卷 〔清〕高士奇撰 六〇一
苑西集十二卷 〔清〕高士奇撰 六五一
獨旦集八卷 〔清〕高士奇撰 七三一

第貳拾柒册

霽軒詩鈔五卷 〔清〕袁佑撰 一

桂山堂文選十二卷 〔清〕王嗣槐撰 五五

第貳拾捌册

樂志堂詩集四卷 〔清〕李明嶅撰 一

思居堂集十三卷首一卷 〔清〕喬于泂撰 八七

徵緯堂詩二卷 〔清〕顧貞觀撰 一七五

窺園稿六卷 〔清〕賀振能撰 二二三

海陽紀略二卷 〔清〕廖騰煃撰 三六七

似齋詩存六卷 〔清〕王廷燦撰 四七五

杞田集十四卷 〔清〕張貞撰 五三三

第貳拾玖册

茗齋百花詩二卷 〔清〕彭孫貽撰 一
傳恭堂詩集五卷 〔清〕張廷瓚撰 四七
世經堂初集三十卷 〔清〕徐旭旦撰 一〇五
梅谿文集六卷 〔清〕方都秦撰 六〇七
許子詩存一卷文存一卷 〔清〕許濬撰 七三三

第叁拾册

晴江閣集三十卷 〔清〕何絜撰 一
戇叟詩鈔四卷 〔清〕紀映鍾撰 二五三

綰秀園詩選一卷詞選一卷 〔清〕杜首昌撰 三〇一
同館試律彙鈔二十四卷 〔清〕法式善等輯 三五五
詩評密諦四卷 〔明〕王良臣輯 七一五

柒輯・壹册目録

周易通義十六卷　〔清〕邊廷英撰　一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　〔明〕黄洪憲輯　三八一

鄉黨考不分卷　〔清〕黄守儛撰　七一九

〔清〕邊廷英撰

周易通義十六卷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周易通義序

天之生人也無二心心之所受於天也無二性盡人無二心無二性故聖人之爲學也無二[illegible]其爲教也亦無二教今世所傳聖人教人明法惟其於四子之書大易一書實卽四子之學之所自出也蓋人之爲人所以盡乎人之職者惟在於成己成物而成己成物非[illegible]事也人之成物事事皆以成己而成己之實其著落[illegible]在於成物故成己成物非兩事實一事也人之所[illegible]成己成物之本惟在於心之仁仁至而不

可屈息卽易之健也健則隨時應事皆出於肫然之心之自不容已是爲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之所從出是卽天下之大本也人之成己成物之用惟在於心之義義盡而無有適莫卽易之順也順則隨時應事皆必循乎事理之自然是爲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之所以時措而咸宜是卽天下之達道也健順仁義非他卽心也性也皆人所受於天之本然也人之爲人求復其心性之本體惟在於誠惟在於明誠至而萬物一體卽易之元也明至而四達不悖卽易之亨也

人之心亦有能誠能明而不能復其仁義之本體者亦未有能元能亨而不能復其健順之本體者以此言之是健順仁義皆以指言心性之本體[illegible]元亨誠明皆所以復其本體之要道也明乎此故易言健順四子言仁義易言元亨四子言誠明名不同而實同以是存心而心存以是復性而性復以是成己成物皆不待求諸外而無往不宜此四子之學所以皆出於易而大易一書所以爲千古正學之所自出也易之學開自伏羲至孔子贊易而大明至孟子没而其學

寖晦漢後儒者注易或主象數或主義理然皆與四子之學不能歸一殆非聖人作易之本義也廷英幼讀易求之不得其說者數十年矣中年以後始因讀陸王書有得於孟子本心大學中庸慎獨之旨自是以後讀易則惟以四子之學求之逐卦逐爻皆必切體之心切體之人倫日用以求其致用之實十年之久乃覺易與四子之學渾合爲一無纖[illegible]之可疑者至是乃敢筆之書凡一年而注成名之曰周易通義同學諸子見而韙之謀欲付梓以公諸世廷英竊維

大易一書成於三聖今通之以四子之書又無不若合符節如此於此可見人之爲人心無不同性無不同是以千古聖人所以爲學所以爲教無不同者以是讀易或於人之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學不無小補也夫

道光十五年三月既望任邱邊廷英自序

又序

乙未之春易注始脫稿或問曰諸儒注易漢主象數宋主義理至朱子作本義於理取之程子於數取之

邵子易學於是大明今子注易於程邵朱三子之說間有不同其故何也應之曰學者爲學欲學聖人之爲人而已學者窮經欲得聖人教人爲人之本義而已廷英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所收朱子後之易注凡百數十部其於程邵朱三子之說多不同者明乎易道廣大不可以一說盡也又朱子之學出於程子朱子注易其說亦多出於程子然於程義之未安者皆不曲從且明辨其失是正朱子大公無我之心也又朱子之言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是說也竊嘗取以爲讀易之法故今於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皆各就本文消息不敢便以儒者之說爲聖人之說是正朱子讀易之法也問者退因次其語并之卷首以告世之讀易而不主於一家之說者

周易通義序

周易通義吾師邊耆之先生言易之書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道未有不易簡不一貫而可以爲道者也先生言易謂易之教始於伏羲之畫卦伏羲畫卦卽專以指言心德教人以盡心盡性之學故乾坤兩卦爲易之總綱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坤順也謂心之順也以四子之學證之健卽心之仁順卽心之義也仁至而不可屈息故謂之健義盡而無有適莫故

謂之順也是二者言心之體也所以畫爲八卦者非有加於乾坤兩卦之外也正以詳言健順之用也震之動坎之險艮之止三者皆健之用巽之入離之明兌之說三者皆順之用也據此是乾坤兩卦所以明其體震巽以下六卦所以詳其用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所以重之爲六十四卦者亦非有加於八卦之外也正以詳言八卦之德發用流行於實境者也險而止足以發蒙故卦名蒙蒙卦之設卽以指言險而止之德發用流行於實境者也險而健足以處訟故卦名訟訟卦之設卽以指言險而健之德發用流行於實境者也推之此外因重之卦無不如是是皆八卦之德之用卽皆健順之用也此聖人所以畫卦重卦之本義也以是通之文王之經卦卦言元亨元亨者所以求健求順之要道也全經設象或以象健或以象順或以象不健不順隨時發病之心或以象求健求順隨時應盡之人事總之不離於健順之義是文王之易卽伏羲之易也以是通之孔子之傳卦卦言卦德卦體卦德卦體皆健順也卦體之說不外中正

應之三義中者健順之中也正者健順之正也應者健順之應也總之欲人隨時隨事自檢其心復其健順爲一之本體達其健順爲一之實用成其爲盡心盡性之實學而已是孔子之易卽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也此先生言易之大指也乙未春先生書旣脫稿

敬昌受而讀之竊見自漢以來儒者言易義之易不同於文文之易不同於孔又逐卦逐爻隨文立說使人求之不勝其難而卒不得其統宗會元之處今讀先生言易之書而三聖之易同歸一致惟以乾坤兩

卦貫全經而卦卦爻爻皆不須自爲立說如此然則於孔子一貫繫辭易簡之義庶幾其有合乎爲此請於先生與同門周子愉頊劉慕堂元孺參校付梓以公諸世書成謹述書中言易大指揭之卷首以待世之學易之人之論定焉道光十六年月日門人閻槳敬昌謹譔

周易通義目錄

卷之一

乾 坤 彖傳小象傳各附本卦後並同

卷之二

屯 蒙

卷之三

需 訟 師 比

卷之四

小畜 履 泰 否

卷之五

同人 大有 謙 豫

卷之六

隨 蠱 臨 觀

卷之七

噬嗑 賁 剝 復

卷之八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九

咸　恒　遯　大壯
卷之十
晉　明夷　家人　睽
卷之十一
蹇　解　損　益
卷之十二
夬　姤　萃　升
卷之十三
困　井　革　鼎

卷之十四
震　艮　漸　歸妹
卷之十五
豐　旅　巽　兌
卷之十六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旣濟　未濟

周易通義卷之一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任啓運述　英學

☰☰ 乾下乾上

乾句　元句　亨句　利貞

乾者伏羲八卦第一卦之卦名也經文乾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伏羲畫卦以三畫成卦凡八卦後聖重之爲六畫之卦六十四卦然于八純卦之名皆必仍其原名者純卦之義猶伏羲畫卦之本義也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健者剛强有力無所屈

息之名也伏羲氏始畫八卦曰乾曰坤曰震曰巽曰坎曰離曰艮曰兌八者皆以指言心德以教後世欲人因是以復其心而盡其性故乾之健即心之健也八卦之設皆以象心之德然必以乾爲首者人心之健乃人之所以爲人之本也蓋人心至仁萬物皆其一體人之爲人果能不失其本心則其在於家國天下之中隨時隨地常必有一體相關之心流行於自不容已此不容已之心即心之健也是人之所以爲人之本也不息之謂健心不

屈於外物之謂健健之實即孔門之所謂仁中庸之所謂誠也然伏羲名卦不言仁言誠而謂之乾者蓋以心之愛言則謂之仁以愛之誠切言則謂之誠以誠之力量言則謂之乾三者異其名不殊其實伏羲之時文字未興欲言心德而以一言括之又欲畫卦以象之言仁言誠則象不顯著故以乾名之乾之爲言正指誠之不息處言也指仁之有勇處言也此伏羲所以以乾名卦之本義也伏羲畫卦必畫之爲八卦何也蓋乾者健也謂心之

健也坤者順也謂心之順也二者言心之體也震者動也謂心之動也坎者險也謂心之險也艮者止也謂心之止也是三者皆心之健之用也巽者入也謂心之入也離者明也謂心之明也兌者說也謂心之說也是三者皆心之順之用也人之一心以健順爲其體以六子爲其用伏羲以心德示人欲人有以全其體而達其用故畫八卦以象之欲人觀象而知其義也其必畫之以奇偶何也奇偶之畫專以象人之心奇畫中實而無挨曲所以

象心之健偶畫中虛而無偏主所以象心之順也六子之卦亦畫之以奇偶何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八卦之德皆健順也故皆以奇偶象之也其必以三畫成卦何也以奇偶爲畫者一畫則其別二兩畫則其別四三畫則其別八四畫則其別十有六欲畫八卦非三不成故必以三畫而成卦也三畫之卦卦各有象者何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皆取以爲心之象也三畫之乾其畫純奇者明乎心之德爲健之純健之至也六畫之乾畫

亦純奇者亦以明乎心之德爲健之純健之至也乾之德其象爲天者天之生物萬古不息惟天之健足以象心之健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以乾爲首者皆以明健之德爲人之所以爲人之根本欲人之有志于學者知用力以復其健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乾之一卦之本義也文王繫易繫卦下者爲卦辭繫六爻者爲爻辭逐卦逐爻皆就時地所居以明當盡之人事此經文之通例此一經爲乾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復其健之德者其

功夫當如此做也元大也謂心之大也視民物皆吾一體是之謂大若有私己之心卽非大也亨通也謂心之至通之理也人心自然之理措之民物處處可以通行是之謂通若雜以智識非心之至通之理卽非通也利宜也貞者正而固也正固之實卽指元亨言之粹然一出于元亨謂之正斷然必出于元亨謂之固也此經之義言人之爲人以健爲本人有健德知自推行其健其心固爲善矣然人心至危難可執捉惟恐推行之際稍不自檢

而雜以偏私是不元也參以智識是不亨也不元不亨則行健之心不免有後起之私夾雜用事求以利物反以害之是不得爲健之正也故行健之心必當主于元亨也復言利貞者諄複之之辭也蓋人心知嚮于元亨則所嚮正矣惟恐存主之地不能十分貞固則倏忽之間仍有攙和仍有夾雜是仍不得爲健之正也故以元亨行健之心又必利于貞也元亨能貞則庶乎健之爲健純乎本體之健無後起夾雜之病矣此聖人教人以求復其健之要道也

謹按易之教始于伏羲之八卦八卦之義統于乾坤又專統于乾故乾者易之發源處也乾之一字明則全經之義皆有根著矣向來易說于八卦名義皆以天地陰陽爲說乾之爲乾有以爲指天之用言者有以爲指天之性情言者有以爲指陽之性言者三者之說異名同實向來易注旣皆相沿爲定說矣然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象傳實皆未合今以經文證之八卦之名在于各本卦之中皆

前後數見諸家訓釋經文于乾卦卦名之乾則指天言指陽言于三爻乾乾之乾則指心言是乾卦一名而兩義也震卦卦名之震指陽言震來虩虩之震指心之震言震驚百里之震指雷言震來厲以下之震指外至之震懼言是震卦一名而四義也自巽至兌五卦皆每卦一名而分兩義不思伏羲文王皆聖人也千古聖人心無不同道無不同以伏羲之卦而文王繫之辭豈于卦之名義漫無定說而說不歸一如此且文王作經以教萬世若

于卦名一字而皆爲數義則使後之人何由而通其義乎以此思之有以知文王之意之必不然也此諸家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之明證也以孔子之彖傳證之卦德卦象之說至爲明著健者乾之德也天與陽皆乾之象也天既爲乾之象矣若乾之爲乾本指天言是以天象天也陽既爲乾之象矣若乾之爲乾本指陽言是以陽象陽也又乾彖傳明言乾元統天若乾元之乾本指天言是以天統天也此諸家之說不協于彖傳之義之明證也

再以各卦彖傳言乾之德者證之重卦之中有乾體者十四卦十四卦之傳言卦德者十二卦此十二卦之傳言乾之德有言健者若訟之險而健之類是也有言剛者若大壯之剛以動之類是也有言剛健者若大有之剛健而文明之類是也據此是彖傳之中言健言剛言剛健皆指心言無二義也彖傳言乾之德又有直言乾者若履之說應乎乾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也今以各卦傳文之通例例之履之說應乎乾言卦德也應乎乾即應乎健也是乾與健非兩義也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言卦體也應乎乾即應乎剛也是乾與剛非兩義也據此是彖傳之中言剛言健言乾皆爲直指心言明矣彖傳之乾皆指心言何獨卦名之乾不指心言再證以乾之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明言乾道之變化皆出于性命之正也又合以經文終日乾乾之義則乾之爲乾即爲直指心之健言無疑義也今釋伏羲之卦即以文王孔子兩聖人之言爲定乾即爲心之健則乾

卦之名定矣乾爲心之健則坤以下七卦之德皆心之德即八卦之名定矣八卦之名既定因以通之重卦之義險而止之德足以發蒙故坎艮相重之卦即名之爲蒙險而健之德足以處訟故坎乾相重之卦即名之爲訟則屯以下五十六重卦之名無不從此出矣觀于此則知乾之義明即全經之義無不可明若乾之一字說向外去即全經之義皆無根著處處不可通矣此諸儒之說不得聖人之義不容以不辨者一也

又按伏羲之教。莫重于乾坤。文王之教。莫重于元亨。元亨者。經文最要之義也。向來易說。于乾坤兩卦之元亨利貞。皆據文言傳。以四德天道爲說。其意以乾坤指天地言。則元亨利貞。亦當指天道言也。然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亦皆未合。今以經文證之。全經卦辭。言元亨利貞者七卦。言元亨者四卦。言元貞者二卦。言亨貞者三卦。言利貞者六卦。專言亨者十四卦。專言貞者三卦。言亨利貞者十一卦。若元亨利貞。果爲四德之義。則凡卦辭

言亨言貞者。當爲四德之一。言元亨言元貞言亨貞言利貞者。當爲四德之二。言亨利貞者。當爲四德之三。言元亨利貞者。當爲四德之四。皆不容有異說矣。今考諸儒易說。惟于乾坤兩卦。以四德爲說。此外四十八卦之卦辭。則皆各自爲說。不相照顧矣。此諸儒說易之遷就也。不思文王繫易以教萬世。于乾坤兩卦名之下。卽皆以元亨利貞爲教此後各卦。或詳或略。亦無不以是言之。則此四字之義。爲經文最要之義。明且著矣。文王于此。豈其

漫無定說。而各卦經文之義。全不歸一如此。此以知文王之意之必不然也。此四德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之明證也。以孔子之彖傳證之。卦辭具元亨利貞之文者。乾坤之外。尚有屯隨臨无妄革五卦。彖傳于屯隨兩卦。皆言大亨貞。是不釋利字義也。于臨无妄革三卦。皆言大亨以正。亦不釋利字義也。乾坤兩彖傳。于元亨二字。皆分晰言之。利貞二字。皆不加分晰而合釋之。其不以利貞爲兩事明矣。若使孔子于乾坤兩卦。果有取于四德之義

則于乾坤兩彖傳。正當分晰言之。使後世無疑義矣。今觀兩傳之文。與四德之說。渺不相涉如此。此四德之說。不協于彖傳之義之明證也。再以全經之文證之。全經之中。言利者一百十九。未有不訓爲宜者。言利貞者三十八。未有不爲宜于正固之義者。又坤卦經文利牝馬之貞。與各卦經文利幽人之貞。利武人之貞。利于不息之貞。文法正同。則利字不能讀斷。牝馬之貞。不能自爲一句。明矣。以是言之。是四德之說。非文王之意。亦幷非孔子之

意無疑義也今釋文王之經即事以孔子之彖傳爲定元大也謂心之大也亨通也謂心之通也乾元亨者言人之用健之心當主于元主于亨也坤元亨者言人之用順之心當主于元主于亨也利貞者言人之以元亨用健以元亨用順之心又必利于貞也以是爲說則乾坤兩卦之義明矣乾坤兩卦之義明則全經之中元亨貞之義無不明矣此諸儒之說不得聖人之義不容以不辨者又一也

以上兩條一爲伏羲畫卦之本義一爲文王繫易之本義而二者之義實非兩事而正以相成其故何也蓋乾健也坤順也健順者心之本體也震巽以下六卦之德皆出于乾坤是皆健順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之時義亦無不以八卦之德爲其實用是亦健順之德之實用也元亨者則人之用健用順之心所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誠使人之爲心隨時隨事常必用力于元亨則心之發用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循是求之必能復其健順合一之本體即人之成己成物之學盡在此矣此聖人作易以教萬世之本義也惟然故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可以不健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順人之用健用順之心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主于元亨學者于此體認分明則于全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一以貫之矣此所以賅貫全經之要道也此學易之入門也

又按八卦之德皆心之德觀于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至明且著如此然諸儒說易則必以天地陰

陽爲說何也蓋諸儒以伏羲畫卦爲神奇之事見聖人當日憑空畫出八卦意其中必有神妙故一向求之天地陰陽以爲必如是庶有得于聖人之意也然不知伏羲畫卦非別有奇妙也只以心性之德示人而已蓋人之爲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此心也以此性也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能盡其心盡其性也聖人能盡其心盡其性亦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能有以盡其心盡其性故畫卦以示之者正以心性本然之能事示之也千古聖人

心無不同性無不同故其教人之法亦無不同觀于孔子一生教人只是言仁欲人復其心之仁性之仁也中庸大學言誠欲人復其心之誠性之誠也孟子言仁義禮智言本心言性善欲人復其心之善性之善也伏羲畫卦統于乾坤其意亦猶是也蓋乾健也坤順也皆心之德性之德也孔子彖傳釋乾之義謂之乾元言乾之德出于元也釋坤之義謂之坤元言坤之德出于元也元者大也謂心之大也萬物一體之心也卽仁也卽誠也

乾出于元是乾卽仁也卽誠也坤出于元是坤卽仁也卽誠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是皆仁之用誠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之時義亦無不以八卦之德爲其實用是亦仁之用誠之用也蓋人之爲人只有此心只有此性聖人教人捨是則無可言也此聖人作易垂教之本義也學者于此有見則知人之爲學捨是則無所爲學聖人設教捨是亦無所爲教百世以上百世以下聖聖相傳只此一事無餘事也此四子之學所以皆出于易而大易一書所以爲千古聖學之所自出也

聖人作易只以心德教人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則其說信矣然則聖人必畫之爲卦何也蓋伏羲之時書契未興欲以心德教人只憑口語不能及遠故畫卦以示之畫卦以示之者是卽以書契代口語之用也是卽欲傳之久遠之意也是當時始畫之八卦卽是當結繩之世書契之前伏羲始造之文字也其必以奇偶畫之者奇以象心之健偶以象心之順以奇偶成卦使人可以觀其象

而知其意是卽文字之中會意象形之事也蓋奇畫中實而無撓曲可以象心之健偶畫中虛而無偏主可以象心之順若當時只畫乾坤不畫六子則只一奇一偶足以象之矣欲畫八卦故必以三畫而成卦也乾坤爲心之體故以奇偶之純者象之乾畫三奇明乎心之健爲純乎健也坤畫三偶明乎心之順爲純乎順也六子爲心之用故以奇偶之交者象之蓋心之剛柔健順本不相離而亦各有其發用之時剛德發用則剛爲主柔德發用

則柔爲主。震坎艮皆剛德也。故以兩偶一奇者象之。兩偶一奇者。奇爲主之象也。明乎剛德發用。則剛爲主也。巽離兌皆柔德也。故以兩奇一偶者象之。兩奇一偶者。偶爲主之象也。明乎柔德發用。則柔爲主也。奇偶之交。爻各有先後。何也。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第二爻爲中。第三爻爲上。剛柔之德。其發用之時。亦各有先後。故各以其類象之。三剛卦之中。第一爲震。震動也。遇事而動。常在事初。故以奇在初爻者象之。其次爲坎。坎險也。險之德。貫乎萬事萬物之中。功用最盛。故以奇在中爻者象之。其次爲艮。艮止也。止之德爲健之至。必要其終而後見。故以奇在三爻者象之也。三柔卦之中。第一爲巽。巽入也。遇事能入。常在事初。故以偶在初爻者象之。其次爲離。離明也。明之德。周乎萬事萬物之變。功用最盛。故以偶在中爻者象之。其次爲兌。兌說也。說之德。爲順之至。亦必要其終而後見。故以偶在三爻者象之也。八卦既成。使人畫此八者之畫。懸掛于前。則人人可

以觀其象而知其意。以是隨時修省。以勉于八者之德之實。此伏羲畫卦。所以眞切示敎之本義也。當是之時。只三奇之畫。卽以象健。卽以象心之健。人人知之。非初畫三奇。卽另名之以乾。又訓之以健也。只三偶之畫。卽以象順。卽以象心之順。亦人人知之。非初畫三偶。卽另名之以坤。又訓之以順也。震巽以下六者之畫。無不如是。是時無字之名。亦未必有卦之名也。至于中古之世。書契旣興。文字孳生。旣慤尊伏羲之敎。不敢以其始造之字。入之于衆文字之中。故別之曰卦。因另以乾坤等字名之。又以健順等字釋之。是皆中古以後之事也。至于後世。傳之旣久。說易諸儒。因以畫卦爲神奇之事。故一向以天地陰陽爲說。實非聖人畫卦之本義也。

聖人畫卦。非有奇妙。然諸儒說易。則必求之以奇妙。何也。蓋聖人之學。與儒者之學。只分虛實。聖人之學實學也。儒者之學虛見也。聖人之學實。故雖輔相裁成。只是盡心盡性。無奇妙也。儒者之學虛。故多揣摩想像之見。自漢以來儒者。以爲聖人之

蘊卽盡在于卦畫之中故各家說易皆必先取聖人之卦反覆研求務窮其變于是漢之互體卦變消息旁通與夫宋以來一切象數之說紛紛而起而聖人之易始不可得而明矣學者生千載之後欲讀聖人之經不能不看諸儒之傳注一讀其書而揣摩想像之說動輒盈卷窮其說則不可勝窮求之于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實學則字字全無根著此易學之極晦也無已則惟先之以四子之書以通其大意繼則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孔子

之彖傳小象傳徐徐讀之俟其自入又必切體之心切體之人倫日用以求其自得之實若是則于三聖人之教庶幾其有得焉此學易之最要也故今于易之第一卦輒爲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

初九潛龍勿用

此下六節乾之爻辭也初者最下一爻之名也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第六爻爲上九者剛爻之名也易于剛爻稱九柔爻稱六者伏羲畫卦奇爲剛偶爲柔剛之數奇故稱九柔之數偶故稱六也然奇不言一三五七獨稱九者九乃一三五之積數也積三奇之數數仍爲奇以是爲奇之純奇之盛也故以爲剛爻之名也偶不言二四八十獨稱六者六乃二四之積數也積兩偶之數數仍爲偶以是爲偶之純偶之盛也故以爲柔爻之名也文王繫爻辭祇欲詳言人事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故六爻之序皆相承爲說此卦六爻皆以詳言用健之道故此第一爻先發勿用之義以起下文意也潛藏也龍者健之象也人心之健

能變化而澤及于物龍亦能變化而澤及于物故以龍象之勿用言不當用其健也蓋人心之健固主于施用然若不當事任無民物之責則其象爲潛龍當是之時卽不當汲汲求用其健時義然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承初爻之義言之言當事任而用健惟貴使此心見大人也見龍對潛龍取象見者出潛離隱之義也田者禾稼所生之地也龍致雨惟于禾稼之利最普故以在田言之蓋以龍之在田象有健德

之人居民物之上也見大人者取象之辭也易之一書假象言義爲全經之通例故經文之中惟空言事理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爲說者爲正言其但著一物如龍之類但著一人如君子之類但著一事如見大人之類者皆取象之辭非正言也此取象于見大人者大人卽有民物之責之人也大人居民物之上以民物爲心故以大人象心之元德見大人者言此心眞有元德眞覺民物爲一體卽是此心見大人也易凡言大人言見大人皆此義

詳見易例承上言有健德而不當事任固不當汲汲求用其健矣若有健德而當事任有民物之寄則如龍之見于田中正雨澤及物之時不可不用其健也當是之時民物之事皆己之事若雜之以私小之心卽民物不被其澤矣故用健之道惟在以元德爲心使此心眞見大人則庶于民物之事體之親而處之當澤能及物無忝于其職也按此爻見大人卽正中言卦辭元之義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句夕惕若厲句无咎

此言用健之心宜自防其意氣用事之病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象也易言君子小人皆取象之辭蓋君子爲在上之人主出令故以象人之有健德者小人爲在下之人主從令故以象人之有順德者也易凡言君子小人皆此義詳見易例乾乾者健而又健也若語辭厲危懼也易凡言厲皆以心之危懼言之亦詳易例咎責也蓋人之健德發用皆起于民物爲重之心其發念非不善也然人心至危貴能自克若此心一時忘懼卽恐行健

之時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自信爲健已非健之正矣如是之病其害甚大故有健德之君子必當于終日之中健而又健而惕厲之心至夕不敢解焉則庶無意氣用事之病于乾之義可以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言用健之道宜審于隨時之進退也躍者進之象也卽象傳中所謂進也龍欲致雨則躍人欲有爲則進故以龍之躍象人之進也或者非必之辭

也淵者龍所居人所不見之地也或躍在淵者以龍之或躍之意之在于淵象人之不輕進之心在于人所不見之地也蓋人之用健期有利于民物也故其心常主于進然時義所在非可執一一有專必之心卽恐不免違時舉事利不及于物而害隨之矣故用健之道必當隨時隨事審其進退常有不輕進之心在于人所不見之地則庶無違時舉事之失于乾之義可以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爻之義再卽二爻之義而竟其說以明見大人之義之重也蓋在上之人必有萬物一體之誠心乃能澤及于物故凡有民物之責者雖一官一邑亦當使此心見大人若其權位益尊統轄益廣如飛龍在于天上其雨澤及物之功尤能及遠自尤不可不令此心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此一卦之終復卽大賢以下人人易犯之病指言之以著戒也亢驕亢也悔者心不安也言有健德之人志在民物不在身家其居心措意固不與常人同矣然人之體物之心無時可以不虛若自以德業既成稍涉驕亢則其體物之心必不能至見諸設施必有不能自慊其初心之處必至有悔是不可以不戒也按此爻亢龍二字龍字是象亢字不是象非龍有亢不亢也此如牝馬之貞牝馬是象貞字不是象黃牛之革黃牛是象革字不是象皆此例也易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用九見羣龍句无首句吉

用九卽用健也文王繫易每卦繫以卦辭爻辭于人事可謂詳矣獨于乾坤兩卦之終復有用九用六之文者蓋以乾坤兩卦其義本以貫全經而人之用健用順又無一時一事之可離者故于兩卦之終復以用健用順之道所以檢心之要法言之欲人之隨時隨事常必以是而用其健用其順也見羣龍與晉卦錫馬蕃庶取象之義略同蓋馬者健之象也馬蕃庶健不一健之象也龍亦健之象也羣龍亦健不一健之象也見與見大人見字同

義蓋使此心之健時時發用動而不窮即是此心
見羣龍也首與離上爻明夷三爻首字同義皆心
之矜己傲物之象也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涖衆體
有矜己傲物之象故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无
首言無矜己傲物之私也易之取象有兩象相連
取象者有兩象不相連取象者如歸妹之刲羊無
血血即羊之血大畜之豶豕之牙牙即豕之牙此
一例也又如未濟之狐汔濟濡其尾尾非狐之尾
此卦之見羣龍无首首非龍之首此又一例也以

上俱詳易例吉猶善也易言吉凶皆指事之得失
言不指一人之利害言也此經之義言人之用健
之道必使健之用時出不窮始爲健之盛又必廓
然無矜己之意始爲健之純故必見羣龍无首則
吉求之古人若禹之八年治水不矜不伐即見羣
龍无首之事也
謹按聖人之繫爻辭只是平說事理以申卦辭未
盡之義其中言吉言利者正言之也言凶悔吝者
反言之也正言以示法反言以著戒聖人之意只

欲發明卦之時義使無不盡而已爻辭之吉不吉
非就各爻之位而斷其優劣也至後儒之解爻辭
則有四例一曰爻才剛則爲陽剛爲剛明柔則爲
陰柔爲柔闇此以爻之才象人之才也一曰爻德
爻中正則爲有德之人不中正則爲無德之人此
以爻之德象人之德也一曰爻位六爻之位凡五
皆爲君位二皆爲臣位三皆爲高位四皆爲近君
之位初皆爲無位之人上皆爲事外之人此以爻
之六位象人之所居之位也一曰承乘比應承者

本爻之上一爻也乘者本爻之下一爻也二者皆
爲比爻此以爻之相比象人之相比也應者初與
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也此以上下兩體之相
應象人之上下之相應也凡此皆以相比相應之
爻之善不善象人之相比相應之人之善不善也
以是說易故于各卦爻辭皆必逐爻以是爲說剛
爻而吉則曰以其陽剛也剛明也剛爻而不吉則
曰以其不中也不正也或不得位且無應也至剛
爻中正得位有應而辭不吉或不中不正不得位

無應而辭反吉者則卽捨是不說。又另爲一說以
周旋之矣。柔爻而不吉。則曰。以其陰柔也。柔闇也。
柔爻而吉。則曰。以其中也。正也。或得位且有應也。
至柔爻不中不正不得位無應而辭亦吉或中正
得位有應而辭反不吉者。則亦捨是不說。又另爲
一說以周旋之矣。惟然故諸儒之注爻辭。皆不免
輾轉爲說。而終無了義。此由不明于經文大意。又
自生條例之故也。此諸儒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
者一也。

又易之一書。假象言義。爲經文之通例。全經之中。
惟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爲說。只空說事理如元亨
利貞之類者。此爲正言。非取象之辭。其但著一人。
如君子小人之類。但著一物。如龍與牛馬之類。但
著一事。如見大人涉大川之類者。皆取象之辭。非
正言也。全經之中。惟如師卦之帥師輿尸。家人卦
之家人婦子。非取象之辭者。以其直指卦名所指
之事而言之也。此外則無非象矣。此經文之通例
也。諸儒不明此例。故于君子小人王侯臣妾婦女
之類。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人于見大人涉
大川納婦取女之類。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
事。于是經文之義。遂不勝其瑣屑。而亦全無根著
矣。甚者至于歸妹一卦。不知是象。直謂聖人專爲
嫁女之事。特設一卦。旅卦不知是象。直謂聖人專
爲行路之事。特設一卦。則似聖人設卦之義。亦不
勝其瑣屑矣。又其甚者。馬以象健。既卦卦言之矣。
至晉卦之馬。健上說不去。則不以爲健之象。而以
爲正言馬。牛以象順。既卦卦言之矣。至无妄既濟

兩卦之牛。順上說不去。則不以爲順之象。而以爲
正言牛。此又自亂其例者也。此由不明于經文大
意。及經之通例之故也。此諸儒之說不協于經文
之義者又一也。
以上兩條。一爲經義所無。而諸儒自生之條例。一
爲經文本有之義例。而諸儒不知是例。經義不明。
大半皆由于此。故今于易之第一卦。特備言之。以
爲學者學易之一助。其詳則具于易例。暨各本卦
本爻之下。玆不具說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孔子贊易釋卦辭者爲彖傳釋爻辭者爲象傳此下五節爲乾之彖傳此第一節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言乾德之大卽正文王之所謂元也乾元者卽乾卽元也蓋以心之健言則謂之乾以心之大言則謂之元是乾與元爲兩名也其實則心之健卽心之大在心非有二也故孔子言乾之德卽直謂之乾元也大哉者言是乾元之心于事無所不統也資者取資于此之義也萬物資始指天

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人有是乾元之心則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從此而起有是心則有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矣是乾元之心爲天下萬事之所始卽正如天之爲天爲萬物所資以始也乃統天者言只此一心已統乎天道之全無不盡也此節之義專以明乾之德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是正伏羲設卦所以必以乾爲第一卦之本義也按此節萬物資始卽正如中庸言心之體爲天下之大本之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一節亦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言乾德自然之用卽正文王之所謂亨也品物多品之物也流形謂物之形形色色無不自在流出也此節二句指天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言人有是乾元之心則不獨天下事物從此而起卽其所以應物之理條條件件亦無不合下分明隨時呈露是卽如天之生物雲行雨施而品物自然流形也此節之義專以明乾之德爲天下至通之理之所從出是

亦伏羲設卦所以必以乾爲第一卦之本義也按此節品物流形卽正如中庸言心之用爲天下之達道之義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上二節以文王之元亨切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皆以明乾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此一節乃正釋經文元亨之義言人之欲復其健之德者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大卽元也心之元卽心之大也明卽亨也心之亨卽心之明也亨之義爲通見于

節卦傳此訓亨爲明者蓋心之至通之理卽心之本然之明無二義也大明終始者言心之爲心惟此元亨之德自爲終始更無不元不亨者以攙雜之也位謂心之位也于心言位者與孟子言心之官同義蓋心之主宰萬事乃心之職心之職卽心之位也象象傳言位五十五無不指心言之詳見易例此言六位者以爻之位況心之位也伏羲畫卦奇爲剛偶爲柔是以畫之奇偶分剛柔也六爻之位亦分奇偶故亦分剛柔初三五皆奇也故皆

爲剛之位二四上皆偶也故皆爲柔之位六者之位皆以象心之剛柔各有其至正之位故爻位卽心位也爻位有六心位亦有六者何也蓋人之心以乾坤爲其體以六子爲其用乾坤發用不在于六子之外故心位亦有六也其直以爻之六位況心之六位者何也蓋六子之德在心有正位在爻亦有正位重震之卦正位在初是初卽震之位也重巽之卦正位在四是四卽巽之位也重坎之卦正位在五是五卽坎之位也重離之卦正位在二

是二卽離之位也重艮之卦正位在三是三卽艮之位也重兌之卦正位在上是上卽兌之位也據此是爻之六位卽正以象心之六位故于心亦直以六位言之也其不及于乾坤何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六子之位亦統于乾坤重乾之卦初三五皆正位也故震之初艮之三坎之五三者皆乾之位也重坤之卦二四上皆正位也故離之二巽之四兌之上三者皆坤之位也據此是六子之位卽乾坤之位故不言乾坤而乾坤在其中也六位時

成者言心爲大明終始之心則當震之時震得其位當巽之時巽得其位當坎離艮兌之時無不各得其位是六位以時而成也龍者健之象也變位言龍者以六者之各有其位言則謂之六位以六者之皆出于乾言則謂之六龍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此言皆出于乾何也蓋心之德斷言之則健順二也專言之則心之德健而已矣健者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也是心之全體也順卽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人有健德則自然能

動能險能止是三者皆健之用也人有健而順之德則自然能入能明能說是三者皆其健而順之用也順既爲健之順則六子之用亦皆爲健之用矣故六位卽六龍也乘猶憑也乘龍卽屯卦言乘馬各卦彖傳言乘剛之義謂憑剛德以做事也御行也天謂天之道也此節之義卽承上二節之義言之言人之元亨之德皆其乾德中自有之能事如此然則人之健德惟患不能復其元亨之本體耳若使人之行健之心果惟此元亨之德自爲終

始更無不元不亨者以攙雜之則心之健順合一之本體復矣本體既復則六子之德時時發用無不各當其位是六位以時成也信如是則六者之用皆出于本體之健是六位卽六龍也六龍之用無時不大無事不明以是時時應事卽時時乘六龍以行天道也以此而言人心之健果純乎元亨之本體則其自然之用至于如此此人之欲復其健之德者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謹按元亨二字爲經文最要之義向來易注元有訓始者有訓大者亨則訓通不訓明此諸儒之說也然訓釋經文終當以孔子彖象傳爲定今詳全經之中卦辭具元亨利貞之文者七卦具元亨之文者四卦彖傳于屯隨兩卦言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言大亨以正升卦言大亨是孔子以大字代經文元字彖傳之中凡數見矣獨此卦爲元亨二字始見于經之第一卦彖傳于正釋經文元亨之處卽以大明終始爲言其爲以大字代元字以明字代亨字無疑義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詳見易例

又按大明終始卽純乎元亨無稍間雜之義然必以終始爲言者蓋合六位時成一句爲文也蓋六子之用皆心之用而發用實有先後故有相爲終始之義以三剛卦言之震德發用最早事之始也坎德發用在震之後事之中也艮德發用必要其終而後見事之終也此剛德發用之終始也以三柔卦言之巽德發用最早事之始也離德發用在巽之後事之中也兌德發用必要其終而後見事

之終也此柔德發用之終始也證以伏羲畫卦之義震巽兩卦交在初爻坎離兩卦交在中爻艮兌兩卦交在三爻此伏羲畫卦分終始之義也再證以文王之經震卦三言震來震來者震動之意初萌于心之義也是事之始也坎卦言來之坎坎來之坎坎者過去未來皆險之義也是事之中也艮卦言敦艮象傳明言以厚終是事之終也巽初爻言進退進退者事至巽入將進將退未定之義也是事之始也離初爻言履錯然錯然者交錯紛至

之義也是事之中也兌上爻言引兌引者引而長之之義卽要其終之義也是事之終也此六卦經文分終始之義也據此是剛柔發用本各自爲終始故必元亨之德貫乎終始六位乃能時成此傳文所以言大明終始之義也

又按震坎艮爲乾之用此義易見巽離兌爲乾之用此義難明然證以彖傳經文實歷歷有據今請條析于後以明其義全經之中上下兩體純柔之卦凡十六卦巽卦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兌卦傳曰剛中而柔外臨萃升三卦傳曰剛中而應大過卦傳曰剛過而中中孚卦傳曰柔在內而剛得中睽鼎兩卦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以上九卦皆兩體純柔之卦宜無剛之可言矣然彖傳皆以剛言之此乾之一卦可以統七卦之一證也此外坤離觀晉明夷家人革七卦彖傳不言剛則自有說蓋彖傳凡言剛柔皆就卦體所有者作指點之辭以教後世坤卦彖傳不言剛者以六畫無剛爻故也離晉明夷三卦彖傳不

言剛者以二五無剛爻故也觀卦彖傳不言剛者中正以觀天下指五爻言卽剛中正也不言剛省文也家人卦彖傳不言剛者女位乎內卽柔之義男位乎外卽剛之義也革卦彖傳不言剛者不言剛亦不言柔此如謙頤豐三卦之例偶不及于剛柔也然證以經文坤觀明夷革四卦皆言君子君子者健之象也坤晉兩卦言馬馬亦健之象也離家人兩卦言王王亦健之象也以上七卦彖傳不言剛經文中則皆以健言之此亦乾之一卦可以

統七卦之一證也據此是乾之一卦統貫全經實爲伏羲文王之本義孔子作乾卦一傳首發六位時成之義正所以提挈綱維爲全經全傳之括例者也此易中最要之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一節正釋經文利貞之義也乾道者健德中發出之條件也變化者謂其隨時隨事之變化也人所受于天曰性天所予曰命各正性命者言健德隨時發用必欲各得乎性命之正也保者保而不

失之義合者合而不離之義太和卽中庸中節之和亦卽兌初爻和兌夬彖傳決而和之和也和取和適無所乖戾之義言太者以其德之可貴而異其名亦如大有傳言中爲大中晉卦傳言明爲大明之義也承上言人心之健果純乎元亨之本體則其自然之用如此然則經言元亨足矣其復言利貞何也蓋健之發用雜以後起之私則不正參以意氣則不和今也乾之道千變萬化皆欲各得乎性命之正不失其自然之和是非元亨之功貞固不變不能至此是乃元亨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謂居天子之位也此一節卽承上節之義言之言元亨之功果能貞固不變以是德而居天子之位則萬國之人胥受其福矣言此正見以元亨行健之事其關繫于世道之重如此欲使後之有世道之責者必當用力于此也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下七節爲乾之象傳此一節卽卦象之說以釋初爻勿用之義也陽者天之氣也健之象也乾之象爲天故天之氣亦爲健之象也在下謂陽氣在地下時也蓋人心之健主于施用與陽氣主于施用其事正同然有健德而不當事任卽如陽氣正在地下未當施用之時故當靜以俟之不可汲汲求用其健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釋二爻利見大人之義也普普徧也言人有健

德而居民上卽如龍之見于田間時也必使此心眞見大人德施乃能普徧故經言利見大人也按此傳不出利見大人句德施普實正指見大人言之何也蓋孔子作彖象傳欲便人之誦習故文皆有韻各卦爻辭長短不一故象傳中往往不全舉經文而全釋其義取其便于誦習也三爻傳倣此全經象傳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釋三爻夕惕若厲之義也言君子終日乾乾之

心正欲反復于道故不可以一時而忘懼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釋四爻之義也言有健德之人不必于進進乃无咎言此正見有健德而必于進者必不免于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此釋五爻之義也造者生成之之義也言人有健德而居尊位卽如飛龍在于天上時也必使此心眞見大人乃足以生成乎一世故經言利見大人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釋上爻之義也盈滿也龍之亢由心之滿也滿則招損未有能久而無失者此亢之所以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釋用九无首吉之義也蓋用九者用健也健者天之德也爲首者人之私也天德不可以人爲雜之故經言用健之道必見羣龍无首則吉也

謹按周易傳本皆以大小象合爲一書各家之本

並同然詳孔子贊易作彖傳以釋卦辭作象傳以釋爻辭其文皆有韻取其便于誦習也又彖象傳釋經皆直據經文推闡發明其義從無于經義外自立一說之處是正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之意也六十四卦無不如此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今所傳大象傳文皆無韻與小象傳文體不類又其爲說亦多與經義不相應非孔子述而不作之意是與小象非一書必當自爲一書無疑義也今此本以傳附經仍用費氏本取其附近經文便于尋繹

惟大象則分出之使自爲一書亦吕氏不附文言傳于乾坤兩卦之例也

又按世所傳十翼之書皆漢以前相傳之舊本也漢儒因相傳有孔子作十翼之說又適有此相傳之本故即以此定爲孔子之十翼觀于唐孔氏言漢儒數十翼者亦有多家則知漢儒之說亦各以意爲之非果有確實證據眞即爲孔子十翼之原書也今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與世所傳十翼之書反復參求惟彖傳小象傳與經文字字相應是

眞先聖後聖同揆之書也此外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六書則與經文之義往往不相應與彖傳小象傳亦多不相應竊意孔子大聖人著書以教萬世不應據經爲傳乃說不歸一如此又文言繫辭兩傳其中皆有子曰字似亦出于孔門弟子追述孔子之言而筆之書者然則世所傳十翼之書未必即皆爲孔子十翼之原書也學者窮經惟欲得聖人之意而止惟欲有益于成己成物之實學而止果有志于孔子寡過之實學者即惟當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小象傳徐徐讀之俟其自入則于三聖人之教必有得焉勿遽以六書之說參之可也

☷☷ 坤下坤上

坤句元句亨句利牝馬之貞句君子有攸往句先迷句後得主句利西南句得朋句東北喪朋句安貞吉

坤者。伏羲八卦第二卦之卦名也。經文坤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體純坤之卦。仍名爲坤者。重卦之坤。猶伏羲坤卦之本義也。坤。順也。謂心之順也。坤與乾名義正相對。乾也者。至剛至健之名也。坤也者。至柔至順之名也。至剛至健者。我爲主。物不能奪之之義也。至柔至順者。我不

爲主。惟順物之自然之義也。二者之名義。判不相入。然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以坤次乾者。正以明二者非兩事。實一事之義也。蓋人之一心。仁爲其體。義爲其用。乾之健。即心之仁也。坤之順。即心之義也。仁至而不可屈息。故謂之健。義盡而無有適莫。故謂之順也。健順之德。在于人心本爲一體。順即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健亦即順之健也。非不順而可謂之健也。是性之德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自夫人之求復其性言之。則當用力以求復其健。又用力以求復其順。學之未至。養之未純。則健而不順者有矣。健而不順。則于天地民物之事。雖有任之爲己事之心。而體之不至。處之不當。以健行之。不能利物。反以害物者。有矣。是以聖人立教。必使之健順爲一。始爲成己成物之實學。以四子之學證之。健與順皆誠也。自誠之不息言之。謂之健。自誠之體物言之。謂之順也。健與順亦皆仁也。自仁之有勇言之。謂之健。自仁之無我言之。謂之順也。而二者之事。正以相成。誠之體物。所以成其不息之功也。仁之無我。所以善其有勇

之用也。此健順爲一。所以爲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實學。而大易一書所以設乾坤兩卦。以教萬世無窮之本義也。三畫之坤。其畫純偶者。偶以象心之順。三畫純偶。明乎心之德爲順之純。順之至也。六畫之坤。畫亦純偶者。亦以明乎心之德。爲順之純。順之至也。坤之德。其象爲地者。地之生物。順以承天。惟地之順。足以象心之順也。此一經爲坤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復其順之德者。其功夫當如

此做也。元亨與乾卦同義。乾言元亨，坤亦言元亨，者人之用力于健順非兩時，亦非兩事，故元亨之功非有二也。利貞亦與乾卦同義。然乾言利貞，此言利牝馬之貞者，正以明健順非兩事之義也。馬者健之象也。牝馬者健而順之象也。取象之義與離卦牝牛當對看。蓋牛爲順之象，牝牛者順之順也。牝馬者健之順也。離欲明麗之德，非順不麗，故言畜牝牛吉。此欲明順之德與健爲一，故言利牝馬之貞也。君子以下，則以健之不可不順者反復

言之，皆爲有健德之君子眞切示教之辭也。君子與乾三爻君子同義，有健德之人之名也。有攸往者，謂欲用健而有所爲也。先者，不順之義也。後者，順之義也。迷與迷復之迷同義，謂不見正理而迷所嚮也。得主與各卦言遇主同義，謂見正理而得所主也。蓋人心自然之理，順則現，不順則不現。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爲先也。先則不見正理而迷，惟健而不順故也。事至而我無成心，惟順以應之，是我爲後也。後則見正理而得主，惟健而

能順故也。此可驗之于心者也。西南東北與蹇卦西南東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東北者陽方也。陰陽之用，陽常爲倡，陰常爲和。言西南者，爲和不爲倡之義，卽上文後之義也，卽順之義也。言東北者，爲倡不爲和之義，卽上文先之義也，卽不順之義也。易凡言西南東北，皆此義，詳見易例。朋，同類也。得朋喪朋，卽孟子多助寡助之義也。蓋人心大同之理，順則同，不順則不同，故行健之道，惟利于西南。西南則人心協應而得朋，順故也。若東北則人

心不應而喪朋矣，不順故也。此可驗之于人者也。內驗之心，外驗之人，順不順之相去如此，故有健德之君子，必能安心安意，爲牝馬之貞則吉也。此聖人教人以求復其順之要道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一節正釋伏羲所以設坤卦之義。言坤德體物之極其至，卽正文王之所謂元也。坤元者，卽坤卽元也。蓋以心之順言則謂之坤，以心之大言則謂之元，其實則心之順卽心之大，在心非有二也。故

孔子言坤之德即直謂之坤元也乾爲元坤亦爲元何也蓋坤者順也謂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元者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心之德自然能健健之德亦自然能順在心非有二也伏羲畫卦所以必畫爲兩卦以明之者欲人之各作一翻體認也至孔子贊易則恐人不知其實而誤以乾坤爲兩事也故即以文王之所謂元者切釋兩卦之名義就乾而指其本體曰乾元言乾即元也就坤而指其本體曰坤元言坤即元也此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坤兩卦之本義也至哉者言是坤元之心體物能極其至也萬物資生指地言之其實指心言之此正以地之承天之事況言心之順以行健之事也蓋資始者自無而有之義也資生者既有是物而遂能使之遂其生之義也以天地言之本無是物而今有是物者天之爲也既有是物而遂能使之各遂其生者地之爲也若非地之順以承天則雖有是物而將不能使之各遂其生矣是萬物資生正地之順以承天之功用也以心言之本無是事而今有是事者健之爲也既有是事而遂能體之曲盡其分者順之爲也若非心之順以行健則雖有是事而將不能體之曲盡其分矣是萬事因心而得其理正心之順以行健之功用也以此而言是心之以順而成其健即正如地之以順承天然也此節之義專以明坤德體物之極其至是正伏羲畫卦所以必以坤爲第二卦之本義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此一節亦正釋伏羲所以設坤卦之義言坤德自然之用即正文王之所謂亨也坤順也坤厚即坤元也變元稱厚者以心之大言謂之元以心之仁言謂之厚也坤厚載物者言以此順厚之心曲體乎物即正所以承載乎物即中庸博厚載物之義也无疆指地言之合无疆即中庸博厚配地之義也含宏光大即指坤厚之心言之不淺露之謂含不狹隘之謂宏無私之謂光無物我界限之謂大連言之者正見坤厚之心體如此此亨德所以能

流行者也。品物咸亨。指地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以如是之心。曲體乎物。故物理物情。皆得旁通曲鬯。即如地之生物。而品物咸亨然也。此節之義。專以明坤之德。亦實爲天下至通之理之所從出。是亦伏羲設卦。所以必以坤爲第二卦之本義也。

謹按乾坤兩彖傳。皆相對立文。至哉坤元。與大哉乾元相對。品物咸亨。與品物流形相對。柔順利貞與乃利貞相對。獨乾傳有大明終始一節。正言以元亨行健之事。此傳無之者。蓋人心之健順。其本

體本不相離。人以元亨行健。與以元亨行順。其功夫亦不能分爲兩事。乾傳言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即正言人之心純乎元亨。則健順之用。自然各當其位。是併坤卦之義。已豫言之矣。故此傳不須複說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釋經文利牝馬之貞之義也。地類。釋牝字之義。順之象也。行地无疆。釋馬字之義。健之象也。牝馬二字。合併取象。正健順合德之象也。柔順利貞。順之貞也。以有健德之君子行之。是亦健順合德之貞也。此正釋經文利牝馬之貞。所以爲健順合德之義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一節就經文逐句釋之。皆爲有健德之君子。反復開示之辭也。常。常道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言有健德之君子。一有成心而先。則心已失其道矣。失道故迷也。必後而順。乃得其常道。得其

常道。故得主也。西南所以得朋者。西南之道。乃與類行之道也。然則言西南不言東北可也。復言東北喪朋者。蓋必知東北喪朋之害。斷斷不爲東北。乃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信如是。則必能安心安意。爲牝馬之貞。與地之承天之道相應矣。此安貞之所以吉也。

謹按此傳東北喪朋二句。舊說多以喪朋爲有慶之道。于文法甚順。惟詳全經之中。言西南東北與言西言南言東者共九卦。凡西南皆順之象。凡東

北皆不順之象順則利不順則害無卦不然不應此卦專明順德乃反以東北之道爲有慶之道也又詳孔子作傳文法甚變化亦不似後人文法之拘學者于此必須見其大意又證以全經義例則聖人之意可見固未可望文生解而爲之說也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大易一書爲四子之學之所自出今以中庸證之義尤明顯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卽中庸所謂誠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自然能健故孔

子釋乾之名義而謂之乾元言元則健也卽中庸至誠無息之義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自然能順故孔子釋坤之名義而謂之坤元言元則順也卽中庸誠能體物之義也且人有是乾元之心則天下事物條條件件無不從此而起故孔子以萬物資始言之卽中庸不誠無物之義也人有是坤元之心則天下事物無不體之曲盡而各得其理故孔子以萬物資生言之卽中庸誠能成物之義也又易之教統于元亨中庸之教統于誠明元者大也卽中庸所謂誠也亨者明也卽中庸所謂明也今此兩傳釋元亨之義乾德之亨出于乾元坤德之亨出于坤元是皆以心之本體言之因元而亨之義也卽中庸自誠明謂之性之義也此後各卦卦辭則多以亨爲教欲人用力于亨則元德自復是皆爲學者言之由亨而進于元之義也卽中庸自明誠謂之教之義也凡此皆易之大義與中庸大義無不若合符節如此此大易一書所以爲三聖人垂教萬世之書而千古正學之所自出

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下六爻皆承卦辭之義而詳言之專爲有健德之君子立教此第一爻言心之不順之幾不可不謹之于微而愼之于始也霜與冰皆人心不順之象也蓋人心之用本以利物至于不順則不能利物而反以害物天地之氣本以生物至于霜冰則不能生物而反以殺物二者之事正同故以霜與冰象人心之不順也履霜者以象不順之念之始

尙微堅冰至者以象不順之念之終必鉅也言有健德之君子其心本以利物也然其行健之心一出之以專必而不體物情則利物之心反以害物矣如是之事其始雖微而其終必鉅正如今日履霜轉瞬而堅冰卽至是不可以不懼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此傳解經與乾初爻傳用意略同皆卽卦象之說以釋爻辭之義也蓋陽者天之氣也健之象也陽在下者以陽之在下象人之健德未當施用之時

也陰者地之氣也順之象也陰凝者以陰之凝滯象人之順德不能流行之事也霜與冰皆地氣所化故以陰言之又皆凝結而成故以陰凝言之蓋陰卽順之象陰凝卽順德不行之象也馴致猶漸致也此傳之義言人心不順之幾常始于甚微而終于甚鉅其道皆由漸致故有健德之君子于其心之不順之幾不可不謹之于微而愼之于始也

謹按此爻舊說有扶陽抑陰之說求之本爻經傳與全經全傳之義例實無其義其故何也蓋後儒說易無一卦一爻不以陰陽言之者此後儒意中之陰陽非孔子彖象傳中之陰陽也在彖象傳中言陰陽則只是卦象陽只是乾之象以象人心之健陰只是坤之象以象人心之順只此一義更無別義故于陰陽並無分淑慝之義觀于全經彖傳于剛柔則卦卦言之者剛柔卽健順也是心之德也故卦卦言之也于陰陽則惟于泰否兩傳言之此外六十二卦傳中無一字及之者蓋陰陽只是卦象與雷風水火山澤一例本非聖人之意之所

重也全經象傳言剛柔者十四爻陰陽則惟于乾坤兩初爻傳及之此外三百八十二爻傳亦無一字及之者亦不重陰陽之義也據此則陰陽只是卦象聖人作易本無與于陰陽之事又何扶陽抑陰之有乎

又諸儒說易所以于陰陽有淑慝之說者蓋始于泰否兩彖傳言陰陽言剛柔健順又言君子小人其意以陽象君子陰象小人故于陰陽有淑慝之說也不知易言君子小人皆非正言君子小人乃

取象之辭也君子卽有健德之人之象小人卽有順德之人之象也泰否兩傳言陰陽亦非正言陰陽陰陽卽健順之象也以泰卦言之卦辭言處泰之道惟在于小往大來小卽順也大卽健也往者不爲主于內之義來者爲主于內之義也小往大來吉者言處泰之道不主于順而主于健則吉也泰傳之文繁而不殺皆以正釋此義非有別義內陽外陰者陽爲主陰不爲主之義也此以健順之象言之也內健外順者健爲主順不爲主之義也

此正以心德言之也內君子外小人者君子道爲主小人道不爲主之義也此以健順之道言之也以上三句連言之者疊文見義非實有異也道消道長亦非邪正盛衰之義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消長卽以用健用順有分數多寡之事言之君子道長者言當泰之時當多用健也小人道消者言當泰之時當少用順也凡此皆以正釋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也否卦傳中言剛柔卽健順之義其言陰陽內外君子小人消長之義並與泰傳同而其言正相反者蓋當否之時卽當多用順少用健亦正以釋卦辭大往小來之義也以此通之全經全傳之君子小人與復姤臨遯夬剝各卦傳中剛長柔長之義並同此例更無別義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所謂剛柔卽健順也陰陽卽健順之象也君子小人卽有健德有順德之人之象也剛柔消長卽用健用順隨時消息之義也此易之全經全傳之通例也後儒不知此義故于經文中君子小人卽皆以邪正言

之于傳中剛柔消長之義卽皆以邪正盛衰之事言之于陰陽亦以淑慝言之是皆後儒之誤說也至此爻傳中陰始凝句亦只是卦象之說並無別義蓋陰卽順之象陰凝卽順德不行之象病在凝字不在陰字也此通之全經全傳之義例無不合者故知此爻經傳並無扶陽抑陰之義也

六二句直句方句大句不習句无不利

此正言順以行健之功爲順與健一時並到之事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直者徑遂無撓曲之義也

方者有界限不模糊之義也大者剛健之義也經文凡言大皆剛健之義凡言小皆柔順之義詳見易例不習指易知簡能之本體言之卽孟子不學不慮之義也此爻之義言所謂順者乃健之順也非健外別一事也人之用順亦謂其健之順也非不健而可謂之順也故順之發用皆直心而出其用甚直非以有所阿徇爲順也著落于物界限分明其體甚方非以依違兩可爲順也達之事變不屈不息其力甚健非以優柔選輭爲順也惟欲直

方大之流行隨時隨事皆必有以全其不學不慮之本體不雜以後起之私則健順合矣以是施之于事无不利也此順以行健之眞功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動發動也言順之用也地道猶言順德順以行健地以承天一也故以地道言之光者光明之義言無私也此傳之義言六二一爻明順德之用所以言直言方又言不習无不利者正謂順以行健之心必如是乃爲光明也言此正見人之用順若有不直不方或雜以後起之作用是皆心體之不光不可謂之順也

六三含章句可貞句或從王事句无成句有終

此專爲健而不順之人設便門之義欲其明于去病之方也含章與姤五爻同義含藏也猶晦也章明也謂心之明卽傳文所謂知也含章之義言人之心常欲收斂在內含其明不露其明卽中庸闇然之義也可貞與无妄四爻同義貞固也可貞之義言人之做事皆欲用其常道可以貞固守之者

卽中庸庸言庸行之義也或從王事无成與訟三爻同義或語辭猶若也從由也猶用也王者健之之象也人之心以健爲主有似于王故以王象之經文凡言王皆此義詳見易例從王事謂用健德以做事也无成謂無成心也有終與謙卦有終同義言功夫能久不懈于終也此爻之義言人有健德而不順皆揚才露己之意害之也又好高求異之心害之也故欲求進于順者心必欲其含章斂于內不燿于外也事必爲其可貞守其常不爲其

異也隨時隨事常必用力于此則心之不順之病可漸去矣至有時關繫民物必須用健德以做事者用健之道則惟在掃除意見去其成心又持之以永久而能有終則庶乎日進于順矣凡此皆健而不順之人所以求進于順之便門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同智光大與彖傳光大同義經文無剛柔字有大小字故大小卽爲剛柔之義傳文有剛柔字有大小字故大小不爲剛柔之義詳見易例以時發

言含章可貞之事非意專于不發也當發而發發以時也知光大言從王事而无成正其智之光大若有成心之智終不光不大也

六四括囊句无咎无譽

此卽三爻含章可貞之義而究言之也括結也括囊者愼密之至如結囊口而不出也承上言含章可貞之功愼之又愼有如括囊則其功至矣如是則事事順理合乎人心故无咎之者以無炫露好異之處故亦無譽之者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愼不害言心之愼密如此庶能不害于道也

六五黃裳句元吉

此示人以中德爲順之事因發元吉之義以明坤元之義之重也黃中色以象心之未發之中裳下服卑下之義卽順之象也黃裳者以黃爲裳卽以中德爲順之象也元卽卦辭所謂元也此爻之義對後世義外之學看蓋世人之學倚外見爲主其心以爲事物之理合當如此我卽順而行之是亦

順也然如是之順特出于外見之順非順之正也順必出于本體之中乃爲順之正故惟有元德則吉蓋有元德則自然之順皆出于心之本體是能以中德爲順者也故于成己成物之事爲吉也按此與離二爻黃離元吉正同一義當互參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者心之發現于外之條理也中指五爻言五居上體之中故謂之中其實指心之本體言之卽中庸未發之中之義也文在中正釋元吉之義言人

有元德則其外現之爻皆出于心之本體是能以
中德爲順者也故于坤之義爲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此一卦之終復卽初爻堅冰之事極言之以著戒卽卦辭東北喪朋之尤甚者也龍卽乾卦之所謂龍有健德之人之象也戰交鬬也野卽同人于野之野心空廓無私之象也血傷害也元天之色黃地之色血元黃謂傷害及于天地民物也言世之有健德之人皆正人也皆龍也又皆志在民物不

在身家自信其心之無私如野者也然以不能柔順之故則不惟與異類不合與同類亦不合同爲有健德之人至于因事而交鬬是龍戰也各自謂無私如野而不免于戰是龍戰于野也戰而不已務求必勝害遂及于天地民物其血元黃矣推求其故欲行其健心本無他惟以有成心有意必之故其害遂至于此然則健而不順之害可勝言哉然則履霜之戒何可不謹之于微而愼之于始也哉按此如宋之洛蜀分黨同爲正人君子而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入其後爲小人所乘害遂及于民物卽此爻之事也卦辭言喪朋亦正指同德之朋言之觀于此則益見端人正士心本無他一有不順之病而不能自克則其害遂至于此故有健德之君子不可不引爲切戒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窮對卦辭亨字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言有健德之人各存成見不出于心之至通之理故至于戰是皆由其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卽用順也用健之道惟恐健中有病故發元首之義健而能順則無病矣故用順之道更無他義惟欲永貞其順長無不順而已此卽卦辭利牝馬之貞之義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卽卦辭所謂元也順出于元是之謂大出于元而永貞是爲以大終也

謹按健順在人本無二心順以行健亦非兩事伏

義畫卦不能不畫爲兩卦者蓋欲人各作一翻體認也至文王逐卦詳說人事則決無分健順爲兩事之理故乾卦經文就健說健實暗包順德在內曰元亨曰見大人曰惕厲曰或躍曰亢龍有悔曰无首吉是皆就健說健欲其爲能順之健不爲不能順之健之義也坤卦經文就順說順實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曰元亨曰利牝馬之貞曰後得主曰利西南曰不習曰无成曰括囊曰黃裳曰利永貞是皆正告有健德之人必當如是以求進于順

也曰先迷曰東北喪朋曰履霜堅冰曰龍戰是皆著健而不順之害切示有健德之人必當以是爲戒也蓋順以行健聖人教人只此一事全經所陳處處不離此義故乾坤兩卦實爲八〻易之總綱學者于此兩卦之義體認分明則于六十二卦之義一以貫之矣

又按易之一書言及剛健即多戒辭如乾卦言惕厲言亢龍言无首皆防健之有病之辭也言及柔順則無戒辭如坤卦言東北言堅冰言龍戰仍是防健之有病之辭非防順之有病之辭其故何也蓋健者人之本心也順即健之本體也健而不順即健之病故戒之健而能順則無病矣故不須戒也大抵人在世上必有健德始爲有用之人而常患其不順故聖人作易亦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千言萬語皆欲其順以行健使民人陰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

周易通義卷之一

周易通義卷之二　任邱[illegible]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 震下坎上

屯句元句亨句利貞句勿用有攸往句利建侯

屯者後聖所重六畫卦之卦名也易之教始于伏羲之八卦伏羲生上古之世始畫八卦以教世其意專以指言心德欲人有以復其健順之德而已所以畫爲八卦者非有加于乾坤兩卦之外也正欲詳言健順之用也蓋震之動坎之險艮之止

三者皆健之用巽之入離之明兌之說三者皆順之用也畫爲八卦正欲人于八者之實皆有以心體而力行之則庶于六子之用無不盡自更于健順之用無不盡也此伏羲所以畫卦之本義也後世聖人又必重之爲六十四卦者亦非有加于八卦之外也正欲詳言八卦之德之用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八者之德有剛有柔則其在于人事莫不各有其發用之時與其所主治之事故後聖重卦卽皆以其致用之實地言之重卦之序先以八卦自相重乃以八卦互相重其于八卦自重之卦皆必仍其原名者純卦之義猶伏羲指言心德之本義也其于八卦互重之卦則皆自命之名卦名所指卽專以成己成物之事關繫最重者言之如屯以下五十六卦之卦名是也其各卦所以命名之義則仍以兩體中八卦之德爲主如坎與艮相重而爲蒙以其德爲險而止之德也險而止之德足以發蒙故名其卦爲蒙也坎與乾相重而爲訟以其德爲險而健之德也險而健之德足以處

訟故名其卦爲訟也五十六卦命名之義無不如此以是爲教蓋欲人于八者之德皆必體之于人倫日用之實境以求其致用之實則庶于八者之用無不盡自更于健順之用無不盡也此後聖所以重卦之本義也據此是伏羲畫卦所以明其體後聖重卦所以達其用體用相資以成其爲成己成物之實學此前聖後聖所以遞相述作以教萬世無窮之意也此卦名屯者屯難也是天下多難之時也聖人以屯難之時人之所以經綸之道或

得或失關繫于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屯者。卦之兩體。內震外坎。其德爲動而險。動者心之動也。謂心之遇事奮發出于不容已之誠心。而其力甚健者也。險者心之險也。謂心之德能練于人情事變之險也。屯難之時。非動德不足以任之。非險德不足以濟之。惟如此卦之德動與險合併爲一。乃足以盡屯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屯也。文王繫易于八卦自重之卦。則以心德發用之事言之。以明八卦之本義。于八卦互

重之卦。則以各卦當盡之人事言之。以明重卦之本義。此經文之通例。此一經爲屯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濟屯之道。當如是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卦辭同義。乾坤以下卦辭具元亨利貞之文者五卦。曰屯曰隨曰臨曰无妄曰革。皆于成己成物之事關繫最重之卦也。在此卦則時方多難。必體之以萬物一體之心。乃能體之親。必處之以人心至通之理。乃能處之當。故濟屯之道。必當主于元亨也。如是之心。又必一于是而不變。乃能以不息之誠究其所事。故以元亨濟屯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濟屯之道至此已無不盡。其復有勿用以下之兩言者。蓋就以剛德濟難之時。人所易犯之病。爲之設戒之辭也。勿用有攸往者。言只當守元亨之正。不可用私智而有所往也。侯者心之順德之象也。侯之取象。與王當對看。王與侯皆爲政令之所自出。有似于心。故皆以象人之心。王專制有健之象。故以象心之健。侯奉法有順之象。故以象心之順。經文凡言王侯。皆此義。詳見易例。利建侯。謂當建立此

心之順德也。蓋當屯難之時。惟恐其急功而用私智。故戒之以勿用有攸往。又恐其剛德用事。不能柔順體物。故告之以利建侯。不用私智。則一于正矣。又能柔順體物。則于元亨之用。益能體之無不盡矣。凡此皆所以濟屯之要道也。

謹按重卦之聖人。在各家本無定說。有謂神農重卦者。有謂夏禹重卦者。有謂文王重卦者。亦有謂伏羲畫卦。即自重之者。今欲定爲何時所重。既皆不可考矣。惟唐孔氏據繫辭說卦之文。反復辨論

定爲伏羲自重其說實未是蓋伏羲畫八卦專以象心之德其畫卦之意以奇畫象心之健以偶畫象心之順以奇偶之純者象乾坤以奇偶之交者象六子又六子之中惟震巽之德發用最早故交在初爻坎離之德功用最盛故交在中爻艮兌之德火候最足故交在上爻當時八卦既成則八卦之形象與八卦之名義顯而易明人人可以覩象而知其意是皆無待于文字訓詁而後明者是正上古文字未興之時之事也至其重爲六十四卦

則卦名所指之人事既有多端決不能但觀卦象即知其意當時既有重卦即須逐卦而定其名又須逐卦而訓釋其義是必待于文字訓詁而後明者是乃中古以後文字既興之時之事也據此是伏羲之時正以文字未興不能以語言文字教人故只畫八卦欲人之易曉若重卦則自是文字既興之時後聖重之用以發明伏羲未畫之義此爲得其實也故今不用伏羲重卦之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屯之義也剛柔即健順也然此不言健順言剛柔者蓋乾之德爲健坤之德爲順六子之德各有主名實皆健順之用也彖傳釋經有卦德卦體兩例故于乾坤本卦之健順則稱健順于八卦統同之健順則稱剛柔欲其言之晰也剛柔始交謂震也以卦畫言之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惟震巽交在初爻震又爲剛交于柔在巽之先故震爲始交以人心言之剛柔靜時不交發用乃交心之發用惟動德

發用最早故震爲始交也難即險也難生謂坎也合卦之兩體言之在內之動德發用而在外之險難方生是屯之時也故卦名屯也

謹按學者學易惟當以孔子之彖傳小象傳爲主則大意分明後儒似是之說不得而亂之是爲學易之至要如宋儒先天太極之說其言伏羲畫卦次序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學者觀之既皆沿爲定說矣今觀此傳剛柔始交四字指下體之震言之則于伏羲畫卦之序是何

等分明蓋此傳始交之文專指下體之震卦言是正三畫之卦也是正伏羲所畫之卦也非文王之卦也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此傳以震爲始交是以乾坤兩卦純剛純柔爲未交也是乾坤兩卦皆當在震之前之明證也且震爲始交者交在初爻也交在初爻之卦爲始交是坎離兩卦交在中爻艮兌兩卦交在三爻皆當在震之後之明證也又震巽兩卦皆交在初爻而始交之義不于巽發之專于震發之是又剛先于柔巽卦當在震卦之後之明證也據此是伏羲畫卦之序其爲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無疑義也夫以彖傳之文于畫卦之序未嘗屑屑言之而無心流露之文其義例分明如此則後儒揣摩想像之說亦可以稍息矣且觀于此則自漢以來一切象數之說凡爲彖傳小象傳之所不及者亦皆可存而不論矣此學者學易之準繩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以卦德釋卦辭元亨利貞之義也動者震之德也險者坎之德也然坎之險則有二義有專指心德言之者亦有兼外境之險言之者此卦震在內坎在外傳言動乎險中者取外險之義也大即卦辭所謂元也此傳之義言屯之時爲動乎險中之時是正以剛德濟險舉世民物仰命于一人之時也惟恐其濟險之心不大不亨不貞不足以立民物之命故經言濟險之道必貴于大亨貞也

謹按此卦之德爲動而險之德此卦之時爲以動而險之德濟險之時此證以全經義例無可疑者然此傳之文則只言動乎險中不言以險德濟險之義此等處最宜善會蓋坎爲險德專指心德而言之者是坎與七卦之所同也坎在重卦之中又兼以象外境之險是坎之一卦之所獨也此卦名屯則外險之義不可不與提明若不提明外險之義則卦之名屯竟不知是何事矣此傳之義因欲發明以剛德濟險不可不大亨貞之義故于兩體之德只舉其一險即以外險言之此正聖人立文

活變處也。聖人之意。亦以險爲心德。于各卦傳中已詳言之。義可互明。故此從省。非竟謂此卦命名之義。專取動之德。不取險之德也。此外各卦彖傳于坎取外險之義者。凡三卦。惟解卦一傳。于心德外險兩義。皆備言之。其需卦傳。則只言險在前。剛健而不陷。蹇卦傳。則只言險在前。見險而能止。兩卦之險。皆專以外險言之。不兼及險爲心德之義。皆與此傳同一例也。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此卦卦辭。元亨利貞之文。其義甚大。此傳只

以大亨貞三字括之。不詳釋其義者。以其義已見于乾之彖傳故也。此外隨之彖傳。亦言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彖傳。皆言大亨以正。皆不詳釋其義。亦以見于乾之彖傳故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辭利建侯之義也。雷。震之象。雨。坎之象也。造。與乾五爻傳大人造。造字同義。生成之之義也。草昧者。雜亂冥昧之義。指物之生而未遂。形質未分者言之。言此。正見屯之時。險難之事待人經理。亦如是之雜亂而冥昧也。不寧。指心之震動言之。卽動乎險中之動德也。此節之義。言動乎險中者。健德也。今必欲建侯用順何也。蓋屯之時。險難之事。待人經理。與物之草昧之有待于生成無異。觀于雷雨之動。天之健也。雷雨一動而生意滿盈于天地之間。無一物之不到者。惟其健之順也。是天之所以造草昧者然也。今欲法天濟屯。豈有別法。亦惟建立此心之順德。以行其震動不自安逸之健德而已。此經所以言利建侯也。

謹按彖傳釋經。不外卦德卦體卦象三義。所謂卦德。卽健順以下八者之德是也。所謂卦體。卽剛柔中正之類是也。所謂卦象。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是也。其實聖人之意。則專以心德爲重。卦德。固心之德也。卦體之剛柔中正。亦心之德也。惟卦德以三畫卦之德言之。卦體以六畫卦之大體言之。其在人心。則非有二也。至卦象之說。則有二例。有專以象心之德者。如此傳之雷雨。卽以象其動而險之德也。噬嗑傳之雷電。卽以象其動而明之

德也此外如咸之二氣相與恆之雷風相與晉之明出地上明夷之明入地中解之雷雨作亦皆以象心之德與此傳並同一例此易之正例也亦有不象心德而另發一義者如泰否之天地交天地不交專以象泰否之時睽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專以象睽之時革之水火相息專以象革之時此數傳不取心德之象為易之變例然此數卦之卦象雖另發一義而所以處泰之道則仍在于內健而外順處否之道仍在于內柔而外剛處睽之道

仍在于說麗乎明處革之道仍在于文明以說是此數卦之義亦仍以心德為主此又彖傳之通例也以上俱詳易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濟屯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再復重申卦辭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之義以明此義之重也磐桓不進之貌居謂心所存主處也貞正也即卦辭利貞之貞貞之實指元亨言之元亨即心之正也蓋人當屯難之時欲進而不能進則磐桓磐桓之時易生私智生私智即非正矣故言利居貞者言欲心所存主之地一于正也當是之時只憑剛德做事亦恐不能柔順體物故又言利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謂專心一意主于元亨之正也此釋居貞之義貴上之人賤下之人下賤謂能體下之情也體下情則得民是濟屯之根本此所以利建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句乘馬班如句匪寇婚媾句女子貞句

不字句十年乃字

此言建侯用順之心亦須自元德出也屯難也如語辭屯如難之盛也邅邅迴也邅如難行不進之貌即初爻磐桓之義也馬者健行之物剛之象也乘馬即傳內乘剛之義謂乘剛德欲有所為也班如班旋不進也寇賊寇婚媾婚姻也女子柔順之象也女子貞與各卦言女貞婦貞同義謂一意專用柔順貞固而不變也易凡言婦女皆取柔順之義詳見易例字愛也即元之施也不字謂時方多

難不得行吾愛也十年即承女子貞之義言之言用順之心久而不變至十年也乃字謂難必可濟終得行吾愛也此爻之義言當屯難方盛之時欲進而不能進則邅如乘剛欲進而仍不能進則班如當是之時若不以元德爲心則視此爲難之人皆寇矣若果以元德爲心則知此爲難之人各有不得已之情各處于不得不然之勢原其初心皆非寇也皆吾之婚媾也在我所以經綸之道則惟在一意專用柔順而已惟在守女子之貞始終不

變而已信如是雖一時屯難方殷不得行吾之愛至于十年事皆就理必得行吾愛矣此可見建侯用順之心亦必以元德爲本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難謂六二一爻言濟難之道也此與坤二爻傳六二之動文法正同乘剛正釋乘馬之義此卦動德發用即剛也憑剛德做事即乘剛也反復也常常道也言六二一爻言濟難之道所以必及于女子貞者蓋以乘剛濟難不可不用柔也用柔則雖一時不能遂字至于十年無不字者是乃反其常道也按此傳不出女子貞之文實正釋女子貞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五爻傳並同

謹按此傳乘剛舊說以六二乘初九之剛爲說證以豫五爻乘四爻之剛噬嗑二爻乘初爻之剛困三爻乘二爻之剛震二爻乘初爻之剛象傳中五言乘剛其下一爻適皆爲剛爻其言似可信矣然求之經傳本旨實皆未是蓋彖傳言卦體乃合上

下數爻言之象傳中無此例也文王繫爻辭本只平說人事不以爻位分優劣至孔子作象傳乃有借爻位爲指點之辭如位當位不當之類者然亦只就本爻爲說從無合上下爻爲說者此象傳之通例也況此卦爻辭言乘馬傳即以乘剛釋之義本明顯蓋因此卦爲剛德用事之時言馬言剛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推之豫噬嗑震三卦皆動德用事困卦險德用事其言乘剛亦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觀于此卦

三言乘馬。六四與六三相比。無剛可乘。亦言乘馬。則馬不指下爻言。剛亦不指下爻言。益可見矣。故今不用舊說。詳見易例。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句不如舍句往吝

此再卽卦辭勿用有攸往之義。貞切言之以示戒之辭也。卽就也。卽鹿猶言逐鹿。有所欲而逐之之辭也。虞掌山澤之官也。君子。有健德之人。卽指動乎險中者言之。幾卽知幾之義。謂見微而知著也。

舍。舍此鹿也。往。卽卦辭有攸往之往也。吝羞吝也。言人當屯難之時。一有急功之心。是卽鹿也。急功而用私智。不守正道。是卽鹿而無導引之虞也。如是則鹿不能得。惟有迷罔入于林中而已。是以有健德之君子。惟貴知幾。知幾則不如舍矣。不能舍而往。取吝之道也。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貪功也。言人所以有攸往者。以其有從禽之心故也。君子則必欲舍之而不往者。蓋知往之道乃吝之道。窮之道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句往吉句无不利

此卽三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言濟難之本。惟在能體物情也。婚媾卽二爻之婚媾。指當時民物言之。舉世民物皆婚媾也。求。卽大學心誠求之之求。謂能體其心也。往吉无不利。卽對往吝者言之。欲人之擇所處也。言人當乘馬班如之時。一有急功之心而往。則吝矣。當是之時。盍亦思一世之人。本皆吾之婚媾也。吾但以誠心體之。則于是一世之

人。體之必得其情。治之必得其理。以是而往。豈惟不吝而已。且吉而无不利也。此可見濟難之道。仍在以元亨之心。體物情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卽乾彖傳中明字之義。指心之亨德言之。此傳之義。言求婚媾而往。所以吉而无不利者。蓋其求而往之心。卽出于心德之亨。是卽其本心之明之實用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此爻之義再即用柔用剛之事。而斷其得失。以明
建侯之義之重也。膏即脂膏之膏。體柔而能澤物
之象。以況言人心之柔順。亦能澤及于物也。屯其
膏者言濟屯之道。惟當為其膏也。屯其膏與賁其
趾咸其拇艮其趾。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說詳
易例。小。柔順也。大。剛健也。貞者以為正而固守之
之義也。言濟難之事。惟以膏澤及物為主。故濟屯
之道。惟當為其膏。若此心以柔順為正而固守之。
則膏澤必能及于物而吉。若只以剛健為正而固

守之。則膏澤必不能及于物而凶。此建侯之義之
所以重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此爻所以發屯其膏之義者。蓋恐濟
屯之道不用小而用大。即是此施德于民之心。猶
未進于光明也。按此傳施未光。與噬嗑四爻傳未
光。兌上爻傳未光。晉上爻傳道未光。夬五爻傳中
未光。萃五爻傳志未光。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
說詳易例。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大貞凶之事。極言之。以著
戒也。漣。泣下也。言人乘剛欲進。惟知用剛。不能用
柔。欲以濟屯。終不能濟。有泣血漣如而已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言何可長。欲使用剛之人。鑒于此而一悟也。

謹按後儒說易。有承乘比應之例。此後儒自生之
條例也。其說于各卦六爻。皆作為六樣人看。每一
爻即有一爻之才。有一爻之德。有一爻所居之位

又有相應之爻之應不應。又有相比之爻之善不
善。逐卦逐爻。皆欲以是為說。故于各卦經文。皆不
免輾轉附會為說。而終無了義。其于一卦時義。亦
遂全無歸著矣。如此卦舊說只為有乘剛二字。便
費許多周旋。終無了義。是其明證。不知文王繫爻
辭本只是平說人事。以申卦辭未盡之義。今讀爻
辭。亦只要平看。則六爻之辭皆次第相承。自然與
卦辭之義。皆互相發。如此看。是何等明白。何等簡
易。學者于此看明數卦。則自知後儒自生之例之

不足信矣。以上俱詳易例。

坎下艮上

蒙句亨句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蔽也。正性有蔽未開明之名也。卦名蒙實專指發蒙之事言之。即伊尹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事也。聖人以發蒙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蒙者此卦兩體內坎外艮其德爲險而止險謂心之險也。險者有分限之義也。心之德以險言之者險之

義通內外言之蓋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在外之險也人以其剛中之心更涉于此而各得其本心自有之分限是即心之險也人有險德則所得皆實見非虛見矣。止謂心之止也。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人心之健至于能止則所得皆本然之善無後起之攙雜矣此卦之德險而能止惟此足以盡發蒙之用故名此卦爲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發蒙之道當如是也。蒙亨者謂發蒙之道當主于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

發蒙之事。惟欲明人之本心。故其道當主于亨也。
匪我以下。卽承此義而晰言之。童蒙者。正性未失而未開明之名。卽孟子言赤子之心之義也。正性未失。故謂之童。猶未開明。故謂之蒙也。求。求索也。言教者之教。若不順童蒙之本心以爲教。是教之事起于我。不起于蒙也。是自我而有所求索于童蒙也。若是則兩心必不相應矣。若教者之教。皆順童蒙之本心以爲教。是教之事起于蒙。不起于我也。是卽如童蒙有所求索于我。而我應之也。若

是則兩心必相應矣。知此。則知發蒙之事。皆蒙爲主之事也。非我爲主之事也。非自我而求童蒙之事也。乃自童蒙而求我之事也。此發蒙之道所以當主于亨也。初筮以下。因卽以求我之事。再晰言之。筮者。占決之事。以象人之有求也。人之筮。初則誠。再三則不誠。此言初筮者。以象人之有求之心之一于正者也。再三者。以象人之有求之心之不一于正者也。瀆。亂也。言均之爲求我也。若所求知求能者。不離于正性之事。是初筮也。初筮則告之。以其心之一于正也。若所求知求能者。不在于正性之事。是筮之再三也。再三則彼之心已失其初筮之心而瀆矣。瀆則不告。以其心之不一于正也。總之蒙者之蒙。其受蔽在于正性。則我之發蒙。亦惟務開明其正性。故其道必利于貞。貞卽一于正之義也。一于本心之正。無所攙和夾雜之義也。凡此皆發蒙之道之至要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蒙之義也。說見卦辭注。

山下有險。卽如言艮下有坎。以起下險而止句。非有別義。此如訟卦傳之上剛下險。以起下險而健句。晉卦傳之明出地上。以起下順而麗乎大明句。皆爲起下之辭。非別有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時中。卽中庸時中之義。謂隨時隨事之中。非孟子所謂執一之中也。

以亨行時中者言必有本心至通之理乃可以行時中之教此發蒙之事所以當主于亨也志應謂蒙與我兩心能相應也詳見卦辭注剛中以卦體言則九二爲剛中以人心言則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卽剛也心之本體卽中也剛中謂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出于心之本體者也人有是德則其發蒙之心皆出于心之本體故于初筮則告之于再三則不告也瀆蒙謂蒙爲已瀆之蒙非復童蒙之本然也此所以不告之故也蒙以養正聖功者

言發蒙之事惟以養人之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之本故不可不一于正也此釋利貞之義也

初六發蒙句利用刑人句用說桎梏以往句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發蒙者剛柔相濟之用卽彖傳剛中之義此第一爻言發蒙之道必以先正其法爲最要也刑人桎梏兩句合併取象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梏卽刑也施桎梏于人之身卽刑人也說脫也取象之義卽正指傳內正法之事言之言教人者必先正其法使之有所遵守而不致有所踰越卽如施桎梏之刑于人之身使不得妄有所爲也若不先正其法一味寬縱卽如脫去其桎梏之刑聽其自便也蓋人之爲人正性其所固有食色之性亦人之所不能無者是以發蒙之事必先示之以大經大法之正用以端其服習絕其非心然後可以徐徐充養其正性故其道惟利用刑人若大法不立一味寬柔用脫桎梏之道以往則人無所遵守而易于放逸于養正之道終必無益是乃取吝之道也

謹按此爻利用刑人卽家人卦閑有家悔亡之義用說桎梏以往吝卽婦子嘻嘻終吝之義蓋教人之事皆必以禁于未發爲主乃有成物之實在家在國無二理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謂正其大經大法使之有所遵守如放勳之教以人倫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正言發蒙者剛柔相濟之用卽彖傳剛中之義

也包蒙謂己之德足以包容乎蒙卽中庸足以有容之義也亦卽乾坤兩卦重元德之義也婦者柔順之象也納婦者所娶之婦已在室中之義卽柔順之德貞爲己有之象也子者剛健之象也剛取象子子與鼎初爻取象之義正同彼處之子對妾取象子爲妾所生是剛出于柔之象也此爻之子對婦取象子爲婦所生亦剛出于柔之象也克家謂能有其家也此以納婦所生之子之能有其家況言柔順中所出之剛之能成物也以上婦子之

例俱詳易例此爻之義言發蒙之事出于貞切不容已之心者其剛也其隨時隨事有曲成之用者乃其柔也發蒙之事以剛爲本以柔爲用二者不可相離故必有包蒙之德則吉蓋能包蒙則有自然之健亦有自然之順是柔順之德與剛爲一能納婦者也惟能納婦故吉也信如是則柔有柔之用因柔生剛剛亦有剛之用矣是卽如納婦者有婦之用因婦生子而子復克家是子亦有子之用也此可見剛柔相濟用自不窮此包蒙之所以吉納婦之所以吉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接猶遇也剛柔接卽姤卦彖傳柔遇剛之義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此爻之義卽承二爻之義而反復發明之以明中德爲重之義也取女之象與納婦當對看婦者已成婦之辭也女者未成婦之辭也納婦者婦已在室中是柔順之德貞爲己有之象也取女者女未在室中是柔順之德未貞爲己有之象也金夫亦

取象之辭也金性從革是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夫者剛健之象也全經之中言金言夫皆此義詳見易例此爻金夫二字合併取象則是有剛健之德又能變易以從道者卽彖傳剛中之義也亦卽二爻包蒙納婦之事也不有躬謂不能實有其德于身也承上言包蒙者有剛健之德而自能柔順柔卽剛之柔也柔卽吾心所自有也是納婦者也若柔順之用不生于心而襲之于外是取女者也取女之事不可用也其故何也蓋成物之本惟在

一心。包蒙者利物之心。不屈不息。是其剛也。是夫之德也。體物之用。變化從時。是其柔也。是金之用也。若其變化從時之用。常必出于不屈不息之誠心。則體用爲一。剛柔合矣。是金夫之事也。是人之所以成物之本也。取女者見金夫之事。不能實有其德于身。而但襲其迹于外。則于發蒙之事。體之不覩。致之無本。終無成物之實。于物無所利也。此取女之事。所以不可用也。此剛中之德之所以重也。

謹按取女一也。咸之卦辭言取女吉。此爻與姤之卦辭。則言勿用取女。何也。蓋咸之卦辭。前無所承之辭也。取女之象。卽有剛健之德。能用柔順之義也。此爻取女。則承二爻納婦之象而斷言之之辭也。姤之取女。亦承上女壯之象而斷言之之辭也。又經文中有同一象。而利不利各明一義者。如涉大川一象。有言利涉大川者。有言不利涉大川者。君子貞一象。有言利君子貞者。有言不利君子貞者。皆與此同一例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行不順。謂其貌爲柔順。行實不順。是無身教之實也。

謹按象數義理。爲向來說易之兩派。漢儒言象數。皆先有所據八卦之象之定本。其本與今所傳說卦傳中乾爲天以下八節。大同小異。故于經文中有是象。而卦之兩體無是卦者。則必求之互體。求之卦變。求之爻變。求之旁通。期于有是象則必有是卦而後已。竊意聖人繫易。若必于卦之六畫。掀

翻變易數四。而後成一象。聖人之意。不太勞乎。又漢儒說象。惟求與卦體符合而已。其于聖人所以設象垂教之義。則無一字及之。然則聖人所以無端設此多象而筆之書者。欲何爲乎。此自漢以來凡以象數言易諸家之蔽也。至魏王輔嗣。始掃漢儒之象數。歸之于人事。宋儒因之。專明義理。其于易學爲有功矣。然于經文設象之處。又多不知是象。而直以實事言之。今考其書。所知爲象者。皆馬牛羊豕之類也。其于經文中以人事取象之處。卻

納婦取女建侯行師見大人涉大川之類者則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事于畜牝牛既知爲象矣于畜臣妾則不知爲象以爲此爻之義惟宜于畜臣妾也于卦名之井鼎既知爲象矣于卦名之歸妹旅則不知爲象以爲聖人專爲嫁女之事設一卦也又專爲行旅之事設一卦也其于此卦經文見納婦則以爲正言納婦見取女則以爲正言取女金夫二字不得其解則直以秋胡之事當之不思聖人作易以垂教萬世若于歸妹行旅之事

皆須特設一卦以教之則豈六十四卦之所能盡乎若于納婦取女之事皆須頻頻見于各卦之中以爲之教誡則又豈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能盡乎然則聖人之教萬世若是其無本末輕重之辨乎此又自魏王氏以後凡以義理言易諸家之蔽也夫以漢宋以來說易諸儒皆當世所謂通儒其于易又皆用力之勤如彼然于聖人設象之義皆莫能明者其故何哉皆以不審于乾坤兩卦之義之故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乾即心之健

也坤即心之順也六子皆健順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皆人之成己成物之實事也其貫乎五十六卦之中者皆乾坤皆健順也今以是求之全經設象之義或以象心之健或以象心之順或以象人之不健不順隨時發病之心或以象人之求健求順隨時應盡之人事舍是四者無餘事矣以是求之尙何取象之義之不可明乎亦豈有一卦一爻待于強說者乎以此卦言之婦與女皆柔順之象也納婦者柔順之德眞爲己有之象也取女

者柔順之德未爲己有之象也夫者剛健之象也金者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子連納婦爲象則剛出于柔之象也以是通之全經言婦者七言女者十未有不爲柔順之象者言夫者七未有不爲剛健之象者言金者五未有不爲變易從道之象者又勿用取女與姤之勿用取女同義子連納婦取象與鼎初爻子連得妾取象者同義以是求之豈有一卦一爻之不合乎亦豈有一卦一爻之義待于輾轉遷就以爲之說者乎觀于此則益知乾坤

兩卦果爲直指心德言之信爲賅貫全經之總義矣夫以自漢以來諸儒言易其于乾坤兩卦未有直以心之健順爲說者今始發之欲以明三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故輒即經文取象之義再爲反復言之以待學易者之一致思焉

六四困蒙吝

此爻及五爻再以申言卦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此爻所言即我求童蒙之事也言己無金夫之德而但多爲條教以求索于蒙是適以困苦

夫蒙者也是可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與鼎五爻傳中以爲實實字同義謂實際也此言遠實以無亨德言之謂無所以發蒙之實際也

六五童蒙吉

此爻所言即童蒙求我之事也言彼困蒙者欲以發蒙適以困蒙則人將因是而失其童蒙之本性矣故發蒙之道必使人不失其本性則吉此言童蒙吉者正謂吾發蒙之道必使不失其童蒙之本性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謂只順童蒙之本性以養之則自然柔巽而易入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此一卦之終言能剛而不能柔者必當自治其心以爲成物之本即以終言二爻包蒙納婦之義也擊蒙謂以剛治蒙如洪範所謂剛克之事者禦猶止也爲寇之寇以害于蒙言之禦寇之寇以害于

心言之利禦寇與漸三爻利禦寇同義謂當自禦其心之寇也言發蒙之事有不得已而以剛治之者是擊蒙之事亦事之所必有也然有包蒙之心爲擊蒙之事則蒙受其益矣若無包蒙之心爲擊蒙之事則蒙不受益而反受其害是爲蒙之寇也其所以爲蒙之寇者何也由其心剛而不柔健而不順先有害吾心之寇故也當是之時惟當一主于亨求所以禦止其心之寇庶于發蒙之事乃爲利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下與剝三爻傳上下字一例上卽剛下卽柔也。人心之用剛則亢上柔則虛下故剛柔以上下言之順柔順也上下順謂剛柔之用渾合爲一進于柔順也按此言上下順卽剝三爻傳失上下之義亦卽本卦二爻傳剛柔接之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二

周易通義卷之三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任邱邊廷英學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句光亨貞吉句利涉大川

需須也從容詳慎之義也卦名需專指濟險之事言之蓋世之險難非剛不濟以剛濟險不患其不能任之爲己事也惟患任之過銳少從容詳慎之意則不能順時勢體人情于濟險之事終必無濟故濟令之道惟貴于需聖人以需之時義關繫于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需者此卦兩體內乾外坎其德爲健而險健者有不容已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險而得其自然之分限之義也人有健德則力足以濟險有險德則熟透于人情事變之分限無違時舉事之病聖人以爲有此卦之德則庶乎其能需矣故名此卦爲需卦辭之義則正言需以濟險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孚信也有孚言有必然之信也易于示人最

要之關鍵。多以有孚言之言。必如是則吉。不如是則不吉。是有必然之信者也。易凡言有孚。皆此義。詳見易例。此言有孚。即指下光亨貞言之。光者。心體光明無私之義也。亨者。心理通明之義也。貞者。心之定力。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光亨貞吉者。言濟險之本惟在此心。心之體。則欲其光。心之理。則欲其亨。心之定力。則欲其貞。有是德則吉。否則不吉。是乃需之孚也。利涉大川。遂以濟險之事言之。涉大川。一象而含三義。蓋涉大川者。大險在前。志

期必濟。健之象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順之象也。涉川之時。全副精神注此一事。又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易凡言涉大川。皆此義。詳見易例。此言濟險之道。惟以心之光亨貞為本。至其隨時隨事。盡力之處。則當事事健。事事順。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庶于人情事變之險。體之無不至。行之無不力。然後險可濟也。此需以濟險之要道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需之義也。說見卦辭注。須與賁二爻賁其須。歸妹三爻歸妹以須。須字同義。皆須待之義。即從容詳慎之義也。此傳之險。指外險言。險德亦實在內。說見屯卦傳注。蓋所謂剛健而不陷者。正謂其以健而險之德濟險。故能不陷入于險之中也。不言險德者。險亦剛德。故以剛健統之。省文也。義不困窮。因贊能需之善。

謹按。伏羲畫卦本義。乾坤足以統六子。六子皆健順之用。人有健德。則自然能動。能險。能止。有順德。則自然能入。能明。能說。此以心德之本體言也。若

在重卦之中。則乾坤之德與六子之德。亦取相濟為用之義。此以致用之實事言也。蓋人于八者之德。所得亦各有分數多寡之不同。理雖相通。在人則容有能健而不練于險。或練于險而健不足者。故乾坤之德與六子之德。亦取相濟為用之義。所謂言各有當。義自不相悖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天位。心之位也。言

天位者心之正位受之于天故以天言之亦如德言天德則言天則之義也正中指九五言剛爻居剛位爲正居上體之中爲中在人則心當其位爲正不失其心之本體爲中其實皆以心之本體言之名異實不異也以上俱詳易例此傳之義因恐人以權術作用之事爲濟險之道故正言以告之言需之孚所以必在于光亨貞者蓋必此心位乎天位不失其正中之本體乃能隨時發用不悖于需之時義是決非後起智識之事之所能與也果

有是德其隨時隨事又以涉大川之道行之則庶能往而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需以濟險之事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敎此第一爻言濟險之道惟貴于心之能虛爲人之濟險而參用智識者言之卽卦辭光亨之義也郊者空廓無物之象以象心之虛也人心有私則不虛有智識亦不虛需于郊者言需以濟險之心必使之空洞如郊是則謂之需于郊也恒常也謂常心也恒之實卽指光亨之本體言之蓋濟險之道以剛爲本而剛以濟險之心不虛則不能體物故需之道當需于郊復言利用恒者卽承于郊之義再晰言之言當體之以常心不雜以一毫智識也信如是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能體照而得其竅會故于需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心不虛則不能體物以是濟險則犯難矣故惟需于郊乃不犯難而行也常常道也未失常言以常

心體物庶能不失其濟險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句小句有言句終吉

此言濟險之道貴體之以心體之平爲人之濟險而雜以意氣者言之亦卽卦辭光亨之義也沙者平之象以象人心體之平也小柔順也有言謂致人之譏議也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也然必心體平則亨理自現若剛以濟險之心稍雜以意氣則心體不平亨理亦不現矣故需之道當需于沙也復言小者言必事事用柔用順則庶乎心體常平

亨之理乃無不現也有言終吉者言處險難之時
專用柔順或不免因此致人之譏議然柔順體物
終能濟險故于需之義則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寬平之義也衍在中謂心之寬平皆出于心
之本體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此卽初二兩爻之義反言之以著戒也泥者不潔
淨之象以象人之心體之不淨也承上言需以濟

險之心若不能空如郊而參之以智識不能平如
沙而雜之以意氣則是以不淨如泥之心爲需是
則爲需于泥矣如是則不順物情物必不順必有
起而與我爲難者是寇之至皆自我而致之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本在外自我致之然則我能敬慎則自無致寇
之道而可以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此承三爻之義因爲致寇者設便門也血傷害也
與坤上爻血字同義皆不順之所致也出出險也
自由也穴謂地下之孔穴以象人情事理之隱伏
在下而待人體照者也易凡言穴皆此義詳見易
例承上言需而致寇傷害必至是向之需于泥者
今則爲需于血矣若是則猶有出險之道乎曰有
蓋濟險之道惟在體物果能于人情事理幽隱似
穴之處皆體之而無不到則心至于穴矣心至于
穴必能濟險是穴者卽所由以出險之道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謂只當順以體之聽物情之自化也按此
傳不出出自穴句卻正釋出自穴之義亦不全舉
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卽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以終卦辭光亨貞
之義也酒食者自養之象也貞卽卦辭光亨貞之
貞謂心之所主一于正而不變也承上言濟險之
道貴使此心空如郊平如沙其要則仍在于自養
而已在自養其本來如郊如沙光亨之本體而已

以是爲需于酒食者也。如是之功。惟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吉此光亨貞之道所以爲需之孚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以心之本體言之。卽彖傳之正中。而變其文者。取韻之叶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一卦之終。復卽四爻之義而究言之。欲使世之以剛德濟險之人。必當降心以體物也。速。迎也。客

來卽坤卦得朋之義。言不速者。自然之合也。三人。言衆也。承上言濟險之道。反復推求。惟在得同心之助而已。惟在心能體物而已。若使己之體物之心。果能無微不至。而入于穴。則心理之同。必有自然之合。是有不速之客來也。且合不一合。是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當是之時。惟與之敬謹將事。則協力同心。必能濟險。是于需之道。爲終吉也。若是則與需泥致寇之事。豈復可同日而論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言能降心體物。雖以不當位之心。勉出于此。猶可以無大失。正見濟險之道。決不可不出于此也。

謹按卦體之中正。卽爻位之中正也。是卦體與爻位非兩事也。今觀中正之義。孔子于彖傳之中則幾于卦卦言之。于象傳則言者少。不言者多。若以中正之例。求之于文王之爻辭。則處處不相應。有爻位中正而辭不吉者。亦有爻位不中不正而辭反吉者。此其故何也。此關繫全經義例最要之關鍵也。今請條析于後。以明其義。

中正之說。所以必施之于卦體者。何也。蓋卦體者。與卦德之說相發明者也。聖人重卦命名之義。本皆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其意以爲卦德者。所以象心之德也。卦體者。所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故卦德之說。必得卦體之說以發明之。然後道理始無不盡。如需卦之德。爲健而險矣。又必以卦體正中之說發明之。然後知所謂健而險者。皆純乎本體之健而險。非有所攙和夾雜之健而險也。此所以能盡需之時義者也。訟卦之德爲險而健

矣又必以卦體中正之說發明之然後知所謂險而健者皆純乎本體之險而健非有所攙和夾雜之險而健也此所以能盡訟之時義者也以是爲教庶使後之學者因卦德之說知勉于八者之德之實又因卦體之說知求復其八者之德之本體如此乃不誤于用力是正所以爲盡心盡性之實學者也此彖傳于卦體中正之說所以卦卦言之之本義也

卦體中正之說所以不可施之于六爻者何也蓋

卦德者無不善者也卦體者亦無不善者也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故卦德無不善也卦體之義莫重于中正應之三義尤莫重于中各卦卦體縱不兼中正應之三義未有無中爻者故卦體亦無不善也惟其卦德卦體俱無不善故聖人于各卦之德皆必兼卦體之說以發明之聖人之意惟欲明各卦之德皆出于中正之本體使人知所效法而已並非特設此中正之例以分别爻位之優劣者也今若以卦體中正之說施之于六爻則六爻之位又自分善不善矣以中例之是六爻之中兩爻中而餘爻皆不中也以正例之是亦正者半不正者半也原夫聖人畫卦之本義果爻成卦卦與爻實一事也非兩事也爻卽卦之爻也伏羲畫八卦德無不善矣此其中豈有不善之爻哉後聖重卦德亦無不善矣此其中亦豈有不善之爻哉今必以卦體中正之說施之于六爻之位以别其優劣使夫每卦六爻皆爲善惡雜糅邪正聚處之一事然則聖人之意欲何爲哉豈非卦與爻爲兩事哉且

果如此則是累爻成卦卽爲盡善盡美之心德拆卦成爻卽爲善惡雜糅邪正聚處之一事也然則聖人之意果何爲者哉以是思之有以知聖人之意之必不然也此卦體之說所以不可施之于六爻之位者也惟然故文王之繫爻辭惟欲詳言卦之時義以申卦辭未盡之義而已每卦六爻之辭皆次第相承首尾完具爻辭之義皆不以爻位之中正不中正而分優劣其中爻辭言吉者惟就卦之時義言之如是則吉非以爻位之中正而吉也

爻辭不吉者惟就卦之時義言之如是則不吉非以爻位之不中不正而不吉也其逐爻繫以九六者繫一卦之爻辭則以一卦之剛柔分繫之六爻之上欲其有所識别而已無餘義也此文王繫爻辭皆只平說事理不以爻位之中正不中正而分優劣之本義也

文王繫爻辭不以爻位而分優劣徵之各卦之爻辭則其言信矣然則孔子之作象傳又有以中正爲說以位當位不當爲說者其故何也此則聖人

借爻位爲指點之辭者也非象傳之通例也蓋孔子贊易以垂教萬世惟欲人復其心性之德而已故象傳之文皆直據經文以推闡發明其義間遇爻位中正而爻辭所言之事理適有合于中正之義者則卽爻位之中正作指點之辭此欲人因是而反求諸心之義也間遇爻不當位而爻辭所言之事理又適爲心體有病之事者則卽爻位之不正作指點之辭此欲人因是而自去其心之病之義也惟然故于爻辭爻位之適相當者則偶一言之此外三百餘爻則只平說事理以闡明經義而已此孔子作象傳並不逐爻以爻位爲說之本義也

以上三條彖傳一例爻辭一例象傳一例三者各爲一例而實不相害今以需之一卦證之彖傳言正中是卽與卦德相發明之義也是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此可以卦卦言之者也二爻傳言中五爻傳言中正是卽借爻位爲指點之辭之義也是不可以逐爻以是爲說者也以爻辭言之則二

五兩爻之外爻辭之優劣與爻位之當否卽多不相應如初與三皆剛也皆當位也初則爲需于郊三則爲需于泥四亦柔正之位也辭又爲需于血此文王繫爻辭絕不以爻位而分優劣之明證也再觀于上六一爻以柔居上本爲當位而象傳以雖不當位言之觀于此則孔子于象傳不沾沾于爻位之說亦可見矣後儒說易之家不明此義因見孔子象傳之中有位當位不當之說也于是逐卦逐爻皆欲以是爲說其于爻辭爻位之適相當

者則固有其說矣其于爻位中正而辭不吉不中不正而辭反吉者則必多為之說以周旋之若是則每卦六爻皆紛然雜亂諸儒解六爻之辭且將輾轉遷就自救其說之不暇尙何暇及于一卦之時義哉其于文王次第相承之說尙安能見其義哉此自魏王氏以後凡以人事說易諸家之通病也經義不明大半皆由于此此關繫全經義例最要之關鍵也故今于需之一卦特為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以上數條俱詳易例

䷅ 坎下乾上

訟有孚句窒惕中吉句終凶句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取象之卦名也卦名訟不指小民之訟言之正指人臣言事以社稷生民之利害與人有所爭辨者言之如宋之爭新法明之議大禮之事即訟之事也人臣言事得以訟名者以其事有似於訟故假象以名之也聖人設卦所以設訟之一卦者訟亦成己成物之一事也人臣以民物之事而有訟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惟恐其處訟之心不出

于積誠相感之心而不免雜之以意氣則其事之相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以處訟之難故為有健德之人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訟者此卦得名兼卦德卦體之兩義以卦德言之內坎外乾其德為險而健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義也健者有不容己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人之處訟有險德則足于識有健德則足于力既險且健則足以任其事矣此卦德

之善也以卦體言之下體坎也坎之一剛自乾來而得中位是剛來而得中也上體乾也乾之中爻居上體之中剛爻剛位是剛中正也人之處訟剛來得中則始念正矣又繼之以中正則始終一于正矣此卦體之善也合卦德卦體言之有險健之德又純乎中正之本體惟此足以盡訟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訟卦辭之義則教人以處訟之時任訟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要道也孚信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有孚之實卽指下

四句言之窒與損大象窒字同義抑塞之之義也謂自抑塞其欲訟之心不使過也惕懼也謂懼有意氣之私竊發用事也中謂得中道也終謂必欲竟其事也以上二句指訟之事言能窒能惕得中則吉終訟則凶此孚之在于事者也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存萬物一體之誠心也涉大川謂犯不測之險而存必濟之心也以上二句指訟之心言心爲見大人之心則利爲涉大川之心則不利此孚之在于心者也凡此皆訟之孚也或疑

各卦涉大川皆爲順以行健之義人處訟時當訟而訟順以行健宜無不可而言不利何也蓋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訟之時順以行健則可若全力注之則仍是終訟求勝之心主于內矣故言不利涉大川也

謹按全經之中重卦之名以取象得名者訟與噬嗑頤井鼎歸妹旅凡七卦舊說知爲象者惟噬嗑頤井鼎四卦其于訟歸妹旅三卦凡以人事取象之卦則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事矣不知易

之一書本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全經所陳皆不離順以行健之義故全經名卦之義皆必以成己成物關繫最重之事言之是正教人以成己成物之實學者也後儒言易因不識乾坤兩卦之義又不識乾坤兩卦貫全經之義故逐卦逐爻皆只隨文立說卦名訟卽直以小民之訟言之卦德爲險而健卽以好訟之心言之卦辭言見大人卽以見中正之人求辨其曲直言之如此說經于聖人所以作易垂教之本義全無交涉是皆隨文立說之

病也故知易之一書若不明于聖人立教之本義卽未有不誤說者也

又按人之在世必有健德乃能以民物之事爲己任故健德最重然人之健德發用卽恐不免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此人人易犯之病也觀于乾坤兩卦言惕厲言无首言无成言龍戰卽專爲此病言之也此卦爲訟之時健德用事尤爲意氣之私易于發病之時故聖人戒之尤爲切至其言亦皆與乾坤兩卦字字相應言窒惕言貞厲卽乾言惕厲之義也言食舊德言无成卽乾言无首坤言无成之義也言終凶卽坤言龍戰之義也而去病之方尤必以元德爲本以此心見大人爲本故聖人于此卦言之于乾坤兩卦已早言之且諄複言之觀于此則益知乾坤兩卦信爲賅貫全經之總義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訟之義也說見卦辭注

此卦名訟本兼卦德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及卦體者以下文可互見也上剛下險猶言上乾下坎以起下險而健句非別有義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正見人之處訟必其剛健之心真出于中正之本體者乃能有益于民物也剛來得中指九二言說見卦辭注在人則欲訟之意初萌于心爲剛來得中道爲得中也不可成與三爻无成同義言不可以成心與之也尚貴也中正指九五言亦見卦辭注在人則必存萬物一體之誠心乃爲得其中正之本體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凡此皆借卦體爲指點之辭欲人之反求諸心之義入于淵謂激成其事害及民物是自取沈溺之禍也

謹按此傳剛來舊說謂自遯來其意謂四剛二柔之卦皆自遯大壯來訟卦本遯體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卽成訟矣故剛來爲自遯來說似可通然實亦是蓋訟與遯皆重卦也聖人重卦先以八卦自相重

再以八卦互相重互重之卦只以八卦次第相重而五十六卦一時現在是安有此一卦從彼一卦來之理耶蓋此傳來字正當與屯卦傳中交字一例看皆以伏羲畫卦本來之次序言之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三剛卦皆乾交于坤震之交在初爻故言剛柔始交坎之交在中爻亦自乾來故言剛來得中凡此皆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言之義例甚明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訟之一卦時義甚大如宋王安石行新法爲

當時民物之害甚鉅而程伯子嘗言新法之行吾黨當兩分其過蓋爲當時爭新法過激者言之也竊意當時爭新法諸賢若果皆如程子之和平則安石之意未必不可回只以爭之過激遂致激成其事使民物受無窮之害是卽終凶涉大川之事也程子之言卽見大人訟元吉之心也千古正人君子與同事相持之際往往以爭之過激爲害愈烈似此者不一而足聖人設卦于千載之上諄切示戒已如目擊其事然者此所以爲聖人之書也

初六不永所事句小句有言句終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戒終訟之義專爲榮勝恥負者反復開示之辭此第一爻言處訟之道惟貴體之以柔順也不永所事卽不終訟之義小柔順也有言謂致人之譏議也言人處訟之時不可存終訟之心只務永其所事惟貴體之以柔順雖以此致人之譏議然于訟之事則終吉言此正見人之處訟惟貴平心體物以爲訟之進止不可存勝負之心只畏人之譏議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其辯明謂于在己之得失民物之利害辯之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卽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能不畏人之譏議而不永所事則所全者大也克能也逋逃也邑人同邑之人三百戶言衆也眚災也承上言人之處訟若只存勝負之見畏人之譏議則是訟不終訟便爲不克訟矣不克訟至歸而逋則可恥爲已甚矣然平

心論之一人不終訟而同邑三百戶無株連之擾
所全不旣多乎此以民間之訟不累及同邑之事
況言朝廷之訟無波及民物之禍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上下以天人理欲言之彖象傳言上下多此義詳
見易例掇手取物也言歸逋竄之事雖若可恥然
使只以恥逋竄之心而訟則是以私害公卽爲自
下而訟上矣自下訟上則禍患之來如手掇之是
安可以不戒也

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句終吉句或從王事句无成
此爲處訟之時者詳言檢心之法欲其隨時進退
常必以是而自檢其心也食與需五爻酒食之食
同義自養之義也舊德猶言常心也厲危懼也卽
卦辭惕之義也或從王事二句與坤三爻同義王
者健之象也從王事謂用健德以做事也无成謂
無成心也言人之處訟之心惟在于自養必使吾
訟時之心一如無事時之常心不增入一分勝負
之見則可謂能自養矣是爲養之以舊德矣如是
之功宜貞固又宜常存危懼則于訟之事終吉復
言或從王事无成者蓋訟之時義非可執一人處
訟時亦容有關繫民物十分重大必須用健德以
做事者要其用健之道亦惟在空洞其心毫無成
見乃不悖于健順合一之用凡此皆處訟之時者
隨時進退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以天理言與二爻傳中上下字一例此傳卽承
二爻傳爲文言自下訟上則患至掇今能從上固

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此卽二爻不克訟之義再爲反己之言欲人之致
思也復反也卽就也命天命卽天理也易言命多
指天理言之詳見易例渝變也貞正也此爻之義
與二爻當對看二爻所言乃不克訟者及物之事
也此爻所言乃不克訟者反己之事也言我訟不
終訟在人則謂之不克訟矣其實我之不訟非有
所屈于在外之形勢而不克訟也正是問心問理

復而卽于命變而安于貞之事也若是則心安理得何吉如之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者言以卽命安貞之心而不終其訟于義不爲失也

九五訟元吉

此因反復推論訟事因爲探本之論歸之于元卽卦辭利見大人之義也蓋人以元德處訟則視所訟之事皆一家之事視所與訟之人皆一體之人

其至誠感格潛消禍患必有在于無形之際者故于訟之時義爲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元德處訟卽卦辭見大人之事也故彖傳與此傳卽皆以中正言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此一卦之終復卽終訟之事而切戒之以結言卦辭終凶之義也錫賜也鞶帶大帶也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褫奪也言人之訟務求必勝至于以訟而受鞶帶之錫則其求勝之心可謂遂矣然以訟受服決無久享之理終朝之間三見褫奪有必然者是終訟之事卽不爲民物計而但爲一身計亦實未爲得計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傳再卽爻辭更進一解言卽不見褫奪亦實不足敬也凡此皆深戒終訟之辭也

坎下坤上

師句貞句丈人吉句无咎

師衆也軍旅之統名也卦名師實正指行師之事言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師之一卦者蓋以行師一事雖極治之世不能無而事之得失關繫于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師者此卦以卦體言九二一剛得中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爲剛健得中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以卦德言內坎外坤其德爲險而順在人則

爲有險德又能順以行之之事也夫所謂剛者有不容已之誠心不因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所謂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有一定之分限之義也行師一事非剛不濟非險不濟然剛而不中不應則過剛亦足以敗事險而不順則亦霸者之師非王者之師矣必如此卦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之德乃足以盡師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師卦辭之義則先以行師之最要者言之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師之爲用戡亂安民皆以正天下之不正故行師之心當一于正也丈人據子夏傳作大人今從之大人者萬物一體有元德之人之象也卽能備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之德者也必以如是之德行師乃能盡善無弊故言大人吉无咎也言吉又言无咎者行師一事必吉乃无咎若不全吉卽爲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能以衆正

謂能用衆以正人之不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說見卦辭注在此則正指大人之德言之不出大人字者省文也毒者傷害之義行師一事費民財用民命卽全勝已不能無害于民故以毒天下言之

謹按全經之中卦辭言大人者凡六卦訟卦傳曰利見大人尙中正也困卦傳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巽卦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上三卦皆直以剛

中中正之德釋大人之義者也此外蹇卦傳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萃卦傳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升卦傳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此三卦傳文于大人句下皆不正釋大人之義然萃卦升卦傳言剛中而應蹇卦傳言得中當位皆互見于上下文中據此是剛中之德即爲大人之德已成彖傳之通例矣此傳釋所以吉无咎之義即以剛中而應爲說其爲直指大人言之義例甚明偶不出大人字者文從省也至丈人之象全經之中不復再見向來講家依文訓釋或以爲嚴莊之稱或以爲尊嚴之稱或以爲長老之稱取意甚小于經義事理均爲未稱故知當從子夏傳作大人爲是譌爲丈者以字形相近傳寫誤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行師之道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先以出師之事言之即卦辭師貞之義也律法也即道也如孟子言行法禮記言法言法服法字皆指道言之故知律即爲道不指行軍之紀律言也否臧不善也此爻之義蓋謂師之設專以爲民若不得已爲民除害而出師是出以律也若可已不已以貪憤之故而出師是師之出不以律也如是則凶言此正見主兵柄者惟當主之以至正之心以權其進止不可以貪憤之故開兵端爲禍首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凶即孟子失道寡助之義也

九二在師句中吉句无咎句王三錫命

此言行師一事必貴主之以有中德之心則吉而无咎即彖傳剛中而應之義也在師指師之全局言之言凡在師之事也中中德也即彖傳剛中之義也王者健之象也在此則正指剛中之德言之錫賜也謂天賜也命天命即天理也王三錫命者言人有是剛中之德則天理即在吾心時時發用動而不窮皆出于天之所賜是王三受天之錫命也此爻之義言行師一事變化多端其寬嚴操縱之宜懲創矜全之用說之不可勝說求其主本惟

在主之以有中德之心則吉而无咎其故何也蓋師本剛健之事剛出于中則以天地父母之心行神武不殺之事其因心之用自然之宜必有如天啟其衷而時時遇之者是王以是而三受天之錫命也此其所以能吉而无咎者也按此爻王三錫命卽晉卦錫馬蕃庶之義亦卽姤五爻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之義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懷安也承天寵卽指錫命言之王三錫命則德足

以安萬邦矣此卽爻辭吉无咎之事而極言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言任將之道貴專一也輿衆也尸主也師以用衆故必令出于一而後衆心一若輿尸則一柄羣操衆心不一未有不僨事者所以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爻辭言凶傳以大无功釋之者用兵一事无功則凶害在其中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言行師之道必貴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可以无咎卽象傳行險而順之義也左與明夷左股左腹之左同義柔順之象也次與旅卽次之次同義心之所安之象也師左次正指行師之心言之言雖行師用剛健之時此心仍能安于柔順也此爻之義專爲世之黷武者言之蓋行師之道在于剛而剛之用則仍在于柔故于行師之時仍必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可以无咎求之古人若禹征三苗而班師周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卽皆左次无咎

之事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言師能用順乃師之常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此言用兵參用謀議之事因重申任將不專之戒也田有禽與恒四爻田无禽對看田无禽者倣事無功之象也田有禽者倣事有功之象也言如草言三就之言謂衆人之謀議也執如中庸執其兩端之執謂執而用之也長子才德出衆之象也弟

子凡狠之象也貞者誤以為正而固守之之義也
言師欲有功則當參用衆人之謀議乃無偏聽之
咎然衆人之謀議可用也若旣有帥師之人又使
衆人得分其柄則不可也聖人繫辭至此因有見
于任將不專以猜防為制御之術者實為世主之
所常有故以貞凶戒之言不可習以為常而守之
不變也
謹按易言貞皆守之不變之義有言利貞貞吉者
是利于不變者也有言貞凶貞吝者是不可不變
者也詳見易例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言長子帥師乃行師之中道也若弟子輿尸則皆
起于猜防制御之私智是由其使人之心不當其
位之故非一時一事之小失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一卦之終即二爻四爻之義再晰言之欲人識剛
中而應之實用也大君即王也亦健之象也不稱王
稱大君者大為剛健之義君為主之義剛健為主

以象人之剛健為主之心也易凡言大君皆此義
詳見易例命即二爻錫命之命即天理也大君有
命者言人有是剛健為主之心隨時進退又必以
天理為之權衡是則為大君而有命也開國以開
創言如湯武之事承家以守成言如殷高宗伐荆
楚周宣王伐淮夷之事小人柔順之象也此言小
人則正對大君有命言之大君有命者剛健為主
能用柔順之義也小人則剛健不足偏于柔順之
義也勿用謂不當用其道也承上言師左次无咎
者謂有剛健之德用柔順也非謂剛健不足一味
用柔順也蓋行師一事必先有剛健為主之心隨
時進退又必以天理為之權衡則能剛能柔可以
有開國承家之用若小人剛健不足偏于柔順以
是行師必致以優柔召亂害及民物其道不可用
也此二爻中吉无咎之義之所以重也
謹按經文中小人與君子對舉則君子為剛健之
象小人為柔順之象健須用順故常偏重小人一
邊蓋為用健忘順者言之此各卦言君子小人之

通例也此處小人與大君有命對舉則大君有命便爲有剛中之德能用柔順之象小人爲偏于柔順之象故言勿用蓋師貴剛斷戒優柔之義也此外惟既濟三爻高宗伐鬼方以象去私之事亦言小人勿用蓋行師貴剛健去私亦貴剛健故皆言小人勿用此易中言小人之變例也詳見易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以正功卽象傳以衆正之義言能以正爲功也必亂邦言小人偏于柔順不能剛斷以是行師必致以優柔召亂故其道不可用也

䷇ 坤下坎上

比句吉句原筮元永貞无咎句不寧方來句後夫凶

比者兩心相貼合之義也如泰誓言同心同德卽兩心相貼合之義也比之義也其言離心離德卽兩心不相貼合之義也不比之義也比以上下兩心相比爲言然必上之人有以比之然後能成其爲比此卦名比正指上之所以比之者言也正指上之體下之心之無不至者言也聖人以比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比者此卦以卦體言九五一剛得中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爲有剛中之德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以卦德言內坤外坎其德爲順而險順者體物無成心之義也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而無不盡其分之義也順與險合併爲一則是有柔順體物之心又能練于險者也此卦險在外體又兼外險之義外險者卽一世之人情事變在于下而待上之體照者也今以比之一事言之無剛中之德則無其本剛柔不應則無其

用無順而險之德以體物之情則不能體之曲盡其分必如此卦之卦德卦體合併為一乃足以盡比之時義故名此卦為比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比之之道必以根于心而不容已者為本也比吉者能比則吉也原再也與周禮原蠶之原同義筮之為言猶卜度也元即乾元坤元之元即人之萬物一體之誠心也永貞者永遠貞固也不寧與屯彖傳不寧同義在此則指體物之心之不自暇逸者言也方來與困二爻方來同義言其體物之心

時時發動方來而未有已也此經之義言上之與下惟能比則吉而比之之事再四卜度則惟在有元永貞之心以為之本于比之義乃可以无咎其故何也蓋必有是心則其隨時體物不自暇逸之心始能方來而未有已也此其所以无咎者也後夫凶即以無是心者之事反言之以著戒後夫取象之義與金夫元夫當參看夫者剛健之象也後夫者有剛德而不能為倡之象也蓋剛健出于元德則肫然之心常為萬事萬物之所自始是能為倡之剛健也後夫者有剛德而元德不足無萬物資始之實是不能為倡之剛健也比之事上宜為倡而不為倡則其體下之心必不能至上下之心必不相比上下不比未有不終于亂者此其所以凶也

謹按此卦後夫凶舊說多指民之來歸而在後者言之于本處文義亦可通惟詳全經之中取象通例凡言婦女未有不為柔順之象者凡言夫未有不為剛健之象者今謂來歸之百姓為夫與取象

之通例不合此其未安一也又聖人作易本專為有剛德而任世道之責之人立教故經文言吉言凶言悔吝无咎皆為此一人言之欲其知所法戒則民物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若指對面之人而為之斷其吉凶則失聖人立教之本意矣考之全經言吉凶者亦實無此例故今不用舊說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釋卦辭比吉之義也言比之所以吉者比則上下相輔無離逖之患故吉也所以相輔由上之有

以比之。而下順從故也。此傳之義。言比之事。雖在于下。而實起于上。以起下文意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九五言。在人。則爲剛健之德。出于肫然之心之本體者也。是卽元永貞之心也。以是處比。必能體物而無不到。故于比之義爲无咎也。上下應。與小畜彖傳上下應同義。在此卦則指上下五柔應一剛言之。在人

則爲有剛中之德。而全心之柔順。皆與之呼吸相應者也。人有是心。則其不寧之心。自能方來而未有已矣。此元永貞之德。所以能无咎者也。其道窮窮字對亨言之。窮卽不亨之義也。蓋元亨本一心也。後夫無元德。則亦無亨德。雖有比下之事。皆不出于心之至通之理。是爲其道窮也。此其所以凶也。

謹按彖傳釋經。雖卦德卦體並重。然求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則尤以卦德爲主。蓋卦體。如剛中中正之類。率爲各卦之所同。惟卦德。則卦卦不同。故名卦之義。尤以卦德爲主也。孔子作彖傳。于二者之說。詳略各從其便。取足以發明經義而已。此卦彖傳。專以卦體爲說。不及卦德者。蓋以卦辭之義卽卦體以釋之。已爲明晰。又以八卦之德。疊見于各傳之中。義可互明。故有時而從略也。全經彖傳不言卦德者。比、遯、家人、損、姤、漸、小過、旣濟、未濟。九卦。不言卦體者。明夷、革、豐。三卦。卦德卦體俱不言者。謙、頤。兩卦。皆從文勢之便。非別有義也。詳見易

例

又按彖傳中應字有二例。如各卦傳中言應地應天應人之類。不指剛柔卦體爲說者。是皆泛言事理者也。其凡以剛柔卦體爲說。如剛中而應之類者。則應之義專指一人之心。剛柔有相應之用。言之不指人與己兩人相應言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各卦彖傳言剛柔。卽乾坤。卽健順也。聖人全經垂敎之意。只欲人復其心之健順之本體。有健順合一之用而已。故各卦傳中言剛柔多

以中正言之。剛柔中正。卽心之健順之本體也。言剛柔。又多以應言之。剛柔相應。卽心之健順合一之用也。人心剛德發用。則柔順必至。柔德發用。則剛健必至。是卽應之義也。若剛德發用。而柔順不至。柔德發用而剛健不至。是卽不應之義也。此傳剛中上下應。與小畜傳中。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正同一義。此易中最要之義也。此乾坤兩卦所以貫全經之要義也。向來易注。誤說應字。于剛柔相應之應。亦以人與己兩人相應言之。皆以不識乾坤

兩卦貫全經之義之故也。故今不用舊說。以上亦詳易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句　有孚盈缶句　終來有它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比之之道。以申卦辭元永貞之義。此第一爻言比之之孚。惟在體物之心之極其至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盈缶之象。卽正指卦德順以體險之事言之。蓋缶之中空。以象人情事變之待人體當者。盈缶。則體之之心。能盈乎所體之分也。言比之事。非可倖致。必有比之孚以比之。則可以无咎。其孚安在。盈缶是也。盈缶則求民以誠于下之待體之情。無不體之曲盡上下之心。未有不相比者。終來有它吉言卽此事而考其究竟。其吉有不可勝言者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此傳。與二爻傳相連成文。起下之辭也。

六二比之自內句　貞吉

此爻之義。言比之之道。不在于但襲其迹。而必在于有其心也。自內。謂比之之事。皆出于中心之誠

然也。蓋比下之事。決非奉行文法之事。可以塞責。故比之之心。必欲其自內。復言貞吉者。自內之心。惟貞則吉。言不可有攙和斷續。卽卦辭元永貞之義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此合初爻傳爲文。言初六所言之比。乃有它吉之比。比之最上者也。今卽未能盈缶。而能自內。則亦可謂能盡其心。不自失者矣。

六三比之匪人

此言以作用爲比者之事也。以作用爲比則所以比之之道皆不出于人道之正。故曰比之匪人也。此卽世人易犯之病指言之以著戒。不言凶者。凶不待言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害也言匪人之比非惟無益于比且有害于比也

六四外比之句貞吉

此爻之義。對二爻看。蓋比之之心。則當自于內。而

比之之分義則當協于外。是外。亦有比之之事也。如是之事。亦惟貞則吉。亦卦辭元永貞之義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賢猶善也。彖象傳中賢字皆指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從上與訟三爻傳從上同義。謂從理也。言比之事。不惟內盡其心。而倂協于在外之分義。是在外之比。亦能協于人心本然之善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從上之心故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此爻之義。言有剛中之德之比。所以能盡比道之善者。以其用心之大。卽卦辭所謂元也。顯者。光明之義也。顯比。謂光明正大之比。非用智任數之比也。王者。剛健之象也。在此爻則以剛中之心言之。用三驅以下。以田獵之事。況言顯比者之心也。三驅。卽天子不合圍之事。三面驅之。開其一面。亦如湯之解網之意也。失前禽。謂失面前之禽也。邑人。供田獵之人也。不誡。謂無警備之意也。言比道最善。無如顯比。顯比者。以剛中之心爲比之之事。

只期自盡。不期必于人之來附。正如田獵之事。只用三驅。開其一面。雖失前禽。邑人亦不爲之警備由其用心之大也。此比道之最善。故曰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位。心之位也。正中。心正中也。順于我而來。則取之。逆于我而去則舍之。不必于取。故失前禽。凡若此者。皆以心之正中故也。上使中。仍卽取象之意而引伸之以釋經義。言邑人之中。由上之有以使之

也正以況言比道之善皆心之有以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此一卦之終復即卦辭後夫凶之義結言之以著戒正以明元永貞之義之重也首與乾彖傳首出庶物之首同義即爲倡之義也此爻之義言上下之事上宜爲倡是上爲首也上不爲倡是比之事竟无首也无首則上下之心終不相比未有不終于亂者此其所以凶也此元永貞之義之所以重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所終言終必亂也

周易通義卷之三

[seal]

周易通義卷之四

任啓運學

周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seals]

䷈ 巽上 乾下

小畜句亨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柔順也柔順謂之小者心能柔順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故以小言之即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畜與畜牧牛畜臣妾畜字同義即養之義也卦名小畜正指用順養健之事言之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聖人設卦所以設小畜之一卦者蓋人之

爲人以健爲本而健順非兩事也順即健之順也健順爲一乃健之正也若人之心健而不順則于天地民物雖有任之爲己事之心而體之不至處之不當終無成物之實是以聖人立教必使有健德之人常用柔順以養成其健使其健爲健順合一之健始爲健之正而足以有益于民物此小畜之功之所以重也聖人以小畜之功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室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小畜者卦之得名兼卦德卦體之兩義以卦德

言之內乾外巽。其德爲健而巽。健剛也。巽柔也。健而能巽。卽心之剛柔爲一之事也。以卦體言之。六四一柔得位。而上下五剛應之。在人則爲柔順之德。復其正位。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卦德卦體。皆有合于小畜之義。故名此卦爲小畜。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小畜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人之做事。一主于亨。則自能漸進于柔順。故小畜之功。必當專主于亨也。密雲二句。則更爲健而不順之人。指言

其病以示教。蓋人之心健而不順。則雖有所爲。不能利物。故以密雲不雨象之。雲氣蒸而上升。是心之以剛做事之象也。雨氣解而下降。是心之以柔澤物之象也。雲而雨者。天地之氣和。則雲卽爲雨。是心之剛柔爲一。澤及于物之象也。雲而不雨者。天地之氣不和。則雲不爲雨。是心之剛柔不爲一。澤不及于物之象也。此言密雲不雨者。正以象夫剛德甚盛。不能利物者之事也。自我西郊。卽以治此病之法言之。言如是之病。當用何法以治之哉。

惟當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自由也。猶用也。西與各卦言西者同義。西者陰方。陰之用。爲和而不爲倡。心之順之象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郊者空廓無物之地。心之虛之象也。言人之密雲不雨之病。皆以心之不順。故耳。不虛故耳。不順不虛。故當用西郊之道以治之。是西郊之道。卽正密雲不雨者。對證醫治之方也。西郊言我者。順而虛。卽心之本體。西郊之道。本吾心所自有也。凡此。皆所以養成其健之要道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小畜之義也。說見卦辭注。聖人定重卦之名。大抵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此釋卦名。惟以卦體言之者。五剛應一柔于卦名小畜之義。最爲顯著。故卽以是言之。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同人大有各卦。倣此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德復其本體即剛中也尚貴也施未行即指不雨者言之欲爲雨而不能爲雨即其施之未行也此傳之義言人健而能巽剛乃得中健不巽剛不中也剛中志乃得行剛不中志不行也求進于此非用力于亨不可故經言小畜之道必當專主于亨也密雲不雨是正剛不中志不行之病也當是之時貴求其所以往者自何而往自西郊可也所以然者施而未行正以

心之不順不虛之故故不可不用西郊之道以治之也

謹按彖傳以卦體之說發明經義莫重于中正應之三例小象傳以爻位之說發明經義亦莫重于中正之兩例其言得位當位者即正之義也言失位不當位者即不正之義也中正應三者得名本皆以卦體爻位得名其實則皆以指言心德言中者以上下兩體之中爻言之實以指言人心未發之中也言正言位者以六爻剛柔之正位言之實

以指言人心剛柔之正位也言應者以上下兩體剛柔相應言之或以五剛應一柔五柔應一剛言之實皆以指言人心剛柔相應之用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其貫乎全經之中者皆乾坤皆健順也是以孔子作傳以發明經義卦卦不離此義言剛柔即健順也言剛柔之中正應即健順之中正應也總之欲人隨時隨事全其健順中正之本體達其健順相應之實用成其爲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實學而已此聖人作易以教萬世之

本義也總計全經彖傳小象傳以卦體爻位言中者八十八言正者三十言位者五十五彖傳以卦體言應者十八並同一義其不以卦體爻位爲說而泛言中泛言正泛言應者不在此例以上俱見易例因此傳備此三例故特爲撮其大要于此以爲學者學易之一助焉

又按全經小象傳言中言正言位並與彖傳同獨無應字其故何也蓋中正位三字之義皆指爻位言之應則合上下兩體言之彖傳言卦體故言應

彖傳只言爻位不言卦體故不言應也觀于全經之中三百八十四爻傳無一字及于應者則見孔子作彖傳之義言中言正言位皆只就本爻言之不兼上下爻言之其義例精嚴如此亦可見後儒乘承比應之說之不足信矣以上亦見易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順以養健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小畜之功即為自復其心性之事欲人不求之心外也復者復吾性之本然也自由

也道即中庸率性之道也道之實即指亨言之亨之理即人之率性之道也言小畜之功剛必求進于柔健必求進于順此非有所矯揉造作之事也剛進于柔健進于順正以復吾性之本然也自亨而復是以吾率性之道復吾性之本然也據此是小畜之功皆吾之盡心復性之事以是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何有咎乎吉可知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其義吉言義自當吉無可疑也

九二牽復吉

此言小畜之功貴知所以自勉也牽如牽羊之牽謂其不順使就于順之義也承上言自然而復于柔順吉不待言矣若心本不柔順則須馴調之使就于柔順是牽復也牽復者與自然之復安勉不同其為復其本性則同其吉均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言用牽而復而復在于中是亦能不自失其本心者此牽復之所以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此為剛不中志不行者切指其心之剛柔不相應之病欲其有以自反也輿者健于行之象也說脫也輻即輻以直指之輻說輻則輪壞欲行而不得行之象也夫者剛之象也妻者柔之象也夫妻相輔以成家剛柔合德以致用其義一也故以夫妻象之反目忤視貌夫妻反目即心之剛柔不相應之象也此爻之義言有健德之人有欲行之志如輿然有時欲行而不得行如輿之說輻然究其受

病之實在于何處由夫妻之反目故也由心之剛柔不相應之故也此小畜之功之所以重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傳卽反目之象而引伸之而取象之意見于言外言夫妻反目猶不能以正其室若一心之剛柔不能相應尙何以行其志哉

六四有孚句血去惕出无咎

此下二爻皆言小畜之孚以爲用力于小畜者自課其心之驗此爻之義先以孚之驗于心者言之

卽乾三爻惕厲无咎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血傷害也此言血以傷害之在于心者言之惕懼也出猶生也言人有健德而不順皆以其有害心之病故也亦以其心之忘懼故也故小畜之事有孚焉害心之病去兢業之心生卽其孚也信如是則必能漸進于柔順于小畜之義可以无咎矣此小畜之孚之驗于心者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同尙猶貴也志卽彖傳剛中志行之志也上合志與損初爻傳尙合志正同一義此作上者以字可通用傳寫異也合志卽孟子慊心中肅無惡于志之義也此傳之義言小畜之孚所以在于惕出者何也蓋以人之行健惟貴自慊其心自合其志故不可以一時而忘懼也

九五有孚句攣如句富以其鄰

此爻之義以孚之驗于人者言之卽孟子誠能動物之義亦卽彖傳剛中志行之義也攣固也攣如者人己同心固結不解之義也富與泰謙兩卦不

富之象當對看不富者虛也以象心之虛也富者實也以象心之誠實也此言富卽正指剛中之心言之以如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能得其力也鄰同類也言人有健德而不順則人與己必不同心故小畜之事又有孚焉人與己共事而攣如卽其孚也所以然者以其心爲剛中之心誠實有力足以動物卽如富者之富實有力能以其鄰然也此其所以能攣如者也此小畜之孚之驗于人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言己之任事之心誠實有力則人之與己共事之心亦誠實有力是富不獨在于己也言此正見小畜之孚其自然及物者如此以明小畜之功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之重也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一卦之終復卽成德之人究言其事以明小畜之功無時而可懈也雨卽卦辭所謂雨也處與咸三爻傳亦不處處字同義謂得其心之所安也載

卽傳中積載之義尙德載謂可尙之德積滿而可載也婦貞與女子貞同義謂柔順之貞也厲危懼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望謂幾于滿也君子對婦取象婦以象心之柔順君子以象心之剛健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承上言小畜之事至于攣如則剛中志行澤必及物既雨矣心得所安既處矣以是既雨既處之心隨時隨事造福于人可尙之德既積滿而可載矣當是之時一意用柔順之心豈可懈哉計惟有用婦之貞常存危懼則庶幾柔順之德可漸進于圓滿若自謂吾德已成竟可用剛而進則凶也此可見小畜之功實爲終身以之之事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疑與兌初爻傳行未疑疑字同義在此則對處言之蓋慊于本心謂之處不慊于本心謂之疑也言既雨既處者惟以心得所安故能德積而可載若君子以剛致凶則仍以不得所安有所疑之故耳則甚矣小畜之功不可不事事求慊于本心之明

也此小畜之功所以當主于亨也

䷉兌下乾上

履虎尾句不咥人句亨

履踐履也卽行之義也人之行事謂之履者取脚踏實地步步求其熨貼之義卽咸初爻言咸其拇艮初爻言艮其趾之義也履于人事無所不包此卦名履則正指傳中履剛之事言之觀于經文履虎尾不咥人之象則履之爲履實正指履剛之時步步求其熨貼之事而言之也聖人以履之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

于此一卦名爲履者蓋履之道貴于健不健則于天地民物之事必不能任爲己事而夷險一致故履必貴于健也而健之德尤貴于說不說則健德發用不出于心體之平亦終無由成萬物之實用故健尤貴于說也此卦兩體內兌外乾其德爲說應乎乾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兌說也謂心之說也說爲心德故說爲和說之說卽心體和平之義也觀于兌初爻言和兌夬彖傳言健而說決而和則說卽爲和義自可見向來易注有以說爲喜說之

說者皆不識卦德之義者也此卦之德爲說應乎乾是正說之德與健之德合併而爲一者惟此足以盡履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履卦辭之義則正示人以健說合一之用因告之以用力之方也咥齧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言人之履貴于健履虎尾健之至也履之健又貴于說而健之說與不說在己不知受者知之故有履虎尾而虎咥人者由其健而不說之故也若履虎尾而不咥人則健之至亦說之至也履必如此乃爲履之至

善今欲求進于此惟當隨時隨事用力于亨則庶能進于此矣此所以自善其履之要道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履之義也履剛卽行健也柔履剛謂以順行健也此卦兩體上爲剛下爲柔剛柔爲一正有合于柔履剛之義故卦名履也此傳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此以卦德釋卦辭履虎尾不咥人之義也言履之道惟貴以柔而履剛此卦之德爲說應乎乾是說與健合爲一也以是爲履是正以柔履剛之事也此所以能履虎尾不咥人也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亨之義也剛中正指九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德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是爲剛中正也帝位心之位也言帝位者心之正位上帝所予故以帝位言之亦如需彖傳言天

位之義也疚病也不疚與中庸內省不疚同義謂不病于心也光明者心體瑩澈無私之義也言履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亨者何也蓋以柔履剛之事非役起作用事也亦非剛之外別有所謂柔也剛健之德惟欲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則剛中正矣剛中正則履剛之事必能履乎帝位之正反諸心而不疚矣反諸心而不疚則慊乎吾心之本然自能協乎人心之同然所以能履虎尾不咥人者正以其心體之光明故也今欲求進于此惟用力于亨則剛可進于中正此履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亨也

謹按此卦名履卽履剛之義也履剛卽行健之義也乾之一卦包貫全經五十六重卦之設無一卦一爻非行健之事然履剛行健之義不于他卦發之獨于此一卦發之者蓋他卦行健皆各就一時一事言之此卦行健則不指一時一事言之實專就行健之時之心言之也蓋人之行健之心惟患不能和說惟患雜以役起之私不純乎本體之正

此則行健之心之病也此卦卦德爲說應乎乾說卽和也說應乎乾者說與健合爲一也是卽乾彖傳保合太和之義也此卦卦體爲剛中正剛中正者剛健之德純乎本體之正也是卽乾彖傳各正性命之義也旣和且正以如是之心行健則行健之心爲無病矣此履剛行健之義所以不于他卦發之獨于此一卦發之之義也

又按此卦卦德以彖傳通例例之當言說應乎健此不言應乎健言應乎乾者蓋以此卦之健不指

一時一事之健言之正指乾之全體之健而言之也此外彖傳言乾之德惟同人一卦亦言應乎乾亦以同人之健正指乾之全體之健而言之也說見同人卦注

又按此傳帝位與需卦傳天位同義皆指心之剛柔之正位言之言天位帝位者古人言心性之德多推本于天以天帝言之亦如易言天德書言天敘天秩孟子言天爵詩言帝則之義也參象傳中言位五十五無不指心位言之詳見易例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說以行健之事專爲健而不說者反復開示之辭此第一爻先爲之設便門欲其知所用力也素履與中庸言素位同義言履之心只欲如其素也蓋人之健而不說皆以有示武于人之心害之故履之心無論何時何事只欲一如其素使吾履剛之心一如無事時之常心不增入一分意思則出于心體之正矣是則出于健說合德之常心矣如是以往則于履之義可以无咎

言此正見履剛之心若不能一如其素必不免于咎也此爻之義卽乾之用九无首訟三爻食舊德之義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與中庸愼獨獨字同義獨行願言只于獨知獨覺之中自行所願無示武于人之見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言履之道惟在有闇然自盡之心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吉也履道

履之道也坦坦平易也幽人貞取象之辭幽闇也人以幽名卽中庸闇然之義也幽人貞謂闇然自盡之心能貞固也言人果能以常心爲履則履之道自在人心坦坦然平易不難見也惟雜以欲自見之心則道自坦坦心自崎嶇安往而不忤于物乎故欲履之盡道惟在用幽人之貞反己自盡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言幽人之貞只期自盡不以欲

自見之心自亂其心之本體所以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句咥人句凶句武人爲于大君
此正言健而不說之事爲之指出其病根以著戒也眇少一目也跛躄也武人與巽初爻武人同義武人者武猛之人剛健之象也大君與各卦言大君者同義卽人之剛健爲主之心也此爻之義言履之道惟貴心體之能和說不爭才智之高下也人心果能和說則平心體物履之道人人能見雖

眇者亦能視也履之道亦人人能履雖跛者亦能履也此不須才智之過人也若夫履虎尾之人于人所不能爲之事獨能爲之其才智誠過人矣然至履虎尾而咥人則害必及于民物是凶道也所以然者非其才智之不足以其武人爲于大君故也蓋履之道以剛爲主是本大君之事也然以和說之德爲大君之事可也以武人之德爲大君之事則不可也此其健而不說之病根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言眇跛之人本不足以盡履之道然未至以履剛致凶害也履虎尾者不眇不跛反以致咥人之凶其故何哉以其心不當位故也心何以不當位以其志之所存專尙剛健不體之以心體之平故也
謹按此爻之義與中庸智愚賢不肖之說正相符合蓋眇跛之視履卽愚不肖之知能也咥人之凶卽賢智之過也合之素履卽素位之義履道坦坦卽道不遠人之義幽人貞卽闇然之義貞厲卽戒

愼恐懼之義元卽誠之義亨卽明之義與傳中言獨言中言不疚言明言行無不與中庸一書暗相符合觀此一卦則可以見中庸之學之所自出矣
九四履虎尾句愬愬句終吉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因咥人之凶而開之以愬愬之事也愬愬懼也所謂懼者非有所懼于虎也蓋恐履之道不盡則害必及于民物也承上言履虎尾而致咥人之凶者何也以其忘懼也此在健而不說之人則方自以履虎

尾而不懼爲足以示武于人矣不知履剛之心惟當以民物爲重既爲虎尾則履之之心自當知懼履而能懼則于履之事終吉言此正見履剛之心惟當以民物爲重是不可以一已勝負之見與之者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卽人之民物爲重之心也志行言如此則志必能行不惟不致咥人之禍已也言此正欲健而不說之人因是而自反其民物爲重之初心也

九五夬履句貞句厲

此正言行健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夬與夬卦卦名同義剛決之義也夬履以剛決爲履也貞者正固之義在此卦則指亨言之亨之理卽正也一于亨而不變卽正而固也厲危懼也言履之道本貴于剛以夬爲履乃履之正也然人之健德發用之時惟患此心不一于正則其道不亨亦惟恐雜之以意氣之私則其德不說故夬履之心必當粹然一出于至正則無不亨之病矣又必常存危懼以自防意氣之竊發則無不說之病矣此夬履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謹按四爻言愬愬此爻言厲皆懼之義也然兩爻之義實各不同四爻之懼因履虎尾而懼蓋恐處之不當則害必及于民物也是民物爲重之心也卽訟二爻三百戶无眚之義也此爻之懼因夬履而懼蓋恐剛德發用不免有意氣夾雜之病也是防其心之有病之心也卽乾三爻乾乾惕厲之義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言夬履之心所以必欲其貞厲者蓋必能貞能厲則無不亨不說之病此心乃爲正當其位也位正當卽象傳履帝位而不疚之義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一卦之終復揭至要之義以示人言履剛之道必以元德爲本也祥善也考祥卽孟子考其善不善之義也旋反也反復思之之義也元卽乾元坤元之元也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是健順之德之

所從出也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爲一自無健而不說之病矣故言視履而考其祥反復思之惟有元德則吉此履之本也是又履剛之人之所當知也

謹按此卦卦辭言亨此復歸本于元者元又亨之本也蓋履之道當主于亨而履之心則當主于元人果以元存心則履之道卽未有不出于亨者故元又爲亨之本也人心常元常亨則德自健亦自能說應乎健說應乎健卽健順合一事也聖人于

乾坤兩卦再言元亨盡乎易之教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言元吉之義所以揭于在上之一爻者蓋必以元德爲履乃能大有福慶于民物也

☰☷ 乾下坤上

泰句小往大來吉句亨

聖人定重卦之名以剛柔消長取義者共六十卦剛長五卦柔長五卦此在五十六重卦之中又自爲一例泰者剛長之卦之第三卦也說具本卦彖傳注泰卦命名之義與否卦當對看泰者通也否者不通也泰與否皆指一時之大局言之上下情志通爲泰之時上下情志不通爲否之時也此卦所以名泰者以卦象言之乾之象天坤之象地此卦

乾在下坤在上是天地交之象也天地交卽上下交之象也上下相交爲泰之時是卦有泰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卦爲乾健也外卦爲坤順也在內者爲主者也在外者不爲主者也此卦健在內順在外在人則爲健爲主順不爲主之義也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剛之長亦自下而上此卦自初至三三爻皆剛是剛之勢日益長柔之勢日益消之象也剛長柔消在人則爲剛用事柔不用事之義也合三者言之卦象有泰

之象而卦德卦體之義又皆于處泰之道爲宜故名此卦爲泰卦辭之義則正言所以處泰之道當如是也小柔順也大剛健也言往來者往卽在外之義也不爲主之義也來卽在內之義也爲主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也此經之義言人心之健順固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健用順則有隨時爲消長之義是非可執一者也泰之時君臣上下情志和同其道宜于用健故處泰之道以小往大來爲吉復言亨者行健之道必主于亨乃能因

地制宜實有益于民物故其道當主于亨也此所以處泰之道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一節全舉經文先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泰之義也說見卦辭注按此卦名泰本專指上下之泰言之此言天地者因卦之所以得名爲泰之義正以天地之交象人之上下之交故傳卽連言之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兼卦象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也陰陽卦象也健順卦德也內外消長皆卦體也內外指內外卦言之其實則指人事言之內者在內而爲主之義也卽卦辭來之義也外者在外而不爲主之義也卽卦辭往之義也陽者健之象也陰者順之象也此傳意不重陰陽言陰陽者相形之辭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象也小人者

有順德之人之象也此言君子小人卽正指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君子小人之道卽健順也此傳旣言內健外順矣復言內君子外小人者何也蓋健順以心之德言道則以健順之德發出之條件言也消長者盛衰之義也在人事則正指用健用順之分數言之言長者分數多之義也宜多用之之義也言消者分數少之義也宜少用之之義也此傳之義卽承上節之義言之言惟泰之時上下交而

志同。故其道宜于用健。以象言之。則當內陽而外陰。陽爲主陰不爲主也。以德言之。則當內健而外順。健爲主順不爲主也。以道言之。則當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爲主。小人道不爲主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人心之健順。雖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健用順之分數。則有隨時爲消長之義。泰之時。君子之道當長。小人之道當消。此泰之時義。然也此處泰之道。所以小往大來吉也。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本多取兩德合併爲用之

義。如險而止。可以發蒙。則卦名蒙。險而健。可以處訟。則卦名訟之類。此易之通例也。獨于此兩卦。不取健順之德合併爲用之義。乃有取于剛柔消長之義者。其故何也。蓋健順合一之用。乃人生不可須臾離之道也。非一時一事之所宜也。聖人于健順合一之義。既于乾坤兩卦極言之。又于六十四卦之中。隨時隨事言之至此。兩卦不可復發此義。故另發一義也。且人之健順不相離者。健順之本體也。其有時而分消長者。則人之用健用順之分數與時爲進退之義也。聖人于此兩卦。既以上下之交不交者定兩卦之時。因以剛柔之分消長者。爲處兩卦之時之義。故不取兩德合併爲用之義。而命之以泰否之名。此易之變例也。

又按彖傳言卦象。亦有二例。有專以象其卦之德者。亦有不以象其卦之德。而另發一義者。如屯之雷雨之動。即以象其動而險之德也。噬嗑之雷電合而章。即以象其動而明之德也。恒之雷風相與。即以象其巽而動之德也。晉之明出地上。即以象

其順麗乎大明之德也。明夷之明入地中。即以象其內文明外柔順之德也。以上五卦皆即以其兩體之象。象其兩體之德。此彖傳言卦象之正例也。又如睽之卦德爲說麗乎明。睽卦傳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以象其說麗乎明之德而專以象睽之時。革之卦德爲文明以說。革卦傳之水火相息。則不以象其文明以說之德而專以象革之時。此則于卦德之外。另發一義。此彖傳言卦象之變例也。惟此傳與否卦傳言卦象。則兼此二例。此傳

之內陽外陰卽以彖其內健外順之德也否卦傳之內陰外陽卽以彖其內柔外剛之德也此與屯噬嗑等五卦一例者也又此傳之天地交不以象其內健外順之德專以象泰之時否卦傳之天地不交不以象其內柔外剛之德專以彖否之時此與睽革兩卦一例者也據此是天與陽皆乾卦之卦象地與陰皆坤卦之卦象此與雷風水火山澤爲六子之卦象正同一例彖傳之義可謂明矣然而向來易注于乾之健則直以天之健陽之健言

之于坤之順則直以地之順陰之順言之是直以乾坤兩卦之卦象爲乾坤兩卦之正義也然則所謂象者果何所象乎豈非以天地陰陽爲天地陰陽之象乎凡此皆以不審于彖傳之義之故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又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取剛柔消長之義者共十卦其義卽具于十卦之彖傳台觀之則義例顯然散觀之不見也此十卦之中剛長五卦柔長五卦其剛長柔長之序則皆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以次而加取以漸增長之義也以剛長五卦言之彖傳言長者始于復復者一剛之卦也彖傳曰復亨剛反此言復之時爲剛德初反之時也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此言復之時剛德初反是當盡力以往使剛德日進于充長之時也其次爲臨臨者二剛之卦也彖傳曰臨剛浸而長此言臨之時宜于用剛是剛當漸長之時也其次爲泰泰者三剛之卦也彖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此言泰之時

宜多用剛少用柔是正剛健之道當長柔順之道當消之時也其次爲大壯大壯者四剛之卦也彖傳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此傳不明言長者卦之德旣剛且動兩體純剛故卦名大壯則剛之長不待言而義已明也其次爲夬夬者五剛之卦也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言夬之時剛長極盛惟恐過剛不順故當劑之以柔也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言夬之時必當隨時隨事盡力以往則剛德之長乃能保其終也又進而六剛

則爲乾乾之彖傳不言長者乾爲剛之純以象人心剛健之本體故不在于剛柔消長之數也以柔長五卦言之彖傳言長者始于姤姤者一柔之卦也彖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言人心之剛柔相資爲用姤之時正柔與剛初相遇之時也是不可不養其柔德使之充長之時也又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取女之象正對柔遇剛之遇言之取者取于外者也是在外作用之柔也遇者自然來遇本體之柔也此言在外作用之柔之不可長正見

本體之柔之不可不長也其次爲遯遯者二柔之卦也彖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小者柔順也貞正固也此言柔順之德所以利于正固者蓋以遯之時正柔當漸長之時也遯與臨兩卦正相對臨言剛浸而長此言浸而長不加柔字者承上小利貞言之小卽柔也故不須再言柔也其次爲否否者三柔之卦也彖傳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此言否之時宜多用柔少用剛是正柔順之道當長剛健

之道當消之時也其次爲觀觀者四柔之卦也彖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傳不明言長者卦之德旣順且巽兩體純柔故能盡觀之時義則柔之長不待言而義已明也其次爲剝剝者五柔之卦也彖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此言人心之剛必能變其不順之剛爲純乎柔順之剛乃能復其剛德之本體故剝之時義必當專用柔順以變化之也又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小人卽指柔順言之與泰否兩傳及全經之中言小人者

同義小人長卽柔順之德長也此言剝之時義惟患用剛而有攸往則剛之德終不能進于柔矣故須時時事事勿用有攸往則柔順之德庶能日進于充長也又進而六柔則爲坤坤之彖傳不言長者坤爲柔之純以象人心柔順之本體故不在于剛柔消長之數也據此是十卦之傳于剛柔消長之義字字分明首尾完具而此十傳之外五十四卦之彖傳更無一字言及于長亦無一卦言及于消長者是此十卦取剛柔消長之義在于全經之

中實自爲一例是爲易之變例而此十卦經傳之文凡言大無不指剛健言之凡言小無不指柔順言之凡言君子無不以剛健之象言之凡言小人無不以柔順之象言之凡言剛柔無不指心之健順言之凡言長言消長無不指用剛用柔之分數言之在此十卦之中字字分明通爲一義更無一處一字另爲一義是爲十卦之通例又求之全經全傳之文其于言大小剛柔君子小人之處亦皆與此十卦通爲一義更無一處一字另爲一義是

此十卦之通例亦卽爲全經全傳之通例也以上俱詳易例

以上一條大小剛柔君子小人消長之義皆關繫全經最要之義也然求之諸儒之說則處處不合其故何也蓋聖人之易統于乾坤者也諸儒之易不統于乾坤者也聖人之易統于乾坤故乾卽心之健也坤卽心之順也六子之德卽心之健順之用也五十六卦之人事卽心之健順之用之見于實事者也以是求之則全經全傳之文逐卦逐爻之義莫不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總之不離于健順之兩義而已以經文言之有言大者卽健之義也言小者卽順之義也有言王言君言大君者皆健之象也言君子亦健之象也有言侯言臣言納婦取女畜臣妾者皆順之象也言小人亦順之象也凡此皆所謂統于乾坤者也至諸儒說易于乾坤兩卦卽皆不知爲心之德而以天地陰陽爲說則于全經之人事已不足以相統攝矣于六子之卦亦皆不知爲心之德而皆以陰陽爲說則于全經

之人事益不足以相統攝矣且不惟此也諸儒于乾坤兩字體認未明則于八卦之德之在于人心者亦皆不免望文生解而爲之說于訟之險而健則曰惟其險而健是以訟也于蠱之巽而止則曰惟其巽而止是以蠱也于歸妹之說以動則曰是不正之說以動也若然則于八卦之德先已說壞尙何全經義例之有乎惟然故于全經之文逐卦逐爻亦皆只隨文爲說不根著于乾坤健順之義其于經文中言大小者或以陰陽言之或直以事

之大小言之是皆不爲健順之義者也其于王侯以下諸象則皆不知爲健順之象而以爲正言其人于納婦取女畜臣妾諸象亦皆不知爲健順之象而以爲正言其事因是于君子小人之象亦皆不知爲象而亶以人之邪正言之矣凡此皆諸儒說易不統于乾坤之明證也以彖傳言之彖傳卦卦言剛柔凡剛皆健也皆心之健也乾之健也凡柔皆順也皆心之順也坤之順也其中言中者皆心之健順之中也言正者皆心之健順之正也言

應者皆心之健順之應也言得位當位者皆心之健順之位也言長言消長者皆心之健順與時偕行之義也凡此皆所謂統于乾坤者也至諸儒之說剛柔則亦皆隨處爲說不根著于乾坤健順之義其于剛柔言應者則不知爲健順之相應而以爲人與人之相應也剛柔言位者則不知爲健順之正位而以爲人之所居之位也剛柔言消長者則不知爲健順之消長而以爲人與人之消長也且不惟此也諸儒于剛爻則謂之陽剛謂之剛明

于柔爻則謂之陰柔謂之柔暗是剛柔不爲健順之義而剛柔之才有優劣也于剛中則以爲勝于柔中于柔中則以爲次于剛中是剛柔不爲健順之義而剛柔之德有優劣也然此猶只爲才德優劣之分未至爲貞邪忠佞之分也獨至泰否兩傳言君子小人之消長諸儒于消長之義旣有未明于君子小人又不知是象于是君子小人之消長遂亶以邪正之消長言之矣又因否卦一傳內柔外剛與內小人外君子並說于是柔爲邪佞之小

人剛爲忠貞之君子遂爲易中之一例矣據此爲準又以推之于復姤臨遯夬剝諸卦凡言剛長柔長者卽皆以邪正盛衰之事言之剝之柔變剛則曰是小人害君子也夬之剛決柔則曰是君子去小人也姤之柔遇剛則曰是君子與小人相遇也至此則剛柔二字遂全無與于健順之義而亶爲貞邪忠佞之名目矣凡此皆諸儒說易不統于乾坤之明證也不思剛柔之義一也彖傳言乾之德有言健者如訟之險而健是也有言剛健者如大

有之剛健而文明是也。有亘言剛者。如大壯之剛以動。訟之上剛下險是也。據此。是剛即爲健。其例甚明也。彖傳言坤之德。有言順者。如師之行險而順是也。有言柔順者。如明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是也。有亘言柔者。如否之內柔而外剛是也。據此。是柔即爲順。其例甚明也。況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所謂剛柔即健順也。必斷言之者。以乾坤兩卦之健順言之。則謂之健順。以八卦統同之健順言之。則謂之剛柔。此其例又甚明也。且孔子贊

易以垂教萬世。其于健順剛柔之義。亦不輕矣。若剛柔二字。散見于各傳之中。而忽則爲心德至善之名。忽則爲倫類貞邪之目。若使聖人之意果出于此。則使後之學者何由而通其義哉。以此思之。有以知聖人之意之必不然也。然而諸儒說易遂至于此者何哉。推求其故。皆以不明于君子小人取象之義。遂致輾轉推說而至于此也。然而君子小人之象。以于侯以下各象例之。其義皆不離于健順。是經文取象之例亦可謂明矣。然諸儒皆莫

之知者。又皆以乾坤兩卦。體認未明。則于全經之義。皆無根著之故也。以此言之。學者讀易。若于聖人作易之本源未徹。則于全經之條貫。未有不誤說者也。此關繫全經最要之義也。故今于剛柔消長之義。再爲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以上亦詳易例。

又按彖傳釋經。于剛柔則卦卦言之者。蓋剛柔即健順也。是心之德也。故卦卦言之也。于陰陽則惟于泰否兩卦言之。他卦不言者。蓋陰陽乃卦象也。

是與雷風水火山澤一例者也。故惟于乾坤祖重之兩卦言之。他卦不言也。至諸儒說易。則逐卦逐爻。皆必以陰陽爲說。于剛柔反在所畧焉。是亦諸儒說易異于聖人言易之一端也。以上亦詳易例。

初九拔茅茹句以其彙句征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健輔泰之事。以申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此第一爻言用健輔泰之道。必以心之柔順無私爲本也。茹。茅根也。拔謂拔去之也。茅之取象。與大過初爻白茅同義。蓋茅性柔。以象

心之柔順。色白。以象心之無私。又拔去其茹。使之純乎潔白。以象心之粹然無私之柔順也。彙。類也。以其彙。與小畜五爻本卦四爻以其鄰同義。以。卽能左右之之義。謂得同心之助也。征。進也。蓋泰之時。道固主于行健。而行健之心。則必出于柔順。又出于粹然無私之柔順。然後健爲本體之健。而可以得同心之助。征吉者。言必如是而進則吉也。

謹按泰之時義。主于行健。此第一爻。卽以柔順言之。何也。蓋健順分消長者。以處世之時義言之。健

順不相離者。以行健之心言之。人之行健之心。必出于粹然無私之柔順。然後有以全其健之用。而無負于泰之時。此爻之義。與消長之義。實相成而不相悖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與咸初爻渙三爻傳志在外同義。言拔茅之道。所以征吉者。以其志之所存。誠切在于民物。無身家之念以雜之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正言用健輔泰之事。卽卦辭小往大來之義也。包者。容蓄之之義也。荒。大也。馮河。徒步涉河。勇于任事之象也。不遐遺。卽孟子不忘遠之義。朋亡。謂無私繫也。尚。進也。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此爻之義。特卽卦辭大來之義。而詳言其事。包荒。則天地民物。皆在吾包涵容蓄之中。心之仁也。用馮河。任事之勇也。不遐遺。慮之周也。朋亡。心之公也。蓋輔泰之道。不仁。則無其本。不勇。則不能任其事。

慮不周。則利不盡興。害不盡革。心有私。則不能集思而廣益。故必四者備。然後用健輔泰之事。庶得進于中行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心無私曰光。視民物如一體曰大。言包荒以下之事。所以得尚于中行者。以心之光大故也。按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言用健輔泰之心惟當夷險一致專于自盡不可以求信于上之故而動其心也平坦易也陂險陂也平陂以所處之境言之往復以上下之心言之艱貞謂人臣自盡之心艱難而貞固也恤憂也孚信也謂見信于上也食與各卦言食者同義自養之義也福與晉二爻介福福字同義謂人所享受之福也此爻之義言人臣所履之境夷險不一未有常平而不陂者然上下之際以心相與亦未有常往而不復者是人臣盡心所事則必見孚于

上固事之常也然在人臣之義則惟當艱難貞固其心專于自盡則可以无咎若上之孚不孚勿恤之也勿恤其孚則義專自盡心無愧怍是無論遭際何如而于自養之地已爲實受其福矣此言人臣事上之義必如是以盡其心始能問心而無愧怍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交也天地際即彖傳天地交上下交之義也无往不復天地際者言人臣之心果能自盡則未有往而不復者蓋泰之時正上下交之時也

六四翩翩句不富以其鄰句不戒以孚

此言用健輔泰之道惟貴心之能虛而必在于能自反也翩之爲言反也翩翩者時時自反之義也不富以其鄰與小畜五爻富以其鄰取象之義當對看蓋富者實也以象心之誠也富以其鄰言富者實有其富則力足以及乎其鄰故能以其鄰此以況言人心之誠之能動物也不富者虛也以象心之虛也不富以其鄰言富者不自恃其富則心

足以感乎其鄰故能以其鄰此以況言人心之虛之能動物也戒教誡也孚信也謂人之信之也此爻之義言人之行健之心惟患于不虛而其要必在于自反如使人之行健之心果能隨時隨事常常自反則心能虛矣心虛則以無成心之心與人共事自然能以其鄰矣若是則人之信之亦不待于教誡而自孚矣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實謂心之虛也皆失實謂心之無時無事而不

虛也實指心之成見言之于實言失者心之成見至是而盡空之如失之者然亦如羊之稱喪之義也中心本心也中心願謂鄰之應之亦自出于中心所願故不待戒而自孚也按初爻以其彙以志之在外是即小畜五爻富以其鄰之義也此爻以其鄰以心之失實是即謙五爻不富以其鄰之義也富以其鄰即孟子誠能動物之義不富以其鄰即坤卦西南得朋之義也

六五帝乙歸妹句以祉句元吉

此言健之大用仍在于健中有順而必貴自元出也帝乙商之賢君也妹少女也歸妹來歸之妹也此疑商之舊事如周之太王愛厥妃之事為世所傳述者故借之以取象亦如高宗伐鬼方之例也帝乙為大君之位以象心之健帝乙歸妹則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德也以上俱詳易例祉福也以祉即洪範錫福于民之義謂以是健順合一之德造福于民物也元即乾元坤元之元也言元吉者蓋人之健順之德皆出于元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之德皆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能以是造福于民物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言所以元則吉者蓋人有元德則健順之用皆出于心之本體之中自行所願故能以是造福于民物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此一卦之終因用健之人易涉盈滿故為之設誡即乾之上爻戒亢龍之義也隍城下池也復反也

城復于隍言人之築城皆取隍中之土為之而城之終未有不復于隍者取象之義即謙彖傳變盈流謙之義也用師猶言用兵示武于人之象也自邑己之私邑以象人之自己分上之事也告告戒也命天命即天理也自邑告命即夬卦告自邑之義勿用師即夬卦不利即戎之義也貞者誤以為常而固守之之義也言人取隍中之土以為城而城上之土其終未有不復于隍者蓋城以高而致危隍以謙而受益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用健

之道不可存用師之見以示武于人惟當于自己分上頻頻提醒以天理之存亡則可無盈滿之患若竟以用師之道爲常而守之不變則終致羞吝矣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即告命之命也亂不治也言人之所以以滿招損如城之復于隍者皆以其自邑告命之事先自亂而不治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句不利君子貞句大往小來

此柔長之卦之第三卦也說見泰卦注否之名義亦見泰卦注此卦所以名否者以卦象言之乾之象天坤之象地此卦乾在上坤在下是天地不交之象也天地不交即上下不交之象也上下不交爲否之時是卦有否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卦爲坤順也外卦爲乾健也在內者爲主者也在外者不爲主者也此卦順在內健在外在人則爲順爲

主健不爲主之義也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柔之長亦自下而上此卦自初至三三爻皆柔是柔之勢日益長剛之勢日益消之象也柔長剛消在人則爲柔用事剛不用事之義也合三者言之卦象有否之象而卦德卦體之義又皆于處否之道爲宜故名此卦爲否卦辭之義則正言所以處否之道當如是也匪人與比三爻匪人同義謂非人道之正也君子剛健之象也君子貞即剛健之貞也大小往來解見泰卦注此

經之義。言人之剛健之貞。本人之持身涉世之正道也。然無如否之時。上下情志不通。其一時世道人心已非人道之正矣。如必堅守剛健之貞。則動即見忤。必無將順匡時之用。故不利于用君子之貞。惟大往小來。順爲主。健不爲主。庶有可以隨宜救濟之道也。此所以處否之道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此一節全舉經文。先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

否之義也。說見卦辭注。天下无邦。以天下之否言之。如文王當商末之時是也。按此卦名否。本專指上下之否言之。此言天地者。因卦之所以得名爲否之義。正以天地之不交。彖人之上下之不交。故傳即連言之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兼卦象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義也。內外陰陽君子小人消長之義俱見泰卦注。柔剛即順健也。變稱柔剛者。取韻之叶也。此傳之義。即承上節之義言之。言惟否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故其道宜于用順。以彖言之。則當內陰而外陽。陰爲主。陽不爲主也。以德言之。則當內柔而外剛。柔爲主。剛不爲主也。以道言之。則當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爲主。君子道不爲主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人之用健用順。惟當與時爲消長。否之時。小人之道當長。君子之道當消。此否之時義然也。此處否之道。所以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也。

初六。拔茅茹句以其彙句貞吉句亨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順濟否之事。以申卦辭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義。此第一爻。言用順濟否之道。亦以心之柔順無私爲本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也。二爻否亨。亨字並同。拔茅茹二句。取象之義。皆與泰初爻同義。否與泰之時義不同。而初爻之義同者。蓋時無治亂。欲求濟世。皆必以心之柔順無私爲動物之本。

故皆以拔茅茹以其彙言之。惟泰言征吉。此不言征吉言貞吉者。蓋否之時義。不主于進。故不言征而自盡之心。尤恐其有攙和斷續。故言貞也。復言亨者。濟否之道。尤不可不行之以至通也。

謹按此爻以其彙。舊說多以引類而退爲說。今以全經義例。及本卦經文證之。實非經義。蓋聖人作易垂教。惟欲教人以經世之學。使天下萬世之民物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義也。否之時義。所以利用柔者。正欲其以柔順之道濟否也。故二言包

承。四言疇離祉。五言休否。皆正言用柔濟否之道。無一言及于潔身避亂之事。若如舊說見時之否。卽引類而退。此孔子所謂果哉末之難者。尙何剛柔時義之可言乎。又本爻以其彙。與泰卦以其彙各卦以其鄰。皆爲得同心之助之義。本爻傳中志在君。與泰初爻傳志在外。亦同一義。是皆義例之甚明者。惟大象乃有儉德辟難之說。大象一書。與經文彖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與泰初爻傳志在外。同義。變稱君者。取韻之叶也。

六二。包承。句　小人吉。句　大人否亨。

此正言用順濟否之事。卽卦辭大往小來之義也。包與包蒙包荒之包同義。謂心之仁。足以包涵容蓄之也。承。猶順也。小人卽彖傳所謂小人道也。大人者。有元德之人之名也。五爻大人並同。否亨。謂處否之亨也。言否之時。上下情志不通。若處之之

道微涉亢直。則必致與時相忤。更無可以救時之用。故其道惟在于包承。包承者。以包涵容蓄之仁。爲隨宜將順之事。心則出于包。而事則出于承。故惟用小人柔順之道則吉。且所謂小人吉者。非專乎柔順事也。小人之吉。正大人處否之亨也。此爻之義。最宜善會。蓋承是小人道。包是大人心。以大人之心。用小人之道。是正其濟否至通之道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亂羣。以包承之心言之。言是包承之道。皆出于

大人誠切救世之心非有詭隨阿附求濟其私之意故雖出于承而實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此因包承之用其道甚大而其辨甚微故復舉一相似不同之事以著戒也羞恥也包羞者謂以包涵容蓄之用爲可恥之事者也此爻之義言包承之本惟在于有大人之心若本無其心而但襲其蹟意存阿附是謂包羞非包承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言包羞之事是乃心不當位失其本心者之所爲也

九四有命句无咎句疇離祉

此再即包承之事而晰言之以明其義之重也命天命即天理也有命與師上爻有命同義此言有命者言包承者隨宜將順之事實皆有天理以爲之權衡也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承上言包承之事第觀其蹟似亦不大異于常人也以實而論則其隨宜將順之事實皆有天理以爲之權衡故于義可以无咎且不惟无咎而已其潛移默化亦實有濟否之功在于無形之際使倫類皆受其福此包承之義所以重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即志在君之志也志行者言至有命无咎而疇離祉則其在君之志于是而得行不惟无咎而已也此傳不出疇離祉句實正釋其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五休否句大人吉句其亡其亡句繫于苞桑

此再即二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言休否之用惟在有大人之心始能一于柔順貞固而不變也休與休復之休同義謂休息也休否謂能休息此否使不否也大人吉謂有大人之心則吉也其亡其亡憂危念亂之誠也繫于苞桑即指大人濟否之心言之苞桑桑本也取象之義桑性最柔而固而桑本尤固柔以象心之柔順柔而固以象心之柔順而貞固也繫與姤初爻繫于金柅繫字同義繫于此而不變之義也承上言包承之用至疇離祉

則必能休此否矣。而休否之用。則惟在有大人之心則吉其故何也蓋以其憂危念亂眞有一體相關之誠故其濟否之心亦遂能繫于苞桑一于柔順貞固而不變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位正當者言大人之吉惟以此心正當其位之故也是決非後起才智之事之所能與也。

上九傾否句先否後喜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濟否之道惟在用順以終卦

辭大往小來之義也傾否謂能傾去此否也。傾否之義又進于休否亦如遯卦嘉遯肥遯之例也先後與坤卦先後同義先者有成心以待之之義不順之義也後者無成心以待之之義順之義也言否之一事關繫于當世安危甚重故濟否之心必期有以傾去其否乃爲有益于當世而傾否之道則惟在于用順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爲先也先則不順矣不順則于人無感悟之機否者必益形其否事至而我無成心以待之是我爲後也後則順矣順則于人有感悟之機否者即可以有喜此濟否之道所以必要于大往而小來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終即蠱彖傳終則有始之終也否終者言否于此終則泰于此始也此傳之義言否之大局欲其有終惟在有以傾之若不能傾去其[illegible]任其否則未有不[illegible]危亡者是何可以[illegible]之否而不爲之所[illegible]。

周易通義卷之四

周易通義卷之五　　　　任邱邊廷英學

周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句亨句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者同乎人也同乎人者同乎人所受于天之同然也蓋人之性粹然至善本無不同有私則不同矣同人者去其不同以復其無不同之本然也故同乎人則盡乎人矣同人之義卽盡心之義也盡性之義也盡人道之義也聖人定重卦之名多

就卦德之用在于一時一事有實用而關繫甚重者言之以明人之成己成物之實學此易之通例獨于此卦不名之以一時一事之用而名之以同人其故何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心之德渾然一體而分八者以言之則各卦所指固不無偏全大小之異矣今此卦以卦德言之內離外乾其德爲文明以健乾之健剛健之全體也離之明乾坤之大用也文明以健是健之德爲剛健之全體文明之德卽健中所自有也此心體之至善也以卦體言之六二一柔得位得中與乾相應在于人心則爲柔順中正之德與乾相應是中正而應之德亦健中所自有也亦心體之至善也卦德卦體皆爲全體至善之德如此聖人以爲德如是足以盡人道矣故不名之以一時一事之用而名之以同人一卦經文亦皆不偏指一事直以去私存理之全功言之此聖人所以設同人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同人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同人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野者空廓之境無私之

象也同人于野者言同人之功惟欲復其無私如野之本體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卽人所受于天之同然也此言亨者言同人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也蓋心之不同皆私害之主于亨則不同者去同者復矣故同人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此言涉大川則以隨時盡力之事言之言心之所嚮旣主于亨矣其隨時隨事主于亨之功又必以涉大川之全力赴之也君子者剛健之名也貞正也此言利君子貞

則專以心體流行之事言之蓋剛健者心之本體也剛健而無不正者剛健之本體也今欲同人惟欲復其心之本體而已惟欲復其剛健之本體而已故其主于亨之功雖已隨時隨事盡力為之至此心之用時時發用則惟欲不失其本體而已矣當行之以君子之貞也凡此皆所以求進于同人之功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同人之義也說見

卦辭注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乾行乾德之流行也通即同之義也通天下之志即心與人同之義也承上言同人一卦所以名同人之義如此然則聖人言同人之道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其義何也蓋同人一事乃乾德流行之事故主于亨之功不可不以全力注之也其又言利君子貞何也蓋人之心健而已矣必如此卦之德文明以健然後心之健為心理內明之健非心理不明之健也必如此卦之體中正而應然後心之健為中正而應之健非不中不正不應之健也是則為健之正也人心有如是之剛健乃能與天下之心無不通無不同者此同人之事所以必貴行之以君子之貞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同人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同人之功必以能去其私為最要也門以內有私之地也門以外無私之地也于門即傳中出門之義此以人之出門象心之能去其私也蓋人之心本無不同有私則不同矣故欲求進于同人者必能自去其私乃能復其心之同然之本體于同人之義乃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言所以不同乎人者以其有私也出門則無私矣

無私則同乎人矣。故人不得而咎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言學之有外見者也。宗主也。吝不足也。蓋人之心。各有其廓然無物之本體。若學不識本心。從外見入。則不免于倚藉外見。有所偏主處矣。是則爲同人于宗矣。若是則雖去私力行。終亦不能復其廓然無物之本體。故于同人之道。終亦有所不足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言于宗之道。卽取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正言去私之事也。伏謂制伏之也。戎寇也。與夬二爻暮夜有戎之戎同義。以象心之私也。莽草莽。以象心體之不淨。私所潛藏處也。升其高陵。與震二爻躋于九陵同義。謂自提醒此心。超出于膠膠擾擾之外也。三歲言久也。興起也。言人之心本無不同。所以不同者私害之也。人之心體不淨。則心如莽。心如莽則害心之戎。必盤踞其中。時時竊發

此所以不同于人之病根也。今欲同人。惟在以乾行之健。制伏此戎于草莽之中。却自提醒此心自升于高陵之上。則如莽之心。今廓然矣。信如是。則害心之戎。雖至三歲之久。亦不復興。焉庶乎其可以漸進于同人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敵之以乾行之健也。至于三歲不興。則同人之事亦幾于安而行之矣。按此傳安行。卽中庸安而行之之義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言防私之事也。乘猶憑也。墉城也。取象之義。以憑城而守。象人之防私之事也。言彼在莽之戎。雖經制伏。亦未必遂無竊發時也。在我則惟用乾行之健。嚴以防之。固以守之。如乘墉而守。使彼在莽之戎。不克攻焉。庶于同人之事。能保其吉也。按三爻伏戎。是制伏之之事。此爻乘墉。是防守之事。二者于去私之事。不可偏廢。故兩言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言用乾行之健防私之攻則彼之弗克義當然也反復也反則謂復于天理之正也言至乘墉而守力亦困矣然能不受其攻復于天理之正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此言去私之事果能出于不容已之誠心則終有成也號咷與各卦言號者同義以象心之哀誠也笑與萃初爻笑字同義以象人之得所欲而樂也大師猶言大兵以象去私之力之健也克勝也相

遇謂與廓然之本體相遇也言同人之事惟在此心果能先之以哀誠而號咷則其後必能得所欲而笑蓋心既誠則其力必健雖有在莽之戎亦必能以大師克之與廓然之本體相遇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與困五爻傳中直同義中直卽彖傳之中正變文言直者取韻之叶也言同人先號咷之心卽中正之心也以中正之心去私則力必健矣此所以能克以大師而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同人之究竟惟在復其無私之本體以終卦辭于野之義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心之無私之象也于郊卽于野也變稱郊者假象言意微變其辭如咸之咸腓咸股困之朱紱赤紱皆其例也以上詳見易例言同人之功說之不可勝說總之則惟欲復其無私之本體而已欲其如郊而已蓋心必爲如郊之心然後時時發用可以无悔是則同人之功之究竟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言所以必欲同人于郊者蓋以此心未至于如郊終未爲自得其本心也按此傳志未得與謙上爻傳志未得困五爻傳志未得觀上爻傳志未平文法正同解之當同一例說詳易例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多名之以一時一事之事獨于此卦名之以同人者以此卦之德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心之德渾然一體非各爲一事者也然渾然一體之德既作八

卦以象之則各卦所指之德其發用流行之處固不無偏全大小之異矣如乾為剛健之全體固也然若與震坎艮三卦相重則兩體之中純剛無柔固不足以象心之全體也若與巽兌兩卦相重則雖有剛有柔而其用亦狹如說應乎健其用惟宜于履剛之事健而說其用惟宜于處夬之事健而巽其用惟宜于小畜之事巽而健其用惟宜于柔遇剛之事是皆不足以象心之全體者也八卦之中惟乾與坤重其用最大然泰否兩卦聖人既有

取于剛柔消長之義矣此外惟乾與離重可以象心之全體然大有一卦明在外體象明之發用之事不象心之本體之明與心體不相似又九二六五中而不正其德亦亞于同人故不可以名同人此聖人于五十六重卦之中所以獨于此卦名之以同人之義也

又按離于六子之中功用最大其故何也蓋八卦之德本一德也故無優劣之可言然既分八者以言之則其用亦自有廣狹之異如艮德須于禍福利害相摇奪時艮德乃見常時不見也常時不見即非艮德發用時也兌德須于人情世事相激時兌德乃見常時不見也常時不見即非兌德發用時也推之震坎巽三卦之德亦大略相似惟離之明則無時無事不用與乾坤之用實略相等此所以離之一卦在六子之中功用為最盛也此義徵之各彖傳之中實亦有據如八卦之德各以一言括之惟乾或言健或言剛健坤或言順或言柔順離或言明或言文明此外五卦無之此彖傳于離

之一卦特異其辭處也又彖傳之中四言柔上行皆離在上體之卦也此外雖坤在上體亦無言柔上行者是亦彖傳于離之一卦特異其辭處也凡此皆離之一卦功用最盛之明證也

又按聖人于五十六卦之中獨名此以同人以其德足以象心之全體也因此彖傳之文亦遂有較他卦特異其辭者一傳之中凡三見如此傳釋卦名之處若以小畜大有兩卦傳例之則當云柔得位得中而上下應之此常例也然此不言上下應

之獨言應乎乾者明乎此卦之德乾爲主柔不爲主也故不言上下與柔應乃言柔與乾應也若以睽鼎兩卦傳例之則當云柔得位得中而應乎剛此亦常例也然此又不言應乎剛獨言應乎乾者明乎此卦之剛乃心之全體之剛與他卦一時一事發用之剛不一例也故不言應乎剛必言應乎乾也此彖傳于此卦特異其辭者一也又卦體之善莫貴于中莫貴于正又莫貴于應三者備則尤善之善也其實卦體之中凡六二九五同在一卦者皆可言中正而應五十六卦之中具此體者共十六卦然聖人于他卦皆不言者以其德不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亦無取于中正而應之義也惟此卦之德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中正而應之義亦獨于此卦發之此彖傳于此卦特異其辭者二也又彖傳釋經皆亘舉經文而釋其義獨此有同人曰字以示鄭重分明之義此亦較他卦特異其辭之處也

又按此卦經文在全經之中亦有特異者如他卦

凡言剛健無不及于柔順惕厲之義者蓋戒剛貴順乃全經之通例也獨此卦言利君子貞又言伏戎于莽又言乘其墉弗克攻又言大師克相遇全卦所言皆剛健之事無一字及于柔順者蓋以此卦專明去私存理之事去私存理惟在于剛故不及于柔順也是又此卦經文在全經之中爲特異者也

䷍乾下離上

大有句元句亨

大剛健也。剛健謂之大者。蓋人心之健。皆起于視萬物如一體之心。是心之健。卽心之大也。故剛健謂之大也。大有者。謂實有此剛健之德也。卦名大有。正爲人之有健德而順不足。明不足者。立教之辭也。蓋世之立心剛健之人。心存民物。利害不恤。自謂能有剛健之德矣。然以不柔順不虛明之故。則其施之于事。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終無裁

成輔相之實用。聖人以爲如是之健。雜以人。不純乎天。未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也。此卦以卦德言之。內乾外離。其德剛健而文明。在人則爲健與明合併爲一之健。非健而不明之健也。以卦體言之。六五一柔。得尊位大中。而全體之剛與之相應。在人。則爲健與順合併爲一之健。非健而不順之健也。聖人設卦至此。以爲剛健之德。能順能明。必如此卦之德。始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矣。故名此卦爲大有。聖人設卦命名之意。正欲世之有健德之人。因是而求復其剛健之本體。卦辭之義。則教人以求復其剛健之本體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與乾卦元亨同義。蓋必行健之心。一主于元。不雜之以私小。一主于亨。不雜之以智識。則其剛健之德。始能日進于順。日進于明。日進于天德之健。始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矣。此所以爲求進于大有之實功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大有之義也。尊位

大中。指六五言。六五一爻。柔交剛位。中而不正。不可以言得位也。以其居上體而爲成卦之主。故言得尊位。以其居上體之中。故言得大中。在于人心。則主宰萬事。是爲得尊位。粹然至善。是爲得大中也。凡此皆極言卦體之善。以明其所以爲大有也。卦之得名。本兼卦德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卦德。釋卦辭元亨之義也。文明者。心理內明

也言人之心健而不明則隨時做事不盡其自然
之分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不可謂健之正也
必如此卦之德剛健文明合爲一德則健德之行
始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矣德如此乃可謂之大
有今欲求進于此惟當隨時做事常必全心注嚮
于元亨乃能漸進于此此大有之功所以必當專
主于元亨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有健德之人所以求復其本

體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卽承卦辭元亨
之義言之言檢心之功必以謹防其害心之感爲
最要也交接也卽孟子物交物之交也害謂害此
心者指外感言之凡有害于元亨之心者皆是也
艱與泰三爻艱貞之艱同義卽孟子操心危之義
也言人之心健而不順私害之也不元不亨之心
害之也故欲求進于大有者惟在自檢此心常必
以元亨爲主于凡外物之感有害于元亨之心者
卽謹防之勿與之交是非物之能爲咎也人心之
用至靈至變一刻忘艱則物乘之而爲咎矣心不
忘艱則物不爲害而可以无咎故欲求進于大有
者于所以檢心之功實不可以一時一事而或懈
其力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言初爻卽發此義以明无交害之義之重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此言人心之健必能健順合德有成物之實用始
爲大有之實際也大車牛車平地任載之車也大

車材壯以象心之健牛駕行緩以象心之順載如
坤厚載物之載言人之誠切體物之心爲物所託
命卽如以心承載乎物然也有攸往與坤卦辭有
攸往同義謂欲用健而有所爲也言人之健德必
以成物爲實用卽如車之載物然也然必此心之
健如大車之健始可以任其載又必此心之順如
牛駕之順始可以善其載若是則健順合德之心
始眞足以承載乎萬物矣以如是之德而有攸往
則必有曲成萬物之實故于義可以无咎言此正

見健而不順之人欲有攸往終無成物之實終不免于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中中德也健順合一卽中德也積中不敗者言以是中德之心承載乎物則物皆承載積聚[illegible]中德之中自然不至于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此爻之義言大有之功終必以健德充盛爲本又專誠用力以求復其天德之健庶能復其剛健之

本體是決非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之所能勝也經文中言王言侯言公言天子皆取象之辭王專制以象心之健侯奉法以象心之順公在王侯之間上承王命下統羣侯以象人之健順具足之本心天子者天之子以象心之健克肖乎天之健者卽象傳所謂應乎天之健也亨與享獻之享同義專誠上通之義也小人與師上爻旣濟三爻小人同義在他卦則但以象心之柔順在此爻則對公取象專以象夫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也言大有之事終必以健德爲之根本故人欲求進于大有者必以其本來健順合德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天德之健庶能有以復其剛健之本體是決非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之所能勝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小人健德不足去私無力則于物欲之來卽恐不免有受其害者此所以弗克進于天德之健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此爻所言亦去心害之事然不同于初爻者初爻

无交害謂防其物欲之私此爻匪其彭謂去其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彭盛也壯也卽大壯所謂壯也匪猶無也匪其彭卽大壯用罔之義也蓋人之健德純乎本體則必無外露盛壯之形凡其有外露盛壯之形者皆其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故欲求進于大有者惟欲健之流行純乎本體無外露盛壯之形則于大有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晳亦明也彭生于意氣之私明辯晳言于理欲公

私之介辯之明且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此爻之義正言大有之孚欲人之求進于大有者以是爲用功之驗也孚與需有孚孚字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交如與小畜五爻攣如同義言于人有自然之感格也威如與家人上爻威如同義言己之形于外者有自然之嚴重也蓋人之心有健德而不能柔順則必無人己同心之驗而不交如有順德而剛健不足則亦無誠中形外之驗而不

威如故必有健順爲一之德者始能有交如威如之驗是則大有之孚也信如是則剛健之德始爲復其剛健之本體故于大有之義爲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以發志與豐二爻傳信以發志同義信者信驗之義卽爻辭所謂孚也發與發蒙發若之發同義去蔽之義也發志謂能自去其心之蔽也豐爻傳信以發志承上豐其蔀言之實承卦辭之亨言之言所以有此孚者以其心一主于亨能自去其爲蔀之蔽故能有此孚也此傳信以發志承上无交害言之實承卦辭之元亨言之言所以有此孚者以其心一主于元亨能自去其害心之蔽故能有此孚也凡此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易坦易也備猜防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者言其以元亨之心行元亨之事坦坦平平無人己猜防之意故人之仰之愈見有自然之嚴重也凡此皆正釋交如威如所以爲大有之孚之義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因言大有之功能進于天德之健則其自然之功用至于如此卽象傳應天時行之義也祐助也自天祐不指受福祿言正謂心之健德隨時隨事發用流行無不與天相應卽若天之助之然也如是則剛健之德與天爲一不惟于大有之義爲吉施之于事亦無往而不利也按此自天祐之卽姤五爻有隕自天之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上爻也對初言之此與初爻傳爲終始之辭言

大有之功始于无交害其終則至于此此大有上
爻所以發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義也

䷎艮下坤上

謙句亨句君子有終

謙虛也謂心之虛也舊說有以有而不居之義爲謙者此謙之發用之一端非謙之正義謙之正義專指心言專指心之虛言觀彖傳言謙對盈言之及五爻不富之文則謙之名義可見卦以謙名正爲人之有健德而心不虛者立教之辭也蓋人之爲人所恃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惟在于心之健而健之發用所以能善其用者惟在于心之虛人

心有私則不虛有意見亦不虛健而不虛則體物不能切至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終無曲成萬物之實故人心之謙與不謙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爲甚重也聖人以謙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謙者此卦兩體內艮外坤其德爲止而順止者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不因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也健之至也順者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意必之義也健之至而仍能順惟心之虛者能之故名此卦爲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

以求進于謙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謙亨者。言人欲求進于謙。惟當用力于亨也。蓋人心之不虛。皆私與意見為之。故欲心之虛者。必使此心隨時應物。常必專主于亨。則私與意見可以漸漸融化。日進于虛矣。此求進于謙之功。所以必當用力于亨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名。即乾之三爻。坤之卦辭。所指之君子也。有終與坤三爻有終同義。君子有終者。言是謙亨之功在有健德之君子。則必欲求其有終也。謙

亨之教。必專屬之君子。何也。蓋世間無健德之人皆無志者也。無力量者也。是無為人之本者也。無謙不謙之可言也。惟有健德之君子。志堅力果。真為民物所恃賴之人。而常患于不謙。因亦不能善成其健。終不足以造福于一世。此聖人所深惜也。故謙亨之教。專屬之君子。而以有終易之。一卦之中。三言君子。聖人憂念萬世。諄切屬望于有健德之人。情見乎辭矣。

謹按易之為教。健順並重。而各卦教人之辭。常必偏重于順。何也。蓋皆為有健德之君子立教之辭也。大抵人無健德。則于民物之事。本無真切不容已之心。是無為人之本者也。非聖人所屬望也。聖人屬望。惟在于世之有健德之人。而常患其不順。故諄諄以順為言。使之用順以成其健。則天下萬世之民物。陰受其福。此聖人所以作易垂教之本義也。全經大指無不如是。而此卦三言君子。立文尤顯。故再為重申此義。以為學者讀全經六十四卦之通例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以天地之謙亨。釋卦辭謙亨之義也。濟猶究也。光明上行。以天地生物之事言之。蓋天道必下濟也。而生物之功。乃能光明。地道惟卑也。而生物之功。乃能上行。是天地所以成其生物之功者。皆出于謙也。然天地生物之事。皆其至通者為之。是天地之謙。即天地之亨也。天地之謙。皆出于亨如此。故人欲求進于謙者。亦必當用力于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復即天地鬼神人事廣明盈謙之事以釋卦辭君子所以必當有終之義也虧盈益謙者言寒暑進退之事盈則消至虛則息至也變盈流謙者言高下變遷之事高者必有頹損下者爲物所歸也害盈福謙者言福善禍淫之事其害皆盈召之其福皆謙召之也惡盈好謙者言人之公好公惡之事凡人不能受善則衆必惡之能受善則衆必好

之也凡此之事滿必招損謙必受益皆出于理勢之必然無可逃者故惟謙之道以處尊顯則因謙而益光以處卑約則愈謙而愈不可踰是惟君子之有終者能之此君子謙亨之功所以必貴于有終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謙謙句君子用涉大川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之義專爲有健德之君子真切立教之辭此第一爻先言謙與健爲一時並到之事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謙謙者謙而又謙惟患其謙之不至也用涉大川者謂用涉大川之道以行其健也涉大川取象之義即中孚傳乘木舟虛之義蓋涉大川者舟材必壯以象心之健也舟中必虛以象心之虛也用涉大川者謂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事是爲用涉大川之道以行其健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惟患其不虛人當行健之時則其心尤患于不虛故人之求謙之功必欲謙而又謙惟恐其謙之不至也然所謂謙謙者非

欲減損其健也正欲以是而行其健也故有健德之君子必欲隨時隨事常必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事用涉大川之道以行之乃無負于謙之時義而吉也此謙與健一時並到之真功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謂心之虛下也牧養也言有健德之君子所以必欲用謙謙之功者蓋以心之虛下正所以自養其心自成其德故不可不極其至也

六二鳴謙句貞吉

此言謙之德必貴于自得故求謙之功不可不實用其力也鳴謙者取象之辭也鳥至和適時則鳴鳥之鳴皆出于自然而不容已自得之象也鳴謙者謂謙之發用亦皆出于自然而不容已亦自得之義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在此卦則指亨言之貞即一于亨而不變之義也此爻之義言謙者心之德也是非可以一時强制之力即能取效者也謙必誠爲自得之謙乃爲實有此謙德而可以收謙之實用故謙之德必貴于鳴謙惟然故人

之求謙之功亦不在于一時一事必其主于亨之功真能貞固無稍撓和間雜乃于謙之義爲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此言中心即本心也中心得即孟子自得之義也

九三勞謙句君子有終句吉

此因勞謙之事爲君子之所尤難故復以有終勗之也勞謙者謂有功勞及于民物之時心能謙也蓋謙之德在常時已難至有功勞及于民物之時而心能謙則又難然謙之德則必至于勞而能謙始爲謙之極至故有健德之君子處此則必欲不矜不伐初終一致始爲于成己成物之道無不盡而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言勞而能謙乃爲謙之極至爲萬民之所服言此正見勞而不謙者仍是謙德未至好善不誠于道終爲未盡民不服也

六四无不利句撝謙

此正言謙德致用之實其功甚大而其利甚溥欲人之勉于其實也撝者發揮展布之義也撝謙者謂發揮展布之事皆出于至虚之心也言有健德之君子皆欲有所發揮展布以求有益于當世是其素志也然使其發揮展布之事不出于至虚之心則其施之于事必有利有不利焉未能无不利也求其施于事而无不利者惟在撝之事皆出于謙乃有如是之實用此謙之德之所以重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天則也不違則言必撝出于謙始能事事協乎天則也此所以施之于事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此爻之義再以謙之及物之實用言之因進之以去私之功也四爻撝謙謙之施于事者此爻以其鄰謙之及于人者二者皆謙之自然及物之實用也不富以其鄰與泰四爻同義言此心常虛不富則以心感心必得同心之助也侵伐者以用兵之事象人之克己去私之事言侵又言伐者去私之

事非一端可盡也承上言人之行健之心果能一出于謙則豈惟施之于事有撝謙之用而已誠使此心常虛不富則以心感心必得同心之助是心之不富即必能以其鄰也凡此皆謙之自然及物之實用也然求其用力之方其要惟在于自治故人之求謙之功惟利用侵伐之事以自去其私誠如是則私去而心益虛自然施之于事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服猶順也征不服謂自去其心之不順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征不服者即承爻辭侵伐之象而引伸之之辭亦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之例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用侵伐之義再晰言之以明去私之義之重也行師者用剛之象也邑國謂己之邑國以象人之自己分上之事也征邑國與晉上爻維用伐邑同義言師之行非以施之于人專以征己之邑國謂意專于自治也言人之求謙

之功必欲求進于鳴謙始爲自得之事然使在己之私去之不盡終不能進于鳴謙也惟然故求謙之功有必利于用行師者蓋以征己之邑國不可不用剛以治之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與同人上爻傳志未得同義說詳同人傳注此傳之義言人之求謙之功所以必欲求進于鳴謙者蓋以此心未至于鳴謙終未爲自得其本心也欲求自得此所以當用行師征邑國也用行

師言可者他事不可用行師自治則可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樂也孟子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此所謂豫即孟子所言安樂之境也聖人設卦垂教所以特設豫之一卦者蓋以人之心處憂患易處安樂難若使世之有世道之責之人處豫之時則其心之一瞥一縱之間關繫于天下安危生民利害甚重故特設豫之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豫者人無剛德而處豫則溺于豫矣若有剛德之人處

豫則必思隨時立事奮發有為其心非不善也然處豫而動即恐不能柔順體物則豫之境皆足以為心之蔽即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若秦漢之强以富實之業銳意征伐至于海內虛耗是即處豫之病也是即處豫而動不能柔順體物之病也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震其德為順以動在人則為順動合德用順以成其動之事也以卦體言之九四一剛居上體用事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為剛德用事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卦德卦體皆

爲有剛健之德。又能行之以柔順之事。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足以處豫矣。故名此卦爲豫。卦辭之義。則正爲處豫而動者示以自治其心之要道也。建侯。與屯卦建侯同義。侯以象心之順德。建侯謂建立此心之順德也。行師與謙上爻行師同義。謂用剛以自去其心之私也。蓋人之處豫而動之心。惟患不順。故利建侯。惟患有私。故利行師。建侯行師。處豫之道。盡于此矣。此人之處豫之時。所以自治其心之要道也。

謹按。動爲剛德。乾之用也。凡人動德發用。皆生于民物爲重之心。是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然此心乘剛而動。卽往往不能柔順體物。此人人易犯之病也。故聖人以建侯教之。屯與豫兩言建侯。皆動德發用之卦也。

又按。屯言建侯。恐其急于濟險。而不順也。此言建侯。恐其有豫之見存。而不順也。然屯之時。動乎險中。憂患時也。故不言行師。此動于豫。安樂時也。故復言行師。聖人假象言義。而隨時立教。皆切于人之所處之實境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之書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豫之義也。剛應而志行者。剛柔相應。志乃得行。剛不應。志不行也。餘見卦辭注。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言建侯行師。足以盡乎豫之道也。蓋人之心。與天地之心一也。天地所以爲天地者。以其動無不順也。若人心以順而動。則天地之道。不外此矣。況所以自治其心者。有建侯行師之功。則自然動無

不順。尙何患不足以處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以天地聖人順動合德之事。明豫之時義之大也。忒。差也。日月四時。萬古不息。天地之動也。不過不忒。則其動之順也。刑罰。聖人之動也。淸而民服。亦其動之順也。以此推之于豫之時。經權常變何事不有。何一事不以動德而行。亦何一事不以

順德而理然則人之處豫之時其隨時隨事之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自治其心者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用其力哉

初六鳴豫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豫之道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先指一處豫而動不順者之病以著戒也鳴豫者取象之辭也鳥至和適自得時則鳴鳥之鳴皆其由中達外惟適之知之象也鳴豫者亦其由中達外惟豫之知之象也蓋人之心處豫

最難不惟溺乎其中惟聲色狗馬之是好者爲心已移于豫之境也正使乘剛立事奮發有爲而窺其興事造業之心已不免于居安忘危視事太易是卽惟豫之知鳴豫之病也聖人以爲如是之人動必不順所以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者不亨之義也在本卦則正指不順之心言之言豫之初六所以著鳴豫之戒者以其人惟豫之知動而不順是其處豫之心已不羇于亨而羇于窮矣此其所以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此言處豫之道惟貴于見幾之早而必以心之能貞爲本也介界也謂理欲之界也介于石者謂于理欲之界有不移之守堅于石也不終日者見幾之早也言彼鳴豫者于吉凶先見之幾覩面無睹是以致凶究其故則仍以心之不正故耳仍以心之動于欲故耳若果此心于理欲之界有不移之守其堅如石則于吉凶先見之幾不俟終日而知

之矣蓋心之明闇惟在于心之有欲無欲如此是以處豫之心惟貞則吉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經文中凡言利貞貞吉貞之實皆指元亨言之蓋元亨者心之正也鳴豫者之志窮卽心之不羇于亨不一于正之病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者心之本體也言不終日之事所以惟貞則吉者蓋以不失其心之中正之本體故能見幾之早如此也

六三盱豫句悔句遲句有悔

此再指一處豫而動不順者之病以著戒也盱睢盱張目貌盱豫謂處豫做事有睢盱之狀也盱豫與鳴豫取象之義當對看蓋人之心果有病根伏于其中則必有標證現于其外鳴豫者由中達外惟豫之知之象也盱豫者未至于惟豫之知而亦不免有豫之見存之象也此爻之義言人以盱豫之心處豫未卽致凶然亦有悔其故何也蓋鳴豫者于吉凶之幾全無見者也故致凶也盱豫者受

病較淺于吉凶之幾未至全無所見然既不免有豫之見存則亦不能有不終日之速而不免于遲矣遲則見幾不早不能預違非幾動必有失故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言盱豫之所以有悔者仍是此心不正當其位之病心不中正之病也

九四由豫句大有得句勿疑句朋盍簪

此爻之義則正言順以動剛應而志行者之事也由與頤上爻由頤孟子由仁義行由字同義由豫謂不假勉强自然而由乎豫之正者卽正卦德順以動之事也大剛健也朋同類也盍合也簪速也承上言處豫之道惟在此心果能不鳴豫不盱豫眞介于石則此心粹然無私必能自然而由乎豫之正矣信如是則順動合德隨時做事以剛健行之必能有得勿須疑也心理之同自然符合同類之朋必有合聚而速來者也若是則何患志不行乎按此朋盍簪卽坤卦西南得朋之義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卽彖傳剛應志行之義而極言之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此爻之義特爲危悚之辭以立敎卽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義也疾病也貞疾謂以堅貞不變之心處疾也死與疾相連取象之辭也蓋人之處豫而盱與處豫而鳴病有淺深而其爲因豫致疾一也盱豫而悔與鳴豫而凶害有輕重而其爲可以得死之道一也是豫者正人之疾病之事而可

以得死之道也。然豈豫之能爲患哉。由心之不能介于石故耳。由心之不貞故耳。果能以堅貞不變之心處疾。則雖常處于疾而恆不死矣。是以處豫之道必以建侯行師爲至要也。按此爻之辭危悚異常。而實爲天下萬世之龜鑑。與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言同一切至。當卽爲孟子之言之所自出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剛卽指震之動。德言之憑藉動德做事卽乘剛也。言六五一爻所以發貞疾之義者。蓋恐處豫之人乘剛而動。至于不順。故戒之也。中未亡言此心果有中德。則決無死亡之理也。按此言中卽二爻傳中正之義。不言正者。以六居五不可言正。此聖人卽爻位以指言人事。故各就本爻所具者作指點之辭。非以德之有優劣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爲鳴豫盱豫者開遷善之門。欲人之不果于自棄也。冥者與之相忘而無所知覺之義也。冥豫者入乎豫之中至于一切忘之之義也。冥豫則視盱豫鳴豫之病又益深矣。成卽論語成事不說成字之義也。渝變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至靈至變。吉凶禍福惟在心之一警一縱而已。若使人處豫而不知自檢。則因盱而鳴。因鳴而遂至于冥。亦事之常也。然使此心果能自覺。則雖在成事猶可以有渝而復于无咎。在人之自立而已。證之古人若漢武帝唐太宗之征伐所以與秦初之事異者。則渝不渝之辨也。

謹按謙之二爻言鳴謙。此卦初爻言鳴豫。兩鳴字皆以鳥鳴取象。取和適自得之義。升之上爻言冥升。此爻言冥豫。兩冥字皆取與之相忘之義。然字義同而所言事理迥殊。于所指言之事亦無不各盡其情狀。皆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冥豫之戒所以發于在上之一爻者。正以其事之不可長。故以有渝望之也。

周易通義卷之五

周易通義卷之六　任邱邊廷英學

周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 兌上震下

隨句元句亨句利貞句无咎

隨從也即從善之義也孟子言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即此卦隨之事也卦名隨正指從善之心言之蓋以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無可從之善而其能從與否則惟視乎其心其心爲純乎本體之心則見善未有不樂從者其心爲私欲間雜之心則于善未有樂從者故隨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爲甚重也聖人以隨之事關繫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隨者人無健德則于天地民物本無眞切不容已之心是無隨之本也有健德矣若心體不能柔順則其隨時隨事體物之心不能切至亦必以意見之偏而多遺善此卦兩體內震外兌其德爲動而說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健之用也說者和說之義順之用也動與說合爲一德是即健順爲一之事也健順爲一

動說爲一必如此卦之德乃足以盡隨之時義故名此卦爲隨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隨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元亨利貞同義此言元亨利貞者蓋天下之善未有不出于元亨者也人之從善之心亦未有不出于元亨者也人心不元不亨則于善亦不能從果元果亨則見善自必樂從是隨之一事決非可以一時勉强從事即能盡隨之時義者也故欲勉于隨之實者惟在此心存主之地一主于元一主于亨而

隨時隨事注瀏于元亨之心又必利于貞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即元亨之心無稍攙和間雜之義也信如是則心體既正見善自必樂從其于天下隨時隨事之善自必能兼收並取無遺善矣故于隨之義可以无咎也不言吉者隨之事無有窮盡但得无咎吉即在其中也凡此皆所以求勉于隨之要道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隨之義也剛來下柔即正指卦體言之聖人定重卦之名本皆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故彖傳之釋卦名亦常以卦德卦體參互言之而實非二義此傳剛來下柔即正爲引起下文之辭非另一義也其必以剛來下柔爲說者蓋此卦兩體就伏羲畫卦之本義觀之則含此象也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六子之卦即乾坤相交之卦也震坎艮三剛卦所以皆兩柔一剛者是本坤體而乾交之也巽離兌三柔卦所以皆兩剛一柔者

是本乾體而坤交之也此卦兩體上卦爲兌下卦爲震若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觀之則上之兌本乾體也下之震本坤體也當其未交而上爲純剛下爲純柔是剛在上柔在下也今也乾坤一交而上體上爻之剛來居于初而下成震下體初爻之柔進居于上而上成兌是剛來而下于柔也剛來下柔故其德爲動而說此卦體卦德所以相引成文之義也其實聖人之意則卦體卦德之說皆直以指言心德此傳以心德言之則剛來下柔即爲剛

與柔交通爲用之義即剛柔爲一之義也動而說即動說爲一之義也剛柔爲一動說爲一惟此足以盡隨之時義故名此卦爲隨此卦之所以名隨之義也

謹按彖傳之中具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者在六十四卦之中惟隨蠱賁咸恒損益渙共八卦向來易注皆以卦變爲說而卦變之說又有二說一則謂一剛五柔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二剛四柔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三剛三柔之卦皆自泰否而來

四剛二柔之卦皆自遯大壯而來五剛一柔之卦皆自姤夬而來如此卦三剛三柔即爲自否而來否卦上爻之剛來居于初初爻之柔進居于上即變爲隨矣此一說也一則謂剛柔變易皆就其相比之爻互爲變易如此卦以下體言之則爲自困而來困卦二爻之剛來居于初即變爲隨也以上體言之則爲自噬嗑而來噬嗑上爻之剛來居于五即變爲隨也兼兩體言之則爲自未濟而來未濟二爻之剛來居于初上爻之剛又來居于五即變爲隨也凡此皆爲剛來下柔之義此又一說也竊意以上二說以文義言之則均爲可通若以聖人畫卦重卦之本義言之則均非聖人之意其故何也蓋伏羲畫八卦專以象心之德而已後聖重卦亦專以發明八卦之德之用而已惟然故重卦之時只以八卦次第相重而六十四卦即皆一時成卦矣是安有此一卦從彼一卦而來之理耶況卦變前一說起于漢儒漢儒言卦變至謂震坎艮亦從臨觀而來巽離兌亦從遯大壯而來是八卦

自重之卦反從八卦五重之卦來矣此尤無理之甚者也後一說起于宋儒隨之一卦既自困來又自噬嗑來又自未濟來是隨之一卦而所自來之卦有三卦矣然則困與噬嗑未濟之三卦獨不可自隨來耶若必以是爲說則是六十四卦且可以迴環往復互相變易無已時也然則聖人所以爲此交相變易之說者果何意耶以此言之是卦變之說皆出于後儒之附會非聖人之意也

然則孔子作彖傳所以于隨蠱以下八卦獨發此

剛柔變易之義者何也蓋孔子作彖傳凡卦體之說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已此八卦卦體之說即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其必以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爲說者蓋本伏羲畫卦之本義而言之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故以剛柔之純者象之以六子象心之用故以剛柔之交者象之乾坤者生六子者也六子者生于乾坤者也隨蠱以下八卦本皆爲六子相重之卦而其上下兩體又適爲一剛一柔一爲乾交于坤一爲坤交于乾故

合卦之兩體觀之即具有乾坤交而生六子之象矣此八卦彖傳之說即正指此義而言之也其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即正指乾坤交而生六子之義而言之也以隨卦言之上卦爲兌本乾體也下卦爲震本坤體也乾坤一交而下成震上成兌則其德爲動而說矣動而說者動與說合併爲一之義也動說爲一即健順爲一之義也此所以能盡隨之時義者也以蠱卦言之上卦爲艮本坤體也下卦爲巽本乾體也乾坤一交而下成巽上成艮則其德爲巽而止矣巽而止者巽與止合併爲一之義也巽止爲一即健順爲一之義也此所以能盡蠱之時義者也以是推之賁咸恒損益渙六卦彖傳之義無不如是是此八卦傳中卦體之說即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其剛柔變易之義即皆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而言之者也此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本義也

以上一條于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說既有其說矣然以此例求之全經之卦體如噬嗑困井漸歸

妹豐旅節既濟未濟十卦亦皆爲六子相重之卦其上下兩體亦皆爲一剛一柔一爲乾交于坤一爲坤交于乾其卦體皆與此八卦同然彖傳于彼十卦皆不發此義者何也是蓋文之有詳略也今以彖傳之通例證之全經卦體具剛中之體者四十八卦彖傳言剛中者二十五卦豈此二十五卦之外各卦之德皆剛不中哉是蓋文之有詳略也噬嗑以下十卦不發此義亦猶是也且學者讀聖人之書貴通其意而毋泥其辭如能以聖人之意

求之則噬嗑以下十卦之彖傳與此八卦之義亦未始不相通也噬嗑傳曰剛柔分動而明動者剛德也明者柔德也動而明者動與明合併為一之義即剛柔為一健順為一之義也以是通之困之險以說漸之止而巽歸妹之說以動豐之明以動旅之止麗乎明節之說以行險是皆一剛一柔合併為一之義是亦健順為一之義也又通之困井漸節四卦皆言剛中噬嗑既濟未濟三卦皆言柔中中者心之本體也即心之健順為一之本體也

剛柔之德既得中矣則其為健順為一之德又不待言而義已明也以此言之是凡彖傳中卦體之說無論以何為說實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已皆以發明各卦之德皆出于健順為一之本體而已是不以文之詳略異者也此又學易者之所當知也

然則隨蠱等卦諸儒必以卦變為說何也蓋卦變之說起于漢儒之言象數漢儒言象數皆先有所據之定本其本將經文所取之象皆分配之八卦之中預先排定與今所傳說卦傳中乾為天以下八節大同小異因此注易之時于經文中取象之處皆必據此為說案文責卦求其符合若遇經文有此象而其上下兩體無此卦者則必求之卦變求之互體求之爻變旁通務使本卦六畫反復變易現出取象之卦而後已卦變之說蓋起于此而後儒承用之者也自魏王輔嗣掃除象數專明人事漢儒一切象數之說既多不行于世矣而卦變之說猶相沿用此亦關繫全經義例之一端也故

今于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義再為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釋卦辭之義因贊隨時之義之大欲人之盡力于元亨也大即卦辭所謂元也蓋隨者欲隨乎義也而義之用因時變化非可執一隨乎義者正欲隨乎時之義也人心不大不亨則不能隨或知嚮于大亨矣而大亨之功若不能貞則心體不純亦必以私意夾雜之故而多遺善是于隨之義猶未

能无咎也惟然故人之欲勉于隨之實者必使其大亨之功一出于貞然後于隨之義乃能无咎蓋必有如是之德乃能于天下之事無論何時何事皆必有以隨乎其時之義也以此言之隨時之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用力于元亨者亦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盡其力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從善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隨之事必以心之無私爲本即卦辭元

亨之義也官者心之象也剛之象也心之剛德裁制庶事有似于官故以官象之渝變也官有渝者言心之剛德裁制庶事有變通之用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在此卦則指元亨言之元亨即心之正也出門與同人初爻傳出門同義言無私也此爻之義言心之剛德裁制庶事猶官也官之職不貴其專決而貴其有變通之用有變通之用乃能隨也然必此心爲一于正而不變之心則吉一于正者一于元亨之正也一于元亨之正則無私矣以無私之心交于事物自必能隨時從善而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者惟正之從之義即一于正之義也即貞之義也不失謂于當從之善見必從之不致覿面相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此爻連三爻爲文說具三爻注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此傳亦連三爻傳爲文說具三爻傳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連二爻爲文兩爻之義蓋以詳言有私而不能隨者之事因進之以居貞之義即卦辭利貞之義也係者有所係而不能隨之義也失者係于此則失于彼也小子者柔之象也丈夫者剛之象也此兩爻取象非以剛柔分優劣只借以明有係必有失之義耳求得與論語求仁得仁求得字同義隨有求得者言隨之爲隨因其有求之之誠故有得

之之實也言此正見有所係者本無求之心故亦無得之實也居者存主之義也居貞謂心所存主之地一于正也承上言官欲有渝者欲其能隨也必欲出門者欲其無私也若有私則必有所係而不能隨矣故有係小子而失丈夫者亦有係丈夫而失小子者二者之所係不同而其不能隨之病則同皆以心之有私故耳故欲勉于隨之實者必使其心一主于元亨也乃能隨時隨事有求之之誠亦能隨時隨事有得之之實是皆以心之存主

之地一于正之故也一于元亨之故也此隨之事所以必利于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傳連二爻傳爲文最宜善會弗兼與者一心不能兼與係于此則失于彼也舍下與訟三爻比四爻傳從上同義舍下即從上也在此傳則正釋居貞之義舍下之不正而一于正即居貞也言人之心有係則必有失二爻言係小子已足明其弗兼與之失矣三爻復以係丈夫之事言之者何哉蓋欲人之有鑒于此因自立其舍下從上之志也果能舍下從上而專力于元亨則自無弗兼與之失矣按此傳不出居貞字却正釋居貞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四隨有獲句貞凶句有孚句在道以明句何咎

二三兩爻皆言其有係而不能隨者之事也此爻則以其能隨而不得爲隨之正者言之因示人以隨之正也獲與論語先難後獲獲字同義有獲謂有計功謀利之心也貞者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

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道者人心自有之正理明即本心之明也承上言有係者固不能隨矣亦有能爲隨而不得爲隨之正者則隨有獲是也隨有獲者以有獲之心爲隨之事者也如是之事其事則是其心則非是不出于元亨之正者也若遂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凶矣然則隨之事以何爲準乎是有孚焉所隨在于道而所以隨之則以明以吾之本心之明隨吾之本心自有之道是不待求之于外而有必然之

信者也是隨之孚也以是爲隨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其義凶謂義當凶也明功也者言隨之必在于道皆明之功也若非本心之明居中做主亦安能所隨必在于道乎按此明字與乾彖傳明字同義明卽指亨言之心之亨卽心之明也隨有獲之病亦正以其隨之心不出于本心之明故耳

九五孚于嘉吉

此爻所言卽彖傳大亨貞而天下隨時者之事也

孚與四爻孚字同義嘉善也孚于嘉者言心之于善見必從之是有必然之信者也若是則足以盡乎隨之道矣故吉也按卦辭言无咎此言吉者彼以用功言故只言无咎此以盡隨之道言故言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傳之義言是孚于嘉之事不在于外而在于心惟此心位乎正中之位者乃能幾此正見人之欲勉于隨之實者不可不反而求諸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此一卦之終復極言有係之害因告之以救治之方卽彖傳剛來下柔動而說之義也拘拘持也維亦係也既拘係之又從維之極言其係之固也王者心之象也剛之象也人之從善之心剛常爲主故以王象之亨當爲享祀之享此以交神明之事象人之事誠用力以求復其心之本體之事也西者陰方以象心之順德山以象心之本體蓋山體凝然不動心體亦凝然不動故以山象之象以西

山者正謂此剛健之心亦自有其生來柔順之本體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有係而不能隨之害至于拘係之乃從維之其病根纏固如此是豈無法以治之哉夫心之有係而不能隨者皆以其剛而不柔動而不說之故耳故欲勉于隨之實者惟當以剛健之心事誠用力以求復其生來柔順之本體則係之病亦庶乎其有瘳矣此隨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尚通猶貴也窮對亨言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拘係之上窮者言由其心之所尚不在于亨而在于窮是以見善而不能隨有拘係之病也

☶☴ 巽下艮上

蠱句元句亨句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事久而大壞極敝之名也于文皿蟲爲蠱凡事行之既久敝壞潛滋與皿蟲之事略同故事亦謂之蠱也卦名蠱正指治蠱之事言之凡事爲害雖鉅其可以一日而更革之者非蠱也蠱之事往往現病在此而病根在彼不去其根不能治也又或現病在于一處而求其致此之由則轉轉相因動關全局欲治此先害彼治之稍不中肯往往整頓一番爲害轉大而其病終不可去故治蠱最難聖人以治蠱之難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蠱者此卦兩體內巽外艮其德爲巽而止巽者柔巽善入之義順之用也止者心有定力不以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健之至也巽與止合爲一德是即剛柔爲一健順爲一之事也治蠱之事不柔巽則不能得其致病之由無定力則不能究其所事必如此卦之德巽止爲一乃足以盡蠱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蠱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治蠱

之道當如是也元亨與乾卦元亨同義此言元亨者蓋治蠱之本惟在此心無元德則體之不親無亨德則心不通明施之于事不免去一弊更生一弊是皆不足以治蠱故治蠱之道必以元亨為本也利涉大川謂當用涉大川之道以治之也涉大川一象而含三義大險在前志期必濟健之象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順之象也涉川之時全副精神注此一事又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治蠱之事不健則不能任其事不順則不能善其事不全力

注之亦不能以究其所事故必用涉大川之道以治之乃為利也甲者日之始以況言事之始也前此為蠱今為治蠱之始故以甲言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正謂前乎此所以致此蠱者自何日始後乎此所以治此蠱者于何日止如是之事皆不可以不豫籌而熟計之也凡此皆所以治蠱之要道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蠱之義也剛上柔下即正指卦體言之與隨卦傳剛來下柔一例說詳隨卦傳注此言上下亦以交自乾坤者言之蓋此卦兩體上為艮本坤體也下為巽本乾體也當其未交而上為純柔下為純剛是柔在上剛在下也今也乾坤一交而下體初爻之剛進居于上而成艮上體上爻之柔來居于初而下成巽是剛上而柔下也剛上柔下故其德為巽而止巽而止之德足以治蠱故名此卦為蠱此卦之所以名蠱之義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蠱之病動關全局治蠱之道亦動關全局元亨則全局理矣故元亨而蠱治蠱治而天下治也往者決計前進之義也不憚其難決計前進是涉大川之健也有事與孟子必有事同義往有事言決計前進之中正大有事焉皆有以隨宜經理而全力注之是即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事也天行天道也終則有始天行

者言前此何以致此蠱後此何以治此蠱果能以元亨之心豫籌而熟計之則前此之蠱于此終後此之不蠱從此始矣是皆出于天道自然之事決非可以智識作用之事與之者也

初六幹父之蠱句有子句考无咎句厲終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治蠱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治蠱之事必以一體相關之誠心爲本卽卦辭元之義也幹者誠心任事之名也誠心任事謂之幹者幹如枝幹之幹木有幹則枝葉附之

以立人有誠心則事亦依之以立故誠心任事卽謂之幹也幹父之蠱者言治蠱之心之誠也必以子幹父蠱取象者蠱之事皆前人壞之而後人救之此正言救蠱之心全無彼己之見卽如子之幹父蠱然也考者父歿之稱也據爾雅釋親父爲考是考卽父也據曲禮生曰父死曰考則考爲父歿之稱此爻之義對二爻幹母蠱取象故考爲父歿之稱也有子考无咎卽正指無彼己之心言之蓋常人之心有彼己者也有彼己則功過之事皆人與己分任之之事也聖人之心無彼己者也無彼己則功過之事亦通爲一體矣是卽如有子幹蠱則考亦可以无咎者也此正言一體相關之心之至也厲危懼也此爻之義言治蠱之道必以體之以至誠爲本故必以幹父蠱之心任之是則治蠱之本也復言厲終吉者任之之心則欲其誠而治蠱之事則非可以嘗試爲者故必有知難而懼之心乃于治蠱之道爲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承考言其任事之心卽直以承考之心任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此言治蠱之道貴能通變亦必體之以至誠之心卽卦辭元亨之義也貞者執一不變之義也不可貞者言蠱之事無常形則治之亦無定法故貴治之以至通之道不可執一而不變也不可貞之義必以幹母蠱取象者蓋子幹父蠱常在父歿稱考之時故事可以自專而幹蠱猶易惟母則常有子治家事而母主內政之時故事不可以自專而幹

蠱尤難。此言不可貞者。則正以幹母蠱之道之不可以執一而不變。況言治蠱之事。亦貴有隨宜通變之道也。然通變之道。仍在此心。聖人發不可貞之義。亦必以幹母蠱爲言者。正謂隨宜通變之事亦必體之以一體相關之心。乃能盡蠱之時義。是則幹母蠱之心。與幹父蠱之心。其爲出于一體相關之誠則一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中道卽亨之道也。言不可貞之義。必體之以幹母

蠱之心。則因元得亨。庶幾可以得中道也。此傳之義。卽乾坤兩傳亨自元出之義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爻與四爻相對立文。皆以發明治蠱之道。必貴于巽止合德之義。此爻之義。則先言治蠱之心。貴能巽也。小柔順也。卽卦德巽之義也。大剛健也。卽卦德止之義也。小有悔者。言蠱之時義最爲難盡。卽用柔順以體之。亦未必能無悔也。无大咎者。言以用柔而有悔。卽可不至以用剛而取咎也。蓋蠱之事。以積久而成。以蠱之現病言之。是去之惟恐不速者也。然論其致病之由。則其中之事理人情。亦莫不轉轉相因。各有所以然之故。是又不容于體之不盡者也。惟然。故治蠱之心。必貴體之以柔順。體以柔順。亦未必便能萬全。便能無悔。然以用柔而有悔。終勝于以用剛而取咎者也。此所以治蠱之心。貴能巽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以幹父蠱之心。而用柔順。則終无咎也。按此傳。

不出小有悔无大咎字。實以正釋其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爻之義。卽承三爻之義言之。言治蠱之心。貴能巽。又貴能止也。裕者。寬緩從事之義也。往者前進之義也。吝。不足也。言蠱之事。轉轉相因。動關全局。治之者固貴體之以柔順矣。然剛柔之用。貴于相濟。故治蠱之事。亦必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乃能以究其所事。若能巽而不能止。則柔順有餘。剛健

不足卽不免于寬緩從事裕父之蠱矣如是則雖有治蠱之心終無治蠱之效是雖往亦見吝也此所以治蠱之心貴能巽又貴能止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卽彖傳往有事之往也往而有事期于有得若裕蠱則無得矣此所以雖往亦見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爻之義卽承三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譽名譽也言治蠱者若不以剛而取咎亦不以柔而裕

蠱則以是幹父之蠱必能善其所事可致有子考无咎之譽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卽初爻傳承考之承也承以德言用譽者不獨有承考之心而併有承之之德此所以能致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一卦之終專以治蠱之心言之正見巽止合德之事必貴求之于元亨也事與小過卦辭小事大事事字同義正指心之所事言之王者剛之象也侯者柔之象也此言王侯則指剛柔之偏勝者言之卽正指上文有大咎裕父蠱者之事而言之也尙通上不事王侯者言不以偏勝之剛柔爲事也高尙其事者言全心所注別自有嚮上尋求上達天德之事是則爲能高尙其事者也承上言有大咎者是心之偏于剛而不能柔者之事也裕父蠱者是心之偏于柔而不能剛者之事也是皆以偏勝之剛柔爲事者也事王侯者也當是之時若解嚮上尋求專用力于元亨之本體則不期其剛而

剛自在不期其柔而柔亦自在是則爲能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者矣信如是則巽止之德自必有合併爲一之用尙何患不足以治蠱乎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言剛柔不偏勝則巽止合德之心隨時發用必有自然之天則也此所以能治蠱者也

䷒兌下坤上

臨句元句亨句利貞句至于八月有凶

此剛長之卦之第二卦也說見泰卦注臨者臨民之事臨而治之之義也聖人設卦所以設臨之一卦者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所以為生之事與其人之強弱衆寡智愚勇怯相侵相奪之事皆至紛至賾若不得上之人臨而治之則事不均平易啟爭亂生民之衆終不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故臨民一事關繫于天下生民之利害為

甚重也聖人以臨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臨者此卦名臨兼時與德二義以時言之剛柔有互為消長之義此卦在剛長之卦為第二卦由復之一剛長至二剛是剛浸長之時也剛浸長者在于時義為宜多用剛之義也臨民之事不能不多用剛是剛浸長之時為臨之時也以德言之剛當浸長之時惟患不說惟患不順不說則心體不平不順則不能體物是皆不足以臨民此卦兩體內兌外坤其德為說而順以浸長之剛而能說能順是正可以臨民之德也又剛當浸長之時惟患不中惟患不應不中則有後起之私不應則有偏勝之累是亦不足以臨民此卦卦體九二剛中與五相應其德為剛中而應以浸長之剛而能中能應是亦可以臨民之德也合三者言之剛浸長為臨之時說而順剛中而應為臨之德三者皆與臨民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為臨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臨民之道因並及于剛柔消長之義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同義八月者隨便舉似

之辭即彖傳不久之義也蓋臨民之事非至誠不足以體之故當主于元非至明不足以治之故當主于亨元亨之心若有攙和間雜則于臨之時義仍不能盡故元亨之功又必利于貞也元亨利貞臨民之道至此已無不盡矣復言八月有凶者正見剛有當長之時亦即有當消之時欲人之與時消息不執一也凡此皆所以臨民之要道也

謹按八月有凶漢儒舊有三說一謂自復一陽建子之月至遯二陰建未之月為八月一謂自臨二

陽建丑之月至否三陰建申之月爲八月一謂自泰三陽建寅之月至觀四陰建酉之月爲八月以上三說皆以陰陽之消長象君子小人之消長此以本處文義言之亦爲可通然以全經義例求之如各卦言十年三年三歲三日及震與既濟兩卦言七日之類皆爲隨便舉似之辭並無他義據此則知此卦八月與復之七日亦當並同一例無他義也觀于本卦彖傳消不久三字語簡而明足以見經文之無他義矣又以上三說皆出漢儒卦氣

之說求之各卦經文及孔子之彖傳小象傳亦實無其義故今不用舊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臨之義也剛浸而長剛中而應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又彖傳釋經常以卦德卦體之義參互言之在于人事則皆通爲一義非各一義也此傳之義言剛當浸長之時而仍能說而順此剛之所以中而應也如是之德最宜于臨故卦名臨也

謹按此卦順說合德與萃卦同剛中而應亦與萃卦同故兩卦皆以治民之事言之蓋治民之事以剛爲本而以剛治民者惟患不順惟患不說剛而不順不說則剛不中而亦無剛柔相應之用是皆不足以治民者也六十四卦之中惟此兩卦以順說之德成其剛中而應之德是最宜于治民之事者也故皆以治民之事言之也至兩卦卦名所指之事亦有小異萃以位置其人使各止其分言之臨以臨治其事使各得其平言之故臨之事尤

宜于用剛而臨之卦體兼剛長之義故此卦名臨而彼卦名萃觀于此則可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蓋臨民者代天理物是天之職也任天之職則必使心之應物一主于大一主于亨又粹然一出于大亨之正然後民物胥受其福是正天之所以生物之道也即人之所以代天理物之道也故經言臨民之道惟在于元亨又必利

于貞也其復言八月有凶何也蓋消長隨時亦天道也知長而不知消亦非所以承天道也此經所以設戒之義也

初九咸臨貞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元亨利貞之義此第一爻言臨民之道必以有感之之德爲本也咸與卦名之咸同義咸者感也咸臨者謂以感之之道爲臨也咸之實卽正指元亨之心言之蓋人有元亨之心則自有以感動乎民之心也此爻之義言臨

民之事專恃法以治之但可以治其身必有德以感之乃有以格其心故必以咸爲臨乃臨之正也復言貞吉者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一于元亨之正而不變也蓋必臨民之心粹然一出于元亨之正乃能盡乎咸臨之義而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謂其臨民之心一出于元亨之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此卽初爻之義再申言之以明咸臨之義之重也初爻既發咸臨之義猶恐人之忽易之也故復告之言咸臨之道誠有以得乎民心則上下同心從欲以治其于裁成輔相之事必益有以曲盡其分是不獨于臨之義爲吉而于臨民之事亦實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天命卽天理也卽彖傳所謂天之道也言必咸臨乃无不利者蓋以臨民之事苟未至于咸臨則恃法爲治終未足以順乎天之命也按此傳旣言

咸臨吉无不利矣何以又言未順命其意蓋謂必咸臨乃无不利者蓋未至于咸臨卽爲未順命也此與晉初爻傳未受命文法道理並同解之當同一例又彖傳中凡用未字如屯五爻傳施未光同人上爻傳志未得者各卦傳中此類甚多解之並同一例詳見易例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臨民之道惟在此心知憂念于民事也甘臨者以臨

爲甘猶言以臨民爲樂也憂之謂知憂念于民事也言臨民者爲天下生民之所託命是臨之職任然也若居是職者不自知其職任之重而惟以臨民爲甘則心不在于民事于臨之事无攸利矣故必旣憂之乃能无咎蓋知憂念于民事則于臨之職任可以無負故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言是甘臨之事正心之不當其位之病也非一時一事之小失也故必旣憂之咎乃不長正

見甘臨而不知憂則其病不可救也

六四至臨无咎

此卽三爻憂之之義而竟其說言臨民之道惟貴體物之心之極其至也至與至哉坤元至字同義體物而無不到之義也至臨者臨之所至心無不至以是爲臨是爲以至爲臨也臨必如是乃无咎者蓋必體物之心無所不到于臨之職任始眞無負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此傳合三爻傳爲文言人心一也而或爲甘臨或爲至臨只以心之當位不當位故耳故欲勉于臨之實者不可不有元亨事心之功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此爻及上爻再以申言卦辭元亨之義以明其義之重此爻之義言臨民之心必一主于亨乃能有剛中之實用也知同智智卽本心之明也卽亨之德也知臨者以知爲臨卽以亨爲臨之義也大君與各卦言大君者同義以象人之剛健爲主之心

也宜者自然之宜謂心之自然之用也蓋臨民者萬事萬物受其裁制是不能不用剛者也然使用剛之心稍有攙雜于後起之私則于臨之義必有所未盡矣故欲勉于臨之實者必使臨民之用一出于本心之明然後剛健爲主之心始能隨時隨事有自然之宜有此心自然之用矣如是乃能使民物實受其福此知臨之義之所以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此傳之義言知臨之事非求之

外也大君之宜卽其剛中之德自然流行于外者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元德爲重之義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敦厚也與敦復敦民敦字同義卽元之義也必敦臨乃吉无咎者蓋必以元德爲臨則體之必至民乃受福故于臨之義爲吉且以天地父母之心爲臨于臨之職任始眞能無負故无咎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內與蹇上爻傳志在內同義言必以敦爲臨其仁民愛物之心始爲出于中心之誠然也

謹按詩書四子言臨民之事者不下數千萬言今以此卦經文證之實無一字一句不包括在內今爲約畧言之詩書四子之中凡言化民之事者皆此卦咸臨之義言䘏民之事者皆此卦至臨之義言治民之道者皆此卦知臨之義言愛民之心者皆此卦敦臨之義總之不外于卦辭元亨二字之義觀于此則益見大易一書信爲千古聖學之所自出矣

䷓坤下巽上

觀句盥而不薦句有孚句顒若

此柔長之卦之第四卦也說見泰卦注觀如字卽觀視之觀也舊說卦辭之觀官奐反爻辭之觀如字卦名一字前後異音其說非也此卦名觀正指觀民之事言之中庸言至誠能盡人之性夫人未有不知人之性而能盡人之性者也亦未有不自知其性而能知人之性者也故卦名觀爻辭卽以觀我生觀其生言之觀我生者觀己性之義也觀

其生者觀民性之義也據此是卦之名觀正指人之觀己性以觀民性之事而言之也聖人以觀民之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觀者蓋觀民之事宜用柔不宜用剛宜體之以中正之心不宜雜之以智識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巽其德爲順而巽以卦體言之二五兩爻既中且正合卦德卦體言之是有柔順巽入之德又純乎中正之本體者也人必如此卦之德乃足以盡觀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觀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觀民之道當如是也盥者將祭而濯手也薦謂獻腥獻熟之事二者皆交神明之事以象人心之敬也然薦時有事不若盥時之心無事而虛靜此言盥而不薦者正謂觀民之心以虛靜爲主必使此心澄然無事如方盥未薦之時之心乃爲得也孚信驗也顒者敬順之義若語辭也有孚顒若與有孚攣如語意正同言觀民之事有自然之信驗焉必也施教于民而民能敬順是則觀民之信驗也言此者正欲上之人虛下其心常必以民爲驗庶不致果于自信于觀之時義

有不盡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觀之義也德不順不足以觀民不巽亦不足以觀民雜以智識不純乎心之中正之本體者亦不足以觀民今也既順且巽又純乎中正之本體則足以觀天下矣觀天下觀之大也以一人而觀天下上之職也上有如是之德以觀天下是能盡乎大觀在上之

義者也。此卦之所以名觀之義也。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上以澄然虛靜之心。觀民設教。則下亦以敬順之心應之。是下與上相觀而化也。是即所謂觀之孚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以天與聖人之事證言觀民之心。所以貴于虛靜也。神道者。無心而自然之道也。忒。差也。言天有

無心而自然之道。則四時自然不忒。聖人以無心而自然之道設教。則天下自服。是皆行所無事。非有一毫安排造作者也。然則觀民之心。烏可不純乎虛靜。而以後起之智識與之也哉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取剛柔消長之義者。共十卦。剛長五卦。柔長五卦。孔子作彖傳。于剛長五卦之中。復臨泰夬四卦。皆言剛長。惟大壯卦。不言剛長。于柔長五卦之中。姤遯否剝四卦。皆言柔長。惟觀卦。不言柔長。其故何也。蓋彖傳立文。各有自然之詳略。非漫然者。以剛長五卦言之。復之兩體。內震外坤。其德爲動而順。泰之兩體。內乾外坤。其德爲健而順。夬之兩體。內乾外兌。其德爲健而說。是三卦。皆剛在內。柔在外。其德皆爲剛而能柔之德若不言剛長則剛長之義。即不顯著。此所以言剛長也。臨之兩體內兌外坤其德爲說而順是爲兩體純柔之卦。若不言剛長。則剛長之義。尤不顯著。故亦須言剛長也。惟大壯兩體內乾外震其德爲剛以動。是爲兩體純剛之卦。則剛長之義。已見于

卦德之中矣。此所以不須言剛長也。以柔長五卦言之。姤之兩體。內巽外乾。其德爲巽而健。否之兩體內坤外乾。其德爲順而健。剝之兩體。內坤外艮。其德爲順而止。是三卦。皆柔在內。剛在外。其德皆爲柔而能剛之德。若不言柔長則柔長之義。即不顯著。此所以言柔長也。遯之兩體。內艮外乾。其德爲止而健。是爲兩體純剛之卦。若不言柔長。則柔長之義。尤不顯著。故亦須言柔長也。惟觀之兩體內坤外巽。其德爲順而巽。是爲兩體純柔之卦。則

柔長之義已見于卦德之中矣此所以不須言柔長也此彖傳于十卦之中所以獨于兩卦不言剛長柔長之義者也以上俱見易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觀民之事以申卦辭盥而不薦之義此第一爻言觀民之道惟貴用柔順也童與童蒙童字同義取其智識未闢純乎本體之義童觀者謂以童之道爲觀者也小人者柔順之道也君子者剛健之道也言觀民之心不可雜之以

智識必觀之以純乎本體之心始爲觀之正是童觀乃觀之正也故觀民者必用小人柔順之道以觀之則能體見物情于觀之義可以无咎若用君子剛健之道以觀之則不能體見物情于觀之義必有所不足而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道與泰否兩彖傳小人道同義正指柔順之道言之此傳之義言初六所以發童觀之義者正謂觀民一事惟宜用小人道不宜用君子道也按小人順而無爲君子健而有爲觀民之心宜無爲不宜有爲即卦辭盥而不薦之義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此爲無中正之德者示以用力之方亦惟在用柔順也闚闚測也闚觀謂不免用智識闚測之事以爲觀者女貞與各卦言婦貞女子貞同義即所謂柔順之貞也承上言童觀之事惟此心純乎中正之本體者乃能爲之若無是德而觀民即不免參用智識闚測之事以爲觀矣如是之人則當如何

以用其力哉亦惟在勉爲柔順而已勉爲柔順之貞而已信如是則柔順體物庶猶可以違道不遠終勝于用剛而任私智者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經言利女貞爲闚觀者設便門也傳言可醜則承初爻傳言之言是闚觀之人即勉爲女貞亦終不若童觀之道爲能盡觀之時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正言觀民之事必以知性爲本也生即性也性

謂之生者人所受于天之性是其生來合下如此不可變易者也故性卽謂之生也進退與巽初爻進退同義觀我生進退者言觀民設教之事決不能倚外見爲主惟當體之己性以爲進退之節度也按初爻童觀以不雜以智識言之此爻觀我生遂直指其受于天之本體言之蓋承初爻之義而切指之之辭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言以己性爲觀民之本自不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爻之義卽正言觀我生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國對王取象王指心言則國者卽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也國之光卽心之發用流行外現之跡也王者心之健也心之主也人心以存于中者爲主以行于外者爲用是外卽內之賓也賓者與主相酬酢之義也承上言觀民之本惟在于觀我生觀我生之事豈閉目觀心之謂哉夫人之心有是爲主于內之王則必有其發用流行之實地是卽王之國也有發用流行之實地則必有其燦然外現之跡是卽國之光也觀我生者正當于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博觀其燦然外現之跡則于吾心自然之用可以見其著落處矣是觀我生者必須觀國之光也然如是之事又非逐外而忘內也必也時時觀國之光卽時時進而賓于王焉事事體之于實境又事事體之于本心則庶幾外內合而性可見矣此所以觀我生之眞功也此所以爲觀民之本者也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尙貴也尙賓者言旣觀之于外現之跡矣又必貴進而求諸心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爻與上爻皆承三爻觀我生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觀我生者見己性之義也君子剛健之道也君子无咎對初爻君子吝爲文蓋觀民之心宜用柔不宜用剛故初爻言君子吝然至于能觀我生則事事體見己性其于觀民之義已無不盡矣故

于政教設施之事雖以剛健之道行之亦即可以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已之性民之性一也故觀我生即所以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其生者見民性之義也此爻之義即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言事事體見己性即事事體見民性非二事也此君子所以能无咎者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言所以必欲觀其生者蓋未能體見民性即恐政教之設未能出于心體之至平也

周易通義卷之六

周易通義卷之七 任[illegible]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 離上 震下

噬嗑 句 亨 句 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卦名噬嗑以取象而得名蓋以食物自養之事況言人之成己成物之事也蓋噬嗑者人之所以自養也噬嗑之事必施于物而物不距然後噬可嗑而成其為自養成物者人之所以自成也成物之事亦必施于物而物不距然後物

可成而成其為自成二者之事皆必用其通而後物不距其情略相似故聖人以噬嗑之事況言人之成己成物之事也其必于此一卦名噬嗑者以卦之大體言之此卦大體與頤卦略相似上下兩爻實而中爻虛是頤之象也中虛之中有九四一剛橫亘于中是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是卦有噬嗑之象也以卦名所指之實事言之噬嗑之事即人之成己成物之事也人無剛德則不足以任其事剛而不柔則體之不得其

情洽之不盡其理亦不足以盡噬嗑之用此卦兩體內震外離其德爲動而明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健之用也明者虛明能照燭之義順之用也動與明合爲一德則健足以任其事順足以得其情而盡其理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足以盡噬嗑之用矣又以卦之大體適有噬嗑之象故假其象而名之以噬嗑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噬嗑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通也人心至通之理人己之所同也用獄者去私之象也此經之義言人之

有家國天下之責者隨時做事常必出于至通之理則庶幾施于物而物不距矣故噬嗑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復言利用獄者凡人所噬不嗑物情不順大抵己私爲害之故故當用刑獄之事自加推洽以自去其私也凡此皆所以噬而能嗑之要道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以卦之大體釋卦之所以名噬嗑之義也物郎膚與腊肉之類餘見卦辭注此卦得名本兼卦德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兼卦體卦德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柔分指卦體言一卦六畫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在人則剛柔適均無偏勝之義也動而明指卦德言解見卦辭注雷電指卦象言雷動之象也電明之象也合而章郎正言動與明之德合併爲一而其

功彰著也是三者雖各據卦體卦德卦象爲說在人則只爲一事卦有如此之善故足以盡噬嗑之用人欲求進于此非專主于亨不可故經言噬嗑之道當主于亨也柔得中而上行亦指卦體言離卦柔在中爻爲柔得中居上體爲上行在人則柔順之德全其本體爲柔得中因柔順而上達天德爲柔上行也不當位指上四爻言此卦自三至上四爻剛柔皆不當其位故以不當位言之在人則心不當其正位之義也言人之心果能一意勉爲

柔順則可以得中道而上達于天德故雖有心不當位之失者處噬嗑之時任噬嗑之事亦惟當用獄以自去其私以求自進于柔順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成己成物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卽承用獄之義言之言去私之事必以用之于實踐之地爲最要也校木械也滅猶去也趾足也所以行之具也承上言噬嗑之道在用獄而用獄之事非空言可塞責也必也于躬行實

踐之地痛加克治之功如治獄者施校于屨以滅去其爲惡之趾則庶乎私不行而物情順于噬嗑之義可以无咎也

謹按易之爲教專責實行故賁言賁其趾艮言艮其趾剝言剝牀以足咸言咸其拇解言解而拇皆與此卦滅趾同義皆專責實行之義此易之教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不行謂私不行也私不行而後物情順故用獄貴于滅趾也

六二噬膚句滅鼻句无咎

此言噬嗑之道貴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膚者肉之無骨而柔脆者也膚與腊肉之類皆爲頤中之物而膚之爲物純肉無骨又最柔脆故噬之易嗑噬膚者我噬而物不距之象也卽我用其通而物自然不距之象也滅鼻與乾用九无首取象之義略同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涖衆體鼻居面上高出于面皆爲矜己傲物之象滅鼻謂滅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又睽三爻言天且劓與无首滅鼻之義

可以互證天者髡刑卽所以去其首之病劓者割鼻之刑卽所以去其鼻之病也又困五爻言劓刖與此卦初二兩爻取象之義正同蓋刖爲斷足之刑卽所以滅其趾劓卽所以滅其鼻也以上俱詳易例此爻之義言噬嗑之道貴用其通使物自然不距如人之噬在于膚自然易合是乃噬嗑之最善也而其要惟在于滅鼻蓋滅鼻則己見不存必能體物而物自順之于成己成物之道必能熨貼故于噬嗑之義爲无咎也

謹按易之取象各從其類要取以發明人事則各有取象之義如此爻噬膚與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爲一類此從卦名噬嗑之義取象者也是專主噬之嗑不嗑言之者也滅鼻與滅趾滅耳爲一類此從卦辭用獄之義取象者也是專主去私之事言之者也一爻之中上下兩象本不相當然取以發明人事則其義各有著落舊說于此不知爲兩象乃併爲一象謂噬膚而滅其鼻則不惟與滅趾滅耳之說不復可通而于滅鼻之象亦無所取之

義矣故今不用舊說又易之取象往往一爻之中連取數象各不相當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剛即指卦之動德言之憑藉動德做事即乘剛也惟其乘剛恐其有矜己傲物之私夾雜用事故不可不滅去其鼻也

六三噬腊肉句遇毒句小句吝句无咎

此爲不能用柔體物者設便門也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物之堅硬而難噬者也噬腊肉者我噬而物距之之象也即我不用其通物必距之之象也毒害也小柔順也吝不足也言噬嗑之事若不能柔順體物不用其通則施之于物物必距之是即如人之所噬在于腊肉自然噬不能嗑此必然之理也如是則不惟無成物之功而反受物之害反遇其毒矣如是之事則當用何法以去其病哉惟在勉爲柔順而已勉爲柔順則雖于成己成物之道未必遽能熨貼然能一意柔順則于至通

之理必漸有見于物之情必漸能順是于噬嗑之義亦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言遇毒不可謂物之過仍是己心剛而不柔健而不順心不當其正位之過也

九四噬乾胏句得金矢句利艱貞句吉

此爲知用心于體物者設教之辭也乾胏肉中之帶骨者噬之當其肉處則嗑當其骨處則不嗑噬乾胏者我噬而物或距之或不距之之象也即我

之用有通有不通在物亦有距有不距之象也金性從革以象心之變易從道之事矢之爲物以注射爲用以象心之有所注嚮之事易凡言金言矢皆此義詳見易例得謂得其用也五爻得字並同艱艱難也貞正固也言人之心雖無剛柔合一之德若果知注嚮于柔順以體物爲事則其施于物也雖不能全無觸忤如噬膚亦決不至動輒觸忤如噬腊肉其于噬嗑之事庶幾有通有不通有距有不距如噬之在于乾胏者矣其所以能然者何

也由其心之所注嚮惟在于變易從道之事是得金矢之用者也當是之時則宜何以自勉哉惟益當艱難貞固其心一意勉爲柔順則于至通之道必漸能盡其用施之于事庶幾有成己成物之實而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所以必欲艱貞其心者蓋恐此心不能純乎柔順仍是己私未能淨盡之故是即心之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句得黃金句貞句厲句无咎

此爲能體物者設教之辭也乾肉肉之無骨而易噬者噬乾肉亦我噬而物不距之象也亦我用其通而物自然不距之象也此與噬膚取象之義正同而微變其文者亦如同人卦先言于野後言于郊困卦先言朱紱後言赤紱皆微變其文非義有優劣此易之通例也黃中色以象人之中德金與四爻金字同義貞正固也厲危懼也言人之心果能柔順體物得其至通之理則施之于物物必不

距是即如所噬在于乾肉自然能嗑者矣是何也由其心有中德其變易從道之用皆自中德而出是得黃金之用者也然當是時豈遂可稍弛其功哉惟當益加正固常存危懼務使心之不順之病消融淨盡不復竊發爲害則于成己成物之實必能盡道庶于噬嗑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即位正當之義也然不言位正當者因爻爲六五不可言正當故變其文言得當也觀此則益

見文王之繫爻辭只是平說人事不沾沾以爻位
之當否爲辭之優劣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此一卦之終復言用獄自治之事亦當以本心之明爲主乃能收用獄之實效即卦辭主于亨之義也何即古之荷字負荷之義也何校滅耳者施校于肩之上則耳不見是爲滅去其耳即如施校于屨則趾不見是爲滅去其趾也此取象于耳者耳司聰即本心之明發竅之處故取以爲明之象也

滅耳謂滅去其本心之明也此爻之義言噬嗑用獄之事亦惟當以本心之明爲主乃能收用獄之實效若雖知用獄不知求之本心之明徒倚藉于外入之見以自爲矯治則矯治雖力無益本心終不得其至通之道是即爲何校而自滅去其耳矣若是則雖有設施終無成己成物之實效故于噬嗑之義爲凶也是又爲成己成物之學者之所當知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不明言聰之發用不出于本心之明也

謹按此卦以噬嗑之事況言人之成己成物之事一卦主腦實盡于亨之一言其故何也蓋亨者通也人心同然之理四達不悖之道也己之用出于亨物自然不距是即噬膚噬乾肉之義也己之用不出于亨物自然距之是即噬腊肉之義也己之用有亨有不亨物自然有距有不距是即噬乾胏之義也中四爻取象分三等言之與莊子庖丁之言分三等言之語意正相似族庖月更刀折也以

其經大軱也是即己之用不出于亨物必距之之義也即噬腊肉之義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以其經肯綮也是即己之用有亨有不亨物亦有距有不距之義也即噬乾胏之義也十九年刀刃若新發于硎者以其以無厚入有閒遊刃有餘地也是即己之用一出于亨物自然不距之義也即噬膚噬乾肉之義也觀其言曰依乎天理又曰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若以此數言發明此卦亨字之義則可謂深切而著

明矣。然老莊之學。所以不得為聖學之正者。何也。蓋易之教。以元德為根本。元亨非兩事也。老莊之書。于元字之義。無所發明。是于此處見不透也。然其人聰明而涉世深。于亨字之義。尚頗有見。故其假象言事。于易有互相發者。學者于此節取之。以通經義可也。若信老莊之學為易之正傳。則不可也。

䷕ 離下艮上

賁句亨句小句利有攸往

賁。飾也。文也。卦名賁。正指人文之事言之。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隨地相接。莫不有不容已之至性。就其至性之發。隨時隨事。必有自然之儀節生焉。所謂文也。是人文之事。正人生不可須臾離之事也。惟以人之氣稟不同。習尚各異。若人文之事一聽民之自為之。則必有太過不及之弊。為人心風俗之害。是以聖人在上。必為之酌中定制。使之彌綸于日用之間。則人皆可以協于中而盡其性。是賁之時義。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為甚重也。聖人以賁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賁者。人文之理根于心。而其施于事也。莫不各有自然之定分。此卦兩體內離外艮。其德為文明以止。文明者。心理內明之義也。止者。有定分之義也。文明以止者。明與止合併為一之義也。人之為人。必如此卦之德明與止合併為一。乃足以盡賁之時義。故名此卦為賁。卦辭之義。

則正敎人以盡心于賁之道者其功夫當如此倣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柔順也人文之事主于亨則協乎心理之同用柔順則于人情事理體之而無不盡復言利有攸往者欲人之隨時隨事求自盡其心也凡此皆所以盡心于賁之要道也

謹按此經賁亨小亨字小字當各爲一句蓋小字在經文中皆爲柔順之義非泛言大小之小也此與遯亨小既濟亨小未濟亨小並同一例舊說以小字屬下讀者皆誤也說詳未濟彖傳注並詳易

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句 利有攸往 句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柔來剛上與隨蠱卦體言來言上下者同義皆以交自乾坤者言之此言文剛文柔者剛柔不交則無文交則有文此卦下本乾體上本坤體剛柔不交本無文也今也上體上爻之柔來交于下體之中爻則乾變成離而有文矣是柔來而文剛也下體中爻之剛上交于上體之上爻則坤變成艮而有文矣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此就卦體言之其義如此在于人事則專指剛柔相濟之事言之人心純乎剛健質之事也柔來于心而剛健內明則文生矣是柔來足以文剛也欲求幾此非用力于亨不可故經言賁之事當主于亨也人心能爲柔順則有文矣而未必至也如再以剛健不容已之心隨時隨事力求自盡則文益至矣是剛德上進亦足以文柔

也欲求幾此非小而有攸往不可故經言賁之事當體之以小又必利有攸往也凡此之文皆純乎自然之事不假絲毫人力造作而成者是天文也然人果有是文明以止之德則心理內明各有自然之定分即天文便是人文非二事也夫賁之事之根于心而彌綸于日用者如此此亨小有攸往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再即天文人文之事推廣言之以明賁道之大

也時變如史記言忠之敝小人以野敬之敝小人以鬼文之敝小人以僿者如此之事皆以人心習尙積漸致然是時變也天文者天理自然之文也明乎天理自然之文則足以察時變之過不及而有以通其變矣人文者人事當然之節也明乎人事當然之節則有以酌中定制神化宜民而化成天下矣以此而言賁之事關繫于世道人心之重如此然則人之有民物之責者其于亨小有攸往之功何可以不實用其力也

謹按孟子形色天性一章與此傳義正相發蓋形色卽人文也天性卽天文也人文有形色可見故以形色言之孟子之意形色出于天性非兩事也常人有形色而不盡出于天性故未可爲能踐形色之實惟聖人形色天性渾合爲一然後可爲能踐形色之實此孟子意也今觀此傳天文人文只爲一事又二爻傳與上與上爻傳上得志卽皆孟子形色天性之義也觀于此則益見孟子之學之所自出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人文之事以申卦辭亨小有攸往之義此第一爻言主于亨之功必以體諸實踐之地爲最要也賁其趾與咸初爻咸其拇艮初爻艮其趾文法正同道理亦同賁其趾者言人盡心于賁之事惟當爲其趾也蓋趾者足也踐地者也凡人之行踐履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惟趾覺之故言賁其趾者正謂賁之事亦當以本心之明體諸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安步步求穩卽

如趾之踐地然也車者乘車而行也徒者徒步而行也舍車而徒卽承賁其趾之義而晰言之之辭也蓋人之行有但循成蹟以爲行者是乘車而行之事也有體諸實境以爲行者是徒步而行之事也夫人乘車而行趾不踐地則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皆不自覺是行不著習不察之事也惟徒步而行趾步步踐地則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趾皆覺之是則行著習察之事也明乎此故賁之事必當舍車之行爲徒之行事事以本

心之明體諸實境求其熨貼則本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皆自覺矣是則主于亨之功之眞做手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弗乘言賁之事必當于踐履實境有親切體認之功不當如乘者之行但循成蹟而已也

六二賁其須

此爲不能小而求進于小者設便門之義也須與需卦傳需須也歸妹三爻以須須字同義皆從容

詳愼之義也賁其須者言賁之道當爲其須也蓋凡有剛德之人做事不能柔順因于賁之道許多不能盡分皆以不能從容詳愼之故也故聖人以須敎之言能于賁之事常爲其須則于心之理事之理自漸能體認分明無不盡之分矣是卽所以求進于小之眞功也

謹按需彖傳言需須也需之二爻卽言小有言終吉歸妹三爻言以須而全卦所陳亦皆貴柔順之義故知此爻賁其須卽卦辭小之義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天理也象傳中上下字多指天人理欲言之詳見易例興起也賁其須與上興者言人剛而不柔則于天文之事必不能盡故必能爲其須則自然之文皆從天理而起是則天文之事矣言此正見賁之事不可不爲其須不可不從事于小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承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卽以申言卦辭有

攸往之義也賁如者文現于外也濡如者情至文生有自然之潤澤也永貞者永遠貞固之義也永貞之實卽指卦辭亨小之事言之承上言賁之事能爲其趾則日進于亨矣能爲其須則日進于小矣日進于亨日進于小則隨時隨事必有自然之文流溢于外賁如而濡如矣以此言之人欲盡心于賁豈有別法惟求之亨與小而已惟永貞其亨與小之功而有攸往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猶隽也莫之陵言文出于天終莫有駕乎其上者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爻之義特發文質相成之義欲人之用力于其本也賁如者文也皤白也皤如者質也白者質素之義馬者剛健之義翰如者言推行之利如羽翰之飛無留難窒礙也寇者相害之義也婚媾者相成之義也言人臨事審量宜用文而賁如乎抑用質而皤如乎兩念不決即象傳所謂疑也疑不能

決則當證之于人事有時以剛健之心用質素之道以行之亦未嘗不推行盡利如羽翰之飛無窒礙也觀于此則知質之與文非相害之寇也乃相成之婚媾也明乎質與文本相成之事則知用文之道必有先乎此以立其本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言惟心當其位故能有此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者言知質與文不相害而相成則知以質爲本庶于賁之道終無失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承四爻文質相成之義遂極言用質之善雖文不足而終吉即論語絀奢崇儉之義也邱邱墟園園圃邱園取象對朝廷官府看質陋之所也束帛禮之薄者戔戔淺小之意吝不足也言文之事雖不可廢而世道人心終必以質樸爲本若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果能爲邱園之賁用束帛之戔戔以爲禮則質勝于文雖于賁之道有所未足然敦本

尙實于世道人心必有無形之益是終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有喜謂有益于世道人心爲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此一卦之終再申言敦本尙實之義之重以終四五兩爻之義也白賁謂純任質素而有自然之文者是爲以白爲賁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所貴于文者非欲其注意于文也但使人之爲人果能隨時隨地常必有不容已之至性則必有自然之儀節

生焉是卽所謂文也是不求賁而賁自在其中者是白賁也惟白賁乃于賁之義可以无咎言此正見人之一意尙文者以賁爲賁于賁之義終不免于咎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尙通猶貴也上得志言賁之事惟貴自得其本心而已是純乎天文事也此白賁之義之所以无咎也

䷖ 坤下艮上

剝句不利有攸往

此柔長之卦之第五卦也說見泰卦注剝變也剝之爲言剝壞之之義也觀下剝牀剝廬則剝爲剝壞之義可見又雜卦傳曰剝爛也爛之爲言縻爛之之義也卦名剝正指用柔變剛之事言之而必以剝爲名者蓋人之剛德有能柔之剛有不能柔之剛能柔之剛必其純乎剛健之本體不雜之以氣質意見者也不能柔之剛必其不純乎本體雜

之以氣質意見者也夫人有剛德皆起于民物爲重有一體相關之誠是其心之起念之處非不善也然以學之未至養之未純則其剛德之流行不純乎本體之健不免雜之以氣質主之以成見又自恃其心之無他而果于自信故其能剛而不能柔之病遂至牢壯深錮而不可動聖人設卦之義以爲如是之病非尋常力量所能去也必也下廓清摧陷之功眞有以剝壞而縻爛之變其不能柔之剛爲能柔之剛然後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

此聖人所以設剝之一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剝者，此卦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自姤之一柔長至五柔，柔長之極也；惟上一剛，剛消之極也。柔長剛消，是正用柔變剛者之事也。以卦德言之，內坤外艮，其德爲順而止。止者，止於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剛之至也。剛之至而皆用順以成其止，則無不順之止矣，是亦用柔變剛者之事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柔變剛之義，故名此卦爲剝。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用柔變剛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不利有攸往，卽孟子行所無事之義。蓋人之爲人，非能無所往也，然事事順其自然，則有事只如無事，有往只如無往。若用私智做事，則是有所往矣。用柔變剛之道，惟切忌私智用事，則剛不可變。若果虛心體物，不以私智而有攸往，則事事順其自然，剛自漸進于柔矣。此用柔變剛之要道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剝之義也。此卦兩體，上爲剛，下爲柔，剛柔爲一，正有合于柔變剛之義，故卦名剝也。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與卦體消長之義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小人長，指卦體言之，與泰卦傳小人道長同義。小人卽柔順也，小人長卽柔順之道長也。此卦六爻自初至五皆柔，是小人柔順之道長也。變剛者求進于此，故不可用私智而有攸往也。象指兩體之卦畫言之。坤卦三畫皆偶，卽以象心之順；艮卦三畫兩偶一奇，奇在上爻，卽以象心之止。此卦兩體內坤外艮，故觀卦之象，可明順而止之之義也。變剛者求進于此，故亦不可用私智而有攸往也。君子，有剛德之人也。尙，貴也。息，長也。天行，天道也。言有剛德之君子，自知其剛之盈也，則用力以消之；自知其柔之虛也，則用力以息之，必使盈者漸消，虛者漸息，乃有合于消息盈虛自然之天道。此君子變剛之

功所以必以有攸往爲切戒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柔變剛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示人以下手用功之實地也。牀。與巽二爻上爻牀下之牀同義。牀者。所安也。剝牀者自剝其所安也。取象之義。正以況言人之剛而不柔之病。既自習以爲安。如牀矣。今則自變其剛。即如自剝其牀然也。足者。踐地者也。剝牀以足與賁言賁其趾。艮言艮其趾同義。言剝牀之功。非空言

可以塞責。必當從躬行實踐之地。實用其力也。蔑無也。貞者。貞固之義。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言人之剛而不柔之病。既自習以爲安。如牀矣。今欲自變其剛。自剝其牀。則須從實踐之地。眞實用力。乃能得力。故剝牀必以足也。然剝牀之功。又必貴于能貞。若不能貞。猶不免有攙和斷續。則深錮之病終不能去。終不能自變其剛。故于剝之義爲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與隨三爻傳舍下。下字同義。指心之私。言之滅與噬嗑初爻滅趾之滅。同義。謂滅去之也。蓋人之剛而不柔。皆氣質意見爲之。皆私也。下也。以滅下。言剝牀之功。正欲滅去其氣質意見之私。以進于柔順。故不可不從實踐之地。實用其力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此與初爻之義互相發明。欲人知用功之眞做手也。蓋初爻以足以用功之實地言之。此爻以辨以用功之主宰言之。以辨者。謂以本心之明自辨其後起之私而克治之也。如是之事。功夫亦在于能

貞。若不能貞。則病根仍不能去。仍不能自變其剛。故于剝之義亦爲凶也。按此兩爻。一言以足。一言以辨。皆以蔑貞凶言之。皆爲能剛而不能柔之人。眞切示教之辭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未有與。與艮卦彖傳不相與同義。謂心之無私繫也。言剝牀之功。惟欲心之無私繫。則自進于柔順。故于後起之私。不可不有以精辨而克治之也。

六三剝之无咎

此爻之義即承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能如是以剝變其剛則庶于剝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指剛言下指柔言人心之用剛則亢上柔則處下故剛爲上柔爲下也經傳之中如小過卦辭不宜上宜下益彖傳損上益下彖上爻傳上下順皆以剛柔分上下與此傳並同一義此言剝之无咎失上下者言至剝之无咎之時則剛柔合爲一矣事事剛亦事事柔此時欲指爲純剛不可欲指爲

純柔亦不可更無剛柔上下之可言故曰失上下也此剝之所以能无咎者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此爻之義與兌三爻來兌之義正同蓋來兌者乃以作用之說爲說者也以膚者亦以作用之柔爲柔者也此因言用柔變剛之功遂指一似是而非之病以著戒也膚即噬膚之膚肉之無骨者此處取象之義則正以無骨之肉況言人之無剛之柔也承上言剝之无咎爲其剛柔合爲一也爲其剛

爲體而柔爲用也若爲變剛之事而竟變爲無剛之柔則是爲剝牀之事而以柔輭如膚者當之矣若是則變剛爲柔更無剛德以爲之主是柔爲作用之柔矣以作用權術爲柔似剝而非剝之正凶可知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言如是之人本以規利而實則切近于災此可以爲世戒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此爻之義正言能變剛者之心其自然之用有如此也魚與姤二爻言有魚取象之義正同皆以象人心剛柔合一之用蓋魚在水中欲到之處瞬息即到是其剛也然其所嚮皆游泳而進無固必之意是其剛之柔也人心剛柔合一則其用活潑如魚故以魚象之此言貫魚者言魚之頭尾相次如一貫然以象人心之用疊出不窮亦如馬言蕃庶龍言羣龍之義也宮人妾媵之屬寵愛也易凡言夫婦男女皆以象人心剛柔之德此言以宮人寵

者言剛不自任其剛而與柔相得即如自寵其宮人然也无不利者言剛柔合一之用如貫魚剛柔相得之情如宮人寵以是施之于事則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終无尤言人心之剛柔果如夫婦之情之相得則做事終無失也按此爻之義與小畜三爻正可對看蓋宮人寵即剛柔相得之象也夫妻反目即剛柔不相得之象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此一卦之終言變剛之功至成熟之候正所以成其剛非有損于剛之本體也碩大也碩果與姤五爻之瓜取象之義略同皆以象人之心也蓋瓜果形圓以象心德之圓成其內含仁生意充足以象心德之圓成亦有生意盎然于中也不食謂不損其本體也君子剛健之道也小人柔順之道也輿者所以行也廬者所以安也剝廬與剝牀皆指變剛之事言之而變牀言廬者亦于野于郊朱紱赤紱之例也承上言變剛之功至于剛柔合一則心德圓成如碩果矣變剛而不損其剛之本體是如碩果之不食矣剛至此而後可見諸施行是君子剛健之道至是而始得輿也夫君子剛健之道所以至是而始得輿者何也正以能用小人柔順之道以自剝其廬故也以此而言剛德之成皆以能自變其剛故有自然之用如此此用柔變剛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載與大有二爻大車以載載字同義君子得輿民所載者言君子已變之剛其德如輿然是乃萬民所賴以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者言君子之剛惟能用小人之道以自剝其廬故可見諸施行如是然則未變之剛是乃終不可用之道也按此傳終不可用與豐三爻傳終不可用語意正同皆爲能剛而不能柔者諄切示教之辭也

謹按此傳之文如只依文訓義則似言小人之道之不可用矣其實聖人之意以小人象柔順以廬

象人之不能柔之剛以剝廬象人之自變其剛所謂終不可用者正承剝廬之義言之謂此不能柔之剛之終不可用也此如豐三爻傳文如只依文訓義亦似言折肱之道之不可用矣其實聖人之意以右肱象人之不能柔之剛以折右肱象人之自變其剛所謂終不可用者正承折肱之義言之謂此如右肱之剛之終不可用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觀于此則知易之一書貴能見其大意又以全經體例求之則聖人之意可見固未可隨文

立說只就本處文義而為之說也此學易之最要也

䷗ 震下坤上

復句亨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此剛長之卦之第一卦也說見泰卦注復者本心復也卦名復正指剛反之事言之剛之反即心之復也人心之德剛柔並重今言本心復獨以剛為驗者何也蓋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本也人心至仁萬物皆其一體人之為人果能不失其本心則其在于家國天下之

中隨時隨地常必有一體相關之誠流行于自不容已此不容已之心即心之剛也即心之健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自夫人溺于利欲而天地民物膜不相關而其剛健不容已之心亡矣復者復其剛健不容已之心也故本心之復必以剛為驗也聖人之學其體之實境而健益求健順益求順者雖畢世不能盡也然必以復是不容已之心為本有是心乃有學之可言無是心則無可言也故曰復者德之本也聖人以復之一事關繫于人之

爲人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復者此卦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全體皆柔一剛初生于下是剛之反也復之象也在人則爲全體虛靜之中剛德萌動是正復之實也以卦德言之內震外坤其德爲動而順人心之動常必以順行之是正所以求復之道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復之義故名此卦爲復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心流行于外爲出存主于中爲入无

疾猶言無病即中庸內省不疚履卦傳履帝位而不疚之義也朋來无咎謂同類之來無怨咎也反復與乾三爻傳反復同義反復其道謂反復于亨之道也七日來復猶言不久而復言七日者隨舉之辭也此經之義言人欲求本心之復惟在居心行事一主于亨亨即所以求復之道也如恐主于亨之功無把握也則當內而體諸心外而驗諸人如其體諸心而出入之間無疚惡也驗諸人而同類之來無怨咎也是亨道也若猶不免有疾有咎即非亨道也認此爲用功之準即反復于此而不已焉則本心不久而自復矣復言利有攸往者言如是之功惟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則本心之復將有日充日盛不能以自已者也

謹按此卦言復謂復其心之誠也亨者本心之明也經文之義教人以由亨求復即中庸自明而誠之義無二義也

又按七日來復諸家易注舊有三說一謂卦氣起中孚歷中孚一卦六日七分而其次爲復是爲七

日而來復也一謂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是亦爲七日而來復也一謂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此言七日不言七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也以上三說皆出漢儒卦氣之說雖于七日之義均爲可通然實非聖人之意其故何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乾坤即健順也健順即剛柔也剛柔健順皆正指心德言之

不關陰陽事也此卦名復卽正言本心來復之事彖傳言剛反亦正言剛德來反之事皆不關陰陽事也且不惟此卦卽以卦氣中十二辟卦之彖傳言之亦卦卦言剛柔不言陰陽惟泰否二卦言及陰陽者蓋陰陽爲乾坤兩卦之卦象故于乾坤相重之卦偶一言之亦借以爲形容之辭非正言陰陽事也觀于此則知此卦名復本無與于陰陽之事又何卦氣之說之有乎然此卦大象則有至日閉關之說何也蓋卦氣之說本出易緯自亦泰以

前經師相傳之舊說大象一書與經文彖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此在全經之中不一而足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學者窮經性務詳于全經之義例則自有平正通達之說無取于說之巧合巧合之說通于一處終不能通于處處也如此卦七日諸儒皆以六日七分爲說可謂巧矣然于震與既濟兩卦之七日則皆置是不說而另爲一說然則聖人之言七日豈有二義乎況在全經之中言十年者三言三年者二言三歲者五言八月者一言七日者三言三日者五如是之類亦安能皆有巧密之說以爲之說乎觀于此則知經文中凡言年月日之久近皆只爲隨便舉似之辭其說實爲平實而不可易也以上俱詳易例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反在卦體則指初爻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蓋人之不容已之心卽剛也不容已之心復卽剛之反也天行天

道也剛長亦以卦體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蓋剛之初反卽具有日漸充長之勢也言求復之事所以當主于亨者蓋必主于亨而後剛能反也且所謂亨者亦非求之心外也心之動常必以順行之則出入自然无疾朋來自然无咎反復其道七日自然來復是乃天道之自然也惟然故主于亨之功又必貴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蓋欲剛之日充日盛不止一時之來復已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遂極言復道之大也蓋天地生物萬古不息皆出于自不容已是此不容已者卽天地之心也人之本心復則其仁民愛物之誠亦出于自不容已與天地同矣故曰見天地之心也此可見復之事關繫于人道之重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復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求復之功必以復其元德爲本也不遠

復謂失之不遠而復也祇適也但也无祇悔者言當及失之不遠之時隨悔隨復不可但有一悔而止也元者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此爻之義言人心至靈苟有放失未有不自覺者覺卽悔生悔乃復之幾也然惟有元德之人立志誠切自能旋悔旋復是眞能不遠而復者也若無元德則立志不誠心存淡漠其但有一悔而不復者多矣是以求復之功必以復其元德爲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以修身卽中庸誠者自成之義言不遠之復乃人所以自修其身之事故不可不有一體之誠以爲之主也
六二休復吉
此爲未復求復者示以從入之便門也休休息也言人有習心終日膠膠擾擾于利欲之中則本心何由得復今欲求復惟在有以休息其習心耳果能以休爲復則外緣旣息善念自生固有之良自當漸漸來復故于復之義爲吉也按此卽孟子夜

氣之義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虛下也以下仁言心之外緣旣息庶能虛下而嚮于仁也
六三頻復句厲句无咎
此爲旣能復者示以繼續之功也頻屢也頻復卽詩言緝熙之義言能繼續其功頻頻爲復也厲危懼也承上言人不能復則當以休爲復旣能復則當有以繼續其功以頻爲復矣然非此心常存危

懼卽恐不免有懈忽間斷之時故必頻復能厲于復之義乃无咎也按此頻復能厲卽中庸戒愼恐懼不可須臾離之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言復之事能頻能厲則自無懈忽間斷之咎也

六四中行句獨復

此復爲求復者示以眞切體認之方欲其不誤于用力也中與中庸未發之中中字同義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做事常欲

不離乎心之本體也獨與中庸愼獨獨字同義獨者本心之明惺惺不昧自省自覺之處也獨復者以獨爲復之義言心之求復之事皆必切體之獨知之地自求快慊是爲以獨爲復也此爻之義蓋爲世人之學常不免雜之以外見是似復而非復也故復示之以眞切體認之方行必欲其出于中而復必欲其慊于獨以是爲復是則爲純乎天德不雜以一毫外入之見者也是則求復之功之眞做手也

謹按益之三爻四爻言中行泰之二爻夬之五爻亦言中行皆與此中行同義夬之三爻言獨行損之三爻言一人行履初爻傳言獨行願晉初爻傳言獨行正亦皆與此獨字同義蓋易之言中言獨卽中庸言中言獨之所自出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以從道者言求復之事必體之于中體之于獨是乃所以從道也言此正見求復之事若不切體于此而雜以外入聞見之知

是則似道而非道也亦似復而非復也按此卽孟子義內義外之辨也

六五敦復句无悔

此承前四爻之義而終言之言求復之功必以此爲究竟也敦與敦臨敦艮敦字同義敦卽元也敦復卽元德復也變元言敦者以心之大言謂之元以心之厚言謂之敦變元言敦卽坤彖傳以坤元爲坤厚之義也承上言人之求復求復其元也實求復其所受于天之敦德也果能始以休復繼以

頻復又切體之以獨復則庶幾敦德復矣復至敦復則天地之心見爲己有庶幾隨時做事皆自元德而出可无悔矣是則求復之功之究竟處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言敦復所以无悔者由其以肫然之心爲自成之事常以中而自考故也

上六迷復句凶句有災眚句用行師句終有大敗句以其國君凶句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上五爻言求復之事盡矣此一卦之終因復指

言迷復之事以爲世戒也此爻之義因世人之學常多雜之以外見不識心之本體故復切指之以示戒迷復非庶民去之之意正指人之求復而不知體之于中體之于獨者言之蓋求復而不知體之于中體之于獨是非求復之正道故謂之迷于復也迷復凶者言迷復之人外見爲主本心終不能復故于復之義爲凶也有災眚對卦辭无疾无咎言之蓋復主于亨則心同理同自無怨咎若迷復則外見爲主不出于吾心之本然必不協于人心之同然災眚自所不免也用行師謂欲用剛以有爲于天下也大剛健也大敗謂以剛取敗也國君心之象也征進也言迷復之人自謂能復其心必將用剛以有爲于天下矣其實本心不明剛非本體之剛施之民物終不尉貼未有不以剛而致凶敗者其究也求復其心而反以自害其心是以其國君凶也如是之人雖至十年之久終亦不能復有所進焉皆以不識本心之故也以此而言求復之事豈不以體之于中體之于獨爲最要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即心也反君道謂反乎心之道也言迷復之人求復之道皆非其心之常道此其所以凶也

周易通義卷之七

[seal]

周易通義卷之八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任邱邊廷英學

[library seals]

☰☳震下乾上

无妄句元句亨句利貞句其匪正有眚句不利有攸往

妄虛妄也即私也卦名无妄正指剛健之德之本體言之專爲人之有剛德而不免雜之以妄者立教之辭也蓋人之爲人所恃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然人之剛德發用之時最易有妄以雜之

或雜以功利之私或雜以意氣之事皆妄也剛而以妄雜之則心爲有病之心施之于事必無裁成輔相之實用聖人設卦所以特設无妄之一卦者蓋欲有剛德之人必求復其剛健中正粹然无妄之本體始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也其必于此一卦名无妄者此卦得名兼卦德卦體之二義人心之妄惟于剛德發用最盛之時尤易夾雜用事此卦以卦德言之內震外乾其德爲動而健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動德用事是剛德發用正盛時也動德用事又濟之以不可屈息之健是又剛德發用極盛時也剛德發用極盛之時是正易于有妄之時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與二相應其德爲剛中而應中者純乎本體無所夾雜之義也應者剛柔合一之義也合卦德卦體言之是當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剛之發用又純乎本體而與柔相應是則真能无妄者也卦兼此二義故名此卦爲无妄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進于无妄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同義眚災也不利

有攸往與剝卦卦辭同義言不當用私智而有所往也蓋人當剛德發用之時稍雜以有我之私是不元也稍雜以後起之智識是不亨也不元不亨皆妄也故无妄之功必當主于元亨也人心知嚮于元亨則所嚮正矣惟恐此心存主之地不能十分貞固則倏忽之間仍有攙和仍有夾雜是仍爲妄也故元亨之功又必利于貞也元亨正也不元不亨匪正也言有眚者欲人以災眚之至而切自反也惟然故人之用剛做事之心惟當一主于元

亨之正不可以一時一事用私智而有攸往焉是則所以求進于无妄之要道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无妄之義也剛自外來剛中而應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此傳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當與隨卦傳剛來而下柔蠱卦傳剛上而柔下一例看皆爲引起下文之辭非另一義也外外卦也內內卦也爲主于內指震體之一剛言之爲主者用事之義也

爲主于內者居中用事之義也此句與下文相引之義亦本乾坤交而生六子之義言之蓋此卦兩體外卦爲乾內卦本坤體也又有外卦之剛來交于內以爲之主則一剛居中用事內體之坤遂爲震矣震與乾相重故其德爲動而健也動而健爲剛德發用極盛之時正易于有妄時也參以卦體剛中而應之義是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又真能无妄者也此卦之所以名无妄之義也

謹按隨卦傳言剛來賁卦傳言柔來皆以內外兩體剛柔互換者言之今此卦乾體不動乃言剛自外來何也蓋伏羲畫卦之始震之一卦本爲乾交于坤是震之一剛本爲自乾來也此傳因震之一剛本自乾來而外卦又適爲乾故以自外來言之此如訟之兩體外乾內坎在外之乾體不動而九二一剛亦言剛來與此正一例也詳見易例

又按剛德發用不可有妄本六十四卦之通義也今特設一卦以發明此義必于此一卦發之者蓋以此卦之德爲動而健動德爲主又濟之以健此

在五十六重卦之中實爲剛德發用極盛之時也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尤易有妄故因取于卦體剛中而應之義以无妄名之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皆必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之義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此釋卦辭之義也大卽卦辭所謂元也天命卽天道也言天命者以天所賦予于人之正理言之何之何往也祐助也此傳之義言經言无妄之道必

以元亨利貞爲教何也蓋人之心雜以有我之私則不大不大卽妄也雜以後起之智識則不亨不亨亦妄也若知嚮于大亨矣猶不免稍有攙和稍有間雜是猶爲妄也故欲勉于无妄之實者必使此心粹然一出于大亨之正是則純乎天命之本體而真无妄矣此經所以言元亨利貞之義也其復言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也蓋人之心果能无妄則卽因物付物行所無事可也若又欲有往則欲何之矣往出于後起之私不出于天命之正

天命終不相祐亦安能行于世哉此經所以言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也

初九无妄往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无妄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卽承卦辭不利有攸往之義而特爲往復之辭也蓋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恐其以私智而有攸往也若此心果能无妄粹然一出于元亨之正則隨時做事正當盡心盡力以爲之矣故如是以往則吉也按此與升初爻允升大吉小過卦辭不宜上宜下大吉語意正同蓋兩卦言大吉皆用剛之義升之事本當以柔升然信能以柔升則用剛亦吉也小過之道本宜用柔順不用剛健然使此心果能下而不上則用剛亦吉也凡此皆聖人反復指示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與各卦傳中言得志合志者同義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此承初爻往吉之義再斷言之言使此心果能虛而不富則自利于有攸往也耕穫菑畬皆卽穡事以取象之辭耕者穡事之始也穫者穡事之成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此爻之義言人有穫之見而耕則其耕也只以爲穫也有畬之見而菑則其菑也只以爲畬也无妄之道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正恐其有計功謀利之心則所爲皆妄耳若果此心純乎元亨之正不稍雜以耕穫菑畬之見則于隨時隨地當盡之人事豈不利于盡心盡力而有

攸往哉。按不利有攸往。卽孟子行所無事之義。利有攸往。卽孟子必有事之義也。又此爻之義與屯四爻之義皆爲與卦辭相往復之辭。蓋濟屯之道。本不當有攸往。然以求婚媾之心而往。則往吉无不利矣。无妄之道。亦本不利有攸往。然以不耕穫不菑畬之心而往。則利于有攸往矣。凡此皆特地與卦辭爲往復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與泰四爻謙五爻不富升上爻傳消不富俱

同義。皆謂心之虛也。此傳之義。言不耕穫不菑畬是心不富也。不富則虛。虛則眞无妄矣。此所以利有攸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卽二爻之義而反言之。正以申言卦辭匪正有眚之義也。牛者順之象也。言或繫者無主之辭。以況言心之順德人人所公。非一人所得私也。行人。猶言過路之人。旁人也。行人之得者。以況言順德之事。旁人皆見之也。邑人對行人。取象當局之人也。邑人之災者。以況言順德之事。旁人皆見之。獨當局之人不見。此其所以致災者也。凡此皆心之不虛。意見用事之病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傳不下斷語。但述經文一過。欲使健而不順之人一致思也

九四可貞无咎

此爲健而不順之人。設便門之義也。可貞與坤三爻可貞同義。謂事之可以常行者。卽中庸庸言庸

行之義也。言人有剛德而不免于妄者。大抵意見害之。亦皆以好高求異之心害之也。故欲免于无妄之實者。惟在隨時做事。常必體之以常心。擇其可以常行者而行之。則自無好高求異之病。而妄可去矣。若是則于无妄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之。與益三爻傳固有之同義。言是可貞之事。皆吾性分之所固有者。事事爲其可貞。則妄可去矣。故于无妄之義。爲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爻之義。專爲學之有外見者言之也。疾。病也。疾有喜與損四爻兌四爻疾有喜同義。心之有妄。心之疾也。始有妄而後无妄。是疾去而有喜也。藥。藥物也。藥物自外而入。而求以愈疾。以象人之去妄。而倚藉于外見者也。言人之爲學。求无妄也。求无妄而不免于妄。心之疾也。心之有疾。皆以心之本體不能充盛之故也。故欲去心之疾者。惟當充養其心之本體。則妄自去。疾自除矣。若必倚藉于外

入之見。以自爲矯治。是欲去其疾。而不免于用藥也。若是則本病未去。因藥又發病矣。以藥愈疾。藥卽疾也。以外見去妄。外見卽妄也。明乎此。則知无妄之疾。惟當勿藥而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求无妄而不免于用藥。卽无妄之藥也。言不可試者。蓋藥物入腹。關軀命之生死。外見入心。關本心之存亡。是皆不可以嘗試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此一卦之終。再以申言卦辭匪正有眚之義。欲人之因是而切自反也。言人自謂无妄。而其行也常不免于有眚。此不可謂爲適然事也。蓋元亨本體人人所同。今行而有眚。則其不協于同然之心亦可見矣。以是施之于事。無所利者也。是不可以不切戒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對亨言。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自謂无妄而所行不出于亨。是出于窮也。以此致災。是謂窮之災

也。此其所以當自反者也。

䷙乾下艮上

大畜句利貞句不家食吉句利涉大川

大。剛健也。畜養也。卦名大畜。正言畜養健德之事。專爲人之有健德而不善養其健者。示教之辭也。其必于此一卦。名大畜者。蓋人之健有健順合一之健。有健而不順之健。健順合一之健。健之出于本體者也。健之正也。健而不順之健。健之不純乎本體。而有所攙雜者也。非健之正也。此卦兩體內乾外艮。其德爲健而止。止者靜定之義也。止于本

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健而能止。則健爲本體之健矣。是惟善養其健者能之。故名此卦爲大畜。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養健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利貞。與乾卦利貞同義。貞者正固之義也。貞之實卽指元亨言之。不言元亨者。文之有詳略也。家與損上爻无家家字同義。有私之象也。食與訟三爻食舊德食字同義。自養之象也。涉大川。與各卦涉大川同義。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經文三句。每句各明一義。利貞以心之定力言之。言欲心之所主。一于正而不變也。不家食吉。以自養之事言之。言所以自養其心者。不雜以一毫後起之私則吉也。利涉大川。以隨時盡力之事言之。言欲時時事事。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也。凡此皆所以畜養健德之要道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釋卦名之義也。篤實。以心之用言。輝光。與履卦艮卦傳光明同義。以心體之無私言也。蓋人之心不篤實。則有雜以意氣之事。不輝光。則有雜以利

欲之事。是皆不得爲健之正也。故欲養其剛健之德者。惟在時時用力。求進于篤實輝光。則有以日新其德矣。此所以以大畜名卦之義也。按此釋卦名之義。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上而尚賢。指卦體言。剛。卽指下體之乾言之。上。上行也。尚與泰二爻尚于中行。尚字同義。尚猶進也。賢。善也。

謂心之本然之善也養賢賢字並同彖傳中言賢言聖賢皆指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能止健指卦德言謂健之德能進于止也大正與大壯傳大者正同義大卽卦名之大謂剛健也正謂本體之正也剛上而尙賢以下三句卦體卦德之說通爲一義皆以正釋卦辭利貞之義蓋人心之剛必能上行而進于本然之善則健之德庶進于止矣健進于止乃健之正也求進于此故心之所主不可不一于正也此經所以言利貞之義也不家食吉

養賢者蓋自養之事不雜以私卽正以養其本然之善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蓋必時時事事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心之健乃與天之健相應也此經所以言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之義也

謹按彖傳中卦體卦德之說常互相發非各爲一義如此傳中剛上而尙賢與晉睽鼎三卦傳中柔進而上行語意正相似皆以卦體之說發明卦德之善者也蓋晉卦之柔指下體之順言也下體之順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睽卦之柔指下體之說言也下體之說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鼎卦之柔指下體之巽言也下體之巽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此卦之剛指下體之健言也下體之健進于上體之止是爲剛上而尙賢也凡此皆以卦體卦德互相發明之義非各爲一義者也

初九有厲句利已

此下六爻皆爲健而不順之人詳言所以養健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卽其所受病之處

敎之以自爲矯治之方也厲危懼也有厲與夬卦辭兌五爻有厲同義言欲心之常存危懼也已止也蓋人之能健而不能順者其以民物爲己任之心本其所自有也故其隨時遇事不患其不能任也常患其果于任事而不知懼亦不患其不能行也常患其銳意于行而不知止若是則其健而不順之病亦將夾雜用事而不自覺矣故欲勉于大畜之實者惟在于剛德發用之時心必欲其有厲而事則欲其能止若是則于健而不順之病亦必

能隨時省覺。漸進于順矣。此欲養成其健者。所以
自爲矯治之方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犯災。言不獨在己可以鮮失。亦可免于意外之
災患也。
九二輿說輹
此即初爻利已之義。再晰言之之辭也。輿者。所以
行也。說。脫也。輹者。輿下持軸之木。形如伏兔。行則
設之。止則脫之之物也。取象之義。以輿之有輹。可

以設之可以脫之。況言人之做事。可行可止。不執
一之義也。承上言所謂利已者。非謂竟止而不行
也。正謂如健行之輿。有時而脫去其輹。則可行可
止。由人做主。自可無冥行用壯之失耳。按此。即艮
卦傳時止時行之義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中无尤。言人之行止之節。一出
于本體之中。則自無失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此爻之義。正言大畜之道。隨時隨事。所以用力之
節度也。馬者。健之象也。良馬者。健而能順之象也。
逐。馳逐也。艱貞。與各卦言艱貞者同義。謂有知難
之心。又一于正而不變也。曰。鄭康成作日月之日。
今從之。閑。習也。輿者。所以行也。衛者。護衛。所以防
害者也。言人之用健之道。欲其如馬之逐。然貴其
健也。又欲如良馬之逐。然貴其健之順也。欲求如
是。豈有別法。惟在艱難貞固其心。日閑其輿衛而
已。日閑其輿。是習其所以行之者也。日閑其衛。是

謹防其害之者也。習其行。則踐履熟。防其害。則操
存密。如是之功。又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
往焉。則庶有以養成其健德矣。是則大畜之道。所
以隨時用力之節度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同尚。猶貴也。合志。即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閑
輿衛之事。所以必當有攸往者。正以剛健之行。貴
合其志。不可不有以體當而練習之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此言欲去其不順之病者必以養其元德為本也。童牛牛犢也牿施橫木于角以防其觸者即詩所謂楅衡是也牛者順之象也牛有角而施以牿則雖順而仍防其不順之象也此取象于童牛之牿者蓋以童牛之角之未成況言人心不順之機之甚微者童牛而施以牿則所以防其不順者豫也復言元吉者蓋人之健順之德皆出于元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故自無健而不順之病于大畜之義為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有喜與无妄五爻損四爻有喜同義言能去其不順之病為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此言欲去其不順之病者惟貴能拔去病根為正本清源之計也豕去勢曰豶豕性剛躁其猛利在牙然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止矣此爻之義言人有健而不順之病則必有其不順之病根潛伏于內以為之主然後時時發病此不但為標末事也若欲自去其病仍只在發病之處節節矯治則用力勞而病根終不可去是非善養其健者也惟然故欲免于大畜之實者誠欲自去其不順之病則必須拔去病根為正本清源之計如豶豕之牙則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言不獨己之健德可成亦併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一卦之終因言大畜之成其自然之用如此即彖傳應乎天之義也何語辭天之衢天之道也亨即元亨之亨人心至通之理也承上言畜養健德之功果能如五爻之所云者則病根去而本體復矣至是則可行之道六通四闢隨時隨事跟前呈現一何似天之衢乎蓋人心至通之理其自然之用有如是者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即所謂應天時行者也此大畜之成也。

䷚頤震下艮上

頤句貞吉句觀頤句自求口實

頤養也卦名頤正指養心之事言之而以頤爲名者口旁曰頤人之食物養身自頤而入故借養身之頤以指言養心德之事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頤之一卦者蓋以人之爲學各有所養有專養其心之正性者有不務養其正性而惟滋長其後起之智識者二者之求以自養同而所養不同是其一得一失之間關繫于人之爲人爲甚重也聖人

以頤之一事關繫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頤者此卦以卦之大體言之上下二爻實中四爻虛是卦有頤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震外艮其德爲動而止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止者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動而能止是正功夫不離本體之事是即所養能一于正者之事也聖人以卦之德足以盡頤之義而卦之大體又適有頤之象故假其象而名之以頤卦辭之義則正言自養之道不可不一于正也貞正也貞吉者言人之所養能一于本體之正則吉也觀頤言人之爲人只須觀其所養也口實所以養之具也言自求者人之所養不同則其所資以爲養者亦異其得其失無不自己求之者自求口實即孟子考其善不善于己取之之義也

謹按易之名卦有專以卦象得名者如井鼎歸妹三卦是也此卦與噬嗑又不取于卦象却以卦之大體有此形象因以爲名此又另爲一例然各卦發明人事其所以設卦命名之義實皆出于卦德

則一也以上俱詳易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正正性也養正與蒙卦傳中養正同義惟蒙之養正以養人之正性言之此傳養正則以自養其正性言之也餘見卦辭注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復廣明頤養之事以見頤之時之大也賢善也謂心之本然之善也養賢與大畜傳中養賢鼎卦

傳中養聖賢同義。皆謂養其本心之善也。彖傳中
言賢言聖賢皆此義詳見易例養賢即可以及萬
民者蓋成己成物本非二事成己之仁其著落即
在于成物故養本心之善即自然可以及萬民也。
頤之時即正指頤之一事隨時應益之人事言之
言天地以其不已之命生養萬物無時而息聖人
養其本心之善以及萬民其事亦無時而息。是養
之道實爲天地聖人所不能外也以此而言人之
爲人何一時非養之時亦何一事非養之事然則

頤之道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按此傳釋經。不及
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自養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
第一爻先指一舉世學人同犯之病以著戒也龜
不食物而食氣此取象于靈龜者正以靈龜之不
藉養于外物況言人之正性。亦不藉養于外物而
自足也舍爾靈龜者言舍爾之正性。不知養也朶
動也朶頤欲食之貌觀我朶頤者言舍爾自有之

正性。不知自養却乃覲于我而欲別有所養也言
爾言我者特作爲覿面告語之辭欲人之致思也
蓋世人之學不見頭腦人人自有其心自有其性。
不知自養却徒馳騖于在外聞見之知見聖人之
無不知也則欲學其無不知見聖人之無不能也
則欲學其無不能于是日夜用力于博聞廣記之
事鑽研考索以求增長其智識是正舍爾靈龜觀
我朶頤之病也究之自有之心自有之性。不能自
養一著實境全然不能得力。却乃倚藉外見橫作

主張于成己成物之事不惟無益又反害之此其
所以凶也按此爻所指實爲千古學人同犯之病
早被聖人看破故言之真切如此。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言如是之人其求以自養之功未嘗不勤以視世
之不知嚮學之人固有間矣然不明于養正之道
平心論之實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句拂經句于邱頤句征凶
自此以下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顛反

也。反求諸己之義也。顛頤之義。正對朶頤者言之。蓋朶頤之養。求于外之養也。顛頤之養。反求諸己之養也。拂。逆也。經。常也。邱者高明之象。于邱頤猶言嚮上之養也。征。進也。承上言朶頤之事。舉世皆然。既已習爲經矣。靈龜之性。棄置不復問矣。爲今之計。必欲從事于頤。惟當迴其朶頤之心。反求諸己于世之習爲經者。不憚拂之。則庶有嚮上之頤在目前也。復言征凶者。路在兩歧。貴能自決。若又頤不能顛。經不敢拂。牽纏舊習。只顧征進。則其凶

必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失類。即孟子不知類之義。言迷于内外輕重之分也。

六三拂頤句貞凶句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再即二爻征凶之事而極言之。欲朶頤者之知懼也。拂頤謂拂乎頤之正也。貞者。誤以爲正守之不變之義也。勿用謂不當用其道也。言十年者。極言之之辭也。承上言不能顛頤。不敢拂經。則其自養之事。拂乎自有之正性。是拂頤矣。拂逆正性。以求自養。又復信以爲經。而守之不變。能勿凶乎。如是之事。非小失也。雖至十年之久。勿復用之可也。于事無所利也。此極言其害。欲朶頤者之猛醒而一悟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言自養之事悖乎正道。是不止一言一行之失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此再申言二爻顛頤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眈眈虎之下視求食之貌。以況言求道之專。常目在之之事也。其欲謂可欲之善也。逐逐言相繼而來也。承上言嚮外求養之事其害如此。反復思之。頤之道惟顛頤爲吉矣。然則其功宜何如。用乎本性之善。無時不有。無事不在。惟欲專心注意于此。如虎視之眈眈可也。虎視眈眈。則可欲之善時時遇之。亦將逐逐而相繼矣。誠如是。庶于自養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卽二爻于邱頤之義謂頤之道日進于上也施卽家傳及萬民之義顛頤之善自然而及于物者卽己之施也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言顛頤之吉不獨在于成己之事也自養之道日進于上則其施德于民之心亦庶能進于光明也按此傳上字指天理言爲象傳之通例施光字與屯五爻傳施未光正可對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六五拂經句居貞吉句不可涉大川

此再申言二爻拂經之義欲人之果于自決也居貞與屯初爻居貞同義居謂心所存主處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涉大川卽與居貞字對看謂心之存主不定又復騖外馳求之事也承上言拂頤之害如彼顛頤之善如此然則舉世所習爲經者必當拂之無疑義矣惟是舍舊從新力須堅果拂經之事亦必此心存主之地一于貞正則吉切不可牽纏舊習又復騖外馳求用涉大川之力以赴之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與四爻傳中上字同義指天理言之言必居貞乃爲順以從上正見居不貞而馳求于外者是爲自趨乎下也

上九由頤句厲吉句利涉大川

此一卦之終再卽顛頤之事而究言之以終二爻于邱頤之義也由與豫四爻由豫孟子由仁義行由字同義由頤謂不假勉强自然而由乎頤之正者卽卦德動而止之事也厲危懼也承上言顛頤

之久漸近自然則自然而由乎頤之正矣是由頤矣然由頤之功雖近自然而養正之事則不可一時懈忽故必常存危懼則吉復言利涉大川者正對五爻言之言如是之事乃當以涉大川之力赴之正見此事而外決不可以誤用其力也按此爻利涉大川與五爻不可涉大川正爲相往復之辭此與无妄卦辭不利有攸往二爻則利有攸往正同一例蓋利涉大川者事得其正則必當用其順用其健全力以注之之義也不可涉大川者事不得

其正則不可誤用其順誤用其健全力以注之之
義也凡此皆特爲往復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
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福慶也大有慶謂民物受其福慶卽彖傳養賢
以及萬民之事也

䷛ 巽下兌上

大過句棟橈句利有攸往句亨

大過大剛健也過謂過乎常分也大以過名者人之剛
健同而剛健之分量不同有常人之健有豪傑之
健有聖人之健所謂大過者正謂剛健之德過越
常分者也大過有大過之時尋常事任只尋常力
量亦能擔任獨至舉世全局已壞將就傾覆之時
則非有剛健過乎常分之德不足以擔任而救濟
之是則大過之時也卦名大過正指處大過之時

所以救濟之之道言之其必于此一卦名大過者
以卦體言之一卦六畫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此
卦中四爻剛惟上下二爻柔是剛過也剛過而二
五兩爻皆剛中是剛過而中也以卦德言之內巽
外兌其德爲巽而說巽者柔巽善入之義也說者
心體和平之義也以剛健過乎常分之德而以巽
說行之是正所以能剛過而中之實用也合卦體
卦德爲說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爲有大過之
德足以濟大過之時者矣故名此卦爲大過卦辭

之義則正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之道當如是也棟桴也即屋之脊檁也橈曲也棟橈以時之大局言之如屋之脊檁橈曲將欲傾覆時也此正言大過之時也以下乃言所以救治之之道利有攸往者言必當盡心竭力以救治之也亨通也救大過之時之道必當一主于亨者蓋恐救時之道不出于亨則宜于此不宜于彼非所以整頓全局之道也此所以有攸往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凡此皆所以處大過之時之要道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此先以卦體四剛二柔之義釋卦之所以名大過之義也在卦則四剛二柔爲大過在人則剛健之德過乎常分爲大過也按此卦得名本兼剛中巽說之兩義此釋卦名專以四剛二柔爲說者以下文可互見也又按過字字義只以分數多寡言之其實在大過之德則必兼分數成色二義其義始備以分數言之常人三分健豪傑七分健聖人十分健此剛之分數過乎常分者也以成色言之常人之健全不巽說豪傑之健有巽說有不巽說聖人之健純乎巽說此剛之成色過乎常分者也大過之德必兼此兩義其義始備觀于下文剛過而中先言過是過之分數又言過而中是過之成色至卦德巽而說行則全以成色言矣此大過之實用所以爲扶危定傾之本者全在乎此故必兼二義言之其義始備不然人之剛健若只論分數不論成色則孟賁之勇告子之不動心不可謂非剛過是豈聖人之所謂大過哉是豈足以盡大過之

時之義哉

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本猶根也末猶梢也本末弱以全局形勢言之蓋通根到梢皆有弱不能支之勢者也時勢如此非剛過之德則不能任非有剛過而中之德又以巽說行之者亦不能動中窾會有益全局于是之時必當盡心竭力有攸往以救治之若不出于至通之道安能有濟此有攸往之道所以必當一主于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承上文之義因歎大過之時之大。欲人之有以善其用也。時卽以大過之時。當盡之人事言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最要在于柔能體物。卽彖傳巽而說行之義也。藉承藉也。茅性柔。以象人心之柔順。白茅以象人心粹然潔白之柔順也。藉用白茅者。言隨時做事。己之體物之心皆必

出于所體之物之下。徹底全用柔順。若藉之以白茅然也。蓋大過之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故必用心如此。乃可以免于咎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在下以釋藉字之義。言隨時做事。己之柔順之心皆必體之貼底。是爲在物之下而藉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此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之道。必貴有起死回生之實用也。此爻與五爻當對看。枯。乾也。楊木名。楊以象大過之時。全局已壞。若楊已枯而將死時也。稊。根也。生稊者。言當大過之時。若能有所迴轉于根本之地。則可以轉危爲安。卽如楊已枯而又生稊。可復生也。此義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漢。陸宣公之在唐。皆必以收復人心爲根本至計。是卽有生稊之用者也。易凡言夫妻。皆以象人心之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易之通例。此獨以老夫女妻爲言者。蓋凡老夫得女妻。則其相與之情必篤。又能成生育之功。此正以其情之篤。象心之剛

柔相得之情。以其成生育之功。象心之生生變化不窮之用也。此義在後世。亦惟諸葛武侯在漢。陸宣公在唐。皆能以至剛之德。有至柔之用。爲能盡此爻之義。无不利。卽承上兩義言之。言用心如此則庶于大過之時。體之能曲盡其情。處之能曲盡其理。施之于事。自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言夫妻相得之情。過乎常分。實正言剛柔合一之用。過乎常分也

九三棟橈凶

此言救大過之時之道不可只見其小貴能注意大局也蓋棟者全局所繫以存亡者也大過之時百孔千瘡豈不事事待理然終以注意大局為要若救之之道只從小處零碎修補無救于棟之橈則傾覆之禍終不能免終為凶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言大局之壞不可以零碎修補之事輔助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此言救大過之時之道貴有出格之精神力量以救濟之也隆字對橈取象棟隆者謂棟之形穹然隆起不但不橈而已也有它指心言之心不誠于救世即有它也此爻之義言當大過之時誠心欲救棟之橈則不但不使之橈又必欲使之隆然後精神力量足以周乎事變之外故于救時之義為吉若曰但得不橈即亦可矣是則為心不誠于救世而有它矣有它則精神力量不足周乎事變之外終不足以回已壞之大局而究其所事故于救時之道為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言棟必欲其隆乃可以不橈乎下若曰但得不橈即亦可矣即未有不橈乎下者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爻之義當對二爻看二爻所言救大過之時有實用者也此爻所言救大過之時無實用者也生華正對生稊取象生稊者能有所迴轉于根本之地有起死回生之用者也生華者不能為根本之

計而但為修飾潤色之事亦能使常人為之改觀是則如將死之楊不生稊而生華然也此在後世如明之方黃諸人國勢岌岌而方日講周官法度更殿門名即枯楊生華之事也老婦士夫有夫婦之名不能成生育之功以象人心之剛柔無實用也无咎无譽言其人于小處有補故無咎之者于大處無補故亦無譽之者也

謹按无咎无譽之文于易凡兩見坤四爻无咎无譽傳言慎不害此爻无咎无譽傳以可醜言之何

也。蓋坤卦言平時用順之事。故无譽則尤見其愼。此言大過之時。救世之事。无譽則凶咎在其中矣。故傳言可醜。此所處之時異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何可久。言生華只是目前好看。無救于楊之死也。可醜。謂有夫婦之名。無夫婦之實。是可醜也。此正言人之無實用也

上六過涉滅頂句凶句无咎

此一卦之終。特指言不能濟世。而以身殉國之人。爲之權衡其功過。以垂教于後世。亦如節上爻苦節貞凶悔亡之義也。涉。卽涉川之涉。以象人之濟險之事也。過涉。謂當大過之時。爲涉川濟險之事也。滅頂。謂險不能濟。而以身殉之也。言人臣當大過之時。所以救之之道。誠不可以不盡。然至全局已壞之時。必欲扶危定傾。成其素志。其成敗利鈍。亦誠有不可逆覩者。故有當大過之時。爲濟險之事。至于必不能濟。而滅頂以殉之者。如是之事。于濟時之道。爲凶。其于致命遂志之心。則亦可以无

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言其志節皎然。于義不當復咎之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句維心亨句行有尚

坎者伏義八卦第五卦之卦名也經文坎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坎相重之卦仍名爲坎者重卦之坎猶伏義坎卦之本義也坎險也謂心之險也乾之用也伏義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坎于八卦爲乾之屬故險之德即乾之用也坎之一卦專以明心之險德而必以坎爲名者何也坎者地上之坎也聖人欲言

險德而無以言之因有見于地上之坎其形萬變惟水歷之而無不曲盡其分焉是坎之險即水之險也人情事變之險其形亦萬變惟心歷之而無不曲盡其分焉是人情事變之險即心之險也聖人以人情事變之險與坎之險正同而惟心能盡其用故即以坎目心之德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中爻一卦爲坎者人有剛德乃能以其不容已之心更涉乎外境之險而盡其變若無剛德則不足以盡其變矣亦必有剛中之德乃能更涉乎外境之險而各得其至平之分若剛不中則亦不得其至平之分矣聖人以盡坎之用者惟剛中之德能之故必以剛在中爻一卦爲坎也坎之德其象爲水者即正以其得名爲坎之義而言之也伏義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震之後繼之以坎者盖以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無更涉之險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盡險之用人心之健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境者惟坎之功用尤爲最盛故設一卦以明之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其坎之德者其功

夫當如此做也習練習也習坎謂練習乎外境之險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維惟通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他卦言亨此言心亨者他卦言亨以心之主于亨言之此言心亨則即心即亨之義不止心之主于亨而已也尚嘉尚也行有尚謂所行有可嘉尚也此經之義言人于成己成物之事惟欲體之而盡其分故人之于險必貴有以習之而習坎之事則有孚焉惟在心亨而已盖必此心爲實有亨德之心乃能

于外境之險隨時更涉皆必有以得其至平之分故所行有可嘉尚也言此正見心之不亨而以更涉于險則徒以長其私智而已是不可以不切戒也此人之所以求進于坎之德之要道也

謹按全經之中卦辭言亨者共三十八卦惟此卦言心亨最有意義蓋他卦所言者皆人之成己成物之實事也人于成己成物之事若此心不主于亨則不免雜之以智識而不足以善其所事故言亨者言心之所嚮必當專主于亨也此卦習坎正

指習坎之心言之外境之險最易長心之私智習坎而心不亨則愈練于險心術愈壞不但不能善其所事而已故必以心亨言之者正欲人之時時遇險常不懈于事心之功也此坎之一卦所以言心亨之義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辭習坎之義也在卦則上坎下坎爲重險在人則時時有險事事有險爲重險也時時事事之險皆必有其自然之分故貴乎有以習之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兼卦象卦體之說以釋卦辭有孚心亨之義也水流二句指卦象言之流而不盈謂水性流通不聚于一處也此言水之亨也行險不失其信言水行乎坎險之中當到必到無一處之不到所到必平無一處之不平是不失其必然之信也此言水之孚也剛中指二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

德純乎本體即剛中也此節之義言水之行險不失其信者是水之孚也水何以有此孚以其性之亨也在人則惟有剛中之德乃能有其至通之用是即心之亨也以是心亨之德練習于險自亦能無不到無不平時時遇險皆不失其必然之信必能往而有功矣此習坎之孚所以在于心亨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復通天地人言之以明險之時用之大也設建

立也設險專指政教之事言之言設險以守其國者蓋以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是外境之險也人以其心更涉于此則于人情事變亦各有自然之分限是卽心之險也王公以是設立政教使上下有所遵守則國以不失是卽設險以守其國也此節之義言險之用無處不有在人之體之以天而言天自有天之險但不可升則天之險人不能見耳以地而言地自有地之險若山川邱陵是也以人而言人自有人之險若王公設立政教以

守其國者皆險之用也以此而言險之用何時不有何事不在然則險之時用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練習于險者何可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

謹按伏羲八卦皆直以指言心德惟坎之險兼外險言之其故何也蓋人心之用必練之于實境乃有其致用之實人之在世所遇人情世事曲折變化常有體之不易盡之情事是皆外境之險也人心不練于險則處之必不能曲盡其分處之不曲盡其分者是卽不能盡此心之用者也是卽無險德者也人心果練于險則處之必能曲盡其分處之能曲盡其分者是卽能盡此心之用者也是卽有險德者也惟然故聖人之學必資外境以成其心德資之外境者習坎之義也成其心德者心亨之義也是卽中庸合外內之道也後世五霸功利之學練于險矣而但以長其私智非心之自然之用是不識心亨之義者也佛氏之學心無私矣而不練于險則終無實用是不識習坎之義者也世

之學術又有一路則世之義外之學心既無私又知求之于事物此宜爲學之正矣然不知義之在內而求之于外則所長者非私智也乃外見也是亦非心之自然之用也是亦不識習坎心亨之義者也大抵聖人之學心不離事事不離心而習坎之本仍必以本心之明爲之主宰則愈練于險而愈盡其本心自然之用矣此坎之一卦所以必兼外險言之而險之一德仍爲直指心德言之此與乾以下七卦之直指心德言之者實非有二義也

初六習坎句入于坎窞句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習坎之事以申卦辭有孚心亨之義此第一爻先指言習坎而心不亨者之事以著戒也坎窞謂坎中小坎之旁入者以象心之智識意見之事取象之義以心之險德其用至通故以坎之通者象之智識意見其用不通故以坎之旁入者象之也此爻所指不指邪惡機變之事言之蓋人知以其心練習于險是亦人之有剛德思欲有所樹立之人也然其心雖有志于學而于

心之本體體認未明則亨德不能做主以是習坎仍不免滋長其智識意見之事非心之自然之用是卽習坎而入于坎窞者也習坎如是其于成己成物之實不惟無益又反害之故于習坎之義爲凶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在此卦則指亨言之心之至通之理卽心之道也心不亨則心失其道矣心失道則本以習坎轉致入坎所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言有剛德之人而習坎惟貴體之以柔順也坎指人情事變言之險指人情事變中自然之分限言之坎有險者言坎之中大有險焉在人之能體之也小柔順也求得與隨三爻求得同義求謂誠以求之也得謂有真得也言在世之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在人之體之若能體之以柔順則必得其自然之分矣若不能體之以柔順則亦不得其自然之分矣故習坎有道惟在求小得而已

惟在體之以柔順求有真得而已此習坎之至要也按人之習坎之心象傳以剛中言之此言求小得者蓋心之剛柔之用本不相離有剛健之德而能體之以柔順是正剛之所以中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未出中與未濟象傳未出中同義求小得未出中者言人于外境之險必能體之以柔順乃能得其本心自然之用不溢出于中之外也

六三來之坎坎句險且枕句入于坎窞句勿用

此再指一世人常犯之病。以著戒也。此爻與初爻當對看。初爻所言。剛而不中。習坎而心不亨者之病也。此爻所言。則剛德不足。遇坎而倦于習者之病也。之往也。來之坎坎者。言人之在世。無處非險。過去未來皆險也。在人之有以習之也。枕者。所以寢也。險且枕者。言遇險而不知習。則且枕而已也。勿用。與頤三爻勿用同義。言不當用其道也。此爻所指。亦不指日用不知之百姓言之。蓋人雖有嚮

學之心。稍知自立。而剛德不足。則于世上過去未來。重重之險。不免倦于更涉。隨時遇險。且只以習見習心應付過去。此自聖人觀之。是卽遇險而不知習者也。是卽遇險而且枕者也。如是之人。遇險無得。終亦不免滋長其習識意見之事。是亦入于坎窞而已。故其道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功。言空歷許多險阻。不知練習。亦終無心亨有尙之功也。

六四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納約自牖句終无咎

此爲習坎而心不亨者。示以用力之方。欲其知所從入也。樽酒。一樽之酒也。簋貳。與損卦二簋同義。二簋之食也。二句取象之義。以養身之事。況言養心之事務實不務文也。缶。瓦缶也。缶之取象。與比初爻盈缶之缶。義可參會。彼言盈缶者。缶之爲器中空。以象人情事理之待人體當者。盈缶。謂體之之心。能滿乎所體之分也。此言用缶者。缶之中空。卽以象心之虛。用缶。謂人情事變之險。皆當用至

虛之心以體當之也。納。猶斂也。約。如論語約之以禮之約。亦斂約之義也。自。由也。牖者。室內通明之處。以象心之亨德。亦自有開明處也。自牖。謂從本心之明而入也。承上言人之習坎而心不亨者。皆以心不務實。故耳。又以有成心成見。心不空虛。故耳。今欲求心之亨。惟在事事務實。以立其本。又自掃除意見。令其空虛。以善其用。隨時遇險。卽斂此務實中虛之心。自本心之明而入。則于外境之險。必能得其自然之分矣。以是習坎。必能漸有心亨

之效故于習坎之義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猶遇也剛柔際即姤卦傳柔遇剛之義也蓋人之習坎體之以不容已之心者其剛也體之以無意必之心者即其柔也今能以務實之心用缶自牖則剛柔相際必自有心亨之用故于習坎之義終无咎也按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再申言卦辭有孚心亨之義即彖傳水流不盈

行險不失其信之義也不盈與彖傳不盈同義亦謂性之流通不聚于一處也祇適也但也既盡也言水之習乎坎也坎之形萬變水之習之則惟有不盈而已祇是處處盡平而已然則人之習坎豈有別法亦惟事事用其通效水之不盈而已事事取其平效水之盡平而已若是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能得其自然之分故于習坎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即二爻傳未出中之義亦謂不溢出于中之外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此一卦之終復即初爻之義究言之以著戒言習坎而心不亨者其究極遂至于此也係拘係也徽纆索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叢棘叢生之棘也三歲言久也得與二爻得字同義不得謂不得其心也承上言習坎而心不亨豈惟入于坎窞而已其究也私智愈滋纆薇愈固是直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之中雖三歲之久不復能自得其心矣以

是習坎凶可知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傳亦合初爻傳爲文言上六所言凶三歲之事其失道與初爻同但其究極則至于此耳此可見習坎之孚不可不以心亨爲本也

䷝離下離上

離句利貞句亨句畜牝牛吉

離者。伏羲八卦第六卦之卦名也。經文離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離相重之卦。仍名爲離者。重卦之離。猶伏羲離卦之本義也。離。麗也。謂心之麗也。坤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離于八卦。爲坤之屬。故麗之德。卽坤之用也。離之一卦。專以明坤之用。而必以離爲名者何也。離者。麗也。麗之爲言。心與理常

貼合無罅縫之義。實卽心與理是一非二之義也。蓋人之心。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而剛之所以爲剛者。則惟貴于能柔。剛而不柔。則必有後起之私。攙雜其內。時時發用。心與理。必時合時離。不能麗矣。剛健之德。必純乎柔順。乃能時時發用。卽理卽心。而無不麗。此離之德所以重也。此離之德所以爲坤之用也。且離與坎兩卦正相對。其功用亦實以相成。坎也者。以心之健。歷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也。離也者。以心之順。順乎萬事萬

物之理而無不麗也。離與坎合併爲一。乃能于人情世事。千變萬化之中。皆必有以順其自然之理而無不盡。是坎離合德正健順合德之大用也。此伏羲畫卦。所以以離配坎之本義也。全經彖傳言離之德又常以明言之者。蓋明。爲心理內明之義。心理內明。則卽理卽心。心與理是一而非二矣。是明。卽所以麗之實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中爻一卦爲離者。柔順得中。正其所以明所以麗也。離之德其象爲日與火者。日火之明。無物不照。惟此足

以象心之明。日麗乎天。火麗乎薪。無時不麗。惟此足以象心之麗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坎之後。配之以離者。皆以明麗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其麗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貞者。心之爲心。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畜養也。牛者。順之象也。牝牛者。順而又順之象也。畜牝牛者。言欲養其至柔至順之性也。蓋麗之本在于心。心不一于正。則不能麗。故利貞。貞矣

若心之所主不專主于亨。亦恐不免雜之以外見。不能得乎麗之正故當主于亨。主于亨矣若使此心不純乎柔順則體物之心不至于亨之理亦終不能盡故又言畜牝牛吉合而言之以一于正而不變之心。專主于亨。又體之以柔順則庶乎隨時應事。心與理常相貼合而無罅縫成其爲麗矣此聖人教人以求進于麗之要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離之義因併釋卦辭利貞之義也重明指卦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上離下離謂之重明在心。則明而又明謂之重明也正謂心之正理也此節之義言離者。麗也麗者是一非二之義也凡物之理一則麗二則不麗日月所以麗乎天者。日月與天本爲一也故能麗乎天也百穀草木所以麗乎土者。百穀草木皆土之所生。亦本爲一也故能麗乎土也。人之心。必明而又明。乃能與理爲一。而麗乎正。此離之德所以重也。此卦之所以名離之義也心必麗乎正。乃能以心感心而化成天下。此人之求進于麗之心所以不可不一于正也此經所以言利貞之義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復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亨與畜牝牛之義也柔麗乎中正指卦體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在卦體則六居五爲柔麗乎中。六居二爲柔麗乎中正在心則以柔順之德復其本體是爲柔麗乎中正也

亨者本心之明。卽心之自然之理也欲麗乎中正故心之用。不可不主于亨。主于亨。而不體之以柔順亦終不能麗乎中正。故經又言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麗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爲有剛德而不能麗者。示之以去病之方也履。踐履也履錯然者。謂所履之事交錯而紛至也敬之者。心存敬畏不敢稍有懈忽也蓋人心之用惟辨于心之警縱人有剛德而不能進

于麗者皆以心之不敬之故也。心不敬而私意雜之之故也。故欲勉于麗之德者惟在于踐履之事。交錯紛至之時常必將之以敬畏。不敢雜之以惝怳如是則心體精明。私不能入。庶可免于不能麗之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以辟咎言敬心之存正以避其不能麗之咎也。

六二黃離句元吉

此示人以中德爲麗之事。因發元吉之義。欲人之

相求于其本也。黃中色。以象心之未發之中。離麗也。黃離者謂以中德爲麗。麗出于心之本體者也。此爻之義專對學之雜以外見者言之。與坤五爻同義。蓋世人之學常不免雜之以外見其心以爲事物之理合當如是我卽順而行之。是亦麗也。然如是之麗特出于外見之麗。非麗之正也。麗必出于本體之中乃爲麗之正。故惟有元德則吉。蓋有元德則至通之理。皆從心之本體而出。是能以中德爲麗者也。以是爲麗其于成己成物之實必能曲盡其分。故于離之義爲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指性中發出之條件言之。中卽未發之中也。指性之本體言之。得中道者言時時發出之條件皆出于本體之中。是則爲得中道也。按此傳得中道。卽正對雜以外見者言之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此言雖明而不出于中者亦不可以爲麗也。日者明之象也。日過中曰昃。日昃者明而不中之象也。

日昃之離謂以不中之明爲麗者也。鼓擊也。缶瓦器也。耋老也。鼓缶而歌。如後世曠達之士。不戚戚于利欲亦不志于經世者。大耋之嗟。如後世功名之士只從軀殼起念。不免于歎老而嗟卑者。二者皆約畧彙似之辭。言不中之明。約有此兩等人也。承上言離之德必貴于黃離者。貴其中也。實貴其明也。乃人則亦有雖明而不出于心之本體者。是不中之明也。以不中之明爲麗。是則日昃之離也。就其人約畧言之。或自命爲曠達。則鼓缶而歌。或

繫心于私小則大羣之嗟二者學術不同心事不同然明不出于心之本體則同以是爲麗其于成已成物之學皆非其正故于離之義皆爲凶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何可久言如是之人亦未必無本心發用能麗乎正之時然其所爲麗者亦決不能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爻之義正言剛而不柔又不知畜牝牛者之事以著戒也突猝也來猶發也突如其來如言其心

遇事猝發常出于人之所不意也焚如與旅三爻焚次上爻焚巢取象之義畧同言其人一味剛躁不顧本心卽如自取其心而燔灼之然也死如卽莊子哀莫大于心死之義言其心之不復有生意也棄如卽孟子放其心而不知求之義也承上言離之義必貴于畜牝牛者欲其以柔順之德而麗乎中正也若有剛德而不以畜牝牛爲事則其害何可勝言心之用惟貴和緩彼則一味躁急突如其來如心貴涵養彼則自加燔灼而焚如心貴常含生意彼則生意不存而死如心貴自知循省彼則放而不求而棄如若是則與麗之義全相悖矣究其受病之由則惟以剛而不柔又不知畜牝牛之故遂至于此然則有剛德之人其于畜牝牛之功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用其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必不容于世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再卽有元德之麗親切言之以明二爻元吉之

義之重也涕目汁也沱若涕垂貌戚憂也戚嗟若言憂戚之心形爲嗟歎也二語皆以言一體相關之誠其自然現于聲容之間者如此也言人之求麗所以有元德則吉者爲其有一體相關之心也人果常存是心則民物之事卽己之事民物之利病卽己之利病其隨時隨事體之之誠求之之切必有自然形現于聲容之間不能以自已者若是則何患于不能麗乎是以求進于麗之功必以能存是心爲吉也

彖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麗也王公與坎彖傳王公同義謂有民物之責之人也言六五所陳之義乃元德也有元德則視民物皆吾一體是乃居高位爲民上之人所以爲麗之本也故于麗之義爲吉也按經文言王公皆取象之辭傳文例不取象故與坎彖傳之王公爲一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承四爻之義爲剛而不柔者指言

去病之方惟在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王與各卦言王者同義以象人之剛健爲主之心也出征與謙上爻征字同義以象人之克己去私之事也有嘉謂有可嘉尙也首與乾用九无首首字同義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也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涖衆體有矜己傲物之象故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折首與豐三爻折右肱取象之義畧同言折者謂以剛健爲主之心痛去其私如折去之然也獲與解上爻獲字同義謂能得其所欲去之病也醜醜類也獲匪其醜卽承折首之義言之蓋人心之私惟此矜己傲物之私爲最大是乃衆私中之首也其他私意乃其醜也獲匪其醜者言能去其私之首不止獲其醜而已也承上言人之所以剛而不柔者皆有我之私害之也矜己傲物之私害之也欲去此病惟在以剛健爲主之心爲勇猛去私之事最可嘉尙尤在折去其首不止于獲其醜則病根去矣病根既去則自能進于柔進于麗矣故于離之義可以无咎也

彖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與蹇漸兩卦傳中正邦同義言能出征以自去其私則能麗乎正矣心麗乎正可以正邦卽彖傳化成天下之義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一剛一柔兩兩相對離與坎正相對之卦也其所以相對之義以伏羲畫卦證之坎爲乾交于坤交在中爻離爲坤交于乾亦交在中爻剛柔之交同在中爻是卽同時發用合併爲用之義也以兩卦經文證之坎之德爲剛中而二

爻言求小得小。卽柔順之義也以小求得卽以柔求麗之義也。四爻言自厲言從本心之明入也四爻傳直言剛柔際。是坎之一卦。就坎說坎已暗包離卦之義在內矣。離之德爲柔中而卦辭言畜牝牛吉四爻言突如其來如上爻言王用出征皆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據此是兩卦之義皆相承爲說與乾坤兩卦。相承爲說之義正同。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皆以剛柔相濟爲用坎離合德卽健順合德之義無二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八

[seal]

周易通義卷之九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邱邊廷英

[seal]

䷞ 艮下兌上

咸句亨句利貞句取女吉

咸感也謂德足以感動乎人之心也。聖人治天下有政教以治之。又有德以感之。故民皆與起于自不能已。惟有感之之實故也。若德不足。而恃法爲治修明刑政。亦足成富庶之業然民不與起于善者惟無感之之實故也聖人以感、、之道潛繫

于成己成物之實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心于此一卦。名爲咸者。人與人之相感惟在此心。心與心之相感。惟在于心之健順。健不至則行之不能盡力。順不至則體之不能盡分行之不力體之不盡以是蘄人之感。人不感也此卦兩體內艮外兌其德爲止而說止者。心之健德不以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也。健之至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順之至也。健至于能止。則行之無不力矣。順至于能說則體之無不盡矣。止與說合爲一德惟此足以

盡咸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咸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咸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人心之所同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女者柔順之象也取女者有剛健之德又全心注嚮于柔順之象也蓋感人之道以出于人心之所同然爲主故居心行事必當專主于亨利貞者欲其一于亨而不變不以不亨者攙雜之也復言取女吉者欲其以剛健之德又全心注嚮于柔順則庶乎隨時隨事體之曲盡其分乃于

亨之理益無不盡也此所以求勉于咸之要道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此兼卦體卦象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咸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也柔上而剛下指卦體言此卦上本乾體下本坤體是上爲純剛下爲純柔也今自乾坤一交而上成兌下成艮是下體之柔交于上而上爲柔上體之剛交于下而下爲剛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交通無間之義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指卦象言二氣山澤之氣也山澤定位山宜在上澤宜在下今卦之兩象澤反在上山反在下是山之氣下通于澤澤之氣上通于山二氣感應以相與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呼吸相應之義也止而說指卦德言卦之止與說合併爲一卽心之止與說合併爲一之義也男下女亦指卦象言男女定位男宜在上女宜在下今卦之兩象兌少女居上艮少男居下是男反下于女也言此以象人有剛健之德又能虛下其心尊用柔順之義

也一卦之中含此四義惟此足以盡咸之道故名此卦爲咸人欲勉于其實非主于亨不可非守之以貞固不可非體之以柔順亦不可此卦辭言咸之道所以言亨言利貞又言取女吉也

謹按此傳之文如只依文訓義則只是釋卦辭並未釋卦名咸感也三字只是訓釋字義非正釋此卦所以名咸之義也然以恒卦傳通之則其爲兼釋卦名義自可見蓋恒卦傳剛上柔下四句與此傳柔上剛下四句相對立文皆爲正釋卦之所以

得名之義然恒卦傳于四句下另出恒字此傳不另出咸字者以四句之義可以釋卦名亦可以兼釋卦辭故直說下不另出咸字蓋隨文勢之便也又按彖傳釋經大抵據卦德卦體爲說時參之以卦象此易之通例其實卦德即心之德卦體之剛柔即心之剛柔八卦之象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亦皆以象心之德無二義也學者讀彖傳要須通三者爲一切體之心則聖人之意可見若必見一句即求一義逐句爲說强生分别即失聖人

立言之旨此學易之最要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咸道以明咸之道所以必當專力于亨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亨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亨也觀于天地之感而萬物無不應聖人之感而天下無不應則知天地萬物之情只一亨盡之矣此感人之道所以必當專力于亨也

初六咸其拇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亨貞取女之義此第一爻言主于亨之功必在以本心之明體之實境求其熨貼即卦辭取女之義也拇足大指也咸其拇者言咸之道當爲其拇也拇之取象與腓股當對看蓋人之行拇與腓股皆動而惟拇踏實地故于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惟拇覺之腓股不覺也咸其拇者言人從事于咸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使吾所做之事內體

之本心而安外著之實境而穩一如拇之踏實地然者是則爲咸其拇者也此咸之正也按此爻之義當對二三兩爻看此與艮卦初二兩爻取象之義正同道理亦實無異當互參之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與中庸合外內之道外字同義指成物之事言之志在外言必用心如是乃爲誠心在于民物也

六二咸其腓句凶句居吉

此爻與三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腓

脚肚也。腓之象。與拇正相對。拇者踏實地者也。腓者不踏實地者也。不踏實地則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皆不覺矣。咸其腓者。言于咸之事不能爲其拇。只爲其腓也。居與孟子居之安居仁居字同義。謂能存諸心而得所安也。吉凶以成己成物之實際言之。有成己成物之實則吉。無其實則凶也。承上言咸之道。必貴于爲其拇者。爲其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則其熨貼與否。時時可自覺也。若于咸之事。雖亦知盡力爲之。而不

能以本心之明。體之實境。求其熨貼。則是于咸之道不能爲其拇。只爲其腓矣。若是則雖爲其事。而體之不親。處之不當。必無成己成物之實。故凶。復言居吉者。咸腓之事。以不能體諸心而凶。故能體諸心則猶爲吉也。此聖人反復開示之辭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言雖以咸腓之凶。能居則吉者。蓋能順以體之。則自然不害于道也。

九三。咸其股。句執其隨。句往吝。

此卽二爻所指之病。再究言之。以著戒。欲人之知變計也。腿本曰股。卽俗所謂大腿者。股與腓皆不踏實地。而股之去地尤遠。材力尤健。二者相連取象。蓋同病而病分淺深之象也。咸其股者。言于咸之事。不止于爲其腓。而直爲其股也。執者守之不變之義也。隨與艮二爻不拯其隨隨字同義。蓋做事不出于本心。而有所因襲倚藉于外。是卽此心不自爲主。而只爲隨也。故謂之隨也。執其隨對二爻看。二爻言居吉。猶望咸腓者知變計也。若咸股之

人則執其隨而不變矣。往前進也。吝不足也。此爻所指。卽正如告子以義爲外之事。蓋行不求慊于本心。但以爲在外之義合當如此。我卽因襲行之。是其所行者不出于本心之明。而有所隨于外也。隨于外而以健行之。不知變計。是其所守之不變之道。卽在于此也。若是則不慊于己心。必不慊于人。人之心。雖于感人之事盡力向前。終亦有所不足也。

謹按此卦初爻與二三兩爻取象之義。緊相針對。

皆聖人眞切示教之言惜後人忽之蓋聖人之意以拇喻人之心以拇之所履喻人之人倫日用之實境人之爲人果能以本心爲主時時做事皆必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境則于此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時時省覺必能自覺是卽如以拇踐地則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亦必能自覺也以是爲學則知爲本心之知行爲慊心之行施之于事必有成己成物之實際是卽孟子所謂義內之學也若世人之學以外見爲主時時做

事但以爲理當如是我卽爲之則于此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漫不省覺亦不自覺是卽如腓股之行本不著地則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亦卽不自覺也以是爲學則知爲外見之知行爲義襲之行施之于事必無成己成物之實際是卽孟子所謂義外之學也千古學術岔路惟此病最多亦惟此病最大聖人于此洞見其失故爲之眞切示教拇腓之象于此卦言之于艮卦言之此外各卦與此相通者又不一而足是皆聖人苦心教世之言惜世人之不悟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與小畜上爻旣處處字同義處者所安也不處謂不得其心之所安也亦不處承二爻言之言股與腓材力不同其爲不得所安則一也隨人非謂實有一人而我隨之正謂倚藉外見爲義襲之事是卽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人也所執下謂所守不出于天理之正而雜以人爲是爲所執下也象傳言上下多以天人言之詳見易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自初爻至三爻皆言主于亨之功必貴體之以柔順卽卦辭取女之義此爻則正言主于亨之功必欲一于亨而無攙雜卽卦辭利貞之義也貞卽卦辭貞字一于亨而無所攙雜之義也吉以有成己成物之實言之悔亡以心得所安言之憧憧意不定也往來謂往來于心也朋同類也爾指憧憧者言之朋從爾思特爲覿面詰問之辭欲其人之有省言朋能從爾思乎必不能也言人之主于亨之

功必能一于亨而無攙雜則吉而悔亡若雖知嚮于亨矣又不免不亨之念憧憧然往來于心則貞妄雜矣以是施之于事朋能從爾思乎不能也此正言人己感應之事不容有一毫虛僞攙雜其間欲人之知所用力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與樂記感于物而動感字同義未感害即大有初爻无交害之義言于利欲害心之事已未感之而動故能貞也未光大指憧憧者之心言之心有

私則不光有物我界限即不大也此其所以不免于憧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再即四爻之義而究言之欲人知利貞之功必如是而後爲至也脢背也咸其脢與艮卦言艮其背取象之義正同蓋人面前有見背後無見咸其脢者正謂一于亨之心無人之見存亦無我之見存一若脢之無見然者是則于咸之道爲能咸其脢也四爻言悔亡此言无悔者一于亨而能貞故悔可亡咸脢則亨之至貞之至也故無悔之可言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無也志末對三爻傳志在隨人句爲文言不惟無隨之見亦併無人我之見存也按此爻咸其脢即艮卦艮其背之義此傳志末即艮卦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義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世人常犯之病以著戒也輔

頰舌皆所以言之具也言咸之道稍有不亨不貞猶無實益而世之人不務躬行專尚口說于咸之事乃有爲其輔頰舌者是又不足論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滕口說盡其狀也言如是之人方且滕其口說冀人之感之此可謂惑之甚也

☳☴巽下震上

恒句亨无咎句利貞句利有攸往

恒久也。卦以恒名。卽孔子思有恒戒無恒之意也。蓋人之爲人。不外成己成物之兩事。其實成物之事。卽正所以成己。成己之事其著落卽在于成物。故二者非兩事。實一事也。人于此事非有恒則不能以有成。或有恒矣。而不得其道。亦終不能以有成。聖人欲人之有恒。又欲其恒之得其道也。故設一卦以示敎。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恒者。人無巽德

則遇事扞格不入。易生厭倦。無動德則遇繁難。見利害。不能赴之以不容已之心。亦易生退沮。是皆不足以有恒。此卦兩體。內巽外震。其德爲巽而動。巽者柔巽。善入之義也。動者震動。奮發出于不容已之誠心之義也。巽與動合爲一德。則柔足以體物。剛足以究其所事。德如是。庶乎能有恒矣。故名此卦爲恒。卦辭之義則正敎人以欲勉于恒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卽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亨之理無時無事可離。故恒必主于亨。亨乃无咎也。利貞者。欲其主于亨之心常必一于是而不變。則可無攙和夾雜之病也。亨而能貞。于恒之義無不盡矣。復言利有攸往者。貞以心之一于是而不變言之。有攸往。以隨時隨事求盡其時義言之。蓋亨之理著落于人之事者。千變萬化。無有窮盡。若非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則于亨之理亦終不能盡。故又言利有攸往也。是皆所以求勉于恒之要道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此兼卦體卦象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指卦體言。此卦上本坤體。下本乾體。是上爲純柔。下爲純剛也。今自乾坤一交而上成震。下成巽。是下體之剛交于上。而上爲剛。上體之柔交于下。而下爲柔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交通無間之義也。雷風相與。指卦象言。震之象爲雷。雷之用在于動。巽之象爲風。風之用在于入。是二者各有其用也。今自兩象聚于一處則雷

有相與之用矣言此以象人心之動與入亦有相資爲用之用也巽而動指卦德言卦之巽與動合併爲一即心之巽與動合併爲一之義也剛柔皆應亦指卦體言此卦初柔與四剛應二剛與五柔應三剛與上柔應是爲剛柔皆應言此以象人之心剛發用而柔必至柔發用而剛必至是剛柔二者常有呼吸相應之用也一卦之中含此四義惟此足以有恒故名此卦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此釋卦辭亨利貞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即所受于天之道也亨而能貞即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釋卦辭利有攸往之義也天地無心自然不已人有心則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乃能此事終彼事始隨來隨應亦進于天地之不已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恒道以明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而必利于貞也日月與天爲一故能久照四時隨天變化故能久成是二者皆天之亨天之一于亨而貞也聖人久于其道故天下化成是聖人之亨聖人之一于亨而貞也觀于此而天地萬物之情只一于亨盡之矣此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而必利于貞也

初六浚恒句貞凶句无攸利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亨貞有攸往之義此第

一爻特指言求恒而不知主于亨者之病以著戒即後世求道而不識本心者之病也浚與浚井之浚同義穿鑿求深之義也浚恒謂以浚爲恒也蓋亨者人之本心也是易知簡能之事非深遠難明之事也若求道而不知主于亨則事事求深以浚爲恒矣浚恒即中庸索隱孟子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之事也是賢智之過也貞者誤以爲正而固守之之義也三爻貞字並同貞凶對卦辭利貞字爲文蓋亨者心之本然也利于貞者也穿鑿求之者

非心之本然也不利于貞者也若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凶矣凶以無成己之實言之无攸利謂施之于物亦無所利也言凶又言无攸利者極言其害欲浚恒者之知懼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求深言如是之人自下手時卽已錯却路數也

九二悔亡

此爲浚恒之人眞切指示路徑之辭也蓋浚恒者事事求深由不知道之眞實下落在何處也故爲

切指之曰道在何處在人之心而已高遠奇異非道也慊于心者乃道也故浚恒非恒之正也惟事事慊于心而悔亡乃恒之正也此求道之最要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卽心之本體也能久于中乃能悔亡此求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爻及四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德卽指亨言之亨者心之德也不恒其德不指愚不肖言卽指浚恒者言之蓋求恒而不主于亨則以外見爲恒不以心之本體爲恒是卽爲不恒于其德者也承進也或與益上爻或擊之小過三爻或戕之或字同義或承之羞言承以羞者不知其所自來也吝不足也承上言亨者心之德也浚恒之人知求恒而不知主于亨是雖能爲恒而不以心之本然者爲恒是卽爲不恒于其德者也以是爲恒不求慊于己之心必不慊于人人之心以是施之于世必有承之以羞者且必有意所不及而承

之以羞者不能免也如是之學乃復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是雖盡力爲之終亦有所不足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必不容于世也按此无所容與離四爻傳无所容同義皆不指愚不肖言正指賢智者言之離卦无所容指人之剛而不柔不卽乎人心之安者言之也此卦无所容指人之倚藉外見爲主不卽乎人心之安者言之也蓋人求道而不識本心施之于物必多齟齬無能逃者聖言及此皆爲

有剛德而不順者眞切示教之辭非爲朝更暮改無志之凡民言也

九四田无禽

此卽承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田无禽與師五爻田有禽當對看田有禽者做事有功之象也田无禽者做事無功之象也承上言浚恒之人不能以本心之德爲恒是不獨施之于世多齟齬也以成己成物之實際言之亦必無實得如田之无禽然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心之正位卽心之本體也久非其位正對二爻傳久中爲文蓋慊于心而悔亡者是能久于中者也不慊于心而以浚爲恒者是雖能爲久而非其心之正位者也久不在于心之正位則于成己成物之實尙安能有實得哉

六五恒其德句貞句婦人吉句夫子凶

前四爻皆以反復申言求恒當主于亨之義此爻之義則言主于亨而不變之功又當體之以柔順也恒其德謂能主于亨以爲恒者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能一于是而不變也婦人柔順之象也夫子剛健之象也婦人吉夫子凶卽屯五爻小貞吉大貞凶之義也承上言求恒不主于亨之害如此然則人之求恒必當專主于亨恒于其德矣又必當恒于其德守之以不變之貞矣雖然人之主于亨而不變之功則又有辨焉若其主于亨而不變也常必體之以柔順則于亨之理必能體之曲盡而吉若其主于亨而不變也一味行之以剛健則

于亨之理必多不盡而凶是又不可不辨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貞與婦貞女貞同義謂以柔順爲貞也一與繫辭傳貞夫一之一同義從一而終卽貞之義也卽守之不變之義也制義謂因時制宜也蓋柔順之道可以守之不變故以柔順爲貞則吉也若剛健之道則必當因時制宜乃能合道若亦如柔順之貞之守之不變則必致害道而凶也

上六振恒凶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夫子凶之義究言之以著戒也振者振動之義剛之發也言亨之理千變萬化惟貴體之以柔順乃能曲盡若守剛健之貞以振爲恒則于亨之理必多不盡所以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在上謂發振恒之義于上爻也大无功釋凶之義成已成物之事無功卽凶不能中立也

☶艮下☰乾上

遯句亨句小句利貞

此柔長之卦之第二卦也說見泰卦注遯退也卦名遯不指潔身避世之事言之亦不指身之去位言之遯者柔退之義也遯有遯之時自古人臣體國有必須用柔用退以維持世道之時卽遯之時也蓋心之剛柔之德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柔用剛則亦有與時消長之義當泰之時則宜于用剛當否之時則宜于用柔遯之時未至于否隔太甚而已非通泰之比故其道不宜于剛而宜于柔不宜于進而宜于退當是之時爲救時之計惟宜于和柔退遜之中寓維持匡濟之道則其感悟君心轉移時局必有在于無形之地非人之言思擬議所能及者是則遯之時遯之義也聖人以遯之時義關繫于國計民生甚重而道理又至爲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遯者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此卦與臨卦當對看臨卦自復之一剛長至二剛是

剛浸長之時也此卦自姤之一柔長至二柔是柔浸長之時也柔浸長者宜多用柔之義也遯之時義不能不多用柔故柔浸長之時爲遯之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艮外乾其德爲止以健止者靜定之義也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健者人之不容已之心不可屈息之義也以止爲健則健德之流行皆必出之以靜定而止于本體之善亦道主柔退之義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遯之時義故名此卦爲遯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處遯之

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亨通也心之至通之理也遯之時非至通之道不足以濟之故處遯之道當主于亨也小柔順也言亨又言小者遯時之亨非體之以柔順則不能盡故又當體之以小也貞者一于是而無所攙雜之義也復言利貞者遯時之亨遯時之小稍有攙和夾雜則于處遯之道終不能盡故主于亨而用小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此所以處遯之時之要道也

謹按此卦名遯舊說多以隱遯避世爲說其說非是蓋聖人之心只重經世是以作易垂教無論何時何地皆必教之以輔相裁成隨時應盡之人事使民物陰受其福未有特設一卦教之以避世之事者士君子遭時之亂潔身而去雖聖人所不非然無俟聖人教之也觀于屯否大過明夷蹇困未濟各卦聖人之經無一字及于避世之事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且以剛柔消長各卦比例觀之義尤明顯此卦自姤之一柔長至二柔爲柔浸長之義否卦自此卦二柔長至三柔爲柔長剛消之義

是遯時難處未至如否之甚亦甚明矣否卦經文猶言包承言疇離祉言休否諄諄敎人以救時之事豈有時事未至于否卽敎之以潔身避亂者乎舊說相沿竟謂聖人專設一卦教人以隱遯之事是正孔子所謂果哉末之難者非聖人萬物一體之心所忍言也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否卦初爻舊說亦以避世爲說亦未是說見否卦注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句利

貞句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因歎遯之時義之大欲人之求自盡也剛當位而應浸而長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剛當位指五言以九居五剛爻剛位謂之剛當位應指五與二言剛柔相應謂之應二者在人則剛德正當其位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浸而長解見卦辭注臨卦傳言剛浸而長此只言浸而長不加柔字者承經文小字爲文義已明也此傳之義言經所以言遯亨者蓋處

遯之亨又非常時之亨之所能盡是乃隨宜補救與時偕行之事也如是之事惟有剛當位而應之德者乃能盡之使此心不正當其位無剛柔相應之德則于遯時之亨必不能盡此遯亨之義之所以重也若是則處遯而亨于義無不盡矣然經又言小又言利貞者何也蓋以遯時之亨非體之以柔順則不能盡以小體亨之心非出之以貞固則于亨小之義亦終不能盡正以遯之時爲柔浸長之時其隨時之義固如是也以此而言遯之時義豈不大哉人之處遯之時者亦安可以不自盡哉

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遯尾句厲句勿用有攸往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遯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遯之道惟在于用柔知懼又切忌用私智而有攸往卽正申言卦辭亨小利貞之義也遯尾者言處遯之道當爲其尾也尾之取象與晉上爻姤上爻取角象者當對看角與尾皆以象人之心角上而尾下角剛而尾柔也厲危懼也三爻

厲字並同勿用有攸往與屯卦勿用有攸往同義謂不當用私智而有所往也此爻之義言處遯之道當爲其尾尾者用柔之義也遯而用柔時義然也復言厲者知時事之艱難故不可以不懼也復言勿用有攸往者凡人救時念切則將用私智而有攸往矣不知濟時之道必出于至通之道乃能有濟若用私智而有攸往則道不出于至通不惟無益于民物又反有害于民物是以往召災之道也故不可以不切戒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能用柔知懼又不用私智而有攸往則自無災害及于民物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此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卽以申言卦辭以小體亨之用之大也執與咸三爻執字同義守之不變之義也黃者中之象也牛者順之象也黃牛二字合併取象卽中德之順之象也革變革也卽心之變易從道之事也說言說也莫之勝說言其用有

不可以言辭盡者卽彖傳與時行之義也承上言人之處遯而有攸往者取其有濟時之用也不知濟時之用必以出于本心自然之用者爲可恃故處遯之道一無別法惟在立定此心用中順之德爲變易從道之事則心之至通之理必有隨時變化非人之言思擬議之所能盡者是則心之自然之用也此以小體亨之義之所以重也

謹按此爻黃牛之革舊說多訓革爲皮革之革于文法甚順然實未是以革初爻鞏用黃牛之革證之卦名革初爻卽言用黃牛之革則黃牛之革與卦名之革當爲一義不當爲兩義甚明又文言傳乾道乃革亦爲變革之義則古人以變易爲革乃古人常言也又以坤卦利牝馬之貞例之貞字自屬人說不連牝馬爲象此革字亦屬人說不連黃牛爲象文法正同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經文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固卽貞之義也固志言此用黃牛之革之心貴能

貞固而不變也

九三係遯句有疾句厲句畜臣妾吉

此爲不能用黃牛之革者設便門之義也係與隨二爻三爻係字同義係者心有所係不能變易從道之義也係遯者謂以有係之心處遯也疾與无妄五爻損四爻疾字同義謂心之有病也畜養也畜臣妾與離卦畜牝牛同義牝牛性順臣妾以順爲職皆以象心之順德畜臣妾謂自養其本心自有之順德也承上言以黃牛之革處遯則有不窮

之用矣若以有係之心處遯前不能變易從道無其用矣其故何也由其心不當位心為有病之心故也是不可以不懼也當是之時欲醫此病亦有何法惟在養吾本心自有之順德而已本心之順德復則順出于本體之中必能變易從道為救時之用矣故于處遯之義為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困憊也指時事言之言係遯所以當懼者蓋恐係之病不去則時事益不可為至于憊也大剛健

也言必畜臣妾乃吉者蓋遯之時義惟當以柔為事不當以剛為事也按經文大字訓剛傳文大字例不訓剛此獨訓剛者蓋以不可大事本為小過經文傳承用之故也此與豐三爻傳不可大事同義皆以承用小過經文故也詳見易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此復發好遯之義欲人之自度其德而審所處也遯柔退也好與好惡之好同義好遯謂心偏主于用柔退也君子剛健之人也小人柔順之人也否不也承上言遯之時義與其為有係之心而不能遯不如偏主于遯而好遯好遯則無以往召災之失矣然好遯之道惟剛健之人用之則吉蓋以矯其過剛之病也若本為柔順之人則只宜以本體之中自然之順與時消息不須偏主于遯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此傳不下斷語但述經文而兩存之欲人之自度其德而審所處也

九五嘉遯貞吉

此言嘉遯之道惟在于心之能貞即以結言卦辭亨小利貞之義也嘉遯當與否五爻休否上爻傾否一例看嘉遯謂能迴遯之大局使漸向于嘉美也貞即卦辭利貞之貞貞之實即指亨小言之言人處遯之時惟期至于嘉遯乃為盡遯之時義而嘉遯之道實無別法在心之一于亨而已一于小而已誠使此心果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必能盡遯之時義而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亨小正也不亨不小非正也以正志言嘉遯之所以吉者以其心能一于亨小之正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言處遯之極致即以結言二爻莫之勝說之義亦即彖傳與時行之義也肥者充然有餘裕之義也肥遯者謂于處遯之道充然有餘即孟子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之義也遯至肥遯則于遯之時義無不盡矣信如是則以至通之道與時偕行施之于事無往不宜自亦不患時事之

難爲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與升三爻傳无所疑同義言心之自然之用皆出于心之本體故因心而出自亦不復有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此剛長之卦之第四卦也說見泰卦注大剛健也壯盛壯也卦名大壯正指剛德發用最盛壯之時言之蓋人心之健無時無事不在而壯與不壯則隨乎其時隨乎其事若尋常之事人人能爲已亦爲之者雖亦健之發用然不見其壯也惟于非常之事舉世不敢爲不能爲獨有健德之君子動于心之自不容已則毅然爲之于是健之流行始見

其壯若履之履虎尾泰之用馮河當壯而壯壯亦不必即爲病也然人之用健純乎本體之健則無病雜以意氣之私則爲病若大壯之時雜以意氣則爲病尤劇爲害于民物尤烈聖人以大壯之時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大壯者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此卦自泰之三剛長至四剛剛德長盛之時是壯之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乾外震其德爲剛以動剛者人之不容

已之心。不可屈息之義也。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以不容已之心。而形爲動德。是德之壯也。卦體卦德。皆正爲大壯之義。故名此卦爲大壯。卦辭之義則正敎人以大壯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道。當如是也。貞正也。謂純乎本體之正也。本體之正。卽元亨也。經不言元亨。知爲元亨者。元亨卽心之本體也。經文中利貞貞吉。凡上文無所承者。皆直指元亨言之。詳見易例。利貞者言大壯之時。用健之道必使此心純乎本體之正。無一毫意氣之攙雜。乃

爲利也。此大壯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大壯之義也。說見卦辭注。大者壯。卽正指卦體四剛長盛于內言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釋卦辭利貞之義。因極言其義。關繫于人道之重也。大者正。謂剛健之德。出于本體之正也。大。卽健也。大出于正。卽健而順也。健順爲一。故天地之情。于此可見也。按天以象心之健。地以象心之順。此專言健德而言天地之情可見者。蓋天地分言之則天健也地順也。合言之。則天地生物。本爲一事。萬古不息。是其健也。健以順行。卽其健之正也。故此卦專言健德。卽以天地言之。復爲剛反之卦。亦言見天地之心。卽此義也。又按此爲剛長第四卦。彖傳不言剛長與觀爲柔長第四卦彖傳不言柔長同義。說見觀卦注。

初九壯于趾句征句凶句有孚

此下六爻。皆以反復申言卦辭利貞之義。此第一爻言用壯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利貞之功之眞做手也。趾。足也。踐地者也。壯于趾者。謂壯之道。必當體之于趾也。蓋人之行。惟趾踐地。則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趾皆覺之。壯于趾者。言人當用壯之時。惟在全心注嚮于實踐之地。步步求其穩。求其熨貼。是則爲體之于其趾也。是壯之正也。征凶以下。因復反言以發明之。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征凶者。言

若不體之于趾。只顧用剛而進。則凶也。孚信也。有孚。與需有孚同義。言征則必凶。是有必然之信者也。

謹按此爻之義。舊說多謂壯于趾。其征必凶。如此爲說。于本文甚順。然實未是。蓋如舊說。則是其所以凶者。病在于壯。不在于征也。求之本卦經義與全經體例。實皆未合。蓋卦名大壯。爲大壯之時。當壯而壯。壯非病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壯出于正。則壯非病。用剛而進。則壯爲病矣。是病不在

于壯。而在于征也。又證以全經體例。卦爻辭言征凶者十。凡言征凶。其所以致凶之故。皆不在于上事。卽在于征。此一證也。又全經之中。言趾言足言拇者。共九卦。賁初爻言賁其趾。艮初爻言艮其趾。噬嗑初爻言滅趾。鼎初爻言顚趾。剝初爻言剝牀以足。咸初爻言咸其拇。解四爻言解而拇。以上七爻。言趾言足言拇。皆爲當用力于實踐之地之義。至此卦初爻言壯于趾。夬初爻言壯于前趾。與各卦取象文法並同。不應此兩爻之趾。在于全經之中。獨另爲一義。此又一證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此卦與夬卦。皆爲剛長之卦。又皆爲剛德發用正盛壯之時。故兩卦經文言壯于者凡四爻。其言壯于趾者。言用壯之道。惟當體之于趾也。壯于前趾者。言當體之于前進之趾也。壯于頄有凶者。言壯之意。若形現于頄則有凶也。壯于大輿之輹者。言用壯之道。若能健順合一。如大輿之輹。則吉而悔亡也。以全經義例證之。壯于趾。壯于前趾。當

與艮其趾。咸其拇爲一例。壯于頄。當與艮其腓。咸其腓。咸其股爲一例。壯于大輿之輹。當與大車以載爲一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亦詳易例。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象傳凡言窮。皆對亨言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窮與亨。皆指心之所由之道言之。此傳之義。言用壯之道。所以必欲體之于趾者。蓋恐用壯之時。若不知體之于趾。只顧征進。卽是此心之用。不嚮于

亨而窮于窮也。心窮于窮卽凶之孚也。此其所以必當體之于趾者也。按此傳不出征凶字實正釋征凶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二貞吉

此再申言卦辭利貞之義也。貞卽利貞之貞。謂剛健之德出于本體之正也。三爻四爻貞字並同。此爻無他義。只承征凶之義。再作眞切指示之辭。言知用剛而進之必凶。則知用壯之道惟出于本體之正則吉。更無疑義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卽心之本體也。卽正也。此傳與初爻傳相連爲文。言征所以凶者。以其道之窮。貞所以吉者。以壯出于本體之中也。壯出于本體之中。道自不窮。所以吉也。此壯之道所以必當體之于趾者也。

九三小人用壯句君子用罔句貞句厲句羝羊觸藩句羸其角

此下數爻皆承初二兩爻而反復之之辭。此爻之義則卽征凶之事。再復切言其害。以爲剛而不柔者戒也。小人柔順之人也。君子剛健之人也。用壯謂能善用其壯也。罔無也。謂無壯之見存也。用罔者。謂當用無壯之心以善其壯也。厲危懼也。羝羊牡羊。羊性剛很。牡羊尤甚。稱羝羊以象人之剛而不順之病也。藩籬也。羸困也。承上言大壯者時當壯也。然壯之出于正不出于正。則在人之所以用之。用壯之道。惟有柔順之德者爲能善用其壯。蓋順以行健。健無病也。若有剛健之德而順不足者。則當用罔以善其壯。蓋必無壯之見存。其壯乃無

病也。用罔之道。功夫則欲其貞。欲其一于正而不變也。存心則欲其厲。防其不順之病之竊發也。信如是。則庶有以善其壯矣。藉曰不然。而惟知用剛。惟知用壯。是羝羊也。拂逆人情以求必勝。是觸藩也。求勝而終不能勝。而卒以取敗。是羝羊觸藩。適以羸困其角也。凡此皆事理之必然。無能逃者。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傳只述經文。不下斷語。欲人之致思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此爻之義特與三爻爲反正相形之辭欲人之擇所處也決開也藩決言無復藩之形在目前也大輿牛車平地任載之車也大輿材壯象心之健牛駕行緩象心之順稱大輿者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健也輹伏兔也輿下持軸之木是輿所待以行者稱大輿之輹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健之未嘗不可行也承上言觸藩羸角之事大則致凶小亦有悔皆以心之不貞故耳故用壯之道惟貞則吉

而悔亡其故何也蓋以世上人情事理本自有四達不悖之道前之處處見爲藩者皆以心爲有病之心故也若心爲無病之心則道本通達本無格礙前日之藩今則決矣本自無藩何有于觸本無可觸何有于羸當是之時心之健如大輿行之順如大輿施之于事處處可行如大輿之輹然是壯亦未嘗不可行也是壯之行卽同于大輿之輹者也以是而言壯亦何患于不可行而必用剛求勝以自取困哉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尙猶貴也尙往與小畜傳尙往同義言藩決不羸之道貴乎往以求之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爻之義卽承四爻藩決不羸之義而究言之以盡卦辭利貞之義也羊性剛好鬬以象人心榮勝恥負之病根喪失也易卽忽易之易喪于易者言于忽不著意之中羊已不知何往也无悔與悔亡分安勉之辭悔亡者悔可亡也无悔者無悔之可

言也承上言藩決不羸猶以有羊言之也若果此心猶有此羊則雖一時暫不發病終亦容有發病之時終不免于有悔是于大壯利貞之義猶未盡也利貞之義則必欲馴養此心純乎本體之正使向之所謂羊者雖無心之中亦窅然不知其何往則不順之病根去矣病根去則時時發用皆出于心之本體無悔之可言矣此大壯利貞之極致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言所以必欲喪失此羊者蓋恐病根不除此心終

不能正當其位也。

謹按向來易注所以于各卦爻辭皆必以爻位爲說者蓋以孔子彖傳之中本有位當位不當之文故也今觀此爻以六居五爲柔中柔中矣何可以位不當言又大壯時義本宜用柔爻辭喪羊正合用柔之義又何可以位不當言然孔子于此亦即以位不當言之觀于此則益知文王之經孔子之傳本專以發明人事爲主其傳中位當位不當之說亦只是借爻位爲指點之辭並非謂爻辭之吉

不吉即專以爻位之當不當爲優劣也此學易者所當知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一卦之終復即觸藩之事而究言之因開以遷善之門也退謂歇手而不爲也遂謂遂其所爲也艱與各卦艱貞艱字同義謂知事之艱難也承上言觸藩者之心本出于剛德之發求有利于民物也今但惕之以羸角彼猶曰一身之利害可不恤也不思事至觸藩則于事勢人情動形觸忤此時欲退而歇手不能欲遂而究其所事亦不能一身之利害何須復計即于民物之事亦一無所利矣是併失其求利民物之初心矣推求其故皆以視事太易不知事之艱難遂至于此故人處大壯之時惟有知艱之心則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謂慮事不詳審也因不艱故不詳艱則詳矣詳故咎不長也

謹按順以行是爲易之一書全經之綱領故各卦

言及剛健即言詩教以順戒其不順無一卦不如此此聖人作易本義也此卦爲剛德發用正盛壯之時故經文此義尤顯一卦之中言利貞言于趾言貞吉言用罔言藩決言喪羊言艱則吉皆教以用順之義也言征凶言羸角言不能退遂皆戒其不順之義也學者以是求之則于易之一書可以見其大意矣

周易通義卷之九

周易通義卷之十

周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啓運述

䷢ 坤下 離上

晉 句 康侯用錫馬蕃庶 句 晝日三接

晉進也卦名晉專言進德之事其必于此二一卦名爲晉者蓋人之爲人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健而已矣然健之大用在于明健而不明終無成己成物之實際也求進于明必須用順使而不順終不能進于明也故人之進德實驗在于明而得力

則由于順此卦兩體內坤外離其德爲順而麗乎大明是正由順而進于明之事也由順而進于明乃成其爲進德之事故名此卦爲晉卦辭之義即正言進德之事由順而進于明之事也康安也侯順之象也經凡言侯皆以象心之順德詳見易例侯以康名者順德進于自然之象也錫天錫也馬者健行之物以象心之健德可見諸施行者也蕃多也庶衆也馬稱蕃庶與乾用九見羣龍同義馬由天錫與姤五爻有隕自天同義錫馬蕃庶者言有健德之用如馬然其用不窮如馬之蕃庶然時時發用不期而遇如天錫之然也晝日當晝之日明之象也三接者言如日之明時時來接于吾心也此經之義言人健而不明則雖有健德不可以見諸施行是無馬也所以不明而無馬者由不能養其順德故也惟然故人之進德惟務養其順德之侯使進于自然而爲康侯則必有健德之用如馬矣且必有不窮之用如馬之蕃庶矣不窮之用皆不待安排造作而自然形現于心是如天錫之

馬蕃且庶矣其所以能然者何也由其順德既成自然虛明而能照燭是如當晝之日時時來接于吾心也此其所以有健德之用者也以此而言人之健德之用在于明而實得力于順如此然則人欲求進于明者安可不用力于順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兼卦彖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晉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也明出地上指卦象言明日

也。離之象也。卽明之象也。地也。坤之象也。卽順之象也。明出地上。卽明生于順之義無他義也。順而麗乎大明。指卦德言。麗者。合併爲一之義也。大明。卽離之德也。以其用之大。故以大言之。順而麗乎大明者。言心以柔順之故。能進于明。是順與明合併而爲一也。柔進而上行。指卦體言。下體爲坤柔也。離居上體。上也。因柔順而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上達天德。卽爲柔進而上行也。通卦象卦德卦體三者。爲一。皆爲

由順生明之義。故名此卦爲晉。而由順生明。則必有自然之用。不窮于用。故經言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句貞吉句罔孚句裕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以順進德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欲求進于順者。惟在痛折其不順之剛。使就于順。而其孚則在于裕也。如。語辭。晉如者。以健而進也。摧者。摧折之義也。摧如者。言欲痛折其不順之剛。使就于順也。去不順之病。必以摧爲言者。不順之剛。附著于心甚固。故去之不厭其猛。摧如之義。卽離上爻折首。豐三爻折右肱之義也。貞吉者。言摧如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則吉也。罔。無也。孚。與需卦有孚孚字同義。信驗之義也。罔孚者。言無他信驗也。裕。寬裕也。裕无咎。言惟裕乃能无咎。是裕卽進于順之孚也。蓋裕之爲義。卽中庸寬裕溫柔有容之義。亦卽坤彖傳坤厚含宏之義。凡人剛而不順。皆以元德不足。胸次褊迫之故。故欲求進于順者。惟在養其心德。使能寬裕有

容。則自然能順。可以无咎矣。是裕。卽進于順之孚也。此所以求進于順之要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與中庸愼獨獨字同義。晉如摧如獨行正者。言行正之心。惟欲自慊其獨。故于不順之剛。必欲下摧如之功。使就于順也。命。天命。卽天所賦予于人之正理也。未受命。言所以必裕乃无咎者。蓋此心未至于裕。卽恐終不能順。未足以承受乎天之命也。按此傳旣言裕无咎矣。何以又言未受命。蓋象

傳中凡用未字其文法多如此解此與臨二爻傳未順命同人上爻傳志未得觀上爻傳志未平此卦上爻傳道未光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詳見易例

六二晉如愁如句貞吉句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言欲求進于順者又必常存憂懼之心謹防其不順之病乃能有隨時之享受也愁如者不忘憂懼之義也貞吉與初爻同義介大也福者可享受之名也母者順之象也王母者順德成熟尊貴之

象也母稱王母亦侯稱康侯之義也言人欲求進于順既知摧其不順之剛矣又當存憂懼之心謹防其不順之病而其事亦惟貞則吉蓋能貞則心體柔順必有自然之用以供吾享受是福也隨時隨事有自然之用以供吾享受是介福也惟能自養其心之順德進于成熟故能有此享受是此介福之由來實乃受之于其王母也以是而言順德之福是亦人人所自有者如之何自有之而不知自享之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在爻位則二爲中六居二爲正在人則中正即心之本體也言所以能受茲介福者以其心之順德既復能不失其中正之本體故也

六三衆允句悔亡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須考之于衆以爲順不順之徵驗始無果于自信之病也允信也悔亡者慊于心之義也言人剛而不順施于衆而衆非之則曰吾求慊于心悔亡而已衆議不足恤也不知此

亦不可也蓋人之心無不同理無不同人之爲人必其施于衆而衆信之始可以爲慊于心而悔亡之符驗未可以果于自信輕于違衆遂致以不順爲順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志上行即彖傳柔上行之義也言必衆皆信之始可以爲上行之驗正見人之進德不可不考之于衆也

九四晉如鼫鼠句貞句厲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去其揚才露己之心始可漸進于順也鼫鼠五技鼠也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鼫鼠者無他技之象也晉如鼫鼠者言進德之心必如鼫鼠之不以才技先人始能漸進于柔順即坤三爻含章之義也復言貞厲者言此如鼫鼠之心欲其貞又欲其知懼蓋恐不貞不厲即不免有才技先人之心竊發爲病順不成其爲順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言此如鼫鼠之心所以當貞且厲者蓋恐才技先人之病不掃除淨盡此心終不能當其位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始能成其爲順也失得以事之利害言之恤憂也言人所貴于順者欲其純乎天不雜以人也若爲進德之事又不免有計失得之心夾雜用事則順不成其爲順矣故欲求進于順者惟當專心注意求慊于心而悔亡于事之失得則勿以爲憂焉如是以往始爲純乎天不雜以人于晉之義爲吉施之于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慶福慶也往有慶言如是以往不惟可以自慊其心亦併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晉其角句維用伐邑句厲吉无咎句貞吝

此一卦之終復言不順之剛去之不可不力以終初爻摧如二爻愁如之義也角之取象與乾卦言

首意可參會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涖衆體有矜己傲物之象角體剛又居首上亦用剛傲物之象也晉其角者言欲爲晉之事又不忘角之見也維惟通獨也伐邑與謙上爻征邑國同義皆以征伐之事象人之自去其私之事也厲危懼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吝不足也言人爲進德之事又有用剛傲物之心是晉而爲其角者也此世人常犯之病也欲去此病惟在用伐邑之道專于自治又常存危懼之心防其病之竊發則于晉之

義爲吉而无咎若于晉其角之事猶不免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于進德之事終無所成是可吝也

按此爻伐邑卽初爻摧如之義厲吉无咎卽二爻愁如之義文王繫爻辭多以初上兩爻相爲終始皆此例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所以必用伐邑之道以自治者蓋恐角之見一毫未盡卽是道之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謂心之明也夷平也夷與豐四爻遇其夷主夷字同義夷之義正對亢激言之卦名明夷者正謂明之發用必欲出于心體之至平也明夷有明夷之時若文王當商末之時處君臣之變正明夷之時也蓋其時主德昏亂四海困窮文王爲商之世臣目擊時事艱難思欲以正君爲救時之計其本在于明其用則在于順必使明之發用粹然一出于心體之平庶幾于將順之中可望有萬一之補救是明夷之義也文王繫易至此一卦因有見于明夷時義之大故繫之辭以示教至此卦所以名明夷者卦之兩體內離外坤其德爲內文明而外柔順內文明者心理內明也外柔順者行之以柔順也心理內明而行之以柔順與明夷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明夷卦辭之義則正言明夷之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艱艱難也指心言之謂眞知時事之艱難也貞堅正也一于正而不

變之義也言人處明夷之時之心不堅正則無其
本不知時事之艱難則無其用當是之時欲求自
盡必使心之爲心貞知時事之艱難又粹然一出
于本體之正施之于事庶克有濟故其道利艱貞
也

謹按此卦名義舊說多以明德見傷爲說于文義
亦可通然實非聖人之旨蓋聖人之心視天地民
物如一體之心也不以一身之利害爲重者也文
王事紂又君臣一體不雜以禍福利害之念者也

當是之時目擊時事之艱難主德之難寤思欲以
正君爲救時之計心之體則惟患其不明明之用
則惟患其不順故明必欲其夷者正聖人匡君救
世之苦心也明夷之義卽卦德內文明外柔順之
義也若如舊說以明德見傷爲說此自後人言之
猶可若文王繫易竟以明德自處而以羑里之囚
爲明德見傷則何以教萬世竊意聖人之經當以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求之庶不悖于聖人之旨故
今不用舊說

又按屯以下五十六卦之名其所以得名之義無
一卦不出于卦德此全經之通例此卦卦德內文
明而外柔順內文明卽明之義外柔順卽夷之義
是此卦得名卽正從卦德出也且夷之訓平證以
豐卦夷主之文亦相符合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
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明夷之義也明日
也離之象也卽明之象也地坤之象也卽順之象

也明入地中卽納文明于柔順之中之義無他義
也按此釋卦名不直以卦德言之先以卦象言之
者以下文可以互見從文勢之便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以卦德釋卦辭之義也內文明外柔順解見卦
辭注大難以天下大局言之文王居世臣之位以
天下安危爲己任而時際其艱身心受困故言大
難內難以宗社之事言之箕子處宗親之位以宗

社安危爲己任而時際其艱身心受困故言内難也以用也晦其明即内文明外柔順之義即明夷之義謂不欲明之太露也正其志謂一心在于宗社是爲志之正也此傳之義言人臣處明夷之時所以欲明之夷者非謂不用其明也正以君臣之際時處其難必納文明于柔順之中則君心庶幾可寤生民之禍亂庶幾可回若文王蒙大難之時所以自盡其心者用此道也卦辭利艱貞亦非謂不用其明也正以君心難寤直道難行必用柔順

以晦其明則君心庶幾可寤宗社之寄庶幾不至于危亡若箕子處内難之時而仍能正其志者用此道也以此而言人臣處明夷之時之心豈不貴于自盡哉

謹按大難内難舊說多以見囚一事爲說亦非聖人之旨蓋聖人之心以天地民物爲己任至于時際其艱不免困心衡慮則謂之難難者心受困之義也聖人處人倫之變至于智慮皆窮身心受困故謂之難也若如舊說只以一身見囚爲難則是當日文明柔順亦只爲一身免禍之計是亦非聖人之心事矣故今亦不用舊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明夷之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明夷之本惟在此心必使心爲明夷之心乃能隨時隨事有自然之覺照也飛者心之象也與小過言飛鳥同義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之飛故以飛象之明夷于

飛者言明之夷必使心之如飛之用無時不出于夷是則謂之夷于飛也飛宜張翼此言垂其翼者蓋以飛之垂翼象心之能下是即夷于飛之義也即小過言飛鳥不宜上宜下之義也君子者有剛德之人之名也人臣正君皆出于剛德之發故以君子言之于行謂欲爲正君之事也三日言久也人不食則腹虛言不食以象心之虛也三日不食以象虛之甚也有攸往謂一時動念欲以用剛之心而有所往也主人亦心之象也與後儒言主人

翁同義指心之主宰言之易凡言主如坤之得主
睽之遇主豐之配主夷主無不指心之主宰言之
詳見易例此爲明夷之主人卽正豐四爻言夷主
之義也有言者主人不安之意卽俗所謂心裏說
話之意也此爻之義言明夷之本惟在此心心之
用如飛必使飛之用一出于夷是則爲夷于飛也
必使如飛之心常下而不亢是則爲飛而垂其翼
也有剛德之君子欲有所爲必也三日不食使胸
腹之中空洞無物則庶幾能夷于飛而垂其翼矣

信如是則以至虛之心居中作主是則爲明夷之
主人也此時無所往則已設一時動念欲有所往
主人必能自覺而有言此可以反之于心而自覺
者也是明夷之本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言人剛德用事惟患心之不虛是以君子于行于
義當不食也

六二明夷句夷于左股句用拯馬壯句吉

此與初爻皆正言明夷之心初爻言心以心之宰
于中者言之故欲其下欲其虛也此爻言心以心
之行于外者言之故欲其柔也股者所以行也股
之用右剛而左柔左股取象與豐三爻右肱當對
看右肱者用剛之象也左股者行而用柔之象也
拯救也馬者健行之物行而用剛之象也壯與大
壯之壯同義謂剛之盛壯也此爻之義言人臣正
君之念出于眞切不容已之心者其剛也然心則
欲其剛至其見諸施行也則欲其柔故明夷之用
必欲夷之于左股蓋行如左股之柔乃爲明夷之

實用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明夷之時用剛則適
以取忤而召亂必用柔乃可望有格心之效故惟
用左股之柔自救其如馬之壯于義則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言六二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爲其柔順之中有
自然之天則所以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言明夷去私之事正爲剛而不柔之君子立教
之辭也南陰方用順之象也狩以去禽之害稼者

去私之象也大剛健也首與乾用九无首離上爻折首首字同義謂有矜己爲首之意有我之見存也疾急也不可疾與困四爻來徐徐同義言正君之事不可用急宜用緩也貞者執一不變之義也不可貞與蠱二爻不可貞同義言正君之事不可執一宜與時消息也此爻之義言剛而不柔之君子其失在于疾在于貞其病根則在于剛健之中有首之見存此其所以不能盡明夷之用者也故明夷之道惟在一于用順以自去其私必也用南

狩之道搜除病根得其大首而去之則病根去矣病根去則知正君之事有不可疾之義必當受之以緩矣又有不可貞之義必當與時爲消息矣此所以去不夷以就于夷之要道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大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必用南狩之道以自去其私乃爲大得其本志也

六四入于左腹句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卽三爻去私之事而究言之以明去私之義之重也入于腹與老子言爲腹不爲目意正相近入于腹者明藏而不露晦其明之象也股左爲柔腹左亦爲柔入于左腹者用柔順以晦其明之象也獲明夷之心謂自得其明夷之本心也明夷之心本人之所自有者故以獲言之出門與隨初爻出門同義無私之象也庭與各卦言庭者同義平之象也出門庭與節二爻出門庭同義無私而得其平之象也在本卦則無私卽指得大首言之平卽夷之義也此爻之義言明夷之心人人有之然處

明夷之時所以不能用柔順以晦其明者何也以心之有私故也有私而心體不平故也是不能自得其心者也今也用南狩之道以得其大首則必能入于腹以晦其明矣必能用柔用順入于左腹以晦其明矣是自得其明夷之心矣其所以能自得其心者何也惟心之無私故也惟心之無私而得其平故也是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以此而言心有私則不夷無私乃夷此明夷南狩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指心之統體言意指心之主宰言明儒劉氏宗周以大學誠意意字爲心之主宰與此正同獲心意謂能自得其心之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句利貞
文王繫辭至此因有見于明夷之道惟箕子能盡之故舉之以爲後世法此易之特筆也此外稱引古人惟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兩事皆借古人之事爲取象之辭非正言其事故此爲易之特筆也

利貞者言人欲爲箕子之明夷惟在此心一于正而不變即卦辭利艱貞之義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言人所以當爲箕子之貞者蓋以人臣之義任是何時其正君救世之心終不可一時止息故明可夷不可息也若以時處其難便只爲一身免難之計是明之息也非明之夷也此明夷之義所以當以箕子爲法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此一卦之終因即箕子之明夷而極贊之欲人之有以見其心也初指心之初願言之後指其隨時之用言之天者乾之象健之象也地者坤之象順之象也登于天者用健以行其明之象也入于地者用順以晦其明之象也言箕子之用晦極似本不明而晦也者不知箕子之心原其初乃登天之明也是本將用健以大行其志者也至其後乃爲入地之明乃其志切匡君與時消息之義故足貴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此傳遂即爻辭之義而極言之照四國者大行其志以明見諸設施之事也失則指用晦之用言之與二爻傳順以則相對爲文順以則言柔順之中有自然之天則也失則言其自然之天則有不可以尋常法則求之者也于則言失亦即剝三爻傳失上下之義也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卦名家人。專言治家之事。聖人以成己成物之學。莫先于家。家亦莫重于家。故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家人者。此卦以卦體言之。二四兩爻柔當位而居內。三五兩爻剛當位而居外。內柔外剛。各當其位。正男女各當其位之象也。是卦有家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離外巽。其德爲明而巽。明則能照之而得其理。巽則能體之而盡其情。情理

兼盡。正所以治家之道也。卦體卦德皆與治家之事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家人。卦辭之義則正言治家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女者柔順之象也。貞者正固之義也。治家之道。能體之以柔順。則可協于恩義之宜。又行之以正固。則悠久不息。而家道成矣。故曰利女貞也

謹按爻有六位。家人卦體專取中四爻當位之義。不用初上兩位何也。蓋爻有六位。皆以象人之心。以剛柔之定位言之。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剛柔之位皆兩兩相配。剛在內而柔在外。此正以象人之心。剛爲體而柔爲用之義也。若家人卦命名之義。則專以剛柔之當位。象男女之當位。若兼用初上兩位。則六爻之位皆爲剛在內而柔在外。無當于家人之義。故此卦卦體只取中四爻之位。不用初上兩位也。又全經之中。中四爻俱當位者凡四卦。曰蹇。曰漸。曰既濟。曰家人。其必取此一卦名家人何也。蓋蹇之德爲見險能止。既濟一卦內離外坎。亦取明足以照未來之險之義。

險非家人所有。故不可以名家人。漸之德爲止而巽。止爲心之靜定。不搖于外境之義。亦于治家之事不甚切。惟此卦中四爻當位。可以象男女之當位。其德爲明而巽。又正合于治家之道。故名此卦爲家人。據此是合卦體卦德爲說。六十四卦之中實無有如此卦切于家人之義者矣。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詳見易例

又按卦辭利女貞。舊說即以彖傳女正位乎內之義解之。以此一句爲正言家人之事。今獨以爲取

象之辭何也蓋易之一書皆假象以言人事全經之文惟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爲說者爲正言人事其但著一人如大人君子之類著一物如牛馬之類著一事如見大人涉大川取女納婦之類者即皆爲取象之辭非正言人事此全經之通例也此內惟如此卦與師卦兩卦之名即指定一事爲名故師卦中如帥師輿尸之類此卦中如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之類即皆爲正言其事非取象之辭以其正指卦名之事而言之也然此兩卦之中亦多

取象師卦言王即與全經言王者一例言田即與全經言田者一例言大君即與全經言大君者一例此卦言富即與全經言富者一例言王假即與全經言王假者一例此兩卦之例仍通于全經之通例者也今也利女貞之文于觀二爻見之又小畜上爻言婦貞屯二爻言女子貞亦皆與女貞同義同爲取象之辭是正全經之通例也若使文王繫辭至此果欲正言女德當正之事則當變其文以直言其事必不仍用利女貞之文與全經言女貞婦貞者相混矣今于一卦之卦辭指言治家之要道只言女不言男于道理本不賅備又不變文見義仍用觀二爻利女貞之原文故知同爲取象之辭非正言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家人之義也正位內外在爻位則指二四與三五各當其位言之在

人事則指男女之心各當其位言之復言男女正天地之大義者蓋天地一男女也天地之心各正其位而化功成男女之心各正其位而家道成其義一也此卦卦體正有合于男女正位之義故名此卦爲家人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復以卦體中四五兩爻之位發父母嚴君之義正見治家之事關繫于人道之重如此亦以兼釋

卦辭利女貞之義也。蓋卦之中四爻。剛柔內外各當其位男女之象也四五兩爻各當其位而居上體父母之象也父母爲一家之主。故謂之君。治家有法故謂之嚴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者言使一家之人各止于其分也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分而家道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分而天下定。此可見治家之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之重也。如是之事治之之法則利用嚴體之之心則利用順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利

用貞順而能貞則體物之心悠久不息而家道成矣。此卦辭言治家之道所以必言利女貞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治家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治家之始。必貴示之以不可踰之定分家道乃可成也閑者有分限而不可踰之義。即父子兄弟夫婦各有所止之定分也。有家與五爻有家萃渙兩卦言有廟者同義。閑有家者言能以閑治家而有其家也。蓋家人之道固主于恩愛然必使一家之人。各止其分然後恩愛久而益篤若不各止其分則恩愛亦不可久矣。故必以閑之道能有其家悔乃可亡。言此正見閑之道一日不存則必有悔也此治家之最要故于初爻發之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即家傳所謂位也。心當其位謂之志不變心不當其位謂之志變閑有家志未變者言當及其未變之時予以不可踰之閑則悔可亡。若待其志變

而閑之則無及也。按此即記言禁于未發之謂豫之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爲柔當位而居內之爻。故于此言女正位乎內之事也攸所也遂者事必之義也在察也中饋家中饋食之事也。蓋女之德貴于順婦之道在于從夫故于一家之事無所專必。所察治惟家中饋食之事而已女心如是謂之正貞吉者言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吉也是爲女正位乎內之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言六二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蓋以順德爲柔巽之事。女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句悔句厲句吉句婦子嘻嘻句終吝
三爲剛當位而居外之爻。故于此言男正位乎外之事也。三居內體。而謂之外者。此與兌卦傳剛中而柔外一例。兌之六三居九二之外。謂之剛中而柔外。故此卦九三居六二之外。亦得謂之外也。家之治統于夫男。故以治家寬嚴之事言之。嗃嗃。嚴

厲之意也。厲。危懼也。嘻嘻。喜笑之貌也。吝。羞吝也。言治家嚴厲。未必無悔。然能悔能懼。隨時節適取中則吉。若一味寬縱。至于婦子嘻嘻。則終致羞吝矣。嘻嘻。即閑不立之病也。男之心一于是而不變。是爲男正位乎外之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即初爻所謂閑也。未失。即有節之義。此傳特爲相形之辭。欲人之知所擇也。
六四富家句大吉

四爲柔當位而居上體之爻。故于此言母爲嚴君之事也。富。與小畜五爻富字同義。富之言實也。富家者。言欲使一家之中。禮義充實。是之謂富其家也。大。剛健也。蓋母道之失。多失于寬縱無節。致使一家之中。禮義不能充實。是由健德不足之所致也。故此言母之道。貴于能富其家。而必行之以剛健不容己之心則吉。此母所以爲嚴君之道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即當位之義也。言富家之道。所以必大乃吉

者。蓋順以行健。乃順之當其位也。若順之中。無健德以宰之。是即順之不當其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爲剛當位而居上體之爻。故于此言父爲嚴君之事。亦正以申言卦辭利女貞之義也。王假。與萃豐渙三卦言王假者同義。王者。剛健爲主之心也。人之心以健爲主。故以王象之。假。至也。王假者。言此剛健爲主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有家者。言能以是而有其家也。恤。憂也。蓋父母雖同爲嚴

君而一家之治尤專統于父故卦辭女貞之義獨于此爻極言之言人之心以健為主以柔順為用故父為嚴君之道惟貴以剛健為主之心體乎一家之人之情而無不到是則為能體之以柔順也此卦辭所謂女也體之以柔順之心果能常在于家而有其家是則為能一于正而不變也此卦辭所謂貞也信如是則體物之誠悠久不息即勿以家之不治為憂矣吉可知矣此父所以為嚴君之道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言必使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皆有交相愛之心乃為治家之人體物之心之無不到也

上九有孚 句 威如 句 終吉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之義復結歸身教之義即大學脩身為本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驗也威如與大有五爻威如同義謂有自然之威重也言治家之本惟在脩身故必現于身者有自然之威重則無論效之久近而終歸于吉是則治家之道必然之信驗也此治家之本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威如之所以吉者惟在反身自脩則必有自然之威重非治家專尚威猛之謂也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也卦名睽專指人之與人共事而情志相睽者言之聖人設卦之義實正指人之處睽之時所以合睽之事言之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睽之一卦者何也蓋以人之在世當職任事思以行其濟世利物之心未有不與人共事者也與人共事則必共事之人情志和同乃能一德一心善其所事利益在于民物若不幸共事之人至于相睽己又

無以合之則其共事之心兩不相知兩不相體雖欲盡心所事於其各執一見兩相違拗之中必有無形之害在于民物此有濟世利物之心者所不忍爲也此合睽之義所以重也聖人以合睽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睽者何也蓋合睽之道在于明彼此相睽必各有不言之隱欲合睽而己之心體不明則于共事之人不能虛心相體必不能體之而得其情睽必不可合也合睽之道又在于說彼此相睽又必各有相非之意

欲合睽而己之心體不能和說則于共事之人不能平心相體終亦不能體之而得其情睽終不可合也以此而言合睽之用貴于明尤貴于說也如此此卦兩體內兌外離其德爲說麗乎明說麗乎明者因說生明說與明合併而爲一也說與明合併爲一則必足以合睽矣故名此卦爲睽卦辭之義則正言合睽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小柔順也小事謂心之爲心專以柔順體物爲事也人當睽時若使己之應物之心專以柔順體

物爲事則必能漸進于說漸進于明于所以合睽之道必有見矣此所以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此釋卦名之義先以卦象之說指言人之所以相睽之故正見合睽之道所以不可以已也火離之象也澤兌之象也二女者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也同居謂姊妹在母家時也不同行謂嫁時各歸其夫也既各歸其夫則必有各爲其夫家之心是爲其志不同行也此傳之義言人之所以相睽者其

故有二一由于性質之不同如火之動而自向于上澤之動而自向于下此非其有意爲之其性質然也共事之八各有其性質性質不同而不相知則必睽矣一由于心事之不同如二女雖同居而必各歸其夫即各有自爲其夫家之志此亦非其有意爲之其心事然也共事之八各有其心事心事不同而不相體則必睽矣以此而言人之所以相睽之故大抵皆由于此是在彼此之間皆當兩分其過之事非可以只見人之不是者也此合睽

之道所以不可以已也按此卦名睽之義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小事吉之義也說麗乎明指卦德言解見卦辭注柔進而上行二句指卦體言即承上卦德之說而引伸之下體之說柔也明居上體上也以下體之說而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上達天

德即爲柔進而上行也得中指六五言之應剛指六五與九二剛柔相應言之在人則柔順之德復其本體是爲柔得中柔與剛有合併爲一之用是爲柔應剛也此傳之義雖兼卦德卦體爲說在人則只爲一事蓋人之濟世利物之心出于一體相關之誠而不容已者其剛也其能曲體物情以行其不容已之心者即其柔也凡人處睽之時所以不能有合睽之用者皆以其不能柔順之故也柔與剛不相應之故也今也以心體和說之故能麗

乎明是即以柔順之德進而上行也柔上行則柔順之德復其本體而得中矣柔得中則剛柔爲一柔與剛有呼吸相應之用矣德必如此乃能合睽此處睽之道所以小事吉也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大抵以卦德爲主其兼及卦體者皆以卦體之說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如此卦所以名睽即專以說麗乎明一句爲主卦體之說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卦之所以名睽之義實不出于卦體其故何也蓋人之處睽最難是明尤

離是說處睽不明不能合睽處睽不說亦決不能明是合睽之道明爲重說尤重也六十四卦之中惟此卦爲內兌外離其德爲說麗乎明說麗乎明者因說而進于明也因說而進于明故能合睽是六十四卦之德無有如此卦之德切于合睽之用者矣此所以命名之義專以卦德爲主也若但以卦體爲說則柔上行乃噬嗑與晉鼎睽四卦之所同也柔進而上行亦晉鼎睽三卦之所同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亦鼎與睽兩卦之所同也

然噬嗑之德爲動而明晉之德爲順而明鼎之德爲巽而明皆與合睽之用不甚切故皆不可以名睽惟此卦之德爲說而明獨切于合睽之用故以名睽此可以見卦之命名專以卦德爲主不以卦體爲主之義也若此卦卦象則但可以象人之睽非所以治睽之道尤非聖人之意之所重矣學者讀彖傳于其兼及卦德卦體卦象之傳要知卦之所以得名之義在于何處則于經義自見頭腦無望文生解之病此學易之方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復廣明睽道以見睽之時用之大欲人之知自盡也天高地下睽也而生物之事未嘗不同男外女內睽也而成家之志未嘗不通萬物散殊睽也而咸若之事未嘗不類此由天地男女萬物各有其常道故也以是通之睽者之心其所以相睽而不同者皆其後起而有爲之心非其本然之常心也其常心則無不同者果能平心相體則于其本

同之心體之曲盡卽于其有爲而不同之心亦必能體之曲盡若是則所以合睽之道必有在矣以是而言睽之隨時之用豈不大哉豈不在于人之自盡哉

初九悔亡句喪馬句勿逐句自復句見惡人句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小事吉之義卽皆彖傳中說德爲重之義此第一爻言合睽之道惟在不用剛而用柔體見人之心也馬者健行之物行而用剛之象也惡人卽指相睽之人言之是己所目

爲惡人者也見惡人謂能體見其心也蓋人有民
物爲重之心而以剛行之是其馬也剛不能行是
喪馬也剛不行而必欲其行是逐之也愈用剛而
愈不能行是馬不復也以是處睽必致有悔是皆
用剛之過也惟然故欲悔之亡惟在不用剛而用
柔喪馬勿逐俟其自復而已馬何以能自復蓋不
用剛而用柔則能體見人之心矣相睽之人是向
所目爲惡人者也今能用柔以體見其心則睽可
合矣剛之不能行者今則行矣馬自復矣若是則

豈惟悔可亡共事之人化異爲同必能一德一心
以善其所事是于己之職任亦可以免于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不見惡人害必在于民物己之咎也故必欲見惡
人者正以避遠此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卽初爻見惡人之事而究言之也主與坤卦得
主豐卦配主夷主主字同義心之正理心之主也
巷者往來相通之道以象心之至通之理施之于
事處處可以通行者也承上言合睽之用所以必
在于見惡人者非有所曲徇于道之外也蓋與人
共事常必體之以至平之心而心之正理現焉是
遇主也與人共事常必求之于至通之道而心之
正理現焉是遇主于巷也信如是則以至平之心
用至通之道施之于人何睽不可合乎以是合睽
非權術作用之比何咎之有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言遇主于巷非苟同規利之事是爲不失常道也

言此正見發念不起于民物而以見惡人爲規利
之計則不可也

六三見輿曳句其牛掣句其人天且劓句无初有終

此言合睽之要惟在去不順以就于順務自去其
矜己傲物之私也輿者所以行也曳者不行也牛
性順以象心之順德掣者不順也其人正指有合
睽之責者言之天者黥額之刑劓者割鼻之刑天
之取象與乾卦言无首同義劓之取象與噬嗑言
滅鼻同義蓋首居衆體之上有臨涖衆體之象人

有臨涖衆人之意即首之病也天即所以去其首之病也鼻居面上高出于面有嬌嬌自異之象人有嬌嬌自異之意即鼻之病也劓即所以去其鼻之病也言人有濟世利物之心欲行其志者是其輿也今以相睽之故而志不得行是于輿見其曳也然輿之曳非輿之自曳其牛掣也志之不行非志之不可行由己心之不順也由己之矜己傲物之私爲之害也然則欲行其志惟在去其不順之病而已痛除其矜己傲物之病根而已當是之時

果使其人勇于自治用天以去其首之病又用劓以去其鼻之病則其不順之病根去矣信如是則己私既除物情必順始雖相睽而无初後必能合而有終矣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遇剛即姤卦傳柔遇剛之義謂柔與剛相際爲用也言輿所以曳者以其有剛無柔心不當其正位故也今能有終則是不偏于用剛有與剛相遇者矣剛柔相遇睽必可合即卦辭小事吉之義也

九四睽孤句遇元夫句交孚句厲无咎

此言合睽之道仍必以元德爲本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睽孤者睽之甚而至于孤也元元德也夫者有剛德之象也元夫者剛健之德出于元德之象也孚信也厲危懼也言人之處睽之時剛而不柔動輒取忤仍以無元德故耳果使剛健之德出于元德是元夫也人之在世雖在睽極孤立之時果遇元夫未有不交相信者其故何也蓋人之爲人果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其隨時處事必有自

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以心感心未有不能動物者也惟然故人之處睽之時惟在常存兢業專心一意注嚮于元則于合睽之道必能自盡庶于己之職任亦可以免于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言必交孚乃无咎者以其志之行也言此正見睽不能合志不得行害終在于民物終不得爲免于咎也

六五悔亡句厥宗噬膚句往何咎

此言合睽之道。惟在主于亨也。宗主也。厥宗者。所主也。噬膚卽正指噬嗑二爻噬膚之事言之。蓋噬嗑之道。惟在于亨。亨者至通之理。人己之所同也。己之用。不出于亨。則施于物而物必距之。是卽噬腊肉之事也。己之用果出于亨。則施于物而物必不距。是卽噬膚之事也。厥宗噬膚者。言心之所主。惟在專主于亨。如噬嗑噬膚之事也。往謂往而合其睽也。言人欲合睽而睽不可合。常至有悔者。何也。是非其剛之過也。剛而不能體物。不得其至通

之理之故也。故欲悔之亡。惟在心之所主。一主于亨而已。惟在用其亨而物不距。得噬膚之用而已。信如是。則豈惟悔可亡。往而合睽。睽必合矣。尙何咎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往有慶。言以是而往。不惟免一身之咎。亦必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此一卦之終。復卽人心順不順之事。各極其情狀言之。以終卦辭小事吉之義。卽正見合睽之用。說德爲重之義也。豕性剛躁。見豕者。謂見相睽之人剛躁如豕也。塗。泥塗也。負塗者。不自潔之象也。見豕負塗者。謂見相睽之人。其剛躁如豕。其不自潔又如豕之負塗也。鬼者。暗昧不明之象也。車者所以行也。載鬼一車。卽棠上見字爲文。謂見相睽之人。譎詐如鬼。又見其挾詐行事。如載鬼一車也。以上幻相。皆剛而不柔之人。見爲如此。卽傳所謂羣

疑者也。先後與坤卦卦辭先後同義。先者有成心之謂。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爲先也。先卽不順之義也。後者無成心之謂。事至而我無成心。惟順以應之。是我爲後也。後卽順之義也。說脫也。張弧者。欲射之也。說弧者。不射之也。寇賊寇也。婚媾。婚姻也。往者往而欲有所爲也。遇雨者。和之象也。陰陽和則雨。故易凡言雨。皆取和義。詳見易例。此所謂和。卽正指卦之說德言之。觀兌之初爻言和兌。夬之彖傳言健而說決而和。則知說卽和之

義也。以上亦詳易例。承上言合睽之道。必小事則吉者。何也。凡人當睽極孤立之時。則只怪人之不是。怪其剛躁。則見爲豕。怪其剛躁而不自潔。則見爲豕負塗。怪其譎詐。則見爲鬼。怪其挾詐行事。則見爲載鬼一車。此處睽孤之時者。所見往往然也。不知人之所見。有何一定。在己心之順不順耳。當是之時。己心不順而爲先。則張弧而欲射之矣。欲射之者。見爲寇也。己心能順而爲後。則說弧而不射之矣。不射之者。知其非寇也。乃己之婚媾也。只

此一心。而一先一後之間。所見懸殊如此。然則人之有合睽之心者。豈果不當往乎。患心之不柔順耳。患不和耳。果能往而遇雨。則心體和說。必能體之得其情。處之盡其理。用以合睽。必有合睽之實而吉矣。以此而言。人之合睽之用。豈不在于用柔順乎。然則卦辭所謂小事吉者。不誠爲合睽之至要乎。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亡。明也。遇雨而後羣疑亡。說而麗乎明也。此可見合睽之用。明爲重。說尤重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

周易通義卷之十一

周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蹇之爲言爲跛蹇之義難而謂之蹇者蓋時方險難動多阻滯之名也易之爲教莫重于民物之事民物之事關繫利害之最重者莫甚于險難之時險難之時非剛不濟故易以剛德遇險凡三卦曰屯曰需曰蹇聖人皆以濟險之事言之蓋

欲教天下後世以剛德濟險之道使有實益在于民物也然三卦所以不同者屯之內體震外體坎爲以動德遇險之卦是正經綸險難時也經綸險難惟患不元惟患不亨惟患不能柔順體物故聖人教以元亨教以建侯者是正言以動德濟險之道也需之內體乾外體坎爲以健德遇險之卦以健遇險不患其不能任之爲己事也惟患剛果有餘而詳愼不足則于所以濟險之道必不能盡故聖人名之以需需者從容詳愼之義也是正言以健德濟險之道也惟此卦內體艮外體坎是爲以止德遇險之卦止亦健也然健至于能止則心能靜定之義也故此卦大義不言所以濟險之道而惟以見險能止之心言之見險能止者遇險而心能靜定之義卽孟子不動心之義也遇險而心能靜定則于人情事變之曲折險阻待人體當之處必能得其自然之窾會而順以應之是正所以濟險之本也是此卦之義所以別于屯需兩卦之義者也卦以蹇名者蹇爲跛蹇之義是步步崎嶇動

形阻滯之名也聖人之意以爲遇蹇能止則眞能止矣以止濟蹇是眞能以止德濟險者矣此聖人所以以蹇名卦之本義也卦辭之義則正言遇險之心所以必貴于靜定之義也西南東北與坤卦西南東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東北者陽方也陰陽之用陽常爲倡陰常爲和言西南者爲和不爲倡之義卽順以應之之義也言東北者爲倡不爲和之義卽任智用數不順以應之之義也人心遇險能定則于濟險之事只行所無事順以應之是

用西南之道也如是則險必能濟故曰利西南也
人心遇險不定則于濟險之事必將任智用數以
求所以濟險之道是用東北之道也如是則一人
之私智終亦不能濟險故曰不利東北也復言利
見大人者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能存萬
物一體之心也人有是心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
能體之親而處之當是正所以善其西南之用者
也故曰利見大人也復言貞吉者貞爲正固之義
卽承上事言之蓋必西南見大人之心一于是而
不變則終能濟險而吉也凡此皆言遇險之心所
以必貴于靜定之義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蹇之義因歎卦之止德
之善也見險能止解見卦辭注知同智知矣哉者
聖人之意以爲任智用數非眞智也見險能止則
能以本心之明爲濟險之道乃眞智也此以見險
不止爲世人之通病故贊止德之善欲人之知所
用力也按此傳之險指外險言而險德亦實在內

蓋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正謂其以止而險之德濟
險故見險而能止也此與屯需兩卦之險正同一
例說見屯卦傳注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因歎蹇之時用之大
也中指五爻言在人則指心之本體言之利西南
往得中者言能順以應之則濟險之道皆出于本
體之中是爲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言用
智濟險不出于本體之中必非至通之道是爲其
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者言以萬物一體之心
用西南之道自能往而有功也當位指上五爻言
此卦自二至上五爻剛柔皆正當其位故以當位
言之在人則心當其位之義也此以當位釋貞字
者心當其位乃能一于正而不變是當位卽所以
貞也必當位而貞乃吉者心當其位則其西南見
大人之心必能貞固不變故其功可以正邦是濟
險之道惟當位而貞則吉也以此而言人之遇險

之心必出于正當其位之心乃能濟險然則蹇之隨時之用豈不大哉是豈一切後起智識之事所可同日而道哉

初六往蹇來譽

此卦大義專爲遇險而心不定者示教故此下六爻皆以能止不能止之事爲兩兩相形之辭以申卦辭利西南不利東北之義此第一爻先以能止不能止之事功用之相懸者言之也往者謂用私智而有所往也來對往爲文不用智而有所往只

順以應之之義也言人之用智濟險期有益于蹇也然用智而往則徒益其蹇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則可以成功而致聲譽然則人之濟險之道宜何從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宜待謂不當有急功近利之心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此卽初爻來譽之義再晰言之之辭也王心之健也臣心之順也蹇蹇者順蹇之時做蹇之事也躬與渙三爻渙其躬躬字同義指有我之私言之匪躬之故言不以有我之私與之也承上言濟蹇之道所以往則蹇而來則譽者何也蓋用智而往非心之自然之用也人心有自然之健自然之順乃心之自然之用也人之濟蹇惟以吾自然之健自然之順順蹇之時做蹇之事不以有我之私與之則所以濟蹇之道卽在此矣此所以來則致譽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終无尤言濟蹇以本心自然之用終竟無失欲人之以是而堅其信也

九三往蹇來反

此下數爻皆卽初爻往來之義爲兩兩相形之辭欲人之自擇此爻之義因以能止不能止之事在于心者言之也反與復卦傳剛反歸妹三爻反歸以娣反字同義謂心復其位也言往所以益蹇者用智而往則心已出其位矣心出其位安能濟險惟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心乃復其位矣心復其

位則自然之用何往不濟此來之所以能致譽者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之言心復其位則本心之健本心之順常必有自然之用供吾享受反之于心當亦自覺其可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此以能止不能止之事之驗于人者言之也連與小畜五爻攣如同義言人與己同心協力連爲一

也言往所以益蹇者用智而往則一己之私必不協于人心之公人不與同心協力安能濟險惟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則心同理同必有連爲一體之驗矣以衆濟險何患不濟此亦來之所以能致譽者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謂心當其位也實卽誠也卽小畜五爻所謂富也言來之所以能連者何也以心之當位而實故也心能當位而實則衆與連爲一體卽小畜五爻富以其鄰之義也

九五大蹇朋來

此卽四爻來連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大剛健也朋同類也朋來與豫四爻朋盍簪同義謂同類之人皆相聚而來也承上言濟蹇之道所以必貴于來連者何也蓋蹇難之時非剛不濟以剛濟蹇必能與衆同心致朋來之應于時乃克有濟此來連之義之所以重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卽中庸未發之中節卽發而中節之節也大蹇朋來以中節者言人以剛德濟蹇必使此心之用皆出于未發之中能中乎自然之節然後以心感心有朋來之應此濟蹇之道所以必貴于來連者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此一卦之終復極言能止之善以終卦辭見大人之義也碩大也謂心之大也吉以有濟蹇之實言之見大人與卦辭見大人同義言往所以益蹇者

用智而往則只是一人之私不出于萬物一體之心是心之小也如是則蹇何能濟惟不用智而心復其位則萬物一體之心卽吾之本心也是心之大也以是濟蹇則于一時之人情事變必能體之親而慮之當矣此所以來則碩而吉也此濟蹇之道所以利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與臨上爻傳志在內同義言來碩之所以吉者以其心之濟險之用皆出于中心之誠然也從貴與鼎初爻傳從貴同義言能棄私智而見大人是爲去私而存理卽如捨賤而從貴也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之爲言猶散也本凝滯今解散之義也經傳中解字分二義有以解之散之言者有以其已解已散言者義分動靜其爲對凝滯言之則一也卦名解專指心體言之所解卽以解散心之病痛言之蓋解之爲言散而有和之義心之體和則解不和則不解以解言心正與醫家言和解同義蓋氣和而病去之名也聖人設卦必設解之一卦者實專爲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之心健順本一德也健順爲一則心之體常健而其用常順時時發用無不平正通達自然和暢未嘗有病痛也自夫人剛而不柔健而不順而于是時時發病事事發病如是之病若欲節節嬌治則功夫不勝其難而病亦終不可去無已則惟務和其心體而已心體一和百病自去此解之義也譬之人一身之腠理氣血不和則百病生氣血一和則百病去矣又譬之天地之生物陰陽不和則百

物之生意處處凝滯。陰陽一和而雨。則百物之生意盎然自然無不到也。此解之義也。聖人設解之一卦。皆爲健而不順之人眞切示教之辭。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解者何也。此卦兩體內坎外震以德言之。是險以動之德也。以德之施于事者言之。是動而免乎險之事也。夫外境之險。在于人事皆事之至難理者也。今也以險以動之德。動而自免乎險。是非健順合一。得心體自然之和者。不能有此。非得解之用者不能有此。聖人以爲如是之德足

以盡解之用矣。故名此卦爲解。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解之實者其用功之節度。當如此做也。利西南。與坤卦蹇卦利西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陰之爲用。爲和而不爲倡。利西南者。卽和而不倡。事事順其自然。不以己見與之之義也。无所往者。謂遇易理之事。不須出手做之事也。來復。與蹇三爻來反同義。謂有事只如無事。做事之心。常來而復其所也。有攸往者。謂遇難理之事。須出手做之事也。夙速也。事得其理則不犯手而自然就緖

所謂速也。言人欲勉于解之實者。惟在一心專用柔順。事事順其自然。不以己之私見與之。無所往則心常止乎其所。有所往。亦不犯手而自然就緖。是不論有往無往皆吉之道也。此求勉于解之實者。用功之節度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解之義也。上險字指心德言。下險字指外險言。險以動者。險與動合併爲一之義也。餘見卦辭注。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得衆。以解之驗于人者言之。卽坤卦得朋蹇卦朋來。此卦四爻朋至之義。蓋事事順其自然。不用私智。則自然心同理同。能得衆也。得中。指九二。旨在人。則指心之本體言之。蓋心復其位。是卽此心未發之中也。有功。以解之驗于事者言之。蓋心旣得中。則自然發皆中節。必能有攸往夙吉往而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此復借卦象之說發明解道因歎解之時之大也解卽和也天地解卽陰陽和也雷震之象也雨坎之象也甲植物之孚甲也坼開坼也言天地未解之時百果草木之生意處處凝滯此時如欲使之通暢如何爲力然天地一解而雷雨作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自然甲坼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天地之解自然之功用也天地如是人心可知然則

解之爲用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求勉于解之實者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

初六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未論用功之事先卽解之一事鄭重言之以明其關繫于人之重也言人之爲人生長天地之間必能隨時隨地完其職分乃能免于人之咎責如是之事如欲泛而求之一支一節則何以免于咎如欲

求之于外又何以免于咎無已則惟求之心體之和則可以无咎是解之一事乃人之爲人所以无咎之道也此可見解之一事關繫于人之重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際與坎四爻傳剛柔際同義際之爲言遇也卽姤卦傳柔遇剛之義也剛柔卽健順也剛柔際卽健順合也此傳之義言人之心體旣和則健順合爲一矣健順爲一則事事健事事順自然百病不生故于義當无咎也言此正見无咎之道須求

之于心體之和決非節節矯治之事之能爲力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言解之用貴能常存戒懼之心而其要則在一心之用常必專一注篤于中德也田者有所爲之象也獲有得也田獲三狐與巽四爻田獲三品取象之義略同然必取象于狐者狐與上爻之隼當對看隼高飛象心之上而不下性猛鷙象心之不順狐穴居象心之下而不上性多疑畏象心之能戒懼也易假象言事以狐象人之戒懼之心與以

馬象心之健。以牛象心之順。正同一例。此言獲三狐者。心存戒懼。是得狐之用也。時時做事。常存戒懼。是得三狐之用也。言三狐。即如晉卦言馬蕃庶。乾言羣龍。剝言貫魚之例也。黃中色。以象心之中德。矢以注射爲用。以象心之有專一注嚮之用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言人之心。惟貴常存戒懼。則病痛自少。如果人之做事。能不失其戒懼之心。是田而有獲于狐也。時時做事。皆不失其戒懼之心。是田而獲三狐也。其所以能然者何也。以

其一心之用。常必專一注嚮于未發之中。是能得黃矢之用者也。信如是。則于解之用。已能得力。惟當益加貞固。使此注嚮于中德之心。無攙和間雜。則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黃矢者。心注于中也。注于中而能貞。是能得中道者也。故于解之義爲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即二爻黃矢貞吉之義。反言之以著戒之辭也。

負乘與賁初爻車徒取象之義略同。負者。脚踏地而容俯。容俯者。心虛下之象也。脚踏地者。做事之心能貼地之象也。乘者。脚不踏地而容仰。容仰者。心亢上之象也。脚不踏地者。做事之心不貼地之象也。負且乘者。言此心乍警乍縱。時而負。又時而乘也。致寇至。與需三爻致寇至同義。言己之心體不和。則在外之物情不順。必有起而與我爲難者。是寇之至。自我而致之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吝。不足也。承上言黃矢之心。若不能貞

則此心時警時縱。負且乘矣。負且乘。則不能柔順體物。物必不順。必有起而與我爲難者。是寇之至。自我而致之也。如是之病。亦人人易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雖有用剛任事之心。于解之義。亦必有所不足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言此乍警乍縱之心。第自思之。當亦自覺其可醜也。以此致戎。我自致之。又誰咎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此因人之負且乘之病遂復親切示之以用力之方也而汝也拇者足大指也解而拇與咸初爻咸其拇取象之義正同蓋人之行拇常踐地故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拇皆覺之解而拇者言解之功惟當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則爲能解之于而拇也朋同類也朋至對三爻寇至爲文言能如是用心則寇不至而朋至也孚信也五爻孚字並同承上言負且乘之所以致寇至者何也以其心上而不下故也以其做事

之心常不貼地故也惟然故欲勉于解之實者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其安求其熨貼是則爲能解之于而拇也信如是則體物之心無微不至以心感心必有自然之應寇不至而朋至矣是朋之至卽解之孚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言所以必欲解之于而拇者蓋恐不能解之于拇此心終不能當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四爻之孚解之驗于人者此爻之孚解之驗于己者此爻之義言解之孚惟在于心之能柔順也君子剛健之象也小人柔順之象也維惟通獨也言人心體之不和皆以其剛而不柔之故也故有剛德之君子必能有解之用則吉而解之實只在能爲小人之柔順而已是君子而能爲小人之柔順卽君子有解之孚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退柔退也言能爲小人之柔退是卽君子有解之

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復教人以拔去病根之方也公者心之健中有順之象也射者專注而去之之象也隼之取象與小過飛鳥同義皆以象人之心然必取象于隼者隼之飛猛鷙急疾是心之剛而不柔之象也墉城也高墉之上之隼是心之上而不下之象也言人之好剛之心猛鷙急疾其用如隼又上而不下如高墉之上之隼此病不除是所以不能

爲解之病根也今爲去病之計必也以其健中有順之心爲主則心有主矣以是有主之心專注此隼爲拔去病根之計射而獲之則病根去矣病根旣去則心體和平必能柔順體物施之于事必有來復夙吉之驗于事無所不利矣此解之成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心之不順心之悖也解悖謂去心之不順以就于順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句元吉无咎句可貞句利有攸往句曷之用句二簋可用享

損與益兩卦當合看損益者抽添之名也卦名損益專言損剛益柔之事爲世之剛有餘柔不足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所受于天之本心剛爲體而柔爲用剛與柔本爲一也剛柔爲一則無剛不柔亦無柔非剛無有餘不足之可言也此剛柔之本體然也若自世之有剛德之人言之則剛常患

其有餘柔常患其不足剛有餘者有意氣之剛以攙雜之也柔不足者意氣之剛不能進于柔順也如是則剛非本體之剛柔與剛不相應故其發用流行之間有無限之病痛聖人作易垂教以爲剛有餘柔不足非剛之正也如是之人必能損其剛益其柔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乃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此聖人所以特設損益兩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兩卦名之以損益者何也以卦體言之兩卦皆三剛三柔之卦也其上下兩體又皆乾坤

交而生六子之卦也又皆剛柔正相應之卦也以此卦言之下本乾體本純剛也上本坤體本純柔也純剛純柔是剛柔未通爲一也今也乾坤一交損下卦之一剛益之于上卦柔體之中于是剛柔遂通爲一矣是損剛益柔之義也以次卦言之上本乾體本純剛也下本坤體本純柔也純剛純柔是剛柔未通爲一也今也乾坤一交損上卦之一剛益之于下卦柔體之中于是剛柔亦通爲一矣是亦損剛益柔之義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內兑外

艮其德爲說而止說而止者說與止合併爲一之義也次卦內震外巽其德爲動而巽動而巽者動與巽合併爲一之義也說止爲一動巽爲一是皆能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者也是亦損剛益柔者之事也兩卦之卦體卦德皆有合于損剛益柔之義故名兩卦爲損益其必于此卦名損次卦名益者何也蓋重卦之序皆必先有下體後有上體故下體爲主此卦損在下體故名損次卦益在下體故名益也此卦名損故卦爻之辭卽皆以損剛之

事言之卦辭之義則正言損剛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元元德也卽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凡人剛德之中有意氣夾雜用事則剛最難損聖人以爲此有孚焉惟在養其元德而已蓋人有肫然萬物一體之心則意氣之剛自然消化故元則吉而无咎是元卽損之孚也可貞與坤三爻无妄四爻可貞同義謂事之可以常行者卽中庸庸言庸行之義也此言可貞者蓋人之剛而不柔亦多以好高求異

之心害之故欲勉于損之實者心則欲其嚮于元事則爲其可以貞則庶乎剛可損也利有攸往卽承上事言之言能以是存心則意氣之剛不爲害矣意氣之剛既不爲害則于本體之剛發用流行之處自必當隨時隨事盡心力以爲之也曷之用以下因復以有攸往之事所以用功之節度言之二簋與坎四爻樽酒簋貳同義言儉約也此以儉約不備物之事象心之務實不務文也享卽享祀之享取誠意上通之義此以人之交神明之事況

言心之復其本體之事也言此有攸往之功當用何道以往乎惟當斂約此心務從質實即以是質實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心之本體是則所以有攸往之道也蓋必如是用心則剛柔為一之本體必能漸復此所以為損剛益柔之要道也

謹按損益兩卦皆剛柔平分之卦又上下兩體皆自乾坤而來有剛柔互換之爻是則然矣然統計全經之中剛柔平分又上下兩體剛柔互換者自隨蠱以下至既濟未濟凡十八卦皆同其必于此

兩卦名之以損益者何也蓋隨蠱兩卦為初爻與上爻互換之卦漸歸妹兩卦為三爻與四爻互換之卦噬嗑井兩卦為初爻與五爻互換之卦賁困兩卦為二爻與上爻互換之卦豐渙兩卦為二爻與四爻互換之卦旅節兩卦為三爻與五爻互換之卦此十二卦之剛柔雖平分雖互換而其上下互換之爻皆非剛柔正相應之爻位不相應不可以象心之相應故不可以名損益也此外以相應之爻互換者為既濟未濟咸恒損益六卦然既濟未濟兩卦不以損益名何也蓋損之名損取損下益上之義上下者分天人之義也損剛之雜以人而下者益柔之純乎天而上者是為損下益上故名損也既濟一卦損二之剛益五之柔是亦損下益上也然二五皆中爻無以上下分天人之義不可以言損下益上故不可以名損也益之名益取損上益下之義上下者分謙亢之義也損剛之亢而上者益柔之謙而下者是為損上益下故名益也未濟一卦損五之剛益二之柔是亦損上益下也然二五皆中爻無以上下分謙亢之義不可以言損上益下故不可以名益也咸恒兩卦亦不

以損益名何也蓋損之名損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義上行者進而益上之義也恒卦損下體初爻之剛益上體四爻之柔是亦損下益上也然所益在于四爻四為上之下非上之上與道上行之義不相應故不可以名損也益之名益取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之義下下者下而又下之義也咸卦損上體上爻之剛益下體三爻之柔是亦損上益下也然所益在于三爻三為下之上非下之下與自上下下之義不相應故不可以名益也惟損益兩卦所損所益不在中爻損之所益又為上之上有合于道上行之義益之所益又為下之下有合于自上下下之義

故獨名之以損益據此是六十四卦之中無如此兩卦切于損益之義者矣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以上俱見易例

又按易之一書本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千言萬語只欲去其不純乎本體之剛進于柔順而已故損剛益柔之旨在于六十四卦之中實無一卦不如此獨此兩卦以損益名卦因復提出此義再與發明一番是此兩卦于時義無專主之事然實賅貫全經最要之關鍵也觀于兩卦之中四言元吉

亦與乾坤兩卦以元亨立教之義正相符合此可以見聖人設此兩卦之義之重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損之義也彖傳言上下其例有二一以卦體之上下況言天人之上下蓋以純乎天者爲上以雜乎人者爲下也一以卦體之上下況言人心之上下蓋以心之剛亢爲上以心之柔下爲下也此卦所損之剛在于下體所益之柔在于上體故以天人之上下分上下此傳之義言卦之所以名損者何也蓋人之心純乎天則上也不純乎天則下也人之爲人必損其剛之不純乎天而下者益其柔之純乎天而上者則剛健之德復其本體而其道上行矣此卦兩體自乾坤而來者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正有合于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義故卦名損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一節備舉經文因指言二簋用享之事其用功之節度如此即孟子必有事勿助長之義也應者謂功候到時事與心相應也盈虛者以氣化盈虛之事指言人心理欲盈虛之事也言人之二簋用享之功無一時可以不用至其功候已到事與心自然相應此則有其時焉不可强也損剛益柔之功亦無一時可以不用至損其剛而剛果損益其柔而柔果益此亦有其時焉不可强也惟然故損益之事損其盈而盈者漸虛益其虛而虛者漸盈

凡此之事皆與時偕行之事非可以智識意見之事與之者也此二篇用亨之功所以隨時隨事用力之節度也按此傳損剛益柔卽孟子必有事之義再言有時一言與時偕行卽孟子勿正勿忘勿助長之義蓋自古聖賢身心上用功之事無不如此而惟此傳與孟子養氣一章言之最爲親切觀于此則益知孟子以前學術源流之所自出矣又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九已事句遄往无咎句酌損之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損剛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損剛之功惟以存萬物一體之心爲本卽卦辭元吉之義也已事者視人事如己事之義卽卦辭所謂元也遄速也酌斟酌也言剛之爲病非剛爲病也剛而不出于萬物一體之心之爲病也故欲爲損剛之功者惟欲存萬物一體之心視人事如己事而已果有是心則卽速往爲之亦可以无咎剛不爲病也如恐剛之發用不無過剛之處卽以是視如己事之心隨時斟酌而損之剛亦不難損也此損之孚之所以在于元也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尙猶貴也合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也言以己事之心遄往則宜無過剛之病矣然猶必酌損之者蓋以剛德之行惟貴合其本志故不可不用酌損之功也按此傳不出酌損之句却正釋酌損之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二利貞句征凶句弗損益之

此爻之義正言損剛益柔所以隨時用力之節度

卽象傳損剛益柔有時之義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一于本體之正之義也在本卦則貞之實卽指元德言之心之元卽心之正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言人之損剛非欲不用其剛也正使剛德之流行常不離乎本體之正是卽所以損其剛也惟然故人之隨時隨事有攸往之功惟利于貞若不能貞一雜以用剛而進之意則凶矣弗損益之卽以利貞之功自然之驗言之蓋所謂損剛益柔者非能以意爲損意爲益也惟欲剛德之流行常不

離乎本體之正則剛柔之德漸漸合一卽剛之體不見有絲毫減損而柔已益矣是則利貞之功自然之驗也是則損剛益柔之事所以隨時用力之節度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中以爲志者言此一于正而不變之心惟欲復其心之本體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卽二爻弗損益之之義再復親切指示之辭也

此爻之義專對以外見爲損益者言之三人行與一人行取象之義當對看一人行者獨行也獨行者做事只求慊于獨不參以外見之象也三人行者不獨行也不獨行者做事不求慊于獨惟以外見爲主之象也損一人卽正指外見之損言之言人爲損剛之功若不免以外見爲主有所損有所益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之事也三人同行我于彼二人之中取其一而捨其一是則爲損一人矣然三人行則不免人之見存損一人亦不免損之見存以意爲損不出于自然之損是雖有所損未必卽有得也若夫做事只求慊于獨不參以絲毫外見是則一人行之事也一人行則無人之見存亦無損益之見存惟欲自慊己心而已若是則不待有所損而已得其友矣蓋友者柔也剛與柔相資爲用是柔卽剛之友也事事求慊于獨則剛之體絲毫未損而剛之用已進于柔矣是不待有所損而已得其友也是則弗損益之之眞功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疑謂有所不安于心也一人行三則疑者言人做事惟貴體之獨知處耳若不免外見爲主有損有益終不慊于獨終不得其心之所安也

謹按復四爻言中行獨復夬三爻言獨行遇雨履初爻傳言獨行願晉初爻傳言獨行正經傳言獨皆取體之獨知之地自求快慊之義所指之事亦皆以剛柔之德言之與此卦一人行之義正互相發觀于此則益知大學中庸言獨孟子言慊心之學之所自出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此卽二爻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遄卽初爻遄往之遄剛之爲也疾病也疾有喜與无妄五爻疾有喜同義剛不能柔剛之疾也剛進于柔是疾去而有喜也言人知弗損益之之事惟在臨時隨事常必求慊于獨則知所謂損剛者非損其剛也損其剛之疾也損其本無而後起之疾使夫遄往之剛復其無疾之本體而有喜焉則庶乎本心來復于損之義乃无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亦可喜言疾去則本心復矣使夫損剛之人平心思之當亦自覺其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元吉

此言損疾有喜之後其自然之益至于如此因復重申卦辭元吉之義也或益之者謂自然之益隨時隨地遇之不能知其所自來也雙貝曰朋十朋之龜謂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靈貴者也龜者所以決是非定猶豫之具也弗克違言人至或益之時則隨時做事皆出于本心自然之天則雖使卜之以十朋之龜亦弗克違之也此極言其益之大也如是之效惟能養其元德故能致此此卦辭所以言元吉者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與象傳上字同義指天言之祐助也自上祐與大有上爻自天祐之同義言或益之效隨時隨地自見天則若天助之然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句无家

此一卦之終卽承前五爻之義再致其諄複之辭也得臣與得友同義剛與柔相資爲用是柔爲剛之友也柔與剛相輔而行是柔爲剛之臣也无家指心體言之言無私也易凡言家皆指私言詳見易例言人至元吉或益之時則弗損而益之矣以是成己以是成物必能完其職分于義可无咎矣復言貞吉利有攸往者人心至危道無止境雖至或益之時一于正之心不可貳也有攸往之功不容懈也誠如是則剛與柔有合一之用必得臣矣

剛健之德。復其粹然无私之本體。是无家矣。以是而言。損剛之事。誠爲終身以之之事。無時而可不致力者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得志。卽初爻合志之義。言至是始爲自得其本心也。言大。蓋極言之。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命名之義。具見損卦注。損剛益柔。非兩事也。然必分言之者。損剛。以省察克治。去其不順之剛言之。益柔。以擴充長養。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言之也。此卦名益。故卦爻之辭。卽皆以益柔之事言之。卦辭之義。則正言益柔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損剛益柔非兩事。然損言有孚元吉。此不言元吉者。蒙前卦之辭也。利有攸往。與前卦利有攸往同義。蓋所謂益柔者。非欲減損其剛之分數以爲柔也。正欲損去其不能柔之剛。使進于能柔之剛。是則謂之益柔也。故益柔之事。惟在以此心之剛。一主于元。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是卽益柔之道也。復言利涉大川者。再卽有攸往之事示以用功之節度也。涉大川者。心虛力健之象也。蓋涉大川者。舟材必壯。以象心之健也。舟中必虛。以象心之虛也。言有攸往之道。當用何道以往乎。惟在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道。用涉大川之道。以

有攸往而已。誠如是。則隨時隨事無一事之不健。亦無一事不用順以行其健。以是練之于實境。需之以歲時。則剛之分數絲毫不損。而柔已益矣。此所以爲益柔之要道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益之義也。彖傳言上下。或以天人分上下。或以心之剛亢柔下分上下。此彖傳之二例。此卦所損之剛。在于上體。所益之柔在于下體。故卽以人心之上下分上下。此上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卅五

下。正與小過卦辭上下同義。心之亢。卽心之上也。心之虛。卽心之下也。民。人也。自上下下。在卦體。則損四爻之剛。益之于初。是自上而下于下之下也。在人心。則損其剛亢。就于柔下。下而又下之義也。大者萬物一體之義。光無私也。大光正指心體言之。與坤彖傳光大同義。此言大光者。取韻之叶也。此傳之義。言卦之所以名益者何也。蓋人之心有上有下。剛亢卽心之上也。柔下卽心之下也。人之爲人。必能損其上。益其下。乃能協于人心之同然。

而民說无疆。此益之驗于人者也。且人心上而不下。則隘陋曖昧之私。皆將潛伏其中而不能去。必能自上下下。使此心虛而又虛。乃能復其廣大光明之本體。而其道大光。此益之驗于己者也。此卦兩體自乾坤而來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正有合于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之義。故卦名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兼卦體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中正指卦體言。在卦。則二五爲中。九居五。六居二。爲正。在人。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卅六

則復其心之本體。卽中正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木道指卦象言。此傳言木道與坤二爻傳言地道正同一例。蓋坤之象地。地道光。卽正言坤道光。順道光也。此卦上體爲巽。巽之象木。木道行。卽正言巽道行。柔道行也。卦具兩體。而專取益柔之義。故惟以巽之一象言之。詳見易例。言益柔之道。所以利有攸往何也。蓋必隨時隨事。盡心盡力。求復其中正之本體。乃能有福慶及于民物。此所以利有攸往也。所以利涉大川何也。蓋必以至虛

之心。行至健之道。然後中正之本體漸漸可復木道乃得行也。此所以利涉大川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復以卦德合併爲一之用言之以明益之道之大也。方方所也。蓋人之德不能進施之于事。無成己成物之實者。皆以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故也。今也益之德爲動而巽則健順合矣。健順爲一則時時事事行其健。亦時時事事用順以行其健德

之進也。豈有疆乎。且健順爲一。則心之健。卽天之健也。心之順卽地之順也。隨時做事。因心而出。卽如天施之而地生之。其益也。豈有方乎。以是而言人之在世。何一時非益之時。何一事非益之事。然則益之爲道。是乃無時不在無事不在。與時偕行之道也。益之道豈不大乎。然則人之所以求勉于益之實者。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益柔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發元吉之義。卽損卦卦辭元吉之義也。大。剛健也。作。振作也。大作。在此卦卽正指動德言之言益柔之事非以不剛爲柔也。柔以剛爲體剛以柔爲用柔卽剛之柔也。故欲勉于益之實者必當立起此心。爲剛健振作之事。要使此心一出于元。則剛健之德。必能復其柔順之本體而吉施之于事亦必無不協于時義之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汚下也。不厚事。謂不厚于所事也。言所以必元。

乃吉无咎者。蓋不元則德下。德下則不厚于所事必不免于咎也

六二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永貞吉句王用享于帝吉

此卽初爻之義而引伸之之辭也。或益之二句。解見損五爻注。永貞。蒙初爻元字爲文卽比卦元永貞之義謂其主于元之心。永遠貞固而不變也。王與帝。相對取象。皆指人心言之。王。以象人之心。剛健爲主之心。帝以象心之本體也。人心卽天地之心

故以帝象之享與損卦享字同義蓋以交神明之事況言心之復其本體之事也承上言大作之心一主于元則中有主而時時受益或益之矣隨時之益皆必有自然之天則出焉雖十朋之龜弗克違之矣當是之時則當如何以用其力哉惟永貞其元德則吉以其剛健爲主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心之本體則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謂意所不期而自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句无咎句有孚句中行句告公用圭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人之受益必以心有中德爲本也凶事憂患之事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五爻有孚並同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公以象人之健順合德之心圭卽公執桓圭之圭取象之義以圭爲公之所有況言中德爲心之所自有也言人之爲人惟貴心能受益若能益之以凶事而無不受則于益之義爲无咎矣然此有孚焉仍在心之有中德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人之爲人果能以中爲行則中之本體復矣心有中德而受外來之益是卽如告公以事而用圭取信圭卽公所自有決無拒而不受之理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言所以益之而無不受者蓋以外來之益皆其心之所自有也

六四中行句告公從句利用爲依遷國

此因中行受益之事遂進之以存心養性之全功也用者用此中也依者依此中也國與觀四爻國字同義國與公相對取象公以象人之心國以象心之發用流行所著落之實地也遷國以人之爲人之大計言之言自今以往始復全棄此中安身立命是卽心之遷國之事也承上言人有中德故于外來之益如告公用圭無不從者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亦可見矣然則人受此中是可專以爲一

時一事受益之本哉卽當全靠此中以安身立命爲依以遷國之計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傳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言能依此中以遷國則益在于心不止爲一時一事之益而已也

九五有孚句惠心句勿問句元吉句有孚句惠我德

此因遷國之義遂教人以體認中德之法也惠順也德謂心之所得于天而以爲德者卽元是也承

上言本體之中可依以遷國如此然則人之體認此中也豈無其準哉是有孚焉惟在順我之心而已知順我之心則勿復問于人矣故人之爲人惟元則吉也然只言惠心豈不慮以習心爲本心有認賊作子之患哉是又有孚焉惟在順我之德而已順我之所得于天不可變易者而已夫元者卽我之所得于天而不可變易者也吾惟順是而無拂焉亦何患不可依以遷國哉

謹按孟子言仁人心也又言仁者人也又言惻隱之心仁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卽此爻元爲我心爲我德之義也孟子言爲學之方有言存者存卽不失其本然之義也有言養者養卽不害其本然之義也有言充者充卽充其本然之善之義也是皆此爻惠心惠我德之義也以是通之論語大學中庸三書凡言脩己之功亦無非惠心惠我德之義觀于此則益知四子之學之所自出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者言能自順其心則不須自生疑惑也大得志者言能自順其德則必能自得其本心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一卦之終因極言失其本心之害以著戒也擊傷也傷不指人之中傷言凡心之受害之處卽傷之事也恆常也立心勿恆謂失其常心也言人不自復其中則心不受益莫益之矣旣不受益必反受害害心之事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或擊之矣究其受病之由更無別故惟以心之本體不復失其

常心故也失其常心是以凶也此可見人之求益之功必以復其本體之中爲最要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猶言只說得一半也若究言之則傷害之至有不知其所自來者皆以失其常心之故然則人之爲人何可一時一事不用力于元以求復其心之本體也哉

周易通義卷之十一

周易通義卷之十二

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啓運述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此剛長之卦之第五卦也說見泰卦注夬與履五爻夬履夬字同義夬決也決非決而去之之義即剛決果決之決也夬有夬之時凡人當職任事遇有事關民物必須行之以剛決之時即夬之時也夬人以剛決做事未有不起于濟世利物之心者是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然人當乘剛做事之時此中稍不自檢即恐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其究也至以利物之心爲害物之事皆其心體不平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病也聖人有見于處夬之難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夬者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剛長之卦始于復終于夬自復之一剛浸長至于五剛剛長極盛之時也剛長極盛之時正夬之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乾外兌其德爲健

而說健者有不容已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人當夬時無健德則不足以任其事健而不說則心體不平亦不能善其所事故必如此卦之德健說爲一乃足以盡夬之時義是此卦之德正所以處夬之德也卦體卦德皆與夬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夬卦辭之義則正言處夬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道當如是也揚者發動之義也王者心之健也庭者平之象也揚于王庭言夬時之心惟欲出于剛健之心

之至平也孚信驗也號即號咷之號言心之誠也誠而以號言之者易于誠切之心多以號言之若本卦之惕號无號同人之號咷萃之若號渙之大號皆此義也厲危懼也告告戒也自邑己之私邑也即戎用兵也告自邑與泰上爻自邑告命同義不利即戎與泰上爻勿用師同義二句之義言只當于自己分上勤加檢點自爲告戒不可徒尙剛猛以示武于人也此經之義言人當夬時不可不行之以剛決惟恐剛決之心不出于心體之平則

其害甚大故必欲揚于王之庭者言夬時之心必欲出于剛健之心之至平也然欲夬出于平則有孚焉其孚安在一在于號號者求之以誠也又在于有厲有厲者防意氣之竊發也又在于告自邑告自邑者功專于自治也又有當切戒者則在于不利即戎不利即戎謂不可有示武于人之意也誠如是則必能揚于王之庭矣此所以爲揚于王庭之孚也復言利有攸往者言能如是用心則夬之心必出于平矣至于夬時當做之事則又當隨

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則庶于夬之時義無不盡也凡此皆所以處夬之時之要道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此以卦之兩體與卦德釋卦之所以名夬之義也剛決柔指卦之兩體言之此卦下體爲乾剛也上體爲兌柔也乾兌相重是剛柔一也剛柔爲一是剛決之道出于柔也和即乾彖傳太和兌初爻和兌之和和即說也心體和說無稍乖戾之義也健而說即正指兩體之德言之人之心健則能決說

則能和健而說決而和是亦剛決之道出于柔之
義也惟此足以處夬故卦名夬也按此釋卦名不
兼及卦體剛柔消長之義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謹按此卦名夬履卦五爻言夬履兩夬字非是偶
合實是一義其故何也蓋聖人定重卦之名本皆
以卦德爲主卦名所指之實事即皆以卦德所主
治之事言之此易之通例也至履卦與夬卦本皆
乾兌相重之卦履之兩體內兌外乾故其德爲說
應乎乾說應乎乾者說與健合併爲一之義也夬

之兩體內乾外兌故其德爲健而說健而說亦健
說爲一之義也履之德健說爲一故可以履剛可
以爲剛決之履此履五爻所以言夬履之義也夬
之德健說爲一故可以任剛決之事此卦之所以
名夬之義也據此是兩卦夬字本同一義更無疑
義而向來易注于履卦夬字訓爲剛決此卦夬字
乃以君子決去小人言之是皆望文生解之病讀
易不見大意之病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柔乘五剛指卦體
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一柔在五剛之上爲
柔乘五剛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乘極盛之剛做事
即爲柔乘五剛也柔乘五剛所以必欲揚于王之
庭者蓋人之柔順一也當剛未壯之時則柔順較
易當剛正壯之時則柔順較難且剛健之貴乎柔
順一也當剛未壯之時稍不柔順則爲害猶小當
剛正壯之時稍不柔順則爲害甚大今也當夬之

時以柔順之德乘極盛之剛而做事惟恐稍有不
平貽害民物故必欲揚于王之庭也危危懼也即
卦辭所謂厲也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孚號有厲
其危乃光者言必體之以誠又常存危懼然後兢
業之中心體乃得光明也尙猶貴也窮對亨言之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者言人一有即戎示
武于人之心則是心之所尙不在于亨而在于窮
矣故不利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者總承上文之
言另發一義言人當夬之時能號而有厲又專于

自治不示武于人則庶無不平之患矣至于夬之時義則又當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剛之長乃能有終言此正見人之處夬之時任夬之事若不能盡心盡力爲之卽亦恐剛健之心漸有消退抽減不能有終也凡此皆所以處夬之時之要道也

謹按此傳乘五剛與乾彖傳乘六龍語意正相似蓋六龍剛之純也五剛亦剛之盛也彼處乘字承上大明言之實承上元亨言之言以此元大亨明之德乘六龍以行乾道必能有以善其健也此處

乘字指柔言之實承上和說言之言以此柔順和說之德乘五剛以行夬道亦必當有以善其決也兩處乘字皆以乘剛做事言之惟彼處文義承上六位時成說下卽是自然合道之義此釋經文揚于王庭則正見乘剛做事不可不愼之義此爲小異耳向來易注乃謂柔乘五剛爲一小人在衆君子之上故卦名夬字卽以君子決去小人爲說求之全經並無以剛柔分邪正之例而舊說相沿如此是皆望文生解之病讀易不見大意之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夬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夬之時用壯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卽卦辭揚于王庭之功之眞做手也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壯于趾取象之義正同壯卽大壯之壯也夬之時五剛用事正剛德盛壯之時故稱壯也前前進也趾足也踐地者也壯于前趾者言人之用壯之心惟當體之于前趾也蓋人之行惟趾踐地則步之穩不穩

著地處熨貼不熨貼趾皆覺之壯于前趾者言人以盛壯之剛爲前進之事惟恐心體不平施之于事終不熨貼故當全心注矚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則爲用壯之心眞能體之于前趾也體之于趾心必平矣此所以能揚于王庭者也往不勝以下因復反言之以著戒不勝者謂夬其所夬不能終竟其事是爲不勝其事也言人當夬之時行夬之事必能竟其所事然後利益在于民物若使識之不親處之不當冒焉以往至于不勝其事則亂

不及于民物而害及之矣如是之事皆己之咎故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夬時之事果能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則自無不勝之患矣今也不知其不勝而冒焉以往至于不勝而害在民物此所以爲己之咎也

九二惕號句莫夜有戎句勿恤

此承初爻不勝之義因教之以用力之方卽正申言卦辭孚號有厲之義也惕懼也卽卦辭所謂厲也號卽孚號之號也戎寇也指心之私言之恤憂也承上言不勝爲咎皆以意氣之私竊發爲病之故實仍以心之忘懼故耳不誠故耳惟然故處夬之道惟在于惕懼在于號果其能惕能號時時自檢常如暮夜之中有戎竊發也者則可以勿恤矣可不慮有不勝而往之咎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言所以不以不勝爲患者蓋能體之以惕號之心則自然能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句有凶句君子夬夬句獨行句遇雨句若濡句有慍句无咎

此再申言卦辭卽戎之戒因示之以真切用力之方也頄顴也壯于頄謂用壯之意形現于顴也君子有剛德之人之名也夬夬其所夬也五爻夬夬並同獨行與損三爻一人行同義取象之義言人之做事只求慊于獨知之地無人之見存卽如一人獨行然也遇雨者和之象也易凡言雨皆取和義詳見易例此處言雨正指卦之說德言之卽彖傳健而說決而和之義也濡卽孟子言濡滯之義言不決也有慍卽孟子尹氏不悅之意言有慍之者也此爻之義言人處夬之時一有示武于人之心則用壯之意必形現于頄矣以是處夬則健必不說決必不和施之于事不得其平必有凶矣是以君子之夬其所夬也惟從獨知之地自求快慊不參以一毫示武于人之見是獨行也獨行則剛德發用必得其自然之和是遇雨也若是則形跡之間卽不免有似于濡滯不決在人亦必有

而識議之沓然于夬之時義則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言君子之所以夬其夬者如此故終无咎也此傳不出獨行遇雨句却正釋獨行遇雨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此爻之義復極言壯頄者生心害政深錮難去之病根欲其人之知懼也臀者人所不見之處也指心言之必取象于臀者人之坐必以臀以象人之

習以爲安之心也无膚謂傷之輕者次且行步顛跛之狀形之至著者也羊性剛很以象人心不順之病根牽謂馴擾之也承上言壯頄之病病根仍在心耳人之爲人果有病根伏于其心則必有標證現于其外生心害政無能逃者此如臀之无膚其傷甚輕其跡甚隱然既有此傷則其行步之間必有次且之狀無能掩覆是皆事理之必然者也如是之病豈無法以治之哉治之之法惟在馴擾其不順之心使就于順則庶幾悔可亡矣然無如其病根在心卽聞此言亦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謂心不當其位也惟心不當其位故聽言之聰亦失其本然之明此所以聞言不信者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此爻之義言處夬之道惟貴有剛柔合一之用而必以復其心之本體爲最要也莧陸草名也其爲物木根而草莖木根者剛在下之象也草莖者柔在上之象也剛下柔上以象人之心有剛柔合一

之用也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欲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承上言壯頄之病病在能剛而不能柔實仍以心之無中德故耳故處夬之道惟貴有剛柔合一之用而終必以心有中德爲本今欲求進于此惟在以中爲行使此心時時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則庶乎剛柔爲一于夬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夬之道所以必中行乃无咎者蓋以

心之做事若不能進于中行卽是中之未光也按此傳旣言中又言未光此意須善會蓋心之未發之中乃人人之所有者若心之做事不能進于中行是卽其未發之中未能復其光明之本體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一卦之終復言无號之害以著戒正以明卦辭孚號之義之重也蓋號者誠也卽乾元坤元之元也人之爲人無事不以元德爲根本至于處夬之時尤必體之以哀誠一體之心乃能體之親而處

之當若無此心而徒恃智識作用之事求以善其所事終必有凶無能逃者言此正見處夬之道不可不求之于其本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終不可長言決無久而不發病之事蓋決言之欲人之知懼也

巽下乾上

姤句女壯句勿用取女

此柔長之卦之第一卦也說見泰卦注姤遇也柔與剛相遇也又合也柔與剛合爲一也卦以姤名者人之一心柔與剛相資爲用與天地相遇而成生物之功夫婦相遇而成倡隨之事其理正同故卦名姤也此卦設卦之義與復卦當對看蓋人之心以剛爲體以柔爲用剛卽仁也卽人之本心也以其力之健故謂之剛柔卽義也卽心之自然之

用也以其用之順故謂之柔以人之心言之有是剛而後可以爲人無是剛則不可以爲人故人之爲人必以剛反爲進德之本此復卦之義也以人心之用言之剛而能柔則剛有用剛不能柔則施之于物皆不能以體其情而盡其理雖有利物之心終無成物之實是剛無用也故人之進德又必以柔遇剛爲致用之實此姤卦之義也聖人以姤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姤者此卦以卦體之剛

柔消長言之五剛在上一柔初生于下是柔與剛相遇之象也姤之象也在人則爲全體剛健之中柔德發用是正姤之實也以卦德言之內巽外乾其德爲巽以健巽與健合併爲一亦柔與剛相遇之事也卦體卦德皆與姤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姤卦辭之義則正指言姤之事爲剛柔合一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女柔順也壯剛健也女壯者卽女卽壯卽柔卽剛是一非二之義也下言取女卽正指柔與剛是二非一之病言之言所謂姤

者卽女卽壯柔卽剛之柔也是姤之正也若己之剛德不能柔順另襲取于在外之柔順以爲柔順是女非壯之女另取于在外之女以爲女也非姤之正也其道不可用也知此則必欲剛柔爲一而不爲二是乃所以求進于姤之眞功也

謹按此卦勿用取女與兌三爻來兌凶道理正同蓋說是健之說不可以外來之說爲說柔是剛之柔不可以在外之柔爲柔其義一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以卦體釋卦之所以名姤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此以卦體剛柔消長之義釋卦辭之義也長者日漸充盛之義卽消長之長也易取剛柔消長之義凡十卦剛之反始于復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皆剛長之卦也柔之遇始于姤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皆柔長之卦也此節之義言剛者人之本心也柔卽剛之用也柔爲剛之柔則根著于心故可養之而俟其充長若剛外之柔則只爲智識

作用之事不根著于心不可與之爲長養之事者也故不可用也按此言在外之柔之不可長卽正見本體之柔之不可不長也言此正以見姤之一卦所以爲柔長之卦之義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以卦體之說指言剛柔合一之用因歎姤之時義之大也品物多品之物也章章明也中正指九五言五爲中九居五爲中而兼正在人則正指

心之本體言之自其無所偏倚謂之中自其不雜以後起之私謂之正也此節之義言天地相遇天與地本為一也故生物之功如是之章明剛柔相遇亦非別有一柔與剛相遇也剛自遇剛之中剛自遇剛之正則自然無事不剛亦無事不柔故其志可以大行于天下也以是而言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不用剛亦無一時一事不用柔是無一時一事非姤之時亦無一時一事無姤之義矣然則姤之時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求進于姤者

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能姤不能姤之利病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以柔道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金性從革以象人之變易從道之心柅絡絲具也其制中有軸而外輪旋轉中有軸以象心之有定力之剛外輪旋轉以象柔之用之活而不滯也繫與否五爻繫于苞桑繫字同義

繫于此而不捨之義也貞貞固也有攸往謂用私智而有所往也羸弱也豕性剛躁以象人心不順之病根羸豕以象不順之病之甚微者孚信也謂有必然之信也蹢躅者跳躑不靜之意孚蹢躅言豕之蹢躅是有必然之信者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欲其變易從道如金又欲其中有主而用不滯如柅故此繫于金柅之功必能行之以貞固則吉若不能貞又用私智而有攸往則見凶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不順之病根其在于心者甚微其

形于外者甚著正如豕性剛躁雖羸豕亦有必然之蹢躅不可逃也此所以繫于金柅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如牽復牽羊之牽謂調其不順使就于順也言所以必欲繫于金柅者蓋用柔道以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此言心之用貴有剛柔為一之用不得以在外之

柔當之即正中言卦辭勿用取女之義也包者蘊蓄之義也包有魚者言心之蘊蓄之中有自然之用如魚也魚之取象正以象人心剛柔爲一之用蓋魚在水中其所欲到瞬息即到是其剛也然其所嚮無前皆游泳而進無固必之意是其剛之柔也包有魚无咎者言人之柔順之德果能與剛爲一則心之蘊蓄之中有自然之用活潑如魚矣如是則施之于事必能曲盡其分故于姤之義可以无咎也復言不利賓者即正中言卦辭勿用取女

之義蓋賓之取象對主取象在內爲主在外爲賓不利賓者言若柔順之德不根于心但以在外之柔順爲襲取作用之事是爲賓不爲主之柔也施之于事終無實益故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即象傳時義之義也言包有魚乃可語于姤之時義若爲賓不爲主之柔非姤之時義之所及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爲剛而不柔者設便門之義也臀无膚二句解見夬四爻注厲危懼也大剛健也言人之心能剛而不能柔則其隨時做事即不免以智識作用之事矯飾于外以爲可幸無過不知此無益也凡人病在于心必形于外正如臀之无膚則其行步之間必有次且之狀此事理之必然不可逃也如是之病惟真知不順之爲害常存危懼之心自加克治則可無以剛取咎之事矣此所以求進于姤之便門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言行之所以次且者正以其平素踐履之實境本無馴擾此心之功故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遂正言剛而不柔之害欲人之知懼也起凶猶言招致凶害也言人之剛柔之德合一與否惟在此心若心之剛柔不能爲一則是包之中無魚之用也心無魚之用則隨時隨事發病未有不招致凶害者故所以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著實用力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遠民謂不近于人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正言姤之成德有自然之用欲人之知所勉也杞大木枝幹扶疏以象人心發用流行之盛瓜與剝上爻碩果取象之義畧同蓋果形圓瓜亦形圓皆以象心體之圓成果內含仁瓜內亦含仁皆以象心之生意之充足也章明也謂心之明也含章與坤三爻含章同義言心之明含藏而不露也隕

降也言人之心患不能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耳果能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則隨時隨地在外之發用流行如杞而在內之生理充足如瓜本心之明含藏不露及其自然之用隨時發用則絕非常人思議可及有似于自天而降者也此姤之成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與彖傳中正同義指心之本體言之命天命卽天理也不舍卽初爻繫字之義志不舍命言心之所存常在于天理之本然不相舍也言九五含章之用其盛如此是非求之心外也只自完其中正之本體而已其所以有隕自天者由其心之所存常在于天理之本然無時暫捨故其自然之用有如此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剛而不柔之病根欲人爲拔去病根之計也角與晉上爻角字同義角之取象與乾卦言首意可參會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涖衆體有矜己傲物之象角體剛又居首上亦用剛傲

物之象也姤其角者言欲爲姤之學又不忘角之見也此爻之義言人欲得剛柔相遇之用又不能去其用剛傲物之心是欲爲姤之學又不忘角之見也是姤而爲其角者也如是之人雖有志于經世然不順之病根不除施之于事終無實益是自取羞吝之道無所歸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尙通猶貴也窮對亨言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姤其角上窮吝者言欲爲姤之學而不忘角之

見。是心之所尚。不在于亨而在于窮也。故吝也。

☷☱ 坤下兌上

萃句亨羨文王假有廟句利見大人句亨句利貞句用大牲吉句利有攸往

萃。聚也。卦名萃。正言人之羣居萃處。所以並育不相害之道也。蓋人類之生。至紛至賾。同生並育于區宇之中。必上之人所以經畫區處之者。使于同生並育之中。又各止乎其分。不相妨害。然後能羣居和壹而不亂。若治之不得其道。未有能久而不亂者也。此萃之義所以重也。聖人以萃之義關繫

于天下生民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萃者。聚民之事。非剛不足以任之。故以剛為本。然剛矣。若不柔順。則體之不至不和說。則心體不平。剛而不順不說。則剛不中。剛而不順不說。則剛柔無相應之用。如是之德。終不足以盡萃之時義。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兌。其德為順以說。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與二相應。其德為剛中而應。合而言之。是有剛健不容已之心。又能順能說者也。是有剛中之德。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人

必有如是之德乃足以盡萃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萃卦辭之義則正言聚民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卦名下亨字羨文說詳後王者心之健也假至也王假者言剛健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易言王假凡四卦皆此義詳見易例有廟者人立廟以享祖考若享之能誠是能有此廟也若享之不誠是不能有此廟也此言有廟者言能以有廟之心求民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王假有廟以誠求之心言之復言利見大人者言欲

求之能誠必此心眞見大人而後可也蓋大人者萬物一體之人也必使此心眞覺萬物如一體始爲此心見大人也以上二句言萃之之心亨以下乃以萃之之道言之亨者言萃之道當主于亨也利貞者言萃之道之主于亨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也蓋萃者並育而不相害之事也亨者人心至通之理並行不相悖之道也欲民之並育而不相害必治之以並行不相悖之道乃能各止其分不相妨害故萃之道當主于亨又必利于貞也大牲者牛也牛之性順用大牲者用順也此不言牛言大牲者承上有廟之文爲取象之辭也萃之道知主于亨矣若不能體之以柔順則于亨之理終不能盡故言用大牲吉也亨貞而用大牲庶足以盡亨之用矣復言利有攸往者總承上文言之言以如是之心行至通之道隨時隨事又當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則庶于萃之時義無不盡矣凡此皆所以聚民之要道也

謹按此本經文王弼本也據陸氏釋文卦名下亨

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今詳全經之中卦辭言亨凡三十九卦此卦之外無再言亨者惟此卦再言亨彖傳中又不出此字足知此字爲羨文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萃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

此釋卦辭之義因歎聚之道之大也致孝享正釋王假有廟之義言以孝享之心求民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聚以正正釋亨利貞之義蓋亨者人道之正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聚民之道必聚之以人道之正乃能成其爲萃故亨必利于貞也天命卽天理也順天命正釋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之義蓋亨爲人道之正卽天命之自然也今于亨之理必欲體之以柔順又必盡心盡力而

有攸往者正以順天命之自然也觀其所聚二句卽正指亨之道言之蓋天地萬物不外一亨今觀民之聚必聚于亨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矣此可以見聚民以亨之道之大也

謹按此傳釋經出利見大人句下却不釋見大人之義此與損卦傳出經文數句下惟釋二簋用享一句正同一例又不出利貞句下却兼釋利貞之義此與小過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旣濟傳旣濟亨小者亨也正同一例觀于此則知聖文活變有不可以後人文法求之者皆此類也詳見易例

初六有孚不終句乃亂乃萃句若號句一握爲笑句勿恤句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萃民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萃民之事必以上之誠求之心爲本卽正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也孚信也謂有必然之信也二爻五爻孚字並同此言孚指心言之蓋萃之事在民而所以萃之則在上之心是上之心乃萃之孚也乃亂乃萃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猶

汝也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言上之萃之之心若不能終竟其事則民萃必亂萃之亂非民之自亂乃上之亂其萃也號與同人卦言號咷夬卦言號同義哀誠之象也笑與同人卦笑字同義有所得而笑樂也一握猶言一握手也恤憂也言有孚不終誠不足也若果求之以哀誠懇切之心則其始也不得其情而號其繼也必得其情兩心莫逆一握手而笑矣以此而言果以誠求無不得者然則勿須以不能萃爲憂也在自盡而已果能盡心盡

力以往則萃必成其爲萃于萃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言萃之亂非民之自亂乃上之心先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此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因爲不能誠求之人設便門也引與兌上爻引兌之引同義引而長之之義也禴者祭之簡薄不備物者也此取象于用禴者以祭之簡薄而不備物象人之心務實不務文也承上言有孚不終則爲自亂其萃故上之所以

萃民之事必能引而長之則吉而无咎然其孚安在惟在用禴而已蓋人心之用必能去文務實乃能體物之情而無不得故聚民之事亦必省去繁文專通以交神明之誠意則民情可得是萃之孚所以在于用禴也此不能誠求之人所以求進于誠之便門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引吉无咎中未變者言如是之事惟心不失其本體者乃能爲之絶非役起智識之事之所能與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爲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者設教之辭即以申言卦辭利有攸往之義也如語辭萃如嗟如謂有聚民之心形爲嗟歎也往即卦辭所謂往也小柔順也此言小則正指偏于柔而剛不足者言之吝不足也言人于萃之事有其心尤貴有其政若徒有聚民之心而形爲嗟歎于民無所利也必盡心盡力往而爲之則可以无咎若祇偏于柔順而剛

不足以任之則于萃之義爲吝矣此萃之道所以利有攸往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尚通猶貴也巽柔巽也言能往則貴體之以柔巽若能巽而不能往則是以小取吝也

九四大吉无咎

此承三爻小吝之義而究言之也大剛健也言萃之事其任甚重其道甚遠故必任之以剛健不容已之心乃吉而无咎決非但能柔順而剛不足者

之所能任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言萃之道所以必大乃吉无咎者。蓋以任萃之事若無剛健不容已之心。卽是此心不當其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爻之義特發元永貞之義爲萃之孚。卽正申言卦辭見大人之義也。位與彖象傳中位字同義。謂心之位也。萃有位无咎者。言萃之道。必宰之以正當位之心。乃可以无咎也。匪孚。與晉初爻罔孚同

義。皆爲起下之辭。言萃之道無他。信驗也。其信驗在元而已。在元而永貞而已。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卽卦辭所謂大人也。元能永貞。卽是此心見大人也。能如是則施之民物而安。體之一心而順。是不惟无咎而悔亦亡矣。此萃之道所以貴于見大人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萃之所以必欲有位者。蓋以萃之心不能正當其位。皆以己私不能淨盡之故。是卽心之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一卦之終。再復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欲人之反而求諸心也。齎咨嗟歎之辭也。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言萃之道。且無論其事。而只論其心只常有齎咨涕洟之心。哀誠懇切以求民隱。則上之心盡。于萃之義。卽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民之上也。未安上。謂居民之上。而常有不自暇

逸之心也。

☷☴ 巽下坤上

升句元句亨句用見大人句勿恤句南征吉

升者自下升上之名也卦名升正言進德之事而謂之升者即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也蓋人之進德非能驟進于高遠也進德之實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眼前日用之實境隨時隨事務求自盡則自然時時得有進步循是不已則德不見其進而固已上達于天德矣此與自下升上之事正同故進德之事謂之升也聖人以升之義重

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升者蓋人之為人以剛為本而剛德所以進而益上者其得力則惟在于柔剛而能柔則于事理人情必能隨時隨事體之曲盡故于眼前日用之實境即時時得有進步此升之實也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巽外坤其德為巽而順巽柔也順亦柔也兩體純柔宜無剛之可言矣然不知八卦之德皆統于乾巽即健之巽剛之巽也順亦健之順剛之順也人有剛德而能巽能順是正剛之所以能升者也以卦體

言之九二剛中與五相應其德為剛中而應人有剛德而進于中進于應是正剛以柔升之實驗也卦德卦體皆與升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為升卦辭之義則正言以柔進德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見大人解俱見乾卦注恤憂也南與坤卦西南同義南者陰方柔順之象也此言南不言西者連征為文故不言西文勢之便也征進也升元亨者言升之事必當主于元亨也升必主于元亨何也蓋人有剛德所以不能達于天德者皆以有

後起之私夾雜用事之病也人有此病若但事隨時矯治之功未必即能得力必也此心隨時做事常嚮于元常嚮于亨則後起之私自然漸漸銷化故升之事必當主于元亨也用見大人者即用此元亨之功見大人也蓋元亨以心之所主言之見大人以心之親切見地言之心常主于元亨則本心漸復真覺萬物皆吾一體是即此心見大人也至此則本心既復德不期其進而自進矣故言勿恤者言不憂德之不進也進德之事至此已無不

盡復言南征吉者蓋人心知嚮于元亨則趨嚮正矣然若隨時隨事惟知行之以剛健則于元亨之實必有體之不能曲盡之處必用柔順以行其剛健乃能體之而無不盡故復言南征吉也凡此皆人之所以求進于升之要道也

彖曰柔以時升

此以卦之統體釋卦之所以名升之義也此卦兩體皆柔故以柔言之柔之實卽卦德之巽順是也剛以巽順而得進步是以柔而升也時時巽順卽

時時得有進步是柔以時而升也此卦之所以名升之義也此卦名升卽在于卦德與卦體之剛中而應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大亨卽元亨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蓋剛以巽順而進于中進于應是升之實也欲求至此非用力于元亨不可故經言升之道必當主于元亨也用此以見大人則勿恤者蓋此心能見大人則必有元亨之實及于民物矣故不憂德之不進也復言南征吉者元亨之功必體之以柔順乃無體之不盡之處而志可得行是所以南征吉也

初六允升大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柔以時升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爲眞切喚醒之辭欲使有剛德之人求實實進步處也允信也允升者謂于眼前日用之實境切實求之實實有進步之處是則爲信

能升也大剛健也吉以有成己成物之實言之言升之道貴以柔升非不用剛之謂也正謂時時做事常必體之以本心之明實實有進步之處是則爲信能升也如是而用剛則必有成己成物之實而吉言此正見有剛德之人若不能切實體認實實有進步之處則用剛終不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尙通猶貴也合猶慊也合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所以必允升乃大吉者蓋剛德之行惟貴

慊其本志故不可不求升之實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承初爻允升之義遂教之以進德之方必以誠求爲本卽以申言卦辭元亨見大人之義也孚乃利用禴與萃二爻同義孚謂升之孚也孚乃利用禴者言升之孚惟在于用禴也蓋進德之事惟在體物之能誠人之爲人果能隨時隨事省去繁文專體之以交神明之誠意則必能以元亨之心見大人矣故升之孚惟在于用禴也信如是則時時

自盡必時時有進步之處故于升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與无妄五爻損四爻有喜同義言能復其心之本體爲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此言體道之心貴于能虛正對學之有外見者言之也邑卽國邑之邑以象人之進德之實地也邑以虛名與莊子言虛室同義皆以象心之虛也此

爻之義專對學之雜以外見者言之蓋世人之學倚外見爲主其心以爲事物之理合當如此我卽因襲行之是亦升之事也然不知以是爲升終不免倚藉外見爲進德之事終無自得之實是非升之正也故升之功必升自虛邑升虛邑者言必掃除外見專從不睹不聞之中得進德之實地是則爲升虛邑也是則爲升之功之眞做手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者不安于心之義也无所疑與遯上爻傳无所

疑同義言能升自虛邑則全乎自得之事故能自慊其心无所疑也按此卽大學自慊孟子慊心之義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此承三爻升虛邑之義再爲切實言之欲人之不諉于用力也王心之健也心以健爲主故以王象之亨卽享祀之享此以交神明之心之誠況言人之體道之心之誠也止凝然不動以象心之凝然不動之本體岐山卽西山也山在陰方柔順之象

言岐山以象心之本來柔順廓然無物之本體也
承上言所謂升虛邑者非泰之渺茫全無把握事
也正謂以是剛健不容已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
心之廓然無物之本體是則升虛邑之事也如是
則學能自得故吉不以外見自生迷謬故無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事事字與睽卦小事小過卦小事大事事字同
義順事者言只以順其本心爲事無矯揉造作之
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此即亨岐山之事而究言之欲人之盡力于此也
貞吉即指亨岐山之事言之貞者一于是而不變
之義也言此復心之本體之功惟貞則吉蓋如是
則內體之本心外體之實境步步切實可循自下
而上即如升階然也此貞之所以吉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得志言學至升階乃能大得其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一卦之終言升之究竟惟貴有常虛不富之心
與爲終始即正結言升虛邑亨岐山之義亦正結
言卦辭南征之義也冥者相忘于無事之義也豫
稱冥升亦稱冥者美惡不嫌同辭也息即消息之
息非止息之息也不息即傳中所謂消不富也常
消不富即不息之貞也承上言學至升階則純乎
自得之事矣熟之又熟則相忘于無事矣冥于升
矣當是之時則當何所用其力哉惟利于心之不
息而已惟欲此心有不息之貞而已蓋人之能剛

而不能柔者皆以有成心有意必之故是皆心之
不虛之病也不息則虛矣不息而貞則常虛矣利
于不息之貞者即守此升虛邑亨岐山之事以終
焉之義也此升之極功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謂發冥升之義于上爻也消與經文息
字正相對蓋人心意識之事息則漸盈消則漸虛
此言消者謂心之虛也不富與泰四爻謙五爻不
富同義亦謂心之虛也此傳之義言柔以時升之

事惟以此心常消不宮爲上達天德之眞功也
謹按此卦與晉卦皆言進德之事又皆爲以柔進德之事然不同者晉取柔進而上行之義以天人之大分言之此卦取柔以時升之義以時時有進步之事言之一言其大分一言其自下而上切實可循處也此晉與升之辨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二

周易通義卷之十三

周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邱邊廷英學

[library stamps]

䷮ 坎下兌上

困句亨句貞句大人吉无咎句有言不信

困者困窮之義也卦名困不指一人之困言之蓋事可謝之而去守貧賤以終其身者非聖人之所謂困也聖人之所謂困者正謂人臣有公忠體國之心處上下不交之日欲潔身則義不可去欲濟世則道不得行內無如心何外無如境何事處極難至于智慮皆窮則困之實也聖人以困之時義至爲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困者處困之道非徒欲以潔身又將求所以濟世人不熟透于人情事理之變則不足以濟困熟透于人情事理之變矣若心體不能和平則處困之時不能平心體物亦猶不足以濟困此卦兩體內坎外兌其德爲險以說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義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險說合德惟此足以濟困故名此卦爲困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濟困

之道當如是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人己之所同也貞者一于亨而不變之義也大人與各卦言大人者同義人有萬物一體之心卽大人也處困之道非至通不足以及物故當主于亨主于亨之心若不能貞則恐變而用智終不足以及物故當守之以貞復言大人吉无咎者亨貞之道必出于萬物一體之心則積誠相感必有在于無形之地者矣言吉者謂有成物之實也无咎者謂于己之處困之義無虧缺也復言有言不信者蓋謂以言論

動人無積誠相感之實則人不見信于困終無所濟欲使相求于其本也凡此皆所以濟困之要道也

彖曰困剛揜也

此釋卦名之義也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心誠切而不容已則不可屈息故謂之剛揜遮蔽也內有不容已之心而外蔽于物志不得行故謂之困也此卦所以得名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君子者有剛德之人之名也剛中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中者心之本體也剛中者剛健之德純乎本體無後起之私以雜之者也承上言困者剛揜之名也然剛而受揜則爲困而濟困之道則仍以剛爲本蓋困之時非至通之道不足以濟之故其道當主于亨人之爲人若無險德則于困時之事理人情

不能體之曲盡不能亨也有險德矣若心體不能和說則于困時之事理人情不能平心細體終亦不能亨也求其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惟有剛德之君子能之耳其故何也蓋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人之處困必有是誠切不容已之心以爲之本則于事理人情必能體之而無不盡盡乎險之用矣亦必能體之以至平之心盡乎說之用矣惟險惟說故能隨時體當皆必有至通之道出焉此所以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此濟困之

道所以以剛為本也復言貞大人吉以剛中者貞非有加于亨之外也一于亨不以不亨者雜之即貞也大人亦非有加于君子之外也以其德之剛言則謂之君子以其剛之中言則謂之大人其實一也此可見濟困之道必有剛中之德以為之本乃有濟困之實用也此剛之所以能濟困者也復言尚口乃窮者言人處困之時若無剛中之德以為之本徒欲恃其後起之智識以言論感人人終不信是為自取窮困也

謹按易言君子皆指有剛德之人言而所指亦有不同有指偏于剛健不能柔順之人言者此以君子與小人對舉之辭如觀之小人无咎君子吝大壯之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之類是也有包柔順在內直以德之剛健而謂之君子者如乾之君子終日乾乾同人之利君子貞之類是也此傳君子當與乾同人君子一例看易言剛所指亦有不同有指不能柔之剛言者如履之志剛剝之變剛各卦言乘剛之類是也有指能柔之剛言者如復之剛反剛長之類是也此傳剛揜剛字當與復卦剛字一例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濟困之道所以必貴于亨貞見大人之義此第一爻先指一剛而不柔之病以著戒也臀者人所不見之處也指心言之必取象于臀者人之坐必以臀以象人之習以為安之心也株木者無枝葉之木也困于株木者言以如株木之心處困是為困于株木也幽谷者幽闇之甚

之象也三歲言久也覿見也此爻之義對二爻酒食之義取象蓋酒食者自養之象也人有剛德如能以柔順自養則心有自然之用生生不窮是所以濟困之本也若剛而不柔則心體窒塞無生生之用如株木矣以是處困是為困于株木也既無生生之用因無自然之明是以株木之故入于幽谷也其極也至于三歲之久不復見其本心焉是其所以不能濟困者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謂無本心之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卽初爻所言株木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也困于酒食卽對株木言之蓋心之所以如株木者由不善養其心之故也人能以柔順養其心則心得所養卽如有酒食以自養也以酒食自養之心處困是爲困于酒食也朱紱之象卽對入幽谷言之蓋幽谷者不明之象也朱者南方之色明之象也入幽谷者不行之象也紱通韍蔽膝也以行來

爲義可以行之象也方來之象卽對三歲不覿言之蓋三歲不覿者久而不見其本心也方來與比卦方來同義言能以柔順養其心則本心之明可行之道卽時時來接于心未有已也凡此皆能以柔順養其心之效也利用以下復以所以及物者言之亨祀者交神明之事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言當是時人己相交之際惟當以亨祀交神明之心處之庶幾有及物之實若不務積誠相感遽思征進則人不見信困終不濟其道必凶無所歸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有慶言以剛中之德處困則必有福慶及于民物有濟困之實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再指一剛而不柔之病以著戒也此爻之義對四爻金車之義取象蓋金性從革車利行轉以象人之變易從道之事也石則不能從革不能行轉之象也剛而不柔則不能變易從道心如石矣以

是處困是爲困于石也蒺藜草之有刺而不可踐者據于蒺藜言其本心不復則其據以爲安之處必非可安之處是爲據于蒺藜也以上二句以心之現病之處言之入于其宮二句乃以心之受病之處言之蓋宮者心之象也以宮象心者夫與妻同處于一宮剛與柔並宅于一心一也妻者柔之象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言就其心而觀之惟見其剛不見其柔正如入于其宮惟見其夫不見其妻然也以是處困終無及物之實是其所以凶

也。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與各傳言乘剛者同義。剛者其銳于濟世之心也。濟世之心。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謂之剛。乘猶憑也。憑剛做事不能柔順體物。此所以據于蒺蔾也。祥善也。與履卦考祥祥字同義。不祥者言雖有濟世之心不能柔順。是其德之不善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卽三爻所言困于石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

也。來。與震來剛來之來同義。做事之念初萌于心卽來也。徐徐者。和緩之義。卽卦德說之事也。金車解見三爻注。吝不足也。承上言心之所以如石者以心不和說之故也。若使心之應物皆必出之以和緩則來徐徐矣。來徐徐。則心有從革行轉之用如金車矣。以是如金車之心處困。是爲困于金車也。若是則心能柔順。必有及物之實。雖其初于濟困之道有所不足。亦必能徐圖濟困之實而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謂心能嚮于柔下也。不當位指九居四言在人。則無剛中之德。卽心之不當其位也。雖不當位有與也。與需上爻傳雖不當位未大失。同義。言雖以不當位之心。能用柔順。人猶有與之者也。言此正見濟困之道。不可不出于柔順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此言濟困之道。必去其所以不能柔順之病根。乃能有濟困之實用也。劓刖。與噬嗑滅鼻滅趾之象

當參看。蓋劓者割鼻之刑。取象之義。卽噬嗑滅鼻之義也。刖者斷足之刑。取象之義。卽噬嗑滅趾之義也。赤紱與二爻朱紱同義。祭祀與享祀亦同義。變朱言赤。變享言祭者。假象言意。微變其辭。如同人之于野于郊。咸之其腓其股。皆其例也。徐。卽四爻來徐徐之義。和緩之義也。本不能徐而今能徐是卽刖而滅趾之效也。說。和說也。卽卦德所謂說也。本不能說而今能說。是卽劓而滅鼻之效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所以不能柔順而和說者。皆以有

矜己傲物之意潛伏于中以爲之病根也人有是矜己傲物之意而剛形于面是卽鼻之病也有是矜己傲物之意而剛現于趾是卽趾之病也是皆所以不能柔順和說之病根也今欲勉爲柔順勉爲和說惟在用劓以去其鼻之病用刖以去其趾之病則矜己傲物之病根去矣病根旣去則本心之明可行之道未嘗不在于吾心也是吾心自有赤紱之用也以是處困是爲困于赤紱也信如是則趾之病去前之不能徐者今乃能徐矣鼻之病

去前之不能說者今乃有說矣當是之時惟以是和平柔順之心用祭祀交神明之道以處之則積誠相感必有格心之效在于無形之地是其所以能濟困者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志未得言所以必用劓刖以去其私者蓋恐不去其私終未能自得其本心也中直卽中正也變正言直者與同人五爻傳中直同義皆以取韻之叶也乃徐有說以中直者言所以能徐有說者以其德之中正故也受福言必有及物之實有受其福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一卦之終復爲無剛中之德之人設便門之義欲其勉于柔順也葛藟對株木取象心能柔順之象也臲卼動搖不安之貌取象之義卽連葛藟取象是用柔順而未得所安之象也言無剛中之德之人能用柔順是其心如葛藟也用柔順而未得

所安是其心又如臲卼也以是如葛藟如臲卼之心處困是爲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以下卽其事而斷之之辭也言其心不得所安故無朱紱赤紱之用動卽致悔是其于臲卼之病也然其心能用柔順則亦無入幽谷據蒺藜之病心能有悔是其于葛藟之效也征吉言以是用柔有悔之心而進其視夫據不安以爲安者相去遠矣故于濟困之義亦爲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言是用柔順而未得所安之人仍是心之未當其位也吉行言能以有悔之心變易從道是亦嚮于吉之行也

謹按此爻以六居上本爲當位傳乃以未當言之蓋就爻辭事理爲說非據爻位爲說也此外如需之上六本當位言不當位噬嗑之六五本不當位言得當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觀于此則益知孔子之作象傳固不沾沾以爻位爲說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取象之卦也卦名井專以象人之心其以井象心何也蓋天生人而予之以心心之未發之中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事事資之爲用其用不窮與井之水資人之用不窮其事正同故以井象人之心也孟子言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又言有四端者擴而充之若泉之始達又言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意卽皆此卦以井象心之義也聖人設卦之意以人之心有井之用而人不能盡其用也故特設井之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井者此卦兩體內巽外坎坎者剛中之卦也剛中之德卽心之德也坎之象則水也巽者入也人心巽入乎剛中之德則剛中之用上行與井之體巽入乎水則水之用上行其事正同故名此卦爲井卦辭之義則先明井德因

及于汲井之事。正以指言心德。因及于事。心之功也。邑與升三爻虛邑。泰上爻自邑。邑字同義。以象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也。井。則心也。改邑不改井者。言心之發用流行之地。其形萬變。是邑有改也。然事雖萬變。而莫不取給于一心。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此正言人之一心。實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也。无喪无得者。言井爲時舍之井。但不盡井之用耳。非于井之中有所喪也。井爲大成之井。但能盡井之用耳。亦非于井之外有所得也。言此以見

心之本體。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也。此正言心體之有常。不以聖凡而異也。往來。往來之人也。井井。各井其井也。言人人資用于井。而井之洌不洌不同。人人資用于心。而心之純乎理不純乎理亦不同。是人之各心其心。卽正如往來之人。各井其井也。此言心之本體同。而人之心其心者不同也。汔至以下。乃以汲井之事。況言人之事心之功也。汔。幾也。繘。綆也。汔至亦未繘井。言汲井者幾至于泉。而未至于泉。是猶未盡繘之用也。羸。敗也。瓶。汲水器也。言人欲自得其本心。與汲井者求至于泉同。皆欲享其用也。若用力雖勤。不自得其心。而遽止焉。是不得心之用也。是卽如汲井者。未至于泉而羸其瓶焉。是不得井之用也。若是。則天雖予我以心。我實不享其用。于成己成物之實。皆無本心之用。所以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參用卦德卦象。以釋卦之所以名井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謹按。此傳巽乎水。巽字卽入之義也。井體入乎水之中。故水上行。是爲巽乎水而上水也。此卦命名之義。于巽取德。于坎取象。正聖人取象活變處。非于巽取木之象也。若取木象。而言巽乎水。卽文義亦不明矣。後儒注此。多以木入水出爲說。則以牽于大象木上有水之說故耳。不知大象一書。與經文彖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九五言坎之德也在人則剛健之德出于心之本體即剛中也剛中之德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故人事雖萬變其資用于心則同是爲改邑不改井也剛中之本體人人有之乃用力雖勤不能有功而遽止焉則于心之所以爲心者終不能實享其用此其所以凶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此下六爻就井言井皆以泥言人之各心其心之事欲人之自擇此第一爻則指夫全不知用力于本心者之事。以著戒也舊井。即孟子棄井之義言舊者久棄不治之井也蓋人之心有天理焉是井之水也可食者也有人欲焉是井之泥也不可食者也人于此心若不知自加修治則滿心都是人欲即如井久棄不治則滿井是泥不可食矣如是之人本心全不用事爲人所棄即如久棄不治之井無水可食即禽鳥亦不顧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人欲也象象傳上下字多以天理人欲言之詳見易例時舍謂爲時所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此爻對初爻看初爻所指本心全不發現者也此爻所指則本心猶有發露之處而發露甚微又不知用力者也井谷者井之體闇如谷也射注也鮒魚之小者射鮒。言泉之出僅足射注于鮒以泥言人之良心僅發露于一時細事未足被于衆也甕

即莊子抱甕之甕亦汲水器也敝漏者甕敝則漏也射鮒之泉全賴人時時汲取庶幾泉可漸暢若甕又敝漏則終于淤塞而已以泥言人之良心發露甚微若又不知用力擴充則亦終于滅沒而已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猶時舍也言人無與之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句爲我心惻句可用汲句王明句並受其福

此爻對前兩爻看前兩爻所指愚不肖之人利欲害心者之事也此爻所指則賢智之過利欲不害心而亦不知亨用其本心者之事也渫者不停汚之謂也言井渫者以井之渫象心之不沒于利欲也言不食者以井之渫而不食象心之不沒于利欲而亦不獲其用也我心與旅四爻我心同義皆直指人心言之言我者設爲現身之辭欲人之致思也惻傷也于心言惻者聖人醒世之辭卽孟子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之義也可用汲指井言之

其實指心言之言心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王心之健也賢智之人其心必健故以王象之明虛明也竝受其福指成己成物之實言之言人與己竝受其福也此爻之義言賢智之人銳于求道利欲不入其心是井之渫者也然學不識本心于心之自然之用不能亨受是井渫不食者也井如是而不食則井爲可惜心如是而不能亨受則心爲可惻矣其所以可惻者何也心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然而不食者心剛健而不虛明之故也王不明之故也若王能明則以剛健之德有虛明之用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境必能隨時隨事取給于是無不具足是人與己竝受其福也

謹按易之一書處處設象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皆象也惟言心不是象蓋易爲聖人言心之書凡言心皆直指人心言之非象也統計全經之中言心者八皆非象也此爻之辭有取象有正言相間成文亦如孟子一書有比喻有正言相間成文之義也全經之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言行道之人亦爲之傷惻也求王明受福者聖人教後世之辭也言如是之人心有剛德足以任道是世上有用人也是必當求明其心使人與己竝受其福不可以意見之偏果于自棄也

六四井甃无咎

此承前三爻之義進而教之之辭也甃修治也以甃壘井修井之缺曰甃言井無論爲何等之井但肯自甃其井自可漸漸獲井之用人無論爲何等

之人但肯自治其心亦自可漸漸獲心之用故于井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修治也但肯自修其井未有不獲其用者故于義爲无咎也

九五井洌句寒泉食

此爻之義則指夫本心爲主能盡其心之用者言之欲人之知所勉也洌潔也寒泉新泉也新泉言寒者泉新出于地則寒若停于井而不卽食則不

寒矣寒泉食者言泉之隨出隨食常及其寒而食之以況心之發用流行無停留之義也言人之心患不能復其本體耳果能復其本體則私欲淨盡天理純全是卽井之洌也其本體之中隨時隨事發用流行無不得其自然之用是卽如泉之湧溢常新而常食然也此能盡其心之用者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在爻位則五爲中九居五爲正在人則皆指心之本體言之卽彖傳剛中之義變稱中正者取韻之叶也

謹按孔子作彖象傳多借爻位以指言心德在爻位則二五爲中剛柔當其位爲正在人心則皆指心之本體言之非有異也如此卦彖傳言剛中此傳言中正需卦彖傳言正中五爻傳言中正皆合上下文取韻之叶非義有優劣也此外各卦言正中言中正者不一而足並同此例後儒說易多泥文義故言中之德優于正又言中正與正中當各爲一義皆非聖人之意不可從詳見易例

上六井收勿幕句有孚句元吉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特發元吉之義欲人之用力于其本也收井口也所以收井故謂之收幕者覆井具也勿幕與淮南子言備尊同義與衆共之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元卽乾元坤元之元也承上言人之心如井之洌則心之本體復矣本體既復則不惟可以成己亦併可以成物卽當與衆共之如井收之勿幕可也然此有孚焉惟有是萬物一體之

心則自然不私于己自然能及于物是即勿幕之孚也故養心之道惟有元德爲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謂發元吉之義于上爻也大成謂井養不窮之道至是而大成也蓋必至是乃爲盡井之用而不負此井盡心之用而不負此心也

䷰ 離下兌上

革句已日乃孚句元句亨句利貞句悔亡

革變革也變更法制之事也凡事奉行既久小有損益者非革也卦名革專指變更之大者言之蓋天下事物之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革者將以去弊而便民也然革之事最患未至其時而先革與既至其時而革之不當革之不當則去一弊轉生一弊又改革之際上下不相安官民不相習吏役因緣爲奸遂致以便民之事適以病民而爲害

滋甚若宋之熙寧變法其最著者也聖人以革之一事關繫于民生利害甚鉅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革者革之事必于其事之源委曲折無不洞悉其情乃能有興利除害之實故其德貴于明又必體之以和平柔順之心乃能曲盡人情爲簡易便民之事故其德尤貴于說是非明與說合其德者不能善其事也此卦兩體內離外兌其德爲文明以說文明者心理內明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明說合德惟此足以盡革之道故

名此卦爲革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處革之時任革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已日已至其時也對先時言孚信驗也凡事奉行既久未必皆盡善也然未至當革之時則情蹟不甚昭著遽事更張未必利也至其時則情蹟著矣故已日爲革之孚也元亨利貞乃以處革之心言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也人之體革之心一出于元乃能體認親切無見表不見裏之患一出于亨乃能照顧全局無治此處害彼

處之患又必利于貞者元亨之心無擾和間雜乃無意氣之私夾雜用事自于革之時義盍能體之無不盡也言悔亡者蓋人于變革之事最易有悔必體之以元亨貞之心則庶幾革而當悔可亡也凡此皆所以處革之要道也

謹按此經已日乃孚舊說多以民信之爲孚義亦可通惟詳全經之中卦名下言有孚者五言孚者二凡孚皆爲信驗之義又此卦三爻四爻五爻皆言有孚亦皆爲信驗之義不應此孚字另爲一義故今不用舊說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此釋卦名之義先借卦象之說以明事之所以弊壞當革之故皆由于此也火離之象也兌之象爲澤此言水者蓋以象兌之德則爲澤不爲水此只假象言事不以象心之德故澤亦可以水言之也息滅息也水火相息指事有偏重者言之蓋法之初立其事本平其後行之既久則有偏重之處此重則害彼彼重則害此如水之滅火火之耗水偏

勝爲害此所以弊壞當革之一端也二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也在人則指娣姒之屬言之娣姒雖同居而各爲其夫則志不相得此指共事之人各懷自利之心者言之蓋法令之行內與外上與下未有不互相交涉者至于相交涉之人各圖自利則法必漸壞此亦所以弊壞當革之一端也凡此皆卦之所以名革之義也

謹按此傳釋卦名與睽卦正相似睽之名睽本以說麗乎明足以合睽故名睽非僅以卦象而名睽

也。此卦名革，本以文明以說，足以盡革之道，故名革，非僅以卦象而名革也。然釋卦名則姑以卦象言之者，以卦德之義下文可互見也。觀此則知小畜、同人、大有之屬，其釋卦名皆專以卦體言之，意非不重卦德，亦以卦德之義下文可互見也。凡此皆聖人文法活變處，不似後人文法之拘，最宜善會。至聖人重卦命名之本義，則最重卦德，而參之以卦體，此爲全經之通例。其于卦象則偶及之，實非所重，學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此以卦德釋卦辭之義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者，言必至已日而革，民乃信之，此所以已日爲革之孚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解俱見卦辭注。革而當，不對革之不盡者言之，正對革而失當者言之。蓋人處革之時，任革之事，不患其革之不能盡也，惟患于所以當革之故，體之不親，處之不當，施之于事，不免去一弊更生一弊，甚至以利民之心，卒以病民，此革之所以有悔者也。故處革之道，惟在以文明以說之心，用大亨以正之道，隨時體當，爲簡易便民之事，則庶能革而當，悔可亡也。此經所以言元亨利貞之義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革道不出于元亨之義，因歎革之時之大也。天地革，以寒暑代謝言之。天地之革以漸，故不見其革，而四時自成，是天地

之革，天地之元亨也。命，令也。革命，卽四爻改命之義。必以湯武言之者，湯武承大亂之後，以征誅而有天下，當時法令必無當革不革之事，是革道之大行者，故以湯武言之。湯武之革，上順天道，下應人心，又革當悔亡之至者，是湯武之革，湯武之元亨也。觀于天地聖人之革，皆不外于元亨如此，然則革之道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然則人之處革之時者，何可以一時一事不體之以元亨也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革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革之心必以固守中順之德為最要卽彖傳文明以說之義也鞏固也用者用此黃牛也黃中色以象人之中德牛性順以象心之柔順也革卽卦名之革謂變革也舊說以革為皮革之革非是說見遯卦二爻注此爻之義言事至弊壞當革之時病國病民情蹟昭著凡有體國之心者不患其革之不能盡也惟患應之之心剛健有餘柔順不足或照之不明而雜之以成見或體之不說而

參之以意氣遂致有革之不當反以病民者是皆處革之心不出于中順之德之故也惟然故處革之道未論革之之事先論革之之心必也立定此心堅固守此中順之德以為制革之本無論何時何事皆必以是平心相體是則處革之最要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不可有為卽如各卦言勿用有攸往之義言只當固守中順之德行所無事不可以有所作為之心與之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下三爻皆以明革之孚欲使處革之時者以是為斷則無輕變舊章之失此爻之義先以申言卦辭已日乃孚之義言革必以已日為孚也征進也言人之處革之心意在便民未有不主于進者然未至當革之時情蹟未著遽事更張未必利也必也至于已日情蹟昭著然後革之以是而進則吉而无咎矣吉者謂有便民之實際也无咎者言于已之處革之道無虧缺也此正言已日為革之孚

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謂能去弊便民是所行有可嘉尙也

九三征凶句貞句厲句革言三就句有孚

此言處革之道必以參用衆人之謀議為革之孚也征凶者謂有征進之意則凶也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處革之心一于元亨而不變也厲危懼也言如師五爻利執言之言謂人之謀議也就成也合也革言三就謂參稽衆人之言至于三而皆合

也孚與卦辭乃孚之孚同義謂革之信驗也四爻五爻孚字並同承上言已日革之征吉者蓋必至已日然後革之是雖征而無征之見存也若處革之時不免有征之見存則必致病民而凶矣故處革之道惟欲其貞貞者處革之心一于元亨而不變也又欲其厲厲者常存危懼防意氣之用事也以是自檢其心又必參稽于衆人之謀議至于三而皆就則革之事有必然之信驗矣此正言革言三就爲革之孚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又何之言至是則事理甚明無所逃遁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承二爻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也有孚孚字兼卦辭乃孚三爻有孚之義言之蓋已日之孚孚之驗于事者革言之孚孚之驗于人者是皆革之孚也命命令也承上言革之事固易有悔然有道焉悔可亡也其道安在惟在于有孚誠使考之于事事有其驗稽之于人人有其驗是則爲有革之孚矣有革之孚然後據此以改其命令則弊必可去民必受福以是爲革則吉矣尚何悔之有乎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民信其志也民信其志即革之孚也此改命之所以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句未占有孚

此承前三爻之義再進言之言處革之道必以心有元德爲革之孚也大人對上爻君子看君子者有剛德而柔順不足之人也大人者有元德而健

順合一之人也虎變對豹變看蓋豹文密而虎文疏豹變者變革之事文理繁密如豹文也虎變者變革之事文理疏朗如虎文也占者占決卜度之辭也孚即卦辭乃孚三四兩爻有孚之孚謂革之信驗也承上言已日之孚孚之在于事者三就之孚孚之在于人者是亦革之孚也然畢竟革之至當其孚仍在于一心蓋法令之事欲其疏不欲其密欲其簡易不欲其繁難是惟有元德之大人能見其大能見其通則自能疏節濶目與民更始其

變如虎文然是眞能便民者也是不待占決卜度于外而自有其孚者也是則革之孚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彪炳之義卽疏朗而不繁密之義也

上六君子豹變句小人革面句征凶句居貞吉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之義反覆究言其利弊正見處革之道惟當以心之元亨爲本不可參之以在外之意見也君子豹變解見五爻注小人者柔順之人也此言小人以柔順之道言之面之取象

與艮其背之背咸其脢之脢取象之義當對看蓋人面前有見背後無見艮言背咸言脢者正取無見之義以象人之無意見之事也此言面者正取有見之義以象人之有意見之事也革面者謂革去其面之病也小人革面者謂用柔順之道以革去其面之病也征凶與三爻征凶同義居者存諸心之義也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一于元亨而不變也承上言大人所以能虎變者何也蓋大人健順合德雖改革之事而柔順明說不待自在其中

故能疏飾潤目如虎文也若君子有剛德而柔順不足明說不足則改革之事不免涉于繁密如豹文矣其所以繁密如豹文者何也由其體之不親不免參用意見以爲變革故不能爲簡易便民之事是皆有意見之病也是皆其面之病也如是之事則當何以善其事哉惟當體以柔順掃除意見專用小人之道革去其面之病庶乎其可也惟然故革之事一有征進之意則凶惟以元亨之心存主于中無稍間雜則自無意見用事之病而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者密茂之義卽繁密之義也君與復上爻傳反君道君字同義指心之主宰言之小人革面順以從君者言只順其心理之自然不參用外見是則爲能革去其面之病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從君者承小人爲文也蓋小人義爲柔順實取象于在下之小人故從君之義本爲從心而卽以從君言之是承小人取象之義而引伸之之辭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亦承爻辭夫妻反目之象而引

伸之是其例也詳見易例

䷱ 巽下離上

鼎句元句吉羨文亨

鼎者取象之卦也鼎爲烹飪之器卦名鼎專以烹飪之事況言人之養德之事也養德之事必取象于鼎何也蓋人之德以剛爲本而剛之實用在明剛而不明無實用也剛欲求進于明其得力惟在于巽剛而不巽終亦不能明也惟然故人之有剛德者必務時時養之以柔巽然後心理內明一切後起之私漸漸鎔化始能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

矣如是之事與鼎之烹肉必以巽火徐徐烹煮乃能融化成液其事正同故養德之事必取象于鼎也聖人以鼎之義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鼎者以卦德言之卦之兩體內巽外離其德爲巽而明巽者柔巽之義也明者心理內明之義也因巽而明正用巽養德之事也以卦象言之巽之象木離之象火兩象相乘又適有以木巽火烹飪之象故名此卦爲鼎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用巽養德之事其功

夫當如此做也。元吉亨。程傳以吉字爲羨文。以彖傳直言元亨無吉字也。證以大有與升兩卦。經傳之文。其說甚是。今從之。元亨。解見乾卦注。鼎元亨者。言鼎之事。惟當用力于元亨也。鼎之事。必當用力于元亨何也。蓋人之剛而不柔。健而不順者。皆以後起之私。夾雜用事之故也。人有是病。如但事隨事矯治之功。未必即能得力。必也立定此心。隨時做事。一主于元。一主于亨。則本心漸復。自然心理內明。一切後起之私。漸漸鎔化。始能復其剛柔

爲一之本體矣。此用巽養德之功。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謹按。大有卦辭言元亨。彖傳言是以元亨。升卦辭言元亨。彖傳言是以大亨。是皆正釋經文元亨之義者也。升傳不言元亨。言大亨者。證以屯隨兩傳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傳大亨以正之文。是大亨即元亨也。今觀此卦彖傳。是以元亨。與大有升兩傳釋經之文正同。則此卦經文。亦爲直言元亨。與兩卦同。其例甚明。無疑義也。衍吉字者。以易多元吉之文。傳寫誤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鼎之義也。鼎象也。言鼎爲取象之卦也。巽之象木。離之象火。巽之義又柔巽也。以木巽火者。言以木然火。又能柔巽其火也。柔巽之火。最宜于烹飪之事。又與養德之功最爲肖似。故此卦取象于鼎也。聖人以下。乃以烹飪之功。在于心性之地者言之。上帝天也。享者上

通之義也。亨上帝。即孟子言事天之義。人心之理。與天不隔。即所以享上帝也。養聖賢。即孟子言存心養性之義。彖傳凡言賢言聖賢。皆指心之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養聖賢。謂養其心之本然之善也。此于亨上帝言亨。養聖賢言大亨者。蓋聖人所以于心性之地。用烹飪之功者。固將以盡其心。盡其性。求復其上帝所予之本體也。然欲復其上帝所予之本體。非養吾心之聖賢。不可。欲養聖賢。故不可不大用其烹飪之功也。凡此皆卦之所以

名鼎之義也此卦命名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
以下文可互見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
亨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巽而耳目聰明以卦德言之因巽而進于明之義也柔進以下乃以卦體言之柔即下體之巽也上行謂進于明也明居上體故言上行因巽而進于明故言柔進而上行也六居五故言得中與九二應故言應

乎剛此傳兼卦德卦體言之在人心則只爲一事蓋人之德以剛爲本而剛之實用在明其得力在巽剛而不巽不能明也不巽不明是剛爲後起夾雜之剛非純乎本體剛柔相應之剛也今也以柔巽之故而耳聰目明無復從前之障蔽則是柔順之德進而上行矣柔上行故得中得中故應乎剛王是始爲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而剛德成矣人欲求進于此非用力于元亨不可此所以用巽養德之功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巽養德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有剛德之人必使此心嚮于柔下如鼎之顛趾乃能有剛柔相應之用也六爻取象亦不逐句取象于鼎惟每爻首句必取象于鼎者蓋以鼎之象提明其大意也顛下也趾者鼎之足也鼎之足常嚮于下故言顛趾此言鼎顛趾者言人做鼎之功夫必使此心之用常嚮于下不嚮于上如鼎之顛其趾而後可也利出否即正以所以

顛趾之道言之出猶去也否與泰否之否同義不通之義也此言否則對亨言之亨者通明之義也否者心不通明之病也言人之心所以不能嚮于柔下者皆以其心有不通明之病根故也故欲法鼎之顛趾惟當用力于亨自去其不通明之病則自漸進于柔下矣此所以利于出否也得妾以下因以顛趾出否自然之驗言之妾者柔順之象也妾之取象與歸妹以娣娣字同義對女君言之女君者柔中之象也妾者雖不中而猶能柔順之象

也得妾謂得妾之用也以如以其鄰以其棄之以能左右之之義也子者剛之象也子與妾相連取象子爲妾所生卽剛出于柔之象也言八果能出否則其心必嚮于柔下矣心嚮于柔下則隨時做事必得柔之用矣得妾矣得柔之用而剛柔相生剛亦有因心之用是得妾以其子矣信如是則于心之剛柔之德皆獲其用故于鼎之義可以无咎也此養德之功所以當法鼎之顚趾者也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未悖言能柔下其心則可不悖于理也從貴與蹇上爻傳從貴同義言能去心之否以就于通明是爲去私而存理卽如捨賤而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此言養德之事必使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如鼎之有實乃爲養德之實際也實者鼎之實也鼎中所烹之肉渣滓消盡融化成液者乃鼎之實也此言鼎有實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亦必使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如鼎之有實而後可也我仇以下卽正以有實之事言之我者柔也設爲之辭若柔自我也仇者匹也指剛言之剛柔相配如夫婦之相匹故柔爲我剛卽我之仇也疾病也卽就也此卦之德兩體皆柔柔爲主故假柔之辭以達其意蓋剛者我之仇也剛不能柔是我仇之有疾也剛不能柔而柔之本體亦失其自然之用是我仇之疾併卽于我也今也剛進于柔則剛柔爲一無復我與仇之可分矣我仇向者之疾亦不復能卽于我矣信如是則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復其本體故于鼎之

義爲吉也此養德之功所以當法鼎之有實者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之往也鼎有實愼所之者言知鼎有實之義則養德之事必當愼其所之不可誤于用力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言能愼其所之則我仇之疾必能復其無疾之本體矣故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初二兩爻正言取象言鼎有顚趾有實之善是人當法之之事也此爻及四爻反言著戒言鼎有耳

革折足之病是人當戒之之事也鼎耳中虛貫之以鉉鼎乃可舉革變革也鼎耳革則鼎不可舉失鼎之用矣此言鼎耳者以鼎之耳象人之耳也言鼎耳革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不當如鼎之耳革也耳之德爲聰而彖傳言耳目聰明噬嗑上爻夬四爻傳皆言聰不明是耳之德卽明之德也耳革謂失其本心之明也耳革則行必塞矣其行塞二句卽正以耳革之病言之塞與節初爻傳知通塞塞字同義對亨言之亨者通也塞者不通也其行塞者言其隨時做事心不繫于亨而繫于塞也雉者文明之象也膏者柔潤之物柔順之象也食者享用之義也雉膏不食言本心之明本心之柔順至是皆無有眞實享用卽如鼎有雉膏而不得食也凡此皆以甚言耳革之病也方雨以下乃以去病之方教之雨者和之象也陰陽和則雨故以雨象人心之和方雨猶言及雨之時也虧去也言人所以耳革行塞動輒有悔者皆以剛而不柔之故心體不和之故也當是之時惟當專心注意自體其本心中節之和及其和也因卽以痛改前非虧去其悔則庶幾本心之明可以漸復終獲吉也此養德之功所以當以鼎之耳革爲戒者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謂昧于時義之所宜也此正言所以行塞之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卽三爻所指之病再極言之以著戒也鼎折足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不當如鼎之折足也取象之

義言鼎用之不愼則有折其足者若人踐履過剛自致顚蹶是卽如鼎之折其足也覆公餗以下因卽以折足之病而極言之公者心之象也心之本體健順合一之象也餗健也卽饘也正考父鼎銘曰饘于是鬻于是是餗卽鼎之實也此餗字連公取象是餗者公所食也公所用也卽心之本然之用之象也覆傾覆也覆公餗謂喪失其心之本然之用也形形貌也渥如詩言渥赭渥丹之渥謂盛氣現于形貌卽夬三爻壯于頄之義也此爻之義

即承三爻言之言人之所以耳革而行塞者皆以心體不和之故也剛而不柔之故也夫人有剛德而不能柔順則豈惟有耳革之患哉其甚也至于用剛過壯自致顛蹶將併如鼎之折其足矣至于折足則豈惟有雉膏而不能食將併其公餗而傾覆之矣是爲喪失其本心矣然如是之人則惟知用剛惟知用壯方且盛氣現于形貌而其形渥焉如是則能勿凶乎此養德之功所以當以鼎之折足爲戒者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人之用剛本欲行其志也至于覆餗則平素之志信如之何此特爲詰問之辭欲其人之一致思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正言養德之功之準則欲人之知所用力也黃者中之象也耳者明之象也黃耳二字相連取象是心之本體之明之象也金性從革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鉉所以貫耳而運鼎者心之運用之象也金鉉二字相連取象是以變易從道之心有自然之用之象也此爻之義即承三四兩爻言之言人之耳革折足之害如此然則人欲做鼎之功夫宜如何以用其力哉惟在專心注意求復其本體之明如鼎之黃耳可也惟在隨時隨事變易從道以盡其心之自然之用如鼎之金鉉可也復言利貞者言如是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以一時一事雜之以後起之私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實即鼎有實之實也中以爲實者言人之養德惟以復其心之本體爲其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正言用巽養德之功至于成熟者之事也玉者堅剛溫潤之物剛柔合一之象也以玉爲鉉是剛柔合一有自然之用之象也大剛健也言人所以不可用剛者以其剛柔不爲一之故也若鼎之功至于成熟則剛柔爲一如玉矣剛柔爲一有自然之用如玉鉉矣信如是則剛德流行必

有曲成萬物之實用是用剛之道未嘗不吉于事亦無所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鉉在上謂發玉鉉之義于上爻也剛柔節謂剛柔之用皆中其自然之節卽彖傳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之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三

[seal]

周易通義卷之十四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邱邊廷英學

[seals]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者伏羲八卦第三卦之卦名也經文震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震相重之卦仍名爲震者重卦之震猶伏羲震卦之本義也震動也謂心之動也乾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震于八卦爲乾之屬故動之德卽乾之用也人心之用無時不動無事不動動者聖凡之所同也然震之動則不指動靜之動言之必其民物之事一體相關來于前而動于不容已者乃震之動也此震之動所以爲乾之用也蓋人之心有其體必有其用人所受于天之本心仁也誠也卽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就其不容已之誠之在于心者言之是心之健也故健爲心之體也就其心之遇事而動于不容已者言之是心之動也故動爲心之用也此震之與乾相爲體

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初爻。一卦爲震者。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剛德發用。惟動德發用最早。常在事初。故必以剛在初爻一卦爲震也。震之德。其象爲雷者。動德發用。皆動于心之自不容已。非有待于外也。凡物之動。有動之者而後動。惟雷之動。無動之者而自動。故惟雷之動。足以象心之動也。人有動德。然後民物之事。皆己之事。故其爲益于民物甚大。然動德發用。其力甚健。稍不自檢。卽恐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則

其爲害于民物亦甚大。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之後。繼之以震者。皆以明動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動之德。善其動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震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震之卦辭。則正教人以動德發用之時。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震亨。與乾卦言亨同義。言震德發用之時。此心當一主于亨。不可雜之以後起之智識也。震來。與訟卦傳剛來同義。震動之意。初萌于心。卽震之來也。虩虩。

恐懼也。震來而懼。非有所懼于外也。震德發用。惟恐有意氣之剛竊發用事。故虩虩然懼也。啞啞言笑和適之貌也。震動之來。卽能虩虩。則意氣無所容。而震爲本體之震矣。震爲本體之震。故舉動之間。意思和適。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謂震時所做之事。足以驚懼乎遠邇也。喪。失也。匕。所以舉鼎實而升于俎者。鬯。謂鬱鬯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者。二者。皆所以交神明之事也。不喪匕鬯。言震時之事。雖足以驚懼乎遠邇。而震時之心。則只是不喪

匕鬯之心。言心之定也。合而言之。震之心一主于亨。則主宰定矣。雖主于亨。而震來必懼者。震之來不可不懼也。震來知懼。則震動之心。皆出于震之本體。故能意思和適也。誠如是。則震時之事。雖足以驚懼乎遠邇。震時之心。則只是交神明奉匕鬯之心。初無震之見存也。此所以處震之要道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此傳詳釋卦辭之義不及于卦之名義者震之爲動已見于各卦彖傳之中故此從略也恐致福言恐懼乃以致福故虩虩也則天則也後有則者言虩虩之後此心乃有天則故笑言啞啞也遠邇卽指百里言之驚遠懼邇謂百里之間遠者驚近者懼也程傳謂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者言以是不喪匕鬯之心出而任事則可以當大任也以祭主言者卽承上不喪匕鬯言之此亦承經文取象之義而引

伸之之辭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震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仍用卦辭者所以深明此義之重也復加後字吉字爲文者蓋恐人不識笑言啞啞之義故特爲分晰言之言必虩虩之後笑言啞啞如是則吉言此正見震來不懼卽笑言啞啞終不吉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經文加後字吉字此傳不異于前者註明有則義已明也

六二震來句厲句億句喪貝句躋于九陵句勿逐句七日得

此爻之義再卽虩虩之義詳言震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厲危懼也億圖度也震來厲億者言震之當慎尤在于起念之時故震之方來旣當厲又當億也震時之心惟恐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故當厲震時之事惟恐不盡于震之時義則無

益于民物而反害于民物故當億也喪貝與睽初爻喪馬取象之義略同貝爲貨貝之貝以流通爲用卽卦辭亨之用也喪貝者謂震時欲舉之事有時不可通行于民物是爲自喪其貝之用也躋于九陵與同人三爻升其高陵同義謂提起此心自立于至高之地再復審量其全局也勿逐七日得與睽初爻勿逐自復同義七日言不久也得謂得其則也喪貝以下卽承厲億之義言之言當震來厲億之時若其道可以通行于民物則固善矣若

或震時欲舉之事不可以通行于民物是自喪其貝之用也所以喪貝必以心之不得其則故也必以不能照見其全局故也當是之時惟當提起此心自躋于九陵之上再復審量其全局則天則必可見矣勿逐七日得者言勿須急于行而逐之也七日而得自然之理也凡此皆震來虩虩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震之德即

剛德也震來厲乘剛者言震來之時憑藉剛德做事惟恐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故不可以不懼也

謹按震坎艮三剛卦雖皆爲健之用而其發用得力之處亦各不同震之德以其心之剛壯遇事而勇于自任者言之坎之德以其心之不倦于更涉能盡乎萬事萬物之變者言之艮之德以其心之堅定不因外境而有所移奪者言之此三剛卦之用之異也巽離兌三柔卦雖皆爲順之用而其發用得力之處亦各不同巽之德以其心之柔巽遇事而能思繹善入者言之離之德以其心之虛明能燭乎萬事萬物之情者言之兌之德以其心之和說不因外境相激而失其平者言之此三柔卦之用之異也據此是震德發用正健德發用力量甚猛之時故震卦經文防病之辭即多與乾卦正相應此爻震來厲億厲爲一義億爲一義即正乾卦三爻四爻之義也蓋厲即乾三爻夕惕若厲之厲也震來所以當厲者動德發用力量甚健惟恐有意氣之剛竊發用事故當厲也億即乾四爻或

躍在淵之義也震來所以當億者震時做事皆關繫民物利害最重之事惟恐不盡于震之時義則爲害于民物甚大故當億也據此是厲爲一義億爲一義是皆震德發用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舊說于此爻經文多以震來厲爲句億字屬下讀但爲發語辭則于震時檢心之道爲少一義矣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舊說所以以震來厲爲句者據象傳之文也然不知象傳釋經本不一例有合一爻之義而統

釋之者亦有據爻辭數句而分晰釋之者有逐句詳釋之者亦有舉其要而釋之者此傳專釋震來厲者以厲之義重故專釋之是正舉其要而釋之之例也又彖象傳中出經文亦有不出其全句而截爲兩句者如此爻經文本以震來厲億爲句傳言震來厲截去億字者此專釋厲字義也又遯卦卦辭本以遯亨小爲句傳言遯亨截去小字者此專釋亨字義也未濟卦辭亦以未濟亨小爲句傳言未濟亨截去小字者亦專釋亨字義也此三傳

截出經文並同一例惟彼兩卦在彖傳之中釋經皆從其詳故兩小字仍見于下文此在象傳之中釋經多從其略故億字以下不再加訓釋此爲小異耳凡此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再申言卦辭笑言啞啞之義也蘇通穌廣韻穌舒悅也本草紫蘇註蘇从穌舒暢也此言蘇蘇正取舒暢和悅之義即卦辭笑言啞啞之義也震行震之行也眚災也蓋震者健之發也乾之用也乾卦傳曰保合太和言健能和也夬卦傳曰健而說夬而和亦言健能和也剛健之發惟貴和說故震德發用之時亦必蘇蘇然舒暢和說然後心體和平震之行可以无眚言此正見震之發用若不能和則其行必不免于眚也此所以貴于笑言啞啞者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言震則一主于剛健可矣必欲其蘇蘇何也蓋震不蘇蘇則是震動之意不出于中節之和即是心

之不當其位也

謹按舊說多將蘇蘇說作不好字樣因傳言位不當之故也今詳象傳之中言位不當者共十六爻文法亦不一例如履三爻傳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此就經文咥人之義直斷之之辭也此一例也又如大壯五爻傳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此非直斷之之辭文意又多一折蓋羊者不順之象也喪羊者去其不順之象也言大壯之時所以必欲喪羊者蓋恐不能喪羊終是此心不當其位也萃四爻傳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亦同此例此又一例也此傳位不當正與大壯萃兩卦傳中位不當一例詳見易例又經文震蘇蘇震行无眚言震能蘇蘇則震之行可以无眚文義甚直截與卦辭笑言啞啞之義又正相符合故今不用舊說

九四震遂泥

二爻三爻申言虩虩啞啞之義也此爻之義則指言不能虩虩啞啞者之病以著戒也遂卽家人二爻无攸遂之遂事必之義也泥讀去滯泥不通之

義也震遂泥者言震之時不能虩虩則意氣乘之而入于事必不能啞啞則其心不見天則而所見不免于滯泥凡此皆震時易犯之病不可以不戒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震之所以遂泥者皆以心之有私心體不光明之故也

六五震往來句厲句億句无喪有事

此再卽二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往來者往而復來也事與坤三爻從王事睽卦辭小事吉事字同義謂心之所有事也言人當職任事此事終則彼事始震動之意去而復來亦事之常有者也處之之道則無別法惟在于厲惟在于億期于不喪失其心之所有事而已有事以心之所主言之卽卦辭之所謂亨象傳之所謂中也震時做事必欲不失其亨不失其中卽不喪其心之所有事也此所以當厲當億者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謂以危懼之心行其震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心之所事卽在于未發之中不失其中卽不喪其心之所有事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人之處震而德不足者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也索索蕭索之意剛不足而氣不充也矍矍驚顧之貌心無主而神不定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躬與蹇二爻匪躬渙三爻渙

其躬躬字同義躬者私也于其躬者爲私之義也鄰卽對躬取象鄰者公也于其鄰者爲公之義也婚媾與睽上爻婚媾同義共事之人卽婚媾也言與師五爻執言革三爻革言言字同義謂一時可採之謀議也承上言處震而笑言啞啞者有其德也若德不足而處震之時任震之事則有震索索而視矍矍者矣若以是無主之心復欲用剛而進則其凶必矣然人之處此豈無所以處之之道乎凡人震德發用惟當自辨其發念之初因何而起

若因私而起是震于其躬也因公而起是震于其鄰也辨乎此則吾心之震卽斷斷不于其躬而必于其鄰則于震之義可以无咎矣誠如是則雖震時之事力難獨任同事之人皆婚媾也以無私之心與人共事婚媾之言豈不可採而聽乎亦何患不足以善其所事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謂不得其本體之中也鄰戒卽婚媾之言也不言婚媾言鄰者承上于其鄰之義而通釋之之辭也此傳之義言震索索者處震而不得中道義當凶矣然猶可以无咎者知重公義而畏鄰戒則猶可以資衆力以善其所事是亦處震之一道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者伏羲八卦第七卦之卦名也經文艮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艮相重之卦仍名爲艮者重卦之艮猶伏羲艮卦之本義也艮止也謂心之止也乾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艮于八卦爲乾之屬故止之德爲乾之用也人心之用有行有止然艮之止則非止而不行之謂也正謂此時行時止之心皆

必止于吾心之本體不因外境之禍福利害而有所移奪是則爲艮之止也此止之德所以爲乾之用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三爻一卦爲艮者三畫之卦以最下一爻爲初以次爻爲中以三爻爲上震坎艮皆剛德也然必剛之至者而後能止剛不至不能止也艮在三剛卦之中有要其終之義故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三爻一卦爲艮也艮之德其象爲山者天地之間無物不動惟山之體凝然峙立萬古不動故惟山之止足以象心之止也人有健德至不以外境之禍福利害而動其心則止之德可謂成矣然均之爲止而其止又有不同有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是止之正也有不純乎本體之正不免倚藉外見用力以做成之者非止之正也二者之在于心其辨甚微及其施于人倫日用之間則其是非得失之相去有不可同日而語者是止之爲止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爲甚重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震坎三卦之後繼之以艮者皆以明止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

以復其止之德善其止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艮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艮之卦辭則正言艮之德必如是而始爲善也背之取象與革上爻面字當對看人于面前有見背後無見言面者取有見之義也有意見之義也言背者取無見之義也無意見之義也艮其背者言心之所止常必止于心之中正之本體不以一毫意見參之是爲止于所不見之地也止于所不見之地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言無我之見存也庭與夬揚于王

庭庭字同義平之象也行其庭者言艮之止非不行也當行卽行行必出于心體之至平也行出于心體至平之地則不見其人矣不見其人言無人之見存也信如是則通行止爲一旣無我見亦無人見以是爲止是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也故于止之義爲无咎也

謹按艮其背者無意必之義也無意必則無我此所以不獲其身也行其庭者平心做事廓然大公之義也廓然大公則無物此所以不見其人也以

易證之艮其背卽咸其脢之義行其庭卽夬揚于王庭之義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卽同人于野于郊之義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之義因併釋卦辭艮其背行其庭之義也道謂心之理也光明言無私也此傳之義言艮之德爲止止者非不行之謂止也通行止爲一而無之非止者也有時而止時當止也有時而行時當行也行止心之動靜也心之動靜各隨其時而心理之光明則一此所以靜亦止動亦止也此所以能艮其背行其庭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之義也止其所謂心之所止止于心體之本然也蓋人之心皆有其寂然不動之本體是止之所也止于是而不遷是之謂止其所也上下敵應指卦

體言之上下上下卦也敵應謂上下兩體剛與剛應柔與柔應六爻之位皆以均敵相應也不相與謂六爻皆敵應無彼此相求之情是爻位之不相與也在人則平心相應于物無所私繫卽心之不相與也八純卦皆上下敵應獨于此卦發之者蓋敵應之象于止德最爲肖似故借以明心之止也承上言惟心理之光明也故艮之止必止于其所止其所則無我此所以不獲其身也行則平心相應而不相與則無物此所以行其庭不見

其人也。以是爲止。是通行止爲一。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此止之所以无咎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止之功。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正言求止之功之眞做手也。趾足也。踐地者也。艮其趾者言求止之功惟當體之實踐之地以爲止也。趾之取象與二爻之腓。當對看。此與咸初爻之拇。二爻之腓。相對取象之義正同。蓋趾者。踐地者也。腓。脚肚也。不踐地者也。人之行。趾與腓

同時用力。然趾踐地。腓不踐地。則于地下之平與不平。放脚之穩與不穩。惟趾覺之。腓不覺也。艮其趾者。言人之求止之功。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其熨貼。使吾所做之事。內體之本心而安。外著之實境而穩。一如趾之踏實地然者。是則爲體之于其趾也。以是爲止。是則爲艮其趾也。信如是。則心之所止。皆止于心之所安。故于艮之義。可以无咎。復言利永貞者。言如是之功。必當永遠貞固其心。以從事于此。不可以後起之

私間雜之也。是則求止之功之眞做手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指心之本體言之。未失正。言以艮趾之功爲止。自可不失其本體之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下數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此爻之義則正言求止不求之本心。只以外見爲主者之病。以著戒也。腓之取象與初爻之趾正相對。蓋人之行。趾踐地。腓不踐地。則只知盡力向

前。其于地下之平與不平。放脚之穩與不穩。皆不覺矣。艮其腓者。言于求止之功。不能爲其趾。只爲其腓也。拯者。救治之義也。隨。與咸三爻隨字同義。言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外也。快。慊也。心不快。與旅四爻心不快同義。言不自慊其本心也。承上言求止之功。必貴于爲其趾者。蓋事事體之實境。以求自慊其本心。是本心自爲主之事也。故足貴也。若于求止之功。雖亦能盡力爲之。然不知體之實境。以求自慊其本心。是于求止之功。不能爲其

趾只爲其腓也做事不求自慊其本心而但因襲倚藉于外入之見以爲理當如是我卽爲之是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外也以是爲止將亦不自知其爲隨不知所以救治之矣如是之止盡力爲之雖亦可不撓于外境然究之心之所止不止于心之本體返之于心終有不能自慊之處是則可以自覺者也

謹按此兩爻之義與孟子不動心一章義正相發蓋不動心者心不撓于外境之義卽此卦所謂止

也孟子不動心由集義功夫積累而成卽初爻艮其趾之事也告子不動心由義襲功夫用力做成卽二爻艮其腓不拯其隨之事也隨卽襲也義不出于本心而有所因襲倚藉于外卽隨之義也其心不快卽行有不慊于心之義也觀于此則益知孟子之學之所自出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言不免以外入之見橫作主張未能退而聽命于本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卽二爻所指之病再極言之以著戒也限界限也列與裂通分解也夤腰絡也周身血脈所由以流通之徑路也厲者危懼不安之義也薰灼也薰心不安之甚也承上言求止不求之本心至不免有所隨于外是其所爲止者非本心自然之止乃據外見以爲止者也據外見以爲止則豈惟艮其腓哉其極也將不免自生分別强立界限以爲止矣是則爲艮其限矣不思人心之理流行于事物

之間卽正如人身血脈流通于上下之間是皆自然之事非可以人意强立界限者也今也以限爲止使心之理不得通行無礙卽正如一身血脈却自分裂其夤使不得流通無間矣如是之止純以人力做成雖亦可不撓于外境然返之于心終不自得其危厲不安之意必自有薰灼其心者將不止于其心不快已也此亦可以自覺者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此傳卽承二爻傳言之言只因不退聽則其害遂

至于此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言艮止之德。必以止于心之本體爲善也。身者。心之象也。不言心言身者。承上列夤之象而引伸之之辭也。言人以限爲止。則至于一身之內。而自裂其夤。是皆强生分別之病也。然則艮止之道。惟當止于其身而已。止于其渾然皆備之全體而已信如是。則心之所止。卽止于心體之本然。施之于事。皆可以通行無礙。自可無列夤薰心之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諸躬。卽艮其身也。變身言躬者。伸曰身。屈曰躬。言止于屈伸自如之本體。非艮限列夤者之比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承四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艮止之德。果能止于此心之本體。則自然無動非止。有自然之驗也。輔者。所以言之具也。常動者也。然止在于心之本體則言所在。皆心所在。因心而發。自然有序。是則爲能艮其輔矣。是無動之非止矣。信如是。則心之所止。皆出于心之所安。悔可亡矣。是則艮其身者。自然之驗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正。指心之本體言之。言所以能艮其輔者。以其心爲中正之心。故有此自然之驗也。

謹按此爻以六居五。中而不正。此言中正者。蓋中之與正。異其名不異其實。聖人只重其實。故有時連言之。不似後人文法之拘。若此卦初爻以六居初。位本不正。傳言未失正。亦其例也。

上九敦艮吉

此一卦之終。復揭至要之義以示人。欲人知求止之功。必當以元德爲本也。敦厚也。與敦臨敦復。敦字同義。卽元之義也。敦艮吉者。言必以元德爲止。然後心之定力。皆出于萬物一體之誠。心自無夾雜外見之病矣。施之于事。必有成己成物之實。故于艮之義爲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卽敦也。卽元也。變敦言厚者。卽坤卦傳以坤元

爲坤厚之義也言終者以健德發用之終始言之
蓋乾之發用始于震盛于坎而終于艮是艮爲乾
之終也乾出于元是以厚始艮主于敦是以厚終
明乎此則知人心之健惟當以厚爲終始六十四
卦之中常以元吉爲教皆此義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進而不驟之義也卽人之做事之心不違其
自然之分之義也卦名漸正指用健之心言之葢
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有剛德
則其濟世利物之心皆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其
道常主于進然其爲進同而所以爲進不同人之
剛健之德必純乎剛健之本體則其隨時做事輕
重緩急皆必有其自然之分自然之節進而不違

其分不違其節是卽漸之義也若剛健之德不純
乎本體不免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則動違其分
動違其節是卽不漸之義也進以漸則施之于事
必有曲成萬物之實進不以漸則違時舉事利不
及于物而害及之者多矣此漸之義所以重也聖
人以漸之義關繫於成己成物之實至重故設一
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漸者此卦兩體內
艮外巽其德爲止而巽止者靜定之義也巽者柔
巽之義也靜定則心有主柔巽則能體物靜定而

能柔巽則剛柔一矣以是而進必能盡漸之時義故名此卦爲漸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漸進之道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女者柔順之象也女歸者柔順之德與剛爲一如女已歸于夫也女歸之象與咸卦取女當對看取女者有剛健之德能用柔順之象也女歸者剛柔爲一之象也剛柔爲一乃能盡漸之時義故漸之道必如女歸則吉也復言利貞者即承女歸之義言之言是剛柔爲一之心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以一時一事稍懈其力致有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此所以求進于漸之要道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得位指中四爻言此卦中四爻剛柔皆得其位故言得位在人則剛柔之德皆得其心之正位即得位也正即指得位言之位即心之位也得位即心之正也剛中指九五言剛爻中位故言剛中在人則剛健之德復其本體即剛中也此傳之義雖兼卦體卦德爲說在人則通爲一事言漸之進所以女歸吉者何也蓋進之心以剛爲體以柔爲用必使剛柔之德各得其位乃能往而有功女歸則剛柔得其位矣此進之道所以女歸吉也得位者心之正也進得位者進以正也進以正乃能正邦女歸能貞則進以正矣此女歸之道所以利于貞也且所謂得位者剛柔得位剛柔非兩事也只剛得中即剛柔皆得其位也以卦德言之止即剛也止而巽即剛得中也止而能巽用自不窮是即剛中之用也女歸則剛得中矣此亦進之道所以女歸吉而利于貞也

初六鴻漸于干句 小子厲句 有言句 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漸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漸之道必以用柔知懼爲最要也漸者進以漸也鴻漸者心之漸也必以鴻之漸象心之漸者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之飛故小過明夷各卦皆以飛鳥象人之心鴻于飛鳥之中其飛

獨成行列而有序是飛之能漸者也故以鴻之漸象心之漸也干水涯也鴻本水鳥漸于干者進而不進之象也小子柔順之象也厲危懼也有言與需二爻有言同義謂致人之譏議也言進之道有欲進而不進者是卽鴻之漸于干也其所以進而不進何也以其用小子之柔順常存危懼之心也夫進者剛之發也人于剛德發用之時惟患不用柔惟患不知懼處漸而用柔知懼是處漸之最要也故雖以是致人之譏議于漸之義則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无咎言處漸而用柔知懼于義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此言處漸之道貴使心能虛也初爻所指進而不進之事也二爻以下則皆進矣然進之中亦各有分量焉蓋人之做事有用三分健者有用五分健者有用七八分健者用健之分數不同而皆隨時事之輕重緩急以爲分量其爲漸進之道則一也此下數爻于磐于陸于木于陵之象卽皆以明斯義也磐者山石之安者也由干而磐則進矣然石與水猶相近是進不遽進之象也進必于石之安者是做事務求心安之象也飲食者自養之象也衎衎樂也言進之道有進不遽進雖進而務得其安者是卽鴻之漸于磐也其所以務得其安何也蓋其處漸之時常不忘自養之事衎衎然安樂以其心之虛也處漸而心能虛是有女歸之實者也故于漸之義爲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故也素飽如宿飽之義凡人素飽則不思飲食今猶以飲食自養衎衎然樂者由其不素飽之故也此以腹之不素飽象心之虛也此漸之所以吉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不素飽者卽承爻辭飲食之象而引伸之之辭亦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之例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言漸之心貴出于平因併及于漸時防病之事也爾雅釋地高平曰陸陸高之頂也漸于陸則覗

磐又加進矣然進之分數不同而處漸之心則同故皆不失爲漸之道也漸必于高平之陸者是雖高而不失其平之象也卽人之做事之心必欲出于心體之平之象也此一句正言漸之道夫征以下因以人之易犯之病與防病之法言之夫者剛健之象也征進也復與解卦來復之復同義謂心復其位也婦者柔順之象也育以象心之生生變化不窮之用孕則其所以育也謂生生之用之蘊于心者也禦猶止也寇與蒙上爻禦寇之寇同義

謂意氣之私之害吾心者是心之寇也言進之道有隨時而進然必出于心體之平者是卽鴻之漸于陸也其所以必出于平何也蓋人當剛德發用之時正意氣之私易于發病之時也人于進時稍不自檢往往用剛而進心出其位是夫征而不復也因此遂致本心自有之柔順雖蘊于心不獲章其生生之用是婦孕而不育也若是則于漸之時義必相違戾而凶矣如是之病亦人人易犯之病也故人處漸之時任漸之事惟當立起此心常自防其害心之寇勿使乘閒竊發庶不悖于漸之道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離羣醜者不近人情遠人爲道之義也失其道謂失其心理之本然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而不失之義也利用禦寇順相保者言必禦止其害心之寇乃能進于柔順不失其心理之本然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言漸之時所以處變用權之道也二爻漸于磐三爻漸于陸進之分數不同而皆地處于安平是皆處常用經之象也此爻漸于木則處變用權之象也鴻不木棲故以于木爲用權之象桷椽也此所謂桷則謂木之平直可安之枝其形有似于桷者也承上言漸于磐者取其安也漸于陸者取其平也是皆處常用經之道也若有時事出非常不能常處于安平而義當擔任是卽如鴻之漸于木

亦可也夫處變之道與處常之道難易至不同矣。然果能隨時隨事平心相體則木之中亦或可得其桷焉于木而得其桷是亦磐之安陸之平也是用權而不失其正者也故于漸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者言能順巽以相體故能用權而不失其正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此言漸之道貴能用柔順而始終不變。卽正申言卦辭利貞之義也爾雅釋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之形大于陸而亦地勢之高平者也漸于陵者亦雖高而不失其平之象也亦人之做事之心必欲出于心體之平之象也婦柔順也不孕謂不獲柔順之用也三歲言久也終莫之勝者謂不爲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也此爻之義言進之道有進之分數愈多終必出于心體之平者是卽鴻之漸于陵也其所以必出于平何也以其專

心一意用柔順也人之用柔順亦有不同有用之而獲其用者亦有用之而不獲其用者至用柔順而不獲其用則多爲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矣處漸之道則惟當立定此心專用柔順雖至三歲之久不獲其用亦終不爲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焉是則爲有女歸之德而能貞者也故于漸之義爲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所願謂終必能成孕育之功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此一卦之終再卽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以明于陸之義之重也鴻之飛以象心之用羽者其所以飛之具也亦以象心之用也儀法也可用爲儀謂可爲萬事萬物之法則也承上言漸必于陸者惟欲出于心體之至平也誠使漸之心常出于平則心之本體復矣心之本體既復則因心之用時時呈露皆可爲萬事萬物之法則焉是則正邦之本立矣是有女歸之用者也故于漸之義爲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謂心復其中正之本體則無物可以亂之
也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者取象之卦也妹少女也歸嫁也少女歸于
夫家謂之歸妹卦名歸妹正以夫婦成家之事況
言人心剛柔相劑之用也蓋人之心經綸萬事以
剛爲主以柔爲輔必使剛柔相劑而後人道盡即
如夫婦相助而後家道成其事正同故以歸妹之
事況言心之剛柔相劑之用也其必于此一卦名
歸妹者此卦兩體內兌外震以卦德言之其德爲

說以動動者奮發有爲之義剛之德也說者心體
和平之義柔之德也以說爲動正剛柔相劑之用
也以卦象言之兌爲少女而居內震爲長男而居
外又適有少女歸于夫家之象故名此卦爲歸妹
卦辭之義則正言人心之用必去其用剛而進之
心而後不悖于歸妹之義也征者進也用剛而進
之義也言人之心所以爲萬事萬物之根本者剛
也而剛之所以善其用者則惟在于柔剛柔爲一
則事事行所無事有事如無事也若一有乘剛而

動出位征進之心則于義凶矣施之于事無所利也此可見剛柔相劑之事人之所以自治其心者不可不力也

謹按此卦之義專以夫婦成家之事況言心之剛柔相劑之用也其實各卦之中凡以婦女夫妻取象者卽無非此卦之義又各卦經文于剛柔相劑之用亦幾于卦卦言之是此卦之義實六十四卦之通義也然必于此一卦名歸妹者蓋剛柔相劑雖八卦之所同然乾坤于六子有父母之義故歸

妹之象不當取之于乾坤惟當取之于六子也六子之中一剛一柔相重之卦凡十八卦其必于震兌相重之卦名歸妹者蓋有二義以德言之震坎艮皆剛德也而剛之發用實莫壯于動巽離兌皆柔德也而柔之和順實莫足于說震兌相重乃益見剛柔相劑之用此一義也以象言之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長男少女乃夫婦之常此又一義也震兌相重之卦在于全經之中惟此卦與隨卦共兩卦然隨卦震居內體兌居外體與歸妹之象不相應故名此卦爲歸妹觀于此則益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地言之以明歸妹之義之重也蓋天地者自然之剛柔也剛柔者人心之天地也故必天地交而後萬物興剛柔交而後萬事理其事正同是歸妹之義乃天地不能外之大義也是人事之終終始始須臾不可離之要道也此可見歸

妹之義之重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以卦德之說切釋卦之所以名歸妹之義也歸妹之象當與取女相對看取女者方取而未歸之辭也歸妹者已歸而相其夫之辭也卦德爲說以動則說德卽在動德之內說與動已爲一矣說以動者以說爲動也是說以成其動也是正來歸之妹所以相夫成家之實用也此卦之所以名歸妹

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位不當指中四爻言九二九四剛爻而居柔位六三六五柔爻而居剛位是爲位不當在人則心之剛柔皆不當其正位之義也征凶位不當者言以不當位之心而進此其所以凶也柔乘剛亦指中四爻言六三居九二之上六五居九四之上是爲柔乘剛在人則以不得位之柔乘剛而動之義也无攸利柔乘剛者

言以不得位之柔乘剛而動此所以施之于事無所利也
謹按乘剛之說在彖傳自爲一例在象傳又自爲一例二者相似而實不同如此傳柔乘剛與夬卦彖傳柔乘五剛所指正同蓋彖傳借卦體以明一卦之大義故常合上下數爻之大體言之所謂柔乘剛者正謂上爻之柔乘下爻之剛是一卦之大體如此此彖傳言柔乘剛之例也若屯卦二爻象傳言乘剛則正釋爻辭乘馬之義乘馬卽乘剛也觀于屯之六四在六三之上所乘非剛爻而亦言乘馬則馬不指下爻言剛亦不指下爻言義自可見蓋爻辭只逐爻平說人事不旁及一卦之大體屯之時動德用事動德卽剛也憑藉動德做事卽乘剛也故象傳言乘剛只以卦之剛德言不指上爻乘下爻言此象傳言乘剛之例也推之豫五爻噬嗑震二爻困三爻象傳言乘剛皆與屯二爻象傳乘剛爲一例此傳柔乘剛惟與夬彖傳柔乘五剛爲一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詳見易例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此下六爻皆爲能剛而不能柔者諄切示教之辭此第一爻先發以娣之義欲使有剛德之人常必自勉于柔順也娣卽姪娣之娣對五爻君字取象君者女君也柔得中之象也娣者雖不得中而猶能柔順之象卽鼎初爻取象于妾之義也歸妹以娣者言欲得歸妹之用雖不能柔順得中而有君之用先須勉爲柔順而有娣之用也跛躄也跛能履與履三爻同義言雖跛亦能履也言有剛德之

人果能隨時隨事勉于柔順是不必柔得中也縱不得中而但能柔順則與剛有相劑之用已有合于歸妹之義矣是卽如女君虛位以娣攝內政之事矣如是之人不必才智之甚優也縱如跛躄而但能安詳徐步求其熨貼則于人倫日用之間亦必能處之有道是亦能履矣言征吉者卽承卦辭征凶之言特下轉語言能用柔以劑其剛然後用剛而進則吉也此可見歸妹之義之重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以恒言人能用柔以劑其剛是能以常心應物者也相承猶言相輔言跛之所以能履者以其能剛柔相劑卽如夫婦之相輔而行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因示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眇少一目也眇能視與履三爻同義言雖眇亦能視也幽闇也幽人者只求自慊不自炫露之義卽中庸言闇然坤三爻言含章之義也幽人貞與履二爻同義言此闇然欲自盡之心能貞固而不變也言人心果能柔順則心之正理隨時著現雖眇亦能視也此不須才智之過人也然人之所以不能柔順者則皆以揚才露己之心害之也今也欲醫此病則惟在守幽人之貞務使一心之用專求自慊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必無剛而不柔之病得歸妹之實用矣此能剛而不能柔者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謹按聖人定各卦之名大抵起于卦德其經文取象之義亦多與卦德互相發明如此卦眇跛幽人

三象所以與履卦同者蓋履爲說應乎乾之卦故取象之義皆爲能健不能說之人諄切示教此卦爲說以動之卦故取象之義皆爲能動不能說之人諄切示教其欲人務求自慊不自炫露得剛柔相劑之用則一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卽二爻傳以恒之義言能不失其常心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爲能剛不能柔之人設便門之義也須與賁二

爻賁其須需彖傳需須也須字同義從容和緩之
義也歸妹以須者言欲得歸妹之用惟當用力于
須也反與蹇三爻來反復彖傳剛反反字同義謂
已放之心來復其位也言人習於用剛不能柔順
其柔順之本心既已不知何往矣今也欲妹之來
歸豈有別法惟在以須而已以須則于應物之時
事事從其和緩本心之柔順必將漸漸來復雖不
能得中而有君之用亦必將來歸而有娣之用矣
此所以爲入道之便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言所以設以須之便門者正以其心不當位故以
是開之使之有所自而入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此言能剛不能柔之人果能自覺其病則必能漸
進于柔順也愆期者有所待而不來之辭也取婦
之人與婦成約而婦不至謂之愆期此言愆期者
則正謂有剛德之人有時思用柔順而柔順之德
不能應念而至是卽如歸妹之愆期也信如是則
是自知病矣心已嚮于柔順矣當是之時歸妹愆
期是未歸也然覺其愆期而望其歸則妹之歸雖
遲而歸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言此自覺愆期之心卽其
有待于柔以相輔而行之心也如是則妹之歸雖
遲而歸有時猶勝于終迷不悟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此言柔順之德必有尙實不尙文之心乃能進于
極盛也帝乙商之賢君歸妹來歸之妹也帝乙以
下三句蓋必商之舊事如周太王愛厥妃之事爲
世所傳述者故借以取象亦高宗伐鬼方之例也
君者柔中之象也娣者柔德稍次之象也袂袖也
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以況言柔德愈盛則其心
愈尙實而不尙文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
望謂幾于滿也言有剛德之人求進于柔順必有
專一誠切尙實不尙文之心則其柔順之德庶幾

漸進于圓滿信如是則剛柔一矣剛柔爲一施之于事必有成已成物之實用故于歸妹之義爲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位在中謂柔位正得中也貴與蹇上爻鼎初爻傳貴字同義指天理言之以貴行謂心之發用皆純乎天理之事是爲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此一卦之終特指言貌爲柔順竊歸妹之似而無其實者之事以著戒也筐篚也實謂所以實筐篚之物也承筐之事婦之所以修內職以相其夫者取象之義則以女之承筐象人做事之柔順无實言無柔順之實也羊性剛很不和以象人之不順之病根刲刺也刲羊无血言欲去其不順之病不能真去其病也此爻之義言歸妹之事不務其實而但竊其似施之于事一無所利即兌三爻來兌凶之義也合上數爻觀之務實則以娣猶可不務實則承筐無益聖言至此垂教之意至深切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謂發无實之義于上六一爻也此傳合五爻傳爲文言彼位在中者之德如彼而此乃以承虛筐之事欲竊其似此其可爲深戒者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四

周易通義卷之十五　　　任邱邊廷英學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離下震上

豐句亨句王假之句勿憂句宜日中

豐大也豐卽豐足豐盛之義也卦名豐正指人之所以經綸萬事之才智言之人才智之豐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豐之一卦者專爲人之才智甚豐而不善用其豐者立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豐者此卦兩體內離外震其德爲明以動明者虛明

之義也動者奮發有爲之義也凡人之心剛德不足則不能動柔德不足則不能明不能動則無以爲任事之本不能明則無以得處事之宜二者缺一其于成己成物之實用皆不足也故必如此卦之德能明以動則剛柔具足其所以經綸萬事之才可謂豐矣然聖人設卦所以名之以豐者則正謂才之豐不可恃人一有自恃其豐之心則豐卽爲蔽而其害必及于民物故必有以善用其豐乃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此聖人所以以豐名卦之本義也卦辭之義則正敎人以處豐之時所以善用其豐之道也豐亨者言人之處豐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亨之理無乎不在處豐而時時做事常必一主于亨則心理通明一切智識作用之事不得而亂之矣此所以處豐之道當主于亨也亨以心之所主言之復言王假之者欲其心之能體物也王者心之健也心之主也心之裁決庶事以健爲主故以王象之假至也王假之者謂其剛健爲主之心體物

之無不至也心之應物一主于亨則主宰定矣至其隨時隨事剛健爲主之心又能體物而無不至則自于亨之理益無不盡也處豐之道至此已無不盡故言勿憂者言能以是處豐則無憂事之不治也復言宜日中者再以檢心之要而切指之也日者明之象也中者心之本體之象也日中之象與離三爻日昃之象當對看日昃者離明而不出于心之本體之象也日中者明出于心之本體之象也二三四爻日中之象竝同此言宜日中者言

豐時檢心之法。惟欲使明之發用常必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不使後起之私。得以攙雜用事。則自能體物而無不至。于亨之理益無不盡也。凡此皆所以善用其豐之要道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豐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此釋卦辭之義因廣明盈虛消息之理以見人之不可以自恃其豐正聖人所以以豐名卦之本義也尚貴也王假之尚大者。言應物之心必能體物而無不至。乃爲可尚之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言必使明之發用皆出于此心之本體。乃能以明通收公溥之用而照天下。若雜以後起之智識則見此遺彼終不足以照天下也。日中以下。乃廣明盈虛消息之理以著戒。日之中。日之盈也。中則昃矣。月之望。月之盈也。盈則食矣。推之在天之寒暑往來。在地之高下變遷。盈則消至。虛則息至。是皆其隨時變化而不可違者。況于人心之用。稍涉盈滿。豈有不招損之理。此豐之所以不可自恃其豐也。鬼神。指氣化言之。復及鬼神者。正見盈虛消息之理無之而可逃。欲人之必以盈滿爲戒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豐戒盈之義。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豐之道。惟在以剛柔相應之心隨事體當。自見天則。是爲處豐之最要也。配。匹。配

也。指柔言之。人心之用。以剛爲主。以柔爲輔。如夫婦之相匹。故柔爲剛之配也。主。與坤卦得主。睽二爻遇主。主字同義。心之天則。心之主也。旬。滿也。往謂往而有所爲也。二爻往字並同。尚。嘉尚也。蓋心之所以爲經綸宰制之本者。剛也。惟柔與剛。有相劑之用。是柔卽剛之配也。人之做事。果能體之于心。自見天則。是遇主也。體之以柔順之心。得見天則。是遇其配主也。信如是。則其任事之心雖滿其分量以出之。亦可以无咎。以是而往。必能有功。是

爲有可嘉尙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以能遇其配主故也若過旬則是盈滿爲患不能遇配主者矣滿必招損故致災也此傳之義因恐人誤會雖旬无咎之義故復斷言之以著戒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此言處豐而盈之害因敎之以去病之方也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日中明之至也斗北斗七星也

日中見斗昏之至也疑疾謂人之疑忌之也孚信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有孚之實卽指下事言之言能發若則吉是發若卽處豐之孚也發與蒙初爻發蒙發字同義去蔽之義也此言發卽指蔀言之謂能發去其心之蔀也若語辭也言人之至難得者才之豐也然豐而自恃其豐則豐卽爲蔽是豐卽心之蔀也豐爲心之蔀則雖以日中之明而可以見斗蓋本心受蔽故其昏遂至于此也以如是之心往而做事不出于己心之本然自不協于人心之同然必得人之疑忌不可逃也然則人之處此當何以善其事乎是有孚焉惟在心之能發若而已蓋不自恃其豐則蔀去蔀去則明復明復則日中之明能照天下故處豐之孚惟能發若則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信卽爻辭所謂孚也信以發志言所以施之于事有必然之信者以能自發去其心之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此卽處豐而盈之害再極言之因告以用剛之病根不可以不痛除之也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小星也沛之蔽甚于蔀見沬之昏又甚于見斗以日中之明而至于如是者甚言盈滿之患本心受蔽則其昏必至于此也右肱之象與明夷二爻左股當對看股肱之用皆左柔而右剛左股者用柔之象也右肱者用剛之象也折與離上爻折首折字同義折右肱謂自痛除其用剛之病根卽如折去其右肱然也此爻之義言本心受蔽至于見沬

皆以有用剛之心爲之病根也是右肱之爲害也欲醫此病豈有別法惟在勇于自治折其右肱自取其用剛之病根而痛除之則蔽去而明可復矣故于處豐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大剛健也不可大事與遯三爻傳不可大事同義言處豐之道惟當以柔爲事不當以剛爲事也經文大字訓剛傳文大字例不訓剛此訓剛者以其爲小過經文傳承用之故也詳見易例終不可用

與剝上爻傳終不可用同義言此右肱之剛終不可以復用欲人之永以爲戒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承三爻折右肱之義因卽二爻所指之病再爲之設便門也夷與明夷夷字同義指心體言之謂心之平也主天則也夷主謂至平之心自然呈露之天則也承上言見沬固用剛之病也見斗亦用剛之病也夫以日中之明而至于見斗者正以其用剛做事之心不出于心體之平之故也欲醫此病豈有別法惟在遇其夷主而已蓋人之心自有天則是心之主也心之天則必出于心體之平是心之夷主也今也隨時做事皆必體之以心體之平則至平之心自見天則是能遇其夷主也信如是則本心用事必無日中見斗之失故于處豐之道爲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言才之豐所以能爲心之蔽者皆以心之不當位

故也惟心不當位故幽而不明遂至于日中而見斗也若果能平心體物遇其夷主則本心之明自然來復是乃最吉之行不可不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承二爻三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來與復解兩卦來復之來同義來卽復之義也章與坤三爻姤五爻含章章字同義謂心之明也慶福慶也譽名譽也承上言日中之明而至于見斗見沬皆以失其本體之明故耳故處豐之道惟在不自恃其

豐求復其明之本體而已。果能復其明之本體，則施之于事，必有福慶及于民物，在己亦獲名譽，故于義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傳連四爻傳爲文，但舉經文，不下斷語，欲人之自思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此一卦之終，復極言處豐而盈之害，以爲世之深戒也。屋與家與剝上爻之廬取象之義正同，皆心之習以爲安之象也。豐其屋者，言以豐爲其屋也。蔀其家者，言以蔀爲其家也。其屋其家，卽孟子安其危而利其災之義也。闚其戶，卽連屋家取象，蓋屋與家者，心所安也；闚其戶者，自戶而闚其心也。闃，無人貌。无人，言無復人之本心也。三歲，言久也。覿，見也。言如是之人，致使人闚于其戶，闃然無復有人，雖至三歲之久，不復能見其人焉。此甚言失其本心者，無復有人之本來面目也。處豐如是，能勿凶乎。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翔，翱翔也。易言飛鳥，皆以象人之心，故此言處豐而盈之心，亦以翔言之。豐其屋天際翔者，言其以豐爲屋之心亢而不下，卽如鳥之翱翔于天際也。自藏，謂其人雖有本心，竟不知頓放于何所也。

䷷艮下離上

旅句小句亨句旅貞吉

旅者取象之卦也旅行旅也卦名旅正以指言人之隨時應事之心其故何也蓋人之心隨時應事不能執定此心住于一處一日之中于凡家國天下之事隨到隨應隨應隨過心之過而不留有似于旅故以旅象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旅之一卦者蓋以心之應物卽其隨到隨應隨應隨過之中而天地民物之事無不從此而出得失利害之幾

無不從此而判使其如旅之心稍有不愼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惟旅之時義至難盡也聖人以旅之時義至爲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敎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旅者蓋人之應事之心最患不定最患不明不定不明則其忽忽一過之中其病百出矣惟此卦兩體內艮外離其德爲止麗乎明止者靜定之義也明者虛明之義也止麗乎明者靜定與虛明合併爲一之義也人有如是之德則其隨時應事無不出之以靜定照之以虛明惟此足以盡旅之時義故名此卦爲旅卦辭之義則正敎人以旅時之心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小柔順也柔順謂之小者人有柔順之德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故以小言之卽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亨以心之所主言之旅必主于小亨者心之應事主于小則不病于粗疎主于亨則不雜以智識惟此可以寡失故旅時之心必當主于小亨也復言旅貞吉者言雖一時一事暫時一過亦必主于小必主于亨一于是而不

變是則爲在旅而能貞也在旅能貞則必無不小不亨之病于旅之時義無不盡矣故吉也凡此皆所以處旅之要道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旅小亨者先舉經文而後釋其義也不言旅貞者貞之實卽指小亨言之故不備舉也柔得中指上體之中爻言之柔爻中位是爲柔得中也外外卦也順乎剛

與巽卦傳中順乎剛同義言得中之柔足以順乎其剛也此卦以卦之兩體言之上體柔也下體剛也然離以柔中之德而居外卦則是柔得中乎外居上體而用事之象也柔中之德居上體而用事則足以順乎內卦之剛矣剛柔爲一此卦體之善也以卦德言之止麗乎明則止與明合爲一矣此卦德之善也德必如是乃能盡旅之時義人之處旅欲求幾此是以其道必主于小亨又必在旅能貞則吉也

謹按彖傳于卦德卦體之說先後次序雖各隨文勢之便而有時亦確有至理如晉卦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順德出也因順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睽卦傳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說德出也因說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鼎卦傳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巽德出也因巽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以上三卦皆爲明出于柔順之義惟能柔順故能虛明此自然之理也惟此卦兩體下體爲艮其德爲止止者健之至而不移于外境之義止之德乃剛德也若直言止而麗乎明竟謂明從止出因止生明則理不足矣惟然故此傳之文必先以卦體爲說而後以卦德承之先言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剛無不順之剛矣內卦之止亦卽爲健順合德之止矣止爲健順合德之止故靜定可以生明是爲止而麗乎明也此彖傳之微意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中其事萬變其時萬變其義亦萬變故聖人

極贊其時義之大欲人之不忽于此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旅之事以申卦辭小亨貞之義此第一爻先言世人處旅之通病以著戒也瑣瑣者煩碎之意小亨之反也蓋人心溺于亨則平正通達自不瑣瑣溺于小則柔順體物亦自不瑣瑣瑣瑣者不亨不小之病也不亨則心不通明不小則不能體物不通明而又不體物故瑣瑣也以是處旅災眚其所必有皆其所自取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卽對亨言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至通之理也舍此而別用智識皆窮道也旅瑣瑣則心不嚮于亨而嚮于窮矣故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此言能以小亨貞處旅者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卽就也次次舍也行旅之人必卽次而後得其所安此言旅卽次者則謂卽暫時一過之事亦必欲得其心之所安也資資財也旅所用也懷者取

諸懷而自裕之義也行旅之人必懷資而後不窮于用此言懷其資者則謂卽暫時一過之事亦必有自然之用取諸心而自有也二者皆處旅而主于亨之事也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也事事出于亨是事事得其所安也亨者又四達不悖之道也事事用其亨是事事有不窮之用也若是者何也惟得童僕貞故也童僕者柔順之象童僕之貞卽柔順之貞也如是之事惟能以小之心體亨之理又守之以貞固故能在旅如此是卽卦辭所謂小亨旅貞吉之事也此處旅之最善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終者終竟之辭終无尤言處旅之善未有過于此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句貞句厲
此卽二爻之義特反言之以著戒欲使人之知懼也次者心之所安也焚卽離四爻焚如棄如之義旅焚其次者謂于隨時應事之時剛躁猝發不惟不求其所安而併大反其所安是爲在旅而焚其

次也童僕者心之柔順也喪其童僕謂喪失其心之柔順也貞正也卽卦辭旅貞之貞也貞之寶卽指小亨言之小亨卽心之正也厲危懼也此爻之義言次者人心所自有也人之處旅縱不能卽于次亦何至于自焚其次然人之處旅亦卽有焚其次者惟喪其童僕故也惟喪失其本心之柔順故也人心一喪其柔順則其害遂至于此此可見處旅之心不可不貞又貴于常存危懼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已通謂太甚也傷傷害也與如隨二爻傳弗兼與之與謂心之所與也下如隨三爻傳志舍下之下謂卑下也此下字與五爻傳上字正相對心嚮于柔卽上也柔則順理故謂之上也嚮于剛卽下也剛則逆理故謂之下也彖象傳中凡言上下之處多以天人理欲言之詳見易例言人處旅而焚其次則其自加傷害亦太甚矣其所以自加傷害者何也以喪其童僕故也推求其故皆以其處旅之心嚮于剛不嚮于柔之故則其童僕之喪亦義

當然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此言以外見處旅者之事以著戒欲人知反而求諸本心也處如居處之處旅于處謂于旅之時猶知有所處也資者所用也斧者所以斷也快慊也此爻之義言世人之學以外見爲主不知求慊于本心其于處旅之時以爲理當如此我卽據而行之是亦有所處矣然所處特出于外見未如卽次者之眞得其所安也執定理以爲運用是亦得其

資矣執定理以裁斷庶事是亦得其斧矣然資斧皆得之于外未如懷其資者之反諸心而有自然之用也如是之事以之處旅未必卽至于取災然反之于心終有不能快慊之處以不出于本心之明故也以其學不主于亨故也此小亨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按此快字卽大學自慊之義不快卽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義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謂心未得其正位也心不得位則雖得其

資斧而心實未快是皆可以自覺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承四爻心不快之義因進之以求本心之功也雉者文明之象卽本心之明之象也雉之取象與上爻鳥字當對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故以鳥象之心之體自具文明故以鳥中之雉象之也射者注射之義也射雉者全心之用常必注射于本心之明之象也矢者所以射也一矢亡言費不多也在人則射雉之事以全心所注嚮言之一矢亡

以隨時隨事用心之事言之言其全心所嚮旣知事注于本心之明矣至其隨時隨事又必費一翻思索求必得之是即如射雉者之一矢亡也譽謂人之譽命謂天之命也此爻之義言本心之明心之雉也全心之用常必事注于本心之明是射雉也隨時隨事常必費一翻思索求得其本心之明是即如射雉者之一矢亡也如是則在己之心初無多費然事事如此則終以順乎人而致人之譽順乎天而承天之命矣此可見處旅之道惟當一

主于亨誠不可以不務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字解見三爻傳注逮及也上逮言處旅之心嚮于上不嚮于下故能及于受譽命之事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此一卦之終復即三爻焚次之義極言之以著戒也鳥與小過言飛鳥同義亢而不下心如鳥也焚巢即焚次之義自旅言之謂之次自鳥言之謂之巢也旅人謂旅之人也言其心視旅爲常不知戒懼是其人即旅之人也先笑者遇事不懼也後號咷者至于取災乃號咷也牛性順以象人心自有之柔順喪于易謂喪之于忽易之中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亢而不下則心如鳥矣心如鳥則不顧所安自加毀棄如鳥之焚其巢矣如是之人視旅爲常不知戒懼是其人即旅之人也旅人先笑後號咷固旅人之常態也所以然者以其本心之柔順旣已喪失不存故也此處旅之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上爻傳中言在上者其七卦凡在上皆以在上一爻言之此傳在上亦同一義詳見易例此傳之義言聖人以處旅之道明著于在上之一爻者明乎處旅之心如鳥則其義當有焚巢之事也莫之聞即指焚巢之戒言之言聖人設焚巢之戒如是之明然無如喪牛于易之心終迷不悟故于聖人之戒終亦莫之聞也終莫之聞即夬四爻聞言不信之義是皆聖人苦口教世之言也

☴☴巽下巽上

巽句小句亨句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者伏羲八卦第四卦之卦名也經文巽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巽相重之卦仍名爲巽者重卦之巽猶伏羲巽卦之本義也巽柔巽也謂心之巽也坤之用也說卦傳曰巽入也然詳全經彖傳言巽之德皆直謂之巽無言入者是巽之義亦不直訓爲入蓋心之從容體當柔而善入之義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

心之用巽于八卦爲坤之屬故巽之德卽坤之用也八卦之德皆兩兩而相配乾坤之後必以巽之德與震相配者何也蓋人于民物之事非剛不足以任之非柔不足以體之其于事物來前震動奮發出于不容已之誠心而剛以任之者是震之爲也若其震動奮發之中于物理物情仍能柔以體之者則巽之爲也人之爲人有震德而後能任其事有巽德而後能善其所事巽與震合併爲一則其裁成輔相之實無不從此而起若震而不巽則

雖有任爲己事之心而物理物情皆不能體之曲盡則亦無以善其震之用矣此巽之德所以重也此巽與震所以合併爲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初爻一卦爲巽者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第一爻爲初震德發用常在事初故以剛在初爻之卦象之巽德發用亦在事初故以柔在初爻之卦象之也巽之德其象爲風者人心之巽于物無不能入風行天地之間和柔披拂亦于物無不能入故惟風之巽足以象心之巽也伏羲畫卦

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之後以巽配震者皆以明巽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巽之德善其巽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巽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巽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巽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小柔順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巽小亨者言人之求進于巽之心惟當主于小亨也巽必主于小亨者人心之用主于小乃不病于粗疏主于亨乃不雜以智識有剛德之人求進于巽故其心當主于此也有

攸往者盡心力以爲之之義也復言利有攸往者巽乃健之巽也動之巽也巽入事理正以成其剛動之用故當盡心力以爲之也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能存萬物一體之誠心卽心之見大人也復言利見大人者人心之用至靈至變若柔巽善入之心不見大人則倏忽之間不免雜之以有我之私亦不成其爲巽矣故又言利見大人也凡此皆有剛德之人所以求進于巽之要道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此以卦之兩體釋聖人所以設巽卦之義也重巽指卦之兩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上巽下巽爲重巽在人之心則巽而又巽爲重巽也命卽乾彖傳各正性命之命謂天所賦予于人之正理也申如引而伸之之伸重巽以申命者言人于事物之來必能巽而又巽以體當之乃能使天理之在吾心者相引而愈出也言此正見人心之用不能柔巽則于心之理必不能盡于所以成己成物之實亦必不能盡此巽之德所以重也此聖人所以設巽之一卦之本義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中正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在爻則二爲中五爲中而兼正在人則中正皆指心之本體言之名異實不異也剛巽乎中正者言人之剛健之德必能柔巽乃能復其中正之本體也志卽人之民物爲重之心也順者順不順以就于順之義也柔順乎剛者剛而不柔

則剛不順能柔則順矣是心之用柔非欲以減損其剛也正所以順乎其剛欲以善其剛之用也此傳之義言人之爲人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剛德之行正欲以行其志也然剛之用必能柔巽乃能復其中正之本體而志可行矣若剛而不巽則亦不得其中正之本體而志不可行矣惟然故心之用柔非欲以減損其剛也正欲以順乎其剛有以善其剛之用也用巽之本意如此自然不可粗疏故當主于小自然不可用智識故當主于

亨。體之不可不盡故當有攸往。體之之心。不可雜之以私小故當使此心見大人也。

謹按剛柔健順在人心本爲一德伏羲畫卦所以必分而畫之者正欲人于剛柔二者發用之時各作一翻體認。則剛與柔即各有其得力之處也。其實在人之心果能復其健順爲一之本體則時時發用即決無剛至而柔不至之時亦決無柔至而剛不至之時此在人之識之如此卦上巽下巽是兩體純柔之卦也彖傳以剛巽乎中正柔皆順乎

剛言之重兌之卦上兌下兌亦兩體純柔之卦也彖傳以剛中而柔外言之此正以明重巽之巽即健之巽剛之巽也非剛健之外。別有所謂巽也。重兌之說即健之說剛之說也非剛健之外。別有所謂說也以是通之于全經之中凡兩體純柔之卦無不如此此柔與剛不相離之義也再以推之于重乾之卦兩體皆乾宜無柔矣然乾之德果出于元亨則柔順之德即在于乾之內重震之卦兩體皆震亦宜無柔矣然震之德果出于亨則柔順之德。亦即在于震之內以是通之于全經之中。凡兩體純剛之卦無不如此。此剛與柔不相離之義也。惟然故孔子之作彖傳于各卦卦德之外常必兼中正應之三義以發明之者即正以明此義也中者心之本體也即心之健順爲一之本體也正者心之正位也即心之健順爲一之正位也應者言心之剛柔健順有呼吸相應之用也凡此皆以明各卦之德雖有不同而其出于健順爲一之本體則一也此易中最要之義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巽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柔巽之用必貴有剛健之貞以爲之主即彖傳剛巽乎中正之義也進退者將進將退疑而未決之辭也武人剛健之象也武人之貞即剛健之貞也此爻之義言人以剛德任事則意主于進剛而能巽則不必于進而隨時隨事有進退之疑矣此巽之用也然進退之疑又必貴有武人之貞者蓋柔巽之用必有剛健之貞以爲之主則巽

之用只期于中正而止非無主之巽也若巽而無主則是後文所謂喪其資斧者矣非巽之正也此進退所以利武人之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字對亂字看凡事有主則治無主則亂志治言心有主也蓋進退之疑固不可少然必有剛健至正之心以爲之主則疑而能斷巽只期于中正而止是乃出于有主之心治而不亂者也此用巽之道所以利武人之貞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下數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用巽之道惟貴專注于心之本體則巽之心不嫌其過下巽之用亦不厭其過詳也牀與剝卦牀字同義牀者所安也巽在牀下者言巽入之心已至于心所安矣猶恐體之未盡又更降下其心以求之也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皆有事于神明之官此言用史巫者以史巫之有事于神明況言此心之用專注于心之本體是亦求通于心之神明之義也易凡言享帝享岐山皆此義詳見易例紛若者多方卜度不厭其詳之義也承上言巽爲有主之巽則巽之心不嫌其過下即在牀下可也要使此心之用專注于此心之本體一如史巫之事專以有事于神明則卜度之方至于紛若求之愈詳自更能體之無不盡矣若是則施之于事必有成己成物之實故于巽之義爲吉巽而有主無喪其資斧之病故无咎也按此用史巫即彖傳重巽申命剛巽乎中正之事也蓋用史巫者求通

于心之神明之義也人所受于天之正理只在此心心有其本體亦自有其自然之用就其爲天所命言則謂之命就其本體之善言則謂之中正就其有不測之用言則謂之神明其實一也紛若之義求之古人即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之事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言巽之用專注于本體之中則紛若正可以得中故于巽之義爲吉也

九三頻巽吝

此言雖巽而不能用史巫者之事以著戒也頻蹙也頻巽卽季文子三思後行之事巽而又巽無已之巽也吝不足也承上言巽之用所以不厭其詳者以心之用專注于心之本體故也若心之用不專注于此而但爲無已之巽是則爲頻巽矣是則爲進退而無武人之貞者矣若是則用力雖勤終必無得故于巽之義爲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窮與卦辭亨字當對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上

爻傳窮字並同此傳之義言人之巽專注于中正之本體則其心必主于亨矣主于亨卽心之亨也頻巽之心不注于中正之本體則其心不嚮于亨矣不嚮于亨卽志之窮也以是爲巽所以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爲頻巽之人設便門之義言用巽之道欲悔之亡惟貴心能公也田田獵也三品上殺次殺下殺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供乾豆次殺以供賓客下殺以充君庖禽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于澤宮此可見田獵所獲皆以供神人上下之用也此爻取象之義則以田之有獲況巽之有獲以田所獲之三品皆以供神人上下之用況巽之所獲皆必在于天地民物之事也承上言頻巽之所以吝者以其用巽之心本不從民物起念故也心不從民物起念則用巽無獲固爲可吝用巽有獲亦終有悔何也以心之不公故也惟然故用巽之道欲悔之亡則有道焉其道安在惟在心之能公而已巽之起念心本在于民物巽而有獲獲亦在

于民物是卽如田獵之事志本在于三品田而有獲獲亦在于三品惟以充神人上下之用而已無私焉若是則設心處意專在民物故用巽而悔可亡也此用巽之最要也按此卽震上爻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義亦卽卦辭見大人之義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有功謂實有益于民物也用巽而實有益于民物故悔亡也按此卽象傳志行之義也蓋用巽之志本在民物今有功是志得行也此所以悔亡者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此卽初爻之義而重申之言用巽之道惟在宰之以剛健之貞爲能盡善而無弊也貞卽初爻武人之貞也貞正也貞之實卽指亨言之心之亨卽心之正也武人指心之剛健言之人之剛健之心一于亨而不變卽一于正而不變也是則謂之武人之貞也言吉言悔亡又言无不利又言无初有終者皆卽貞之善而極言之欲使用巽之人必當專

力于此也庚卽十干之庚于義爲更更者更革之事也于此言庚者卽承上无初有終言之事不善而當更是本无初也用巽而能更之是今有終也庚者更革之事巽之所有事也先庚者更之先也後庚者更之後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言于事之未更之先所以致此病者自何日始與事之旣更之後所以善其後者于何日止如是之事皆能曲體之無不到也是卽卦辭有攸往之義也承上言用巽之道今爲反復推言其得失惟貴心能貞

耳惟貴宰之以剛健之貞耳蓋能貞則體之以剛健中正之心而計慮周詳無微不至豈惟無頻巽之吝且可以紛若而得吉獲三品而悔亡施之于事无不利也豈惟于尋常之事无不利而已就使事有不善而无初亦必能更之有道而有終蓋于未更之前所以致病之由與旣更之後所以善後之道無不以至正之心體之曲盡此所以有曲成萬物之實于巽之義爲吉也此用巽至善之道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言九五之義之所以吉者以其用巽之心能得其正中之位故也此言正中卽彖傳中正之義稱正中者取韻之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此一卦之終復卽三爻之義極言之以著戒也資者所用也斧者所以斷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承上言用巽之道惟貴宰之以剛健之貞如是若不能貞而只以無主之心爲頻巽之事則其巽在牀下雖與用史巫者同然遂至喪其資

而無用喪其斧而不能斷是則與用史巫者異矣如是之事本世人常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而守之不變則其凶必矣不惟可吝而已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尙通猶貴也上窮言其心不貴尙于亨是尙窮也正乎凶謂以必凶之道而守之不變是爲以凶爲正也此傳之義蓋欲頻巽者自覺己病而痛改之故特爲深切之辭以發其深省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兩兩相對巽與震正相對之卦

也其所以相對之義以伏羲畫卦證之震爲乾交于坤交在初爻巽爲坤交于乾亦交在初爻剛柔相交同在初爻是卽同時發用合併爲用之義也以經文證之震爲剛德發用之時而再言厲億億卽尋繹事理之義卽巽之事也震蘇蘇爲震而和緩之義亦卽動而能巽之事也據此是震卦經文就震說震已暗包巽卦之義在內矣巽爲柔德發用之時而言利武人之貞是正以動爲巽之事此與坤二爻直方大正言以健爲順之事用意略同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無不以剛柔合一爲用震巽合德亦卽健順合德之義無二義也

䷹ 兌下兌上

兌句亨句利貞

兌者。伏羲八卦第八卦之卦名也。經文兌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兌相重之卦。仍名爲兌者。重卦之兌。猶伏羲兌卦之本義也。兌說也。謂心之說也。坤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兌于八卦爲坤之屬。故說之德。卽坤之用也。人心之說。所以爲坤之用者何也。蓋說者和說之義也。卽和平之義也。夬彖傳曰。

健而說。決而和。是說卽和之義也。本卦初爻言和兌。是兌之德。卽出于心體之和之義也。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凡人之心。健德發用。常患不能和。不能說者。皆以順德不足之故也。若使其心果爲健順合德之心。則健德發用。必能和。必能說矣。據此。是心之說德。卽正從順德而出。此說之德。所以爲坤之用也。諸儒注易。有以喜說之說爲兌之德者。皆以不識乾坤兩卦。所以貫全經之義之故也。八卦之德。皆兩兩而相配。兌之德。所以與艮相配者何也。蓋止爲健之至。健不至。不能止也。說爲順之至。順不至。不能說也。人以一心任家國天下之事。其閒禍福利害。所以撼此心者萬端。若健不至。則不免因是而移奪其心。是不能止也。此止所以爲健之至也。人以一心任家國天下之事。其閒世事之崎嶇。人情之拂逆。所以激此心者亦萬端。若順不至。則不免因是而失其心體之平。是不能說也。此說所以爲順之至也。人有止德。而後心之爲心。不移奪于外境。有說德。而後隨時應事。皆必

出于心體之平。說與止合併爲一。則事事出于靜定。亦事事出于和平。此健順合一之用之所以極其至。成己成物之學之所以盡善而無弊也。若止而不說。則雖行之以至健之心。而心體不平。亦無以善其止之用矣。此說之德所以重也。此兌與艮所以合併爲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三爻一卦爲兌者。畫卦之序。以最下一爻爲初。以次爻爲中。以三爻爲上。艮在三剛卦之中。爲剛之至。故以剛在三爻之卦象之。兌在三柔卦之中。爲柔之

至故以柔在三爻之卦象之也兌之德其象爲澤者說即和平之義而物性之平莫平于水尤莫平于澤中之水故惟澤之說足以象心之說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震巽坎離之後復以兌配艮者皆以明說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說之德善其說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兌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兌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勉于說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兌亨者言人之求

進于說之心惟當專主于亨也蓋人之居心行事一主于亨則自然不說之心漸進于說矣故求進于說之心必當專主于亨也貞者一于是而不變之義也知主于亨矣若是主于亨之心又不免攙和斷續則心之說德終不能進故是主于亨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此所以求進于說之要道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兌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以明說之德關繫于人之重也剛中柔外分兩體言之九二九五各居一體之中謂之剛中六三上六各居一體之外謂之柔外在人則爲剛得中而柔自流行于外也此正釋卦之所以名兌之義也說以利貞者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說之德也先民謂以勞苦之事倡率乎民也犯難謂以犯患難之事使民也忘勞忘死言說之德入人之深也蓋說者柔之德也柔之德非[illegible]剛之外別有

所謂柔也剛得中而柔行于外是人心之說即正從剛中之心自在流出者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是人之所同也此聖人設卦所以設兌之一卦之本義也惟然故人以利貞之功而成其爲說之德則自然有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矣以是施之于民雖勞苦患難之事民莫不忘勞忘死以應之者以說之德眞能愜乎人心之同然故也然則觀于民勸而說之用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有志于成己成物之學者何可不實用其力以求進于說哉

初九和兌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說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心之說德必出于心體自然之和乃爲說之正也和卽乾彖傳太和之和亦卽中庸中和之和也和兌之義與彖傳剛中之義正互相發蓋中者心之本體也和者卽心之本體自然之用也和兌者謂說之用皆出于本體自然之用不雜以一毫後起之造作者也信如是則隨時發用必有自然之天則出焉施之于事未有不中其節

者故于兌之義爲吉也按此卽彖傳順乎天之義也

謹按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健順非兩事也順卽健之順也以此卦言之兌之德爲說是正坤之用也順之用也然彖傳以剛中言之者蓋剛健之德復其本體則其發用未有不和說者也是兌之說卽正健之說乾之說也此爻以和兌言之者蓋心之健德果復其本體之中則健德發用必有其自然之和和兌與剛中非兩義也據此是剛中之中卽中庸未發之中也和兌之和卽中庸中節之和也觀于此則知中庸一書言中言和無一不出于易此可以見中庸之學之所自出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未疑與升三爻傳无所疑同義蓋疑者不安于心之義也說出于心體自然之和則事事中節事事得心之所安故行未疑也此與四爻對看義自可見若商兌則未得所安行有疑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此與初爻皆欲人切實體認求進于說德之正之義初言和兌者欲人之內而體諸心也此言孚兌者欲人之外而驗諸人也孚卽需卦有孚之孚信驗之義也孚兌者謂心之說德施于人而無不信施于事而無不驗是則爲有孚之兌也言人之心自信爲說矣然見諸施行往往與人不相應是未得爲說之正也故欲勉于說之實者必其施于人而無不信施于事而無不驗是則爲有孚之兌矣如是則于成己成物之學必有實益故于兌之義

爲吉反諸心亦必得其所安故悔可亡也是則爲說之正也按此卽彖傳應乎人之義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人信其志也人信其志卽兌之孚也卽彖傳忘勞忘死之義也

六三來兌凶

此爻之義特指世人以作用爲說者之事以著戒卽姤卦勿用取女之義亦卽歸妹上爻承筐无實之義也來者自外來之義也來兌者謂心無說德

以在外作用之說爲說者也承上言和兌之兌體諸心而得其和也孚兌之兌驗于人而有其孚也是皆實有其德者也若此心本無說德而特假作用之說以爲說是則爲外來之說非吾心自有之說矣如是之事貌竊其似而無其實施之于事必無成己成物之實用故于兌之義爲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傳與初二兩爻傳當對看蓋反諸心而未疑以心之得其正也施于人而見信亦以心之得其正也位不當則心之不得其正者也心不當位則來兌反以致凶故人之求進于說者惟貴反而求諸心也

謹按聖人以八卦立教欲人復其八者之德之正也恐人以其似是而非之事誤用其力故各卦經文皆有眞切指示防病之辭乾言无首吉者正以見意氣之剛不得爲健之正也坤言黃裳元吉者正以見外見之順不得爲順之正也以下六卦亦皆以其似是而非之事分晰言之震遂泥者不得

爲震之正頻巽喪資斧者不得爲巽之正入于坎窞者不得爲坎之正日昃之離不得爲離之正艮其腓艮其限者不得爲艮之正來兌者不得爲兌之正皆聖人眞切指示防病之辭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此爲不能說而求進于說者設便門之義欲其知所用力也商兌者商量卜度以求進于說之義也未寧者未得其所安也介與界通謂有劃然之界限也疾病也此言疾謂自覺其病也疾有喜與无

妄五爻損四爻疾有喜同義心之不說心之疾也始不說而終進于說是疾去而有喜也言人心體不能和說是誠心之病也然如是之人亦惟患不能發眞心求進于說耳果能隨時隨事常必商量卜度以求進于說雖一時于心之本體未必卽得所安然用心在此則于己心說與不說之辨必有劃然之界限矣是自覺其不說之病矣信如是則知病去病雖不能遽進于和兌然心之不說之病亦必能漸去而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言人能商兌則不獨有喜亦必有福慶及于民物也按此爻經傳最可味商兌之德較之和兌孚兌之德則有間矣然經言有喜傳復以有慶言之可見當職任事之人果能隨時隨事求進于和平則其有裨于民物甚大聖言及此與人爲善之意情見乎辭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此言求進于說之實功必在于能變其剛欲使有剛德之人知所以實用其力也孚者必然之信驗也剝卽剝卦之剝剝之爲義卽剝卦傳柔變剛之義也厲危懼也言說德人人所有所以不能說者以其剛之德不純乎本體故也剛而不柔故也惟然故欲求進于說則有孚焉其孚安在惟在于剝而已惟在用柔以變其剛而已果能變其不純乎本體之剛爲純乎本體之剛則心之德自進于說矣此所以爲求進于說之孚也此所以有剛德之人求進于說之心不可不常存危懼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言必變其不能柔之剛爲剛柔合一之剛此心乃爲正當其位也此兌之孚所以在于剝也

上六引兌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以終卦辭利貞之義也引與萃二爻引吉之引同義引而長之之義也言人知用柔以變其剛則庶能進于說矣然說之德又非一時一事之事也必能引而長之使無時無事不說乃爲說之成德此卦辭言求

進于說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言上六一爻所以發引兌之義者蓋恐兌之德不能引長其兌卽是心之未光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既爲心德則八者之德本爲一德其用亦無不貫終始此以德之渾然一體者言之也然畢竟一心之德既分八者以言之則所指既有偏全其發用亦自分先後故八卦之

德無不兩兩而相對乾坤相對者以心之統體而言之也震巽相對者以心之發用最早遇事卽現者而言之也坎離相對者以心之功用最盛貫乎萬事萬物之中者而言之也艮兌相對者以心之德已成熟火候最足不因外境而有所變易者而言之也兌與艮相對之義以伏義畫卦證之艮爲乾交于坤交在三爻兌爲坤交于乾亦交在三爻剛柔相交同在三爻是卽同時發用合併爲用之義也以經文證之艮言行其庭庭卽平之義也卽和平之義也不見其人者無人之見存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者無己之見存也無己見無人見心體乃平是艮卦經文就艮說艮已暗包兌卦之義在內矣此卦言孚于剝亦正指變剛之事言之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此與坤卦經文卽承乾卦言之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用意正同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無不以剛柔合一爲用艮兌合德亦卽健順合德之義無二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五

周易通義卷之十六

周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邱邊廷英學

坎下巽上

渙句亨句王假有廟句利涉大川句利貞

渙者散也散釋之義也卦名渙專指去心病之事言之爲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之爲人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人無剛德是無其本也無可言也有剛德則有其本矣然獨有一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病根潛伏于中以爲之主則

其隨時做事時時發病事事發病措之于事亦處處不得其安如是之病如但欲隨事矯正而克治之則用力勞而病根終不可除其病亦終不可去無已則須有以散釋之使其潛伏之病根渙然消釋乃能復其健順合一之本體所謂渙者正指散釋心病之事言也五爻言渙汗取象最切人身腠理有病處處不安一汗而愈則無不散矣人心有病亦處處不安所謂渙者亦正欲其一汗而愈則無不散也聖人設卦垂教以渙之義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渙者此卦名渙兼兩義以卦德言之卦之兩體內坎外巽其德爲險而巽險者剛健之德能練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也巽者柔巽之義也剛健之德至練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而其用仍能柔巽是正得力于渙者之事也以卦體言之下坎上巽又三剛三柔之卦也三剛三柔之卦上本乾體下本坤體非巽坎也今也上體之剛來交于二而成坎是剛得中也下體之柔上交于

四而成巽是柔得位也人之一心剛能得中柔能得位則必無不散釋之病矣卦德卦體皆有合于渙之義故名此卦爲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渙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以心之所主言之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自然之理也人心剛而不柔皆私與意見害之若此心一主于亨則私與意見漸漸消釋矣此所以渙之道當主于亨也王假有廟以體物之誠言之王者心之健也假至也王假者言剛健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王

假與家人萃豐三卦王假同義有廟與萃卦有廟同義王假有廟者言能以有廟之心體物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人心剛而不柔皆以體物不誠之故故以是言之是卽坤彖傳坤元之義順出于元之義也利涉大川以隨時隨事用力之事言之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利涉大川者言當隨時隨事行其健又隨時隨事用順以行其健如是之事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則自然事事進于健亦事事進于順也利貞卽承上三

事言之言如是之功必當行之以貞不可有攙和間斷也合而言之心之所嚮一主于亨則心有主矣體物能誠則無隔膜不親之患矣其做事也事事健事事順又全力注之則自無不順之病矣如是之功又行之以貞一于是而不變向何心病之不去乎此所以爲散釋心病之要道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兼卦體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來指九二言來者自上體來也上體之剛來而居二則剛得中矣剛得中是習坎心亨之德也心亨故不窮也此內體之善也柔指六四言柔爻柔位是得位也外外卦也下體之柔交于上而居四是柔得位乎外也柔得位乎外則上同矣上同者言上體之柔與下體之剛合併而爲一也此外體之善也合兩體言之剛能得中柔能得位是心之無病者也求進于此非專主于亨不可故經言渙之道當主于亨也王在中指二五言在人則王者心之健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剛健之德復其本體是王在中也剛健之德必體物以誠乃能在中故經言王假有廟也乘木指卦象言坎之象水巽之象木木在水上是乘木涉川之象也言必如乘木涉川者順以行健而全力注之于渙之事乃能有功故經言利涉大川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散釋心病之事以申卦辭之

義此第一爻言渙之事必能變其不能柔之剛爲能柔之剛始爲渙之實驗也拯馬壯與明夷二爻拯馬壯同義拯救也馬者健行之物以象心之健也壯與大壯之壯同義謂剛之盛壯也此言用拯卽承卦辭所指三事言之言人剛德之所以爲病者非剛之爲病乃剛而有用壯之心之爲病也故欲勉于渙之實者必用亨與假廟涉川之事自救其如馬之壯則吉蓋馬去其壯則剛爲能柔之剛剛無病矣故于渙之義爲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六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惟以剛健之德之能進于柔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此卽卦辭渙亨之義再復親切言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奔就也机與几通人所憑以爲安者奔其机謂人之隨時做事常必自就其心之所安也言人用剛做事當時不覺其後必悔所以然者以其用剛不順常不卽乎心之所安故也是卽所以受病之處也惟然故欲勉于渙之實者惟在隨時做事常必自就其心之所安若奔其机者則心安而悔可亡也此所以去病之要道也按此爻所謂机卽卦辭所謂亨也蓋亨者心之本然也心所安也事事主于亨卽事事得所安而病去矣此所以爲不勞而病去之要道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願謂得其心之所安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卽所欲去之病特爲切指其病根之所在欲人之知所注力也躬與蹇二爻匪躬躬字同義卽論語言克己己字之替身字也蓋人之剛而不順皆私與意見害之私固己也意見亦己也是皆躬之病也是病之根也故渙之實惟在于能渙其躬能渙其躬則病根去而無病之本體復矣信如是則不獨前日之悔今可漸亡而心爲無病之心亦自是可以无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與泰初爻咸初爻傳志在外同義言必心爲無己之心乃得爲誠心在于民物也

六四渙其羣句元吉句渙有邱句匪夷所思

此卽渙之事之自然及物者言之因發元吉之義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羣同類也渙其羣者言渙之實不獨可盡于己而併可及于人卽各卦言富以其鄰不富以其鄰之義也元卽乾元坤元之元是健順之德之所從出也此爻之義言人與人共事己之心果爲正當其位之心則同類之人必有

自然之感格故渙之事可及于羣其所以然者何也以其有元德故也葢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合一自然可以及物故渙之事惟有元德則吉也渙有邱以下遂卽元吉之義而極言之欲人之知所注力也邱與頤二爻邱字同義高明之象也夷醜夷也言人知元德關繫之重則知渙之一事貞自有上達天德日進于高明之事迥非常人思議之所能及也按此爻元吉卽正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心無私曰光視萬物如一體曰大光大正指元德言之言以心之光大故渙之功自然能及于羣此元吉之義之所以重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句渙王居句无咎

此卽初爻拯馬壯之事再爲眞切言之欲使有剛德之人能自知其病根之所伏而自去之也渙汗者言渙之事當如汗之事也渙必取象于汗者人身腠理有病處處不安一汗而愈則無不散矣取

象于此者正見人心有病處處不安吾之所以渙之者亦當使之一汗而愈而無不散也大剛健也號讀平聲與夬卦孚號惕號號字同義謂人之哀誠迫切之心也蓋世之能剛而不能柔者剛健之德與哀誠迫切之心皆其所素有也然惟自恃其剛健自恃其哀誠而徑以行之而剛健哀誠之中遂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而其病遂不可去是此大號之心卽其病根之所伏也惟然故渙之事必以汗其大號爲渙之實際信如是則渙在于

王之居矣。王者。心之剛也。居者。心所存主處也。言能汗其大號。則渙之功。眞在于心所存主處矣。如是則健爲無病之健。心始爲無病之心。而本體復矣。故于渙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言必渙在王居此心乃能復其正位也。此汗其大號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上九渙其血句去逖出句无咎

此一卦之終。遂即五爻之義而終言之也。血者。傷

害之象也。逖遠也。言能汗其大號。則其傷害此大號之心者去矣。是能渙其血也。渙在王居。則不惟一時不受其害而病根既除。是使害此心者去此心而遠出也。故于渙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即指逖出言之。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謹按此卦名義與解卦正相似。其言去心病之事亦正相同。然微有分者。解卦得名。以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得名。故卦辭爻辭。皆對濟在外之險言之。言欲濟在外之險。須自去其心之病也。此卦得名。以剛得中柔得位得名。故卦辭爻辭。皆不及于外險之事。直專以去心病之事言之。此兩卦之辨也。

䷻兌下坎上

節句亨句苦節不可貞

節者。分限之義也。卦名節。專指人倫日用人與人相接之地。各有截然不可踰之分限。言之論語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記言大禮與天地同節。即皆此卦節之義也。聖人設卦。所以設節之一卦者。何也。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相繫相維。不外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之相接。其相接之地。必各有肫然不容已之心。

亦必各有秩然不可越之分。人與人羣居萃處。隨時隨地。必各止乎其分。不相踰越。乃能久而相安。此節之義所以重也。節之事。又非可使民自爲之。必有民物之責者。爲之酌中定制。使之彌綸于日用之間。然後四海之大。生民之衆。皆可以各止其分。各遂其生。羣居和壹。而不至于亂。此節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實者。爲至重也。聖人以節之事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節者。蓋節之爲節同。而所以爲節者不同。有出于本心自然之節。可以通行于民物者。亦有不出于本心自然之節。不免倚外見爲之。不可以通行于民物者。二者施之于事。得失懸殊。故節之道。必出于和平中正之心。乃可以爲四達不悖之道。此節之時義之不易盡也。此卦兩體。內兌外坎。其德爲說以行險。險者人情事理自然之分限。即人心自有之分限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制節之事。必熟透于人情事理自然之分限。又行之以和平中正之心。則節爲自然之節。而可以通行于民物矣。必如

此卦之德。乃可以盡節之時義。故名此卦爲節。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制節之道。必以是爲準也。亨者。人心至通之理。施之于事。處處可以通行者也。節以苦名者。苦與甘。取義正相對。蓋即乎人心之安。謂之甘。不即乎人心之安。謂之苦也。不可貞。與坤三爻无妄四爻可貞之義。正相對。可貞者。可以常行之義也。不可貞者。不可以常行之義也。言節之事。必出于人心至通之理。乃可以通行而無窒礙。故節之道。當主于亨。節出于亨。是可以常行之

道也若不即乎人心之安而為苦節則非至通之節矣節不出于亨是不可以常行之道也明乎此則制節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不可雜之以外見矣此所以為制節之要道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柔分者六畫之卦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在人則剛柔適均無偏勝之患也剛得中指二五言剛爻居二體之中謂之剛得中在人則誠切不容已之心皆出于心之

本體是為剛得中也以上二事以卦體之善言心體之善節出于如是之心此節之所以能亨者也若夫苦節之事其心皆剛而不柔有偏勝之病是剛柔不能分也剛健之德不免雜之以外見不純出于心之本體是剛不得中也心為如是之心則其節為苦節以其道不出于本心至通之理而其道窮也此所以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再以卦德卦體之說重釋卦辭節亨之義因推之天地聖人之節以明節亨之義之重也說以行險解見卦辭注當位指五言中正亦指五言以九居五中而兼正是為正當其位也前言剛得中兼二五言此復專指五言者因欲明節亨之義之重故復以當位中正作指點之辭欲人之不忽于此義非二五之德之有優劣也詳見易例通即卦辭所謂亨也言能說以行險則是以當位之心為節矣以當位之心為節故其節大中至正而可以通

行于天下此可見制節之事惟當切體諸心非可參之以外見者也天地以下遂即天地聖人之事而推言之言天地之寒暑往來有自然之節故四時生物之功成是天地之節之亨也聖人制度有自然之節故能上不傷財下不害民而公私無不利是聖人之節之亨也觀于此則益知節之時義必當一主于亨不當雜之以外見矣此可見節亨之義之重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制節之事以申卦辭節亨之義此第一爻先即節所從出之地示人以真切體認之方欲其不誤于用力也戶與豐上爻闚其戶之戶取象之義正同戶者所居之屋之戶也戶以內爲人所居故以戶以內爲心之象以不出戶爲切體諸心之象也庭與夬卦揚于王庭艮卦行其庭之庭取象之義正同庭者平之象也不出戶庭者言當切體之本心而得其平不可雜之以外見也以上俱詳易例此爻之義專對節之雜以外見

者言之蓋人以外見爲節則其節未有不至于苦者以不出于心之本體故也不出于心體之平故也故制節之道惟在于不出戶庭不出戶庭者謂不離乎心之本體而得其平也信如是則節之爲節必爲至通之節而可以通行于民物矣故于節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即彖傳所謂通也即卦辭所謂亨也塞者不通也即彖傳所謂窮也不出戶庭知通塞者言人能切體之本心而得其平則于節之亨與不亨必能自知之也以是爲節故于節之義爲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即初爻之義再晰言之亦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出門與同人隨兩初爻出門取象之義正同門以內有私之地也門以外無私之地也故出門爲心之無私之象也出門庭與明夷四爻出門庭取象之義正同庭平也出門而得其庭正謂體之以無私之心而得其平也以上亦詳易例此爻之義

與初爻之義正相發初爻之義對有外見者言之此爻之義對心體不得其正者言之也言人之制節知求之心則可無外見爲主之病矣然心必爲無私之心始可以爲制節之準是所謂不出戶而得其平者正謂其出門而得其平也若自謂求之心矣而心非無私之心是非出門之心也自謂體之于心得其平矣然心非出門之心則其所謂平者實亦未能出門而得其平也若是則心爲有病之心節亦非至通之節施之于事必亦不可通行

于民物故于節之義爲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即時義之時也極如皇極之極中之義也失時極言不能體之以無私之心而得其平則其所謂節者必失時義之中此其所以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言制節之事亦必以誠求之心爲本也不節者言于制節之時不得其自然之節也若語辭也嗟若與離五爻戚嗟若同義謂憂戚之心形爲嗟歎也

言節之道固當主于亨矣而制節之事仍必以心之能誠爲本有如于制節之時不得其自然之節因致形爲嗟歎者是則爲能誠以求之矣制節之事有誠求之心以爲之本則因誠生明于自然之節必能有見故于節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又誰咎與同人初爻傳又誰咎同義言能求之以誠則必有得于自然之節矣故人不當復咎之也

六四安節 句 亨

此承三爻嗟若之義因告之以制節之準正以見卦辭節亨之義之不可易也安節者謂以心之所安爲節也亨即卦辭所謂亨也言人當嗟若之時則當何以制其節哉即以心之所安爲節可也即以心之至通之理爲節可也此所以制節之準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道即天道也象傳中上下字多指天人之分言之詳見易例承猶順也此傳之義因即爻辭之義而究言之言亨者天之道也信能以安爲節而體

之于亨是即所以承順乎天之道也此節亨之義之所以不可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即承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甘節之義解見卦辭注尚嘉尚也言能以安爲節而體之于亨則節不出于苦出于甘矣蓋安節者己心之所安亦人心之所安也人人以爲甘不以爲苦是則天下之達道也故節之義惟此爲吉循是以往則事事有可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位中指心言之言是甘節之事惟心之居位中者乃能爲之是決非一切後起智識之事之能爲力也按此卽彖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義也

上六苦節句貞凶句悔亡

此一卦之終復發苦節悔亡之義以垂教于後世亦如孔子取狂狷之義也蓋狂狷非中道而終勝于凡民苦節非甘節而終勝于無節故必守苦節之貞欲以通行于民物則凶若只以獨行己志則

猶可以悔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此傳與爻辭爲往復之辭爻辭謂苦節之道雖不可以經世而猶可以自安其心此傳則謂苦節道窮終非可以經世之道也

䷼ 兌下巽上

中孚句豚魚吉句利涉大川句利貞

中者剛中之德也孚者信驗之義也卦名中孚正指剛中之德有必然之信驗言之爲有剛德之人立敎其故何也聖人之意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剛也剛之所以爲剛者中也有剛德而求進于中是乃成己成物之學之第一義也然剛之中與不中實不可以含糊假借是有必然之信驗焉剛柔爲一是卽中之驗也剛柔不爲一是卽剛之未進

于中之驗也以是自驗其心則剛之中與不中可以自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中孚之一卦者蓋欲有剛德之人以是而自驗其心則可以進于中也此所以以中孚名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中孚者此卦以卦體言之上下四爻剛中二爻柔是柔在剛之內也二五兩剛爻分居兩體之中是剛得中也在人則柔在剛內是柔與剛合爲一也剛柔爲一剛必得中是中德必然之信驗也以卦德言之內兌外巽其德爲說而巽八卦之德皆統

于乾。乾之健。乃心之主也。今也能說。是卽乾之說。剛之說也。能巽。是卽乾之巽。剛之巽也。剛健之德能說能巽。是亦剛柔合爲一也。剛柔爲一。剛必得中。是亦中德必然之信驗也。卦體卦德皆爲中德必然之信驗。故名此卦爲中孚。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進于中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豚魚。魚名形似豚。故名豚魚。亦名江豬。卽俗所謂拜風婆者豚魚吉。言德如豚魚則吉也。蓋豚魚行于水中。所嚮無前。是其健也。游泳而進。是其順也。豚魚吉者。

言豚魚之行健卽是順。順卽是健。是健順爲一者也。人之德亦健順爲一。如豚魚則吉也。此句以心之德言。利涉大川。則以隨時隨事用力之事言之蓋涉大川者。臨不測之險。心無退縮。是其健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是其健之順也。涉大川者。健與順同時並到之象也。利涉大川者。言人之隨時做事之心。亦當使健與順同時並到。如涉大川者然也。復言利貞者。卽指涉大川之事言之。言如是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有攙和閒斷也。信

如是。則剛柔必漸爲一。剛可進于中矣。此所以爲求進于中之要道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中孚之義也。解見卦辭注。孚乃化邦。言有如是之德。則是中之孚矣。有是孚。則自然足以化邦。是又中之孚之可驗于事業者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此兼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信與坎卦傳行險不失其信信字同義。信爲必然之信之義。卽卦辭所謂孚也。信及豚魚者。言豚魚常健常順。無健而不順之時。是豚魚有必然之信也。人心亦常健常順。無健而不順之時。則其必然之信。與豚魚等矣。是爲可信之德。及于豚魚也。信及豚魚。則有中德可知。此豚魚之吉。所以爲中之孚也。乘木舟虛。以卦象言之。兌之象澤。巽之象木。木在澤上。是乘木涉川之象也。乘木涉大川。健也。舟虛。順也。乘木

舟虛卽健與順同時並到之象也人之隨時做事之心亦必使健與順同時並到如乘木舟虛之事于中德乃能得力此中孚之功所以利涉大川也中孚以利貞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中孚之德也乃應乎天者言必以利貞之功而成其中孚之德然後健順爲一心之健乃與天之健相應也此涉大川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健應乎天則中德成矣此涉大川利貞之功所以爲求進于中之要道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人之剛德中與不中皆有必然之信驗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中與不中之孚皆可以體諸心而自覺也虞安也燕亦安也安者心之澄然無事之義也虞吉者言人之心果復其健順爲一之本體則心之發用事事健亦事事順此心澄然無事是虞也虞卽中之孚也故于中孚之義爲吉也有它以下因卽以不中之事言之有它謂心有它也人之心不純乎本體不免有後起之私以閒雜之是心有它也有它則心之發用有時順有時不順此心不能澄然無事是不燕也是卽不中之孚也以此而言心之虞卽中之孚不燕卽不中之孚是皆可以體諸心而自覺者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未變者心不失其本體之義也言中孚初九所以發虞吉之義者蓋心不失其本體乃能虞也故虞卽中之孚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此言中之孚在于剛柔之相應因卽教之以用柔變剛之功也鶴者心之象也易凡言鳥皆以象人之心言鳴者以鳥之鳴象心之發用也鳴必稱鶴者鶴鳴最和以鶴之鳴象心之發用之和也陰者地之氣也柔之象也在陰猶言出于陰也言在陰者以鶴之鳴之出于陰象心之發用之和之出于柔順也其子與鼎初爻其子取象之義略同彼言其子妾之子也此言其子在陰之鶴之子也子者剛之象也子爲在陰之鶴之所生是剛出于柔之

象也和猶應也言鳴鶴在陰而其子自然和之以象人心發用之和果出于本心自有之柔順則剛健之德即從柔順而出未有不相應者也此正言剛柔相應之德所以爲中之孚也以下二句因即以用柔變剛之功教之好爵即孟子天爵良貴之義指剛德言之蓋人心之健乃天之所予而其分最尊者故謂之好爵靡與縻通取縻爛之義即變剛爲柔之義也雜卦傳曰剝爛也剝卦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剝之事爲柔變剛取剝爛之義故此

言柔變剛亦取縻爛之義縻之者言欲剛之變爲柔即如米之化爲縻融化成液渣滓無不盡之義也承上言剛進于中則剛柔自然相應如此然則我有剛德可不用柔以變化之以求自復其剛之本體乎言爾我者特爲覿面告語之辭欲人之聞而動其心也

謹按鼎卦名鼎即專取柔變剛之義所以取象于鼎者蓋謂以巽火徐徐烹煮則鼎中之實即可以融化成液渣滓無不盡也鼎四爻公餗餗即饘也即縻也餗之取象即正取剛柔爲一之義與此爻縻之之義正互相發是皆易之可以參會者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人之心所以能剛柔相應如鶴鳴子和之事者以其心之發用皆出于本體之中之故也此剛柔相應所以爲中之孚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此言剛柔不爲一者之事也敵者兩立均敵之義即不一之義也鼓罷者作輟之象泣歌者憂樂之

象也承上言剛柔相應則剛柔一矣剛柔一則剛即是柔柔即是剛無兩立之形是無敵之可見者也若剛柔不爲一而猶爲二則猶有兩立之形是猶有敵之可見者也得敵者也得敵則心之健不全出于順發用自不能一心之應事一念以爲作一念以爲輟一念以爲憂一念以爲樂剛柔不應心亦不安皆以剛柔不爲一之故也是得敵即不中之孚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言心之發用所以不出于一者正以其心不當其心之正位之故也此得敵之事所以爲不中之孚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此言能養其柔順則剛柔可一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近也月望謂月滿時也月幾望者以月之幾于望象心之柔順之德近于圓滿也馬剛健之象也匹者兩相匹敵之義卽三爻所謂敵也言人有剛德而柔順不足故剛柔不一剛與柔兩

立而成敵今欲一之惟在養其柔順而已若使柔順之德漸充漸長日進于圓滿則剛皆化爲柔矣剛化爲柔則剛之爲匹之形亡矣信如是則剛柔爲一剛進于中矣是卽中之孚也故于中孚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類卽匹也絶卽亡也絶類卽匹亡也絶類上言至剛化爲柔兩立爲匹之形亡則剛德日進于上矣上指天道言之絶類上卽象傳應乎天之義也此馬匹之亡所以爲中之孚也

九五有孚句攣如句无咎

此以中之孚之驗于人者言之卽象傳孚乃化邦之義也攣固也攣如者人己同心固結不解之義也承上言剛柔一則中不一則不中此固須體諸己而亦可驗諸人是有孚焉人之心無不同也理無不同也果使心之發用誠能動物而至于攣如是卽中之孚也若是則于中孚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言是攣如之事惟心之正當其位者能之此所以爲中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能剛而不能柔之病以著戒也翰音對鶴鳴取象翰羽翰也卽飛鳥之別名亦以象人之心翰之音亦以象心之發用也登于天卽豐上爻傳天際翔之義以象心之發用上而不下之極致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言

人有剛德。而不能柔順。則其心之發用。上而不下。如翰音之登于天然。是亦世人常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于成己成物之事。皆無其實。其凶必矣。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言心之發用。至于如是。未有能久而無失者。是不可以不切戒也。

䷽ 艮下震上

小過句　亨句　利貞句　可小事句　不可大事句　飛鳥遺之音句　不宜上宜下句　大吉

小。柔順也。柔順謂之小者。人有柔順之德。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防患之心。亦必能入細。以心之入細故。以小言之。卽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過。謂過乎常分也。卦名小過。正指柔順之德。必欲過乎常分言之。專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敎。其故何也。蓋人之心。所以爲經綸萬事之本者。剛也。而剛之

爲。剛所以善其用者。則惟在于柔。世之有剛德之人。亦未必全不柔順也。然其體物之心。常有不到。防患之心。常有不盡。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地。亦終無實。蓋者皆以柔順之德。未能過乎常分之故也。聖人之意。則謂事物之來。其情萬變。人之思患豫防之事。其隱伏而難見之情。亦萬變。當其事者。必使此心兢兢業業。無微弗至。有過乎常分之柔順。乃足以盡乎柔之用。乃足以善其剛之用也。此聖人所以特設小過一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

卦名小過者。以卦體言之。六畫之卦。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此卦中二爻剛。上下四爻柔。柔多于剛。是小過之義也。以卦德言之。內艮外震。艮德爲止以動。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止者靜定之義也。以止爲動。是震動奮發之心。常出于靜定。亦小過之義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小過之義。故名此卦爲小過。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小過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過必主于亨者。小過不亨。是畏葸非小過

也。故小過必主于亨也。利貞者。言此主于亨以爲小之功。必利于貞。不可有攙和斷續也。大剛健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以小過之時義言之。言人處小過之時之心。惟當以柔順爲事。不當以剛健爲事也。飛鳥二句。乃設爲鳥言以覺世之辭。不宜上宜下。卽所設爲鳥之言也。遺與問遺之遺同義。音如魯頌懷我好音之音。謂鳥語也。遺之音者。謂鳥遺我以好音也。上高亢也。下卑下也。不宜上宜下。適鳥與心言之。就鳥之飛言。愈上則愈窮。下乃得其所止。是鳥之不宜上宜下也。就人之心言。亦愈上則愈窮。下乃得其所止。是心之不宜上宜下也。蓋心之用。倏忽靈變。與飛鳥同。其不宜上宜下之理。亦與飛鳥同。故設爲鳥言。以告之。言鳥于上下之際。更涉多矣。利害審矣。其惠我之好音如此。是不可不引爲前車。而奉爲切戒者也。大吉。卽承上不可大事言之。言所謂不可大事者。非謂廢剛健而不用也。正謂心之宜下而不宜上也。若果此心之用。常下而不上。則剛健之德。以柔順行之。亦必無

悖于小過之時義矣。是用剛健亦吉也。凡此。皆所以求勉于小過之實之要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名卦辭之義也。小者過。指卦之二剛四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柔順之數。常多于剛健之數。是爲小者過也。此正釋卦名小過

之義也小者過而亨卽通卦辭釋之言小當過而必主于亨是乃小過之實也過以利貞者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小過之德也過以利貞與時行者言必以利貞之功而成其小過之德乃能隨時隨事盡小過之時義是爲小過之道與時行也柔得中以下四句又借卦體作指點之辭以明小過之時義柔得中指二五言柔爻中位是柔得中也剛失位不中指三四言三剛不中四剛不中又失位也在人則當小過之時必用柔乃能得中此所以

小事吉也用剛則心失位而不中此所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言心有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卽通不宜上宜下與大吉之義釋之言心之用上則逆于理此所以不宜上也下則順于理此所以宜下也誠使此心常下而不上則剛健之德以柔順行之亦必能順于理矣此所以大亦吉也餘見卦辭注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飛鳥以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能小過與不能小過之得失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特爲發人猛醒之辭欲其人之知懼也言世人招致凶害其情萬變然爲仔細推求其故實無別故只以此心飄忽不定如飛鳥之故耳此小過之義所以重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言世人百病可醫獨此飛鳥以凶之心爲不可救治之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爻之義正以詳言小過之心所以用柔用剛之道也遇與各卦言遇主之遇同義謂適相值也妣母也爾雅釋親母爲妣是妣卽母也此對祖言謂王母也蓋人之用柔用剛義難偏廢然以小過之心處之則柔可過剛不可過故假祖妣君臣之象以明之祖與君皆健之象也妣與臣皆順之象也在此爻四象並陳則是于健順之中又自分健順之象也祖與妣皆天屬主恩者也是宜用柔順者也祖妣而分健順是于用柔順之中又自分健順

之象也。君與臣皆以屬主敬者也。是宜用剛健者
也。君臣而分健順。是于用剛健之中、又自分健順
之象也。今以用柔順之道言之。祖者健之順也。妣
者順之順也。同爲柔順。而妣之柔順。必過于祖之
柔順。以小過之心而用柔順。則宜過于祖之柔順。
乃遇于妣之柔順。此小過之心。所以用柔順之道
也。以用剛健之道言之。君者健之健也。臣者順之
健也。同爲剛健。而臣之剛健。必不及于君之剛健。
以小過之心而用剛健。則宜不及于君之剛健。乃

遇于臣之剛健。此小過之心。所以用剛健之道也
以此言之。用柔用剛。固難偏廢。然一出于小過之
心。則柔常過。剛常不過。是則小過之時義然也。故
于小過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言既用剛矣。何爲不及其君。不盡其量乎。蓋以
小過之心而用剛健。只可如臣。不可再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言思患豫防之心。不可不爲其過也。戕害也。從
或戕之。與益上爻或擊之語意正同。言戕害之至。
不知其所自來也。言小過之心。事事謹小慎微。防
未然之患。此自世人觀之。則謂防之爲太過矣。然
不知禍患之來。常必積于細微。而中于所忽。若如
世人之見。未嘗不防。而不肯過防。則戕害之至。臨
幾猝發。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是此弗過防之之心。
卽正所以招致凶害之道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言其凶不可量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言世人無心倖遇之事。不可狃以爲常。而不思
變計也。此无咎。非正言无咎。卽指下事言之。卽弗
過遇之之无咎也。過卽小過之過。謂心之自盡其
心之處。過乎常分也。遇謂與心之正理相遇也。弗
過遇之者。心未嘗過用。事偶然倖遇。是爲弗過而
遇之也。以是而得无咎。是則爲弗過遇之之无咎
也。往厲以下。因復正言以告之。往謂往而欲有所
爲也。厲危懼也。戒戒備也。卽三爻防之義也。勿用

永貞卽指上事言之言是弗過遇之之事不可視以爲常而固守之也承上言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者此據理而言之也若必以事之成迹而論則世人事事弗過防亦或有時而得无咎矣此似可守以爲常矣然不知无咎同而所以无咎不同所謂過其祖遇其妣无咎者心必過之事乃遇之如是而无咎是過而遇之之无咎也事之常也世人之无咎心未過之事偶遇之如是而亦得无咎是弗過遇之之无咎也非事之常也若論小過之道則

欲有所往必當存危懼之心常加戒備始可免于意外之失固未可以無心倖遇之事遂視以爲常而守之不變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言事雖倖遇心未過用仍是心不當位者之事也故人欲有所往必當厲且戒者正以無心倖遇之事終不可以爲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爻之義專爲剛而不柔者指言受病之地因告之以治病之方卽以申言卦辭不宜上宜下之義也雲雨者剛柔之象也其必以雲雨象心之剛柔何也蓋雲雨本一氣也剛柔本一心也然剛之用常上而不下雲之興亦上而不下故以雲象心之剛也柔之用常下而不上雨之施亦下而不上故以雨象心之柔也剛之心本以利物雲之興亦本以爲雨故以雲之可以雨象剛之可以利物也剛而能柔則利及于物雲而爲雨則澤及于物故以雨之能澤物象柔之貞能利物也據此是雲者卽

剛之象也雨者卽柔之象也雲而雨者卽心之剛而能柔澤及于物之象也雲而不雨者卽心之剛而不柔澤不及于物之象也密雲者剛德甚盛之象也此言密雲不雨者言人之用剛做事之心本以利物是其心本欲爲雨也剛德甚盛是密雲也然以其心剛而不柔上而不下故利益不及于民物是雲雖密而不雨也此正指言剛而不柔者生心害政眞實受病之地也自我西郊因卽以治病之方告之言如是之病當用何法以治之哉惟當

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自由也猶用也西與各卦言西者同義西者陰方陰之爲用爲和而不爲倡心之順之象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郊者空濶之地心之虚之象也言人之密雲不雨之病由心之不順故耳不虚故耳不順不虚故當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公弋以下遂以西郊之道所以用力之實地言之公與各卦言公者同義心之象也必以公爲心之象者王專制以象心之健侯奉法以象心之順公在王侯之間以象心之健中有

順凡人之心以其本體言之無不有健有順故即以公爲心之象也弋與各卦言射者同義弋即射也以象心之有注射之用也穴與需四爻上爻之穴同義穴謂地下之孔穴也在穴謂物之在于穴者以象人情事理之隱伏于下而待人體照者也言欲用西郊之道宜于何而致力乎在心之所注而已在心之注射之用常欲體照于在下之情無不盡而已誠使一心之用常必專注于此以用其力則自無不順不虚之病矣是即西郊之道矣且

如是則剛柔爲一澤必及物亦自無密雲不雨之病矣以是而言心之不宜上宜下也豈非所以成己成物之要道哉然則小過之義豈不重哉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謂太甚也上與卦辭上字同義謂心之上也言人之心所以有密雲不雨之病者正以其心之上而不下爲已甚也此心之用所以不宜上宜下者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一卦之終復即飛鳥以凶之病極言之以著戒也弗遇者謂于眼前事理覿面而不相遇也過之者謂倏忽而相失也飛鳥離之者謂其心如飛鳥瞬息之間遂已離其故處不知歸于何所也心之爲用如此能勿凶乎是謂災眚言是天災人害交發而並至者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與已上同義上對下言亢對謙言一也

䷾離下坎上

既濟句亨句小句利貞句初吉終亂

既濟與未濟兩卦命名之義當合看濟者濟險難之名也既濟者險難已濟時也未濟者險難未濟時也自古天下興衰治亂不一約而言之非既濟卽未濟也二者足以盡古今天下之大勢矣聖人設卦于一經之終所以設既濟未濟之兩卦者蓋以兩卦之時該古今治亂之時因卽以全經大義統括于此以收束全經卽併以敎後世也其必于

此兩卦名之以既濟未濟何也蓋易之敎統于乾坤乾之用莫盛于坎坤之用莫盛于離坎者險也險者剛中之德熟透于人情事變無不盡之義也離者明也明者柔中之德體照于人情事變無弗明之義也坎離合德是乾坤之用之最盛者也全經之中惟此兩卦爲坎離相重之卦是險明合德之卦也聖人之意以爲人之心險明合德則無論所處何時皆足以盡其時義矣故于此兩卦以既濟未濟名之蓋欲揭全經之總義于兩卦之中正告後世以無古無今無治無亂所以治天下之要道也此聖人所以設既濟未濟兩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既濟下一卦名未濟者何也蓋坎之險兼心德外險之兩義以心德言之險明合德是所以設兩卦之大義也以外險言之此一卦險在外體不在險中之象也不在險中既濟之象也故名之以既濟也下一卦險在內體在險中之象也在險之中未濟之象也故名之以未濟也此卦既名既濟故卦辭爻辭卽皆以既濟之時義言之而通古徹

今所以治天下之道卽在其中矣此一經爲既濟之卦辭則正言處既濟之時所以治之之道當如是也亨小者言治之之道惟當主于亨主于小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措之民物處處可以通行是卽中庸所謂並行不相悖之道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惟欲萬物並育不相害而已欲物之並育而不相害必以道之並行不相悖者治之是無古無今無時不當主于亨者故處既濟之時其道亦當主于亨也此卦卦一言亨而全經之中卦卦言亨者

統于此矣小柔順也是人君體物之心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惟欲心之能體物而已惟欲體物之心之能柔順而已是亦無古無今無時不當主于小者故處既濟之時其心亦當主於小也此卦一言小而全經之中卦卦言柔順者統於此矣凡此皆為既濟言之實不專為既濟言之者也利貞者言是主于亨主于小之心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也利貞之義則專為既濟發之所以然者以自古處既濟之時多有初吉而終亂者也初吉者險難初

平猶存戒懼故初吉也終亂者人安忘懼亨小之心止息不續故終亂也初吉終亂乃處既濟之時者人人易犯之病也此亨小之心所以必利于貞也凡此皆處既濟之時所以治天下之要道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既濟亨小者亨者言處既濟之時而主于亨固也然于亨之理若只行之以剛健則其于亨之理未必盡也必能體之以柔順乃能于亨之理無有不盡是小即所以亨也此正釋經文亨小之義合併為用之義也剛柔正而位當指卦之六爻剛柔各當其位言之其實指心言之以釋利貞之義蓋既濟之時人心易肆故必心之剛柔正當其位者乃能于亨小之功一于是而不變也此欲人之反求諸心之義也柔得中指六二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以釋初吉之義蓋必柔順得中乃能心存戒懼此初之所以吉也終止則亂解見卦辭注其道窮即對亨言之亨者

通也窮者不通也亨小之心止息不續則其道必不出于亨而出于窮矣此終之所以亂也按此傳與未濟卦傳釋經皆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但見比卦傳注

初九曳其輪句濡其尾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既濟之時義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既濟之時惟當安靜無為為長治久安之計不可務徃進生事端也曳止也輪者所以行也曳其輪者止而不進之義也濡沾濡也濡

尾與濡首當對看。首尾不指狐言。皆就濟險大局。爲取象之辭。首在前。尾在後。首在全身之中。所繫重。尾在全身之外。所繫輕。濡首者。大險在前。輕身犯之之象也。濡尾者。大局已濟。梢尾未濟之象也。此節經文曳其輪爲句。濡其尾无咎五字連讀爲句。意謂險難既平。即當曳止其輪。爲休養生息之計。當是之時。即有梢尾之事未能全濟。不免沾濡。且宜置之。先整大局。于義未爲過也。證以實事。如周初天下已定。商奄遺民。且置不問。即濡其尾无

咎之義也。若秦之初。六國已併。又務征伐。爲開疆之計。是即既濟不肯曳其輪之事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言曳輪者。且整大局。爲根本之計。故于義爲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亨小之心。惟欲持之以貞固。不可以事有不行。稍存一毫之專必也。婦者。柔順之象。即卦辭小之義也。茀。車蔽也。婦之所以行者。喪茀。謂柔順之道有時而不可行。如婦之喪其茀也。逐。追逐也。勿逐七日得。與震二爻同義。七日。言不久也。得。謂得其所以行也。言既濟之時。惟當一意專用柔順。用柔順而可以通行于民物。是如婦之有其茀也。有時不可通行。是如婦之喪其茀也。柔順而不可行。仍以體物之心有未到耳。當是之時。勿須存專必之心而逐之也。惟當體之以亨。體之以小。七日而得。則得其所以行矣。此處既濟之時。所以用柔順之道也。

此亨小之心。所以必利于貞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言勿逐而俟其自得。乃爲柔得中之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言亨小之功。貴能以剛健爲主之心。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乃能盡其亨小之用也。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國名。干寶以爲北方之國。今從之。高宗伐鬼方。此商之舊事。因以爲取象之辭。與帝乙歸妹爲一例。高宗者。大君之位。剛健爲主之象也。

鬼方在北。北爲陽方。陽之用。爲倡而不爲和。不順之象也。方以鬼名。不明之象也。以本卦言之。不順卽不小之病。不明卽不亨之病也。蓋人心以剛健爲主。以順明爲用。不順不明。心之病也。故當以剛健爲主之心。伐去其私。乃有以全其亨小之用也。三年克之。謂用全力以勝之。卽同人五爻大師克相遇之義也。小人勿用。與師上爻同義。小人謂柔順之道也。勿用者。言去私之道。宜用剛健。不可一味用柔順也

謹按。易言征伐。皆取去私之義。如謙之用侵伐。征邑國。豫之行師。離之出征。晉之伐邑。皆與此卦伐鬼方爲一例。此爻與未濟四爻。獨言伐鬼方者。以對卦辭亨小之義而取象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困憊也。憊乃克之。言去私之事。不可不用全力以勝之也。按此言憊。卽同人四爻傳困而反則之義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此言亨小之德。人所自有。惟在心存戒懼。乃有以盡其用也。繻。采色繒也。袽。殘弊帛。可拂拭器物者也。繻體柔而有自然之文理。體柔。以象心之小。有文理。以象心之亨。繻有衣袽者。言繻以體柔而有文理。故能有衣之用。袽之用也。衣以章身。成己之象也。袽以拭器。成物之象也。言此者。以繻之有衣袽之用。象人之亨小之心。亦自有成己成物之用。惟在人之有以盡其用也。終日戒。卽乾三爻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義。言只在此心常存戒懼。則可

以盡其亨小之用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與巽初爻志疑之疑同義。有所疑。言其心不用剛專遂。而能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設爲用剛用柔之兩象。因爲之較其得失。欲人之審所處也。鄰者。同類之象也。東。陽方。西。陰方。陽以象剛。陰以象柔。言東鄰。用剛之象也。言西鄰。用柔之象也。殺牛。盛祭也。言殺牛。忘順之象也。禴祭。

儉薄之祭也。禴祭則不殺牛。不忘順之象也。此爻之義。言既濟之時。險難已平。人心無所懼矣。故用剛之人處此。則做事多務盛大。而常至于忘順。惟用柔之人處此。則做事務從儉約。而心不忘順。此自世人觀之。則以爲東鄰之盛大。遠勝于西鄰之儉約者矣。然不知在既濟之時。求之于民物受福之實際。則用盛大而忘順。實不如用儉約而不忘順者。爲能實受其福也。證以實事。如秦初銳意征伐。卽東鄰殺牛之事。漢文帝躬行節儉。致富庶之

業。卽西鄰禴祭之事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時。卽時義之時。不如西鄰之時。言不如西鄰之事。能盡既濟之時義也。吉大來。言吉之來。有不可以言盡者也。言此正見亨小之心。所關甚重。以明卦辭亨小之義之重也。

上六。濡其首。厲。

自初爻至五爻。皆言既濟之時。必當治之以亨小之義。此一卦之終。復卽初爻曳輪濡尾之義。反言之以著戒。卽卦辭終亂之義也。厲。危懼也。言處既濟之時。若不肯曳止其輪。只務征進。久且大險復生。又將以身犯之。是又將濡其首。不止如初之濡其尾矣。是不可以不懼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正釋厲字之義。言知濡首之事之不可久。故不可以不懼也。

䷿坎下離上

未濟句亨句小句狐汔濟句濡其尾句无攸利

未濟者險難未濟時也既濟未濟兩卦所以設卦命名之義說具見既濟卦辭注此卦旣名未濟故卦辭爻辭卽皆以未濟之時義言之而通古徹今所以治天下之道亦卽在于其內此一經爲未濟之卦辭則正言處未濟之時所以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亨小者言治之之道惟當主于亨主于小也既濟言亨小此亦言亨小者葢治天下之道無

時不當主于亨主于小未濟之時欲求濟險尤不可參用智識故亦當主于亨尤不可純任剛健故亦當主于小也凡此皆爲未濟言之實不專爲未濟言之者也狐汔濟以下乃專爲未濟發之狐與解二爻三狐狐字同義狐者心虛下常戒懼之象也狐穴居故以象心之下性多疑畏故以象心之戒懼易假象言事故以狐言之亦如馬以象健牛以象順之例也汔幾也狐汔濟卽承亨小之義言之言未濟之時欲求濟險必其體之以亨小之心常下如狐常戒懼如狐則庶幾可以濟也既濟不言狐此言狐者葢既濟之時險難已平言小已足未濟之時方求濟險惟恐小之不至故復以是言之時不同也以上三句正言濟險之道濡其尾以下乃另發一義以示戒濡尾不指狐言自以濟險之大局言之既濟濡其尾无咎此言濡其尾无攸利者葢既濟爲天下已平大局已定之時故有梢尾之事未能全濟不妨置爲緩圖且整大局爲根本之計時義然也若未濟求濟則須以健順並到

之心統籌全局豫操成算乃能所向有功若未濟之時先存濟不全濟之心爲濡其尾之計則姑息苟安必致終歸無濟而止故于事無所利也此節經文上三句正言以示法下二句反言以示戒一法一戒皆處未濟之時所以經綸天下之要道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句狐汔濟句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柔得中指六五言不當位指六爻皆不當其位言剛柔應指上下兩

體剛柔皆相應言其實皆指心言之一卦之體有善有不善者象傳釋經皆就卦體所現之象以指言人事期以發明人事而止非執定六爻之位而較其優劣也未出中與坎二爻傳未出中同義謂心之發用不溢出于中之外也不續終謂剛德不足不能接續前功終其所事也此傳之義言經所以言未濟亨者蓋未濟而能主于亨乃心之柔順得中者之事也非可求之于外者也心爲柔得中之心則庶幾能主于亨矣然經復言小言狐汔濟

者蓋必體之以柔順之心常能虛下常存戒懼則庶幾心之發用常不溢出于中之外也此經所以言小言狐之義也然所謂小所謂狐者正謂其以剛健爲主之心又能體之以柔順耳非謂剛德不足存姑息苟安之見卽可謂之柔順也若處未濟之時先存濟不全濟之心爲濡其尾之計者則是剛德不足不能續終其事者矣以是濟險必致終歸無濟此所以无攸利也處未濟之時者明于此義則必當以剛爲主以柔爲用時時做事常欲剛柔並到則庶幾剛柔應矣信如是則雖以不能正當其位之心勉出于此亦庶幾能收剛柔相應之用有可以濟險之道矣凡此皆處未濟之時所以濟險之要道也

謹按此卦經文舊說皆以小狐汔濟四字連讀爲句又遯卦經文以小利貞三字連讀爲句賁卦經文以小利有攸往五字連讀爲句三卦經文小字所以皆連下讀者蓋以三卦經文小字之上皆有亨字三卦象傳于經文亨字皆分釋之于經文小

字皆連下文釋之此所以向來講家皆以小字連下讀者蓋以象傳之文爲據也不知文王繫易亦自有經文之義例經文之中有大小字無剛柔字凡言大皆剛健之義凡言小皆柔順之義是經文中之大小字卽剛柔二字之替身字也非尋常大小字也全經之中無一處不如此惟如大川大國小人小子之類著一人一物取象不專以大小爲文者不在此例此全經之中大小字之通例也至各卦卦辭之文賁遯既濟未濟四卦言亨小旅巽

兩卦言小亨雖先後次序不同然六卦之義皆爲當亨當小之義亨爲一義小爲一義亨小以下又另爲一義此又六卦卦辭之通例也至賁遯未濟三卦彖傳釋經皆以小字連下文釋之者則自有說蓋彖傳釋經有逐字逐句分釋之者亦有連出數字或連出數句合釋之者各隨文勢之便本不一例如困卦經文亨貞大人吉亨爲一義貞爲一義大人又爲一義文法本自顯然至彖傳釋經于亨字則分釋之于貞大人吉則合釋之此與賁遯

未濟三卦彖傳于亨字分釋之于小字皆連下文釋之者文法正同皆隨文勢之便也若必以未濟傳中小狐二字相連便以經文之小狐爲一象然則困卦傳中貞大人三字相連亦可以經文之貞大人爲一象矣是皆可以比例觀之者也且旣濟亨小利貞與遯亨小利貞文法道理並同然兩傳釋經之文卽各不同遯卦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是小字與下文利貞字合釋之也旣濟傳曰旣濟亨小者亨也是小字與上文亨字合釋之也凡此

皆兩傳文法之異非以兩卦經文小字有異義也向來講家因不識經文小字當爲柔順之義又不詳于經傳之義例故于各卦經文皆隨文立說旅巽兩卦小亨卽爲但小亨而不大亨遯卦小利貞卽爲但小利貞而不大利貞賁卦小利有攸往卽爲但小利有攸往而不大利有攸往此卦小狐汔濟卽以小狐爲一象皆以不詳於易之通例之故也故今不用舊說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旣濟未濟兩卦中濡首濡尾舊說皆指狐之

首狐之尾言亦未是蓋易之取象本不一例有兩物相連取象者如大畜豶豕之牙牙卽豕之牙歸妹刲羊無血血卽羊之血此一例也亦有兩物不相連取象者如乾之見羣龍无首首非龍之首此卦之狐汔濟濡其尾尾非狐之尾此又一例也此卦狐字以象人之戒懼之心與解卦三狐之狐爲一例濡首濡尾自以濟險大局言之此與咸拇咸腓分咸之優劣漸磐漸陸分漸之次序噬膚噬腊肉分噬之難易者皆隨意取象之辭又通爲一例

是亦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亦詳易例。

又按乾離明夷三卦言首。遯卦言尾。此專以首尾取象者也。此兩卦濡首濡尾。則自以濡首濡尾取象。非專以首尾取象者也。此如各卦中言馬言牛。皆直以馬牛取象者也。若革卦之虎變豹變。則自以虎變豹變取象。非直以虎豹取象者也。全經之中此類甚多。其詳亦見易例。

初六濡其尾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未濟之時義。以申卦辭之義

此第一爻。言濟險之道。必以剛爲本也。此言濡其尾者。再卽卦辭所指之事而申言之也。吝不足也。言人之濟險之事。必出于剛健爲主之心。自有所不容已也。然後體之必盡其誠。任之必盡其力。統籌全局。預操成算。是所以爲濟險之本也。若未濟求濟。先存濟不全濟之心者。是剛德不足之事也。剛德不足。則體之不能極盡其誠。任之不能極盡其力。姑息苟安。調停中立。于天下大局。終無實益。故于濟險之道。爲不足也。此可見濟險之道必以剛爲本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知極言不知其流弊之所極也。蓋未濟求濟。卽先存濟不全濟之心。將來流弊所極。必致全歸無濟而止。以是存心。是爲不自知其流弊之所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言濟險之道。貴得柔之用也。曳其輪。與旣濟初爻同義。曳其輪者。止而不進之義。卽從容詳愼之義也。貞正也。貞之實。卽指亨小言之。亨小卽心之

正也。一于是而不變。卽心之得其正也。承上言濟險之事。固貴有剛德矣。至其所以行之。則必一出于從容詳愼之心。乃無壯往之咎。故貴于曳止其輪。復言貞吉者。曳輪之用。非可求之于外也。必其濟險之心。一于亨小之正而不變者。乃能收曳輪之實用。是以濟險之道。惟貞則吉也。此可見濟險之道。必貴得柔之用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貞吉。謂于九二一爻。發貞吉之義也。中。指心

之本體言之正指心之正理言之中正卽正釋經文貞之義也言濟險之事必其心純乎本體發用不失其正者乃能收曳輪之實用此所以濟險之道惟貞則吉也按此爻以九居二中而不正傳乃以中正言之此可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皆以發明人事爲主固不沾沾于爻位之說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爻之義卽承初爻二爻之義而究言之言濟險之道必貴有剛柔相應之用也征者用剛征進之

義也涉大川與各卦涉大川同義健順並到又全力注之之象也承上言旣濟之時曳其輪濡其尾皆无咎矣至未濟之時濡其尾則吝曳其輪則吉者其故何也葢未濟之時險難方殷一有用剛征進之意必悖于濟險之時義而凶矣此所以曳其輪則吉也未濟之時人情事變處處待人經理必其心爲健順並到之心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于事乃能有濟此所以濡其尾則吝也總之未濟之時剛而不柔則犯征凶之戒矣柔而不剛亦無涉

大川之實用矣此可見濟險之道必貴有剛柔相應之用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言處未濟之時而有征凶之事是皆其心之不亨不小之病也卽皆其心之不當其位之病也故有濟險之責者不可不反而求諸心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上三爻正言濟險之道已無不盡此下三爻乃以心上用功之事言之專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

教此爻之義則言有剛德而任濟險之責者必能自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乃能有剛健之實用也貞卽亨小之貞也吉以有濟險之實言之悔亡以能自慊其心言之貞吉悔亡者言人之以剛濟險之心必一出于亨小之貞乃吉而悔亡也此所以有剛德而任濟險之責者不可不自去其不亨不小之病也震用以下卽皆以去私之事言之伐鬼方與旣濟三爻同義鬼方者不亨不小之病根也伐謂伐去之也震與震卦之震同義剛健有力之

名也震用伐鬼方者言以其剛健有力之心自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也三年者用全力以勝之也大國之象與各卦大君之象當對看大君者剛健爲主之心也大國者剛健之心所發用流行之實地也有賞謂有功績之可紀也言人有剛健之德而不亨不小不能有剛健之實用也必自以其剛健有力之心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用全力以勝之則庶于剛健之心發用流行之實地眞有功績之可紀矣至是乃爲有剛健之實用矣此有

剛德之人所以濟險之本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言必至貞吉悔亡之時濟險之志乃爲得行此所以不亨不小之病不可不有以伐去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句有孚吉

此即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君子者剛健之心也光與需卦光亨之光同義謂心體之光明也孚者信驗之義也有孚與需有孚同義言有如是之德則必能濟險是即濟險之孚也承上言人之以剛濟險之心惟欲一于正而已惟欲能貞而已果其能貞則不惟悔可亡亦並可以无悔也所以然者伐私至于淨盡則剛健之德日進于光明也信如是則以之濟險險無不濟是即濟險之孚也復言有孚吉者言必此心之德實有是孚則吉是非可參之以智識作用之事者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傳之義遂即經文之義而極言之光者心之體也暉者心之用也言剛健之德至于心體光明則其光明之發自然無往不宜故于濟險之義爲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句无咎句濡其首句有孚失是

此一卦之終亦全經之終也聖人繫易至此因復即濟險之事進之以自養其心之事正教人以用順養健所以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大方也飲酒者自養之象也即養心之事也即全經之中卦卦言自養其心之事也以本卦言之亨小之道即所以自養其心之事也即飲酒之事也孚即濟險之

孚也。有孚于飲酒者。言人以自養其心而能濟險。是即以飲酒而有是孚也。濡其首即既濟上爻所言濡其首之事也。有孚失是。倒裝句法。謂失是飲酒之孚也。承上言人之爲人所以爲濟險之本者剛也。剛健之德所以有濟險之孚者。以其光也。剛德之光。惟在以亨小之道自養其心而已。得飲酒之用而已。是飲酒即所以濟險之孚也。以此而言。人之在世。誠能以飲酒而有是孚。則于人之爲人之道爲无咎矣。濡其首以下。因復爲世之有剛德

而無實用之人爲喚醒之辭也。言世之有剛德而求濟險之人。其立心非不善也。其力量亦非不足也。然所以不能濟險而至于濡其首者。皆以不能自養其心之故也。失是孚之故也。誠能自養其心。不失是孚。則亦無濡其首之病矣。此聖人無心流露眞切教世之言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濡首者。言孚在於飲酒。而乃至于濡其首也。節即鼎上爻傳剛柔節之節。亦即中庸發而中節之節也。亦不知節者。言是濡首之人。惟不能自養其心以復其未發之中。故隨時做事。皆不明于自然之節。此所以失是孚也。此全經所陳用順養健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謹按既濟未濟兩卦經文。只各就本卦時義平說事理。然于全經要義。實皆已該括其中。如兩卦卦辭言亨。即全經之中卦卦言亨之義也。言小。即卦卦言柔順之義也。爻辭言喪茀勿逐。即各卦言婦貞女貞之義也。言伐鬼方。即各卦言去私之義也。

言終日戒。即各卦言惕厲之義也。言東鄰西鄰。即各卦言西南東北戒剛貴順之義也。言君子之光。即各卦言心體光明之義也。言飲酒。即各卦言用順養健之義也。據此是兩卦經文。只平說事理。然于全經要義。遂已該括無遺。此可見當時繫易設兩卦以收束全經。實出于聖人之特筆也。

又按聖人繫易。其于各卦相承次序。本不甚重。觀于全經之中。六十四卦之次序。皆兩兩而相次。其以反易之卦相次者。自屯蒙以下至既濟未濟共

五十六卦以對易之卦相次者自乾坤以下至中孚小過共八卦對易之卦所以不從反易之例者以凡對易之卦皆不能以一卦反易而成兩卦故也據此是全經之中凡兩兩相次之卦皆以卦畫反易對易而相次非謂兩卦發明之人事有必須相承爲說之故也此可見聖人繫易不重次序之義也然其中次序亦實有必不可易者易首乾坤以乾坤兩卦爲易所從出故也兩卦次序又必先乾而後坤者人心之德健爲主也有健德矣則必

須用順故坤次之非可以先順而後健也上經終坎離者以乾坤之用莫盛于坎離故也下經終既未濟者以此兩卦爲坎離相重之卦正健順之德發用最盛之時設此兩卦可以括全經之大義故也此外則不皆有意義矣至泰否兩卦爲乾坤相重之卦宜重于既未濟矣然不以之殿上下經者聖人于此兩卦惟取剛柔消長之義不取健順合德之義故但列之于消長十卦之中也八純卦之中震巽相次艮兌相次本伏羲畫卦自然之次序然經文次序則震與艮相次巽與兌相次者以聖人繫易之時不以四卦爲全經之樞紐故仍用全經反易之例也觀於此則聖人繫易不重次序之義亦可見矣總之學者學易惟欲得聖人立教之本義而止聖人作易莫重于乾坤則學者學易亦莫重于乾坤誠使于乾坤兩卦大義體認分明則全經所陳無始無終皆乾坤皆健順也此又乾坤以下六十二卦之所同也此學者學易之最要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六

〔明〕黄洪憲輯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

明刻本

列國紀年　起隱公己未盡己巳共十一年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棄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
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三十二年克段
于鄢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武王定殷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三年穆公
卒弟殤公
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受封傳世十一至昭侯昭侯封其叔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
之別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
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莊伯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
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康叔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隱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殺州吁
宣公
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
公八年宣公卒
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
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來朝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後至昭公三十一年
見葬薛
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
年許男新臣卒
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犂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

王命為諸侯至魯僖
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芈姓子爵自熊繹受封八世至熊渠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子熊通是為楚武王十九
年入
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
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
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祈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
王魯成公七
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

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一

明學士黃洪憲編輯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姬姓侯爵自伯禽至隱公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惠公元妃孟子宋姓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謚也孟子之娣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況遠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鄭公子呂）曰可矣厚將

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闕掘也隧地中道）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穀梁傳曰克者何見段之有徒衆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諷）

緩（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蜚食苗虫）不爲災亦不書○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敗黃之師）大子少葬故

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共叔段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穀梁傳曰祭伯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衆父卒字益師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

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曰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旅◎司空無駭入極極附庸國費庈琴父費伯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裂繻字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莒魯有怨紀侯昏魯故為盟以和之◎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附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鄭武公莊

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欲分政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附王

未葬也○穀梁傳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憑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在春秋前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也僨仆○公羊傳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齊太子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眕音軫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行君之義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致仕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

人立晉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曰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鐘巫之祭焉弒隱公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自臨討）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伕叔）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魚同漁）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即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索取不孕夏苗為苗除害秋獮音鮮殺也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辨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巡行曰略遂往陳魚陳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

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為後晉事張本○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鄭邑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

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考者宮成安主而祭之名也萬舞也公問羽數執羽人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郭門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

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魯先與宋好鄭人欲變其舊盟以從新好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

鄭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 芟刈夷殺 蘊積崇聚 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公羊傳曰秋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秋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 周公黑肩 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 音忌 至也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始與鄭平而距宋今欲求宋而伐邾莫之盟安在哉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凡國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 六年鄭侵陳故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 志不在于歃血 洩伯 洩駕 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五年陳亂蔡人殺陳佗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垂即犬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 鄭大夫 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祊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許田近許之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

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許近鄭祊近魯鄭欲相易恐魯以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鉗子陳大夫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忽先逆而後告也○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事在四年○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

浮來以成紀好也事在二年◎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集也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者生也百世不改其後旁支別屬各自立氏如舜由嬀汭而生其後因姓嬀氏至嬀滿封陳則命氏曰陳是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以王父字爲氏爲謚因以爲族或郎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雪故皆爲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

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迭我也公子突鄭莊公子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爲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衝擊戎師之中前後擊之盡殪音曳死也戎師大奔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
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
人入郕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
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
宋（疾其專進故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奸）○庚午鄭師入郜辛
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

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致其勤以答之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
人入鄭（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合圍取之）宋衛既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
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冬齊人鄭人入郕討
違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
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

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貺寡人則願
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
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於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謁）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

輈（音舟車轅）以走子都（即公孫閼）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
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
傅（附）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茅）弧以先登
（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
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
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公弟）
以居許東偏（東鄙）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
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億(其給億安)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叔段出奔)其況能久有許
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
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
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
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
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
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受
封至莊三世)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
許大岳之胤也(胤裔之後)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
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刑法也)而伐
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
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加)
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五人爲行)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
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

矣○王取鄔(烏上)劉蔿(委)邘(于)之田于鄭而與鄭
人蘇忿生之田(武王時司寇蘇公采邑後蘇氏畔王桓王不能有之)溫原
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刑)隤懷君子是以知
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
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
息(姬姓)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
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
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審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是也)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
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事在四年)

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
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
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徒)裘
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諱獲言止)鄭人
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與尹氏俱逃歸魯國而立鍾巫之廟於魯)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委)氏(魯大夫)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

有死者欲以罪加爲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列國紀年　起桓公庚午盡丁亥共十八年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弑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弑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衛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許見隱公

陳 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立

杞 許見隱公

薛 許見隱公

莒 許見隱公

邾 許見隱公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許見隱公

楚 曾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爲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 詳見隱公

吳 詳見隱公

越 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　　明學士黃洪憲編

桓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illegible]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

故立華氏也督殺太欲平宋亂爲受賂故立督也宋殤公立十年
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告
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
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大路越活席大路玉輅越席草席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
不鑿精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黻蔽膝珽玉笏帶裳幅舄

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也衡紞短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
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也尊卑有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
鞞鞛佩刀之飾上飾鞞下飾鞛率音律鞞音丙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紳帶厲
大帶之垂者游旗之垂者纓在馬膺前昭其數也尊卑有數火龍黼黻
火龍畫于衣黼黻繡于裳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服器
五色皆比象天地四方以示物不虛設也錫揚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畫三辰於
旂旗以象天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
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
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
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三國
近楚○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
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酒器舍爵即策勳速也特

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
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文侯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
亂嘉耦曰妃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古有此言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
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大宗次爲小宗貳副也卽小宗）士有隸子弟。（以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晉都）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illegible]）而止。（[illegible]中一乘謂之驂指其騑馬謂之驂）夜獲之。及欒共叔。（欒賓之子）○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不盟也。（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使大夫隨加聘問）⊙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侵芮張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輕芮故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

○冬州公如曹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音問）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聚攻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音膾旃也）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敗而不奔）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童子將命）○秋大雩（旱祭）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州公名）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要其來成）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董其成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熊率且比曰（率音律且音沮）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季梁不如少師得君隨終必聽少師）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

不虛美君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不忠于民祝史矯舉以
祭詐稱功德不信于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
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瘯蠡疥也謂
其備腯咸有也民力適完則六畜大而滋皮毛無疥癬備而無所闕奉盛
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栗謹敬也謂其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上

三者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
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
政楚不敢伐○夏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
滅紀○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
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
首三百被甲者三百首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
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
其有功也怒怒魯後己故有郎之師在十年公之未昏

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
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
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
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以他女妻之也固
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
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爲辭○秋大閱簡車馬也
○穀梁傳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
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
其不地於蔡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

之接以大牢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卜士負之以射天地四方士
妻食之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名公問名於申
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
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昌武王發以類
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魚因名鯉取
於父爲類有與父同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
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

廢二山（敗其）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物類也）命之曰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
以求成於齊（欲因公請王命）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
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哀侯子）殺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

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
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
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
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
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
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
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
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
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憂）人攻而
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
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楚巴不能
克鄧）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分巴師爲
二部廉橫陳其間以與鄧戰而僞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鄧前逐楚則巴在後前後受敵故敗）鄾人宵潰○秋虢
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冬曹大子來
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
人納芮伯萬于芮（二年見圍于魏）○初虞叔有玉虞公
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
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
有辭也（彼時我在直）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

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
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鄭雖主兵以王爵次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
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公會宋公于夫鐘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門暫反）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
貳軫（貳軫二國）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楚官名卽屈瑕）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
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
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
於王（濟盍）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
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莊公）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子突子亹子儀）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
娶鄧曼（鄧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姞（雍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
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
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
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
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
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
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
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伐杞）○公欲平宋鄭（立厲公故）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穀丘）宋

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無衛采樵以誘絞之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守其歸路）而覆諸山中（設伏）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熊姓）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伺也）三巡（遍也）數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意不在衆）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

諸天之不假易也（天不假借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illegible]未合）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
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
鄭語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曰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御廩粢盛所藏書災即書嘗見不害○穀梁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冬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以鄭祖廟之椽爲宋城門之椽屬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歷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宋地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職右公子名職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公子名洩夷姜縊失寵自經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 惠公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

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趡。趡 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 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之弟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甲乙 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不在卿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 底平也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魯大夫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討鄭弒君 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 祭仲逆鄭子于子儀

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
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
王子克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
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莊王父桓王屬諸周
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
公弗從故及

列國紀年　起莊公戊子盡己未共三十二年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弑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〇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繆侯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及僖公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莊公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

堵敖代立是爲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爲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爲令

秦 詳見隱公

吳 詳見隱公

越 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三　明學士黃洪憲緝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 萍 鄑 兹 郚 吾○ 紀邑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父弑母出不忍行即位禮○

三月。夫人孫於齊。 諱奔曰孫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外。禮也。 魯雖讐齊而不敢逆王命故築之外爲禮○穀梁傳曰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邾邑○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書姦也。 禚音夕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
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於齊○冬公
次於滑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夏五月
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
乎始判分也○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
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冬公次於滑鄭邑將會
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三月

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爲紀○紀侯
大去其國大紀侯名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授師
孑焉孑戟也以伐隨將齊授兵於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
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
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
卒於樠木之下樠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溠爲奇兵開直道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
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
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
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倪
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後爲小邾○冬伐
衛納惠公也在桓十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
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
俘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
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
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
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適也不知其
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冬
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
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隹甥聃甥養甥

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illegible]）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伐申還鄧今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期共伐郕）○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戍守也）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命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克也）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

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

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浚深洙水以為齊備）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蔇（邑）
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
（兵車）傳乘而歸（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
是以皆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
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
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言仲治才

過傒）使相可也公從之○（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
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貴）請見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
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
之公弗許自雩門（城門）竊出蒙皋比（虎皮）而先犯之
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
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
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
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郚○秋宋大水○冬王姬歸於齊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罪己而名禮稱孤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乘丘之役十年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戲而相愧曰靳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爲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擊也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萬黨帥師圍亳○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

母一日而至言萬多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鄄音絹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音石宗廟中藏主石室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僞設享食之具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悅以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於鄄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邾子克卒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
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
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
鉏皆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孫三年而復之曰
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
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冬
同盟於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

軍爲晉侯武公幷晉王就命爲侯小國故一軍◎初晉武公伐夷
執夷詭諸周大夫蔿國請而免之亦周大夫既而弗報
諸不報國故子國蔿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
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
虢辟子國難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於遂○秋
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麋多則害五稼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
頜過氏工婁氏須遂氏遂之強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爲遂所殲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於濟
西○秋有蜮或○冬十月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侑以幣物
皆賜玉五瑴角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
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
蜮爲災也蜮短狐能含沙射人◎初楚武王克權國名使鬭
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地使閻敖
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攻楚城門閻敖
游涌水名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
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爲巴所敗還鬻拳弗
納激之使別立功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
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

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
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守門）謂之大伯使其後掌
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
猶不忘納君於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
爲之師及惠王卽位（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
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桓王奪蘇氏十二邑以與鄭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邑）蘇
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爲伐周故）夏
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徧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

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而況敢樂禍
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
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
厲公
△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鄭虢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
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
略自虎牢以東（平王賜武公者今復與之略界也）原伯曰鄭伯

效尤（效頹偏舞）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
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蒲項反）王與之酒泉（周邑）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之鞶帶以鑑爲飾）虢
公請器王予之爵（酒器）鄭伯猶是始惡於王冬王
歸自虢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
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
顓孫奔齊（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完字）

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肩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譏責)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也)陳厲公

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陳佗)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巽上坤下)之否(乾上坤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光尚遠而自他處有光明者)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變巽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滅於楚)陳桓子始大於齊(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復滅於楚)成子得政(敬仲八世孫陳常)

○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

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桓叔)莊(莊伯)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因而間之)○秋丹桓公之楹(桓宮廟楹)

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曹世子赤歸于曹赤曹僖公○郭公未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傳曰秋丹桓公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春三月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言桓宮以惡莊也⊙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皆取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失常禮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新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明年晉伐虢張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秋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卿自爲逆○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於城濮將討衛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
展義宣布德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服○穀梁傳曰同者
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
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
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
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

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
曰歸於某○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
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
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教民有素而後可戰夫民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
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
其立子頹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
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於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男爵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
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章君之功使俱曰狄之廣莫謂蒲屈於晉爲都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
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
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爲耦以喻二五傷晉室○楚令尹子
元欲蠱文夫人息嬀欲淫息嬀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舞也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令尹不尋用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
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

志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迭之門。鄭郊城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建旆居前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示閒暇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師去烏集乃止。⑦冬，饑。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⑥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養馬欲其富，故以延長名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春牧於外坰，秋牧於內廄。今以春作，故不時。○穀梁傳曰：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⑦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⑥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時務畢，始戒民以土功之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十月初辰見東方，始致所用板幹築作之物於作所水昏正而栽，十月定星昏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土功乃息○樊皮叛王。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於成。將救郜○秋七月，齊人降鄣。紀邑○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⑦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蠱夫人鬬射師諫，鬬廉則執而梏之。桎梏

①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⑦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於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於秦。○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

丕諸侯不相遺俘○穀梁傳曰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故為仲城私邑○齊侯為楚伐鄭之故二十八年請會於諸侯為鄭報楚宋

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秋七月有神降於莘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此解以其物之義言當問神何日降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尚青之類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區宗人名區史嚚大史名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

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祭天講於梁氏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母弟僖叔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大夫使鍼季酖之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牙子○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

道也。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

列國紀年　起閔公庚申盡辛酉共二年

周　惠王

鄭　文公

齊　管仲爲政

宋　桓公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漕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

曹　昭公

滕　詳見隱公

陳　宣公

杞　詳見隱公及僖公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

邾　文公

許　穆公

小邾　見莊公

楚　令尹子文爲政

秦　詳見隱公

吳　詳見隱公

越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四　明學士黃洪憲輯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九歲即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不使饜足諸夏親暱暱近也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閔公初立國人思得季子之賢以安定國家故書以嘉之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安重堅固因成就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

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
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
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謂將下軍）先爲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
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猶勝也）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
偃曰（掌卜大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震變爲坤）
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
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合而能固（比合屯固）
（得民不失）安而能殺（坤安震殺言有權也）公侯之卦也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於
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
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
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
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於莊公速
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卜齮大夫）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
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
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

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於兩社爲公室
輔（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
大有（乾下離上）之乾（乾下乾上）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筮者
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
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示以
決斷）與甯莊子矢（示以禦難）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爲之與夫人繡衣（取其文章順序）曰聽於二子渠孔御

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衞師敗績遂滅衞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衞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石宰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衞遂從之又敗諸河衞將渡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衞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衞敗衆宵濟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共滕衞別邑廬舍也曹衞下邑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衞風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衣單複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細錦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疋○按史記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又云初翟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鄭人惡高克大夫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

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外傳云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衣公衣之半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

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四時之始）服其身
則衣之純（純色也）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其中）今命以時
卒（十二月）閟其事也（閟盡也）衣之尨服（尨雜色也）遠其躬也佩
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也）
有常服矣（韋弁其常服）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
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
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雖狂夫猶疑之）
曰盡敵而反（公曰之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
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
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薄也）惡不可取子
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
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
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莊公妾）聞成季之繇（卦兆占辭）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
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
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
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列國紀年　起僖公壬戌盡甲午共三十三年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兹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公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爲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丕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爲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爲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

越 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五　明學士黃洪憲緝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於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赤呈反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於犖郎檉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於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還慶父故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非父母家所宜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魯後至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養於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虞城伐鄍音冥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能報冀使病擁其彊以說之也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聚兵於晉舍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

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盟於貫服江黃也楚與國也○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多魚地名○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穀熟曰稔不可過五年也○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舒國

○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楚侵鄭故○公羊傳曰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曰不可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

之為明年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之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舟溺於漢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言諸侯非為我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

為王序績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陳鄭二大夫也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供給之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鄭邑執轅濤塗○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許男爵也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公服◎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

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
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兆辭)專之渝攘
公之羭(言渝美也專寵之變將奪公之所美)一薰一蕕十年尚有
餘臭(香臭並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
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大子之母)必速祭之大子
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
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
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按史記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
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
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
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
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
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
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
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
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
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
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
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
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
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
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
妾殊自
失於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因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
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
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
公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公既視朔(告朔)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書雲物也)禮也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
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
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
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對)無戎而城讎
必保焉(召寇)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
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
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言君將用師于蒲屈)焉用慎退而賦曰狐

裘尨茸（亂貌）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不敢與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陳轅宣仲（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使叛齊）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無援）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

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所以益車輻）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見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安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臘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所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朔龍尾伏辰日月會於尾故尾星不見均服振振戎事上下
同服振振盛貌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之狀天策焞焞傳說
星近日星微故無光火中成軍鶉火正中軍有成功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夏正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
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不如
之梁梁近秦而幸焉梁爲秦所親乃之梁◎夏諸侯
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
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縛手於後
惟見其面手不能執璧故銜之爲贄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祓齊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
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甯毋○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罷盟而聘
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
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

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齊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
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
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
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周襄王貢不通至是諸侯官司各受齊命貢方物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華欲乘問篡國）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華犯父命是其釁也）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即鄭）襄王惡大叔帶之難。（帶襄王弟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不恥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虢言果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襄公）固請曰。目夷（大子庶兄）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目夷）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祭事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耋音迭七十曰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登堂受胙

㊅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察也言晉將有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㊇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兩無遺恨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㊇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晉地而還討晉亂也

令不及會故不書（入）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
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
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秦伯
穆公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
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
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子桑曰夷吾其定乎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
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入）宋襄公即
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
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
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
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
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

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
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
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
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
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
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
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
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
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
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
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
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
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
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

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
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
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
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
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
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
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
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
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
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
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入）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
適下國曲沃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
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
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
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

將復請七日新城(曲沃)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許之遂不見及斯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
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
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
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
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騅歂(佳然)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
豹奔秦(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秦也)而忌
小怨(里丕)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
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
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
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
揚距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王子帶召之也(欲因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
平戎于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六　明學士黄洪憲緝

僖公二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言前年奔齊今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戍卒于周）○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秦都）及絳（晉都）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春秋左傳　卷之六　僖公　二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陵反）○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肸（音翕）卒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鄫季姬（魯女鄫夫人）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遇使之朝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山）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既背秦施雖）
（與糴無益）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
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
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
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
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

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
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楚與國）
以救徐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慝焉○（穀梁傳曰廟宜也寢當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
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穆姬申生姊賈君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
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
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皆筮辭侯晉侯）詰之對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筮辭）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外卦）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
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
（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不如人所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
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

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
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
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
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
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
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
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
馬還濘(音佞泥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

射為右輅(音迓)秦伯將止之鄭(慶鄭)以救公誤之遂
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亂髮下垂拔舍拔草舍止以示憂慼)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
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踐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
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音刑)弘與女簡璧登臺
而履薪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皆履薪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
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
也既而喪歸(恐姬自殺)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
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
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過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
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呂甥)教之言曰朝國

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易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
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
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
伯姬于秦遇歸妹(震上兌下)之睽(離上兌下)史蘇占之曰
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音荒)也女承筐亦無
貺也(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西鄰責言不可償

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
爲火爲嬴敗姬（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
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
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棄其家（子圉棄懷嬴而歸）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
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
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
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
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
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
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
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

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
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
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
河東（晉始以河東之地與秦）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數五）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
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
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
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
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
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
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皆晉邑）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

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姦管仲之言◎十二月會于淮謀鄫鄫為淮夷所病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役人言妖恐齊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英氏楚與國以報婁林之役也事在十五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還晉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

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同事秦為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諱執言止○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名元鄭姬生孝公名昭葛嬴生昭公名潘密姬生懿公名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

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也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音彥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公名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
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秦城新里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睢音雖 欲
以屬東夷。次睢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司馬子魚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滕鄫 又用諸淫昏之
鬼。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衛
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
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不脩地主
之禮故也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
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

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
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
城而弗處。無民居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
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
西宮災。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門戶
道橋謂之啟城郭墻塹謂之塞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
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為邢
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
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
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
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

使宜申來獻捷獻宋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音汪女巫主祈禱請雨者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儉嗇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四國皆伏羲之後實司大皥與有濟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僖公母須句女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公羊傳曰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周大夫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婚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公孫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儳（巖未整陳）○（穀梁傳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丙子

晨鄭文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樂師）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之女）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㊁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㊁秋楚
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
城頓（國名）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㊁九月晉惠公卒懷公
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子）冬懷公執狐突曰
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
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
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
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
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
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敏猶審也）㊁晉公子重耳之
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
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
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顛頡（音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狄人伐
廧咎如（赤狄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音疇）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
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于五鹿（衛地）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
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音博）而觀
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illegible])而至于今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
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
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

鞭弭右屬櫜鞬(高堅)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
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奉匜(音夷)沃盥既而揮之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上去)
(服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
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不書不
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
君巡於天下(羈馬絡 紲馬韁)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
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
取臼衰(皆晉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
秦伯使公子縶(音質)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音荀 晉地)辛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
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祖廟)戊申使
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
(惠公舊臣懼為文公所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
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
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
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

位其無薦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刑餘之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文嬴)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以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食邑)趙姬(公女)請逆盾與其母(盾狄女叔隗子)子餘(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嫡妻爲內子)◎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相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在二十年)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

與厲公爵也(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助衛請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夏商二代之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于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音于)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名虎)思周德之不類(厲王時周德衰)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音翕)于牆外禦

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
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惠王）
（東遷鄭是依惠王出奔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周厲王子宣王弟）
棄嬖寵（嬖臣申侯寵于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爲
近。（道近當罷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
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
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前有子頹叔帶之亂）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
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狄固貪惏。（音鸞）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王子帶）有寵于惠后。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
于隗氏。（所立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

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外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之。王曰。先后（惠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欿。（周地）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王出適鄭。處于氾。（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音聿聚）
（鷸羽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
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
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
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
之。問禮于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
爲客。天子有事。膰焉。（賜以膰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
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
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
氾。（野處于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
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
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官司器用）而後聽其私

政禮也。(先君後已)◎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爲衛開諜)乃往。得仕。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子來逆)○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手掖國子以赴外師)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輔平王)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加之幣帛以宥助其歡)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四邑)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但取其土)◎秋。秦晉伐鄀。(音若)楚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鄀別邑)秦人過析。(析楚邑)隈(隈隱處)入而係輿人。(隱處縛輿衆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昏而傳城下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狐毛之子)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晉侯問

原守于寺人勃鞮（音抵 卽抵）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七

明學士黃洪憲編

僖公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緍○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侯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洮向之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王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周室)◐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音至)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襄公禮焉)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故也)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貞子)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

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咺況晚反)○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戍公)出居于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即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爲將發塚)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向上跳而復下也以示不寧)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假藉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
戰乎（齊秦喜得宋賂怒楚之頑必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
以畀宋人ⓑ楚子（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
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欲塞蔿賈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給之若敖子玉之祖盖宗人之兵六百人也）實
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釋宋圍）臣取二（欲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
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盈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齊大夫）秦小子憖（秦穆公子）次于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
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口啑其腦）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
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

靷鞅靽音[illegible]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鬭宜申將左子上鬭勃將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建二大旗而退示却欒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
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
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以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
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黑色弓矢千秬鬯
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自來至去凡三覲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攝君事癸
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
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
纓以瓊飾弁以玉飾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
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

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榮黃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
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
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
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
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
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叔伯實為令尹奉己而
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成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叔武

以入宋。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名俞）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音臧）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歂音遄）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

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風走）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味）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軍樂曰愷）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君坐又使武子相士榮爲獄官質正之）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音古）焉。（館粥置橐中轉遞獄中）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明晉之德）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

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向私許復曹衛）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故稱三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介東夷國)舍于昌衍之上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

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於吟去)

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雖小書名)

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

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好好貨)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

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

衛侯寗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

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音角雙玉曰瑴)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歂(音然)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瑕毋弟)公入祀先

君周冶既服(卿服)將命(受命于廟)周歂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

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

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音墜縣城而下)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邑)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穆公)出

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

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

（音鑒盖昌蒲葅也）白（熬稻）黑（熬黍）形盬（盬形象虎）辭（閲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盬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既命襄仲聘周未行又命自周聘晉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爲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往晉受地）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疾行至晉）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爲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戎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使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管籥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秦師）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師悖心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師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乘四韋先韋乃入牛）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令其自取爲行資使我閒暇也）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

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

䏘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

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郤缺耨其妻饁音葉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之子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父之故邑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奔楚門于桔柣葉蝶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覆池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

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音雉。水名）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經在明年七月而葬緩也）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既葬反虞則卒哭將祔則作主特祀于寢俟喪畢然後奉主入廟烝嘗如例）

列國紀年　起文公乙未盡壬子共十八年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　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詳見隱公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弑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弑惠公元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	詳見僖公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
薛	詳見隱公及僖公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弑于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　楚莊王爭霸
秦	秦用孟明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許見隱公

越 許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八

明學士黃洪憲緝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又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君[illegible]○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慶父之子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收葬子身穀也豐下面方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期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衛不朝故伐今晉不朝王是效衛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
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
之示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弱足以距晉而我為衛以辭謝晉求和衛孔達
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三之禮故國失其邑身
見執辱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
敖會之初楚子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
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尚少而又多愛黜乃
亂也已立而又黜之取亂之道楚國之舉立也恒在少者且是
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

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未知審否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音米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
夫呼發聲也役夫賤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
出奔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弒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太子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改謚曰成乃瞑
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
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穆伯公孫敖如齊始聘焉禮

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
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
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殽之役晉人
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
芮良夫之詩大雅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
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
御戎狐鞫鞫居即續簡伯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賜故
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瞫（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小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大雅）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大雅）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於涉反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士蔿之子）盟於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司空非卿不書能堪卿事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庶兄繼閔而立昔為臣廟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文祀僖則父為大文視閔則叔為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窋執）宋祖帝乙。（宋微子父）鄭祖厲王。

（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后稷雖親而先稱帝）詩曰。（邶風）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長姊雖親而先問姑）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惠之賢而不與立）廢六關。（[illegible]）妾織蒲。（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illegible]蔡）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謂海鳥爲神而祀之）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

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

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封埋藏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懼而思改)子桑之忠也(舉孟明者)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國風)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楚兵解故晉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前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始不見尊故終不為魯所敬信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君(小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內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邧(阮)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禮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
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君子曰詩云（詩大雅）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其秦穆
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
及彤弓（皆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
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作以爲樂工所肄習偶及此非爲我也）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恨怒）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

（明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
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初鄀（若）叛楚即秦又貳（貳於秦）於楚夏秦人入
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子玉之子）仲歸
帥師滅六（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了）臧文仲聞

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字皐）不祀忽諸（忽然而亡）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
甯（晉邑）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
（處父純任于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沒乎（不得善終）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言過其行）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
（剛則犯人）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晉趙成子（趙衰）欒貞子（欒枝）霍伯（先且居）臼
季（胥臣）皆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

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
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
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晉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
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
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
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由質要（由用也）治舊洿（洿穢治理）本
秩禮續常職（修廢官也）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

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風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大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貢賦準則中正之法引之表儀予之法

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官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衆民之隷于官于士農工商者皆依賴其法而後就用上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趙盾立公子雍文公子母杜祁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懷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求仕大國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襄公故讓偪姑而上之偪姑生襄公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

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音稗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冬十月襄仲

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鞫居）賈季
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妻子）夷之蒐（在今年春）賈季
戮臾駢（辱）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妻子）以報焉臾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畏敵怨不在後
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介（因也）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
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

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
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
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太皞之祀以與隣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
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
馬（戴公玄孫）鱗矔（貫）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
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
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謂木藉枝葉之庇而縱尋以量之斧以伐之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
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
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
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
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
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先且居子）佐之荀林父

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受秦納雍)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枯)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事不可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盡心相告)弗聽爲賦板之

三章(大雅)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同罪故同亡非慕其義而從也)將何見焉及歸(歸晉)遂不見(不見士伯)◎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狄伯)且讓之(時賈季奔狄故因之問勞且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

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也)其娣聲己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聘女)莒人以聲己辭(以聲己尚在當繼室)則爲襄仲聘焉(穆伯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

兄弟如初從之◎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民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歸)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

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以衛地封之今并還衛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七年）○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故）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嫡祖母）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請宋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二子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爲中軍將佐）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

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息公)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味)陳懼(以小勝大故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送死不及尸)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初楚范巫矞(邑)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不得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斷也)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子西)及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先弱以服楚)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藪)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抶音秩撻也)或謂子舟曰(無畏)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

行(行刑罰也)何彊之有(不避彊也)詩曰(大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君)(麇音君)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麇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

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
之不害也○鄋瞞搜漫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
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緜房甥爲右富
父終甥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狄君長三丈富父終甥摏春其喉以戈殺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郭門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
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耏而班御皇父充石其公公子穀甥
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宋地獲長狄
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穀甥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征稅謂之耏門
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鄋瞞伐齊桓十六年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穀梁傳曰不言帥師
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馬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
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
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
其之晉者也○郕大子朱儒自安處也於夫鍾國人弗
狗順也

八卷終

春秋左傳繹附卷之九　明學士黃洪憲繹

文公二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
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
夫鍾與郕邽圭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
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
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立其娣爲夫人公

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許其絕書叔姬言
非女也女未笄卒不書㊀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子孔爲
令尹羣舒叛楚舒庸舒鳩之屬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
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
大器圭璋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
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
瑞節信也要結好命所以藉薦也寡君之命結二國

之婦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謂仁）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駢新出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側室支子）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未諳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兵暫往而速退則可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為綏兩無傷人）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運）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狐偃之子）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迎子雍故）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其足欲使行）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處秦不歸者別族爲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邾邑）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公羊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鄘風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家財）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

(元齊惠公)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
蓄憾(不可使亦多憾)將免我乎(將復殺我)爾爲之ⓑ有星孛
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
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晉趙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貜且長(貜且)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〇公羊傳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
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
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
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
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

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
義不得專廢置君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匡王)叛
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
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
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
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楚邑)廬(楚邑)戢棃及叔麇誘
之遂殺鬭克(子儀)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
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
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己氏也(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子穀)穆伯生
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
命復而不出(終寢於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請立難也(穀弟)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以卿禮葬)弗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蕭宋附庸)以爲卿(還升爲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不食汙君
之祿辟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
求故)又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〇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〇夏曹伯來朝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〇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〇單伯至自齊
〇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〇秋齊人侵我西
鄙〇季孫行父如晉〇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〇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〇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四月晉執諸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
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
辱君請承命於亞旅大夫魯人以爲敏○夏曹伯
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
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魯卞邑惠叔
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

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
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葬視共仲皆以罪降聲已
不視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而哭以帷自蔽於堂而哭襄仲欲勿哭
怨敖取其妻惠伯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
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
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説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
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穀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
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
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於句鼆鉤命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時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羣陰故鼓于
社諸侯用幣於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
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之而告廟○
新城之盟前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
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秋齊人伐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
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
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
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
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
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
行禮責曹何故朝魯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

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雅）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

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疾愈）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西）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夷也）聚於選（楚地）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守以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濮夷無屯聚離散而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伐庸）振廩同食（振發廩倉上下同食無異饌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地）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被囚三宿而逃）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之師）且起王卒（楚王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武王父）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輕楚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馹（傳車）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見楚強故）遂滅庸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頻數造請）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

冠初司城蕩卒公孫壽(壽，蕩之子)辭司城請使意諸(壽子)
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紓緩吾之死)雖亡
子猶不亡族(言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
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
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
賜左右而使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郊甸之民)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
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
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
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
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
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歸生)使執訊(通訊之官)而
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
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
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於執事(難未盡平而行急於朝晉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
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敕)陳事(敕成陳侯之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夷也(相夷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襄公)而再見於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晉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illegible]小
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急則欲蔭茂於走險）命之罔極（罔無極已）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鯈晉地）唯執事命之文公（鄭君）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秋周甘歜（周大夫）敗戎於邥垂（邥垂周地）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石楚（大夫）為質於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偷苟且）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冀齊侯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先期而死）非疾也（將見弒）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

（[illegible]）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掘尸而刖之）而使歜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竹林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大子）及視（惡弟）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大歸不返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曰惡宣）

公攻莒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
緩帶一日就賢也 ㊁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
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
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
日必授季文子行父使司寇出諸竟逐僕曰今日必
達必達僕於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合為吉德

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
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常刑無赦
在九刑不忘九刑之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
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
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也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顓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敳頹危檮戭桃演大臨尨降尨杭庭堅仲容叔達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也高辛氏
帝嚳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不開
通貌此讙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
窮奇此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其
話言善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鯀也此三族也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黃帝之官
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財也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音叨鐵貪貌此三苗也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流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此舉十六相去四凶之功）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列國紀年　起宣公癸丑盡庚午共十八年

周　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文公

晉　趙盾爲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爲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爲政宣十六年士會爲政宣十七年郤克爲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滕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　桓公

薛　詳見僖公

莒　季佗

邾　定公

許　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予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爲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詳見隱公

越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　明學士黃洪憲輯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恭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甲之子先辛奔齊。甲屬○公羊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弒昭公也。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

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既取賂而還（偵往年事）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文十三年）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㊀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㊀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數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迎也）鄭人鄭人入于井（避狡）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軍制昭明）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小雅）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言畢而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築城）華元爲植（主事）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睅出目）皤其腹（大腹）棄甲而復（亡師而歸）于思于思（多鬢貌）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牛與犀兕之皮皆可爲甲棄之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使有皮可以爲甲何如丹漆之使益堅固勿棄之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㊀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邑）㊀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若敖氏世爲令尹）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㊀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彈丸也）宰夫胹（音而煮也）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竹器）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

季(隨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霤中堂)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大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大雅)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趙氏之門)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外傳云亨一名于此不若死)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車右)提彌明知之(史記云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叟)夫獒焉(使嗾宣子)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近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姓名居住)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聞公被弒而還)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音豚)于周而立之(晉文公子成公)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公羊傳曰。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

蹄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宰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

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⑦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適子母弟亦爲餘子。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掌公戎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姬子屛季異母弟曰。君姬氏趙姬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盾本卿適當爲公族辟屛季故爲公行掌旄車使屛季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晉侯伐鄭及郔。音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⑦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痴眛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

須及郳公子武氏之謀也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⑦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儵音酬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之叔父漢律淫季父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

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地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與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以禮治之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⑦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

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權不足以禦亂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堅襄公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

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子文，子良兄）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
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
爲令尹。（子文之子。子揚）子越（椒）爲司馬。蔿賈（伯嬴）爲工正。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
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音遼）陽而殺
之。遂處烝野。（楚邑）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

（三王文成穆也）弗受。師于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
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楚地）伯棼（子越）射王。汏輈及鼓
跗。（音夫）著于丁寧。（言箭過車轅及鼓架而著于鉦也）又射汏輈以
貫笠轂。（轂蓋如笠所以禦矢）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
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
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音云國名）生鬭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
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澤名）虎乳之。䢵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

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
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
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
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
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
來。○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
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
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螽。○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
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
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盈
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
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
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
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

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
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
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黃父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有疾而還○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
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
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
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記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
而繹非禮也○公羊傳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楚為眾舒叛
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水名盟吳
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
胥克使趙朔盾子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
用葛茀引柩索也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
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
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
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
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
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鄭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衵音暱近身服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

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元年賂齊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立○冬子家歸父如齊伐邾故也言侵小恐爲齊所討故生聘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

卒鄭人討幽公之亂四年弒君斲子家之棺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音歷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即孫叔敖城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
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
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命期）晉郤成子
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赤狄最強服役衆狄）遂服
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
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
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
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
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遂入陳殺
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陳成公午）申叔

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氏所獲）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穀梁傳曰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
臣之道不可）○厲之役鄭伯逃歸（盖在六年）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
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
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哭也）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國人
大臨守陴（陴城上俾倪）者皆哭（以告楚窮）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
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尩音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勞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音瀆謗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孫叔敖爲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車右挾轅爲戰備左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楚以茅爲旌幟備慮有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所建旌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

兌下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澤成臨澤是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回車）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上中下軍）專行不獲（不得專制）聽而無上（聽命于下）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音敲）之間鄭

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言楚先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

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鷄鳴而駕）數及日中（日中而止）左則受之（代右）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尫）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子）曰原屏咎之徒也（趙括趙同）趙莊子（趙朔）曰欒伯善哉實

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成穆）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謂非敢楚）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之）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驅疾）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菆（音鄒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僅存一矢）麋興於前射麋麗龜（著于其背）晉鮑癸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魏犨子）求公族
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
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穿子）求卿未得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戰和不決）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
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設伏兵七處于敖山前）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
軍門之外（布席坐示無所畏以激怒）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音稅）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軘車兵車也）逆之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
移（濟河）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
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楚屬小國）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
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郤克）

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止也）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廣車爲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知趙旃在後故）顧曰趙傁（叟同）在後怒之（怒子遺命）使下指木曰尸女

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之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還戰）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楊柳）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不得他人之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音弼）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兵尚衆）丙辰楚重（輜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致也）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布政陳辭）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魚臣）及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〇（公羊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

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

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蕭臣）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始解欲入廢井使救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即先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背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莊）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不背盟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欲召狄爲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
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在衛不去)曰罪無
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
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
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
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
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平國之功)復
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
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
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代質)鄭
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讓國)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
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
惡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
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
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不用借道之禮)鄙我也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
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言其遽也)秋九
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
桓子(晏嬰之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高固)曰子
家(歸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
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奔齊傳)◎孟
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
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
蝝生○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音隕 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潞相）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賢人）而奪黎氏（黎侯）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
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
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
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
爭政三人王卿使王子捷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
立召襄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狄奪其地晉復立之及雒魏顆魏犨子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魏犨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晉侯賞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千家亦賞
士伯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桓子矣羊舌職叔向之父說是賞也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
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

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
豐財也○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辰皆赤狄別種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
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
周宣榭火洛陽講武屋無室曰榭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
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周大夫)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郤克之介)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桓子)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晉地)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今皆言晉不之群臣待人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曰隨武子後受范曰范武子)召文子(其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遷怒)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直是反止亂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

（宣公）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公孫歸父（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文仲之子武仲之父名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　卷之十　宣公　三十六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終

列國紀年　起成公辛未盡戊子共十八年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 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靳時郤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爲政 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爲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景公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春秋左傳　紀年　成公　一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成公

杞 桓公

薛 詳見隱公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隱公

楚 魯成公二年臧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卯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一　明學士黃洪憲緝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也◎聞齊將出楚師伐我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

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音樸礫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石言）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救止）齊師乃止次于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卽軒縣也繁纓馬飾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衛克舊怨于齊故皆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韓厥）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繫于車而走）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齊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自執旗鼓）曰：余病矣。張侯（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折矢）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殷赤黑色言血汙車輪御猶不息）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殿鎮也）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從克以進）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其父）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晉臣）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寄寓厥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驂絓（音卦）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轏音棧臥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illegible]）韓厥執縶馬前，（[illegible]）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illegible]）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illegible]）鄭周父御佐車，宛茷（[illegible]）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三入晉軍）每出，（求之）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從晉之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衞師，衞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中城）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主銳兵者）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君後父）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音留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賂以紀甗

音彥玉甗 玉磬與地。滅紀所得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
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物相也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
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言晉不見許 寡君之
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一戰 敝邑之幸。幸勝 亦云從也。從晉求和 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齊歸所侵 而紓於難。其榮多
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兵車 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
公。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
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
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逄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

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
於是斮逄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
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
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
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
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
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
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稽普口反。眣音迭。目
出貌。一曰以目使人也。㊅公會晉師于上鄍。音冥 賜三帥 郤克

（士真棨書）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錫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四注椁）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殺御叔（夏姬夫亦早死）弒靈侯戮夏南（徵舒）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使人許鄭人召姬）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荀首）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伐魯）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諫王勿納夏姬）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
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 宣公使求好于
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
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
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共王幼弱）羣臣不如先大夫
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
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
已責（弃逋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悉起楚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
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
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匠人）執鍼（女工）
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成公子）以請盟楚人
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

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
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
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傾）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
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
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
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
同者衆也 ○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定王）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
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
室（不脩伯職不通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
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
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三公）禮之

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書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新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
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音牆咎音高如○冬十有
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宣十二年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也諸
鄤音萬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
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于是荀首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
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
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
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荀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
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謂不許戮而使嗣宗
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

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
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
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且尋盟尋元年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
七年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
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中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
未盟衞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借王韓厥
趙括鞏朔韓穿荀騅音隹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
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
此堂也欲其和好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
諸褚中以出藏之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

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
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音運○鄭伯
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共公即位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于魯夏公如晉晉侯
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
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
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彊
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音鈴敦
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名側救鄭鄭伯與許
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辯子反不能決也
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

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
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季放嬰于齊嬰曰我在故欒
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
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
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

禍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僑如餫諸穀野饋曰餫音運◐
梁山崩晉山晉侯以傳驛車召伯宗伯宗辟重道遇重車使之避已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
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車無文徹
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
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
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
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
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
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
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
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
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
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
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華元質于楚後使圍龜代已故怨而欲攻華氏宋公殺之殺龜◐冬同盟于蟲牢鄭服
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

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
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鄟音專屬國言易
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
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
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
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
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古國名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
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
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於是乎有沈溺重膇音墜足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
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

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
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
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
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師之欲戰者

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
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
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
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
亦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穀梁傳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吳伐郯郯成季文
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
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有上伯主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見且拜師（前年救鄭之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楚圍宋之役（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季札父）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楚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illegible]）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媵之女成公姊妹）○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有禮也 ○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

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原同屏括）武（莊姬之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僻之君）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 秋召桓公來錫公命 ○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子）立於池上（城池）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 公至自會 ○ 二月伯姬歸于宋 ○ 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 ○ 晉人來媵 ○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 晉人執鄭伯 ○ 晉欒書帥師伐鄭 ○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 楚人入鄆 ○ 秦人白狄伐晉 ○ 鄭人圍許 ○ 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

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子反）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蕉萃陋賤之人）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緩遣使晉求成）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奴侯）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筏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鄭公子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君之謀)三月子如(鄭班)立公子繻(音須)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鄭襄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盖趙氏祖)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音荒)之上(鬲也)膏之下(心下爲膏)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張急)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觀弔)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筏未反(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筏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二　明學士黃洪憲輯

成公二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厲公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音抽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爲施婦○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音絹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

于齊以修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音侯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封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衞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音科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天子無外奔不言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

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臣下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冬楚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
矣其不反乎(後卒于瑕)◎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穆)相好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
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
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
之成也(成功于晉)文公躬擐(音患)甲胄跋履山川踰越

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
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
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秦穆
晉襄)康靈即位(秦康晉靈)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蝥音牟謂公子雍)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年)康猶不悛
入我河曲伐我涑(音速)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
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

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
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
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
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晉告)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

(音鉗)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官名)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迎之)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鄭地)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班奔許今欲還爲亂)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焚市)殺子如子駹(音茫班弟)孫叔(子班子)孫知(子駹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不食其祿)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秦桓公)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林父七年奔晉强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音光)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叔

(申彊許田許敗之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衎以爲太子(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痛頃不食)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音專衎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器)於衛盡寘諸戚(孫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欲以爲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

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將爭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1)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音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

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懼國滅桓族) 右師討猶有戌在(戌賢元必不討)(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蕩澤)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音雖畏同族罪及)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illegible])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

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1)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6)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7)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楚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
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
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
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
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
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
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音黯來乞師孟獻

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將勝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壬夫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
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

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
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進退皆陷罪戾人恤所底各憂所至之地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僖三十三年邲
之師荀伯不復從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
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
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服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
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
音丐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
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何畏於楚文
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

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
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犁荅)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
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州犁知晉情故以告楚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
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州犁)且厚(兵多)不
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
蹙(音促)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
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
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

御鄭成公唐茍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
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臣名故鍼名其父)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
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音軒)公以
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蹲音存聚也一發達七札言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
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
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音叨弓衣)以一矢復命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韎音昧赤色韋熟皮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直身俯首曰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曾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音迓）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鄭御）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
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
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藝之命）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

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好以閒暇為勇）今兩國治戎，行
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
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
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
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欲復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縱之使歸）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

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成濮之敗，成王不在軍中，故罪子玉）子無以為過，不穀
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
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
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
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
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
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執曹伯)以
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先
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
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僑如弟)
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豹以必須所逆晉師乃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遷也)知武子(荀罃)佐下軍以諸
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士與軍相失)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以曹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公羊傳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宣伯使告郤犨曰魯
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

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
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犨曰
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
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
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
讎(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
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易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
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

(也伐北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
(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為姜所指撰役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豹逆於晉)
(聞魯將討僑如辟難奔齊召在襄二年傳言其終耳)◑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
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姦)◑晉侯使郤至獻楚
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
曰溫季(郤至)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
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
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二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髠頑
侯獳(大夫)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洧◑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
戊辰士燮卒(因禱自裁)◑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
盟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
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
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
(牽弟)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
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
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

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鮑牽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夢中歌此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

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先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清ⓛ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使楚公子茷鄢陵戰所得者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至嘗使楚以東師之未至也謂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悼公名周在周以事君楚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楚子問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田獵之禮尊者先殺先婦人後卿佐無道之甚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嬖人助之抽戈結

狂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温季（郤至）曰逃威也（逃避其威）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

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討趙氏而厥去其兵明已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⑤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音聽）○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大夫）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

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⑦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恐不伏罪）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淸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勝音)王湫(音剿)奔萊(國)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爲慶克子)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舍勞役)已責(責逋)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音葉)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冗員)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斥候之官)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宋大夫)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宋故)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荀罃)實來下軍之佐也今

彘季士魴亦　下軍如伐鄭可也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列國紀年　起襄公己丑盡己未共三十一年

周　魯襄公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平公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于靈公般立

曹　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成公

陳　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朱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薳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景公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眛

越 詳見隱公及昭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三

明學士黃洪憲輯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晉侯悼使荀罃來聘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繫宋還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步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縣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公孫剽晉知武子知罃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寺人以索馬牛皆百匹索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亂而不損曰靈○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皆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大雅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詩曰周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不為他人寡人也為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楚救鄭之力[illegible]其誰暱我免寡人免寡人棄背言之過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昆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虎牢舊鄭邑今屬晉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元年吾子聞崔子之言背晉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以觀齊志得請而告齊人應命而告諸侯會城虎牢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
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選練)之師克鳩茲至于
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
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
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
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
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
在東表密邇仇讎(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不虞之不
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
耏(音而水名)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

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
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屬也)不爲黨商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
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小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
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
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

侯之弟揚干亂行(陳次)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
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罪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羣臣旅會特設禮食以賜絳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代絳)士富爲候奄(代張)○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與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而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肆夏韶夏納夏三篇)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大雅文王大明綿之三篇)又不拜歌鹿鳴之三(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三拜(一曲一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嘉享之禮)藉(薦也)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鄒)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用反哭之虞祭)匠慶

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君子曰志所爲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始季孫無禮於穆姜取其櫬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于季孫取其檟以葬定姒)◐冬公如晉聽政(晉責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欲使屬魯)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齊楚)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不共)而

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頓小國)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恠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羿本國名)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

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禽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羿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樂也)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意)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

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武王大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遠也)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開九州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憂也)而思其麀(牝)牡(但念田獵)武不可重(饜也)用不恢于夏家(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荐聚也)貴貨易土(易輕也)土可賈

焉(其土地所產可以資商賈)一也邊鄙不聳(聳懼也)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武仲)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音臺爲邾所敗)國人逆喪者皆髽(音鈠麻髮合結)魯於是乎始髽(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臧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幼弱)朱儒是使(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戎陵周故)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

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僖公初立)◐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祈雨之祭)旱也◐楚人討(治也)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言陳叛由子辛侵欲所致)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逸詩)周道挺挺(正直)我心扃扃(明察)講事不令(善也)集人來定(當聚集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子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能無往從於楚)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音譬具也)家器爲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

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張弓以貫其頸)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華爲司馬)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弃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
不我從（言不久亦當見逐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
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賂而慢故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四月（五年四月）晏弱城東
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堙土山也環城爲土山及女墻）
及杞桓公卒之月（今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

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
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
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
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操去）○陳侯逃歸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
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建寅月）
郊而後耕（春分）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
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主役徒者）欲善季氏而
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
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
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且辭緩報非貳也◐冬
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厥子）有廢疾將立
之（代厥）辭曰詩曰（召南）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小雅）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其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小雅）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
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
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
朝（韓起）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在成二年）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徐行）孫子無辭亦

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召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行順貌者也衡橫也而委蛇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不禮子罕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造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公羊傳曰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罪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皆子孤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彊鄫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逸詩人壽幾何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既卜且謀職競作羅競作羅網難而無成職此之由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

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雞澤五年戚又城棣七年
鄬八年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
成晉人親鄭反不能成鄙我是欲楚欲鄙鄭不可從也不如待
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
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展名聞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曰詩云小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
從楚騑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

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
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
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
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
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
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人告于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
聘且拜公之辱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
賦摽有梅召南欲會及時共討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敢不從命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
承命何時之有遲速唯命武子賦角弓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
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
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
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

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
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爲司城以爲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
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泥濕大屋
陳畚挶畚簣籠挶土轝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量輕重
計人力之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塗泥巡丈城巡行丈度繕守備
恐因災作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役徒
令隧正納郊保聚其民奔火所隨火所起往救使華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討治也庀具也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
遄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
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六官之典令
司宮奄巷伯寺人儆宮二師左右師令四鄉正敬享
祀神祝宗祝大祝宗宗人用馬于四墉城積陰之氣故祀之以禳火災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火官或食
於心或食於咮心東方宿名也咮柳也南方之宿後世祀火星之時以火正配
食於心與柳咮音晝以出內火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
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故咮爲鶉火居午位未鳥有喙故
名咮心爲大火在卯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
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亂則事變無常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
之聘也八年◎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史曰是謂
艮之隨震下兌上隨非閉固之卦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君謂夫人
姜曰亡無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

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無也是以雖隨無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卑於丈夫而有不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
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雃牽乞
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
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
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
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蓋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
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
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專門
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使諸肆告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罷也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不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成十六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衛廟晉兄弟國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主也）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潔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祈禱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務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取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三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四

明學士黃洪憲輯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查）○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宋向戌焉（宋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獻子）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於內也）郰（鄒）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仲尼父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斯）彌（魯人）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自為一隊）孟獻子曰詩（邶風）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主人斷絕其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斷布）以徇於軍三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伯（荀罃）怒投之以機（機几）出於其間（出於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伐偪陽封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因會滅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用天子禮樂）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作四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桑林見（祟見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晉邑）禮也（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於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數出疲病）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王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

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天王）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討鄭）故伐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尉止將禦諸侯之師子駟以私憾黜減其車尉止獲囚俘又抑之以車多非禮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爲田正封洫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四 襄公　四

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知難不告利得其處）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西（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子西乃歸授甲於家）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子國子）聞盜，爲門者，（置守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公孫蠆）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

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聽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四 襄公　五

歸焉。（鄭服則欲還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成去之志）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

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叔處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各使其屬）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柴門）閨竇（小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者七人伯輿祖其一也）牲用備具。王賴之。（爲王備犧牲供祭祀）而賜之騂旄之

盟。（騂旄赤牛也舉辛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底至也）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所刑所放官皆自寵出）之師旅。不勝其富。（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要約辭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理曲無以爲荅）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知季氏將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公之門）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私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

也(晉不急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為(何計)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舊國鄭)

(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而北行西)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罷於道路)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蒲北反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服也)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綷)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非使人之罪)◐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侵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恢)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豚)淳(耦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鎛(博)磬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共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小雅)樂旨君子殿(鎮也)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
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敎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渡河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
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
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
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
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歷晉

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
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
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
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莒邑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
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臨哭也於周廟禮
也文王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城外同姓於宗
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父廟是故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六國周公支子臨於周公
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
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
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
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
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父之姊妹則曰
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
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
歸於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
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
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邿詩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
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不有其地荀罃士魴
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
伯游荀偃長昔臣習習學於知伯荀罃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

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汰音泰黶最爲汰後）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頼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眞）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辭敬之命其辭甚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外傳曰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小雅）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宵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良宵）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不如使宵歸鄭而廢其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巳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伐喪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

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姜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無衣）蒙荊棘（無居）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毫）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隻輪無反）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諸戎掎之（掎其足）與晉踣之（斃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有二也）豈敢離逷（音剔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音孟蒙二音悶也）賦青蠅而退（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

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叔老）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樊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晉人）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邶風義取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蟜(公孫蠆)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
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
(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
竈(以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下軍從之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荀偃)莊子曰夫
子(謂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

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郤退)之
役欒鍼(黶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兄弟二人俱在戎路)敢不恥乎
與士鞅(匄子)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
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鞅誣)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
(惰慢)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
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欒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
朝(待命於朝)日旰(晏也音古旦反)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
之不釋皮冠(田獵之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文子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

言之卒章(小雅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樂人)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
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帑
於戚(幷妻子皆居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差勝否也)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

齊（衛獻公弟）公如鄄（衛地鄄音甄又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初加反）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庚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也）射兩軥（音劬車軛卷者）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公母弟）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不釋皮冠之類）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衛臣）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謙言）曰。有君不弔（不恤其臣）有臣不敏（不達事君之禮）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醸成逐君之事）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悼傷遠棄而去）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

既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市戀反又音專）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音來）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以從君故）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己從君非本心）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也）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弔亡曰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

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前牽爲輓後送爲推）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大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荀罃長子盈朔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士魴之子）亦幼。皆未可立也（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宣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商

旅於市陳貨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隘道險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胙報也大師以表東海王室

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宣子聞而借觀之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時楚徙都郢尚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前年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小雅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襄公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責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傳言獻子奢兄且不隱其實○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屈到子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周南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三子父皆爲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樂師三月公孫黑子皙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言三人以司臣獨存師慧過宋朝將私小便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必朝無賢人故也蓋借此以諷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備齊○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前莒伐魯未討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子西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治之富賣玉得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

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
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悼公子彪羊舌肸叔向
爲傅張君臣張老子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
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

烝祭也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
歸侵田諸侯相侵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
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
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不
類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
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

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鄭許有宿怨故穆叔從公齊子叔老帥師會晉荀偃書曰
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不先書王兵之荀偃而書伐至之鄭伯時皆諸侯
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
於函氏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粱
之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速孟獻子子徼要也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三年喪畢之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楚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晉救比執事之間待晉閒暇之時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小雅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困苦而無所止獻子曰
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小雅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
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也。(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勾)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謂逐獻公)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郰叔三子在防故)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臧紇族)齊侯使夙沙衛(刑臣)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弋)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侵弱)皐比之室。(臣閱弟。皐比閱子)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披)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制)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白也)實興我役。(國父白色居於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居於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抶(物)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子罕分謗)◐齊晏桓子卒。(晏嬰父)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編草)枕草。(此士禮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齊小國惟卿可以當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

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
以走見梗陽晉邑之巫皋夢幷見巫他日見諸道見巫於
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
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角
而禱曰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
盟陵虐神主民也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
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

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在十六年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於城南防門外作塹橫行廣一
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不足爲險弗聽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
家曰吾知子相知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東言自其鄉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
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
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設候雖
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
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揚塵齊侯
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
伯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齊師其遁
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奄人殿師故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音豆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生縛不止將取其

衷射其中央咽喉顧曰殖綽顧州綽言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
兵而縛郭最皆衿甲不解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
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魯大夫伐雍門之萩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以示閒暇孟莊子速名斬其橁音荀木名
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南士弱
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逼近還于門中以枚數闔以馬檛數其門扇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大子光名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略其地無有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

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凍死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歌風以聽晉楚之彊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觸歲月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

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界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古獻物必有以先故以璧馬先鼎荀偃

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見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illegible]）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欒盈）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illegible]）◐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黍苗小雅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也）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小雅以晉侯比吉甫佐宣王之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器）作林鐘。（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此三者之中此爲最下）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稱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幸勝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

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兄子）鬷（宗）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諸妾）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事成難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會列于）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使居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微逆）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光）即

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於四月丁未。（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在十四年）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以厚從君昏謬之政）◐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

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自守子孔）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革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與諸子相親）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子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孔與二父相親故與其子）三室如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召衛）乃下（下城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至誠揖而禮之欲生之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而登城）聞師將傳食（會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取其控于大邦[illegible]）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共子石買）悼子不哀（悼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

人驟至（數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莊侯）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叔老）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謂書八章以見二國相安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小雅武子賦此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小雅喻其奉使能為邦家之光）武子去所（避席）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其惡名）若能掩之則

吾子也（可爲吾子）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大夫）以漆閭丘（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薳子馮信其言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繭衣裘(示寒)鮮食而寢(託疾)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追舒)為令尹

ⓑ欒桓子(欒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欺桓為已死而專政)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以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盈欲以死作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討使盈築著邑之城)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弟)叔羆(十子皆欒盈黨)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小雅)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

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大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正直)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傳車)而見宣子曰詩曰(周頌)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十世子孫有罪猶將加宥)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與奚共載入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奇怪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

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掠財物）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宣子）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爲郊甸所侵掠）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無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也）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關名）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待之如欒）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在十八年）先二子鳴（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

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爲僕隸尚新未得効勇）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六　明學士黃洪憲輯

襄公四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遇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故御叔戲之）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不知晴雨何以為聖）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伐而曰申禮益飾辭）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亦飾[illegible]）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而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同盟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石奐）歸而討之（此亦飾辭）溴梁之明年（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祭酒）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徵其朝）其

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謂見剝削而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傳）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之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
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
卒君子曰善哉詩曰（大雅）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
懼◎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
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
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
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
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
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
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
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
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言恐與子並罪）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
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
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眅（公孫蠆子）將如晉未
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
明（游眅）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
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
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
之罪）○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
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
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
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
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陳

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二慶之族)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距君治城)板隊而殺人。(築城之板隊地慶氏怒其怠惰遂殺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齊女)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欒氏邑)欒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匿也)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謂盈)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晝入絳。(掩晉不備)初。欒盈佐魏莊子(魏絳)於下軍。獻子(絳子)私焉。(私相親愛)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罃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程鄭)

(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官名)大夫與之。(與欒盈好)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詐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宮)奉公以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魏將逆欒)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墮隊)遂超乘。(跳上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僕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出豹閉之門外)督戎從之。(遂豹)踰隱(短墻)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登也)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賊矢已及君屋令其死戰)鞅

用劍以帥卒。短兵接敵。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盈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雖死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
又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車轢槐根而覆。或以戟鉤之。
斷肘而死。欒魴傷。盈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子。曹
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爲右。啓。左翼曰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
右。胠。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
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

殿直蓋先驅中驅是前軍大殿是後軍啓胠是在旁之軍自衛將遂伐晉。晏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
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
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行義過君尚自裁抑況以惡
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張武軍。築壘壁也。於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
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在十八年。乃還。趙勝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音釐。齊大夫。○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公鉏。而愛悼子。名紇。欲立之。訪于申豐。家臣。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上賓。既獻。臧孫命
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

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禮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恐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
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
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于貧賤。公鉏然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
具往。以燕享之具往。盡舍旃。之也。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
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
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庶子孺子秩弟。曰。從余言。必爲

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
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巳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
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
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爲備)冬十月孟氏將辟(音足將葬穿藏)藉除於臧
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
巳而視之(以甲士從往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

且致大蔡焉(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爲自爲己請)臧孫如防
(臧孫私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甲從)非
敢私請(言爲先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
邑(辟去)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謂陳我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惡故謂
無辭以罪巳)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凡國亡臣外史
掌之)而問盟首焉(載書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仲遂殺之立宣
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誰與)其孟椒乎◎晉人克
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
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

且于之隧（狹路）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無罪而死）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晉寧將復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謂廢長立庶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立言）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小雅）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大雅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言其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請罪於陳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伐晉○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

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雨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格輔躒歷致楚師挑戰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公孫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不可與爭欲使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巳上者自有常分無大小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小阜無松柏二

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兵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二子故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楚壘皆下搏人以投搏楚人以投其車收禽收其禽獲挾囚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射犬不待二子而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射楚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性急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

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
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
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
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
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
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弒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
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
徒歸（空歸）◐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
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
出自丁（丁公）臣出自桓（桓公）不可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
之大過（巽下兌上）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嫠（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
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
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
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
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
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扞鄒）有淫者不知二命
（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遂弒之賈舉（別一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僂堙因皆死八子皆公嬖人祝佗父祭于高
唐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
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
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祿養社稷是養故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私欲死
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嬖人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
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
王何奔莒皆莊公黨叔孫宣伯僑如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公之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景公
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推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
弇中狹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
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遂來奔崔氏側瘞埋莊公于北郭不殯於廟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四翣音殺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
車七乘送葬之車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

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齊之男女各以其辯賂晉
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六卿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孟椒對曰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
之夷儀割以與獻公崔子止其帑衛侯妻子以求五鹿衛地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年當陳隧者隧徑井堙塞也
木刊鄭人怨之怨陳致死來戰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

七百乘伐陳宵突(穿也)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辟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但欲服之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喪服)擁社(擁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縶馬韁)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示修臣禮)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除也)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與屈建相知)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薳子馮卒屈建(子木)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

隘(墊水)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獻陳捷)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煙)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閼父之子)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周封夏殷後又封舜後為三國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陳乃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魯桓五年)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欲立其出厲公)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恐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

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文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士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未成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足成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不得獻功愼辭哉⊙楚蔿掩爲司馬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土地所宜度山林量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之以備田獵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表淳鹵表異埆薄之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下濕之地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項町也牧隰皐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制之以爲井田量入修賦賦車籍馬籍其毛色歲齒賦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

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二十四年門于巢巢牛臣巢人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開門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爲政之有次第如農之有畔際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何暇念其後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必受身禍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復行書曰愼始而敬終終

以不困。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即鍼〕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爲後年修成張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七　明學士黃洪憲緝

襄公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音雲 使答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叔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變易〕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敬姒〔獻公及子鮮母〕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母命不得已）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已但守其祭祀而已）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遠去）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甯喜）
（又告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
悼子（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年）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
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
齊孫襄居守（二子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
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衛侯剽）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入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
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撼上）之

而已（頷搖頭也言衎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
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
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衎）有居者
（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戚地）殖綽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鬼也）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

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
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路爲服）
（邑先）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産辭邑曰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
三邑公孫揮曰子産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吴及雩
婁聞吴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君）鄭
皇頡（葉）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圍戌皆非細人易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敗也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

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田六十井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國景子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小雅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言不敢違遠于晉叔向命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子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之子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貌惡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心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坎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卽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
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讙也）而
與之語（欲使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亨（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習馬之人）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
人余胡弗知（棄非平公嫡夫人故佯爲不知）圉人歸以告夫人
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
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
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子胥
祖父）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子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爲申公而亡（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
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
與食而言復故（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皆可爲卿）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聲子）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
從之（從之亡也）詩曰（大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
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賜下無不饜足）此以知
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
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救療（治也）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文十四年）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成六年）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
鈞聲（同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

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畜以爲謀主彭城
之役成十八年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
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死明日將戰行
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
也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雍塞害其事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

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皆楚邑
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
之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傷也師熸音尖楚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
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鳴伍舉子◎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
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貪冒於一來不如使逞
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動于血氣之勇嗇
於禍貪于戰爭之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利也若何從之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
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
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
晉以女說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聘何事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

國稱七將事四時貢職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人大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甬故水竇開介於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ㄙ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齊魯宋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也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猶甯氏之言事未可知惡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臣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甯黨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惡勸善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事昭吾所以出也明己欲出仕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服此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
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
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
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
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
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
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

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①宋向
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文子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
文辭舉記錄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諸侯從晉楚者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馹傳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黑肱盟
以齊言預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
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
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北楚南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
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
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伯州犂
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
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
(身安)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
(所病則欲入宋)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吾庸多矣(晉獨取信故其功多)非所患也季武子使
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
(孫不從故假公命以敕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故爲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
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
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爲晉細(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
(晉之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
於趙孟曰范武子(士會)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
事治(齊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
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
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二段)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譽武君子)趙
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鄘風刺君淫亂)趙孟曰牀笫(音姊簀也)之言不
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小雅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小雅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欲子產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適願)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風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顧禮儀也)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小雅取君子有禮故能受天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⑴宋左師請賞

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

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鄭風)樂喜(子罕)之謂乎(不阿左師)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向戌之謂乎(能知其過)⑵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先夫之子)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崔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

(篇入)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以為崔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葬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
薳罷（子蕩）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大雅）叔
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
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崔氏之亂（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
喪莊公（齊莊）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十一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斗柄指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七　襄公　十八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
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
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無冰）陰不
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宋鄭
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女虛危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
虛而民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云）不饑何為◑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
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二十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
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蓋石碏之後也）◑邾悼公來朝時事
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七　襄公　十九

此也君使子展廷（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
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
大國而惰敖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妻）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
楚也（魯當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
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
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

之怵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
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饑荒)聘於下執事今執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
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
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
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
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曰迷復凶其楚子
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
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
鳥尾曰帑)周楚惡之(鶉火周楚之分)◐九月鄭游吉如晉告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掌次舍者)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
德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
共其職貢從其時命(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
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
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內實(寶物妻子)
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於
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難出

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以女妻癸)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皆姜姓故)曰宗(宗主)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焉惡識宗(言欲有求於慶氏不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
之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忌)饋(洎肉汁也)子雅子尾
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
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可慎守其家）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爲莊報讎）示子之（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封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封字）速歸

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絜）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俳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優在魚里士往觀之）欒（子雅）高（子尾）陳

（須無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以桷擊扉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音盲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即奊）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照形）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必祭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

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之鄙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亡在外猶有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言伯有不敬於鄭必遂為鄭國患）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於阿澤中使服蘭之女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襄公六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衎苦旦反)○閽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既遣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楚人使公親襚(衣死人衣)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列)先祓殯(茢黍穰又苕掃)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悔)○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康王子)王子圍爲令尹(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臣彊物不兩盛)◐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辭)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氏)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就見)則言季氏如他日(言其政事)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曰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爲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二麥未熟)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

餼國人粟戸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
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
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
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
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
之樂子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國政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更勝其以宋升降乎
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游吉
與伯石往公孫段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叔儀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斬而復生曰肄謂杞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
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高止與
宋司徒華定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女齊言
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
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力盡而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
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
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
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侵
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慍曰齊也叔侯取
貨[illegible]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
叔侯取貨[illegible]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
皆姬姓也晉滅八國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
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

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
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歸田故來書曰子賤
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
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
擧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
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
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洽於天下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爲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

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變居東為之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地故云為之歌魏曰美
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險當作儉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
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復畏忌
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微也為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怨而不言怨商紂其周德之
衰乎周德尚小之時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以有紂餘俗故未大為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貳也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日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自顯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
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諧守有序無奪倫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
聖人之難也難於處變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杜氏曰季子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

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
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
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
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
紵衣焉吳貴縞鄭貴紵各獻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伯有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孫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孫文子邑）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自賢），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公羊傳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秋九月，齊公孫蠆（子尾）、公孫竈（子雅）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

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高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偃）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晳）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為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〇天王殺其弟佞夫〇王子瑕奔晉〇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宋共姬〇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〇冬十月葬蔡景公〇晉人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
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
事作亂子蕩薳罷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〇子產相

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良氏伯有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
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〇三月
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將有所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
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

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年是歲也
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并六爲身如算之六下二
如身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官以爲絳縣師

師長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其役孤老故廢之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
媮薄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
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〇夏四月己
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〇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
侯〇初王儋季卒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
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蔿邑大夫）
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
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譆譆
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或叫鳥鳴皆火妖也）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穀梁傳曰取卒
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
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
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六月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家臣）公焉在其人
曰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分散）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子皮）駟
（子晳）豐（公孫段）同生（三家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
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
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直則可）
（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
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
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
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印段）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城門）之外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豆）
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
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
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不入復命於介(介副使)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子上駟帶)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子羽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侈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奎婁)降婁中而旦(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在三年)

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子罕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

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逸詩)不信之謂也書曰其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

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illegible]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人也)何愛于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抑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畏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奢侈者畏法，故取衣冠而畜藏之。褚音主）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不堪晉求，將改事齊楚，未有足恃者）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嬰黨）出羣公子。○公作楚宮。（做楚宮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

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
衰言其嬉戲無度衰衽壞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〇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
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〇癸酉
葬襄公〇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

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
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
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
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治場圬馬人以時塓塗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公不留
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
寧復有菑患耶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
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贏諸侯贏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〇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〇莒犁
比公莒州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在鉏）○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邑名）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二十五年）閽戕戴吳（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子羽）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閑暇）則獲謀於邑（喧囂）則否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其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

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

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數選）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八終

列國紀年　起昭公庚申盡辛卯共三十二年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景公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爲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爲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爲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昭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斷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楚薳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卽棄疾使子旗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卽書人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九　　明學士黃洪憲緝

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許○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墠音善城外除地爲善）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氏）撫有而室（而汝）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無以復歸于國）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示無弓矢）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陵）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

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杞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音標耘也）是蔉（音袞壅苗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

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君服離衛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行二執戈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圍在會既緝蒲爲王殿無幄其服君服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假君以飾其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謂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難子羽曰當璧猶在事在昭十年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圍簒而不終州犂尋爲圍所殺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先知爲備雖憂無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義取非唯暴虎馮河可畏不敬小人亦危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又謂之美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敬事大國樂王鮒字而敬不犯凶人以自愛敬子子皮與子家持之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

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與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季孫守國叔孫出使從來已久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好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裂裳帛作帶曰帶其褊矣褊盡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主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

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不安賢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令引其封疆疆界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表以旗幟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

主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弱儒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不以微薄廢禮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

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以非聘鄭故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義取蘩薄物可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采蘩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常棣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舉此以免罰為義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當有知識而反亂）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得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季孫恨故）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叔孫）一旦於是（季孫）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贏利）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楹柱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交道）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用戈子晳直）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吉）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秦后子（桓公子鍼）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景公）其母曰弗去懼選（選猶言尋端而罪之也）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罪秦伯也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通秦晉道
十里舍車一舍八乘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
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以車歸秦續送其八終事八反每十里以
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
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欲輔助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
孟視蔭日景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
何○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城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
于盟使大夫書其名且曰七子子晳有罪而強求盟子產

弗討○晉中行穆子荀吳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
原崇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每車困於
阨道今去車故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
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不相聯屬進退
易也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拒兩伍專參偏皆陣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
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
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
滅明皆展輿黨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莒二邑君子曰
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
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駘台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帝堯遷
閼伯於商丘主辰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祀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爲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通二水）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詠）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底滯露羸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壹之不順時以節宣其氣）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省減）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

相及。（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聲成五降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滋味聲色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手足緩急）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爲陽進御在夜爲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器受虫害）穀之飛亦爲蠱（積穀久化爲虫）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鄭地）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

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于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爲高下）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不得自安）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汏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曾祖其廟在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

朔烝於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趙氏辭之而還）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政）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臣）韓子賦角弓（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公孫竈)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公孫蠆)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比宣子於武公)宣子賦木瓜(義取欲厚報以爲好)○夏

四月韓須(起子)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爲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姜謙以示讓)○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使事告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

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也)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襄十二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

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黑子)爲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罪于木加尸)○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襚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

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惕）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
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
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

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適
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
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
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季夏昏中，季冬日中）此其極也，能無退
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
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譏其不讓）○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
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

腆先君之適（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
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
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
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
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

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
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
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豆區釜）皆登一焉，（加一）鍾乃大矣。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厚貸薄收）山木如市，（如往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
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
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之屨。言刖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燠
休之。（燠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陳氏之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也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
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女寵富貴過甚民聞公命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
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
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疾讒鼎銘昧旦丕顯後世
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
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言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塏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
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
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
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
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
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
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
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

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
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
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
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郤稱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
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
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文子之子可以取州
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
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

莫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
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
之之故後若歸晉因自欲取之○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
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懿伯椒之叔父忌私怨也
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
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
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
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子尾寵將來乎○秋七月鄭
罕虎子皮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
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盟載之言寡君乃知
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君實有心有事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
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
之歸也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
來言大叔將復來賀晉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
賤言非上卿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指張趯庶幾如趯言也○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
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
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嫳慶封黨襄二十八年放於境泣且請
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爲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
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
雅放盧蒲嫳於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比親以殺公之外
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欲與
鄭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雲夢
澤○齊公孫竈卒子雅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旗子雅子姜族弱
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又弱
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九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　明學士黃洪憲緝

昭公二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鄭許）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讙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女叔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志安於小）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
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
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
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二月)西陸朝覿
而出之(春分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沍閉)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
賦(當受冰者盡頒賜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
以風壯(風寒則堅)而以風出(風和則用)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
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
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
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
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
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爵公)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
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
辭焉(辭謝)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
將墮幣焉(墮輸也)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
焉(貳于吳)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

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吳邑)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襄二十八年奔吳，吳封於朱方)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不得安)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禍亂也。○(穀梁傳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吳俱備)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鬬韋龜城賴之師)○初，穆

子去叔孫氏(辟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
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上僂(音呂肩偃)深目而豭喙(加卉)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識也)及宣伯(僑如)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
曰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
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豎(小臣)有寵長使爲政(家政)公孫明
(齊大夫子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田)遂遇疾焉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欲使從己)不可叔
孫爲孟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
釁鐘曰落)既具(饗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客)
(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
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
之環使牛入示之(示父)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

孫見仲而何(見仲于公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
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家宰)告之饑渴授之戈
(欲使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
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牛弗進則
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
昭子(豹庶子婼)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
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
將以路葬(王所賜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
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季氏)介卿以葬(介次)

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夫子(叔孫)爲司馬與工
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
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
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
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
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物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歸子弟之半)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三家隨時獻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

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穆子)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辟禍)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爲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其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離下坤上)之謙。(艮下坤上)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

其三爲卿。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日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盖引而致之)○楚

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蘧罷)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即位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

(莒亂取鄆)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以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從順)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

二國(度晉楚之勢)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飮(言務行禮)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加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何以爲備)誰其重此(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

使矣（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韓族）叔禽叔椒子
羽（皆韓起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長轂
九百（戎車）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華叔向兄）中行伯（卽吳）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禽獲）以逞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奉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
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授子產政）民之主
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
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
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
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
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麻之役（四年）薳射（楚大夫）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
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
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
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
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
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
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
震電馮怒（馮盛）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
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而師敗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
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
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
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
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

于雩㬟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有莒怨故）○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禮）○三月鄭人鑄刑書（鑄之於鼎）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言準度子產以爲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公正）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報書）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

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比從

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代見右師)見於左師。
(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
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
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
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
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
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

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
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
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
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徐大夫)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
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

廄尹棄疾。(鬬韋龜父)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冬。
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
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三年奔齊)晏子曰。
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
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戊辰。衞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燕與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
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
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賂以瑤甕玉櫝斝耳。(斝音假玉爵)不克而還。○楚子
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罪亡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
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
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草也）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之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

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戲言以我為盜方為君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魯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公衡）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

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奉成公此語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蜀復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頼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大禍）魯小（小禍）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衛地豕韋）如魯地（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
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晉人來治杞田前不盡歸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
氏邑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
汲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
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
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二山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

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
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
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
羣望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

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子產為豐施公孫段子歸州田於韓宣子三年晉以
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
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
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
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
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

與宣子宣子為初言初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以易原
縣於樂大心宋大夫○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
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
伯有介而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
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
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
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
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幷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

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與子皮同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孫林父故諸侯貳詩曰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登敬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受殷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湯後而滅於宋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祖嘉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饘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即說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

效已矣○單獻公頃公之孫棄親用羇冬十月辛酉
襄頃之族襄公頃公之父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弟○十
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士文伯士匄曰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異時民心
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非法同始異終胡可
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
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
姜氏無子嬖人婤姶周合生孟縶執孔成子烝鉏夢

康叔謂巳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
史朝亦夢康叔謂巳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
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一年婤姶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著命之辭遇屯又
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
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全人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孟跛利居元吉利建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
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一　明學士黃洪憲輯

昭公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失聽)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斯)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穀梁傳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房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槷音業轚音計)○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欒施)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良子尾之子高彊也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無宇)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待。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
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陳所至）對曰。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
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立子良）其若先人何。子盍
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
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
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如初睦）○陳公子招歸
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
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欲以葬哀公）楚人
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
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
曰。城麇之役不諂。（襄二十六年）侍飲酒於王。王曰。城
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
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
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用）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舜先）至于瞽

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
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
陳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
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
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

於許。（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爭閻
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
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
螭魅。故允姓之姦（陰戎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
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

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妃而楚所相也楚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逆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師曠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于○孟僖子如齊殷聘殷盛禮也○冬築郎圃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

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玄枵姜氏齊姓任氏薛姓實守其地居其維首客星居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

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
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逢公
殷諸侯居齊地者以戊子日卒星斯於是乎出昔逢公以戊子登遐因妖星出
婺女今此星亦出婺女知戊子晉君當死吾是以譏之○齊惠欒高
氏二族皆出惠公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
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
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
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
音丕率以公旗帥師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不敢與君同五
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
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
本也蘊利生孽蘊畜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
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以夫于邑與
之三子皆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二子八年子旗
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
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
伐莒取郠音梗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臧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
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
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

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
盡用其幣（自幣貝用盡）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
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
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
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
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
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
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

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
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
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公名佐平公太子）惡寺
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
之（元公至卽去炭火使公坐）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
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
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
問於萇弘曰今玆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
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今年氣數與般
弑其君之歲同）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
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
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

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
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弑父自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
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
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
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昭公母）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鄟女）盟于淸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音皂，倅）（薳氏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使泉丘女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魚覲反）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星十二年一周）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列位常處）會有表，（野會設表爲位）衣有禬，（音貴，領也）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楚要地，陳蔡有二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不羹）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
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治葬道)及游氏之廟
(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
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

也諾將毀矣(皆教除徒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弗毀則
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
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元公)公享之爲賦蓼蕭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昭公)○公如晉(欲朝)

(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如晉不書還不)
(復命而奔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
免喪而後聽命(鄭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
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音遲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士匄)謂穆子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

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音叟)趨進曰日旰(音幹)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郎熊)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
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
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
(白狄別種)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白狄)以肥子緜
皐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曹羣)冬十月
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
○甘簡公(周卿)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皆過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

卽過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大子之傳庾皮
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
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七子皆卄悼公之黨○季平子立
而不禮於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孫帶之子叔仲小且
告之故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
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黜昭子

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定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
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
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衞聞亂逃介而先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
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今有此人南
蒯枚筮之遇坤坤上坤下之比坤下坎上曰黃裳元吉以

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
內溫忠也坎險故强坤順故溫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
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
養三德爲善正直剛克柔克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

之杞乎杞生於圃非宜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
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楚
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
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鄭丹夕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衞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伯禽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衞。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不羹）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音戚秘言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名招）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音音）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羋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薳掩族)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子干子晳)成軍(蔡公已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爲靈王)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

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音敗)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皆靈王子)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王（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靈王）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棄疾）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是爲平王）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豫章獲其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許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

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

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季子）五也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
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
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
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齊嚴肅敬）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
子犯（狐偃）以爲腹心有魏犨（魏武）賈佗（不在本數）以爲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二公）棄民民從而與
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俱謂棄疾）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何以冀國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
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
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九張）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
衛淫芻蕘者（故縱之擾）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
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

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
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
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朝聘）而無業
（貢賦）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

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
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三年)以講禮再
朝而會(六年)以示威再會而盟(十二年)以顯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
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
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

復旆之諸侯畏之(將戰則旆)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
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
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
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
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
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
張於除子大叔止之(張幕)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
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産爭承
(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
事行理之命(行使人通理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
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

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冰(冰箭筩盖可以取飲)以蒲伏焉(竊往飲季孫)守者
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子服惠伯湫音篠)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
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
産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地名)驅衝競(驅衝車與狄爭)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士文伯子)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

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平子祖父)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見遣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二人南蒯家臣)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

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
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
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修事官
職)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
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
著丘公卒郊公(太子)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
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
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
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子旗)而滅
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音云)以無忘舊勳(辛子旗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
賂田○晉邢侯(巫臣之子)與雍子(楚人)爭鄐(音畜)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
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
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
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
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
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齋戒)梓愼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母○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

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宄氏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魯所獻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談字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

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國名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晉之分野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
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
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

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
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
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
于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賂以甲父(古國)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
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
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
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肆勞也)其是

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
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
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樂肆)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
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
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
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
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

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
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
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
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
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人

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爲晉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

原缺第三十六葉

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

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三辰有災（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
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
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
鶬鴳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鷩雉立秋來立冬去祝鳩氏
司徒也鷦鳩孝故主教鴡鳩氏司馬也王鴡鷙而有別故主法制鳲
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鷹鷙故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鶻鵰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五鳩鳩民者

也鳩聚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
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
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
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
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冬有星孛于大
辰心星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

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
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營室水火之牡也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音假玉
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匄穆王孫曾令尹
子瑕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將先災死）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恐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屏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

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縣士）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鄅人藉稻。（鄅音禹。妘姓國。其君自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妻子被獲。故從妻子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舍。止）○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場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女所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不忍毀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辟晉公子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閑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是時平王遷許于葉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楚縣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音菊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自取故稱夫人○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戌子請師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
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傳曰日卒時葬不使
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
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
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吾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
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邾人郳人徐人會
宋公乙亥同盟於蟲○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

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
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邑使孫書陳無
宇之子子占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
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以所紡纑度紀鄣之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
占使師夜縋音隧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
音燥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

於晉大夫生絲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駟乞子
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
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
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以龜
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
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
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

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
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
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
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鬬於時門

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所執）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library seal]

昭公 四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蒙夢二音）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奔命）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

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長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王僚)公子光(闔廬)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余姑爲之

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公羊傳曰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刼之(刼公)癸卯取大子欒(景公)與毋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縶靈公兄)奪之司寇與鄄(音絹 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曲門之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音留)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

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敝公以當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恐追者出）踰而從公公如死鳥（衞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衞既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使我比衞臣）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衞侯以爲乘馬賓將掫（音走青欲行夜以助守備）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與于朝通謀故）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衞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穀梁傳曰秋盜殺衞侯之兄輒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衞侯衞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衞謂之輒）○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八子皆元公黨）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音詬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

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
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爲功）使少司寇牼以歸（牼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齊侯疥遂店（瘧疾音苫）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
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
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
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
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丸）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迫近國都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世位者）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
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應以罪）民人苦病
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
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
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
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齊侯田
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

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音海)鹽梅以烹魚肉燀(音闡)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音宗)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音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音丸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音畫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故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音戲息也)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惛叔孫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歸費在十四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貙(音區)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費遂)以吾故亡其良子。(華登前年奔吳)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

(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匄華貙臣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向道也。至稍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水災)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宋厨邑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

其袁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
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
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雉(音干)偃州員華登帥
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
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去長備) 彼多
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
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

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助公戰) 說甲于公而歸
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助華氏) 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 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
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音者)丘鄭翩
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鸛鵝皆陳名) 子祿(向宜)御公子城
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
(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城父) 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子城
子祿之間)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不與我更射則爲鄙夫)
抽矢(豹矢不射) 城射之殪張匄抽殳(音殊)而下射之折

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
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
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
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出送
華登)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
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
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
後旣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

東國(隱大子子) 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
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其子(謂朱)有二心故
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
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
有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
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
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
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
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
也不如出之（解圍聽其出奔）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
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
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
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

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即起）說
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音忿）事單穆公惡
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有欲立之言）
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
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不欲立子朝故）王有心疾乙丑崩于
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

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猛大王故單劉立之懼諸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旣獻而
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
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子
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王即猛）以歸王子還夜
取王以如莊宮（還子朝黨不欲使單子得王故取之）癸亥單子出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單子）不捷與之

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地知還欲背盟故)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

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音綽)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名圉)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邾邑道經魯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推斷木仆地以絕邾走路)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別都謂箕）叔孫旦而立期焉（從旦至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皆子朝邑）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劉蚠族）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

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鄩肸之子）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于是敬王居于狄泉尹氏立子朝）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子瑕有疾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楚間謂火滅為熸蓋元帥亡軍無氣焰）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音臬）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
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
陳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
亂爭之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地震壓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劉蚠
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蚠父獻公亦欲立猛周之亡

也其三川震今西王子朝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東王敬王必大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音菊召吳
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
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
且有罪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
縊於薳澨○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
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
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

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於郢守巳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
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壘壁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
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百里爲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
土數圻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音覺卒○婼音綽至
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莊公子嚚南宮極子桓公甘平公子劉子謂萇
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
王子朝入于鄔○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
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開去乃殺之

疑士伯殺己故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問其曲直）士伯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衆（介大衆言子朝曲故）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陽不勝陰莫然不動）將積聚也（積聚爲災）○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皆敬王邑）○鄭伯如晉子

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音釐）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音雷）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人助敬王）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

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周邑）○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音岸）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楚地）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音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樂大心）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大宗）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

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
子賦車轄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
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
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
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
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
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
曹小邾姓勿與魯將逐之將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祁
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
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
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
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

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
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
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
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

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
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物事死惡物也好物樂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
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之後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
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
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
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渠欲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
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
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音朱跳行貌公
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
勞裯父昭公名宋父以驕宋父定公名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
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
甚也○初季公鳥公亥兄平子叔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申公鳥死季公亥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而懼乃
使其妾抶音尺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余使以非禮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
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亦平
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
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
子郈昭伯郈音后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郈氏為之金距

以金為其雞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宅且讓之故郈
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
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於襄公萬者二人禮公三十六人今止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大夫遂
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為弟公果
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佯怒乃
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

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
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音勘
魯邑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
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
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
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
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
箭筩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
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平子之事君
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不忍居魯與臧孫如墓
謀謀出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
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敕有司遠請陽
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恭先至野井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
五家爲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
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
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
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
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
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
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曰唁公者何昭公
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
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
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
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
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
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
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
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
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
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
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
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
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〇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言平子悔過意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之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〇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敬王邑弗克〇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元公太子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等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駢部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

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〇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〇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不信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郈邑大夫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〇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音加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爲巢卷築郭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左傳附卷之三十二終

昭公五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人皆季氏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端二端為兩)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為請為高氏後)粟五千庾(又當致粟)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成孟氏邑)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詐告)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匕入者三寸(朐音瞿車軏也輈車轅繇過汏矢激匕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淵捷)曰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夫)從野洩(聲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冉豎射陳武子(子彊)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音軫美髮)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皆魯人)下苑何忌(齊人)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剸(音弗)林雍斷其足鑋(欽去聲一足行)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魯人)

皆致力于季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子朝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七月巳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守之備子朝○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王長庶子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

而惡君王也章君之惡國有外援秦也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盈本黨子朝知子朝不成更逐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忌子朝黨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

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厲王父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伯服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頿音茲口上鬚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
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
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
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
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
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
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

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
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

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
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
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
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
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
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

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彊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王養馬官）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盍廬（光也）以其子爲卿（鱄諸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囊瓦）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音熱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音幹）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

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近鄆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謗詛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陽晉陳以與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比公於大夫也而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憖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

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晉境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
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
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

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
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
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
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謂盈）聞勝與
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
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
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舅氏）叔向曰吾母
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廣）其

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
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
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黰黑（美髮爲黰音軫）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
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
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申生）之廢皆是物也女何
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男（兄弟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魏舒）分祁氏之田
以爲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分羊舌氏之田以爲
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
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魏舒庶子）爲梗陽大夫
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
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
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

(紂敬王)故舉之請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
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丙)
(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
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
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同位)居利思義
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
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
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音陌)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
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
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鬷(音宗)蔑惡(醜貌)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往皐澤)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
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
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
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獻子)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
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
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
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奔楚而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音輦)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見王殺伯盈等故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産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音廖)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音宗)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四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

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喜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九二變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九五變曰飛龍在天其夬上九變曰亢龍有悔其坤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蔡墨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棄禮徵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本非鞅意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責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

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嘉禮聘享賓禮三軍之事軍禮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恤小之禮靈王周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
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
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封之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
吳公子使居養(封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
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
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
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
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
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
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
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謂勞苦之)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
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
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

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
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行(亦憂戚)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
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
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地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昭明其法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音虜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後六年十二月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變氣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人謂子家○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二師圍郊至今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

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惟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伯音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議遠

邇量事期計徒庸（功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役（所當役之數）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諸侯大夫）
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
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音虎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
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
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音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
姓（虞夏商）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乾下震上）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
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
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
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列國紀年　起定公壬辰盡丙午共十五年

周 敬王

鄭 定公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 景公

晉 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靈公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二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二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明學士黃洪憲編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示貶），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小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

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高子後期，故曰違人）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與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未受命，託辭也）。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

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讎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月決也此則其月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

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公之墓宅季孫惡公欲溝絶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惡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義○穀梁傳曰雩月雩之

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公宮南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弟子賊簡公。○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楚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僞若畏楚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邾臣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
執之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廢墮爛
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
故及是卞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郯郯即拔修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佩玉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爽馬驌爽駿馬名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代先從人執役許之飲先從者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
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夫人養馬者必如之必如驌爽唐侯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
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
侯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生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
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
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蚠○葬杞悼公○楚
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
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疾瘧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晉楚同盟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襄十六年
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
旄於鄭王者遊車所建鄭私有之鄭人與之明日或旆倍以
會令賤人施其旆執以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

也(嘖責)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祝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得罪)若又共二。(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賤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弗)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弱)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敦厚)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成王滅奄遷之於魯)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曲阜)分康叔以(衛祖)大路。少帛。綪。(淺去)茷。(斾)旃旌。(少帛雜帛綪茷染赤色草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界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為朝宿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司空)陶叔授民。(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朝歌)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衛殷地故因其風俗索法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晉祖)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衆國同故治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

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惎毒)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文王子)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以伯爵居甸言小)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

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
（玆丕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
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
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
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郤黨）伯州犁之孫嚭

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
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夾漢水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
木也（椎鈍）我用革也（革利）不可久也（不必久持）不如速戰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楚國安則求知政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致死克吳）
（可以免初貪賄致死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
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
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
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吳從楚師及清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食楚食）敗諸雍澨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以
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
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班次）處宮
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
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
雍澨傷（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

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病蘇）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大雅）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集安）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昭王與吳）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約謂要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割心前割取血以示子期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楚臣）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

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風取同讐之義）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

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
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
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
而不相迿○穀梁傳曰人易無楚也易無楚
古之道也○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
以不言救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
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
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
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
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
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
深爲利居人之國
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
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夏歸粟于蔡以周
亟急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
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
斂君所佩玉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出季孫行君
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
子行東野意如子斯及費子泄爲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
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
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散卒以從子西敗
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
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麇君子期將焚之火攻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楚人父兄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
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楚復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

敗吳子乃歸囚闉[illegible]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吳人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楚定葉後后臧之母楚奔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乙亥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
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
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昌欲反郎文伯及秦遄
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宫
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
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
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

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
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
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
小怨道也（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爲君也
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爲諸（子旗蔓成然也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
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
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
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僞爲王車服立國于脾

洩以保安人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當辭勿行）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
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
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
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
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周地）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輦而如公（衛君）曰尤人（尤責）而效之非禮也昭
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鼎）成之昭兆（寶龜）定
之鞶鑑（鞶帶以鏡爲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以爲好貨）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憂魯）將以爲之質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無乃

不可乎大姒（文王妃）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
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
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
官將使其人（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
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
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

(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
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
為矣(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
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
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周六邑)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
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

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知往必有難故)唯君亦以
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祁子)而行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綿上獻楊楯(以楊為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
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音由周地)
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
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
歸鄆陽關(魯邑)陽虎居之以為政○夏四月單武
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衛地)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鄭屬齊)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
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齊國夏伐我(齊叛)

(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毀軍誘敵)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
圖禍而必死(而女)苫(扇平)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二子季孟)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
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
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五　明學士黃洪憲緝

定公二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弓強重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仆地）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見猛不在列故詐言傳言魯無軍政）○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自留待）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衣）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聞言而怒遂逐齊人）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言非眞勇）苦越（郎志）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小比溫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最）衛侯之手（捘排擠也）及捥（血至手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
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
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
敢不皆負羈絏(辟)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
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周故遂)

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季桓子弟)公鉏
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叔孫氏之庶子)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
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
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虎欲以壬辰夜
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
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

兵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
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
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己於難以繼先人)對曰
臣聞命後(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召)
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
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孟氏支子)築室
於門外(實欲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聚衆)林楚怒馬及衢而
騁(馳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闔門)有
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
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
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
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於徵死(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何暇追余從
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
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季寤)辨
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猶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
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

叔孫氏洪而食之賊而鍥其板曰其月其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予曰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拊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衛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出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䟡不成郤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䟡于乘之上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懼然後得免自是走之寶者何寶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姊妹之子謂之出于歲之龜青裨明於吉凶 ○鄭駟歂然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然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溷謂桐門右師出右師即樂大心子明欲逐之使出也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私造刑法書於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無益近用而祗為名故歸書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加兵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將圖齊國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許以東為願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刻其軸使易折麻約而歸之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欲絕追者其奸巧也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名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齊人）之父將室之。（取婦）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欲有功還取卿相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巳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入譎以讓之）書左。彌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猛不敢與書爭言巳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衛侯

將如五氏。（將往五氏助齊）卜過之。龜焦。（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以三邑謝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進退與俱）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與之犀軒（卿車）與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者不敢立）親推之三。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

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犧尊象尊）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音鄙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
讙龜陰之田○（穀梁傳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
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
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
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

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
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
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於夾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
邯鄲午於寒氏（午晉邯鄲大夫）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
（子潛反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鬬）涉佗
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
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示整）日中不
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以挼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

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
哉（遄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之黨）使賊射之
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
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
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鱄諸殺吳王亦用劍）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武叔（州仇）懿子（何忌）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
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
紓焉何必此（以郈易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

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
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許呼)齊師至
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僞爲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
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
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誅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物(自有別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
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郈○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
其五與之(與富獵)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
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出奔)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謂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
頗焉(偏辟)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
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
廷(誑)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國之賢人)君誰與處冬母
弟辰暨仲佗石彄(口平)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
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
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
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
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
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
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
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
齊侯盟于黃(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
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
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空爲猛厲)寧爲無勇(言伐小國
當如畏者以謗致之)○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彊
盛將爲國害故)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illegible］)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境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公羊傳曰：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古闃反)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丙) 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車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救河內) 則我既濟水矣。(濟水而歸) 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詐告)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恐緩) 寡人請攝。(以己車代衛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己邑)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齊必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不察其謀)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謀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趙鞅使告) 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更立午宗親) 遂殺午。趙稷、(午子) 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欲攻趙鞅) 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害民)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 相惡，魏襄子亦

與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三折肱知爲良醫(喻歷多折然後乃知醫法)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

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臣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唯子不驕)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社之肉)○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

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

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
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師注目而視之）越子因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足之大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
（闔廬嗣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
間（鄭地）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
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
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
氏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宋朝舊通）
（于者）會于洮大子蒯聵（靈公大子）獻盂于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得既定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家臣）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
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
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
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重義）○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
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

不體。體不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渠 絲卽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列國紀年　起哀公丁未盡癸酉共二十七年

周 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弒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驁爲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爲田氏矣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哀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定三十二年孔子卒

衛 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爲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弒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爲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

楚　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　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殺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　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爲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六　明學士黃洪憲緝

哀公（名將定公之子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設板築爲圍壘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兵屯守九日而壘成）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纍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使蔡從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人叛楚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二斟復滅于澆）后緡方娠（后緡相妻）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母家）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虞舜後）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得免于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虞君）而邑諸綸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

澆（伺隙）使季杼誘豷（音戲澆弟也季杼少康子）遂滅過戈（過澆國戈
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
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
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
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穀梁傳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

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
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
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
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
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
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
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
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
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
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
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
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
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
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
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
左陳人從田（田在西者居右田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
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
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
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

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
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
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
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齊侯衛侯
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
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
鏤（彤丹）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

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所食
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勞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
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再宿曰次宿
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
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
歌討范中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
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公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
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答郢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
迷路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音問始發喪之
服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戚門哭而入遂
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
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
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

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從衆謀可也簡子誓
曰誓師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
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百里下大夫受郡
五十里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
免去厮役志父簡子改名無罪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
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棺之重數素

車樸馬(以轂椒)無入于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
罰故能克)甲戌將戰郵無恤(王良)御簡子衛大子爲右
登鐵上(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
良受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
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以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有命)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縛之)吏詰之
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鄭公)亂從
(從亂)晉午(晉公)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不敢愛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晉臣)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喜其前怯後勇)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鄭氏)憂未艾也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爲范氏收田稅)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遂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簡子追之)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
無小(雖小國有善射)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吻)嘔血鼓音
不衰今日我上也(上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
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乘小木使簡子觀之)兩靷皆絕
(傳言簡子自伐)○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衆知之(蔡請遷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
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啟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
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
駟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公羊傳曰齊國夏曷
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
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
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
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
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
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
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
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夏五月辛
卯司鐸館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

府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司周書典籍官出御書俟
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具所職而有不在罪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以脂塗車爲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濡帷幕于
木中出用爲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隨人氣而爲備蒙葺公屋以濡物覆
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
[illegible]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闕門命救火者
傷人則止財可爲也燔財重民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敎令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於官猶
拾汁不可得也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
公宮閣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
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劉氏周鄉范氏世爲婚姻
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
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
死勿從己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

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
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殺男乃討之討殺者召
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
其南荀寅伐其郛伐北郛圍救范使其徒自北門入已
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
范族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
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盍楚言也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
兩矢門之翩以矢守其門衆莫敢進文之鍇楷皆二音後
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
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盱卽霍○殺蔡侯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出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
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

(攀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
外于繒關(皆一處之衆于二地)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
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
知)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馬(郎販)起豐析與狄戎(起二邑及戎狄之人)以臨上雒左師
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
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商縣武關)以聽命(將開道以伐晉)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

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
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曰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
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
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
鮮虞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
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地)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
月葬齊景公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吉射)使爲柏人(爲柏人宰)
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
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
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借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
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
(未冠)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

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
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
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
子黔奔衛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哀羣公子)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師衆)何黨之乎(黨所也之往也)○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
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
思曰(子產子)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
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彼謂諸大夫偃蹇驕傲）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疑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就諸大夫）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高張）聞之與惠子（國夏）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

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逆越女（昭妾）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外使）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咏）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高國黨○陳僖子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
南郭且于公子鉏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人知故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
告之故闞止陽生家臣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
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逮夜至
於齊國人知之知而不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
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又令陽生隨饋食者入公宮冬十月丁卯
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

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
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慼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恐鮑
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荼母殺王甲拘江說
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荼黨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
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
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

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
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大言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
於駘音台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殳冒
淳地名○公羊傳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篡也此
其為篡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
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
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

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按于諸其
家于諸賓也蓋齊人語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吳王百

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
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
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
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
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閒)而大
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虎國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
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反自鄫
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
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于
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
對曰(諸大夫對)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魯德
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孟孫忿答)不樂而出(季孟不樂)秋
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茅邾邑)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
眾保于繹師宵掠(傳言康子無法)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前魯得邾之繹民使任負瑕故使就彼以辱之)
邾茅夷鴻(成子)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
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
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魯成其所求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
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
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封君)請待
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
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
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
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得曹邑而城築於近郊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
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
叔孫輒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
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魯人公山不
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
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君子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不以私怨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帥師子必辭王將使我子
張卬輒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
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
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田險道欲使魯爲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謳去菅奸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鄫人亦田吳界漚漬菅草于水而魯人執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
伐武城克之王犯吳人嘗爲之宰爲武城宰澹臺子羽
武城人之父好焉與犯相善國人懼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
之而至謂伐邾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
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

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同車俱死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
次于泗上微虎魯人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試士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
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虎吳人行成
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宣十一年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
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
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負載書將出盟乃請釋子服何

(景伯)于吳(留質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求吳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
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
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
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嚭)討之囚諸樓臺栫
(音漸)之以棘(栫檻)使諸大夫奉大子革(邾太子)以為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臧會子)如齊涖盟齊閭

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
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欲使為君)公子愬之公謂鮑
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
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麇束縛也)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七　明學士黃洪憲輯

哀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與魯平故辭吳)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
受命於君○(十年吳伐齊)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
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
鄭師每日遷舍(宋作壘鄣我以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
姚(卿賸)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能者)○夏楚人
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邗(寒)
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
以興兵(陰與陽類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宋姓子)伐齊則可
敵宋不吉史墨曰盈(趙鞅姓盈)水名也(水盈坎則行)子水
位也(子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二水俱盛)不可干也炎帝為火
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卜得帝乙卦故以宋爲吉宋鄭甥舅也祉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
止○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
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
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
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

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息齊人弒悼
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吳臣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前卜伐宋不吉利伐姜故興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
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冬楚子期伐
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
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
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
奔宋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
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
能自度不能使二求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子居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不戰爲不臣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
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從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叔孫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
孟孫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帥右師懿子之子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有曰

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
從之。(遲不欲戰) 公叔務人(公爲) 見保者而泣。曰。事充(後煩)
政重。(賦多)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
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 右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俱齊大夫) 孟之側後
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
伍曰。走乎。(敗而欲走) 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 曰。然

則止乎。不狃曰。惡賢。(以戰惡足爲賢) 徐步而死。(傳言魯非無壯
士但不能使也) 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宵諜
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言欲戰)
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 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冉有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轅頗
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
以爲己大器。(鍾鼎之屬)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

咺進稻醴粱糗腶(斷) 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
器成而具。(鑄器成卽具此)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先
見逐)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
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
下軍。展如將右軍。(吳軍)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宗子陽(宗樓) 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勵致死) 桑掩
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勉之) 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亦示必死)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八尺之繩) 吳髮短。(吳髮

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
五氏與今) 使問弦多(齊人) 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
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
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
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武叔州仇) 曰。而事何也。(何職) 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
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子貢)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
子之元。(吳以獻魯公使歸齊) 寘之新篋。褽(尉) 之以玄纁。加

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夫君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言不識不善故使魯齊殺國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
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不可耕）
越不爲沼。（若不滅越）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
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
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改姓欲辟吳禍）反役。王
聞之。使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
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朝。其娣嬖。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
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
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奪妻奪軒）
故出。衛人立遺。（疾弟）使室孔姞。（疾妻）疾臣向魋納

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
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衛地）初。晉悼公子慭亡
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大叔疾父）止而飲之
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疾）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
夫。（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常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

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三問）卒曰。（冉有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
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

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
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
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
氏不絻音問喪冠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
衛制○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鄖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
制之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
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
斃什地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音係狂也無不噬也而
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
歸餼以相辭也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

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
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
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
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讎也墮毀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
幼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
其言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冬十二月螽時已閉蟄

猶有螽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蟄者畢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火未沒知是九月司歷過
也家語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宋鄭
之間有隙地焉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
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
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
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

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逃師而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不有二國○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穀梁傳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

能言冠而欲冠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越地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庸父為越所獲故得其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自剄七人於幕下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為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

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將告神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以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縈兮（言）余無所繫之（言上服飾備而已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上有旨酒而我與寒賤之人睨視而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諾（諾其請而與之傳言吳王不恤其下）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〇（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附錄（春秋止獲麟此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之）

十有四年春（見前）〇小邾射以句繹來奔〇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〇庚戌叔還卒〇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〇陳宗豎出奔楚〇宋向魋入于曹以叛〇莒子狂卒（狂其廷反）〇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　宋向巢來奔〇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〇秋晉趙鞅帥師伐衛〇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〇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〇陳轅買出奔楚〇有星孛〇饑

十四年春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〇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子行）殺人逢之（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懼其為患故盟）初陳豹（亦陳氏族）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身長大而背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為子

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
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
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
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
逆之遂入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
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正寢）公執
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
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

抽劍曰需事之賊也（需疑害事）誰非陳宗（言族衆多）所不
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
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
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
中行人車）及耏（而）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
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東郭賈（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
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偪公）

公使夫人（公母）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
公請以鞌易薄（欲因易邑享公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
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今
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
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不可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
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
人來告曰（主迹禽獸之人）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
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嘗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
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
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
命遂攻之子頎（音祈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
（攻君）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
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恐不克公怒欲得質而後入）不能亦
入于曹取質（劫曹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

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
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牛魋弟）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衛大夫）求
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不與魋同仕）吳人惡
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
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甲午齊陳恒弒其君

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
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
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圉馬
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
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共（請聽共使）弗許懼不歸（不敢歸成）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

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
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彄出
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
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
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
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
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
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
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陳恒兄）

如楚過衞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
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成弟子也）冬
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
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
寡人願事君如事衞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

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齊爲衞故伐晉冠
氏喪車五百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音灼）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藉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
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衞
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
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衞孔圉取大子蒯
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大子與
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
之盟爲請於伯姬（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

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爲婦人服）而乘寺人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
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
人介（被甲）輿豭從之（欲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刧
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
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衞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食孔氏祿）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

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
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
黶（音掩）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
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聵）莊公害故政（輒臣）欲盡去之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
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
衞○衞侯輒來奔○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夏

四月己丑孔丘卒
十六年春蒯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
鄢肸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
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戚也天誘其
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
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
乃成世成父世業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
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
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
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
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
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
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還取孔氏廟主子伯季
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
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孔悝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

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昭十
九年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
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
人使諜於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襲鄭之期子木暴虐
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
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曰吾
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
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
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第用人之次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
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

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
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
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歔於葉公）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
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
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
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
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

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
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楚賢大夫）而後入白公欲
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
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
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王母越女）之宮葉公亦至及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

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
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戴甲則面掩蔽）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
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子西
子期）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
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也
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
王孫燕（勝弟）奔頯（音夔）黃氏（吳地）沈諸梁（子高）兼二事（令尹

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爲司馬（子期）而
老於葉○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
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
去懼害（托占卜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
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執
火者（屏左右）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
（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刼公而强盟之（求必
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
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
者而與之始食焉始食落成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
衷甸兩牡卿車紫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俱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
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
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
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左右句卒
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幷力擊其中軍吳師大亂遂敗之○晉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鞅字爲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
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
師者子玉瓘帥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
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簡
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還○楚白
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
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
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
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
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帥
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
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惠王弟以
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
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寧而使

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良夫
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
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
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音稱尾衡流
而方羊裔焉裔水邊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
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
衛侯自鄄音絹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壞其
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
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
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
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
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音地)既入焉
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
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
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靈公子)執
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
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盟誰執牛耳。季
羔曰。鄫衍之役。(七年)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十二年會
鄖)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宋皇瑗之子麇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illegible])酁
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
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野)初子仲
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非我之兄)麇曰。必立伯也。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皇瑗)則老矣。不
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召皇瑗)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瑗從子)為右師。○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
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
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
尹蒍固執燧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
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
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
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

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從越三種之夷)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叔青。叔還之子)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
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

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謂急將聞問如溺人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使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緩也）數年不覺（不知荅齊稽首）使我[illegible]（[illegible]遠行來[illegible]會）唯其

儒書以為二國憂（言魯以周禮稽首令齊制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舍）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旌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illegible]必卜壬辰

戰于犂丘，齊師敗績。……大夫。○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萊章（齊臣）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音衛）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官）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越大子相得）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故吳臣季……公因越）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足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音殼，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要）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夏戊）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拳彌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蒯聵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眾怒休息，而易……）乃出。將適……無信不

可以。適郢。彌曰。齊晉爭我。不可。[illegible]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宋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越有君。君彌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illegible]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遣致家 揮出信。宿所 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

在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欲使公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illegible] 惡郭重曰。何肥也。[illegible] 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武伯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遠行 又謂重也肥。[illegible] 稱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二子之數食言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illegible] 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illegible] 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比之父 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靈公子黚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怒期令困期姊 司徒期聘於越。公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怒期而及夫人之子 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周元公孫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內之以通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illegible] 大尹興空澤

之。六子用。奉公尹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
曰聞下國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
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
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
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
之外己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咮鳥喙晉書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

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
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
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
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
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施罪
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
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

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
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
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
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
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
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
康子病之恥從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

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
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
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
子屬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
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
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
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

乃還　成子曰
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言智伯誣之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
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奔齊
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以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盡齊師　成子曰寡君命
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疑其爲晉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

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言悔○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
問於子余及死乎可得以壽死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
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郎有山氏　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瑶帥
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
則可行也去其師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
里門于桔柣之門　……以知

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無勇何以爲子趙孟襄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　對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
伯惎毒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清〕黄守僩撰

鄉黨考不分卷

清乾隆四十二年漱經堂刻本

乾隆丁酉夏鐫

閩嵩山黄雲石先生纂輯

鄉黨考

附禮節器物圖

潄經堂藏板

翻刻必究

鄉黨考序

國家以四子書取士誠以四子書者雖其一先生相傳私淑之說而六藝之旨趣畢會焉論語之有鄉黨則記聖人一身仕處典禮吉凶進退言色之宜寒暑衣服飲食之節以見盛德之至從心所欲自然中禮者然其物采儀文制度之數非考稽群書擇其至一者從之則所記盛德之

朱序一

跡亦無所附麗以明必集羣書而擇之又苦其散而無統勞而難成也於此有人焉先為之地纂集成書條分縷析使讀者一覽而明則雖非圖苟便以息其

力於不用而據知覺之先以待後起如夜行之有燭迷途之有導使學者事半而功倍焉固苟子所云莫要得師者也又況科舉之學固將簡鍊以為揣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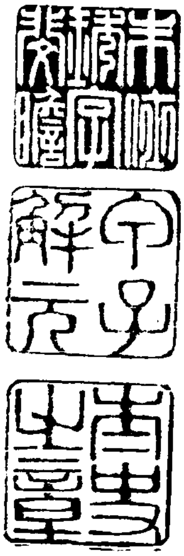
其為利賴又何如哉三山黃雲石先生以名進士出知餘杭縣未幾告歸教授弟子數百人多得科第以去者先生博極羣書尤精三禮於講論暇著鄉黨考

一編其書援引繁富剖析精當非徒為本文定其指歸而交貫旁通併為諸經宣其義類信乎其有益學者也昔太史公鄉射鄒嶧適魯觀夫子廟堂車服禮

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輒低徊不能去而韓子讀儀禮亦恨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益聖賢文章之盛流傳百世其可以興人感慕者如是也夫威儀者德之隅也好是懿德者民之秉彝也然則斯編之傳豈特足為學者科舉之資而已哉

年家眷同學弟梅崖朱仕琇

頓首拜撰



序

抱朴子曰古書者學人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以采伐漁獵也古人樸學多尚考訂眉山蘇氏亦言讀書之法嘗求事迹故實典章

文物之類自習制舉業者專於時文尋究援引故實弗核弗詳傅會割裂漸以謬戾夫制舉業以發明義理就所知識之深淺而言之固已然乃郊禘宗廟之儀朝廷宮室之度聘享會盟冠婚鄉射車服器用之數四子書所述皆三代聖王遺制必不能憑空臆撰也乃以周官既多奇字儀禮又苦難讀而戴記四

十九篇割畧不繁而不能彊記至他古籍益束高閣如是而爲制舉業是入山而不操斧柯臨淵而不具網罟有立見其窮也已雲石先生湛深經術作爲文章

洮博絕倫自歸田後教授里門者二十餘年高才生多出門下著述甚富而与門弟子口講指畫者於名物制度尤詳所著魯論鄉黨考一編援據三禮旁

孟序三

證他書窮然大備將付梓人命超然為序超然記十歲時始讀經編要貞益風先生贈以周章成五經類編一書稍知薈萃後從會稽曾秋膺先生遊於鼇峰

先生最以注疏之學因作鄉黨享禮私覿文粗有攷證自是每遇典制之文必承提命間嘗取顧寧人朱竹垞毛西河諸先生考訂之書以為辨證今讀先生

孟序四

此編追溯往昔流光荏苒將三十年舊所研討半就荒落因先生請序而告從先生遊者嘗篤信其師說且以自志其愧也是為序

乾隆四十有二年丁酉夏五月
同里後學孟超然拜撰并書

自序

鄉黨一冊記聖人生平大
小畢該在聖人動容周旋
中禮非有所擬合而為而
廟堂營建之有定式也君
臣朝聘之有定儀也鄉閭
歡會之有定期也日用服
食之有定制也諸如此類
前聖創之後人守之元元
本本各有由來其詳備載

於三禮錄亦散見各經及爾雅家語諸書近操觚家習為簡便遇典故所闕只向坊刻時文中採摭如拾剪裁之碎錦採萎擷之殘花即改換字句仍為舊本東傳安能濬發心靈别開境界況有原刻實未精核採摭者因之差謬益甚總緣未究其所由來訛以傳

訛貽害無有紀極茲值

聖朝文教昌明之會所頒行各種書籍俱超軼前代士生斯際何幸如之顧有惜其精力而徒貪簡便者余之所不解也竊思凡事必沿流遡源乃能洞徹本末決然無滯礙於心胸今書籍故在不禁人之採討因於鄉黨中有典故各

節廣搜博取參以論斷雜
異同以歸一是循次序以
免雜出其註疏解說等有
相發明者錄之寧詳毋略
庶一覽而源流具見引用
不窮韓子所謂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勢固有必然者
以視碎錦殘花所得不較
奢乎或謂世有異稟高才
目數行下其藉桃圖史破

萬卷而有餘者詎必有資
於此然斯人吾見亦罕矣
則執沿流遡源之一法以
漸窺書籍之全豹各有識
者之所不棄也夫

乾隆歲在强圉作噩長夏
五雲石黃守儁書于漱
經堂

鄉黨考目錄

閩嵩山黃守儁雲石氏纂輯　男正色斯儀　瑞源斯鳴　炎熙斯煇　緝治

愛業
卓建章東昇　鄧　綸簡臣
江彩雲文裕　陳　琁鴻章　參校
魏文豪德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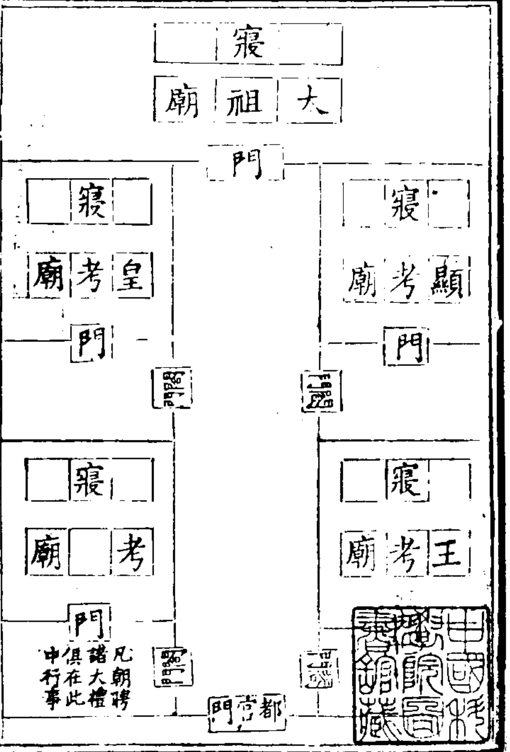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下大夫上大夫考
君召使擯全節考
入公門全節考
執圭全節考
紺緅考
紅紫考
絺綌考
裼裘考
佩考
帷裳考
吉月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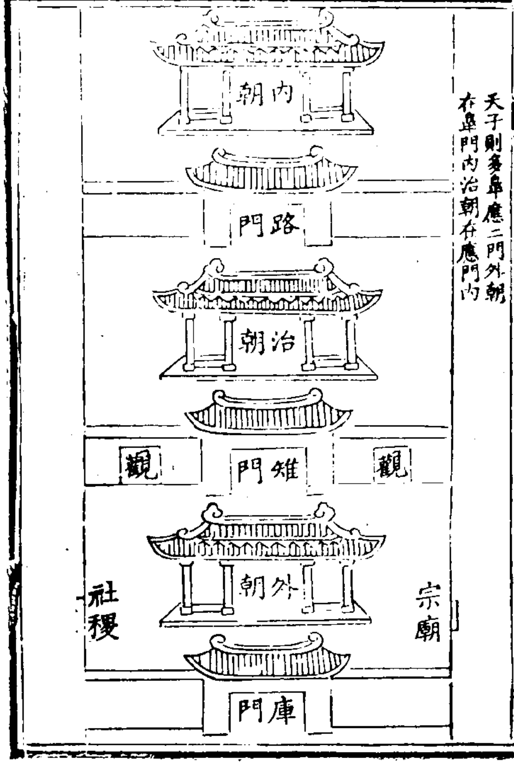
食精饐餲考
膾考
餒敗失飪考
不得其醬考
沽酒市脯考
薑食考
席考
鄉人飲酒考
鄉人儺考
廄考
侍食於君考
負版考
迅雷風烈考
升車執綏考
雉考

共二十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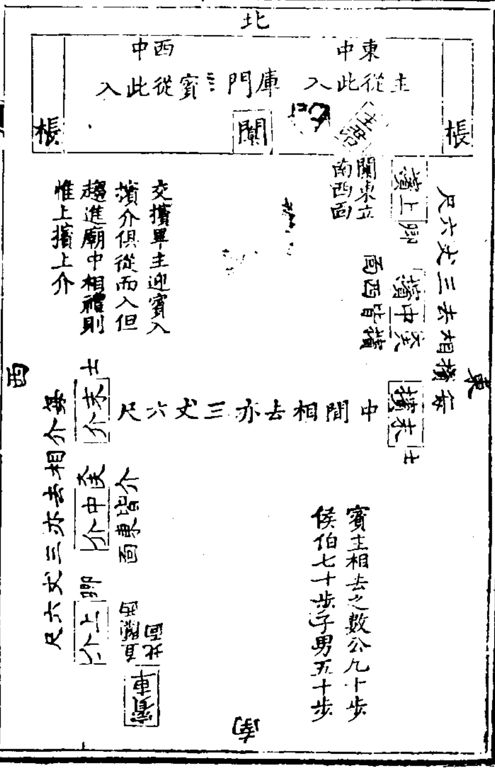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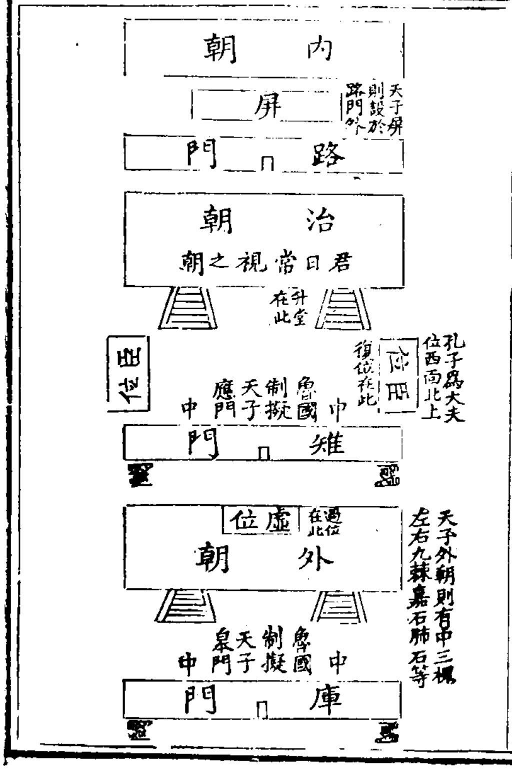
諸侯三門三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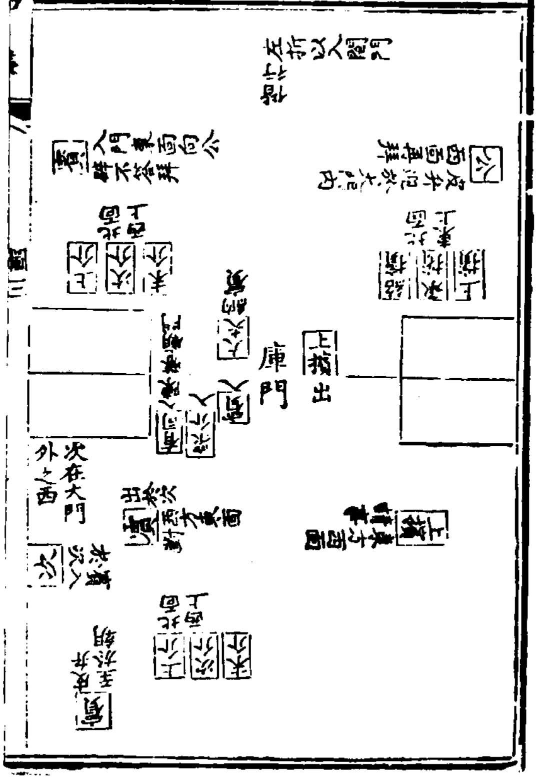
交擯傳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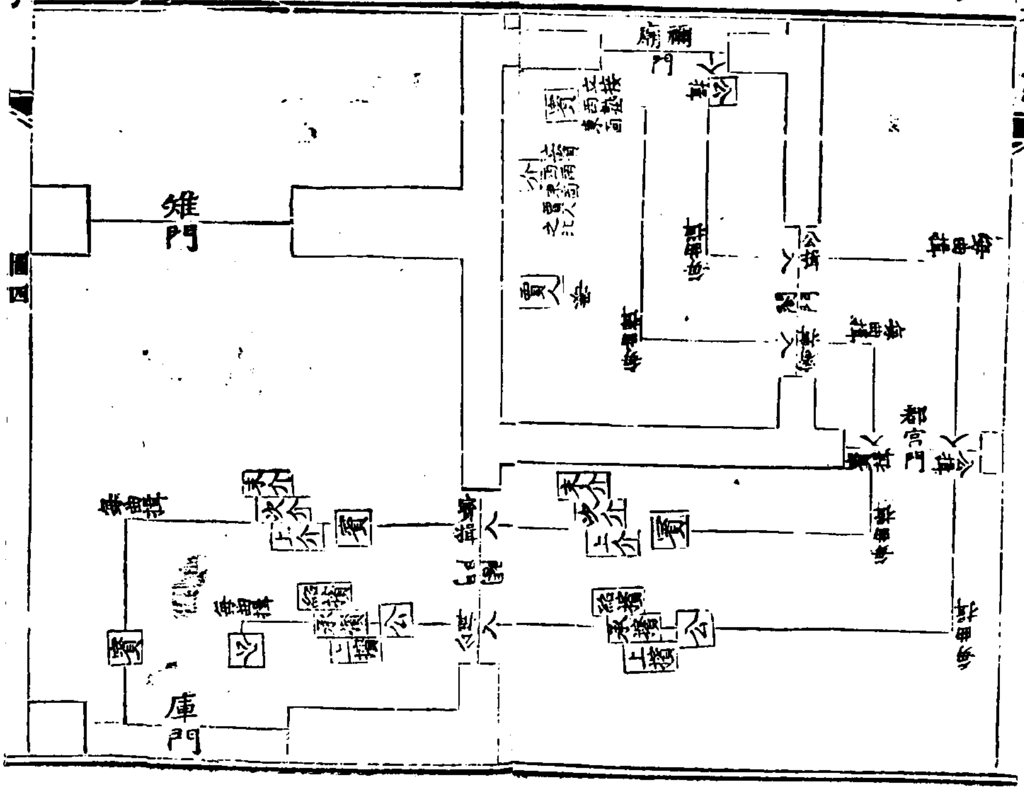
公門朝位堂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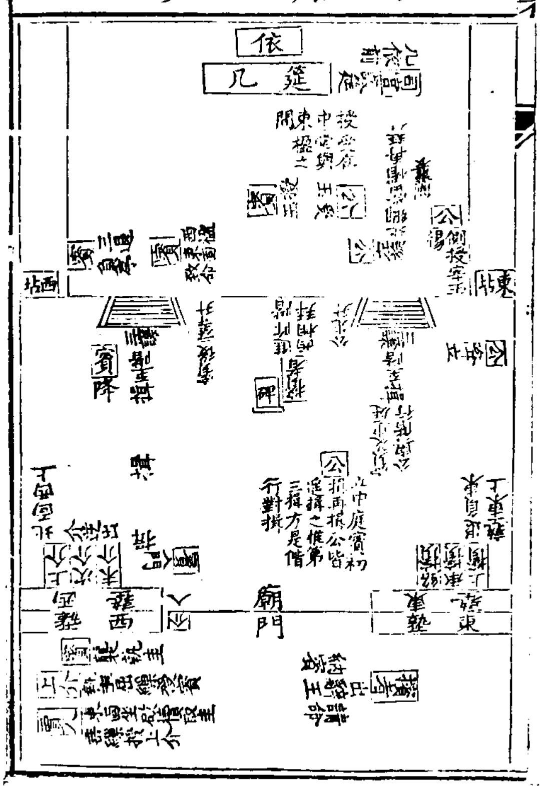
聘禮請事迎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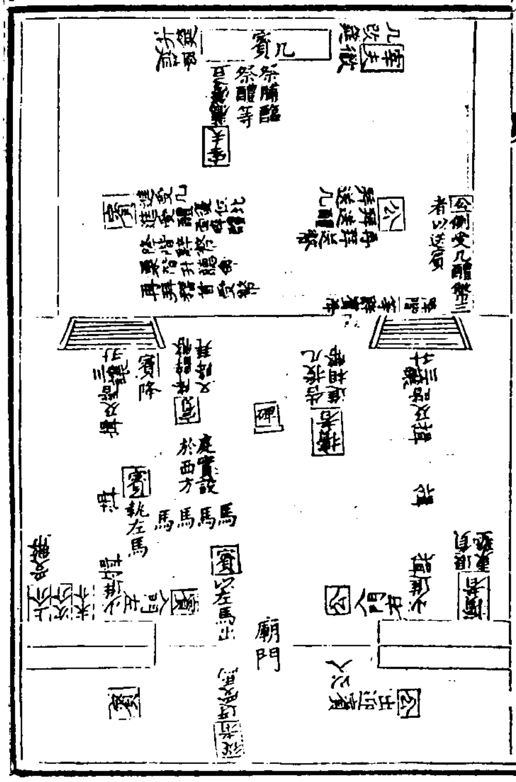
聘禮迎賓入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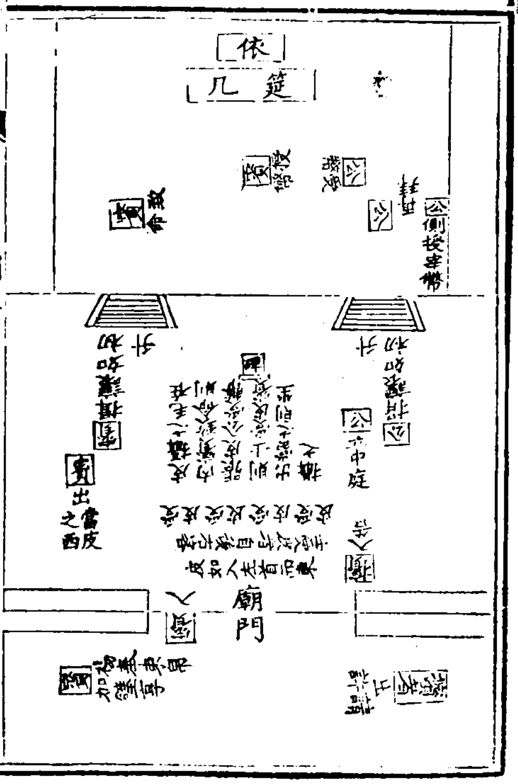
正聘廟中受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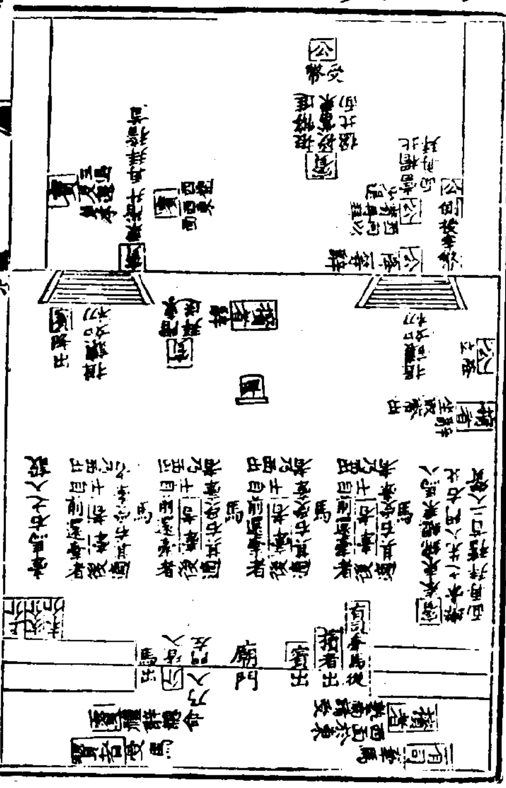
王國禮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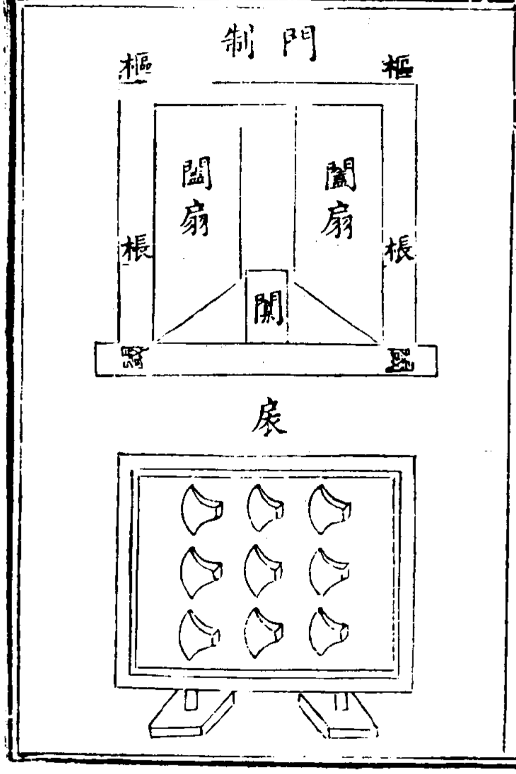
享禮受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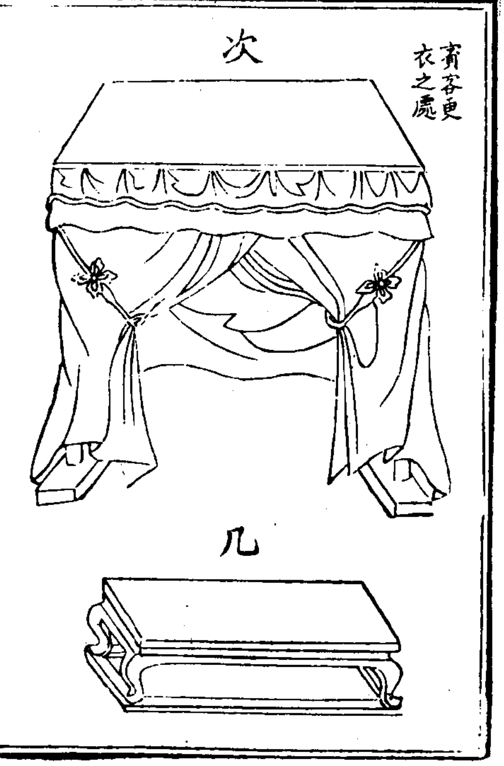
聘賓私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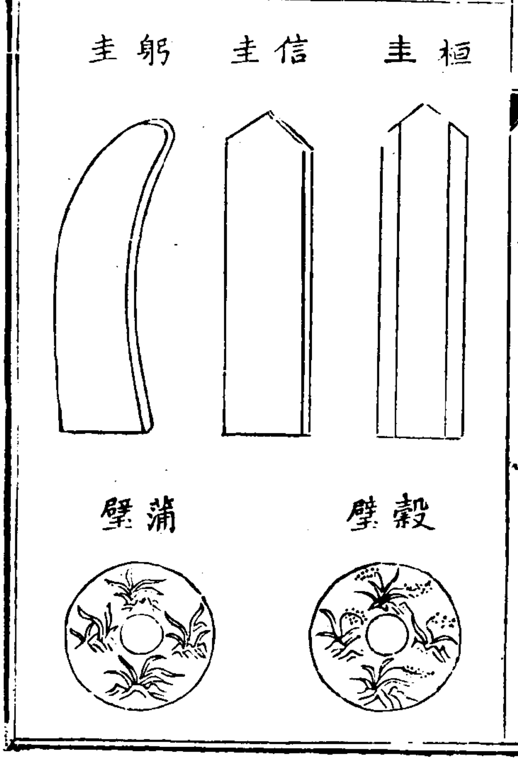
公門闑扆圖



次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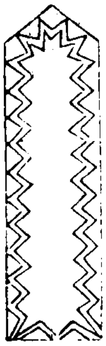


命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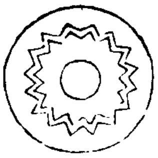
瑑圭圖

瑑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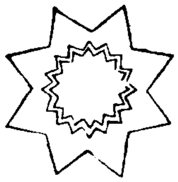


瑑璋

瑑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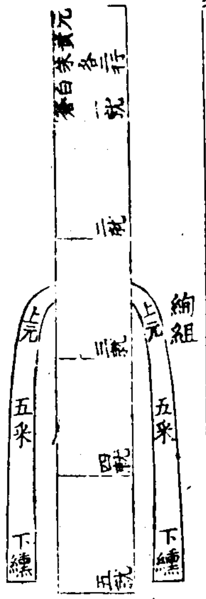


瑑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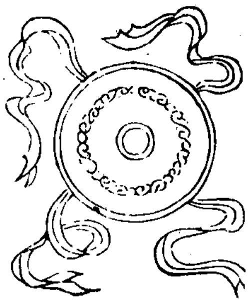


繅藉圖

圭繅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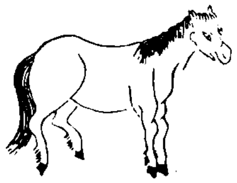
璧繅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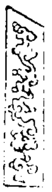
天子大圭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皆三采三就子男璧皆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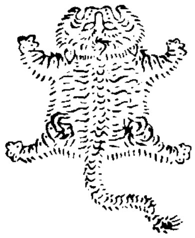
諸侯享獻合用

圭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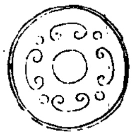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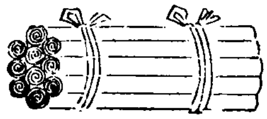
璋以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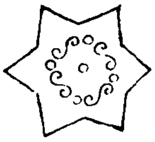


璧以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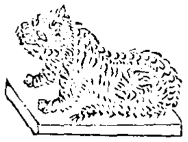




琮以錦



六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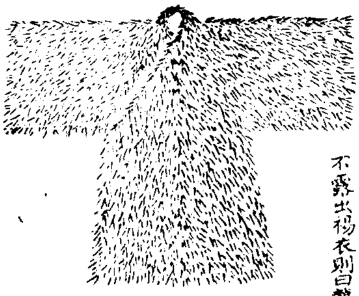


琥以繡

璜以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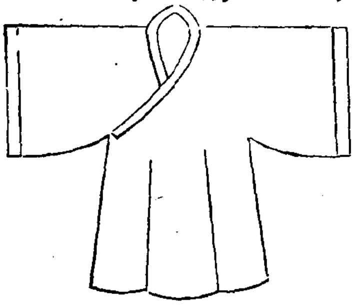
裼裘圖

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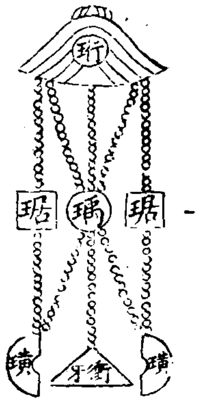
外服露出裼衣曰裼裘
不露出裼衣則曰襲裘

裼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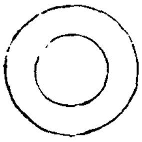


德佩圖

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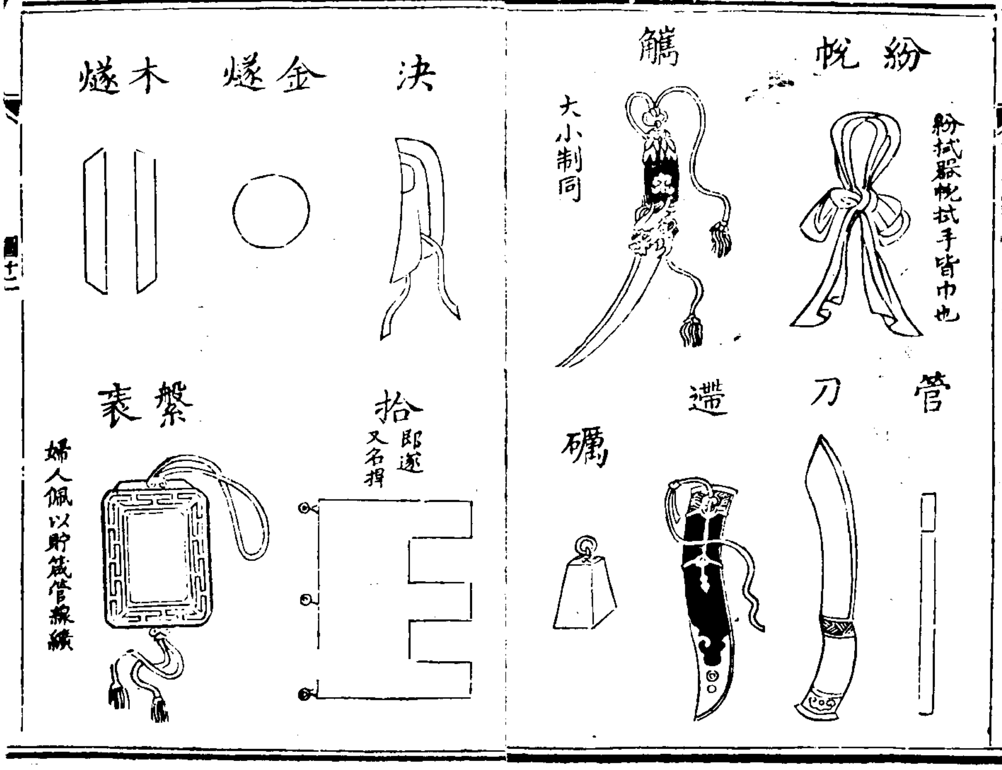


象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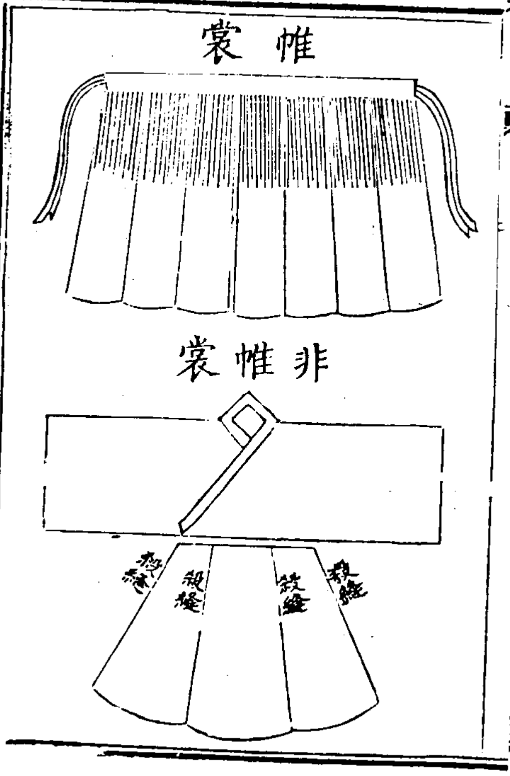
組綬

左右事佩全圖



紛帨
紛拭器帨拭手皆巾也
觿
大小制同
管
刀
遰
礪
決
金燧
木燧
拾
即遂
又名捍
鞶袠
婦人佩以貯箴管線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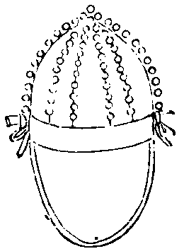
帷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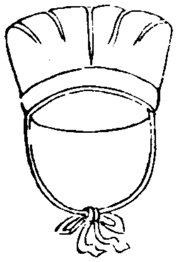
帷裳
非帷裳
殺縫
殺縫

弁冠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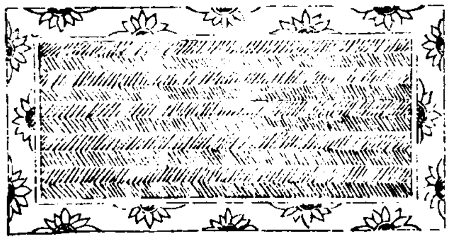
弁



冠



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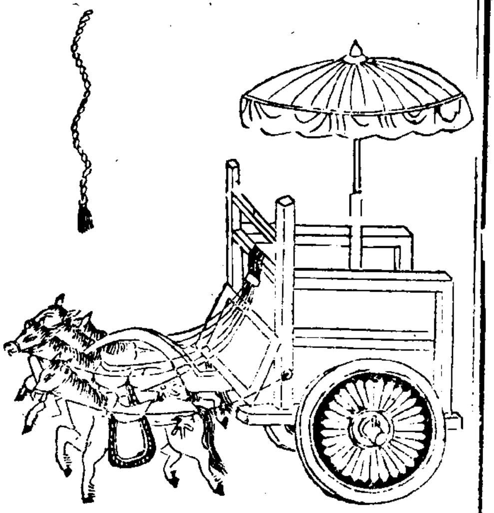


儺圖

方相

車圖

車



綏

下大夫上大夫考

言上下大夫不言中者諸侯無中大夫也周官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春官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又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秋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冬官雖缺小司空亦中大夫可例而知此皆天子之中大夫也上大夫即卿天子諸侯俱同王制云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可見諸侯無中大夫無中大夫則與下大夫言下大夫卽與大子同等不可云卑於夫子也王制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康成謂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或疑上大夫卽卿大夫對卿言之皆爲下此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方氏慤謂此上大夫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崔氏靈恩謂大國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

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下大夫五人者取小卿爲言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據此則下大夫五人亦稱小卿其下大夫又分爲上者崔氏靈恩謂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也或云侯國天官秋官無止卿故見宋宰稱太宰司寇稱大孔子爲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爲下之上未知是否存以備參又國語晉里克爲中大夫公子夷吾在梁對秦使者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下又云輿大夫丕鄭與我矣中大夫與輿大夫並言似是別有中大夫之名非上中下之中大夫也夫子爲魯司寇魯大國三卿則上大夫卽季孫叔孫孟孫無疑司寇與其餘皆下大夫也侃侃誾誾聖人處之自各中其節矣

藉在夜反下同　軹音止　伸音申　繅音藻下同

君召使擯全節考

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戴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鄭氏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祖道也大戴禮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軌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此章君召使擯謂諸侯相朝而使爲擯也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

擯古儐字　逆迎同　辟同避

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更有孤卿大夫士之禮合爲九儀註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疏云軹轂末也陳氏曰前疾謂車轅由中在軹之前衡之後司儀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註云賓所停止則積間濶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每門止一相止之者絕行在後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亦如之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

眡古視字　牲作腥下同

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致賄郊送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疏儐者報也報主君爲儐又疏積者遺人所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旅而陳擯介不傳辭也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將幣交擯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

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亦然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回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旁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兩門故曰每門聘禮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則此君介亦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

籔末古反　秅丁故反

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享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再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

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享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註云三問皆脩脩脯也牲腥鼎也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殷中

稯祖叢切

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享食燕也膳視
致饔言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享之禮則是不復饗也卿
皆見者見於賓也于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言卿於小國之
君有不造館見者造館見者乃致膳疏云一積視一飧飧五牢
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率者飧則殺積全不殺故云率儀禮覲諸
侯相朝文考周禮大小戴及註疏等綜其大畧如此按小戴卿
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云君召使擯孔子在魯爲大
大蓋承擯也第周禮司儀云及廟惟上相入雖承擯紹擯後亦
相繼而入而當時先入相禮者惟上擯夫子既爲承擯何以有

趨進之文儀禮聘禮解疏云送賓用上擯則辭令有賓不顧之
言亦應屬上擯事夫子既爲承擯何以有復命之文然聘禮解
疏又云孔子爲下大夫而得爲上擯者君使攝也意者君召使
擯之時即命以攝行上相之事乎據此甚有理考交擯傳命之
頃賓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毋
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核立於庫門之內直闑東邢疏作南
西向立最是蓋避南面不敢居也擯者以次立於東南西面每
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
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朝已恐其或爲

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擯介傳命揖所與立左右手時也朱子
云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揖左揖右似是中擯困勉
錄謂擯原不止三人不必爲次擯而後有左右說更圓活周禮
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註云謂擯
相傳辭時也疏日出爲朝朝東也日入爲夕夕西也此可與衣
前後襜如也相證其云趨進者意亦只是徐趨蓋傳命後主君
重迎拜辱賓車進答拜其時三揖三讓上介上擯各隨賓主之
後入廟相禮安得有趨時乎或以爲先君而趨進則三禮俱無
明文小戴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陳註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君入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
闑西主君上擯在君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闑
大夫之爲擯爲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闑二者之中士之爲擯
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此爲隨君而入也明甚但註既云
疾趨勿用疾徐字尤渾若賓退復命者主君送賓出就館擯者
宜有其辭也通義仁山金氏云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
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
謂賓去爲不顧也又春秋傳工歌文王之三叔孫豹曰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小戴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

竟作境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說者遂以文王淸廟爲兩君相見之樂不知此乃享宴時奏之或奏文王或奏淸廟等非相見受玉時所用也至如春秋傳云國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爲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亦是言享燕之禮皆不可混諸侯相見始末薛氏圖頗詳栝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請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三積一問一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

郊勞之而已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親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飱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于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侯伯陳七介子男陳五介皆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其旂旗車至大門內卿爲上擯

行俱音杭

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子男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主君車至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爲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遙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賓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爲祖而入主君使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雁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絕行在後矣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

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惟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則行大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爲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適館賓既適館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七子男五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迎賓而行之享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享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享食則賓不賓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賂郊送

等皆君親送於館時主君爲賓賓爲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享食皆偕主君之朝而拜謝之賓適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境附錄此圖更斟酌儀禮周禮大小戴禮等以參輔之亦可以得相君爲擯之大概矣

伉作抗 將七羊反 皋古皋字

入公門全節考

古者門制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者自外而內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蓋周制也大雅緜之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集傳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三門者自外而內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無皋門應門小戴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皋門雉門擬應門特隆周公他國所無也然亦擬其制而已總不敢僭稱皋應之名也陳氏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皋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皋庫雉應路者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

門謂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論語入公門魯爲侯國最外之公門即庫門也即所謂擬天子皐門之制也其云不中門不履閾者小戴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蹴爲聘禮言之而不中門不履閾亦人臣之通禮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此則自朝君出入言之由闑右則行不中門可知行不中門恐其當尊也則立亦不中門可知爾雅釋宮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橛謂之闑後之恐其不恪故云不踐閾但中門闑右之說說約引玉藻介拂闑士介拂棖爲不中門之証按玉藻所言專指兩君相見爲擯介

者隨君而入如此若以是爲立不中門則所謂大夫中闑與棖之間者豈大夫獨當中門耶是說約之說非也雙峰饒氏謂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右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是臣出入與君相反而闑右不定在東矣按儀禮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解話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解疏云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小戴曲禮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士之朝位雖

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據此則君臣出入恒出右扉右扉東扉也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曲禮所云由闑右即燕禮所云由闑東以臣既從君出入須拂闑之東而行以避右之尊即不中門之謂也是雙峰之說亦非也朱子云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說更可據但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乃天子閏月聽朔之變禮則闔左之言亦不必拘蓋左右扉各有中主國君臣出入則在右耳由是而進則爲朝天子有三朝諸侯亦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內治朝在應

門內諸侯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治朝亦曰內朝以對外朝言之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治朝又曰外朝者以對燕朝言之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以官是也燕朝曰內朝亦曰路寢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玉藻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外朝內朝之界同最不可紊論語所謂過位外朝之位也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辟氏云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
能自牖以禮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能周禮小司寇
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
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
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註弊斷也
謂之虛位而過者外朝非常朝之所然雖非常朝人君詢萬民
時立之故虛位必敬也謂之立者古無坐見臣下之禮也此則
庫門內之外朝小司寇朝士所掌者也論語所云升堂者治朝

之位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
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
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
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註云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
者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太僕前正王視朝之位也宰夫之職掌
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
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云復之言報也
反報於王逆謂上書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

扆作依

眡古視字

待達窮者與遽令註云大寢路寢也鄭司農云遽傳信也若今
時驛馬其堂之制小戴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諸侯國則堂七尺是也堂之後有屏按曲禮天子當
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
侯西面曰朝註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
覲皆受之于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疏云牖戶之間謂之扆設依於牖戶之間天子當依而立是
秋於廟受覲禮也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春夏天子受朝於路門
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路門

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
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朱註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以解
外朝虛位偶未檢耳諸侯之屏在治朝之後路門之內不在外
朝也升堂後有沒階後位之節堂七尺則階亦七等每級高一
尺也卿大夫西面北上孔子於魯爲大夫其位亦必西面北上
也此則雉門內之治朝宰夫司士大僕所掌者也自是而後爲
路門路門內燕朝在焉周禮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
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小戴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
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

閽門死子也按此則內朝乃宗人公族所朝異姓之臣不得從君而入焉然玉藻云退適路寢聽政是內朝雖爲宗族所朝而君視朝之後亦退而聽政於此也天子諸侯之三朝如此周禮所言乃天子之制而諸侯亦大略相同陳氏禮書云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禮書引魯語之外朝內朝蓋指治朝與燕朝而言亦朝制之當附考也禮書又云雉門之外懸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夫懸治象於雉門外則所云象魏與兩觀在是矣楚國之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天子在應門之外則諸侯必在雉門之外矣天子諸侯之異同未嘗不可參觀而互証也

旜音旃　賈音古

執圭全節考

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儀禮傳云久無事則聘焉小戴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與王制不同王制指諸侯聘於天子有定期此指諸侯自相聘比年三年約其大概無定期小聘使大夫即所謂歲相問也大聘使卿即所謂殷相聘也殷者中也於中間無盟會之事而相聘小聘視大聘禮差減也聘禮自始至終其節甚煩此只記三大節曰執圭曰享禮曰私覿而已考儀禮聘禮在本國有君與卿圖事命使者命使介之節有宰書幣命宰夫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之節有及期夕陳幣君朝服出路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乃授使幣之節有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設洗盥如祭又釋幣於行之節有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受命于朝賈人在官如物俟者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之將行在門外者

信音申
琢音篆
頫音眺

弁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之
節凡此皆本國所行者其所云主或即謂桓信躬穀蒲之命圭
者非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疏云本君
親自朝則執桓圭等此謂遣臣行聘之所執者公侯伯之臣則
執瑑圭璋子男之臣不得過本君亦用瑑璧琮繅皆朱綠二采
共爲一就也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疏云此謂上
公之臣執以頫聘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
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傳云凡
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解詁四器謂圭璋璧琮其所云幣

鄉黨考　執圭二

統圭與享物而言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註云五
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
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
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琮璧耳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
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疏云特之者惟
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
之外別有庭實可知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

竟俱同境

其幣爲之禮傳云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解詁多之則是
主於貨傷敗其爲德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儀
禮聘禮在途中有遂行舍郊斂旜之節有過他邦假道束帛之
節有未入竟肄儀朝服無執習公事不習私事之節凡此皆途
中所行者又在既至鄰國有及竟張旜乃謁關人君使士請事
遂入竟之節有入竟斂旜布幕賈人坐拭圭遂執展之又拭璧
展之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有司展羣幣及郊又展如初及館
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之節有至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
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

鄉黨考　執圭三

賷音齎
賓作儐

賷束之節有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之節有
大夫餼至於館卿致館之節有宰夫朝服設飧上介衆介因而
遞減之節凡此皆至鄰國所行者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
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
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凡侯
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
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註云勞
用束帛擯用束錦疏云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云賓使者如初之
儀者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

辟避同　訝迎同

也二云節卽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疏云此介指諸侯相見之介若行聘禮則自有介大聘則卿爲賓大夫爲介士爲衆介小聘則大夫爲賓介皆士也故此歷言卿大夫士也凡此皆旣至鄰國未行正聘之先者皆此章三大節以前事及行正聘儀禮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解詁鄭康成曰是時賓與主人皆裼及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

鄉黨考　卷　執圭四

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解詁賓入門至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此一節卽此章執圭事也周禮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

孫遜同　詻音額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按儀禮介皆入門左此云每門止一相惟君相入鄭云每門止一相絶行在後耳非竟不入廟又云惟君相入析謂前相者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也小戴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按介拂闑等是從君皆入聘賓只入不中門與君相見有異介之從入皆同也儀禮聘禮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又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

鄉黨考　卷　執圭五

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解詁皇自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聘享每訖君賓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不敢兩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此皆可與執圭節相証但所云勃如戰色三禮中說聘處俱無明文惟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淸明一段是說軍旅之容亦可見戰色大畧正聘畢後儀禮擯者出請賓裼奉

右首右字當作左

訝迓同

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
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
自後右賓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
一節卽此章享禮事也儀禮傳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
可也賓之幣惟馬出其餘皆東解疏云左先者皮馬以四爲禮
北面以西爲上故左先入時也傳又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
北面蹌焉解疏云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此皆可與享禮節
相證又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
如享禮按此二節是享禮後事聘享夫人是必行的若有言解

註謂如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之類是有故而行
的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解註公事畢也賓奉束錦以請
覿擯者入告出辭疏云未禮賓故止客請覿聘禮請禮賓賓禮
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按
禮賓有三節受几也受醴也受幣也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
幣從者訝受馬此是聘享後又有禮賓一節由是賓覿聘禮賓
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
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

栗音歷

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
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
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
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
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公降立此一節卽此章私覿事也周
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註
云私面私覿也旣覿則或有私獻者傳云私覿愉愉焉出如舒
雁又云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
奠獻再拜稽首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解註送獻不入者奉物

禮輕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
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按此私覿與私獻是二禮
春秋傳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韓宣子私覿
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統言之也抑祇得禮遺意也小戴郊特牲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
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則私覿惟自聘
方可行也此皆可與私覿節相證儀禮聘禮又云擯者出請上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等禮註
云玉錦錦之文纖縟而白者也聘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

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
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
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疏將
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
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
禮也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註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
辭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聘禮君使卿韋弁
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按上介士介私
覿一節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及勞賓介一節卿大夫勞賓于館

一節歸饔餼一節四者皆是私覿後事自厥明訝賓至此俱一
日事小戴聘義賓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
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之謂也聘禮明日賓朝
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此問
卿之一節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此私面
於卿之一節也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衆介面如覿幣
解疏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
面於隣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此介私面於卿之一節
也自是以後更有賓問下大夫　嘗使者之節有夫人使下大夫

禮作醴

歸禮於賓之節有大夫餼賓介之節有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
羞俶獻無常數介一食二饗之節有大夫饗食賓介之節有還
玉報享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大夫還璋如初入賓
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之節有主君
就賓館拜送之節有賓拜賜於朝遂行舍郊之節有公贈賓幣
贈上介衆介士送至於竟之節有朝服識旝歸而反命之節有
釋幣於門乃至於禰之節而聘禮乃終小戴聘義上公七介諸
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
弗敢質敬之至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
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
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夫大聘之
備禮如此至於小聘則儀禮所云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
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之類解疏云不禮者凡受禮而設筵
乃醴賓不筵几故不醴賓聘訖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
覿庭中受之不升堂故曰小聘差減也國語單襄聘宋遂假道
於陳以聘楚歸告王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鞮音低

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林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大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春秋傳〕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垣而納車焉其言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由此言之聘禮之不修於後世也何可勝道哉

緅音諏 湛音尖 秫同禾

紺緅考

〔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注云縓今之紅也赬淺赤色纁絳也蔥淺青黝黑貌〔周禮〕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論語〕朱注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小戴〕檀弓練冠縓緣說者悞以縓爲緅不是縓〔爾雅〕注爲紅緅朱注爲絳考一染謂縓三染謂纁纁絳也則緅似近纁色與縓大有淺深之辨但小祥後喪服用淺紅之縓爲是如何便用深紅之絳爲領緣朱子謂此不可曉又謂絳爲淺紅色意絳視縓爲深視朱仍爲淺歟或以緅爲青赤色則緅又似非絳今多從朱子淺紅之解若據〔周禮〕三入爲纁五入爲緅則纁既爲絳色〔儀禮〕士冠禮有爵弁之文解注云朱則四入者緅屬五入又在纁與朱之後其色較深安得爲淺紅乎〔按〕此則以緅爲青赤者甚確下又云七入爲緇益於青赤之色爲順矣且青中藏赤亦於練服相宜紺字〔周禮〕〔爾雅〕未有明文然〔周禮〕考工記言三入五入七入而不言四入六入之色〔儀禮〕解注有云朱則四入矣又云元則六入與意者纁入赤汁爲朱爲四入朱入黑汁爲緅爲

五入緅入黑汁爲元爲六入元即紺色所謂深青揚赤色也邢昺氏許謙氏皆云此說或以爲謬而以紺爲纁之四入入赤汁成朱入黑汁成紺是紺較淺於緅於深青揚赤亦相悖說不可從然則紺爲深青揚赤色緅爲青赤色齊服元端紺飾之宜也陰幽而光明內則也小祥練服緅飾之亦宜也稍邇於顯而仍闇而未揚也禮各有宜故非齊與喪不以是二者爲飾也別嫌疑也至以紺爲齊時之服與緅之爲領緣不同解不知朱註云齊服亦只指領緣而言也齊遍服元端無紺色爲服之文則紺緅並指領緣無疑矣

紅紫考

朱註紅紫間色不正者五色生於五行屬於五方有正有間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註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章讀爲獐疏云雜五色而下有六色者元與黑相類也是以北方云元武宿也王氏云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相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元而次以黃此天地之相偶也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剋所以相治陰陽自然之理也小戴月令云春衣青衣服倉玉夏衣朱衣服赤玉夏秋之間中央土衣黃衣服黃玉秋衣白衣服白玉冬衣黑衣服元玉禮運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言五色加天元爲六章而爲十二月之衣與月令之義同也五冕之祭服皆元衣

秋作稠

纁裳爵弁亦元衣纁裳或緇衣纁裳皮弁則素衣素裳皮弁朝
服則緇衣素裳元冠元端則元衣而裳天子諸侯朱大夫素上
士元中士黃下士前元後黃故謂之雜裳統而觀之凡朝祭等
禮服或用繪繡或不用繪繡其衣裳總取五方之正色而紅與
紫不列也即纁爲赤黃之色疑近於間然士無正位託於火而
見則纁即朱色微黃而非如紅紫之間色也爾雅釋器一染謂
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註云縓今
之紅也纁絳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按
此則纁即朱色而所謂縓者其色甚淺郭氏解爲紅葢即紅紫

之紅也朱子謂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
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
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
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
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夫間色非全不可用但君子服以章
身小戴表記衣服以移之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今紅既爲
南方之間色南方八卦屬離離者明也火之象也紅則參之以
西方之金雖爲火所尅而已非離之正矣紫既爲北方之間色
北方八卦屬坎坎者中也水之象也紫則參之以南方之火雖

暴古暴字

猶夏染之夏五色之夏
供音徵

倉同蒼

爲水所尅而已非坎之正亦非離之正則不成其爲明非坎之
正則不成其爲中是皆不正之色也大抵服色不外陰陽而尤
以陽明中正爲主故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
秋染夏冬獻功四時之間春則暴之冬則獻之夏秋則染纁元
與五色之夏昭其則也小戴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
必以法故黑黃倉赤莫不質良亦順其時之光昌也且所染者
爲纁爲元爲五色之夏爲黼黻文章黑黃倉赤而綠紅碧紫之
間色不與焉亦可知所尚之正也縱其色有偏乎陽者青與赤
與元之類有偏乎陰者白與黑與黃之類然陽取其純固爲服

色之正而陰取其純亦未始非色之正也特以陽爲主如上元
下纁之屬而隨時以爲服者又不必定以陽爲主也惟其正而
已然則紅紫之靡麗艷冶人所爭尚先王之禮服不取至夫子
則褻服而亦不取也又況間色爲婦人女子之服尤爲章身之
所宜別乎朱子詩集傳云正色貴間色賤然亦本夫子之意也

副作逼
華音譁
枲音葸
紈音桓
棻音未詳
紡采字誤
台音怡

絺綌考

朱註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小戴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紀絺綌之時也絺綌成於女工故周南后妃自賦其事云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蓋敘
初夏之時葛葉茂盛禽鳥和鳴已動女工之思也又云維葉莫
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蓋敘盛夏之時刈而斬之以
取其材濩而煮之以柔其性於是女工成而可服也絺綌宜夏
故衛風云絺兮綌兮凄其以風言絺綌而過寒風以比過時見
棄也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

材于澤農以其用甚廣故設官以掌之凡草貢麻苧之屬皆從
其類也葛貴絺而賤綌不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
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賤綌
之義也用有貴賤則衣服自必有分別意絺爲禮服綌爲私服
之類也絺綌之用其來已久書禹貢青州厥貢鹽絺豫州厥貢
漆枲絺紵又揚州島夷卉服傳草服葛越木綿之屬孔氏穎達
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是也吳越春秋越王使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
采葛之婦作詩有葛不連蔓棻台台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
分輊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之句是越葛自古爲工也劉向說
苑云絺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李白詩黃葛生
洛溪黃花自綿羃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掇
作絺綌是其爲物蔓生綿羃必待良工而乃有成也聖人亦人
情故於袗絺綌不異所異者表而出之耳朱註引詩蒙彼縐絺
蓋縐絺而蒙於褻衣之上卽所謂先著裏衣表而出之於外也
常人於禮服大抵亦皆有裏衣聖人則凡着絺綌禮服與私服
皆然此其所以異歟

裼音錫

禪音單 襦音儒

袷音夾 褶音牒 又音習

襢袒同

裼裘考

小戴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觀此則裼與襲不同襲以質爲敬而裼以文爲敬也儀禮聘禮解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有襦褶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專以冬之裼衣言之冬有裼

裘之衣猶夏春秋之有中衣也襦袴外裘一重裼衣一重上服一重併裘爲三重然按玉藻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爾是併裘又有四重裼襲之辨只在第二重露與不露其所言露法不一儀禮聘禮疏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又云凡禮裼者左孔氏疏小戴禮凡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亦同此兩說一謂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也一謂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也存疑解鄉黨又云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

韠音畢

袪音胠

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合觀衆說則正服不可去所辨惟第二重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均謂之裼而存疑之說未知何本要當以鄭孔爲勝其云緇衣羔裘者舊說朝君之服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緇黑色也羔裘黑羊皮緇衣裼羔裘而用以朝者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北爲陰亦取幽陰也詩檜風疏云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註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是

朝服之衣色元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此係參證甚明

按詩鄭風云羔裘如濡美大夫也又云羔裘豹飾蓋君純羔大夫以豹飾唐風所云羔裘豹袪玉藻所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皆是也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埤雅云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

黼音甫 黻音弗　袞音滚 綃音消　豻音岸 絞音爻

服然則緇衣羔裘非但人臣朝君之服諸侯視朝亦服之非但取其色亦取其性之近禮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至於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也玉藻羔裘豹飾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兼爲祭服也又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言諸侯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作裘用以誓軍旅省耕歛不得僭服大裘夫誓省服黼裘則裘制有定視朝之應服羔裘益可例見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言大夫

鄉黨考　裼裘三

士燕居之服青元取其韜晦則知私朝服緇衣而燕居且易狐青裘也或疑召南言羔羊之皮緇之曰素絲色容有不取純者不知素絲言裘制非言裼裘也此皆可與緇衣羔裘互考者也其云素衣麑裘者舊說聘問之服也小戴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言大夫士聽朔之服說文云鹿子曰麛又曰麑麑色白儀禮聘禮解註云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解疏云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麛裘麛褎臣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而同以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

麑音倪 麛音迷　傛音新

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論語所註云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也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麑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按此則素衣麑裘是諸侯與卿大夫士視朔之服及諸侯服以受聘而臣之行聘則麛裘絞衣而非素衣也然陳氏禮書云絞衣即素衣或者絞亦近素之色未必蒼黃也若蒼黃則衣與裘不純矣禮何取之意麑裘之裼或絞或素不定皇氏云素衣爲正則有時用絞耳禮書又云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

鄉黨考　裼裘四

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麑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再按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解者謂國君燕居服狐白錦衣侍御右虎左狼然考狐白錦衣天子視朝服之外加皮弁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服狐白錦衣凡在朝君臣同服其天子之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皆狐白裘但不用錦衣爲裼用素衣也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麛裘素裼然則素衣麑裘諸侯與其臣視朔聘享之外又爲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共

蜡音乍

服也若天子視朔外雖服皮弁服然中用錦衣狐白不用素衣
麑裘矣天子視朝與視朔同服諸侯視朝服緇衣羔裘視朔則
與其臣同服素衣麑裘此其別於天子也至錦衣狐裘諸侯在
天子之朝服之歸國則服以告廟秦風所云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是也告廟後則不復服以爲燕居服者非是此皆可與素衣
麑裘互考者也其云黃衣狐裘者舊說蜡祭之服也小戴郊特
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坊音房

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
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
義之盡也註八蜡先嗇一神農也司嗇二后稷也農三郵表畷
四謂郵亭之舍標表田畔相連綴處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
八送終蜡以報功送歲之終似喪禮而殺也云皮弁素服則非
黃衣可知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
服也此蜡祭後臘祭先祖五祀色尚黃取息農之意也黃屬土
土者萬物之母故尚之也臘與蜡同月係兩事其事相次故連

酺音步

言之或遂悞以臘爲蜡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
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夫祈來
年于日月星辰及割牲以祭公社國門所謂蜡祭也後又臘祭
先祖五祀令民大飲如賜酺之類以休息之示不復勞所謂臘
祭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即大夫士臘祭之服論語黃衣狐
裘是也十二月爲臘周行于孟冬者周以子月爲歲首故行於
孟冬月令所云周制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
曰臘名異而實同蓋以蜡統臘而言非大蜡即臘之謂也臘祭
用狐者狐色黃白虎通云古者狐裘取其輕煖又因狐死正邱

要腰同
會音繪
璂音其

首明君子不忘本也此皆可與黃衣狐裘互考者也要而言之
緇以裼羔素以裼麑黃以裼狐取其稱而已矣小戴禮器禮時
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春秋傳云服其身則衣之
純又云尨奇無常稱則純不稱則尨服者身之章故裼裘必取
其稱也若夫皮弁服者以白鹿皮爲冠其服用白布其裳則素
積以布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
笄諸侯三采大夫二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天子諸侯祭祀及
朝覲會同親迎養老諸大事則服冕視朝聽朔皆不服冕而服
皮弁冕則皆玄衣纁裳皮弁則白衣素裳或亦緇衣素裳也卿

大夫以下助祭朝王則服冕其餘聘享等多服皮弁至其私家雖祭祀亦服皮弁士則並不服冕蜡云皮弁而臘云黃冠黃冠意即冠弁也裼衣上之正服皮弁服爲常又不可不兼知其制也

玦決同 遰時世反

佩考

小戴內則言子事父母左右皆有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鄭氏康成曰此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礲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陸氏德明謂燧火鏡也孔疏拾斂也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皇氏侃云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皇氏又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旁用力爲便故佩大物至婦事舅姑左右亦皆有佩左佩與男子同右佩則異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是已孔疏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縏義疏云箴必貯以管而後納之縏二而一也若線則所以紉者纊乃絲綿總之爲四物大凡佩用之物多而佩玉爲重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義疏云佩有三德佩一玉在

縏音盤

詩謂爲雜佩明先及組言瑀

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鄭風女曰雞鳴詩云雜佩以贈雜佩以問雜佩以報皆以玉言也有女同車詩云佩玉瓊琚佩玉將將秦風終南之詩亦有佩玉將將之言皆美其玉佩也玉藻又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氏康成曰綦文雜色也緼赤黃孔氏穎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雜世子及士惟論玉質不論玉

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瓀玟石次玉者陳氏祥道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鄭氏康成謂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氏穎達謂象環五寸法五行也鄭孔之說皆當並存其在朝之時君臣皆有佩玉藻言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曲禮言君臣立答之常皆於佩見其節所云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觀此則在朝君臣有佩可知也玉藻所謂無故不去指喪凡災眚皆是玉

許註同

佩之制蔡氏□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衝牙□□寸朱子曰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朱子所言較詳論語云無所不佩合玉之德佩左右之事佩統言之也顧德佩事佩皆成人有之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不應佩而佩衛風所以刺也韘即决以象骨爲之着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至玉藻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

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鄭氏康成謂指世子言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也又云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此指凡齋戒者言鄭氏康成謂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齋服玄端方氏慤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此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於公侯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右詳於佩如此聖人所以

車之巫

裳音常　會繪同　帷音韋　鷩音鼈　毳音脆

帷裳考

古者上衣下裳。凡禮服衣與裳俱不相連。私服則相連。帷裳者。禮服之裳。朱註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則是朝祭之禮服皆用帷裳也。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於堯舜也。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彜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蔡傳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彜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彜以龍山華蟲火宗彜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考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弁師掌王之五冕。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皆因服之冕而名之。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衮冕九章。即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彜。以龍爲首是也。鷩冕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毳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繪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彜藻而刺粉米於衣。玄冕則衣無文。

裳判黻而已。楊信齋以爲王之袞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
象。推此則鷩冕之下亦應遞加也。小戴郊特牲龍章而設日月
或以爲指旂常。或以爲指袞衣而服十二章之說似爲有理。按
王以袞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四望山川。以
絺冕祭社稷五祀。以元冕祭羣小祀。蓋五冕皆祭服。然朝覲會
同大會皆服焉。而事之重者亦用之。如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
則冕而秉耒是也。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
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
而下其服二。大國之卿及再命一命之大夫皆得服元冕。此皆

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
則助祭者亦元冕是也。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
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天子諸侯之視
朔視朝皆皮弁而不冕。其餘禮事天子諸侯及卿大夫亦多服
皮弁。按冕則有袞鷩毳絺元之禮服。冕之外有爵弁韋弁皮弁
冠弁。孔安國謂爵弁即韋弁。然司服云兵事韋弁服。註謂韎韋
爲衣裳。聘禮註謂韎布爲衣而素裳。韋者亦色爵則赤而微黑
其服用絲。元衣纁裳是其服各異。韋弁非爵弁明矣。然禮家但
云三弁者。豈以爵弁皮弁冠弁爲三。韋弁屬武事。故不並列歟。

抑或以爵弁韋弁皮弁爲三而冠弁雖名弁實即元冠制與弁
微不同而用亞於弁故不數之歟。要之冕也弁也冠也皆禮服
即皆有帷裳。其爲九章之裳則所繡者爲藻爲粉米爲黼爲黻
七章之裳特衣去龍山而裳之繡從同五章之裳則登藻粉米
於衣所繡者黼耳黻耳三章之裳去宗彝與藻衣刺粉米而裳
亦從同元冕之裳則衣無文而但刺黻於裳故曰一章也其爲
爵弁皮弁冠弁之裳則有朝服與元端之辨又有用絲與用布
之辨爵弁服用絲則所云元衣纁裳皆必用絲也皮弁冠弁皆
有朝服元端二種俱用布爲之朝服重於元端朝服之布用緇

元端之布用元朝服則素裳元端則裳之色各異玉藻陳註云
韠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
裳下士雜裳此言元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觀此益
知朝服之裳爲素裳也若五冕之服所別在九章七章等其服
一皆元衣纁裳爵弁雖亦元衣纁裳而無黹繡之文章耳凡此
皆禮服制雖不同皆所謂正幅之帷裳也陳氏禮書云玉藻曰
衣正色裳閒色然冕服元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
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深衣
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

璊音門

之裳非間色也盍衣之元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爲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爲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元爲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元形裳纁詩曰毳衣如璊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爾

纀音卜　辟同襞　縓音銓　緆音錫　純音準　袘音移

雅曰裳削幅謂之纀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又云士喪記明衣裳有前後裳不辟鄭氏曰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縓綼緆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袘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按禮書考核甚詳儀禮解詁云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又集韻云袘或作緆裳下緣也又緣物皆曰純則綼緆也純也袘也皆緣之名也士昏禮云纁裳緇袘爲禮服多以緇爲緣

圜同圓　袷音劫　踝音果

而非若明衣之用縓也至若深衣者小戴深衣陳詁云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此蓋以純而異名也陳氏禮書亦云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則所謂非帷裳者舉凡深衣長衣中衣皆是矣深衣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吉服以朝祭爲上燕居則

袪音墟　要腰通　繶音意　句與絇同　絇音劬　禪音單

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制與帷裳異者玉藻所謂深衣三袪縫齊倍要深衣所謂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是也袖口爲袪三袪謂三其袖口之長也若夫帷裳之禮服既有五冕三弁之制而著於下者更有禮服之屨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句儀禮作絇註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伸而底單底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成謂凡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

韓侯元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絇繶純皆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命夫之命屨纁屨疏云赤舄為上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也按此則帷裳之冕弁有定制即舄屨亦有定制矣此皆可與帷裳叅証者至裳之為義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此又裳之通義而不論其為帷裳與否耳

縣俗同懸
挾作浹

吉月考

集註吉月月朔也謂每月之朔不專指正月朔日也朔謂之吉者李氏云周禮正月之吉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細按亦不是因吉禮而名司馬之布政司寇之布刑亦可云吉禮乎大抵每月之始冠之以吉錫以嘉名亦猶歲之稱正年之稱元舜典正月之朔為上日月令上辛上甲為元月辰亦稱元辰焉耳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之布教而縣教象宗伯之布禮而縣禮象司馬之布政而縣政象司寇之布刑而縣刑象皆於正月之吉司空雖闕其布事而縣事象亦可以例推也此則行於正月之吉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此則鄉大夫州長亦行於正月之吉黨正則行於四時孟月之吉族師則行於毎月之吉其所

个介同

云月吉有不同者小戴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陳註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鄭氏端當爲冕又曰少牢朔月大牢陳註朔月月朔也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陳註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文行之疏云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之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按此古者重月朔天子諸侯各於月朔聽政天子示受之於天諸侯示受之於祖天子元冕以臨之諸侯皮弁以奉之天子諸侯之臣亦各從其君以視朔其布令讀灋諸大典或行之於正月之吉或行之於四時孟月之吉或行之於每月之吉卽至閏月之吉亦有聽閏朔之變禮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天子受朔皆於南門之外至退而聽朔月之政常月則於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太廟與左右个閏月則聽政於門以閏非時之正也諸侯聽朔皆於太廟意閏月亦同天子之變禮乎月朔之重如此故魯文公四不視朔春秋譏之夫子雖致仕亦必朝服而朝也重吉月也

苽音孤　眡古視字　糲音厲　粺音稗　毇音毀　稰音胥　穛音捉　粻音張

食精饐餲考

食以穀為主故首重食穀得天地冲和之氣其味甘淡可以清人心而壽人身也書洪範土爰稼穡又稼穡作甘所謂冲和之氣也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註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食醫凡食齊眡春時註云飯宜溫也論語食不厭精集註精鑿也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為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與鑿稍異然論語精字是泛說佳者原兼鑿而言正義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又與說文釋名不同考正韻以粺為精米則粺即精之義說文釋名以糲之九為鑿八為精正義謂粺九鑿八雖少有不同皆可以精統之又集韻云粺毇也或謂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五斗為毇是毇亦精之義耳精為生息所函冲和之氣瑩然獨粹養神明滋榮衛皆特平此凡穀皆貴精小戴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註云熟穫曰稰生穫曰穛疏云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為六然穀雖有黍稷稻粱稰穛之異名疏解雖有天子六食諸侯四簋之別而論食則總以精為貴也離騷云精瓊靡以為粻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枚叔七發云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文選註安胡彫胡也張景陽七命云九粱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文選註瓊山禾即崑崙之山禾此與管子所云北里之禾鄗上之黍同奇瑞物也精者不必援地產之奇誇天物之瑞而只此日用之食貴其精焉而已論語食饐而餲朱註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雖出傷熱傷濕以致味變而饐餲自屬兩義爾雅釋器飯謂之餘食饐謂之餲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糵註云餘物臭也餲飯餲臭糷飯相著糵飯中有米然云饐謂之餲則饐餲又似只一義今據朱註分出層次為細其云飯傷熱濕者熱濕亦相因蓋傷熱必濕傷熱濕自必味變也說文云饖飯傷熱故當以傷熱為主糷者之相著糵者之未融未必皆傷熱所致而總非食之適宜也況糷與糵其味必變則亦饐餲之類也亦猶餘之物臭也小戴曲禮食居人之左左者陽也食燥為陽故居之若傷熱而饐餲則過燥而失其性矣詩生民編陳嘉種凡黑黍之秬黑黍一稃二米之秠赤粱之穈白粱之芑而皆以釋之叟叟烝之浮浮為度蓋浮而有氣則水火相得自不至有饐餲之患也故終美之曰其香始升也饐餲又何馨香之可言耶聖人於食之精則不厭於

穄音祭　鄗音皓　糷音爛　著音若　秬音巨　稃音敷　秠音坯　穈音門　叟音溲

饐餲則不食不厭者非必極意以求之夫亦貴其精也猶之人情也若不食則戕其傷生頤養之經固如是也

軒音憲 麕音均 辟音璧 宛音鬱 薤音械 齏同齎 牒通作葉

膾考

凡膾之制合衆腥而成小臠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註云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疏云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故鄭註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按此則膾也菹也軒也辟雞也宛脾也其制大同小異少儀麋鹿爲

藿音霍 臠音攣

菹內則謂麋鹿魚爲菹是菹亦間用魚雜之也少儀謂野豕爲軒內則亦云又言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是軒不盡用野豕亦用牛羊與魚之腥也辟雞宛脾則一用麕一用兔是其所用有定也軒辟雞宛脾鄭註云菹類則是皆從大切矣而少儀又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似又有切不切之分細考少儀註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鄭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後報切之臠切爲大切報切爲細切臠者謂橫切縷切皆報切也其云聶而不切意只是不報切耳大抵最大爲軒內則所云大者爲軒也次爲菹次爲辟雞

宛脾最細爲膾神渚等法宜大切膾宜於細宜細而粗則制之
不善故食能■人曹子建七啟云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
飛刃不轉切張景陽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
落晏子之豪不能測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皆極形其細
切也古人飲食多用膾小雅言吉甫燕飲而曰炰鱉膾鯉是燕
飲用膾而尤以鯉爲善也內則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
膾是膾亦食之重不與脯相兼爲有節也且大夫脯膾不相兼
則知兼之者惟天子諸侯而其燕食皆有膾也此則膾之大畧
可考者也

𩽹古漁字　鱻古鮮字　薧古槁字　共供同　矠音槊　簎市斬反

餒敗失飪考

飲食之節謹物質亦謹人事也周禮𩽹人掌以時𩽹爲梁春獻
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小戴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王
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周禮鼈人以時簎魚鼈龜蜃秋獻
龜魚按獻鮪以春獻魚以秋薦魚以冬而夏獨不及者國語宣
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以爲非時臨川王氏謂魚
字乳以夏避其時而弗獻固得先王之意然亦恐盛夏之時魚
易致餒故三時皆獻而夏獨不及也詩大雅韓侯入覲返國顯

炰音炮　鯑音提　沔音緬　槀苦老反　脡音挺　腒音居　鱐師優反　苽音姑

父餞之云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小戴內則魚曰作之爾雅謂魚
曰鯑之郭氏解云削鱗也玩作之鯑之字義大抵振動之意居
多與詩取鮮魚同一義也召南魴魚赬尾集傳云魚勞則尾赤
雖勞而赤非餒類也小雅南有嘉魚集傳云嘉魚出於沔南之
丙穴亦以其未餒故嘉也內則魚去乙爾雅釋魚魚枕謂之丁
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惟未餒故或去之而或辨其篆形也
小戴曲禮凡祭宗廟之禮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周禮庖人
夏行腒鱐注云鱐乾魚又食醫魚宜苽夫槀魚取其商度而鮮
魚必以脡直爲義若餒不足言脡祭也夏行腒鱐者乾魚無患

濡音儒　鰭音祈　膴音呼　聶音攝　鮨音脂　鮓音乍　稌音杜

其餒故於夏行之與乾雉之腒並進也然為彫切魚性宜之餒
則亦何貴於宜也小戴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
膴謂進濡濕之魚冬則陽氣在下夏則陽氣在上陽氣所在肥
美故右之而取其便食膴魚腹下大臠也又牛與羊魚之腥聶
而切之為膾爾雅魚謂之鮨註云鮨鮓屬也疑亦膾類此皆就
其未餒者言之餒又何貴於腴何貴於鰭何貴於膴乎抑亦為
膾與鮨者之所不用也故夫子於魚餒不食也周禮獸人掌罟
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小戴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

與雞夏秋中間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凡禽獸之
類取以供膳皆可以肉統之爾雅及內則俱云肉曰脫之郭註
云剝其皮也然脫之為言亦取其未敗而可用耳若敗則四時
俱不堪以獻而又何問其所宜也內則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
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
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
腎鴇奧鹿胃註云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鴇奧脾肶
也此皆以其不利於人故嚴以辨之肉而已敗則其不利於人
亦與夜鳴之牛皫色之鳥雛翠鵠胖鴇奧鹿胃等耳周禮腊人

庮音由　泠音零　毳音脆　羶音膻　皫選作[illegible]　胳作[illegible]　般讀同　漏音螻　鴇音寶　胳肶同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內則又有牛炙牛胾牛膾羊
炙羊胾豕炙豕胾牛脩鹿脯麋鹿等皆有軒與夫八珍有炰豚
炰牂之類皆取其未敗者為之敗則非惟不入於腊人即為炙
為胾為膾為脩為軒與炰又奚取乎不可食者而用之也爾雅
肉謂之羹又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亦皆取其未敗也古者
燕饗大禮有飪牢必有餼牢設餼牢以待用謂其生物可久而
不虞於或敗也爾雅肉謂之敗與魚謂之餒並列均以不可食
示戒也故夫子於肉敗亦不食也集註謂飪烹調生熟之節考
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外饔掌外祭

胾音恣　牂音臧　臡音泥　亨烹同亨

祀之割亨又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亨人掌共鼎鑊
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
鉶羹賓客亦如之食醫羹齊眂夏時春秋傳晏子云水火醯醢
鹽梅燀之以薪此以知烹調生熟必有定節亨人與內外饔等
不得不詳其職也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
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䰝謂之鬵易火風鼎火風合而鼎
之事成鼎主烹飪故象傳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爾雅所言皆鼎之類即皆烹飪之器也內則蝸醢而苽食雉
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言羹各有所宜之

鉶音刑　齊音劑　燀音闡　鼐音耐　弇同掩　鼒音茲　釴音弋　鬲音歷　䰝同甑　鬵音尋　蝸音瓜　糝桑感切

蓼音了 菽音殺 鴽音如 爟音貫 楢音由

食而皆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用加蓼是亦烹調之一事也又三牲用菽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言或爲羹不爲羹而用菽用梅用蓼亦烹調之一事凡生熟之節存於其中矣若失飪則無論和糝不蓼用菽用梅而烹調之節既失非所以和陰陽滋榮衛也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則飪罔所謂脩火之利也且用火各視其時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之火是也火之爲物燭燎以爲明則揚其氣於外

穠音濃 腥音星 蓐音辱

烹飪以爲養則納其氣於內民於四時皆有偏勝變火而使之強弱相濟休廢相治入身之陰陽於是乎和則烹飪於是尤重也失飪則失火之用太過而傷於旺不及而失於衰皆無以調物性之宜而善養人身也故夫子於失飪亦不食也若夫溫淳甘穠腥醲肥厚命曰腐腸之藥縱令元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其爍精迷性視餒敗失飪爲彌烈所謂五味令人口爽也豈有當於聖人之食哉

食音似 齊音劑 眡古視字 稌音杜 苽音孤 放倣同 鱻古鮮字 㮚古栖字

不得其醬考

古者食必有醬凡以調天產地產而適陰陽之宜也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是食各有一定之宜小戴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亦是此意言醬視秋時者醬於四時皆須涼也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凡用

腒音渠 鱐音搜 醓吐感反 本又作監 臡音泥 麇京倫反 蠃力禾反

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註云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杜子春云膏臊犬膏也鱻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鄭氏康成謂膏腥雞膏也此亦一定之宜猶醬之例而非醬之專司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註云醬謂醯醢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

膊音柏
[illegible]之劉反
臅音觸

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笱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王
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云醢肉汁也
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
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元謂深蒲蒲始生
水中子箈箭萌酏餈也內則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
餌煎之齊當爲齏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註云
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按醢人醯人所掌卽膳夫所云

蝸力戈反
苽音孤
濡音而
蓼音了
腶音鍛
卵或爲卝
卵醬之卵依註音鯤
卵鹽之卵力管反

醬百二十罋也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豆實皆醬之屬
而籩實則非也小戴內則食蝸醢而苽食雉羮麥食脯羮雞羮
折稌犬羮兎羮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
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羮兎醢麋膚魚醢魚膾
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鄭氏康成云凡濡謂烹之以汁
和也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
孔氏穎達曰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羮三者味相宜以
麥爲飯折脯爲羮又以雞爲羮三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爲飯
以犬兎爲羮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羮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

稌音杜

羮不須加蓼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荼殺其惡氣濡雞加
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
實蓼于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煑也諸菹也卽今之藏桃藏梅
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穣自蝸醢至此二十
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羮三也麥食四也脯羮五
也雞羮六也析稌七也犬羮八也兎羮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
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
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
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羮重出

兎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
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
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細爲考之蝸醢至兎羮皆和糝不
蓼醬之在調和者取其相宜也濡豚至濡鼈醬之在調和者取
其相制也腶脩至卵鹽醬之在配食者取其相成也總言只調
和與配食兩項調和在烹飪時言鼎爼事也配食在陳設時言
几筵事也或謂濡雞等之得不得卽失飪之說不知失飪專以
生熟之節爲言與醬無與也夫醬之所用甚大祭祀用醬則醢
人掌四豆之實醢人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儀禮少牢饋

湆音泣 叉平聲 酳引去聲 胾音恣 渫渫同音薛

食禮薦兩豆菹醢解註云葵菹嬴醢是也宴饗用醬則儀禮燕禮膳宰薦脯醢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註公設之以其爲饌本又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有昌本麋臡之屬賓三飯以湆醬爲正饌是也養老用醬則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也昏禮用醬則儀禮士昏禮婦至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是也由是推之禮食之設醬無不在小戴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於醯醬獨言處

朐音劬 膷音香 臐許云反 膮許堯反 胾側吏反 鴳音晏 麕九倫反又作麏又作麇

內以醬爲食主故也玉藻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陳註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粱與醬降奠于階西不以出也然雖有出不出之殊而醬必自徹亦以其爲食主也此醬之所以貴於得也若不得其醬無其醬爲不得宜此醬而用彼醬亦爲不得不得則不備故惡而不食也亦且五行百產性必有偏非所謂適陰陽之宜也大抵古人飲食之節得其宜者無物不隙小戴內則所云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鴳皆取以供豆實又云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

栭音而 椇音矩 藙音毅 薌音鄉 荏音稔 庮音由 犬內則作狗 泠音零 貍內則作

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註云范蜂也椇枳椇也楂梨之不臧者疏云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此三十一物皆取以共庶羞又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註云藙煎茱萸也薌蘇荏之屬也此言調和菜釀之宜皆取以共飲食不得其宜者無物不謹周禮內饔所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註云鄭司農云庮朽

螻音婁 般音班 臂作… 脾音… 肶頻脂切

木臭也螻螻蛄臭也內則所云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醜謂鱉竅又云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奧脾肶也此又因醬之得不得而推類之也

醝音差
齊音劑
緹音體
沈卽沉字
醫音倚
酏音移
醳音睪

沽酒市脯考

古者飲食制度必精。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註云泛者成而滓浮上泛也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而一體也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緹者成而紅赤色也沈者成而滓沈也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爪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所謂舊醳者也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按五齊濁而味薄尚質之義三酒清而味厚尚味之義獨四飲之制註謂醴之泲者為清又謂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為醫二者酒之屬若漿若酏酏為粥漿人所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雖同入酒府原自有辨不得概混為酒也酒正用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更有酒人之設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誠謹其任而詳其職也

酋音擎
湛音尖
貸音忒
黍音暑
醇音純
䤃音覺

小戴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卽周禮酒正麴蘗成酒之材禮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是麴蘗不可不謹也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註云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疏云按漿人掌王六飲三曰醴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與此經以酏為醴一也六曰酏與此經黍酏一也六飲之外此經有醷康成以醷為梅漿者下有食之以醢若醷醷獻用梅醷是醷類也事酒昔酒二者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古人詳於制度如此沽則未必其法之善耳故曰不食也或謂三代時無沽酒者漢方有榷酤故毛氏謂一宿酒曰沽詩言無酒酤我明是無酒而一宿率為之或又謂再宿為沽鄭康成解酒正嘗有功沽之說孔氏疏其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亦近於一宿之義及解論語又謂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因以沽為沽榷之沽朱註從之然沽者多屬不善以惡者為沽義亦可相通也脯之制小

禮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儀禮士冠禮爲脯醢鄭
氏贊冠者有脯醢之薦也又北面取脯見于母又卒醮取籩脯
以降士昏禮納采問名醴賓贊者薦脯醢賓祭之婦見後亦薦
脯醢婦亦祭之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是脯爲冠昏諸禮所重
也小戴曲禮脯曰尹祭尹者正也是脯亦用於祭祀也內則牛
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脯多用獸物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
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薦脯膴胖凡腊物註薄析曰脯捶
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物全乾禮書云析而乾之曰脯全而
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所謂脯醢

上共作具刑作鉶

與三牲魚腊是也周禮內饔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
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
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
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按此則脯脩等腊人專
掌之內饔外饔則分掌其所用而實皆統於庖人庖人掌共六
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是可爲脯者庖人
無不掌之也然脯雖多用獸物亦時兼用魚物䱷人辨魚物爲
鱻薧以共王膳羞是也庖人亦曰夏行腒鱐註云腒乾雉鱐
乾魚是凡乾者皆脯類也脯爲籩實故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

槁音逼 鱻音鮮

膴音呼

有膴鮑魚鱐之實註云鮑者於槁室中糗乾之大抵曰脩曰腊
曰薧曰鱐皆脯類也脯脩腊爲獸物鱐爲魚物薧則獸魚與禽
物之統名也其餘若胖者半體之牲孔疏謂乾則爲脯不乾而
腥則爲胖也膴者牒肉大臠亦獸魚之統名意亦猶胖也仲輿
郝氏謂膴大臠胖小片皆乾物是必腥而乾之與熟而乾之之
脯脩稍別而亦皆脯類也惟刑爲鉶羹骨爲牲體則兼掌而非
脯類耳其制之詳又如此市則亦未必其法之善且其所取以
爲脯者先不知其君何也故與沽酒同不食也至竹書紀年謂
堯時有萐蒲生於厨中肉薄如萐搖動則風生而物不臭瑞物

之奇亦如醴泉之甘如酒醴乎存以備博聞可也。

薑食考

集註云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似據本草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之語小戴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麇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鄭氏康成曰蜩蟬也范蜂也牛脩至薑桂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氏穎達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腥食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吳氏澄曰所記三十二物牛脩至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孔氏引王肅言栭芝屬芝栭是一物故云三十一吳氏以芝栭爲二物故云三十二兼存可也古飲食無以薑桂爲調和桂與薑同類故多並言此牛脩以下諸物終以薑桂可見薑桂爲調和所必用也內則腶脩蚳醢捶脯施薑桂曰腶脩郊特牲大饗尚腶脩而巳矣大饗所指不一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尚者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亦重薑桂之意也五味配四時五行月令春則其味酸夏則其味苦夏秋則其味甘秋則其味辛冬則其味鹹內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皆以四時言也洪範木曰

軒音憲

曲直曲直作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金曰從革從革作辛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此以五行言也薑辛於四時屬秋於五行屬金故爲飲食所不能離又內則八珍中熬居其一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施羊施麋施鹿施麕皆如之此亦不離薑桂之意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則薑桂之宜食蓋見聖人之不撤非有偏嗜也大要薑之性溫溫得天地之仁氣薑之味辛辛得天地之義氣溫則能調養氣體而邪沴不能犯辛則能疏通血脈而汚濁不能留此則通神明去穢惡之說也不撤亦只是常設而不去云爾

皽音展

敍俱作叙
紛音芬
純音準
胙作酢

席考

古者坐必有席。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註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疏云葦萑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又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胙席亦如之。按古迫地鋪者爲筵，加筵上爲席，莞筵亦席也。紛如和粉之粉，白繡也。繅席卽藻席。次席註謂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諸侯祭祀及受尸酢及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之席各異。祭祀則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受酢朝聘則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則設熊席。是五席之用有定制也。書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蔡傳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篾席，桃竹枝席也。按此卽次席。又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蔡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底席，蒲席也。又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蔡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陳師凱謂爲莞席。又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蔡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也。是席之用不同，設席之地亦不同也。小戴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則王之席三，

諸侯之席二，若鄉飲鄉射則大夫士之席一而已，其不同何也。陳氏謂詩曰肆筵設席，設席註謂重席。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篾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若是則司几筵原與禮器相合，而大夫士之席亦可卽此而推矣。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則士之席又降於大夫焉。儀禮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傳云蒲筵緇布純。解註云席，敷席也。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鄉射禮乃

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傳云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疏云此射於序，序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衆賓之席繼賓以西，南面東上。今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非常，故記之也。他如燕禮、公食大夫諸禮，其設席皆有定位。論語席不正不坐，不必如天子之朝覲祭饗，繅席次席之必正也；不必如諸侯之祭禮朝聘，莞席繅席之必正也；更不必如篾席豐席筍席設焉而必備其儀也；不必如五席三席再席設焉而必嚴其等也。卽如鄉飲酒之賓席牖前，主席阼階，介席西階，席皆不可以不正也。卽如鄉射禮之賓席南

奉音捧 踖音席 齊如字

面衆賓繼西主席西面席亦不可以不正也推而尋常之坐席

小戴曲禮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註謂此乃據尋常布席如此禮席則或不然也又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常席可容四人也若禮席則無同坐也又坐不中席毋踐屨毋踖席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石梁王氏謂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也曲禮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

摳音彄

席乃坐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又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此皆燕居及賓主尊長之間坐席之常儀也所謂正者註引謝氏云聖人心安於正不正者雖小不處此是正義葉少蘊謂以方爲正以事爲正此是餘義夫子之不正不坐卽賜食必正席之意也至若席之名義則釋名有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意亦或然也

蜡音乍 婣姻同

鄉人飲酒考

鄉飲酒之禮孔氏穎達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爲三年賓賢能者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解註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又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

㨃古拜字

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㨃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註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小戴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疏云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于序門外也校此三年賓賢能是欲獻之於王而行鄉飲酒禮淩儀王氏所謂

席皆特設明其德各特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是也此一鄉飲酒也其爲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能者亦三年一行其禮與賓賢能同特賓賢能是既獻之於王說此即鄭註所云諸侯之鄉大夫將貢士於其君而以禮飲國中之賢者故曰與之飲酒亦將獻之也儀禮鄉飲酒禮解疏云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於君其節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於王按此則飲國中賢者是鄉大夫將賓於君時也其禮亦行於庠此又一鄉飲酒也其爲州長習射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註云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疏云知序州黨之學者按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皆名爲序小戴鄉飲酒義疏云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其禮一歲再飲不主於賓賢能而主於正齒位淩儀王氏所謂鄉射則衆賓之席繼而西欲習衆庶未有殊別是也此又一鄉飲酒也其爲黨正蜡祭者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註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遵或適僎

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朱子語錄云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雖云不序齒亦不相壓自别設一位其禮多與州長鄉飲同設席亦相繼而西此又一鄉飲酒也顧此四者或主於賓賢能或主於正齒位而三年之賓興與飲國中賢者皆鄉大夫行之習射之一歲兩飲州長行之蜡祭之一歲一飲黨正行之俱不得泛言鄉人論語云鄉人飲酒非此四者之正禮也周禮酒正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註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按此則四者之鄉飲皆屬公事亦不得泛言鄉人飲酒考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註云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戍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按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畢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按禮器周旅酬六尸曾

酺音蒲又音步 步音酺 蝝音沿 螟音冥 雩音于 禜音詠

醵音噱

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註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按】此則鄉人飲酒既非四者之正禮平時又無羣飲之習意必祭酺後相與飲酒各族盡然故云鄉人也說者但云歲時伏臘亦欠分曉又攷賈公彥釋酒正公酒云鄉射飲酒數事皆爲國行禮不得飲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此條更明白可証飲酺非爲國行禮漢文帝賜民大酺五日亦是此義然飲酒雖與四者正禮不同而儀文位次意亦與正禮不大相遠未始無賓賢能正齒位之遺意也故亦謂之鄉飲

酒茀族人自爲賓主非若迎賓送賓之繁其節也依士禮而行獻酬非若獻賓獻介賓酢介酢之詳其序也有爵觶之備非若乃立司正洗觶舉觶之嚴其文也歡忻融洽非若工歌鹿鳴笙吹南陔有升歌閒歌之奏其樂也惟其然故雖謂之鄉飲酒而又必別之曰鄉人飲酒也其曰春秋祭酺是一歲亦只兩行也

陔音該

難鄭通　儺音挪　攘音穰

鄉人儺考

古禮有儺小戴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按】季春之難天子諸侯得爲之仲秋之難惟天子得爲之至季冬之難徧於民庶故曰大難此節云鄉人儺者謂季冬之大難也周禮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註云聘問也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成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贈送也令令方相氏也疏云季春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惟天子諸侯有國者令難張磔牲體攘去惡氣也仲秋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此月難陽氣故唯天子得難季冬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故難之大難自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方相氏狂夫四人註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註云冒熊皮者驚毆疫癘之鬼陳氏樂書云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小戴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禓即難之通稱以

禓音商

侲音辰

其逆陽氣爲禓以其逐疫氣爲難存室神即朱註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巳而安之義也然按朱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必朝服而臨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是誠敬意爲重誠則専一敬則精嚴可以凝天地之正氣袪陰陽之邪氣全藉此一點誠敬之心鄉人以儺爲戲聖人自以儺爲古禮所謂無所不用其誠敬者重古禮也存室神只可作餘義若唐禮樂志云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侲子之設亦即周禮川狂夫之遺意也其諸爲聖人以神道設教之義也歟

齊音齋

廄考

子於魯爲大夫畜馬乘故當有廄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廄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註云種馬謂上善似母者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每廄爲一閑王氏曰圉人良馬匹一人故乘馬四圉圉師教圉人養馬乘馬則一人故乘馬一師也按廄馬舍通名周禮云六繫爲廄此名廄之始也子始爲

大夫安得有六繫之多所云十二閑六閑四閑閑即廄也星經天廄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廄苑之官則廄之取名意本於此春秋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是周制養馬亦有定時也論語記廄焚之事或以爲國廄或以爲家廄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魯之國廄新者增修之謂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士一大夫再事頗相類

孔頴達疏謂孔子之私廐也故於退朝而後問若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按此則廐爲家廐可知但不問馬非終不問也以初時重人未及於馬故也

侍食於君考

古者人臣有飲食於君之節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鄭註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又疏云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按飲食於君不同有勞使臣而燕者有樂臣之有功而燕者有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而使小臣留之者燕使臣與有功禮煩退朝留燕禮畧儀禮燕禮所云舉其全也論語侍食於君則專指退朝留燕言之留燕有以客禮待之有不以客禮待之之辨

其以客禮待之則燕禮所謂命某爲賓射人命賓傳所謂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解疏云此謂與巳臣子燕法若與異國之賓燕皆用上介爲賓也不用公卿爲賓者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偪君也其不以客禮待之則不立賓是也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若立賓則賓祭不立賓則君自祭今云君祭則知不立賓而不以客禮待之也小戴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先生齒尊於巳者異爵爵尊於巳者言後祭似巳亦祭然此泛言侍食非謂侍食於君也論語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

辯作徧下同

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分析亦明小戴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曰延客祭則是降等之客待命而祭也然祭所先進及循序徧祭雖不降等之客亦然玉藻有人臣燕見侍食於君之禮其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卽以客禮待之而臣不敢居也客先祭今命祭而後祭不以客禮祭也客遜食今先飯辯嘗執嘗食之禮也客告飽今啜飲而俟君飯不敢先君而飽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

鄕黨考　侍食二

鹹音咸

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此卽不以客禮待之而臣自盡其常也有嘗羞謂有膳宰嘗羞非客禮也俟君食而後食不嘗其食亦不敢遽也飯飮而亦必俟者不敢遽飯飮也必待命羞命品嘗者俟君命也又曰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旣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言客與不客之通禮也覆手者謂食竟而覆手以循口旁恐有汙着也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陳註三飯三飧也禮食先食正饌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自胾以後皆爲加豆故三飯而未食食胾之後乃可徧食殽也虛口謂食竟而飮酒漿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此雖指降等之客言意人臣侍食亦然其延客食胾乃辯殽卽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之意也其未辯不虛口雖在飯飧後亦卽未覆手不敢飧旣食又飯飧之意也按此則侍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命祭而先飯自此於義未也不敢當客禮也侍食而君不以客禮待之則君祭而已不祭無嫌於客禮可不先飯也玉藻所謂俟君食然後食也不敢遽飯飮而俟也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也君未覆手不敢飧旣食又飯飧也皆不先飯之義也論語何云君祭而又先飯也曰此夫子之加禮也

鄕黨考　侍食三

君雖不客之而已侍食於君猶嫌於似客也卽有膳宰嘗羞亦必先飯而品嘗也此層最須分曉南軒張氏曰君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以食爲先固已然云君祭而恐君客已似君以客禮待臣而君亦必先祭然後命臣祭故恐其客已而先飯也夫客臣而君亦先祭禮無明文玉藻若有嘗羞者指君祭不客臣而言則以客禮待臣意必君不祭而無膳宰之嘗羞矣是君祭當指不客臣而言朱註謂不敢當客禮恐其迹似客也若恐君客已而先飯以凥其端不疑太遽而違君之命乎且禮旣有客與不客二端聖人亦不應偏廢其一

而必避君之客也總之客不客在君客之而先飯不敢當其禮也不客之而亦先飯嫌其似客亦不敢當其禮也故曰此夫子之加禮也聖人於君臣之分如此其至也朱註引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又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又王燕飲酒則爲獻主又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註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鄭司農云

會作膾　毋讀模　炮同炰　牂作牂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清水漿醴涼醫酏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疏云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膷一臐一膮一共三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腜爲菹醯人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此王日一舉之大概也小戴玉藻

漬音恣　膋音聊　涼音諒　醫音蔚　酏音移　膷音香　臐音熏　膮音蒿　臡音泥　胃作胃　脾作脾　醓音貪　蠃音裸　蠯音俳　蚳同　瓶音遲　箈音持　麇音頑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遂以食祈朔食之一舉也餕尚奏樂則朝食必奏樂可知皮弁而食謹以禮奏樂而食和以樂也知君舉之禮之重益知侍食於君者不可苟焉而已也推此而言玉藻所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人臣燕見侍飲之禮受爵而祭與侍食之不祭先飯禮不相妨也曲禮所云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此人臣在君受賜之禮皆可於侍食而

言讀作誾　寫音瀉

類通之也論語記侍食三事凡聖人之侍君側可知矣

負版考

前漢書酈食其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版者戴民數之圖籍也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註云鄭司農云版戶籍圖地圖是民與地必互相稽考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註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是版圖與典灋等並掌司書記之以待司會之鉤考也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民豐肉而庳又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註云受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又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

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又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註云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鄉師之職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

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䟽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族師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閭胥以歲時各類其閭之衆寡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爲鄰

酇音贊

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鄰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按自大小司徒以下其所以稽察民數者甚詳內而比閭族黨州鄉是為六鄉之民外而鄰里酇鄙縣遂是為六遂之民遠而四郊再遠而邦國莫不設官以掌而統繫於縣師司書記之司會稽之總之以大小司徒更總之以大宰小宰然後所以理民之法秩然不紊前漢書食貨志云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雖言養而教在其中則甚矣民數之不可不重也而猶未也更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正南荊州一男二女河南豫州二男三女正東青州二男二女河東兗州二男三女正西雍州三男二女東北幽州一男三女河內冀州五男三女正北并州二男三女由是言之大小司徒以下諸官其掌民數者猶屬兼職而職方氏則其專職也司徒以下所掌之民數或鄉或遂或四郊邦國皆在九州之內而職方氏則並掌及九州之外也且司徒職方之掌祇藏其圖籍以備稽考而更有司民小司寇之掌登民數於王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鬌音朵　咳音孩　辯音遍

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小司寇之職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註云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東萊呂氏云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內則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夫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獻民數以小司寇說者以為秋主物成非也司寇主刑司民民數屬之正見用刑皆本好生司寇正以重民命也登於天府者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國之玉鎮大寶器登之以示並重也然不特庶民之數有掌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內宰掌書版圖之灋則知王族子弟無不書其數焉亦重而稽之之意也春秋傳所云懷姓九宗殷民七族且咸稱之以徵晉衛生齒之煩況負版者之關一國天下之生齒乎夫子式之亦即王者以民為天之

義也邢疏云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爲敬名。

虩音隙 啞音益 鬯音暢 眚生上聲 矍音攫

迅雷風烈考

周易八卦震爲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雷火豐雷天大壯雷山小過雷澤歸妹水雷屯澤雷隨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地雷復震卦云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傳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大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六爻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九四震遂泥本義泥滯溺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本義謂能於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諸卦大象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本義當作電雷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

因雷取義惟震卦震來虩虩震驚百里有迅象焉餘皆自其常者而言也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地觀風澤中孚風山漸風水渙天風姤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山風蠱火風鼎巽卦大象云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諸卦大象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因風取義皆自其常者而言也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

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是雷風在天地有長男長女之象也又帝出乎震齊乎巽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是雷風無乎不行而亦有其專屬之方也又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是雷風固氣化之功用雷與風合而為恆風與雷合而為益而迅疾則其變也小戴孔子閒居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皇極經世云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邵

伯溫解云風者火氣之所化雷者石氣之所化按雷風本於天地而小戴專言地載神氣而為風霆經世書亦以雷風為地之化者蓋雷風雖本於天地而實自地而出故以地言也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疾雷為霆霓穀梁傳云陰陽相感薄而為雷激而為霆張子正蒙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黃帝風經云調暢和柔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故云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莊

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小戴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八方之風亦謂八卦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立春條風至東北春分明庶風至東方立夏清明風至東南夏至景風至南方立秋涼風至西南秋分閶闔風至西方立冬不周風至西北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風不搖條開茁破萌而已然則雷為陰陽之摩盪風為陰陽之呼吸出於常則為氣之順出於迅與烈則為氣之變變者天之怒也春秋隱九年大雨震電傳十六年震夷伯之廟紀雷之變也迅之例也傳十

鷁音逆

五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紀風之變也烈之例也春秋崇天道男
雷風之變必重之以示戒也小戴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威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
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仲春於卦爲豫豫言
雷之出地仲秋於卦爲歸妹歸妹言雷之入地故云發聲收聲
也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使戒容止孰非敬天
威之意乎於風則温風之至有紀涼風之至有紀是雷風出入
吹息皆陰陽之氣有常期古聖王欽崇天道雖常期未嘗不敬
而况於變乎故不愧不怍者天道在我也贊化育參天地者三

櫟音歷 颲音列

才並立之義也迅雷風烈必變者以天之心爲心事天如事親
敬之至也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舜典云烈風雷雨弗迷與論
語之迅烈必變一而已矣若春秋傳申豐之言以藏氷得時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
此特與調陰陽之一義耳雷風之迅烈不盡關此也至於子集
等書有所謂吐火施櫟屑霣雕雷飛砂揚礫猛颲涼瀏與夫雷
爲拒難折衝之臣風爲天地之使雖亦極形窮象然言未雅馴
愼而用之可也

軹音只 轐音僕

升車執綏考

升車之解有二一謂升車猶乘車一謂升車是初欲登車時玩
綏爲挽以上車之索則初欲登車之解是也考工記言車制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
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疏云軹是軸頭處輪
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軸上
有伏兔即轐也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上始有車輿則軸去地
三尺三寸上又乘軫及伏兔并七寸輿去地總四尺也夫八尺
之人而輿高四尺故升車必有所挽而後升小戴曲禮獻車馬

軨音鈴 拖平聲 幦音覓 覆浮去聲

者執策綏又君車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執君之
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幦者
覆軾之皮也又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朱子文集讀雜書
偶記云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乘車者執之以爲
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
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曰散綏
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
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

巂音攜

欬音慨

備非常周禮入取諸有爵官即其職也陳氏禮書云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此則車必有兩綏良綏者正綏也乘車者執之以升其但人右有也貳綏散綏者副綏也僕人執之以升既升而以正綏授乘車者從升也升車執綏之大概如此但僕人授綏乘車者執綏而欲升為將其轡多有不及檢者夫子必正立以執而後升車執綏以升人所同必正立以執則夫子所獨也所謂造次不離於正也至於既在車中而不內顧即曲禮所謂立視五巂式視

鄉黨考　升車二

馬尾顧不過轂是也不疾言不親指即曲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是也車輪一轉曰巂

雉考

雉性耿介而羽備五采周易離為雉是雉稟離火之文明也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華蟲即雉也周禮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註云鷩畫以雉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又雉亦名翟禹貢徐州羽畎夏翟謂可為旌旄者衛風碩人章翟茀以朝茀蔽也以翟羽為蔽夫人朝君所乘車也古禮服禮器等多有取於雉之文明又衛風簡兮章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樂亦有取於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士執雉似又合耿介文明而兼取之雉蓋廊廟之物而非山林之類也

鄉黨考　雉考一

子獨有感於山梁雌雉者何雉象文明雌雉則文明也而有用晦之道焉雉性耿介雌雉則耿介也而有柔順之德焉乃適在於山梁山梁為艮卦之象艮象為止宜止而不宜行又象為靜取靜而不取動而實則行與動已寓於其中其象傳有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夫子以時哉贊雌雉即物例人聖人之情見矣故就雌雉而言山梁而有雌雉幽靜可樂雌雉而在山梁得止自安其為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境之處乎常也其為羅于羅羅于罦羅于罝境之處乎變也雌雉見幾明決得處亂世而能全身之道微物

ZW 21101000822206

之可感人如此而就雌雉而推則此時字與全易道理相貫通易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吉凶悔吝總不外一時聖人時哉一語謂歎雉可也謂自道其生平可也即謂指示吉凶悔吝之理揭全易之蘊以垂訓亦無不可也夫子抱道德光華文明在躬未獲世用而耿介之丰標不改其與雌雉之在山梁何異或者謂世路險巇與爲雄飛寧爲雌伏此近於老氏知雄守雌之說豈聖人歎雉之本旨哉